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五四冊目錄

史地類



名臣總傳

史館稿傳一卷

清 朱彝尊撰

風雨樓

一

官吏總傳

宋中興百官題名四卷

宋 何異撰

藕香

三一

殿閣詞林記二十二卷

明 廖道南撰

湖北先正

五七

重訂懿畜編三卷

明 黃道周原輯
清 李元春訂

青照堂

三三三

酌中志餘二卷

明 劉若愚輯

正覺樓

四七一

東林同難錄一卷附列傳

清 繆敬持訂補

陶社

五四三

良吏述一卷

清 彭紹升撰

昭代

五九五

留溪外傳十八卷

清 陳鼎撰

常州先哲

六二一

南都死難紀略一卷

清 顧苓撰

殷禮在斯

七七五

朱竹垞手寫
史館稟傳

風雨樓秘笈留真之三

大鶴人題



史館彙傳

未訖垞先生手寫本 馮柳東校藏

史館彙傳三十篇垞先生在史館所作其時史館不能全用垞乃自珍其彙至晚年統編入曝書亭集內首頁自書傳一傳二傳三等字即其編集時所手訂也惜下半頁已殘缺故祇有傳一之目而無傳二傳三之目又少汪克寬王冕二傳然名人手彙片紙足珍矧茲三千篇良然成帙皆出垞翁親筆小楷秀逸令人愛玩弗釋其點竄處藉此更可得見古人著述之精神是本為柳東馮氏舊藏眉間有其校語蓋取以勘明史之異同二注出柳東生平最愛搜羅垞老人遺墨嘗輯曝書亭外集七卷其石經閣藏書每自駕湖流入浣市余得不訛此其一也乙卯端陽前三日秋枚題記



八館彙傳三十篇缺汪克寬傳

王克寬

庫實地勝訂於四明學會



克寬明史入儒林

以服已未先生以鴻的物料授官与修明史是

丁酉開局東華門外分纂文庫市化明年次

撰嘉靖諸法目傳是嘉靖子史館主事南在也

明史年五十二歲也修史至其親年以無刻故

移少沈定實之寬而信寺付張池亦為什龍表

同治丙寅祀



史入文苑考能楊修類王寬趙德趙祐修史

修史著主學素如林修史者劉修王級中修修

沈定王級四修金用名生書也

修史考史修學得書方祀



傳一傳二傳三

籍過

修第十六冊上後
第十七冊上後
吳石卷



傳一

汪克寬
陳基
王康

貝瓊
高元
朱康
朱石

貝璣字廷臣，崇德人，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洪武三年，召脩元史，六年除國子監助教。先是，宋濂為司業，主建安熊氏之說，謂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成，宜扶祀于天子之學，議雖不行，士大夫多有疑其說者。璣乃作釋奠解曰：或欲祀三皇於學，以孔子配之，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然。若祀有高堂生，崇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也。又

二

凡始立學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下云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虞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同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載籍之史，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唐永徽中，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

皇也。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於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子通祀之，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而三皇不預也。今欲崇三皇為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為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為不可也。或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于夏學，祀湯於殷學，祀文王於東膠，舜禹湯文並得祀於學，何獨於三皇之祀非之？曰：周立四代之學校，祀舜禹湯文，今祀三皇，將於何學與？雖然，三皇之功及於人者遠矣，而領之於儒，特主神農嘗藥

三

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識者服其持論之正，璣又慨古樂不作，徒有成均之名，為大韶賦見志。九年，改中都國子監助教，勲臣子弟文祥之，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當元之季，璣與同里鮑恂、葉廣居以文學知名。時浙西歲有詩社，而嘉興濮樂聞者，豐於貲，集一時名士，吳穀堂為之，桂文會以文卷赴者五百餘人。記風土目為樂郊，及亂，璣避地千金圩，既而結廬受山下，恂隱居郡城之西溪，四方避地者，温州陳秀民居竹隣巷，閩人卓大成居甌川，江陰孫作居南湖，崑山顧德輝居合溪，天台徐一夔居春波門。

外、而河南高遜志、江都丘民、錢塘陳世昌、皆來僑居、四
明周鼎、以陸宣公書院、山長留居梨林、日以文酒唱酬
山水間、詩成輒鏤版、刻壁、聞者傳為勝事、瓊子餘姚宋
禧、皆從學、楊維禎之門、瓊之論曰、立言不在新、絕刻峭
而平、行為可現、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為可樂、蓋瓊於
維禎而不汙所好者也、瓊著清江集、十卷、子卿
年、有楚序、紀事、亦能詩、有平濤集、元至正十年、鄉貢
徐繁昌教諭、之官、一十九日、即棄歸、遺札授瓊、自給、洪
武二年、徵脩元史、分撰外國傳、事畢、還、中書、主簿、修
詠、有清江集、十卷、

王葵

王葵、字常采、其先蜀人、父事元、為光山州儒學教授、遂
遷嘉定、洪武三年、以布衣召修元史、事成、歸、遺遺
又薦入翰林、以母老乞歸、華陽蔡榮、嘗自號、維子、聞居
考求古制、製冠巾、衫、裳、履、以服、或謂之曰、今人而不
服、今之服、是得罪有司也、天子嘗賜之鐵幣、而不製為
服、是隱君之賜也、蔡曰、初、未仕、古衣也、而服斯服、將
以入康鹿之群、為君之賜、其可棄乎、葵蓋以自便也、然
古之意、則存焉、爾矣、以今之人、而服之、其可不自古其
人、葵嘗游天台、即事、今、在、華陽、人、故、其、文、特、醇、雅、時

楊維禎以文權于東南、從游者甚衆、葵作文、故一篇、詎
之、辭曰、天下所謂、妖、妖者、狀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殆
有過于妖者、夫妖、妖也、俄而為女婦、世之男子、不幸而
惑焉者、莫不謂為女婦、則因見其黛綠、朱白、柔曼、頰、街
之、容、所以妖者、無手不至、故謂之真女婦也、雖然、以為
人也、則非人、以為女婦也、則非女婦、由其狡、變、化、為、之
比、狐、之所以妖也、文者、道之所在、為而妖、我、浙、之、東
西、曰、楊、先生、予、現、其、文、以、滋、詞、請、議、製、仁、義、反、名、實
濁、亂、先、聖、之、遺、願、乃、是、傾、行、繁、縟、朱、白、狡、僞、幻、化、奄
局、以、自、媚、是、狐、而、女、婦、者、也、且、乎、世、之、男、子、之、惑、于、子

故曰、會稽楊維禎之文、妖也、文、妖也、噫、妖之、妖、止于、妖
人之、身、若、文、之、妖、惟、一、使、後、生、小、子、羣、趨、而、競、習、焉、其
足、以、為、斯、文、禍、匪、淺、小、也、文、而、可、妖、哉、然、妖、因、非、文、也
世、蓋、有、男、子、而、弗、惑、者、可、憂、焉、親、親、知、蘇、州、府、事、修、孔
子、廟、崇、作、南、門、歲、行、鄉、飲、酒、禮、必、詣、葵、為、文、親、誅、美、子
高、政、俱、伏、法、葵、之、被、召、續、修、元、史、也、鄉、人、掛、實、張、簡、子
之、像、葵、字、常、采、青、城、人、僑、居、吳、縣、洪、武、八、年、為、岐、寧、衛
知、事、子、程、歷、慈、烏、縣、賜、孤、哀、官、至、御、前、字、仲、簡、吳、縣
人、初、師、張、雨、為、道、士、元、季、歸、亂、以、母、老、歸、養、遂、還、中、服
饒、介、守、吳、中、自、號、醉、樵、近、諸、文、作、歌、簡、詩、極、場、居、首、

中其次高故其以中其小情簡黃金餅啓白金三斤基
一錢元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

○趙璘

趙璘字伯友新喻人元至正中貢于鄉官上猶教諭

武元年帝既平定朔方冬十一月詔發松府所藏十三

朝寶錄以來漁王律總裁官撤山林遺逸之士纂修

○曾魯

元史元一十六人江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汝張

文海徐尊生黃虎傳起王錦傳著謝徽高啟璘與馬明

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中書左丞相

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奉表以進人賜白金文綜

而順帝三十六年事熙寶錄可考於是翰林學士宋濂

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發凡舉例奏遣使呂復歐陽
佑黃五等一十二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送上官
復至北平遣儒生危於等分行燕南北問局持故國子
監凡詔今章既拜罷奏請以及野史碑碣靡不來訪有
涉蒙古書者譯而成文并至行中書請官印封識也達
京師三年二月仍命宋濂王梓榜總裁官續成元史纂
修一十五人朱右月壇宋世康王康王泰張益兼高遜
志李懋李汝張寅張簡仕寅俞寅放張璘仍身馬秋七
月史成進上以卷計之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有六其
前書未備者補完之有詔刊行仍人賜白金文綜張宜

等得授官張選田里六年秋九月詔編大明日曆以唐
同宋濂為總裁官宋韶鳳為纂修官纂修凡七人吳伯
宗朱右朱康徐一夔孫作徐尊生璘復子其十二月
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夏五月朔日曆成既而帝以韻書
比類失倫命儒臣十一人重加刊定翰林院侍講學士
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傑傅撰李叔允編修朱右朱康與
薄羅莊鄭孟達典籍孫養谷張子權璘又與熙八年九
月遷靖江王府長史璘以宿學自布衣歷史官朝廷凡
有撰述輒予選嘗進甘霖頌為太祖所稱高麗使臣來
朝賜之燕樂作使臣以下國有喪辭璘曰小國之喪不

廢大國之禮帝是之、及為長史、俾與宋濂等議定、不國
祀樂、王游中都、講武事、有詔令、陳從、繼因詣關、奏事行
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其非人、臣禮、宜下法司治罪
帝特宥、（定）、後字思善、潯州人、初為國子監典簿、未幾

歸、其大業七年、陳基

陳基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從學黃潛、游京師、授任、范檢討、既
而、將里、奉其母入吳、教授諸生、起行、撫、府、都事、張士
信鎮淮安、基以江浙左右司員外郎、恭其軍事、改、森、張
士誠軍士、誠稱王、基諫止、不從、士誠欲殺之、既而、巡、按
內史、遷學士、院學士、洪武二年、召入、預修元史、還卒於
嘗、其、孫、河陽里、基有文譽、最為、戴良、所稱、謂元之能文
者、虞揭、黃柳、繼之、則、莆田、陳基、新安、程文、臨川、危素、其
後、則、其而已

高啓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張士誠據平江、永制以淮南行省
參政、統介、諧議、恭軍事、介見、啓詩、驚異、延為上客、啓謝
去、隱於吳淞江之青丘、自號青丘子、洪武元年、冬、詔、脩
元史、啓、子、里人、謝、徽、傳、著、同、被、召、徽、字、玄、懿、著、字、則、明、
既、至、分、科、修、纂、史、成、著、還、啓、徽、皆、以、布、衣、入、內、府、教、習
子、時、太子賓客、梁、貢、兼、祭、酒、事、三年、正月、啓、夢、偕、徽、晨、候
午門、貢、在、焉、有、揖、之、者、曰、二子當還矣、又、碩、貞、曰、諸生
盡、以、屬、公、啓、曰、得、無、遠、調、乎、曰、煩、傳、聞、平、王、爾、既、寤、以
告、徽、越、三日、率、諸、生、主、右、門、俄、而、梁、貢、至、傳、帝、命、曰、

九

勅、諸生出、受、業、國子監、隨、應、召、去、明、旦、將、朝、中、使、宣、啓
微、甚、急、曰、有、詔、命、開、平、王、二子侍、東宮、學、得、爾、二人、授
之、（註）、果、如、所、夢、逾、月、微、夢、啓、同、被、召、至、帝、所、帝、持、告、身
一、紙、寫、視、之、其、文、有、翰林院三字、以、授、徽、受、之、志、作
繼、授、啓、拜、而、受、之、及、寢、亦、以、告、啓、越、六、日、帝、御、奉、天
門、中、書、右、丞、汪、廣、洋、侍、命、中、使、召、啓、升、帝、曰、諸、儒、在、學
久、以、布、衣、遊、吾、門、可、乎、碩、貞、洋、曰、汝、至、以、翰林、職、處、之
因、趣、謝、而、微、以、他、事、出、不得、拜、明日、啓、微、皆、除、翰林、編
修、又、如、所、夢、是、年、秋、微、母、吳、夢、中、使、昇、二、積、以、授、微、以
其、一、授、啓、發、之、各有、白金、微、又以、告、啓、既、而、帝、御、關、棧、

將之國臨淮延之說春秋王稱善扶滿入京師帝為
賜臨命賦許稱書還廣信府學教授以年老乞歸初真
在京師國子典簿裴中請宋濂作著存堂記濂未就中
以屬真濂見真記謂中曰君徒慕我名爾今吾為之未
能過此讓其獨步可矣其推獎若此趙字如心洪武二
年以布衣詣闕陳治平十二策申奉朝正重中入京
其十則請罷壇壝恭曰黃海為塩米芥于山窮民以教
凍餒非有所損于人而後世急功利之臣導其主設重
典禁之罪乃子盜賊呼非先王之政也帝覽之喜命入

三

史館同修元史史成出知博野縣事恕少口善飲及杜
以三爵自限且為文以戒曰小人哉傳恕也爾日學者
之名何為乎沉湎于酒顛覆厥德上有素白之親下有
孩提之子疾中乃負雖悔曷及惟於古人是徵是則限
以三爵罔敢少益歷覽載籍飲酒之失古嗜之而喪邦
臣耽之而溺職而今而後後爵饒在前刀鋸在側毋踰
此限戒之必力庶幾不為狂藥所移而甘入小人之域
博野兵革甫定恕為主學宮廣儲蓄招徠離析以勞卒
于官既殯惟遺殘書數卷貧不能屑毫百姓哀之歛錢
瘞之于縣城之北

朱古

朱古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教蕭山遂從居上虞
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
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雪錄亭于龍泉左麓集名士四
十有二人脩禊賦詩右与趙汝謝理士為洪武五年以
宋濂薦召修元史史成賜白金幣常乞還田里帝從之
六年召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八年擢晉相府長史尋
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
事右實從九年以疾卒葬蘭風鄉嘗編性理本原揭河
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說宋濂書其序次西東錄附

十三

以通書承其序其序正義謂書謂為未純不錄其嚴論
學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法無復古
意乃援礼經及先儒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于今作深衣
考者稱焉

王康

王康字鼎陽青田人僑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學士危素薦授翰林編修明年與修元史又明年借典簿平諒使安南還改工部員外郎因辭出為浣池縣志十四年擢陝西左布政使康窮研經史所著迂論多聞先儒所未發其論金縢曰金縢非古書也使用公而然非周公也夫公既而卻二公據下以為未可威我先王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以憤人後子之所為也死生有命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則為不知命且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疏壁要之手則非違孝至於卜冊之臣既曰公列

十四

為燔鮮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於宗廟又私告之即使金縢在宗廟武王疾瘳四年而魯周公居東二年而復凡六年之久而周人尚十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廢金縢者即此五端更覆詳究頗疑金縢非古書也其論大夫士之廟曰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說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升遷士遷士升大夫以次增主其廟因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為大夫者而為連士為官師不當祭其廟將毀其主乎

抑存之子說之非禮也存之其誰與哉存之而主於宗子與祀支不祭故支子之為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當事然則支子之為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為大夫支子之為大夫則因因其三廟而祭故宗子為連士為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稱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帝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祭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連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而祖則省於君謂之干祿今欲祭於魯亦將請於

十五

君歟又宗子為大夫其支子之同行者亦為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因宜也苟宗子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帝祖稱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謂各隨見為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為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君子謂其善言禮康無子康美杭州之西山

朱康

朱康一名世謙字伯清義烏人父同善學於許衡康學于黃潛孝文忠鎮嚴州薦授鈞臺書院山長洪武三年以續修元史召史成舉康與余憲憲林學士世謙弟同修日曆授翰林院編修八年秋擢楚相府長史從楚王講武事于中都繼因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勅之詔勿問十一年三月以耳聾賜致仕康嘗扈從至鳳陽中途作紀行詩以獻帝覽之嘉歎遂知其詩傳康書于伯長亦嘉其人學於黃潛洪武初以儒學訓導召至禮部翰林充編修康奏文字改監察御史出知武昌府遷河南按察

十六

康嘗奏稱科舉廢中述亦作紀行詩既而書謝康以詩呈于帝曰悅亦知事矣字大年淳安人見康召興修元史日曆洪武十年後以秀才舉授翰林

戴良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父璵璵與柳貫交令良受業于貫并從黃潛吳萊游又學詩于余闕旁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貫卒良持心喪三年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吳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擢旗靡軍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遷更姓名隱四明山洪武十五年徵入京試文詞留會同館命光祿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許者明年四月卒于獄良世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蓋為詩文悲涼感慨嘗

十七

遺書張國以錄比元以事孫璵明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刺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應我無愧同時江陰王逢字原吉至正中蓋臣薦其才稱疾辭避亂青龍江苑徙上海築草堂以居自號最閑園丁張士誠據吳逢為書策使降元拒太祖士誠辟之不就元亡後其賦詩激昂甚于良洪武十五年以文字錄用有司敦迫上道子掖任通事司全以父老叩頭乞請太祖命吏即符止之每歲逢年七十元日自製墳銘是歲卒

唐肅

唐肅字處敬

先世名

山陰人正十九年中浙江鄉試授抗

川路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華雲龍定嘉興

肅內附例徒漢洪武三年召脩禮樂書擬應奉翰林文

字應國火院編修旋以疾失朝免官謫佃漢之鹽相山

自號丹崖先生年四十有四

歲除卒著書集子心士名之淳以字行嘗為韓國

公李善長草露布太祖異之問起草者誰也善長以實

對帝令飛騎召之使者未喻帝意威禁至京師愚士懼

度不得免道經其姑之門告使者止促其姑出曰善為

六

坐便殿問曰汝曾草露布耶對曰然俄而中官以短几

置愚士前帝令坐授以封諸王冊曰汝其潤色之對曰

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姑嘗注之愚士乃奉命注畢仰視

燭影中帝色喜良久乃出至姑家姑為具酒食相慶馬

愚士性孝父死函骨歸葬于赤土山求父遺文雖荒郵

敗壁高屋斷石靡不蒐訪纂錄時伏蹟聲泪悽咽聞

者為之掩涕其留京師李景隆延以教其子方孝孺薦

之於朝廷建文二年授翰林院侍讀明年病卒著有教養

事書彙編之未徙漢也子士虞謝肅亦名時號會稽二

肅而愚士暨同里歸籍毛鉉蔡庸皆以善詩聞越人呼

曰唐錫毛蔡謝肅者字原功舉明經歷官福建按察司

僉事出按漳泉有虎患肅移文告于鬼神虎遁去坐事

被逮太祖御文華殿親鞠之肅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

地陛下非問刑之官請下法司乃下獄吏以布囊壓

之死肅奉奉集十卷續三茅書院山長漢之子教授卿

里不干仕進所居西江草堂榜于門以賣文為活有得

輒市酒娛賓客嘗有客至呼其字久不出窺之則其妻

方拾破紙以代葵薪一嘆而已著有勸學齋書錄其

子師即亦能詩鉉字禹臣從唐肅授毛詩周府官國子

學錄

七

錢寧

錢寧字子予又字伯均會稽人吳越王鏐十四世孫元

至正間中甲科以親老教授鄉里洪武初徵修禮樂書

尋以病還六年授國子監助教十年三月以年老告歸

帝許之勅曰朕哉定四方即開學校延師儒俾助賢子

弟凡民俊秀莫不從學教以經史六藝助教事在學教

年綽有成就朕方喜諸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懇辭

還鄉特授翰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尚師表一卿訓誥後

進庶幾不愧古卿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二十三年

召為會試考官二十七年有詔徵儒臣定正尚書蔡氏

傳事登翰林編修張美和儒士揭執等二十六人皆被
召既至帝語之曰爾等亦知天象乎奎壁之次黑氣從
馬火奎壁文章之府也今年春氣始除文運其當興
乎命開局翰林院賜等綺繡衣被入朝班侍衛之官
燕坐殿中時帝以海內太平思與民偕樂建酒樓于
城門外繼又增建五樓令民沽酒接四方賓旅樓成其
一曰醉仙命宰等飲其上并給以鈔宰等各獻詩稱謝
帝命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思歸者先遣
之食對曰願留帝大悅書成宰等皆拜帝命馳傳還里
年九十六乃卒著有詩集張美和名九詔清江人用

二十

許為縣學教諭并國子監助教據翰林院編修致仕時
年八十三帝諭之曰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今去
矣朕將誰從其倚眷如此帝著有程學類編書傳數
元中帝東謁執臨川人字孟同以明經授清河主簿升
知縣歸教授生徒時臨川許中麗字仲字錄唐元二代
詩兼采時人所作題曰光岳英華集執序之謂詩自漢
魏而下莫盛于唐唐之後莫盛於元蓋於宋金之詩無
取焉著有詩集

張貴
張貴字幼文自常州徙吳善畫山水工詩張士誠辟之
遂偕張羽入吳興羽居善山貴蜀山築精舍於山麓洪
武七年用薦起令廉訪山西歸檢其素懷紀行詩一卷
而已除給事中改監察御史按廣東尋改刑部主事出
為河南布政司左叅政進左布政使大將軍師出洮岷
次河南以所司犒諸將不時懇于帝竟下獄死貴留吳時
家望齊門外子高一作王行宋克閻卷相接日流
連於文酒故以此即名其詩集時張羽來吳四方士
聞之爭卜隣於是號北郭十友十友者長洲宋克字仲

三

溫工章草隸書擊劍走馬彈下飛鳥自號南宮生張士
誠致致之不能得洪武初徵為侍書出同知鳳翔府事
崑山陳則字文度洪武六年以秀才舉仕應天府治中
擢戶部侍郎即尋謫大同府同知遷知府永泰余克臣
字唐卿呂珍保趙克臣居其幕下已而入吳洪武初官
新鄭縣丞無錫呂敬字志學不肯服元時服遂深衣幅
巾為道士洪武初掌其縣教諭其一則釋道衍也

河南南華寺金碧唐廟書

袁凱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幼孤力學能詩嘗熟參大本
 賦白燕詩見楊維禎見笑曰未見體物之工
 也遂以一首准其堂上一時流播人呼為袁白燕
 洪武三年以布衣拜監察御史上疏曰國家既定四方
 固資將帥之力今天下既平將士多在京師精悍有餘
 其於君臣之禮尚未悉免臣請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
 古之士朔望朝罷諸將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
 國之心全自保家之道油然而生而不自知也又曰小
 人犯罪固不可殺教若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

三

養其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帝嘉其為遂勅省臺聘儒士
 於午門番直與諸將士說書一日帝慮因革命凱送皇
 太子覆審太子遜城之凱遂報帝問曰朕太子孰是
 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以凱持而端心
 不憚凱懼託疾歸帝使人詞之得免凱能廉而長
 身有才辨善諷諭後恒背戴方巾側騎烏犍往來湖
 水上登九峯好事者圖以入画凱詩絕去雕飾論者推
 為明初詩人之冠同時華亭以詩名者蜀府教授顧祿
 字謹中嘗過都陽湖賦詩太祖聞之命盡其所作披之
 便殿遂以廷進名集楚府左長史管訥字時敏從楚王

破銅鼓東嶺將欲殄其餘黨納固事不得免王曰管長
 史一言活萬人必有後已而生子名廷杖楚王斷之宮
 中長為府紀善兩人者方之凱其詩遠不逮也

孫黃

孫黃字仲衍廣州順德人何真保南海征南將軍廖永
 志兵至黃為真作書歸附永忠遂徵黃教授廣州洪武
 三年舉鄉試授工部織染局使遷江蘇主簿選入為翰
 林院典籍同修洪武正韻應制賦醉學士歌稱帝意既
 而稱帝復外補平原主簿生事連繫被旨輸左校版築
 蕭牆黃望城門皆忠愛語釋之十五年授蘇州府經歷
 涼國公藍玉嘗索黃題画玉誅黃坐黨人伏法黃以詩
 推嶺表子河東王佐考舉者為黃哲甘肅之李德仲修
 趙介伯貞結社南園抗風軒延一時名士所謂南園

三

五先生也。以父官南雄占籍南海。何真聘學書記洪武初年徵授給事中。帝賜學士宋濂黃馬親為作歌命諸臣和。作詩成。帝覽之特喜。賜鈔一錠。性不樂仕進。居官二載。恒曰。早朝何如。寧起章服。莫衣乃告。居帝復以鈔佐為子行。父歿。負不能殮。有廖元正者為治喪事。厝其棺於南雄之五里山。位事元正如父。元正死哀慕終其身。好山水。尋嶺表諸名山。既而北游。止秦淮。李善長汪廣洋文薦于太祖。吳元年除翰林待制。侍太子讀書。尋遷典義。洪武初。使青徐。尋出知東阿縣。遷東平府通判。上疏言時務。帝怒。放歸。尋召回山東。以他

三四

準古人久在子難免不得生母博矣。母飲酒輸公賦必先卿人化之稱曰東渡先生。

王蒙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敏于文。不尚艱度。工畫山水。自兼善人物。少日賦宮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問。遇亂隱居黃鵠山。自稱黃鵠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嘗謂胡惟庸於私第。與會稽郭傳傳知聽觀畫。惟庸伏法。蒙坐是被逮。死獄中。郭傳字文遠。洪武七年帝御武樓。賜學士宋濂坐謂曰。天下既定。朕方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其議論。根據六經。異才也。既而濂持其文以進。帝召

市註誤。于法皆北游時得。遂聽雲說曰。天下自然之奇音也。據據軒名。聽雲遂學。者稱雲。洪武初。先生德中。廣濟南府。任居自陳。年先改就漢陽教諭。秩滿。還心義寧縣。介居薦不起。坐累被逮。道經南昌。卒。以子純貴。贈監察御史。黃之被戮也。其弟子新會蔡貞抱持其尸。裹之以衣。殯於安山之陽。貞字芳晦。嘗署縣學訓導。事解去。築釣魚臺于宅南。亭坐累成。遠東比釋。時抵家已暮。取舟中酒先登。四葉對月獨飲。久之始叩門入。負香酒自號陶。生一日林坡居士。又唐豫章字用之。亦黃之弟子。有孝行。家居定鄉。約以屬隣。里兒家喪。祭必

見于謹身殿授翰林應奉直起居注遷兵部主事再遷
考功監丞進監令出署湖廣布政司右叅政

林鴻

八明文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人材薦授將樂縣儒學
訓導歷應禮部員外郎性脫落不羈年未四十自免
歸閩中善詩者數十才子鴻為之冠才子者閩鄭定
侯官王褒唐泰長樂高棅王恭陳亮永福王驛及鴻弟
子周子黃玄時人目為二玄者也鴻之論詩大指謂深觀骨
氣雄雄而著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
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
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為
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之鴻晉府引禮舍人無錫浦字

明史本傳
鴻字

長源慕鴻名踰嶺訪之造其門二玄請誦所作曰吾家

詩也以告鴻一延之入社鄭定字孟宣嘗為陳友定記

宣友定敗浮海亡交通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中徵授

延平府儒學訓導歷府府紀善遷國子助教王褒字中

美鴻之兄子也長沙學官遷知永豐縣永樂中召入預修大典擢漢

府紀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進士除行人歷陝

西按察司副使王恭字安中隱居七巖山自稱皆山樵

者永樂初以儒士召起侍詔翰林年六十餘矣王偁謂

曰君得毋以會稽童故來耶對曰山中斧柯幸無恙

也與偕大典書成授翰林院典籍陳亮字景明自以故

元儒生明興累謫不出作陳搏傳以見楚結草屋滄洲

中手三山者考為九老會終其身獨不仕黃玄字玄之

將樂人聞鴻棄官屏逐携妻子居閩縣以歲貢官泉州

儒學訓導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永樂中以文學徵拜禮

部員外郎嘗挾書十卷止高棟家讀十年辭去盡棄其

書曰在吾腹笥矣同時趙迪林叔陳仲宏鄭閩林伯環

張友謙亦以能詩聞皆鴻之弟子

明史本傳
鴻字

年獨少帝親書其名召至殿廷授翰林院編修所為小
秀才奉詔歸娶其妻而才更女也宣後坐事謫漢道卒
其子復獨自進後漢書事通鑑史記外訓其集
錄洪武初年松蘿亭詩

度理一分殊之旨子獨教之曰嘆曰聖賢之學不貴多
聞以靜為主因自號曰靜齋

葉子奇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用薦授巴陵主簿嘗作太玄本
旨究通衍皇極之說儒者稱之洪武十一年春有司祭
城隍神羣吏竊飲猪腦酒縣學生於其事子奇適在亦
株連就逮獄中用瓦磨墨有得輒書事釋家居績成之
號草木子其書指上下之儀居蹠之軌律曆推步之驗
陰陽五行生剋之運海嶽浸漬戎貊有之物神鬼伸
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怪傍及釋老之書而歸于六
籍兼記時事失得其荒蕪然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
木計歲以自況其生也里人王教者字剛叔從許謙學

王洪

王洪字希範錢唐人八歲能文從胡粹中授春秋洪武
三十年中進士除行人選吏科給事中改翰林院檢討
會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歷脩撰侍講尋左遷禮部
儀制司主事尚書已震奉命巡行陝西都務多決于洪
帝奇其才詔作佛曲序洪難之為同官所擠不進用得
未疾以卒洪敏于才在翰林時帝方懷柔遠人屬國以
方物貢者不絕麟白澤瑞虞芝草醴泉凡有歌頌以命
洪輒立就与解縉王樞王璉王達魏東原五才子併最
自負獨推重洪不敢与齒洪嘗少嘗熟張洪論詩自誦

所作比于漢魏張嘏之未答復曰終不作六代語答曰
子詩旁李自門儒尚未窺其奧也洪始屈服病亟時帝
賜之藥物及卒賜以棺且伶舟梓歸其喪遠字達善無
錫人洪武中人才舉除大同府學訓導入為國子監助
教文皇帝即位用姚廣孝薦擢翰林院編修帝問建文
君過失對曰可予為善但補導非其人爾子修高皇帝
實錄還侍讀學士修大曲克德載官帝視大樹子坐果倫
堂行養老之禮建文因獻觀學頌永樂五年三年中書省大考試官四年春會試大疾卒達性
恭慎不飲酒薄滋味晚自號耐軒又曰天游道者居大
同著筆時三十二篇意主柔伏退遜頌近老氏之旨洪

三十二

雖抗節立朝皆志甚卑其後借倂璉三人皆獲罪死達
子洪獨考終焉張洪字宗海洪武中坐事戍雲南以薦
為請以王府教授永樂初復召入翰林洪武中坐事戍雲南以薦為請以王府教授永樂初復召入翰林
罪塔上性始聽命仁宗即位召入翰林洪武中坐事戍雲南以薦為請以王府教授永樂初復召入翰林

致仕

高棟

高棟字考叔長樂人永樂初召入翰林為待詔
更名廷禮別號漫士久之遷典籍性善飲善談工書
畫尤專於詩嘗求唐人所作以體類送依世次定品目
初唐高正始盛唐為正宗為大家為名家為羽翼中唐為
接武晚唐為正廢為接武方外異人等詩為修流書成曰
唐詩品彙凡十卷拾遺十卷又擇其尤合格者為唐詩
正聲十二卷論者謂其詩音節可觀神理可未足然棟
之言曰余夙耽詩恒欲窺聖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
終南萬壑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

三十三

覽下上卷頓進退周旋歷數十年厥中解蹊通莊高門
達室歷歷可指數蓋其學之專如是疎明之世館閣宗
之

王綬

王綬字孟端無錫人博學工歌詩能書寫山水妙絕
 一時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
 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綬未仕時與吳人韓奕為交隱
 居九龍山遂自號九龍山人於書法動以古人自期画
 不苟作游覽之頃酒酣揮毫過長廊素壁淋漓常灑有
 提金帛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納甚矣詎屬勿
 預七人有諫之者綬曰丈夫宜審所處輕者如此重者
 將何以哉在京師月下聞吹簫聲喜甚乘興寫竹石圖
 明且訪其人贈之則估客也家以紅纈綸為餽請再寫

三十五

沈度

少卿進大學寺卿景字上元張益同中進士同以文
 名同善画竹其後景見益石渠閣賦自謂不如益遂不
 復作賦益見景所畫竹石絕倫益遂不復畫竹其後
 名顯錢唐人嘗知藤縣事謫戍雲南其為詩頗豪放自
 喜雲南詩人稱平居陳郭顯其一也

三十五

入明文

沈度

一枝為配後笑曰我為蕭聲訪汝以蕭材報汝汝俗子
 也索前畫製之還其紙一日退朝於園公休戚從後
 呼其字後不應同列語之曰此點公也後曰我非不
 聞之是必我畫蕭聲也及之果以畫請後領之而
 已踰數年歲復以書來後始為作畫既而曰我畫在遠點
 公不可點公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此寄之後點公手
 求則可耳其高介絕俗如此崑山夏景者亦善畫竹石
 亞于後画竹一枝比之全一銀然人多以饒遠得之識
 者勿予也景字仲昭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尋除
 中書舍人轉吏部考功主事出知瑞州府入為太常寺

沈度字民則和樂半里松江華亭人兄弟皆善書度
 以婉麗勝眾以道逸勝各臻其妙度博涉紅史為文章
 尚平澹絕去浮靡洪武中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岷
 王具禮幣聘之教進諫未幾辭去都督翟能延之教子
 弟遂不偕入京師時文皇帝初即位詔吏部簡士之能
 書者入翰林給廩祿度與吳縣滕用亨長樂陳登同與
 選於時解縉胡廣梁潛王璉皆以工書度為最為帝所
 賞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冊用之廟庭歲祕
 府頒屬國必命之書遂由翰林典籍擢檢討歷修撰遷

楊維禎

楊維禎字東夫會稽人家鐵厓山下父采築層樓伴讀書其上里人謂曰書樓楊春定四年以春秋登進士第除天台縣尹元進士授縣尹蓋自維禎始改錢清場鹽司今久不調偕道士張兩繼游西湖至正初傳述金宋三史成正統迄無定論維禎著三史統論謂元之大一統在平宋不在平遠與金統宜接宋不當接遼歐陽玄見之曰百年公論定於此矣遷江西儒學提舉道梗不行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張士誠聞其名招之不往報以曰閣下乘龍起兵與王室淮異之人萬口一辭以閣

三六

下所為有不可及者四其不嗜殺一七聞善言則行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吝食必誅四也此東南奄豪陳望閣下之足與有為也雖然為閣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宗族姻黨者無制祿之法有奪位之權矣假使以為忠託詐以為直飾貪虐以為廉最可畏者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鉉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庫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或六者有一足以喪邦閣下不可不省也夫當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迄無成效其故何歟為閣下計者少而自謀者

也維禎老且病爵祿不以干閣下幸其言小可以為錢鏐大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否則身犯六畏不有內變必有外禍始憶維禎言嗚呼晚矣士誠得書不能用亦不罪也維禎致相連職帖木爾乃徙松江周游山水獲斷劍鍊為留冠銑葉冠衣免褐吹之作迎波引送號鉄笛道人或自呼老鐵亦曰抱遺老人又曰東維子其為詩弄瓦自喜不蹈襲前人性不嗜飲頗溺于音樂行輒以歌使隨好汲引人物嘗曰吾門能詩者南北逾百人求若山陰張憲吳下袁華輩不能十人又曰吾求詩于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張雨天台丁復項炯倪陵吳

三十九

恭悅晴可謂有本者矣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邦翼而吳興得郎韶也洪武二年編纂祀崇書別微儒士補元史帝遣翰林院侍讀學士廖同奉幣詣其門召之維禎謝曰年有八十老婦病就養不遠而事嫌署辭不赴明年有詔敦促乃賦老婦語以達白皇帝增吾之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帝允奉賜安車詣闕廷留四月禮書係目畢史統亦定遂以白衣乞骸骨帝許之仍給安車還抵家而卒南者有年維禎四書一貫錄宋朱熹大周禮經南本氏君子義補正史綱目歷代史記書卷人物志麗日遺書古樂府

東維子進維校也徒松江人作書作史和
錢唐錢惟善字復思至正元年省試羅利
江賦時鎖院三千人獨惟善據枚東七發辨錢唐江為
曲江由是得名號曲江居士官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達
不仕居仁字宅之自中泰定三年鄉試隱居教授
自號雲松野褐西人既疏與維校同葬于山之東麓人
目為三高士墓

四十

徐一夔傳

徐一夔字大年天台人以文見知危素授以建寧教授
吳元
洪武十年詔儒臣纂禮書勅中書省求古志高素博
通古今上非笑知經術者勿遺於是徐一夔首被徵
史成元統後無事蹟可徵惜有年績休王祥以
一夔亦一夔報以書曰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
通鑑唐虞遜迄于虞淵門小字之後旋開鼎事于金華
宋公同領總裁之命事未及而宋去置局以來未滿
一歲自元太祖至帝宗一十三朝志本據實修成上
進局中秉筆之士或授官或還山去獨順帝三十六年

事無實錄可據分遣使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闕
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通者歷吏
踵門傳致新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微此云執
事以僕為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為總裁薦人以預纂修
此固其職而若道語時執事不以僕為不材故引而進
纂修之列僕既就職情實以辭夫今執事何為而
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論史者
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段青中史官
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人奏史官撰日曆
日曆之後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
繫年

四十一

年猶有春秋事遠法而起居注事亦專以甲子起
蓋記事之法無論此也往者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
司問白如詔諸政令則三者必錄其機造事樞處必報
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
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褒封
誥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開政體者必隨日
以錄又慮其出于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
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曆或
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
疏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

則後日會要之修取于此。他年實錄之修取于此。百年
之後紀志列傳取于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元
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
置時政科。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
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曆間詔修經世
大典。庫公集依六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
止於天曆。而其事則可併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
有定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纂修之士
其成此十三朝史不難矣。若夫順帝三十六年中事。既
無實錄。又無叅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

未必嚴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實雖執事高材卓犖
提綱挈領有條而不齊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
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于後誠恐不能到執
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殘疾大作
行步不前謹奉狀左右乞賜矜察引求有文材者成此
盛典幸甚一夔既至京師及果實劉儼曾來同事編纂
三年九月大明集祀成五年試職杭州府儒學教授六
年復就徵命編纂日曆成得實授官并賜文綺織綵各
三裝錢六僭十六年帝以壘谷寺初建勅一夔自杭州
撰碑文以進并旨賜蟒衣采幣一夔工於文深而不到

質而不佞其言曰理足而言暢斯天下至文也臨文而後索理。惡乎弊。惟夫求諸經而有得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攝之方寸之間而吐之紙翰則其為言自不恣其不醇矣。彼以才驅氣駕為高者坐於造理不深故爾。君子以為為高者。果實為高者。乃至平七年。自來。試不利。十年後為十鄉會試。仍十鄉以。書本和州學正。謂人曰。中原龍將。子風氣日清。人心不同時。故邪說以蠱其中。譬猶病者已在心腹間。吾得瞑目不見之幸矣。未幾果然。洪武元年。以齊良徵。帝缺官之辭。以疾。二年。預齊禮書。以疾。錫

選里四年春復以薦來京帝召見俾講說經書于數講
經傳疏其會通帝悅明日帝御金水橋再召見勅賜冠
衣又明日帝在便殿復召入謂曰爾能任州邑職乎對
曰臣犬馬之齒已衰筋力難堪恍然而視茫不自度不
能有所為矣敢辭帝熱視之曰爾誠老矣曷賦詩以見
志于乃賦三詩以進帝大悅令內侍酌酒蒲城還山半
野幸福遠廣東二省鄉誼同時廬陵周子諒舉子諒清
江別不復作道源錢塘劉儼舉敬思皆預榜禮樂書子諒
舉儼官廣東市舶司外其為湖州府學教授於此年教

當元一季一歲自天官後嘉興於時嘉興人集
西溪月隱建康居十舍軒廊通于溪居商陳村
宋是葬月隱材玉備及第的居梅溪溪竹溫父
子房漢市也於時集一時士而劉桂文會以文
卷赴者多自俗人而西地者自山林海濱而合
漢州陳秀天居於陳老園卓成大居麗川口陰
知作居南明而河海事類志江都丘氏錢塘也昌
會移居也或東倚居一變卜宅于春波門外以
月禁以陸宜公書院山長留紫林通城素約教授
崇德有李厚林者刻地以文海相西州和桐壽移日
崇郊云

四十四

劉永之

劉永之字仲修清江人父曉於詩既冠未知學過婦翁
家新塗張高者早有才譽永之友婿也翁異視高而庸
衆人遇永之永之歸發憤就學寒暑晝夜不懈數年聲
大進尤長春秋與梁寅往復辯論經義寅授以書永之
報曰日以春秋奉旨序墨之左右及奉還示詞累數百
言若有取於愚替之作而數其所弗逮然蒙園之見有
未盡白而明諭有不可復者敢畧布之執事之言曰諸
如或曰或不曰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
侯之列序去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

之意之所存執事所論度越老生宿師焉無疑其曰
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
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為春秋
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
傳之脩之元之使視者有所功沮王法由之而明亂逆
由之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
可夫聖人者豈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
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子待之者
劉孟之問則猶夫人之臣也猶夫人之臣子而私損益
其國之信史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今之去古

四十五

遠矣而其理非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主乎
今之朝非君之命乎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
予奪焉褒貶焉而公示之人其不為僭民者鮮矣聖人
對陽貨贊則謹諾過宋而微服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
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哉
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
有法焉趙寧之執逆也書曰趙盾執其君則魯史之良
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卒書曰崔杼弑其君
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況於魯有秉祀之
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

為訓莫過於春秋夫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春秋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陽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也故曰知我者將在我是罪我者將在我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其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則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

四十六

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而異日足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會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盟美矣而盟不與書同日也平丘

之會與美焉而盟則與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與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濮淵之會則終之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定宋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成敗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則單以王猛居于皇則宋告矣故王居羅泉而尹氏立子朝則宋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

四十七

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早師少例書人此承赴赴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為難知也夫所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于萬世碩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陷前儒之失也僕之愚不敢以為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手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書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

之精而非徒之本者也若胡氏春秋自為一書而可也
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
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志書日
為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
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現經此誠善也
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
所見之世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
少殺故諱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
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
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

四十八

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何人
者哉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事經之過也信傳之為也
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
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
曰此先諸行事也此則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
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鑒也以為見諸
行事以為則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以
為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或
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
少室為又識以飾之使聖人若後世法吏深文而巧詆

茂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
春秋其義則彰善而瘴惡莫述而傳於後則以刑詩定
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
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貶予奪之說其區別
危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
氏以杜預說時最其傑妄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
其不合者如是而已其有作者如此者猶以若未湮
泯謂之未竟遺姑獲之而不棄之竟以歲月而後可
龍山黃榦曰春秋之時未之有也春秋之時未之有也
楊士弘王楊及高詩反宋工書法篆楷行草皆

四十九

有師承輕于財貨施連郡縣已獨泊然布素日靜處一
室以翰墨自適客至不其盛饌酒數行論文賦詩焚香
鼓琴而已書一京師字彙亟稱其文欲留之以耳
聲辭沛後以子卒獲罪籍其家奉祀永之後某州
行至桃源而卒

趙撫謙

八明史有傳趙撫謙名古則撫州人宋秦悼惠王之裔幼孤貧寄食
山寺子學佛者同學長游四方樂取交與宋右諫肅徐

一變華定文字交天台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
樂仲亦鄭鄭曰五明春秋山陰趙微長於說詩述兩善
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為吳志淳華亭朱希工草書
篆隸撫謙志與為友博覽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其
言曰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之而不汲者以其隨
取隨足故衆人味焉惟聖人於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
之為用亦若水火人顧不察備又曰士人為學必先窮

五十

理窮理必本讀書讀書必本識字六書明然後六經如
指諸掌矣撫謙居臨山萬書閣築考古堂專取諸家論著
其得失作六書義義成林音文字通約之以造化
經綸圖又作學範其書三目錄集中推擇得人時日為考古先生洪
武十二年命詞臣脩正韻撫謙年二十有八應聘入京
師衆以年少易之撫謙亦自信其說不為貴顯者所奪
以是不見錄授中都國子監典簿宋濂獨遺其子璉從
游自歎以為不及之以吏部侍郎侯庸薦召為瓊山
縣學教諭二十八年卒于番馬將終以書別瓊山弟子
曰太虛之中不能不散而為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

還太虛其聚其散皆理數相推不能自己豈有所為而

為者乎身在大虛中如水在水而今將為水與水與

水時為之何取留亦何足志聽其自出可矣撫謙卒時

年四十有五葬其序重本述兩字士樂趙取字本初述

武中官國子監博士以年老乞歸加翰林待制張昱字

光弼任元為蘇省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留居

西湖青安坊貧無以葺廬凌雲翰為疏募馬酒間為瞿

佑誦所作詩笑曰我死埋骨湖上題曰詩人張員外墓

足矣六祖微至京憫其老曰可開吳厚賜遣還乃自號

可開觀老人年八十三卒吳志淳字主一元末知靖安

五十二

都昌二縣秦除待制翰林為楷侍所阻避無居于鄭木

華字孟擢洪武初官編修改中書舍人

○恭禋典禮

恭禋典禮
其先王也 禮記之通士官秘書印也

道康訪司會事洪武六年春授秦王府紀善改監察御

史夏帝賜以羊酒并賜其妻羅衣疋衣各一襲野胎縣

民進瑞麥一莖二穗凡十六本与楮上言此君臣異体

同心之象又產于野胎帝鄉里也宜存廟帝是之秋

与楮上言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德大業被萬世

功莫大焉聖祖降臨下筆醫方已載其在祀典法施

于民則祀之今天下社稷宗廟山川百神皆得享其祭

願躬祀三皇之神廟焉宜於春秋躬行事上納其言下

五十二

廷臣議於是礼部尚書牛孫謙曰三皇開天立極有大
功德于民京都府廟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勾芒配神
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春秋專享祀三皇以
太牢配以少牢帝乃命建歷代帝王廟於皇城之西為
室五中一室以居三皇焉七年夏出為廣西按察司會
事未行仍復任監察御史秋与楮復上言古之王者既
主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
而以始祖配之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故周祭
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所自出之帝今陛下受命
七年矣禘祭未舉宜命羣臣恭考酌古今而行之帝復

下廷臣議會曰虞夏殷周其始所從由可得而推故禘
可行自漢唐以來莫能名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不
過祫已禘之主序昭穆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之
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是也莫知祖所
自出禘不可行矣今國家既追尊四廟而始祖所自出
未有所考則禘難舉行遂止未幾擢翰林院修撰尋降
典籍九年遷應奉十一年春以年老致仕自稱洛上翁

辛卯元月間過非翁



戊戌五月廿日查楊志隆

傳遍閩道楊志隆

用也此書乃行翁五十餘年

手真可寶藏我子孫男兒

柳道人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後學王鼎華謹觀



來

酉

名

中

官

四

慶

豐

禮

宋中興學士院題名



翰苑自唐寶應迄于大中學士官族皆刻石龕之屋
壁五季以紛擾久廢藝祖受命首建直廬太宗親灑
玉堂之翰以增寵獎聖聖稽古推澤尤斬景德初趙
安仁魁過李宗諤始復置壁記起國初自承旨陶穀
以下至直院用除授次第刊列後居職者皆得以流
芳久遠中遭變故今不復存容主中興偃武右文東
求鴻碩追坦明之制如二帝三王之盛以意列聖之
休規模遠矣而姓名未紀來者何觀學士秦公梓再
有建請未幾出守宣城因循迄今該猥以淺陋寓直
飢餓之文豈足以潤色丕業願獲繼諸公之後託名
於不朽欣幸之極乃爲之序紹興十八年七月既望
左中奉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謹

序

中興官題名 學士院

朱勝非

建炎元年五月以中書舍人兼權直院八月

二年五月

王絢

建炎元年六月以給事中兼權直

二年除工

葉夢得

建炎二年以戶部侍郎除

權

建炎二年以吏部侍郎

盧益

建炎二年以兵部

年

孫覲

建炎二年以吏部侍郎

李炳

建炎二

月以兵部侍郎兼權直院三年正月罷

張守

建炎三

除翰林學士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

以起居舍人兼權直院尋除中書
舍人依舊兼權四月除御史中丞

直院六月罷

滕康

建炎三年四月以諫議大夫

密院

曾林

建炎三年八月以徽猷閣直學士

禮部

張守

建炎三年六月以禮部侍郎除

尚書

藻

建炎三年七月以中書舍人兼權直院當年除

紹興元年五月除翰林學士九月

蔡密禮

建炎四年五

月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

席益

紹興元年八月以中

月

胡交修

紹興元年十月以給事中兼

二年以吏部侍郎兼權直院七月除兵部侍郎依舊兼

蔡密禮

紹興

權九月除翰林學士四年七月除寶文閣學士知紹興

翟汝文

紹興二年三月以顯謨閣直學士致仕

府

與求

紹興二年七月以吏部尚書兼

二月以諫議大夫除翰林學

徐俯

紹興三

士當月除簽書樞密院事

陳與義

紹興三年七月

權直院四年四月除禮部侍郎依舊

孫近

紹興四

以吏部侍郎兼權直院五年二月除翰林學士十一月除吏
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六年八月除龍圖閣學士知紹

興府沈與求 紹興四年八月以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九月除參知政事胡交修

紹興五年二月以刑部侍郎兼權直院十一月除翰林學士六年四月除刑部尚書朱震

六年五月以給事中兼權直院當陳與義 紹興六年六月以中書舍人兼權直院十一月除翰林學士七年正月除參知政事胡世將 紹興七年正月

兼直院九月除兵部侍郎依舊兼八年正月除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胡寅

紹興八年四月以禮部侍郎兼權直院五月以憂去曾開 紹興八年五月以禮部侍郎兼權直院十二月除寶文閣待制知婺州呂本中 紹興八年六月以中書舍人兼權直院十月罷句

龍如淵 紹興八年十月以中書舍人兼權直院十一月除御史中丞孫近 紹興八年十月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除翰林學士承旨十一月除參知政事樓炤 紹興八年十一月以給事中兼權直院九年二月除翰林學士十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李誼 紹興九年二月以中書舍人兼權直院九月除工部侍郎依舊兼十年正月除工部尚書胡交修 紹興九年六月以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十年林待聘 紹興十年五月以中書舍人兼權直院十二月除給事中依舊兼權十一月除翰林學士七月除參知政事程克俊 紹興十年五月除翰林學士七月除參知政事

十一年十一月以給事中兼權直院十二年四月除兼直院九月除翰林學士十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吳表臣 紹興十二年正月以吏部尚書兼權學士院二月罷秦梓 紹興十二年四月除翰林學士六月除龍圖閣學士知滁州王敷文閣直學士兼權直院十月除兼直院十三年閏四月除翰林學士六月以權禮部侍郎兼權直院十三年五月除禮部侍郎依舊兼權十二月罷洪皓 紹興十三年八月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院九月依舊職知饒州楊愿 紹興十三年十月以給事中兼權直院十四年三月除兼直院十一月除御史中丞劉才邵 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以起居舍人兼權直院當秦熺 紹興十四年中書舍人依舊兼權十四年二月罷

十四年三月以禮部侍郎兼直院十五年正月除翰林學士六月除翰林學士承旨十月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段拂 紹興十四年十一月以中書舍人兼權直院十六年正月除給事中依舊兼權十一月除兼直院十七年三月錢周材 紹興十七年除翰林學士當月除參知政事舍人兼權直院王鏐 紹興十七年六月以中書舍人兼權直院十二月致仕邊知白 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以權吏部侍郎兼權直院十八年五月罷李椿年 紹興十八年正月以權戶部侍郎兼權直院三月除戶部侍郎沈該 紹興十八年三月直院八月除敷文閣待制知潼川府李椿年 紹興十八年八月以戶部閣待制知潼川府

閣待制知潼川府李椿年 紹興十八年八月以戶部閣待制知潼川府

一月 巫 級 紹興十九年十一月以給事中兼權直院二十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 王

職 紹興二十年三月以起居舍人兼權直院二十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 湯思退 紹興

二十年十月以秘書少監兼權直院二十一年四月除起居舍人二十二年六月除權禮部侍郎二十四年十

一月除禮部侍郎二十五 沈虛中 紹興二十五年六月除簽書樞密院事 月以國子司業兼

權直院八月除兵部侍郎 陳誠之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以敷文閣直學士

知泉州召赴行在除翰林學士二 劉才邵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十六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 王 綸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以工部侍郎兼權直院二十七年四月除 王 綸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楊 二十七年二月以中書舍人兼權直院六月除工

部侍郎直院二十八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 楊 二十八年二月以給事中兼權直院二十九

椿 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以給事中兼權直院二十九 權翰林學士三十一 周麟之 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以

年三月除參知政事 周麟之 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以 月除兵部侍郎直院十二月除給事中二十九閏

六月除翰林學士三十年七月除同知樞密院事 洪 紹興三十年八月以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十

遵 紹興三十年八月以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十 何 紹興三十一年三月以右諫議大夫除翰林學士

溥 紹興三十一年三月以右諫議大夫除翰林學士 國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以中書舍人兼權直

宮 虞允文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以中書舍人兼權直 院三十二年二月除兵部尚書川陝宣諭

使 劉 琪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以起居舍人兼權直院隆興元年十一月

直院隆興元年十一月 慶文若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 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 洪 遵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以徽

宮直院三十二年 洪 遵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以徽 二月車駕回依舊 洪 遵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以徽

翰林學士六月除承旨隆興 史 浩 紹興三十二年 元年五月除同知樞密院事 史 浩 紹興三十二年

人除翰林學士八月 錢周材 隆興元年六月以中書舍 月除參知政事 錢周材 隆興元年六月以中書舍

二年二月 王之望 隆興元年十一月以權戶部侍郎 以憂去 王之望 隆興元年十一月以權戶部侍郎

二年四月除 張孝祥 隆興二年二月以中書舍人兼 左諫議大夫 張孝祥 隆興二年二月以中書舍人兼

府 馬 騏 隆興二年三月以起居舍人兼權直院四月除直敷文閣知遂 府 洪 适 隆興二年三月以起居舍人兼權直院四月除直敷文閣知遂

隆興二年四月以太常少卿兼權直院九月除中書舍 人閏十一月兼直院乾道元年五月除翰林學士六月

除簽書樞 王剛中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除翰林學士 密院事 王剛中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除翰林學士

院十二月除簽 蔣 芾 乾道元年正月以起居郎兼 書樞密院事 蔣 芾 乾道元年正月以起居郎兼

直院二年五月除 何 輔 乾道元年正月以權工部 簽書樞密院事 何 輔 乾道元年正月以權工部

英殿修撰 王 曦 乾道元年九月以權禮部侍郎兼 知衢州 王 曦 乾道元年九月以權禮部侍郎兼

除給事中三年閏七月 洪 邁 乾道二年十月以起 除敷文閣待制宮觀 洪 邁 乾道二年十月以起

除敷文閣待制宮觀 洪 邁 乾道二年十月以起 居舍人兼權直院三

年五月除起居郎七月除中書舍人兼直院四年六月除集英殿修撰宮觀

劉琪乾道三年閏七月以敷文閣直學士除翰林學士十一月除同知樞密院事

莫濟乾道三年十一月以宗正少卿兼權直院

汪應辰乾道四年十一月以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

梁克家乾道四年十一月以給事殿學士知平江府

陳良祐乾道五年四月以給事中兼直院當書樞密院事

鄭聞乾道六年四月以中書舍人兼直院六年閏五月以秘書少監兼權直院七年七月除權禮部侍郎

王曦乾道七年四月以給事中除二月在外宮觀

鄭聞乾道八年七月以刑學士承旨九年三月除

王淪乾道九年閏正月以宗正院八月除權刑部

王淮乾道九年四月以太常少卿兼權直院工部

崔敦詩乾道九年十二月以秘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院

胡元質乾道二年二月以給事十二月丁父憂

周必大乾道二年八月以敷文閣待制侍講兼直院閏九月除兵部侍郎三年十二月除吏部侍郎並

依舊直院四年五月除翰林學士五年十二月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六年十一月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七年五月

程叔達乾道二年十一月以宗正少卿參知政事

范成大乾道五年三月以權禮部尚書兼直院四月除參知政事

敦詩乾道五年九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兼學士院權月除國子司業兼權直院八年九月除中書舍人兼直院九年五月守本官致仕

莫濟乾道五年十月以秘書省著作郎兼學士院權書舍人兼直院十一月守本官致仕

葛邲乾道六年十一月以秘書省著作郎兼學士院權書舍人兼直院七年二月除右正言

趙彥中乾道七年四月校書郎兼學士院權直院九年七月除著作佐郎依舊兼

熊克乾道九年七月以依舊兼權直院十一年四月除中書舍人丁母憂

李巖乾道十一年四月學士院權直院十年二月除

起居郎兼權直院當月罷

直院十二年十二月除起居郎依舊兼權直院十三年七月除中書舍人兼直院十五年八月除給事中依舊兼直

院十六年正月洪邁學士兼直院九月除翰林學士

倪思乾道十六年正月以秘書省著作郎兼翰林權直院五月除將作

少監兼權直院紹熙元年三月除將作監依舊兼權直院當年十月除中書舍人兼直院三年六月八日除禮

部侍郎兼職依舊五年五月十八日差知紹興府

尤袤

以權禮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當

李

兼直院紹熙元年十月除權禮

部尚書依舊兼直院三年三月初十日除翰林學士兼

侍讀八月十七日兼實錄院修撰五年八月三日除翰

林學士承旨旬外除

樓鏞

紹熙五年五月二十四

院同修撰除兼直院九月二日除給事中依舊兼十二

月十七日除權吏部尚書兼如舊慶元年五月二十

三日旬祠除顯謨

陳傅良

紹熙五年閏十月二日以

閣直學士知婺州

學士院十二

月九日宮觀

鄭湜

慶元年正月一日以起居郎

除翰林學士知制誥三月十九日兼實錄院修撰八月

二日兼侍讀三年二月十三日除禮部尚書兼職如舊

倪思

慶元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吏部侍郎

文虎

慶元年三月十九日以國子司業兼玉牒所

國子祭酒兼如故三年三月十六日除中書舍人兼祭

酒仍兼直院實錄院同修撰四年正月十八日兼侍讀

吳宗旦

慶

三年二月十三日以判部侍郎

即兼直院是月二十五日罷

傅伯壽

慶元三年三月

尚書兼翰林學士知制誥七月二十

九日除實文閣學士差知紹興府

陳宗召

慶元三年八月

三日以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皇弟吳興郡王

府教授兼禮部郎官除兼翰林權直十一月二十一日

除起居舍人免兼禮部餘兼如舊升兼權直翰林院四

年二月二十四日除起居郎兼如舊五年七月十三日

除中書舍人升兼實錄院同修撰仍兼直院六年正月

二十三日兼侍講七月十四日除禮部侍郎兼如故嘉

泰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升實錄院修撰十六日除工部

如故二年八月十三日升實錄院修撰十六日除工部

邵文炳

慶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以祕書

尚書仍兼

八月致仕

宣良能

嘉泰元

直四月三日除起居舍人當月七日升兼權直學士院

八月二日兼權中書舍人十月初一日兼實錄院檢討

官嘉泰元年正月除中書舍人兼直

學士院九月除華文閣待制宮觀

以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學士院權直當月除

顏

嘉泰元

起居舍人兼權直院二年三月知太平州

嘉泰二年四月以禮部員外郎兼翰林權直九月除禮

部郎中依舊兼翰林權直十月除宗正少卿兼直學士

傅伯壽

嘉泰二

一月除吏部侍郎兼侍讀依舊兼直學士院開禧元年

二月除權工部尚書依舊兼五月除

嘉泰二

權吏部尚書依舊兼職六月致仕

以實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

撰免奉朝請除翰林學士再辭免當月兼權翰林學士

三年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莫子純 嘉泰三年二月以著作起居舍人兼權直院十一月除起居郎依舊

李壁 兼權直院四年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免兼

嘉泰四年十二月以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開禧元年七月除禮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依舊兼

易 祓 開禧元年六月以國子司業兼學士院權直八月除左司諫免兼

陳峴 開禧元年八月以祕書監兼學士院權直八月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十月罷

徐似道 開禧元年八月以禮部員外郎改除司封郎官兼翰林權直二年正月除祕書少監依舊兼三月除起居舍人仍舊兼直學士院四月罷

宇文紹節 開禧二年五月以兵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七月

除寶文閣待制 **易祓** 開禧二年七月以權禮部尚書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八月

差知鎮江府 **衛涇** 開禧二年七月以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官兼直學士院十月除吏部侍郎兼侍

觀 **倪思** 開禧二年八月依舊兼三年十月除禮部尚書依舊兼十一月除御史中丞

章良能 開禧二年九月以太常少卿兼院九月與郡權直學士院三年二月時暫兼

權兵部侍郎三月兼權中書舍人五月除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八月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依舊

兼十二月除禮部侍郎兼侍講依舊兼直院嘉定元年正月改兼修玉牒官依舊兼五月除吏部侍郎仍兼六

月除御 **樓鏞** 開禧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十月除中丞

史中丞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嘉定元年正月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仍舊兼八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

蔡幼學 嘉定元年六月以中書舍人兼侍太子賓客

兼十月除吏部侍郎依舊兼二年十月升兼侍讀十二月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當月宮觀

陳晦 嘉定元年八月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尚左郎兼翰林權直是月除檢詳

仍兼十一月除 **留元剛** 嘉定元年十一月以祕閣校殿中侍御史

太子舍人依舊兼五月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九月除軍器少監兼職依舊九月升兼直學士院三年正月改兼太子侍講二月除起居舍人兼職仍舊三月丁母憂

真德秀 嘉定二年居舍人兼職仍舊三月丁母憂

祕書省校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兼沂王府小學教授兼翰林權直三年四月除祕書郎依舊兼四年三月除

祕書省著作佐郎仍兼四年兼權禮部郎官五年五月除軍器少監升兼直學士院六年二月除起居舍人兼職依舊八月

黃由 嘉定三年四月以寶謨閣學士兼太常少卿

士院八月兼侍讀四 **陳峴** 嘉定四年十二月以顯年十一月除職與郡

兵部侍郎兼直學士 **曾從龍** 嘉定五年二月以吏部院五年正月致仕

子右庶子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十月除權刑部尚書依舊兼七年三月除禮部尚書兼職仍舊七

月升兼太子詹事

文獻通考翰林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凡奏事用榜子關白三省樞密院用詔報不名凡初命爲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上日勅設會從官有以樂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闕員則以他官兼直院或權直乾道九年崔敦詩初以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字）熙五年敦詩再入院議者以翰林乃應奉之所非專掌制誥之地更爲學士院權直後復爲翰林權直然亦互除二員紹興閒嘗除權與正官至三人

宋中興百官題名今存永樂大典者曰翰林學士院曰諫院曰登聞檢院曰登聞鼓院曰進奏院曰官告院曰文思院曰糧料院曰樞密官屬皆始建炎終嘉定不知何人所編次攷陳伯玉書錄解題稱監察御

宋中興百官題名

史臨川何異同叔撰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首卷爲宰輔拜罷錄餘以次列之刻浙漕司其後以時增附渡江之初庶務草創諸司閒有不可考者多缺之乃知此書出於何同叔今所存者特千百之什一爾大昕承乏學士十有餘年頗有意訪求前世掌故因手錄學士院題名藏之行篋時乾隆三十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宋中興學士院題名

中興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提轄官題名

大典卷六千五百三十八

唐制官市至國初爲市買司太平興國四年置務常樂坊更名雜買奉禁中買賣而平其直於至道復於咸平景德四年始於利仁坊置雜賣場尋徙密明門外凡內外弊餘之物掌受而粥之熙寧八年併於市易務數月而復從三司請也大抵免民行役官自蘇市則歸之買務斥其弊餘以利公私則歸之賣場董以外府而地官總焉蓋詳於元豐官制之頒至給其實直非所闕勿市鑑唐世擾民之患以京朝官內侍三班參主之則發於仁祖皇祐之詔降出物帛估値以付左帑市以見緡疏內東門積弊而除之則見

於蔡忠惠民京之請張官設局意蓋深矣粵自南渡隨行在所紹興四年合局於天慶坊其視舊典小加更革凡宮禁月料朝省紙札文思院之製造和濟局之修合一取盈焉右帑所受封樁所積編估以時其直打套以籍其數而就售焉六年詔置提轄官總其事屬貨入歲儉而征價寢廣汲汲圖辦日弗暇給前人名氏所未逮書慶元改元泳適庀職同寮相與語曰百司皆有題名此獨闕可乎考自始置得三十有二入歲月莫能盡識慮其久益遺忘用勒堅珉其垂芳馨位通顯蓋不可一二數然非公爾忘私食焉不怠者莫之有聞一臧否之傳使人起敬戒乃喟然曰嗟乎乘田委吏聖人不敢曠出內之者明訓森嚴官雖卑惟竭盡乃職足以觀遠是豈無蠹弊可以剔扶利病可以疏陳與吾儕盡亦勉之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也斯石之立匪徒具文庶幾朝夕有所警覽云二年九月望日朝散郎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新安汪泳記

王約

紹興六年朝奉大夫以監買務就差八年六月十六日成資滿

徐端禮

六年宣

趙伯言

紹興六年朝奉大夫以監買務就差八年六月十六日成資滿

張軒

紹興六年

張大年

紹興六年朝奉大夫以監買務就差八年六月十六日成資滿

仲

併

曾覺

紹興六年朝奉大夫以監買務就差八年六月十六日成資滿

蔣

裘多見

紹興六年承議郎

李迎

紹興六年通直郎

乾道元年承議郎十一月到

潘時

乾道三年承議郎十二月到任

葉

五年八月差

段

乾道五年通直郎九月到任

葉

知興化軍

王曉

乾道六年朝請郎八月到任

李

撫

李宗質

乾道八年承議郎十一月到任

李

乾道九年承議郎五月到任

唐叔介

紹興二年承議郎六月到任

唐

年十一月除提

張商卿

紹興四年承議郎七月一日到任

趙

韓元修

紹興六年朝奉郎七月十日到任

趙

監

八日到任

趙

監

年宣教

25447/10.0

鄧六月九日到任十
年六月差知興國軍
喻仲遷 熙十年承議郎六月

十一月除主
管官告院
霍篪 熙十二年奉議郎二月十一

主簿
黃澣 熙十四年承議郎四月十
十五年宣教郎六月初八日

到任十月除將作監主簿
汪梓 熙十五年朝
散郎十一月初

正月差知時胎軍
楊林 熙二年朝散郎正月
二十日到任七月添

差通判
謝儼 熙二年通直郎八月二十三日到
任三年十一月改除提轄樞貨務都

茶場
王明清 熙三年朝散郎十二月二十二
日到任五年五月添差通判泰州

宋文

仲 紹熙五年朝奉郎十二月二十
七日到任慶元元年七月致仕

郎七月二十四日到任三年
八月初三日除將作監主簿
施康年 慶元三年朝請
郎九月初八日

到任五年九月初七
日除將作監主簿
趙師石 慶元五年朝奉郎九月
二十日到任嘉泰元

年六月三十日改除
添差通判臨安府
趙善石 嘉泰元年朝散郎十二
月初一日到任二年九

月十一日改除
添差通判江州
陶曾 嘉泰二年通直郎九月二十
六日到任三年五月二十六

日改除添差
通判吉州
趙善琛 嘉泰三年奉議郎六月十七日
到任於當年七月初三日改除

幹辦行在諸
軍審計司
傅兆 嘉泰三年宣教郎七月初
十日到任當月丁母憂

升之 嘉泰三年承議郎八月初三日到
任四月初一日改除司農寺主簿

四年朝散郎七月十九日到任開禧元
年閏八月初七日除幹辦諸軍糧料院

朝散郎十二月十八日到任二
年四月十三日除主管官告院

謝周卿 開禧二年朝
散郎五月二

十二日到任三年七月二十
日改差幹辦諸司糧料院

葉嗣昌 開禧三年朝請
大夫七月二十

一日到任嘉定元年正
月二十一日丁母憂

王中純 嘉定元年承議郎三
月十三日到任

諸司審計司
吳機 嘉定二年承議郎十一月初十
日到任二年六月初八日

改除諸司
糧料院
鄭昭先 嘉定二年承議郎六月初七日到
任十二月初一日除監都進奏院

趙善堂 嘉定二年朝奉郎十二月初六日到任
至四年二月十四日改除諸軍審計司

高

之美 嘉定四年朝奉郎閏二月十七日
到任於當年五月初三日致仕

四年承議郎五月十四日到任至當年
七月二十二日改除幹辦諸司審計司

唐彪 嘉定
四年

罷
盛章 嘉定六年宣教郎閏九月二十七日到
任七年正月七日除幹辦諸司審計司 **陳**

章 嘉定七年朝奉郎正月七日到任
八月二十八日與在外合入差遣 **馮多福** 嘉定七年

承議郎八月二十四日到任

中興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提轄官題名

中興東宮官寮題名

永樂大典卷二百三十九

東宮官寮舊無題名嘉定六年潛吳鑑參考中興以來至於今得其姓名年月列而為三一日資善堂官一日王府官一日東宮官

資善堂官

范冲

紹興五年五月以宗正少卿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充翊善六年正月除徽猷閣直

學士仍兼四月除翰林學士仍兼十二月除龍圖閣直學士宮觀朱震紹興五年居郎兼贊讀八月除中書舍人升兼翊善六年正月除給事中仍兼五月除翰林學士仍兼八年六月致仕

蘇符

紹興六年十二月以司封郎官兼贊讀七年四月除秘書少監仍兼八年二月除太常少卿仍兼九月除起居郎仍兼十一月除中書舍人升兼翊善九年二月除給事中仍兼九月除禮部侍郎仍兼

十年十二月除權禮部尚書十二年二月罷吳表臣紹興八年六月以兵部侍郎兼翊善九年三月除禮部侍郎仍兼十月除吏部尚書仍兼十二年二月罷王次翁紹興九年九月以工部侍郎兼翊善十年二月

程克俊紹興十二年三月以給事中兼翊善九月除翰林學士仍兼十月

秦梓紹興十二年三月以秘書少監兼贊讀當月除敷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升兼翊善九月除敷文閣直學士仍兼十三年四月除翰林學士仍兼六月除龍圖閣學

宣州程瑀

紹興十二年五月以兵部侍郎兼翊善十三年九月除龍圖閣學士知信州

秦熺

紹興十三年七月以禮部侍郎兼翊善十四年三月免兼高閑紹興

年九月以國子司業兼贊讀十四年三月免兼

段拂紹興十四年三月以禮部侍郎兼翊善當月除中書舍人仍兼十六年正月除給事中陳鵬飛紹興

年六月以禮部郎官

李若容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以給事中兼翊善蕭

達

慶元六年四月以國子博士兼小學教授九月除秘書郎仍兼嘉泰元年十一月除著作郎仍兼二

年正月改起

龔頤正慶元六年四月以宗正寺簿兼居舍人免兼龔頤正小學教授十一月除樞密院編

修官仍兼嘉泰元年十一月致仕婁機嘉泰元年十二月除秘書丞仍兼十二月致仕張嗣古嘉泰二年二月以秘書郎兼小學教授十二月除著作佐郎仍兼三年二月除著作郎仍兼十一月除起居舍人仍兼四年七月以著作佐郎兼七月以憂去鄒應龍嘉泰四年七月升兼直講九月除起居舍人仍兼黃中嘉泰四年八月以秘書郎兼小學教授當月除著作佐郎仍兼開禧元年七月以開禧元年五月以憂去張聲道開禧元年七月以九月除秘書郎仍兼十二月趙夢極開禧元年七月除秘書丞仍兼二年四月罷

讀二年正月除太府少卿仍兼三月除祕書少監仍兼四月除起居舍人仍兼三年三月除起居郎仍兼十一月改兼太子左庶子**史彌遠**開禧二年三月以起居郎兼直講善十一月除禮部尚書改兼太子詹事**王益祥**開禧二年五月以樞密除監察御史免兼**黃疇若**開禧二年七月以祕書丞兼說書監察御史免兼**戴溪**開禧三年四月以兵部員外郎兼說書免兼**戴溪**書當年七月除禮部員外郎仍兼八月除國子司業仍兼十一月除國子祭酒改兼太子侍讀

王府官

錢周材

紹興十二年三月以從事郎大理司直改官為普安郡王府教授三月除校書郎仍兼十二年二月除著作佐郎仍兼**趙衛**紹興十二年三月兼八月除起居舍人免兼

編修官改官為普安郡王府教授三月除校書郎仍兼十三年二月除著作佐郎仍兼十五年正月除著作郎仍兼

仍兼八月除**王墨卿**紹興十五年四月以著作佐郎起居郎免兼**王墨卿**兼恩平郡王府教授八月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十八年八月兼普**劉章**紹興十六年十月以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十八年八月除著作佐郎仍兼十九年十二月與外任**林機**

中興官道名 東官官

紹興十八年八月以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二十一年二月除禮部員外郎免兼**丁婁**紹興二十一年三月以太常博士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五月除著作佐郎仍兼二十四年十一月除祕書郎仍兼**鄭時中**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少監仍兼**鄭時中**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二十五

明

年二月除祕書郎仍兼**趙達**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添差通判廣德軍**趙達**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恩平郡王府教授十二月除著作佐郎仍兼二十六年八月除著作郎仍兼當月除起居郎免兼**黃**

中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以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當月除著作佐郎仍兼二十七年六月除司封員外郎免兼**王剛中**紹興二十七年四月以著作佐郎

起居舍人免兼**楊邦弼**紹興二十七年六月祕書丞兼普安人免兼**楊邦弼**郡王府教授七月除著作佐郎仍兼二十八年七月除著作郎仍兼**陳俊卿**紹興二十九年六月除禮部員外郎免兼

以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七月除著作佐郎仍兼二十八八月七月除著作郎仍兼二十九六月以祕書郎兼司勳員外郎免兼**史浩**紹興二十九年六月以祕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三十年三月以司封員外郎兼建王恩平郡王府教授三十年四月以校書郎

月改兼建王恩平郡王府教授三十年四月以校書郎外郎兼建王恩平郡王府教授三十年四月以校書郎六月改兼太**魏志**紹興二十九年六月以校書郎子右庶子**魏志**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三十年三月改兼建王恩平郡王府教授三十年四月以祠部員外郎兼建王恩平郡王府教授三十年四月

以祠部員外郎兼建王恩平郡王府教授三十年四月

紹興三十年十月以祠部郎中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
年除將作監仍兼三十二年六月改兼太子右諭德

王十朋 紹興三十年四月以校書郎兼建王府小學
教授十二月除著作佐郎仍兼三十一一年五

月除大 **劉藻**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以國子博士兼
宗正丞 建王府小學教授當月除祠部員外

郎仍兼十二月 **程大昌**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以駕部
除侍右郎官 員外郎兼恭王府贊讀隆興

元年八月改兼慶王府直講 乾道二年改兼恭王府贊讀乾道

二年六月以考功員外郎兼恭王府贊讀八月除 **林**
國子司業仍兼五年八月除直龍圖閣江東運副

栗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以屯 **陳良祐** 紹興三十二
田員外郎兼恭王府直講 年九月以司

封員外郎兼慶王府贊讀當月除軍器監仍兼十一月
改兼鄧王府直講三十二年十一月以軍器監兼鄧王

府直講隆興元年五月除福建運副乾道二年三月以
起居舍人兼慶王府直講十月除起居郎仍兼當月除

左司諫 **唐堯封**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以光祿寺丞兼
免兼 慶王府直講當月除祠部員外郎仍

兼隆興元年八月十七日升兼贊讀二年七月 **劉度**
除國子司業仍兼十一月除殿中侍御史免兼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以宗正少卿兼 **何** 紹興
王府贊讀十月除右諫議大夫免兼 **何** 紹興

二年九月以吏部員外郎兼鄧王府直講當年五月除
將作監仍兼十月除宗正少卿升兼贊讀隆興元年十

二月除起居郎仍兼二年閏十二月除權 **胡沂** 紹
工部侍郎仍兼乾道元年三月知衢州 興

三十二年十月以國子司業兼鄧王府直講當月除殿
中侍御史免兼乾道二年六月以宗正少卿兼慶王府

贊讀三年八月除起居郎仍兼 **蔣** 紹興三十二
四年六月除中書舍人免兼 年十二月以

司封員外郎兼慶王府贊讀隆興元年八月改兼鄧王
府直講二年閏十一月除起居郎仍兼乾道元年七月

除中書舍人八月 **徐人傑** 隆興元年八月以工部員
改兼太子詹事 外郎兼恭王府贊讀二年

十二月除 **季南壽** 隆興二年正月以吏部員外郎兼
江西提舉 慶王府直講四月除起居舍人仍

兼十一月除 **龔茂良** 隆興二年五月以吏部員外郎
直祕閣宮觀 兼恭王府直講七月除監察御

史免 **李浩** 隆興二年七月以吏部員外郎兼恭王
府直講十月知台州乾道四年十二月

以吏部員外郎兼恭王府直講五年四月除司農少卿
仍兼十一月除大理卿仍兼六年閏五月除直寶文閣

知靜 **閻安中** 隆興二年十月以國子司業兼恭王府
江府 直講乾道元年五月除中書舍人免兼

楊民望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以左司郎中兼慶王
府贊讀乾道元年三月除直祕閣知錦州 **查**

服 隆興三年閏十一月以吏部員外郎兼慶王
府直講乾道元年二月除殿中侍御史免兼 **吳**

龜年 隆興二年十二月以樞密院檢計兼恭王府贊
讀乾道元年六月除直祕閣福建提舉乾道二

年十二月以左司兼慶王府直講三年正月除
檢正仍兼四年三月除直寶文閣福建提刑 **梁克**

家 乾道元年二月以吏部員外郎兼慶王府直講七
月除左司仍兼十一月除起居舍人升兼贊讀二

直講三年四月除軍器少卿兼左庶子兼侍讀
陳傅良 紹熙三年七月以

監仍兼七月除江東提舉
章穎 紹熙三年七月

府贊讀十二月除起居舍人仍兼
章穎 紹熙三年七月

兼四年十二月除起居郎仍兼
章穎 紹熙三年七月

兼嘉王府直講四年正
沈有開 紹熙四年四月以著

月除軍器少監仍兼
沈有開 紹熙四年四月以著

五年七月除
彭龜年 紹熙四年四月以著

起居舍人
彭龜年 紹熙四年四月以著

仍兼七月除
彭龜年 紹熙四年四月以著

中書舍人
彭龜年 紹熙四年四月以著

東宮官

史浩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以宗正少卿

卿兼右庶子當月除中書舍人
張聞 紹興

三十二年六月以將作監兼
蔣芾 乾道元年八月

右諭德當月除權工部侍郎
蔣芾 乾道元年八月

詹事二年五月除
魏杞 乾道元年八月

簽書樞密院事
魏杞 乾道元年八月

五月以太常少卿兼左庶子兼侍讀
梁克家 乾道二年

三年七月除直寶文閣福建運副
梁克家 乾道二年

以起居郎兼詹事九月除中書舍人仍兼四年九
王

月除給事中仍兼五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
王

十朋 乾道七年三月以敷文閣直學士致仕

除詹事七月除龍圖閣學士
陳良翰 乾

七年三月以敷文閣待制除詹事
莫濟 乾道七年

十二月除敷文閣直學士宮觀
莫濟 乾道七年

居郎兼左庶子
李彥穎 乾道七年三月以起居舍人

八年二月宮觀
李彥穎 乾道七年三月以起居舍人

官入年二月除權禮部侍郎三月兼左庶子九月除詹
事 乾道七年三月以國子司業兼侍

除簽書樞
劉焯 乾道七年三月以國子司業兼侍

密院事
劉焯 乾道七年三月以國子司業兼侍

除江西
劉季裴 乾道七年三月以將作監兼侍讀入

運判
劉季裴 乾道七年三月以將作監兼侍讀入

左諭德十一月除起居郎升兼左
胡沂 乾道七年

庶子九年正月除秘閣修撰致仕
胡沂 乾道七年

常少卿兼左庶子七月除中書舍人仍兼十二月升兼
詹事^{淳熙}元年十二月除翰林學士仍兼二年閏九月
除端明殿學士^尤表^{乾道}九年六月以著作郎^蕭
簽書樞密院事^尤表^{乾道}九年六月以著作郎^蕭
國梁^{乾道}九年六月以著作郎^{戴幾先}
兼侍講十二月知泉州^{戴幾先}
子司業兼左庶子^{淳熙}元年八月知袁州^{淳熙}五年三
月以司農少卿兼左諭德十一月除太常少卿升兼左
庶子四年四月改兼右庶子十^{趙粹中}
一月除直龍圖閣湖北運副^{趙粹中}
人兼左諭德十二月除權吏部侍郎仍兼^{趙師訓}
^{淳熙}三年十二月除敷文閣待制知池州^{趙師訓}
九年十月以起居舍人兼侍讀十二月除權兵^{宋延}
部侍郎^{淳熙}元年七月除敷文閣待制宮觀^{宋延}

祖^{乾道}九年十二月以起居郎兼侍^{薛元鼎}
讀^{淳熙}元年六月除侍御史免兼^{薛元鼎}
十二月以軍器少監兼侍讀^{淳熙}元年十月除浙西提
舉^{淳熙}四年九月以起居郎兼左諭德五年三月以憂
去^蕭燧^{乾道}九年十二月以軍器監兼左諭德^{淳熙}
三月除起居郎仍兼十^{范仲芑}
二月除左司諫免兼^{范仲芑}
除起居郎仍兼十^沈樞^{淳熙}元年十月以宗正少
月除侍御史免兼^沈樞^{淳熙}元年十一月除權
兵部侍郎仍兼二月升兼詹事二年五月^{木待問}
除吏部侍郎仍兼六月除詹事九月罷^{木待問}
元年十一月以著作郎兼權侍讀二年四月以憂去^{淳熙}
熙五年七月以著作郎兼侍講六年二月除起居舍人

仍兼三月升兼侍讀十二月除起居郎仍兼七年六月
升兼左諭德八年九月除中書舍人升兼左庶子九年
七月除詹事八^{程叔達}
月知太平州^{程叔達}
龍圖閣^鄭僑^{淳熙}二年三月以著作郎兼權侍講
宮觀^鄭僑^{淳熙}二年三月以著作郎兼權侍講
西提舉^{淳熙}十四年五月以禮部員外郎兼侍講十一
月除起居舍人仍兼十五年四月升兼侍讀十月除中
書舍人仍兼十六^楊恂^{淳熙}二年四月以著作郎
年二月除給事中^楊恂^{淳熙}二年四月以著作郎
兼三年九月^{周必大}
除浙東提舉^{周必大}
四年五月除翰林學士仍兼五年十二月除禮部尚書
仍兼六年十一月除吏部尚書仍兼七年五月除參知

政事^{林光朝}
兼五月除權工部侍郎仍兼^{閻蒼舒}
六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婺州^{閻蒼舒}
兼侍講四年四月除吏部員外郎仍兼五年三月除右
司仍兼當月升兼侍讀六年二月除宗正少卿仍兼三
月兼左諭德當月除權吏部侍郎四月升兼^{鄭伯熊}
左庶子七年五月兼詹事八年九月與宮觀^{鄭伯熊}
^{淳熙}三年十二月以吏部郎中兼侍讀四年二月除國
子司業仍兼九月除宗正少卿仍兼五年三月除直龍
圖閣知^陳騏^{淳熙}四年三月以祕書少監兼左諭
監仍兼五年九月除中書^鄭鑑^{淳熙}五年三月以
舍人仍兼二年六月宮觀^鄭鑑^{淳熙}五年三月以

講七月何耕淳熙六年三月以戶部郎中兼侍講知台州

兼侍讀七月除國子祭酒仍兼八年施師點淳熙六年三月除祕書監仍兼十月知潼川府

月以祕書少監兼左諭德六月升兼右庶子七月除祕書監仍兼九月除中書舍人升兼左庶子八年九月除給事中升兼詹事十年正月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王尚之淳熙七年正月以大理正

兼皇太子宮輔淳熙七年二月以正字兼皇太子小學教授楊淳熙七年六月以吏部員外郎兼侍講九月除祕書

仍兼八年七月二十八日知眉州趙汝愚淳熙七年六月以吏部員外郎兼侍講九月除祕書

少監仍兼八年三月除權吏部侍郎升兼右庶子九年五月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劉光祖淳熙

八年七月以校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九年十二月除校書郎仍兼十年四月以憂去詹儀

之淳熙九年五月以起居郎兼侍講十二月升兼左諭德十年正月除權吏部侍郎仍兼二月二日升

兼左庶子四月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余端禮淳熙九年六月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十年二月

除權兵部侍郎仍兼四月升兼詹事十二年五月除吏部侍郎仍兼七月知太平州葛邲淳熙

九年八月以中書舍人兼左庶子十年二月升兼詹事十一年四月除給事中仍兼十三年七月除權刑部尚

書仍兼十六年正月史彌大淳熙九年十二月以宗正少卿兼侍讀十一年

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升兼左庶子十二年二月除權禮部侍郎仍兼并兼侍讀七月除敷文閣待制官觀沈

揆淳熙十年四月以祕書少監兼左諭德十一年五月除祕書監仍兼十四年五月除祕閣修撰江東

運蔣繼周淳熙十年四月以將作監兼侍讀八月除右正言免兼何澹淳熙

十年五月以著作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鄭鏐淳熙

十二月四日改兼皇孫平陽郡王府教授授鄭鏐淳熙

十年五月以校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授尤袤淳熙

授六月除祕書郎仍兼十一年十二月罷楊萬里淳熙

十年十月以吏部員外郎兼侍講十一年八月除檢詳仍兼十二年正月除右司仍兼八月除檢正仍兼十四

年五月升兼左諭德十月除太常少卿仍兼楊萬里淳熙

十五年除權禮部侍郎十六年六月宮觀仍兼十二年八月以吏部郎中兼侍讀十二月除檢詳

仍兼十一年十一月除左司仍兼十四年十月除祕書少監仍

兼十五年四月與郡羅點淳熙十三年二月以校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四月改兼皇孫

平陽郡王府教授淳熙十五年四月以戶部員外郎兼侍講十月除太常少卿仍兼十六年二月除中書舍人

胡晉臣淳熙十五年四月以起居郎兼左諭德六月除侍御史免兼吳博古淳熙

十五年七月以宗正少卿兼史彌遠開禧三年十一月以禮部尚書左諭德二月除權刑部侍郎

詹事四年四月除權工部尚書兼詹事五年十一月除
正尚書仍兼六年十一月除華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
兼同修國史實錄 **陳希點** 開禧三年十二月以起居
院同修撰仍兼 **陳希點** 舍人兼侍講嘉定元年三
月升兼侍讀六月升兼左諭德七月除起居郎仍
兼十二月除中書舍人仍兼六年十二月致仕 **婁**
機 開禧三年十二月以吏部侍郎兼左庶子嘉定元
年正月升兼詹事五月除給事中仍兼七月除權
禮部尚書仍兼八月 **鄒應龍** 開禧三年十二月以起
除同知樞密院事 **鄒應龍** 居舍人兼左諭德嘉定
元年三月升兼左庶子八月除詹事二年正月除
給事中兼詹事十二月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 **徐**
邦憲 嘉定元年三月以尚左郎中兼侍講四月除司
封郎中仍兼六月除右司升兼侍讀二年正月

除宗正少卿仍兼十月除權 **王介** 嘉定元年閏四
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免兼 **王介** 以吏部郎官
兼舍人六月除國子司業升兼侍講十月除秘書監仍
兼三年二月除宗正少卿升兼右諭德五月除起居舍
人仍兼八月除 **曾** 文 **曾** 晚 嘉定元年六月以刑部
閣修撰知嘉興府 **曾** 晚 侍郎兼詹事八月除給
事中仍兼二年正月除權刑部尚書仍兼 **汪** 達 嘉
三年三月除吏部尚書四年四月致仕 **汪** 達 定
元年八月權工部侍郎兼右庶子二年六月除正侍郎
仍兼十月除禮部侍郎仍兼三年正月除吏部侍郎仍
兼四年三月除權工部尚書仍兼四月權吏部尚書兼
詹事五年十月除正尚書仍兼七年二月除職在京宮
觀仍兼尚 **曾從龍** 嘉定元年八月以起居舍人兼右
書致仕 **曾從龍** 諭德二年正月除起居郎仍兼三

年正月除權禮部侍郎升兼左諭德四年五月除吏部
侍郎仍兼五年十月除權刑部尚書升兼右庶子七年
三月除禮部尚書仍 **劉** 渠 嘉定二年正月以著作
兼七月升兼詹事 **劉** 渠 郎時暫兼講官當月除
左司諫 **留元剛** 嘉定二年正月以祕閣校理除舍人
免兼 **留元剛** 九月除軍器少監兼舍人三年正月
升兼侍講二月除起居 **滕強恕** 嘉定三年五月以著
舍人仍兼三月以憂去 **滕強恕** 作佐郎兼侍講四年
正月除著作郎仍兼五月除軍器少監仍兼六月升兼
侍讀五年五月除祕書少監仍兼六年五月除宗正少
卿仍兼七年八月除 **任希夷** 嘉定四年正月以祕書
直寶文閣知太平州 **任希夷** 丞兼舍人六月以祕書
丞升兼侍講六月除著作郎仍兼五年十月除祕書少
監仍兼六年正月兼權左司郎官十月除祕書少監仍

兼十二月時暫兼權中書舍人仍兼七年八月 **陳武**
除祕書監仍兼當月除中書舍人升兼右諭德 **陳武**
嘉定四年六月以祕書少監兼右諭德五年四月
除祕書監仍兼六年四月除右文殿修撰知泉州 **劉**
燭 嘉定六年五月以權刑部侍郎仍兼 **李** 臺 嘉
七年八月以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 **黃疇若** 嘉
錄院檢討官兼侍講九月兼權禮部侍郎 **黃疇若** 定
七年九月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被召除權兵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

中興東宮官寮題名

宋中興三公年表

永樂大典卷一百五十九

三太師 太傅 太保

建炎元年 鄭紳 靖康元年 南軍節度使 封樂平郡公 致仕五月薨 諡僖靖

紹興元年

張邦昌 加太傅 授昭化軍節度使 潭州安置九月賜死

張邦昌 五月以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

十年

中興三公年表

劉光世 五月以國鎮安少師護軍節度使爲太

壽觀使爲太保中興武臣除三公自光世始

韓世忠 六月以東淮東宣撫處置使爲太

保封英國公 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韓世忠 十一月加太傅 韓世忠 四月爲樞密使

年

二十年

秦檜 九月以少僕射冀國公爲太師十月

中興三公年表

封魏國公 臣生拜太師 此中興以後所未有

劉光世 十二月追封安成郡王 師諡武僖後

秦檜 魏國公又韓世忠 郡王

韓世忠 二月進封咸安

十二年

韓世忠 八月薨 進太師

十月罷爲橫海武安充軍節度使奉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

劉光世 六月罷撫處置使爲萬壽觀使少

張俊 七月以少師樞密使爲濟國公爲太保封廣國公

劉光世 十月封益國公 爲鎮洮崇信奉爲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使奉朝請進封清河郡王

年一	年二十二	年三十二	年四十二	年五十二	年十三
致仕追封通 義郡王後諡 忠武	張俊 師並除自興太 以武臣始俊 太師自乾德 以後所未有	韋淵 正月加太	張俊 忠烈 封循王諡	秦檜 王致仕追封 申王諡忠獻	韋淵 贈太師
		韋淵 正月加太			楊存中 二月以
	韋淵 正月以少 節度使充萬 壽觀使樂平 郡王為太保 中興外戚除				

年一	年二十三	年興隆二	年道乾元	年二
遠軍節度使 兼領殿前都 指揮使職事 恭國公為太 傅封同安郡 王充醴泉觀 使奉朝請改 封和義郡王 十月為御營 宿衛使	楊存中 五月復 觀使為醴泉	楊存中 九月同 淮軍馬十一 月去同字	楊存中 二月加 節度使復以 醴泉觀使奉 朝請	吳璘 五月以少 節度使四川 宣撫使成國 公為太傅進 封新安郡王 判興元府
			楊存中 二月以	楊存中 二月以
				和春郡王再封 王諡武恭

年元熙紹	年三十	年十	年七	年三
			吳益三月薨贈太師封安康郡王	
	史浩正月加太傅封魯國公致仕二月賜玉帶金魚中興前宰相并公傳自浩始		吳璘八月移判興州五月薨追封信王諡武順	吳璘八月移判興州五月薨追封信王諡武順
伯圭五月以皇德軍節度使嗣秀三為太保六月判大宗正事		魏國公致仕節度使為太保仍領舊節	史浩正月以少師保軍	

年六	年五元慶	年五	年三	年二
	伯圭四月充萬壽觀使九月以承中書令以承中書令以承中書令以承中書令	史浩四月以魏國公致仕是年薨追封會稽郡王諡文惠	伯圭六月加太師仍舊安德軍節度使嗣秀王判大以親王生拜太師此中興以後所未有	史浩加太師魏前宰相生升太師自浩始
韓侂胄十月加太傅				
	韓侂胄九月以少師保為太保封平原郡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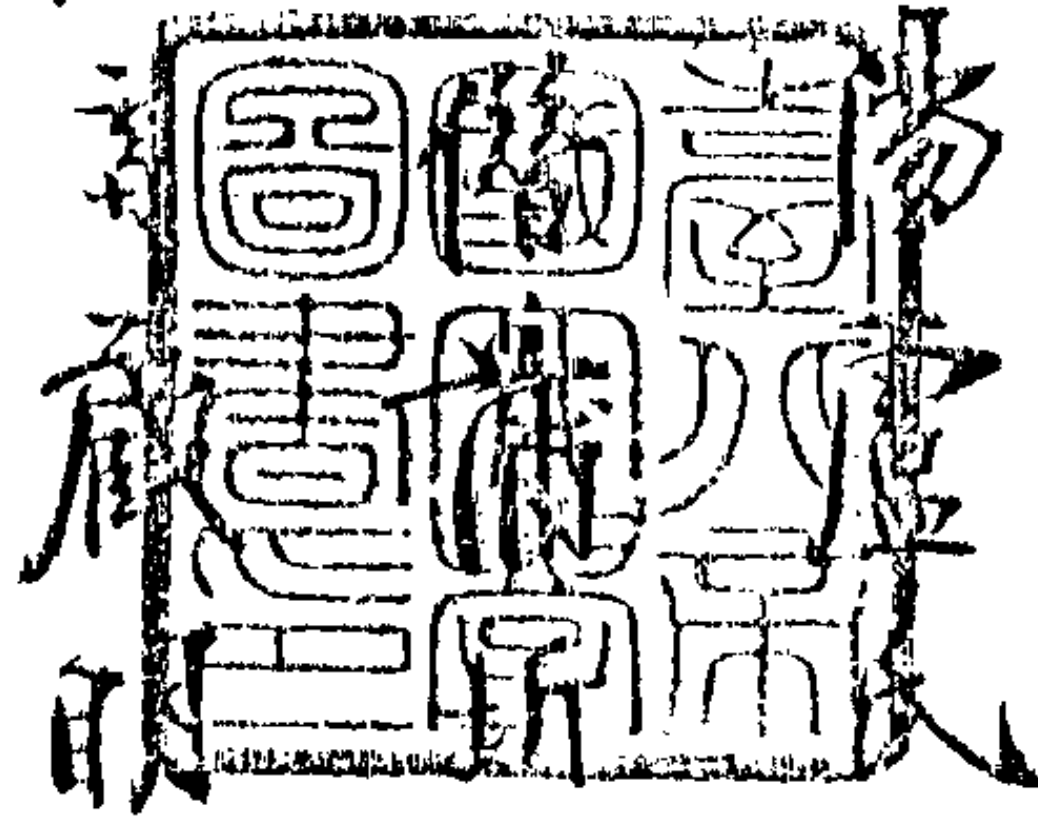
年二平端	年六定紹	年三禧開	年四	年二泰嘉
有黼拜以謚令月左史彌遠 以見忠追薨丞丞相太十月 黼太師自宰彌衛中十一改 以後所未王相遠王書一	楊谷 使萬國軍節度 新安郡王爲 太傅	韓侂胄 罷爲醴 于泉觀使即誅 于玉津園	韓侂胄 章軍國 重事	韓侂胄 三月爲 門以外戚生 拜太師自鄭 紳以後所未 有 伯圭 封九月薨追 憲靖
史彌遠 正月以 丞相魯國公 爲太傅				
師彌 叔祖少師				

年一十	年九	年七	年五	年元
鄭清之 十一月 官授奉國軍 節度使秦國 公繼拜太師 保國奉國軍 節度使齊國 公致仕贈尚 書令封魏郡 王謚忠定	鄭清之 閏二月 授太師 左丞相進封 魏國公辭太 師不拜	鄭清之 四月以 國軍節度使 醴泉觀使兼 侍讀越國公 爲太傅右丞	楊谷 十二月薨 守太傅授 彰信昭慶軍 節度使進封 吳興郡王致 仕贈太師謚 敏肅	師彌 十一月加 太傅
	相兼樞密使			保國軍節度 使嗣秀王判 太宗正事爲 太保

殿
閣
初
林
記

明
唐
元
子
道
書
史
部

西 言 集



慎 張 本
始 氏 景
基 壽 印



殿閣詞林記叙

皇明賜進士 經筵日講同修 國史奉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壽豐謹撰

夫詞林奚始也周庠太史掌六典以
辨濔內史掌八柄以詔治凡學世學
及學士必時上下交修內外交養所
以希國本記者重且大也漢置太史
令凡供奉承明待詔金馬省胥麗篇
唐設學士兼講讀弘文閣館麗正制

殿閣詞林記

院集取揮翰延英召對厥儀始備坐
采黜彬彬然盛矣祥符黜建龍圖閣
天禧黜建元章閣嘉祐黜建寶文閣
元符黜建顯謨閣大觀黜建徽猷閣
紹興黜建敷文閣淳熙黜建煥章閣
慶元黜建華文閣嘉泰黜建寶謨閣
寶慶黜建寶章閣咸設學士以典
宸章代王言可不謂盛且大乎我

高皇帝瀛周建庠啟宋建閣初創翰林院

以陶安宋濂希學士建華蓋諸殿以

劉仲質全思誠希大學士又增設弘

文館學士以劉基等希之左右春坊

大學士以董倫等希之肆我

成祖開文淵閣以解縉胡廣楊士奇等七

人預機務

仁宗復弘文館以楊溥陳繼王璉等五人

殿閣詞林記

二

備顧問纂修

實錄即右史紀動也表章

實訓即左史紀言也撰擬制誥演潤絲綸

論材秘書省校藝禮闈即太史掌典內

史掌柄也且而啓沃

經筵贊襄

聖神夾輔

儲罔弼亮

元良其所繫者至重且大非諸司儼也凡

遇

御殿慶成勅令列坐于殿上

御門視朝勅令侍立于金牀是故大學士

學士之肩尤重且大焉我

皇上紹帝王鴻緒光

祖宗舊制屢

御衆逸殿勅命大學士坐講錫宴幽風亭

殿閣詞林記

勅命學士坐饗陪祀土穀壇勅命學

士分直

臨幸太學勅命學士侍坐聽講明禋

園丘勅命學士輪班視牲捧

勅天門勅親承

玉音起草禁籙勅密觀

龍顏晉錫駢蕃

宸慈豐渥誠百王所未有千載所罕遇也

臣道南自弱冠登第省被

簡注紆珪人館荐荷

寵渥編摩史垣獻納

講幄幾二十季

顯陵甘露降勅錫以審鑒

泰時卿雲見勅賜以璠篇徵士召還

平瑩祇謁勅賚以金綺

內殿捧主禁掖修書勅勞以珍饌

殿閣詞林記

聖山淵軫

御劄咨詢有同館諸儒所不獲與而

特眷焉咨咨李庫撰翰林志祇載唐事周

必大撰玉堂記夫繫宋典臣道南嘗

讀中秘書與泰泉黃君佐纂翰林雜

記六冊暨屏居楚野恭撰

興都通紀之暇乃剡藝蓋武英諸殿名曰

殿學文淵東閣名曰閣學其兼六部

十某上不負

者名曰部學晉詹事者名曰同學長
春坊者名曰坊學屬弘文者名曰館
學典成均者名曰廡學譯寺署者名
曰卿學死節義者名曰贈學檀訥書
者名曰藝學而終始本院者勛名之
曰院學夫士知所以自重然後能任
天下之重矧茲秩至重且大矣虛自
周以來上不數千載宅茲者又數百

天學下不負所學者一代不數人而已若
夫起幾三長泰和四繼表祐又難苟
悅五志闕一匪通儒也故曰宰相須
用讀書人翰林當以宿儒處圖政本
者允宜深長思焉

嘉靖乙巳穗九月菊日謹書于金紫
山中之香峯洞

殿閣詞林記卷之一

殿學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

吳伯宗名柘以字行撫州金谿人父儀元鄉貢進士伯宗生而岐嶷十歲通舉子業識者奇之嘆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試辛亥廷試俱第一是時初議開科取士命國子祭酒魏觀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僕為讀卷官

高皇帝親製策問畧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舉得人為盛今特延子大夫于廷不

明學記卷之一

知古帝王敬天勤民其道何繇伯宗條對稱旨

上擢為第一賜袍笏冠服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等同修口曆時丞相胡惟庸專橫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銜之八年坐貶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竊辭甚切直

上覽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奉使安南獲馴象方物以歸獻之改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

皇太子嘉納明年改典籍御試以十題命賦詩伯宗

援筆立就風格峻絕

上大綱賞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遷太常丞不拜十五年又以為國子司業又不拜忤旨貶陝西金縣教諭行至淮召還以為檢討拜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至弟仲晏為三河令薦舉不以實坐是復降檢討卒伯宗為人溫厚貞諒而不苟嬖媚故屢獲罪所著有南宮集使交集成均玉堂諸稿廖道南曰喬林之杖風折之殘當衛之蘭物踐之傷若伯宗者以忤惟庸竟坐貶斥其直氣勁操屢折不回說者以為開科第一人名德俱備非耶贊曰矯矯烈士大廷之魁俛俛

明學記卷之一

二

直節君子之才積忤權臣乃遭奇禍人亦有言義不可過歷數往哲如君幾人誰其繼之一峯羅倫

華蓋殿大學士劉仲質

劉仲質字文質袁州分宜人敏而好學博通經典洪武初為宜春訓導被薦入詞垣奏對稱旨授文林郎歷遷禮部尚書十五年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增學校及師生廩膳

上諭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叙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未遍天下

豈非闕典耶鄉與儒臣共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令
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是年十一月戊午倣宋殿
閣大學士之制以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宋訥為文
淵閣大學士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吳沉為東閣
大學士

上親製誥文賜仲質曰朕閱宋書見尚文之美宗儒
之道廓焉且當時諸儒皆以賢德輔景運三百有奇
焉今特倣宋制殿閣之名必期近侍有補文並歐蘇
爾仲質才頗稱任授以華蓋殿大學士奉議大夫爾
徒欽哉未幾質坐事降御史時有邵質亦為大學士

明倫彙編

三

質為人篤厚文多質實如其人云廖道南曰予讀國
史乃知倣宋殿閣大學士之制設華蓋文華武英文
淵東閣大學士以崇文儒以備顧問及觀
聖祖御製文集乃見所謂華蓋劉仲質文淵宋訥之
誥於乎休哉重矣或者漫不之攷乃云創自永樂是
又可駭也質曰端明龍圖寶謨煥章自宋已然文運
隆昌高皇作則乃建殿閣嗟乎仲質有儒宿學宿學
耆儒公輔之儲禮文寵重其究何如

文華殿大學士鮑恂

鮑恂字仲孚其先嘉興人元至治間始遷崇德之千

乘鄉恂沉悟淵穎受易于臨川吳幼清深有所得著
大易傳義泰定元統省試第一人至正中由鄉薦授
温州路學正改教婺州御史劉彥博薦其學有原本
為世儒宗洪武初以明經徵為文華殿大學士輔導
皇太子暨皇太孫固辭歸隱與貝瓊結詩社所著有
西溪稿云廖道南曰漢高欲立趙王如意留侯乃為
呂后畫策招致四皓以輔翌之矧洪武建極即創大
本堂以教太子乃蒲輪玄纁聘諸耆儒視古帝王之
禮三老五更何如耶不知恂諱長年將何以昇之耶
贊曰浙水之南寔惟桐江咄咄子陵高尚鮮雙浙水
之北寔惟樵李矯矯德輿才名問儼江風山月白雲
紫芝德輿為友子陵為師

明倫彙編

四

文華殿大學士全思誠

全思誠字希賢松江上海人博雅宏粹少負文名洪
武十六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賜致仕其
辭曰朕觀古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怠故
能善其始終番芳史冊鄉懷才抱德志有古人朕甚
嘉焉惜乎年迫衰暮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
勞特令鄉還鄉里以撫子孫享其奉養不亦悅乎時
又有全詮湖州安吉人張長年高郵人張紳山東登

川人俱年七十餘禮部主事劉庸薦詮等明經通達治體遣使徵之恂詮長年先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終日俱命為文華殿大學士詮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爾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放還紳後至以為鄆縣教諭廩道南曰粵自商山茹芝真鴻臚落上下千載數人而已全誠賜救恂詮被寵麗肩皓首安車蒲輪雖竹帛所書圖畫所傳何以加焉贊曰采采芣苢英英白雲葆光凝和脫垢離氛既樂且康眉壽黃耇國之耆龜號稱大老康侯晝接天子葵之邈矣高風為世所師

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曾祖景行仕元為待制景行生榮榮生子將子將生士奇士奇幼孤力學越章貢浮琴江艤鄂渚登黃鶴與蔣隱溪子立恭遊西山慨然有幽人貞士之志已而應奉翰林授正府審理靖難兵起約偕周是修諸人死難是修繼于尊經閣士奇不往

文皇履極擢國史編修簡入文淵閣進侍講兼春坊

左中允轉左諭德永樂二年撰文華殿講義上諭曰先儒謂堯典一章大學全書皆具亶其然乎士奇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身施諸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道也

上曰帝王之道貴切已實用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爾等講說理性當證諸古人以牖朕衷焉是歲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訾濂洛諸儒士奇請焚其書毋使惑眾二年命侍

東宮講學士奇撰易本義要旨以進

皇太子悅賜名周易直指因閱真氏文章正宗諭士

奇曰德秀學術純正如此對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

六

為君者不可不知為臣者不可不知君臣不知此義為治皆苟而已又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令贊善陳濟校正諭士奇曰為文不本大道斯無用之文為臣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如歐陽子無忝矣廬陵有君子爾其勉之又問與贊善王汝玉論詩問士奇曰古人詩法何如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解阜之詩唐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若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除兇詩徒尚霸力皆非王道至於漢武帝秋風辭及隋煬帝陳後主所為詩則萬

世之戒也五年廣東布政徐奇入覲過賂要津獨不及士奇

文皇知之召士奇謂曰為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慎爾其懋諸六年冬車駕巡狩北京命士奇輔監國于南京九年三月朔

上御右順門召士奇問曰汝輔監國家久東宮所行如何對曰皇太子天資甚高非人所能及事宗廟謹祭祀可以觀孝過進表箋及諸儀物于行在必躬必親可以觀敬且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改其用人以愛人為本不輕任匪人真宗社之福也又問高

明學記卷之一

七

照奪嫡之謀信否士奇對曰臣與蹇義同事東宮匪見之真不敢妄對漢王初封于滇不之之也改封于青又不之之也茲聞徙都北京彼欲留守南京其意可知已

上默然還宮廉知高煦罪狀耶褫其衣冠繫之且削其護衛徙封樂安州十一年十二月歲除欽天監奏明年元旦日有食之禮部請朝賀如常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撤樂呂夷簡不從後聞契丹免賀仁宗悔甚臣愚以為宜免賀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其如士奇議乃加左春坊大學士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楚王來朝命士奇議謁陵禮士奇曰二王尊屬也皇太子太孫嫡宗也二王當居前分為兩行太子當于二王之後之中太孫又于太子之後之中諸孫班視太孫行視二王此非臣之臆見也朱熹家禮之序也

上出儀注于袖中與士奇合十二月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成

上命刊賜皇太子太孫諭士奇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臣能盡忠天下未有不治朕觀是書見

明學記卷之一

八

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日之事為今事為臣者以古人之心為己心天下國家之福也二十二年八月

仁宗繼統進太子少傅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上見士奇陞謁謂尚書夏原吉曰新華蓋來必自有說士奇奏恩詔甫下析薪司傳旨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香炭至八十餘萬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爾言中理耶殺其半會禮部尚書呂震題請釋服易吉元旦用樂士奇以為不可兵部尚書李慶建請朝覲官員宜給養官馬士奇又以為不

可尚書蹇義論事偶及舊侍御史舒仲成李祥欲連問之士奇又以為不可大理卿虞謙少卿弋謙各上封事過激

上又怒左遷虞謙為少卿免弋謙朝參而以屬吏楊時習代虞謙士奇又力爭以為不可

上皆霽威從之論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深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朕自今行有未當卿當盡心言之賜之銀章一曰繩愆糾繆論曰卿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于春宮朕今嗣位凡軍國重務協心贊輔或群臣有言未之

明學記卷之二

九

能從卿有言未之悉從宜用茲印密疏以聞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祖宗付托之重亦不負矣士奇遂密疏言事

上褒荅曰卿助朕以德期朕為唐虞主真股肱臣也卿勿以朕尊君震極或有所畏而不之盡言繼自今其知無不言洪熙元年正月陟兵部尚書兼職如故賜天元王曆賦論曰天道人事未嘗判殊有動于此耶應于彼朕少侍

皇祖教以慎修敬天未嘗敢怠是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當知之四月既望

上御奉天門召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諭曰夜來星變卿等知之乎乃嘆曰天之命也夫勅士奇曰國家肇建兩都庶務孔殷卿侍朕監國籌畫適中屢歷艱虞忘身徇國茲特錫爾牙章文曰貞一用傳厥家與國咸休宣德元年高煦叛

宣宗親征罪人既得師既旋大學士陳山請乘勝襲執趙主楊榮力贊之

上命士起草勅士奇曰勅旨以何為辭榮山咸曰汝敢沮撓大事乎士奇曰

太宗三子惟趙王在且

明學記卷之二

十

上親叔也有罪者既不可赦無罪者亦當加厚庶幾仰慰在天之靈

上聞之不懌還京始召士奇問曰人言趙王滋眾奈何士奇對曰趙王驕親當思保全毋惑群言悔之何及

上曰朕業已思之於是檢群臣章疏命廣平侯袁容齋賜趙王諭士奇曰趙邸獲全卿之力也二年十月黎利奏稱安南陳王孫嵩宜立為後

上命廷臣集議英國公張輔曰此黎利譎謀爾當發兵討之蹇義夏原吉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耳士

奇曰立陳氏後者

先帝本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且十數年來兵民

困于交趾之役極矣體

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盛德事也何謂無

名漢棄珠厓前史榮之何謂示弱

上從其言遂棄交趾三年十月下都御史劉觀于獄

士奇舉通政使顧佐代之臺紀遂振五年二月

上御南齋宮命士奇草寬恤詔多所裨益三月清明

上奉皇太后謁陵士奇扈從

上曰母后為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言不避忤意

明學記卷之二十八

十一

先帝能從以不敗事又謂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

皇太后盛德之言也願

陛下念之六年七月日既夕

上微行至士奇宅傳呼范太監來士奇叩首曰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至此擾擾塵埃誰

識至尊若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謂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明日遣太監范弘問

曰海內平靜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士奇曰天子尊居

九重恩澤未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婦窺伺竊發誠

不可不慮也後果獲盜如士奇言

上嘆曰愛朕莫若卿朕自今不復微行矣正統初進

少師同知經筵事展墓還鄉塚子稷坐事逮繫

英宗賜之預書曰歷事祖宗寔惟簡在朕繼統啓

沃駟贊厥勞尤多卿子既承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

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毗士奇感泣卒年八十贈特

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貞宣其子樞為尚寶

丞所著有沙羨稿石臺稿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楊

溥銘其墓曰斯文遭際千載亨期以翼君德以福群

黎遠稽諸古異世同規

皇明啓運大統重熙純佑有命挺生環奇左右容勿

明學記卷之二十八

十一

四紀于茲老成耆德以臣以師中流砥柱群疑著龜

天不熱遺吁其以悲廖道南曰予觀沙羨稿及石臺

稿見文貞蚤歲跼蹐魁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

暨

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于召忽魏徵之績多

於王珪視諸詭隨無良者不作矣然而輔亮

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如一非所謂社稷之

臣與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死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

知也贊曰肇啓文淵首拔文貞和調鼎鼐潤色絲綸

羽翼儲皇煦嫗宗親珍讒以信刻偽以真夷吾在齊

語稱其仁玄成在唐史著厥微彼君子兮不失令名

謹身殿大學士楊榮

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曾祖伯遜祖達卿父伯成嘗遇異人得吉地遂生榮初名子榮鄉薦魁閩多士洪武庚辰進士授國史編修

太宗履極簡入文淵閣更名榮轉修撰侍講一日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等七人惟榮在出江西守臣奏章示之先是吉安鄉民嘯聚遣行人許子謨齎款撫諭復遣都督韓觀統兵繼之至是奏至其亂已平

上欲賜書褒觀榮言不可從之未幾元年請告歸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十三

省二年賜二品金織衣謂榮曰天下事朕與若等共

計之非若六卿祇分理也二年選侍

皇太子于東宮進春坊右諭德階奉訓大夫未幾轉

右庶子五年命往甘肅閱視邊關險要及糧餉豐耗

旋奏稱旨六年給傳奔父母喪奪情起復七年正月

車駕巡狩北京命胡廣金幼孜及榮扈從甘肅守將

何福奏降虜脫脫不花等率衆來歸命榮往受降仍

命持節至亦集乃之地封福為寧遠侯道經寧夏會

同寧陽侯陳懋區畫邊務悉中機宜及還建白

上皆嘉納八年二月

上北征本雅失里榮仍扈從至臚胸河命榮馳報東宮于南都復還北京九年春命中官宋成護榮葬喪還闕中

皇太子召起為太孫講學十年二月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等逃居赤斤蒙古諸衛將為邊患

上命榮同豐城侯李彬往討之十二月榮馳還奏餉道險遠士馬疲困師不可久居且小醜勝之不武六當自定

上從之未幾叛者復歸未如榮等十一年春扈狩北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十四

京十二年三月

上親征瓦剌李羅

皇太孫從命榮兼尚寶司卿同胡廣金幼孜扈行凡

行營有暇即與講學師還教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克總裁官十四年陟學士仍兼庶子十五年扈狩北

京十六年夏

高廟實錄成命掌翰林院事上疏指陳府部臺寺十

弊言多過直發人陰私

上留中問曰兵食何由充足對曰擇將屯田訓練有

方耕耨有時則食足兵精矣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

士兼學士階奉政大夫十八年北征還將西征有言
建文時江西梁集民共宜徵赴行在

上召榮議對曰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徵之
非所以示信于天下也遂寢其事是年三殿災榮上
疏論十事悉允行之二十一年復扈西征寧陽侯陳
懋奏虜酋也先土干米降命榮復往受降二十二年
正月

上親征阿魯台次長樂鎮諭榮曰漢高帝過栢人慮
迫于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庶幾乎此
榮對曰有志者事竟成

明學紀卷之二十八

十一

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師旋適浙江守臣奏至
謂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和山寇竊發榮請遣使撫
處

上從之次翠微岡諭榮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
朕還京後軍國重事悉以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以享
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
心付托允稱矣

上喜命中官馬榮賜羊酒次榆木川宮車晏駕榮議
秘不發喪朝夕上食如常儀即馳歸報

皇太子尋遷太常寺卿階嘉議大夫兼職如故逾月

進太子少傅階資善大夫兼謹身殿大學士山陵事
竣太監孟繼言榮盡心襄事陟工部尚書仍兼前職
洪熙元年賜銀章一曰緝愆糾繆榮盡言無隱匡贊
居多

宣宗親征漢邸榮勸之尤力既而黎利據交趾以叛
請立陳氏後

上顧楊士奇及榮曰爾二人云何榮曰交趾在荒服
外唐虞三代不有其地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雖嘗
為郡縣然叛服不常棄之可也

上從之五月車駕北巡召榮問曰人君取世之權
何者為重對曰命德討罪二者為重

明學紀卷之二十八

十六

上曰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服以天下
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此
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
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曰誠如聖諭是歲進榮祿大
夫太子少傅兼吏部尚書大學士三俸又賜之銀章一
曰方直剛正天潢玉牒成

上諭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
族之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也八年賜之敕曰卿榮以
博通之學明敏之識練達之才歷事

祖考踰三十年多劾勤誠以樹勞勩朕即位以來卿秉誠據諫飭武綏夷忠言讜論裨益為多人惟求舊光釐天工卿其懋諸

英宗嗣位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仍兼尚書大學士賜玉帶同知經筵五年展墓還京卒于杭州武陵驛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官其子恭為尚寶丞所著有默菴集退思集北征記訓子編靜軒雲山二藁楊士奇銘其墓曰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

聖明光奮于績承明延閣著作之庭以翔以翔舒華振英北裔西隣從狩萬里職典者文亦無知武脫陟

明學記卷之二

十一

三公貳工弘化恪恭朝夕敢或違朕帝懷敷仁鞠躬承之民懷被福黽勉成之志存寬惠行在果斷嘉謀讜議褒書有煥越昔內閣七人同事荏苒三紀我銘其四公壽考終哀榮寵光於乎文敏歿也不亡廖道南曰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天之降才爾殊哉非其才之罪也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箸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諂文敏

譎而不正則予豈敢彭韶贊曰文武兼資通人之器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擁佑

三朝捧日而起恩遇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經邦掌制魏巍當時燁燁來裔卓哉相業吁其難繼

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祖仲卿父守正咸有隱德幼孜初學春秋于聶鉉超悟不群洪武庚辰舉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永樂初改翰林檢討簡入文淵閣轉侍講時

皇太子立幼孜纂集春秋十二公事名曰春秋要旨

明學記卷之二

十二

以進五年遷春坊右諭德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車駕巡狩北京八年二月

上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之次永安甸雪初霽諸峰奇絕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過鷄鳴山躡野狐嶺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耶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壑因壑為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群安能飛度耶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則為小伯顏山其東北則為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也駐蹕凌霄峰

上召至帳殿夜分乃出次環璦圖指示塞北山川曰
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相交水鑿沙出唐之碑
蹟尚在也次小耳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
木虎豹色皆如之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至此
南望北斗矣經閣瀛海曰此水周闊千餘里幹難臘
胸凡七河注其中遂名為玄溟池次通川甸又遙指
海邊石山曰此耶三石山也爾等記之還京階奉直
大夫錫之誥命十二年扈從北征還京重修
高廟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俱充總裁官進學
士兼諭德階奉議大夫賜金織襲衣十八年擢文淵

閣大學士

十九

閣大學士仍兼學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

上召至帳中諭曰朕夢神人語曰上帝好生者三是
何祥也豈天謂茲寇乎幼孜請班師

上曰卿言正合朕意耶命草詔次清平鎮

上宴群臣命內侍歌

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醕之失也朕嗣
鴻業惟恐失墜尚相與勉之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
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
孜刻石曰俾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

仁宗嗣位進戶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
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賜之銀章一曰繩
愆糾繆是歲持節冊梁王及趙王妃洪熙元年陟禮
部尚書階資善大夫給告歸省宣德元年命克

兩朝實錄總裁官明年持節之寧夏冊安化貞寧二
王妃歷覽周秦漢唐之墟事竣上封事

上嘉納之實錄成賜金織襲衣及金鞍綺馬五年三
月命同楊士奇等選進士薩琦等八人為庶吉士十

月壬午扈從巡邊度難鳴山

上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對曰太宗後

亦悔之此憫忠閣所錄建也

上曰山崩于元順帝時人謂元亡之徵信乎對曰順

帝亡國之主也雖山不崩國亦亡

上曰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災異國之存亡繫乎君
之仁與不仁而已矣後歲餘遘疾屬續于姓有干澤

者正色斥之曰君子所恥正襟危坐而卒年六十四

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子五人昭伯舉進士楊七

奇銘其墓曰王筍崔魏金川湛澄公生其間萃餘挺

英賓興賢能濟濟偕至青萍出匣碎礪初試六御乘

時登庸玉署清遠崇嚴參典密務恪勤夙夕小心寅

恭于狩于征龍旂率從上承簡知履坦平平鷗游滄
溟鵬翔九天歷事三聖敬終猶始不競不絀有譽無
毀方簡大冊天府所藏崇碑厚碣敷在四方廖道南
曰予觀國史綱述文靖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且不伐
善不驚名名其燕室曰退菴古所謂金王君子者非
其人耶七人之中保全始終堅立名節如公者蓋不
多見也贊曰我聞諸易謙謙君子謙之為象地山有
美我聞諸詩溫溫恭人溫之為義綸木有宜惟彼大
靖誦詩玩易捫舌斯默檢躬斯益扈從六飛為王先
驅北征有記情見乎詞求諸古人金溫王粹始終一
明學記卷之二十八 十二

節庶幾無愧

武英殿大學士黃淮

黃淮字宗豫浙江永嘉人曾祖應發為松陽教諭生
子通通生性性生淮淮幼抱鉅人志年十二賦詩奇
絕克邑庠弟子員洪武丁丑舉進士授中書舍人
太宗一日御奉天門左室裁決庶務召見訪以大政
淮對稱旨簡入文淵閣擢編修轉侍讀一日吏部以
南人官北土凡建文中不効順者例編伍淮曰近勅
旨凡征討官與舊官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是示人
以不廣也永樂二年命同解縉考試天下士得曾蔡

等四百七十二人四年三月

上問建儲事對曰立敵以長萬世法也

皇太子既立進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賜以袍笏五
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輔導皇太孫六年

上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南京諭
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之任房玄齡也卿等
其識朕意七月

上諭曰東宮天性仁厚識見甚正朕嘗問今日說何
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朕問君子難進易退
小人易進難退何如對曰君子守道而無欲小人逞

才而無恥朕又問小人何以常勝君子對曰視君上
好惡何如爾如明主在上君子必勝矣朕又問明主

果不盡用小人乎對曰小人有才不可棄者須駕馭
之有方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聞之甚喜爾等其
用心輔翼之八年長沙妖寇李法良亂淮薦豐城侯
李彬討之高煦諸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
功後果如淮第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
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此虜狼子野心離其黨使各
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

上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

惟目前爾十一年西域烏思藏大寶法王來朝
上命王工以金璞製印畀之淮曰朝廷賜諸番制勅
所用廣運二寶亦有限制今此璞大於璽書恐非所
以示諸夷也

上嘉納之十二年高煦隨侍北征潛蓄異志諧淮尤
力值進表行在稍滯

上怒逮繫詔獄凡十年淮在狴犴惟賦詩引咎名曰
省愆集又即人情物變寓之于情名曰自省錄

仁宗嗣位遷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典機要洪
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仍兼大學士職階榮祿大
用恩惠卷之一八

夫宮車晏駕淮佐鄭府襄府二王監國

宣宗嗣統親征高煦淮留守盡勞夙夜匪懈師旋請
告終制陞辭賜遊西苑命乘肩輿登萬歲山淮撰詩
以進

上悅仍命宴餞于太液池且諭之曰明年朕誕辰卿
其復來越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卒年八十三謚文
簡官其子來為中書舍人所著有介菴集歸田稿祭
酒陳敬宗銘其墓曰惟周三公視古百揆公不獨立
三孤以貳爰副調燮益弘化理惟寅惟亮公寔職此
王躬是保百辟攸式寵顧雖隆小心翼翼視草玉堂

高文大冊六經黃麻有典有則獻替密勿日于
帝側定策安邦宣慶布德廟堂柱石薦紳著龜惟盟
惟梅鼎鼐是資

列聖眷倚心膂股肱功在社稷福及蒼生廖道南曰
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淮忌胡廣解縉及親國史亦
謂縉之死淮有力焉再觀省愆錄乃知淮之不容于
時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而
同事七人縉既死羅廣亦薨大惟文貞秉鈞文敏謀
惺淮之蒙詔亦未可知也贊曰測海浩瀚滙流仙壇
羅山萃律俯瞰神淵篤生哲人持危以安貝錦青蠅
明學記卷之一八

武英殿大學士楊溥

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洪武時為諸生入試考官
胡儼大加稱許建文庚辰進士授編修永樂二年四
月辛未選用東宮官屬遷司經局洗馬仍兼編修侍
皇太子于南都一日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對曰
釋之誠不易得然世豈無其人但無文帝寬厚仁恕
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尤難得也退采文帝
事關治道者編為事類以進
皇太子嘉納之十二年七月

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漢王高煦譖之

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黃淮先至下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鞠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之淹繫十年

仁宗登極釋之擢行在翰林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己卯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政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澄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

明史記卷之六

十五

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卿等有所建白即用封識以進十一月丙申溥密疏言事

上褒荅曰覽卿所奏為國家計誠合朕心但望始終如一知無不言贊朕政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賜寶鈔絲幣卿其領之尋陞太常寺卿兼學士宣宗嗣位預修

兩朝實錄為總裁官宣德元年十二月

上召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

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退失措何望有濟溥曰誠如

聖諭四年正月

上御齋宮召溥諭曰朕即位以來今四年常念

祖宗創業之難子孫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未嘗敢怠今幸百姓初安皆賴

天地祖宗敷祐蓋亦群臣勵翼之功朕恒自喜然自古國家禍亂每生于不虞朕未嘗不以為憂溥對曰聖人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今

明史記卷之六

廿六

聖心如此足以膺天眷福蒼生也

上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克致太平號稱賢良若為君不求資于臣為臣不克輔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比來人臣多進諛詞朕殊厭之卿宜輔朕于善道溥對曰臣荷至恩敢忘報稱

上曰卿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耶為報多矣溥曰自古直言非難受盡言為難

陛下樂聞讜論臣敢不竭愚衷是年十月

上幸文淵閣諭溥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

儒臣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
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賜之
五年正月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
二端六年十一月

上御文華殿溥同楊士奇楊榮入侍諭曰朕念

祖宗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

太宗迅掃姦回再安宗社

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因鴻業朕承天位

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

明學記卷之一

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

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

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

與有榮焉溥頓首受賜未幾奉旨起復陟禮部尚書

兼學士

英宗繼統命溥同知經筵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

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定官其子壽為

尚寶丞大學士曹鼎銘其墓廖道南曰予觀國史謂

溥與士奇榮相繼入相時稱三楊士奇有相業榮有

相才溥有相度雖兒童婦女咸知其名然繫獄不改

其操秉鈞不渝其忠史謂謙恭淳謹不愧斯言已矣

贊曰荆山岵嶢陽岐斯支岷江濫汭渚宮斯涯山祇

毓靈水若貢社元和凝會誕生君子彼君子兮惟楚

之良厥德允常厥謀允臧九折厥肫三緘厥口嘉石

如肺金印如斗履險視夷處平思陂史稱醇儒夫復

何辭

華蓋殿大學士張瑛

張瑛字子玉直隸邢臺人洪武丙子鄉貢士授陝西

寧州訓導調武德衛再調宿遷縣永樂戊子秩滿九

明學記卷之二

載推吏科給事中時

宣廟為皇太孫瑛與選為伴讀洪熙元年遷春坊中

允進諭德改洗馬宣德元年三月錄瑛舊勞陞行在

禮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內

閣丁未加禮部尚書五年正月總裁

兩朝實錄成賞白金六十兩金織羅衣一襲綵幣十

端未幾調南京禮部七年十月瑛上言天下儒學廩

膳生員計三萬有奇歲食廩米不下十數萬石

朝廷養士之隆自古鮮儼洪熙定制舉人額數應天

歲取八十人宣德以來稍加增益凡諸省皆然臣愚

以為人才與氣運相為消長不可預為額數才寡而數盈其失也濫才多而數少其失也濫矧今各府州縣教官多員缺學政多廢弛士習多未正請自今副榜中式悉補教官其鄉試額數量為加補既入下之所司甲寅奪情起復賜

御詩十餘軸指萬緒卒年六十二廖道南曰予觀國史謂瑛儀觀魁梧持已莊重文章政事非其所長予竊惑焉夫渾朴多木強老成類遲鈍唆唆若不能言者蔽辯於訥塞塞若無能為者晦巧於拙然則子玉若是班乎跡其所言豈其然乎贊曰俚哉子玉履踐

明學記卷之一

廿九

清階扈日青宮上應星台排雲華蓋中紆眷懷彼何人斯亦已焉哉

謹身殿大學士陳山

陳山字

福建沙縣人初錄教官召拜吏科給事中時借張瑛侍

宣廟講讀遷左春坊左庶子宣德元年陟戶部尚書

兼謹身殿大學士時高煦反形已具

上親征師旋山迎謁請間謂宜乘勝移師彰德襲執

趙王則朝廷永寧可無蕭牆虞也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曰山之言國之大計請先

勅責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六師奄至可不加踵而擒也楊士奇執不可

上悟其非遂薄山不復任四年十月朔

上御左順門遙見山趨朝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

如人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慕學術昧大體非君子

也

上曰然趙邸幾為所誤近聞干謁諸司內閣政本之

地豈可令斯人貽禍也遂命改山機務專授內監習

書既而疏陳休致卒年七年廖道南曰予觀國史謂

山存心險刻臨事乖方趙邸之謀終身蒙譽信乎

術不可不慎也贊曰漢之代邸從官有差張武受賂

明學記卷之一

三十

宋昌無私唐之策府文學亦異玄齡忠諫敬宗詭偽

張陳二君翊龍以飛一忠一佞各有攸歸

文華殿大學士權謹

權謹字仲常直隸徐州人十歲喪父哀毀頻絕復甦

洪武初薦知樂安縣清慎平恕其民懷之九載考績

遷光祿署丞迎母就養母疾籲天祈以身代母卒躬

負土成墳廬墓三年有白兔青蛇馴擾不夫有司以

聞

太宗嘉之召拜文華殿大學士扈從

太宗嘉之召拜文華殿大學士扈從

皇太子往南京諸臣皆獻方物不受至徐州謹以孔
門聖賢道統圖獻特賜留覽洪熙元年九月改通政
司左叅議致仕仍旌其門曰孝行廖道南曰古稱求
忠臣于孝子之門豈其然乎夫一孝立萬善從孝之
不立道奚生焉君子是以重權謹也贊曰雲龍之山
其山嵯峨呂梁之水會流于河彼仲常孝思匪他
擢居殿學以風天下山水增榮光流閭舍視彼權姦
盜貨且棄執重執輕請問天命

華蓋殿大學士原和

原和字德遠江西泰和人永樂乙未進士第一授翰林

林修撰

太宗特重儒臣賜第萬寶坊駕幸北京命循載秘書
諸行在遂留用之三殿災循上疏多采納洪熙改元
轉侍講宣德初命與楊漣輪直南宮備顧問又賜第
于玉河西庚戌擢侍講學士時御史張楷上詩涉時
政僉事陳祚勸講大學衍義忤旨

宣廟震怒循力拯之獲免正統初兼經筵官壬戌擢
學士甲子入內閣乙丑遷戶部侍郎尋陟尚書兼學
士奏復近侍翰林官於早朝時當立于金莖左側於
午朝時當先諸司奏事悉從之未幾加少保兼太子

太傅景泰初兼文淵閣大學士集古帝王行事名曰
勤政要典上之修震宇通志成進華蓋殿大學士時
也先擁駕入闕索大臣于譙胡濙王直出迎衆知其
詐循奏請勅各遣精騎入衛京師又多發榜文招諭
回達以疑其心也先計窮復遁嗣後

景帝臨御既久循秉鈞軸擅易儲官昭以爵祿遽變
初志恃權剛愎不能容物其子瑛入試不第與王文
誣奏考官劉儼黃諫欲抵之罪又謀取鄉人塚域傾
陷御史周鑑王榮士論劾之

英宗復辟言者發其奸狀謫戍遼東及石亨敗奏雪

明學記卷之六

三

已愆釋之復其官廖道南曰予觀瑣綴錄所載陳芳
洲事語多近俚及觀國史乃見其城府深刻羅鉗吉
綱靡所不為視厥初疏陳諸事力救張楷陳祚若有
駸焉不然又胡為乎力詆劉儼黃諫末流至此極也
豈孔子所謂患得患失者耶贊曰匪位之患令名為
艱匪名之患令終為艱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於乎德
遵有醜斯類

謹身殿大學士高穀

高穀字世用揚之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選翰林庶
吉士授中書舍人甲辰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擢翰

林侍讀宣德乙卯考順天鄉試正統改元楊士奇薦
侍經筵講讀賜三品服戊午預修

宣廟實錄成轉侍講學士甲子考應天鄉試乙丑遷
工部右侍郎仍兼前職入內閣與聞機務已巳

上北征命毅居守景泰初陟工部尚書兼學士時虜
情叵測羽檄旁午

乘輿未返人心恟懼中書舍人趙榮獨請往迎毅壯
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及都御史楊善迎

太上皇歸毅奏禮宜從厚有千戶龔遂榮投書于毅
毅即以示公卿陳循見之悲甚請下之獄毅執議如

明學記卷之二

三

初未幾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壬申加太子太傅上
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况經筵日講關係聖德尤在
得人遂薦少卿陳詢學士呂原中允楊鼎都御史王
文大理卿蕭維禎司業王恂疏上命詢鼎侍經筵文
入內閣甲戌命往南京巡視災歉事竣還朝都給事
中林聰忤權貴將置重辟毅持正救解賴末減丙子
進謹身殿大學士是歲順天鄉試循奏考官劉儼黜
其子命毅覆試毅曰貴冑與寒畯爭進固已不可况
從而為之解乎因閱卷止黜林廷一人餘俱從儼所
選從之

英廟復辟毅解職乞休賜璽書慰諭仍備以金鉉給
驛以歸卒諡文毅廖道南曰予讀國史稱毅為人高
簡廉靜不比匪人觀其白劉儼之公救林聰之直嘉
趙遂榮之忠推是心也天日將為昭焉贊曰江海之
會寔維維揚毓和姿灝發為禎祥有斐君子邦之司
直衆醉獨醒抗顏不屈寧為孤立毋為依違侃侃
閭永世有辭

謹身殿大學士王文

王文初名強字千之保定東鹿人永樂中繇鄉薦計
偕如京師

明學記卷之二

四

太宗命選下第舉人給冠帶入胄監文預焉辛丑登
進士擢監察御史綽有能聲與同官王翔于謙咸為
都御史顧佐所擢許時彰德妖寇張普祥謀逆

宣廟簡命往治事平還奏稱旨欽改名文擢陝西按
察使正統己未轉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兼理軍務
辛酉入為大理寺卿壬戌夏大旱

上命中貴興安審錄往犴文片言折獄衆皆輸服未
幾陟右都御史時家宰郭璉貪墨文疏其罪風紀大
振癸亥命代陳鑑撫鎮陝西也先犯順當國者移文
沿邊欽氏入城以避其鋒文謂黠虜逆天神人共憤

不宜驚擾以惑民心關中安堵如故尋召還加太子
太保改左都御史景泰壬申南畿及山東河南被災
命往綏懷多所全活大學士高穀薦入內閣改吏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參預機務疏陳舉官賑民數事悉
中時宜甲戌應天蘇松大水命往巡視蘇人鼓術惑
衆互相屠戮文悉捕獲誅之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修寰宇通志充總裁官進謹身殿大學士因其子倫
不第訐奏考官峻文深詆

英廟復辟言者首論于謙王文迎立外藩擅易儲宮
廷鞠文力辯謙不言遂同戮于市後其子倫改名宗

明學記卷之二十八

三十五

彛仕至尚書請雪父冤詔復其官加太保謚毅愍廖
道南曰予觀國史謂文為人深沉剛果屢鎮大藩兩
總憲政每廷議百官莫敢先發文以一二語裁決與
陳鑑交代一揖之外未嘗接談及入閣毅然欲有所
為耶茲以觀其志果其情深其才充其器隘迺若私
詆考官廷詰獄吏誣薛文清以死又何險也贊曰廣
漢神明延壽深刻匪術弗精匪才弗達果于自用昏
于自恕彼何人斯秉心乖戾張湯之後安世則侯犂
牛驥角誰謂無郵

華蓋殿大學士徐有貞

徐有貞初名瑄字元玉蘇州吳縣人宣德癸丑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修正統初進侍講己巳之變倡議南
遷尚書于謙斥之于廷遂懷悵惘大學士陳循授之
策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也耶更有貞以易儲
事轉左諭德遷左僉都御史往視水災時河決沙灣
居民播蕩漕運阻艱有貞奏曰凡平水土在知天時
地利人事三者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庶可施也
今欲拯之請先疏其勢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
其淤茲為之方以時節宣一曰置造水門二曰開分
水河三曰挑濬運河於是決渠以平水勢築堤以平

明學記卷之二十八

三十六

水性作閘以平水道功告成為文紀之召還為副都
御史歲下丑天象告變有貞陰結太監曹吉祥武靖
侯石亨及太平侯張輓等密謀迎請

上皇復辟禁漏下數十刻有貞等擁至南內躬昇步
輦聖奉天殿夜已嚮晨鼓三嚴百官班定而

景帝已彌留不起矣

英廟嘉其功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封武功伯兵部
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佐山東荐饑發
內帑賑之有司奏請增給

上召有貞同李賢議可否賢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

竊恐里胥滋弊惠澤阻遏罔及小民賢曰雖有茲弊
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有貞退而不樂時石亨張輓
外雖結納中實猜疑御史楊瑄張鵬糾其不法
上謂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因語有貞及
賢協心輔政亨輩聞之益懼遂訴其奪門之功詬有
貞泄其謀

上怒下有貞及李賢干獄是日震雷雨雹大風拔木
乃出有貞為廣東參政行至德州會有校匪空名文
書者亨輩以為有貞所為

上怒甚覆逮詔獄拷治無驗乃命取誥券出示三法

明倫彙編

卷之二十一

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
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
無人臣禮宜戮市曹會承天門災乃宥之編置雲南
金齒為民及曹吉祥石亨張輓相繼伏誅

上御奉天門論及人才謂李賢曰徐有貞才學亦難
得當時有何大罪乃石亨張輓輩害之耳茲若不宥
後世其謂何可令生還故里乎

聖人恩法可謂兩盡矣廖道南曰予觀吳志謂有貞
短小精悍其學自天官地理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
不通貫及讀其所為漕河碑閣博爾雅當時詞臣無

出其右然而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
門比昵奸回屠戮忠良金齒之行亦天道也贊曰謂
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彼其之子狡
焉猖狂負氣以逞構謀匪臧遷國奚忠奪門奚智亦
已焉哉胡不惴惴

殿閣詞林記卷之一

六

二十八

殿閣詞林記卷之二

殿學

華蓋殿大學士李賢

李賢字原德河南鄆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初授吏部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景泰初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歲歲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責近振士風結民心

景帝嘉納辛未虜酋也先遣使通好賢上言請修戰守之備識者韙之是歲冬擢兵部侍郎癸酉轉戶部侍郎上言也先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宜勅沿邊諸將

明學記卷之二

勵兵觀釁于謙壯其言甲戌轉吏部侍郎上鑑古錄英宗復辟召入內閣陟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恃迎復功驕恣不法言官糾之曹石懼愬于

上乃下徐有貞暨賢于獄未幾謫福建布政使吏部尚書王翱召見便殿白之復以為吏部侍郎值承天門災詔復尚書學士仍入內閣賜玉帶以獎之

上問郎郎汪后左右欲以殉葬可否賢對宜生存之以全其母子又問建庶人久幽大內欲赦出之左右以為不可賢對宜從卹典以示歲恩又問吉祥干預

國政四方奏報先造其門賢對權不可下移又問石亨當時迎復卿何不預賢對奪門無以訓後

上竦然大悟乃遷汪后于別宮建庶人于中都曹石之黨益加禁束凡冒功四千人悉褫職

朝廷始有紀綱先是命修一統志充總裁官至是賜第于詹事府之東庚辰虜酋牟羅寇大同及涼州莊浪賢上安邊五事辛巳曹吉祥從子欽謀不軌焚東安門殺都御史寇深錦衣指揮遯杲傷賢臂迫令草疏請罪

上聞賢在甚喜欽伏誅加太子少保癸未

明學記卷之二

二

上以足疾不視朝時郊祀將至欲遣官代行禮賢對以為不可

上力疾至齋宮成禮而還母后胡氏號靜慈仙師非典賢對宜加崇以全仁孝

上從之二月晦空中有聲賢奏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乃有此異遂上十事一曰欽恤淹禁二曰禁止銀場三曰停歲造終劄四曰蠲被災糧稅五曰弛蒭粟之徵六曰罷虧損馬匹七曰戒邊臣撫兵民八曰命有司恤流移九曰飭御史糾貪吏十曰禁外官科歛詔頒行之是時錦衣指揮門達擅權道路以

目誣構表彬并及于賢

上廉知其故不問甲申春正月

上不豫賢受顧命惟謹

憲皇登極加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進光祿大夫柱國丙戌以父憂奪情復任修撰羅倫抗疏論之

上怒左遷倫于嶺表賢復上八事命所司議行之踰月卒贈太師謚文達官其子璋為尚寶丞廖道南曰予觀天順日祿乃知賢之相業僅有此耳及觀國史謂徐有貞既去賢獨留被眷

英廟每視朝畢左右顧則呼賢與門達語良久乃已時召人文華有所咨詢言無不從自三楊以來得君未有如賢者然而海內之士奔走備伏以千恩澤者紛如獨立不懼惟一羅倫而已於乎難哉贊曰賢哉賢也志可則也遇主于巷重納約也始拒曹石繼門達也猶豕之牙勿躑躅也得專行久茂功烈也賢哉賢也胡可埒也

謹身殿大學士商輅

商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正統甲子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授修撰丁卯

英廟命選詞臣十八人進學東閣輅預焉已已

景帝簡入內閣轉侍讀是時北虜方熾閭浙盜起奏請填委輅悉心剴裁績効居多景泰庚午進學士

太上皇北還輅迎至居庸關伏謁命致書兩宮及

皇太弟壬申遷兵部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賜以居第丁丑

英宗復辟石亨輩嫉之坐除名成化丙戌復入內閣首言八事咸切時政戊子

慈懿皇太后崩百官爭禮輅上疏定祔葬儀從之是明學記卷之二八

歲陟兵部尚書時皇莊甚為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莊為丁亥六月戊申輅上言八事一曰勤

聖政二曰納諫諍三曰儲將才四曰飭邊備五曰汰冗濫六曰廣蓄積七曰崇聖道八曰謹士習上嘉納

之政戶部尚書仍兼前職癸巳宋元通鑑綱目成進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值倭

臣有欲建玉皇祠于掖廷者輅爭以為不可宮門災工部請命中官鳩材于楚蜀輅又爭以為不可俱從

之丁酉兼謹身殿大學士時中官汪直開西廠大肆羅織屢起巨獄百官恐恐輅上疏畧曰近日伺察太

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畏蓋緣委
聽斷于江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常璩王
英輩傷害良善虧損國體非所以示大觀于天下也
疏入

上震怒命司禮監官懷恩至閣輅曰汪直遠

祖宗法壞朝廷事法所必誅而不以聽恩曰此疏誰
其草之衆皆曰直罪滔天使輔臣不言天下必有言
者與其使天下言孰若二三人言之恩具入奏

上即命罷西廠由是見忤于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
曄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輅遂乞休加少

明學記卷之三

五

保賜璽書給驛以歸卒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謚文
毅子良臣舉進士為翰林侍講良輔為刑部主事孫
汝謙為尚寶寺丞廖道南曰予以闕逢敦梓發練浦
汎清溪艤棹桐江眺望文毅之廬萬峰迴合千巖蜿
蜒意其為間氣所鍾也及讀國史乃見其諸疏侃侃
有大節於乎宋之王旦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
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如耶贊曰三魁華名士林
所稱三孤崇秩官箴所評德不孚名奚名之榮勲不
孚秩奚秩之尊允也文毅大節崢嶸龍山岷嶺桐江
淳潔誰其薦之明德惟馨

華蓋殿大學士萬安

萬安字循吉四川眉州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景泰初以易儲遷左春坊司直郎轉右中允
改尚寶司丞兼編修天順戊寅改侍講侍

皇太子講讀進學士成化改元預修

英廟實錄陞少詹事兼學士己丑遷禮部侍郎兼學
士入內閣尋陟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戶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

孝宗出閣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
少傅兼太子太傅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

明學記卷之三

六

學士初昭德貴妃萬氏侍

憲廟于儲邸其父貴為諸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
督兄通亦為錦衣都指揮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
掖庭安喜同姓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于家為進妖
僧繼曉以固其寵時江右李孜省亦以小吏能幻術
與其徒都常恩俱驟躡要津安托孜省鄉宦彭華深
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一時
詞臣若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鏐而方正之士如王
恕馬文昇耿裕泰純皆相繼斥逐雲南土酋曩罕弄
與木邦爭構據寶林以叛入賄于安安啗其利耶授

以安撫而邊釁自積凡若此類恬不為怪舉朝側目
莫敢顯訟其過庶吉士鄒智與安同鄉憤其所為率
同館士吉人李文祥上疏發其奸御史湯鼐文貴美
洪各相糾劾

孝宗在東宮檢閱其惡至是於宮中檢獲所進房中
書遣太監懷恩携至內閣示之每展一卷安即跪泣
乞哀猶無去意復令懷恩摘其所懸牙牌安始慚懼
告退至中途尚占中台冀復用辛贈太師謚文康其
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修俱淫恣不檢
類其父云廖道南曰予讀國史見成化間傳陞乞陞

明學記卷之二十八

七

冒濫名器者無慮數千因已評之及閱萬氏本傳安
據內閣二十餘年嫉侮忠正深於仇讐保養姦回切
於骨肉觀其結萬通李孜省輩以陰為之援而又斥
逐鄒智吉人輩以陽張其勢自古權奸之禍人家國
類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鑒哉贊曰唐
之林甫天寶召亂宋之似道紹興燔燬斷尸函首國
有顯戮安何人斯獨保完福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覆
宗墟矣是曰天刑

華蓋殿大學士文穆公劉吉

劉吉字祐之直隸博野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景泰初侍經筵預修寰宇通志轉修撰天順
中侍東宮講讀預修一統志進侍讀成化初

英廟實錄成陞侍讀學士尋擢禮部侍郎已丑簡入
內閣兼學士丁酉陞禮部尚書成化加太子少保文
淵閣大學士壬寅守制詔起復之修文華大訓成
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給一品誥命甲辰改戶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弘治改元進少傅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知經筵事已酉二月吉率同官上言通
者奸徒欲效李孜省鄭常恩之故術見月宿在畢天
將陰雨乃奏請祈禱幸而有中以希進用謹按詩云

明學記卷之二十八

八

月麗于畢俾滂沱矣書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今月
宿在畢雨降之徵也臣恐侍門一開爭言祈禱啓蒙
召亂厥基于此所有祝文臣等不敢奉命庚戌吉率
同官上言邇者妖星出天津歷杓曰近營室考之圖
志為兵為飢為水旱矧今南海修垣汝河修橋俱非
急務宜停止以答天戒

上嘉納之辛亥

憲廟實錄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壬
子修撰張昇上疏論之吉遂致仕卒贈太師謚文穆
今其子昇為大常少卿廖道南曰予讀國史謂吉沉

毅能斷但所與遊者多讒夫以故不聞其過廷臣不
協于已者陰嗾言官劾之之休休之量及讀月畢天
津之疏又有不可撓者其然乎其不然乎贊曰博野
之墟大川平原篤生哲士為國鼎鑄首斥異端愈堅
直節星彗于津月麗于畢國史有言匪直也人城府
深密有覲名臣

華蓋殿大學士徐溥

徐溥字時用常州宜興人景泰甲戌進士及第授編
修天順丁丑兼司經局校書侍

東宮講讀成化紀元遷左庶子兼侍講充經筵講官

明學記卷之二

九

無纂

英廟實錄甲午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乙未主考禮
部會試庚子轉太常卿兼學士辛丑再典會試擢禮
部侍郎丙午改吏部

孝宗登極簡入內閣陟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總裁

憲廟實錄同知經筵庚戌復典會試辛亥加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岷藩許奏知州劉遜
詔逮繫言官救之俱下獄群議洵溥力救之甲寅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進光

祿大夫柱國乙卯命撰三清樂章溥率同官上言天
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為貴祭不過南
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况
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
居其一是以人鬼列于天神非禮也至于郊祀樂章
皇祖舊製今所傳樂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弗
精不可以黷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
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
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
取容悅也疏上

明學記卷之二

十

上耶從之丁巳總裁會典以疾辭戊午

武宗出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尋以
目昏乞休卒年七十二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文穆
李文正公銘其墓曰瑞雲山高荆水清元氣下結扶
輿精公居太史官列星文章作緯禮作經入掌帝制
持邦衡補衮五色山龍形廟堂高古坐不傾一朝令
出民弗驚調齊其苦成和美四方士類歸陶型悉遣
矜佩為冠纓尺量寸度稱與宋大者梁棟富朝廷公
心不倦亦不矜盡弭怨謗消讒爭功成身退古有恒
公歸自保哲且明君寵極重臣身經飄然乘風邈高

真山迎水後如平生廖道南曰予觀李文正公年譜見弘治間所上章疏皆出其手而溥能用之及讀國史稱溥立朝四十餘年因事納約隨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從容委曲溫易允裕乃知曹參丙吉雖不踰于陳平魏相而培養國家元氣又不在彼而在此也十八年之治固有由哉贊曰周至成康厥治迺衡三后同心篤亮真誠漢至文景厥政底平萬石同德渾朴堅凝如文穆者其忱其恂既無勇功亦無智名十八年中協氣氤氲於平寧靜鮮見其倫

武英殿大學士丘濬

明學記卷之二十八

十一

丘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正統甲子鄉試第一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一見即代上之

英宗嘉嘆付所司舉行

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轉侍講預修

英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續修宋元綱目陞學士濬自出已見撰史畧名曰世史正綱有裨世教會祭酒缺僉謂非濬不可乃加禮部侍郎掌國子監事復撰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獻

上褒答之尋陟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

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上時政疏畧曰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字在三垣三台左為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為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字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五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

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

明學記卷之二十八

十一

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凡十餘萬言

上命諸司議行未幾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卒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縉為尚寶寺丞程敏政叙其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有史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鑒鑒可行行之可

以興治致吾君子堯舜使吾道不為空言蓋其志如此蔡清祭之曰先生博極群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際其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聖明登之台輔取其所著書于大內以廣聰明權衡百度其道尊為國師門生學于遍天下矣自瓊崖以來所鍾人物未有如先生者於乎其不為虛生也已廖道南曰國朝洪武建文間時則有若劉伯溫之閑大宋景濂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之爾雅永樂宣德間時則若有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豪宕楊文貞之精密金文靖之沉渾正統景泰間時則有若李忠文

明學記卷之二

十三

之朴茂劉文安之該覈然皆麗藻豐腴未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適用酌古準今裒然為一代文宗也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文正諸公蓋聞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於乎豈知文莊者哉贊曰瓊海浩瀚珠厓渺茫含靈鳩和誕生文莊矯矯若人萬夫之傑牛毛蟹絲劍光玉潔衍義有補世史有綱潤色

皇猷裨益典常我髮未燥誦習仰止布帛菽粟有裨國紀

華蓋殿大學士劉健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轉修撰遷左春坊左庶子弘治初陞禮部侍郎兼學士簡入內閣總裁

憲廟實錄成陟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甲寅進榮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己未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庚申健率同官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本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示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荐災尤為可慮急荒是

明學記卷之二

十四

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孝宗嘉納尋加特進光祿大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辛酉健率同官上言近有旨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掛幡修舉齋醮命臣等撰勅并祝文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為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餽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甲子健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欲于朝陽門外修建壽塔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為甚卒饑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為甚卒囚斃虜地本以求

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明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於治歟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無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常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鄉士大臣必待秩滿考京乃得頒給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能封號多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擬撰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俱報罷

明學記卷之三十六

十五

毅皇履極詔健總裁

孝廟實錄加左柱國食正一品俸倚毗甚隆健亦盡言無諱未幾焦芳媚劉瑾以健同鄉不附已遂力攻之健居家遭目青年九十餘卒廖道南曰弘治間予從先大夫游京邸飲聞毒菴劉公當國正色率下几諸僚案謁私宅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事關大義累幾千言不缺及予登甲科列史館公尚無恙卒無一言干求恩澤豈古之所謂大臣與贊曰嵩嶽峨峨汴河湯湯伊洛瀍澗迴繞地却惟彼東都元氣攸萃爰有大老鍾茲間氣耿耿大節侃侃正言力詆邪說中

扼權姦公考正命公神不死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文祥生允興允興生淳淳生東陽蚤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抱置膝下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鏤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大義命輝京庠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中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甲午轉侍講癸卯進侍講學士甲辰充東宮講讀官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弘治己酉遷左庶

明學記卷之三十六

十六

子兼侍講學士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為第一甲寅擢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

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夕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丁巳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

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覆會同官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
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
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
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
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
禁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
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
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
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

明學記卷之二十八

世

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焚燬無
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
有言憂先千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焚
或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異四方奏報殆
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
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詘罔之說太平之業可
保矣時武岡知州劉遜連繫科道會奏

上震怒俱下獄東陽覆同上疏救之

上為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戊午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五月復召問親

定國營總兵官九月

清寧宮災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
災尤甚或以為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
或以為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
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縱囚釋罪為修德
此乃姑息之術焚或聖聰莫此為甚且賄賂公行賞
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
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
此之由越二日有為李唐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
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為為不可

明學記卷之二十八

十六

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某劾之命東
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王帶甲子命祀孔子于闕里
還朝上時政疏上命有司議行乙丑

上不豫召入王几前受顧命

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燕太子太傳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丙寅

上倦于政東陽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
事漸晚嬉游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鈞
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

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于宮禁使正人不

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矧六月
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鳴吻

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毀災異尤甚
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回天樹人國家之福也
不聽從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為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遇者地動天鳴五
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歷
觀載籍偏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
變易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

明學記卷之二十六

九

貴戚牢不可破或言從中出累不預聞或有所議擬
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
世其謂臣何不報又上陳政令十失

上付諸司議革之十二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卿崔璿
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枷號于長安門外
東陽上疏力救之命戍邊時聞內苑御船獵獸上疏
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旣牧所役紛
充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懼不敢諫不知
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

相如諫繫熊永以為逸群之獸興不及還輶人不暇
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為乘船危
從橋安聖主不棄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
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

上褒答之戊辰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忤瑾枷
號東陽又上疏救之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
力救之是月早朝有投空名大書數瑾罪者疑群臣
所為悉逮問詔獄東陽又力救之庚午六月早霖東
陽上疏曰近時威令大行中外悚懼但霜雪之後必
有陽春雷電之餘必有甘雨此天道所當法也臣謹

明學記卷之二十六

十

條上一曰寬進軍拐馬之罪二曰寬僉書職員之罪
三曰寬查盤糧草之罪四曰禁官校羅織之非疏上
會慶府賓鑑叛命太監張永同都御史楊一清討平
之師旋獻俘永發瑾姦狀

上耶命擒之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
從子兆蕃為尚寶司丞覆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
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

暇安處宮闈薄施恩澤起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

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時巨

寇劉陸等衆至數十萬東陽晝畫宵籌卒致底定加

脣一子為錦衣指揮上疏力辭

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入衛京師東陽上疏

明學記卷之二

廿一

陳其十不便狀不聽遂乞休賜之勅曰君臣相遇自

古為難鄉資稟神異慧悟夙成爰自童年召見中禁

應制稱旨名動四方遂以先博之學蜚英藝苑資歷

既深聞望彌重逮我

皇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便殿延訪平臺賜問有懷

必吐無言不從不激不隨無私無比顧命付託感激

知遇益竭忠勤委曲匡救西鄙戡亂兩河討賊廟謨

勝筭多所贊畫釐革弊政率循舊規樂育人才明揚

善類代言宣意敷奏達情文學詞翰獨妙一時並朝

五十年輔政十八年清慎之操終始不渝自古大臣

無茲衆美者代不數人屬時多艱方切倚仗乃以止

足為念章數十上重違雅志特賜允俞於平功成身

退鄉自處善矣國有大政將就而問焉仍應其從子

兆延為中書舍人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

懷麓堂藁廖道南曰予觀楊遂菴叙懷麓堂藁云高

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

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

所窮邵二泉叙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

御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

矣予以為弘治間薄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為

明學記卷之二

廿二

威財以不蓄為富刑以不措為治伊誰之力耶君子

是以知文正之不可及也贊曰雲陽秀鬱皇雲蜿蜒

洞庭浩渺湘水淪漣惟彼黎老端亮沉潛歷事

四朝一德格天翼翼匪懈休休不專稽厥勲謨出石

有編

謹身殿大學士焦芳

焦芳字孟陽河南泌陽人天順甲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轉侍講進侍講學士左遷湖廣桂陽州同知

歷霍州知州四川副使調湖廣副使俱督學政上疏

奏辯請雪其愆陞南京右通政守制起復為通政再

以憂去召入為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擢禮部侍郎
改吏部陟吏部尚書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
大學士性險悞始比尹旻父子尹敗坐謫其為吏部
尚書時值逆瑾亂政號八黨大學士劉健會同戶部
尚書韓文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通於瑾預
為之所繇是劉健謝還韓文楊守隨等相繼斥罷黨
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姦凡變紊成憲極枯
臣江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芳用事時有曹
元劉宇者媚竈續貂咸溷政本芳為之與援暨充
孝廟實錄總裁官等削任意凡先正名鄉悉肆醜詆

授意檢討段昇以快其忿初在吏部時郎中張紱與
瑾同鄉芳力薦之驟致冢宰賣官鬻爵名器壞濫其
子黃中尤狂誕恣睢方廷試畢芳欲處以魁選既而
眾論取呂柟為第一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于瑾
改編修顧清等二十餘人為部屬官授子黃中為檢
討及劉宇之子仁等六七人俱為庶吉士黃中尋陞
編修踰年陞侍讀時上官岑濬沒入家口有姝色殊
甚芳聞求瑾得之後卧病黃中聚應人咸鄙之瑾伏
誅言官交劾其罪父子皆褫職為民中原盜起有趙
鐸者入泌陽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

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斃之曰使吾手
誅此賊以謝天下議者謂盜賊猶知疾惡云廖道南
曰夫政本之地應台衡下司鼎鼐陳猷敷典論道
弘化宗社安危生民休戚華夷向背世代污隆胥繫
焉軒星六相帝堯四岳舜之五人武王十人亦不為
多湯之伊尹高宗之傳說一人大僚亦不為少誠以
大聖大賢不世出大奸大惡亦不常見也逆瑾擅權
乃有如芳如宇如元者首附之遂至海內騷動宗社
幾搖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畏哉贊曰積豕之
牙不可長也牯牛之童不可養也盜而且乘致寇至
也鬼載之車疑未釋也吁嗟芳乎與眾棄也遺臭萬
世不可雪也

武英殿大學士王鏊

王鏊字濟之蘇州吳縣人成化乙未會試第一進士
及第授編修弘治初轉侍讀遷右諭德壬子主考應
天鄉試明年進侍讀學士陞少詹事兼前職丙辰主
考會試又明年擢吏部侍郎壬戌陞禮部尚書知貢
舉有景陵魯鐸者屢蹶科屋鏊偶閱其卷函稱之時
吳文定公為考官取鐸為省元人咸稱其知人尋簡
入內閣改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先是北虜火節

入冠詔廷議可否時馬端肅公劉忠宣公咸預廟筭
整上邊議八事一曰定筭二曰重主將三曰嚴法令
四曰恤邊民五曰廣召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曰
出奇疏上

孝宗嘉納正德紀元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
太傅擬上時政四事一曰急講學之為務二曰急延
下之為務三曰急用人之為務四曰急節用之為務
逆瑾擅權乞休歸卧震澤作誦解以自嘲焉又自質
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劬書結髮勵行白首於
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翰忠幾

明學記卷之二十八

十五

昧納約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制不能殫
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
利忌後不知規畫歸卧空山晏然居之者乎斯人也
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于世自絮其躬跡其所至
蓋知慕首陽之拙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
而不能為應變之宗者乎卒謚文定所著有震澤集
廖道南曰予嘗過閭門登虎丘望震澤七十二峰乃
見夫煙嵐杳靄魚鳥沉浮林霏合而流泉清意必有
名世者出乎其間既而訪文定之里觀震澤之書高
山景行時嚮往焉嗟乎詰人已矣贊曰百川滌迴潞

於具區萬峯縣恥會于東吳彼震澤者美人所都采
芝山間葦荷水隅平泉樓閣綠野圖書春雲猿鶴秋
雨鷗鳬我思若人不渝厥初

武英殿大學士靳貴

靳貴字充道鎮江丹徒人弘治庚戌進士及第授編
修

武宗出閣命兼司經局校書轉左中允預修會典遷
左諭德兼侍講守制服闋擢禮部侍郎逆瑾用事摘
會典謫失補光祿卿尋復舊職改吏部侍郎兼學士
典誥勅掌詹事府事仍充日講官陟禮部尚書甲戌

明學記卷之二十八

廿六

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其在翰林同考會試及主順天鄉試者各一
上考會試及授庶吉士業者各二當辛未會試時言
事者發其私以家僮可勤受賄鬻題貴亦不辭及丁
丑春方以病在告忽復出典會試意將示公以滿宿
垢顧益致群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卒贈太
傅謚文僖廖道南曰予嘗汎舟京口登金焦望北固
指甘露脩脩然若凌雲御風而無所於繫着既而訪
之里閭詢之父老多不滿文僖者及讀國史乃見其
歷遭醜詆古語有云寧為玉碎勿為瓦全豈其然乎

贊曰金焦屹立鼇鼉所宮北固岵嶢煙雲攸崇產于其間宜廣而充豈曰無然云胡可宗龍蛇而已矣足為容

謹身殿大學士蔣冕

蔣冕字敬之廣西全州人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庚申兼司經局校書遷右中允乙丑預修通鑑纂要轉右諭德兼侍講正德丙寅預修

孝廟實錄充經筵講官丁卯進侍講學士庚午主考應天鄉試辛未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是歲擢吏部

司學憲卷之二

七

侍郎甲戌兼學士典誥勅掌詹事府事是歲陟禮部尚書仍兼學士丙子兼文淵閣大學士賜玉帶丁丑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戊寅

武宗北狩命內閣撰威武大將軍勅是上疏言內閣之職其大者在代王言凡手勅旨意俱從撰擬今事

出非常遠近驚疑虎豹九關言益齟齬

聖駕已出倏已浹旬延頸北睇無策可施仰惟

陛下受天明命為天地神人主內而中國外而四夷孰不尊稱如稱天為天稱日為日孰敢擅稱朱壽號為將軍鼎鑊在前不敢奉詔已卯駕南巡至金陵大

學士梁儲同冕扈從十二月駕旋次揚州以郊期在邇冕力請回鑾從之辛巳正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楊廷和柄國冕與協心奉迎

今上于藩邸入繼

大統改元頒詔與天下更始多冕所裁定壬午賜金織襲衣及玉帶勅加伯爵冕具辭癸未冕上疏論災異及禮儀甲申致仕還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廖近甫曰易有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物固有然者矣况

聖神御極風雲景從璧月珠星光彩陸離二三大臣

廿八

登黃龍典綸綍爭自濯奮以先天下若冕者固亦清謹之士哉贊曰湘山之南寔為桂林湘江之合煙雨蕭森有美君子篤行修名馳幽祿光悠悠古心

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曾祖情仕元為經歷祖福山隱居江湖間父景起家已陵遂為已陵人一清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舉神童大宗伯姚夔少宗伯鄒幹胥器之既補翰林秀才成化戊子中順天鄉試壬辰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聲華籍甚擢山西督學

僉事弘治初起復補陝西督學召入為太常少卿督
四夷館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大篩入寇馬政廢弛
乃遷副都御史督理茶馬上五事曰復金牌曰專巡
仇曰嚴私販曰嚴茶課曰廣茶價監苑胥庇甲子巡
撫陝西修復靖虜諸城莊浪諸隘及花馬池諸要害
固弗振耀乙丑關西大歉西戎北虜互相蹂躪大寇
寇聞宵遁隆德山正德丙寅復命總制陝西延綏寧
夏甘肅諸路軍務上四事曰綏土人曰處額地曰廣
招募曰薄賞資邊土咸賴一清復經略河套河套者

明倫彙編

卷之二十一

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建統萬城也唐築
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統以後浸失其險既舍受降
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延綏河套為虜甌脫巢穴
其中冰堅入套東寇宣大兩寇寧固厥患無窮乃上
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通東邊牆其二修復寧遠塞
邊迤西屯堡其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其四
防禦靈州土達其五整飭肅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
鎮遠開墩臺悉中機宜丁卯歸休丹徒進瑾柄國逮
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公救免庚午真鐸據寧夏以
叛仍起公總制西夏罪人斯得遂與監軍張永定策

果瑾罪狀

武宗震怒瑾伏誅加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辛未順天
應天及山東河南盜起公上疏十一事曰裕民曰增
軍曰定賞格曰宥脅從曰賑鄉保曰充賞資曰嚴罰
禁曰治退縮曰察蒙蔽曰禁奪功曰防奔突

上嘉納之冠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甲戌乾清宮災
一清上疏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祀郊廟太慢其
三謂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
廷星宿及織造等事言多切直是年十一月加少傅
兼太子太傅乙亥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丙子

明倫彙編

卷之二十一

疏論遣太監劉允往西番積忤權貴嫉茲嘗毀復
乞休歸丹徒嘉靖初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
上特召用一清首疏起用謝還時還已八十餘矣一
清生而應官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為調停久之術
窮數盡譴邪交構遂復乞休歸卒公所著有石宗集
督府奏議王堂稿廖道南曰予為編修時值還菴柄
國見其獎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
一矢十疏口拈指授悉令神算有警已者多從而揚
之然門生故吏汲汲援引布置寧顯以故其門如市
而其心未必如水云贊曰皞皞國老萬夫之望終跡

于滇揚靈于湘首儲翰書繼督學政握機御戎振威
宣令三秦底定兩都廻翔國有筮龜士有圭璋政本
絲綸出而復入嘉猷恒吉基命宥密

幾閣詞林記卷之二

附錄記卷之二

主

殿閣詞林記卷之三

閣學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

宋訥字仲敏大名滑縣人父崇祿元陝西行臺侍御史訥博學強記動遵矩矱性遲重不妄言笑登元至正癸卯進士任鹽山縣令洪武十三年徵為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塞學者如歸嘗同諸儒應制撰諸勅文操筆立就雅稱

上意遂遷學士十五年五月命撰宣聖廟碑文賜衣

賜文綺鈔錠秋七月庚戌

上謂訥曰朕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視民輕故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乂者以此而已是月有廣東儒士獻治平策上覽之謂訥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可乎蓋自知而用則所

見者狹知賢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賢才在天下人主豈能知之必賴群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所舉在何如爾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可知其人之賢否矣十一月以訥為文淵閣大學士制曰朕觀古今賢者遇君有遲速名譽有先後昔望于蟠溪有飛熊之兆而乃興周八百訥年雖高邁特授足官爾往欽哉未幾以為國子祭酒上復勅諭曰大學賢士所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效

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與此朕所以夙夜究心慎擇老成以任之惟鄉夙學者德可以任此卿宜體朕意使士習丕變邦其有賴焉十八年二月甲辰陰晦不雨雷電如雷訥上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威久滋患遣圍卒荒若窮迫遠繫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陛下為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爾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率十萬餘騎為寇趙充國乃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

則當時之籌畫可見矣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有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其為祭酒嚴毅莊敬諸生畏如神明乙丑戊辰兩科得士最多而魁選出太學大被賞遇及遘疾上遣中使諭之畧曰卿稟性純誠疾必速瘥命畫工圖其像于麟往候間至廂房疾篤始請歸寢訥厲聲曰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卒年八十

明倫彙編家範典

三

士親為文祭之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廖道南曰往予甲戌遊南雍時沔陽魯公鐸為祭酒乃令習誦監規乃嘆我

聖祖每戒教諸生恒曰宋訥云乃知師道立善人多訥之名不朽矣彭韶贊曰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飾車以行百僚讓德六館蜚聲嚴而有度樂育群英乃叙教條爾進爾繩士皆適用一人以寧制詞褒重吾道增榮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少聰穎十歲能文通五經

四書大義祖雲洞先生嘗謂人曰吾孫他日必為令器及壯以經學授徒士服其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杜門絕跡以聖賢道學為己任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友諒戰爭扶母奔竄十餘日復全人謂孝感所至高皇帝平一海內開建學校乃以豐城為富州州守強憲中南昌守許方俱延至郡庠教有成效以名聞于朝授郡學教授洪武八年廷試諸儒善為首乃以為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奏對失旨謫戍遼東復改典籍放還十七年

上思用老成驛召善還京以為待詔七月戊戌

明倫彙編家範典

四

上御東閣謂善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蓋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嘗奏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姪近日禮教弗明婚姻混亂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成周之世為婚姻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世為婚姻可知也列國之君曹衛陳鄭秦晉莫不皆然降及

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諸陳之好問不以世婚為重今宜弛禁以通人情別族以明世教上從之十八年命主考禮閣撒棘之日乃超遷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命善進讀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忤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八月丙辰善復言曰古者人君至治重在任人蓋任

明學記卷之三

五

衆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知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上曰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亂也是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始怠終者亦有過於前改於後者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懷姦以忠者決不可任也是乎忽選危疾

上遣醫調治其手遂瘳請起量豐歲卒年七十有二

屬續正冠危坐舉手加額曰感荷聖恩無以報也語畢而絕鄉人見有星如虹墜其舍所著有詩經解願輯釋史輯諸書廖道南曰子幼學詩誦善所著解願輯釋頗得其要領然而國風民謠宗廟朝廷雅頌之詩爰自千篇刪為三百亦已嚴矣宋編泥于鄭聲淫之說遂繫以為淫奔而不以進講豈皆作者之本旨哉思欲起善于九原而與之論難天胡可得也林塾贊曰美彼雲洞燁有來裔道立教成令聞斯泮乃擢翰林掌帝之制寵辱不驚皇極經世爰起校文登華振滯墜星有占歸則云逝

明學記卷之三

六

東閣大學士吳沆

吳沆字潛之浙江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博學有文累徵為縣庠訓導辭不就洪武十二年薦授待制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紀顧謂沆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質其父經營儲蓄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質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上論持身保業之道又謂沆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

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沈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於能謹與否爾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又謂沉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事也沉曰求之於古克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與治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

明學記卷之三十六

七

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沉曰陛下之言及此國家何幸焉未幾降編修十三年六月丁卯復以為待制沉薦教授童輩儒士吳慎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沉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胡得而異焉請凡啓事東宮如舊制

上從之十五年十一月戊午乃以為東閣大學士十六年二月上

上將享太廟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曰朕閱古昔聖賢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命沉撰序三月沉因請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入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邪沉進曰書言去邪勿貳所以深致其戒

明學記卷之三十六

七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于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喜其順已而恣其所為將無所不至矣沉曰小入中懷奸邪而言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期降侍書尋改博士十九年七月丁丑卒沉富貴遠覽嘗因奏對誤遷渭源教諭未行改典籍陟大學

士考功監効其急事降侍讀終博士三仕三已無喜
愠人以此多之廖道南曰予觀沉所進精誠錄其學
粹乎正矣至論小人不可用斷斷平其為確論也金
華之學沉亦可取矣贊曰於乎君子浙水之英奇氣
渙發正學端純精誠有錄格于皇天心克享東志
彌堅三仕三黜喜愠不形於乎君子浙水之英

文淵閣學士燕左春坊大學士解縉

解縉字大紳世居鴈門厥後徙居吉水遂為吉水人
曾大父應辰元高安教諭應辰生子元子元生開先
開先生縉縉生而英悟奇絕五歲誦書七歲賦詩十

明學記卷之三

九

歲日記數千言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
年計偕如京師考官劉三吾閱卷極其稱賞名遂大
振與弟綸聯女弟之夫黃金華同舉進士

皇祖親加簡拔選縉及金華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
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論之曰爾縉試
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即屬草以進其畧曰
陛下得國之正非漢唐宋所及取天下于群盜抹民
生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倚信布
女寵外戚千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且不遁聲色不
殖貨利不為遊畋又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

威王矣夫令出惟行也不宜數改令數改則民疑刑
期無刑也寧失不經刑太繁則民玩今好善而善不
顯善者未必蒙福惡惡而惡口滋惡者未必蒙禍臣
願篤惇信之本加慎密之功喜怒一聽于天理存養
無間于頃臾夫人君不以察為明也元首叢脞則股
肱惰萬事皆廢人君當以德為政也帝德罔愆則衆
志應天命用休今畏天畏鬼神矣畏民則水至治民
治強暴矣治心則未至臣願畏民為畏天之本治心
為治民之本祭不必瀆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享無
為之治夫經正則庶民興故孟子距詖行息邪說臣

明學記卷之三

十

願上沂虞夏商周之華與下及濫洛閭閻之佳葩釋
老之壯者驅之復于入倫經咒之妄者火之絕其欺
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條夫名不正則言不順故
賈生定官名易服色臣願明經制以任諸侯王千衆
職推恩義以待百執事千一體大臣不極辱罰屬官
不加撻楚夫禮樂不備非所以協神人臣願配天復
掃地之規舉祖隆七廟之制祀列聖于太學祀孔子
于諸學而又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禮經之缺夫陰要
不防非所以保邦國臣願開武舉以收英才擇閭閻
以屯重鎮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教民兵習之于

兵農而又時中戒飭之令特重官守之防夫風俗不正非所以示民趨臣願倣藍田呂氏鄉約及浦江鄭氏家範率先于世族以端軌則夫田稅不均非所以厚民生臣願行授田均田之法擬常平義倉之舉積久以歲月以豐財賦夫蠶綱不肅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今御史糾彈咸永密旨未聞舉善但日除奸臣願去朋姦倚法之條使民有所恃而不恐夫賢路不清非所以勵頑鈍獎忠貞今推埋器悍列布朝省朝捐刀鋸慕擁冠裳臣願遵鄉舉里選之法使民有所勸而為善尤願

明學記卷之三八

十一

陛下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幸岳鑒焉奏凡數千言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上慮其中傷耶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值都御史袁泰構害張昶怙勢恣橫諸御史莫敢糾其非縉執筆起草力詆其奸狀又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救韓國公李善長冤疏

上又慮其涵養未至召縉父謂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采

朕大用爾未晚也縉侍父歸感恩勵志所造益深矣高皇帝升遐縉趨赴臨權臣構害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未幾召還入為待詔一日於宮中被覽建文時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

命縉徧閱有闕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

文皇靖難難開縉名拜侍讀學士階奉訓大夫初開文淵閣簡用七人備顧問以縉為首論之曰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存于心爾等亦宜謹終如故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對曰陛下不

明學記卷之三八

十二

以臣等淺陋俯垂信任敢不策勵圖報

上喜各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耶令赴柔儀殿見之永樂元年十二月壬辰上御謹身殿閣

高祖御製文集論縉曰皇考文章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見朕于宮中徧索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日焚時并寶璽音毀矣意者其有逸帙乎縉對曰國初佐命之臣理當有之於是遺書諸藩索之二年八月己丑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此心為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成賜宴禮部是歲文華寶鑑成

上賜皇太子諭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為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

明學記卷之三

十三

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嗣後纂修高廟實錄及永樂大典命縉為總裁官先是

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三大臣議建儲諸臣咸謂高煦有扈從功

上不以為然召縉密議事遂定立

仁宗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加縉為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議大夫未幾福等初議泄于外高煦知之憾縉獨深遂譖于

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乃坐縉廷試讀本

不公罪出為廣西叅議既而禮部尚書李至剛誣縉怨望改交趾八年入京奏事時

車駕北征

皇太子監國縉伏謁徑歸高煦聞之又譖縉私謁儲君無人臣禮復竄交趾之化州檢討王爾在調所邀與同趨廣東之化州縉復上言請用數萬人鑿新江上大震怒徵逮詔獄拷掠備楚詞連大理丞湯宗中兄李貴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紱檢討蔣驥諸議前引高經歷高得勝及李至剛相繼死獄中縉子積應積亮舉家俱戍邊

明學記卷之三

十四

仁宗登極特宥還官其子積亮為中書舍人縉祿字曠略絕無城府喜引拔士類如曾榮等二十八人俱所獎進

太宗嘗命縉評諸臣縉以實對於蹇義曰其資重厚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儔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于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定守於陳瑛曰刻于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但僧之心既奏

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嘗問建文所用諸臣縉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
往事不足論已問尹昌隆王汝玉曰昌隆君子而量
不洪汝王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爾縉卒後十餘
年仁宗出所評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
乃今知非狂士也楊士奇銘其墓曰千里之足越國
過都或一歷之不虞梗楠百尋其才之愈寧見指于
匠輪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沒之
遙疾于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涘廖道
南曰縉負奇氣抱儒才意興所到肆筆成章水搏蛟

明學記卷之三

十五

蚪陸剽犀象淵乎其不窮浩乎其若有餘其自視何
如者

高皇網羅英俊智屈群策當時翊運元臣雖親如善
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寔所
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疏批鱗逆心
罔所諱忌而

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嘆猶可想見規模真弘
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
不及知而獨幹運廟謨措神器于磐石視古英哲何
以加諸然諫沮交趾力抗權倖卒罹于讒莫之敢白

悲夫贊曰董子三策實生萬言誓曰遭迴迴風孤鴛
縉也奇才國士鮮儼遭際

真龍逆鱗弗諱河朔既荒日南載遷視飛湯火殄瘁
嶠憐文貞銘辭勒于貞石潛光益彰照耀方策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

胡廣字光大江西吉水人延平守子祺之孫永豐丞
師尹之子也幼受學于叔祖子貞及長之聞從黃仲
器遊建文庚辰舉進士第一賜名靖授修撰

文皇登極簡用儒臣入文淵閣擢侍講疏請復其舊
名允之踰月改侍講階承德郎

明學記卷之三

十六

上一日問百姓安否廣對曰郡縣窮治姦黨外親深
為民厲詔免冤賴全活者甚眾四年七月又問曰昨
有中官自江西來言田家刈稻已畢何獨大旱對曰
臣鄉民多勤且多種早稻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家為然至于人君尤當致勤
於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果當于天
理合於人情則心安矣否則中夜必思命左右記之
俟旦改之蓋一事失當民受其弊故不得不勤爾廣
對曰誠如

聖諭未幾陟右庶子仍兼侍讀四年七月命撰神水

山碑文

皇太子立遷廣為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奉政大夫諭吏部曰廣等侍朕日久繼自今秩滿勿改外任五年七月命同洪國公丘福等輔導

皇太孫賜之勅諭略曰完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璜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懋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蕪淵宜協心同志輔導于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陳二帝三王之治涵養本原恢弘智量以成其德器庶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聞五年冬廣進呈文字

明學記卷之三

十七

上覽之稱善問曰黃淮不滿于楊士奇何也廣對曰淮有政事士奇有文學蓋因解繹重士奇輕淮故併及于臣

上曰知汝不容于淮惟朕不為所惑廣頓首謝六年

七月命撰淳泥國恭順王碑文七年二月甲戌

聖學心法成諭廣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要雖生知之聖亦資學問由唐虞至宋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帝王之學惟得其要篤信力行足以為治朕惟皇太子天下之本今當進學貴在知要朕因機暇永輯古聖之學如執中建極切于身心

家國天下者類為成書卿等試觀之廣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八年上大閱誓師聞瓦剌使者言諭廣曰國家無所用兵今日此舉非得已也廣對曰孔子所慎齊戰疾願致謹焉

上曰孔子又言我戰則必勝祭則受福誠敬之至效可必也三月丙子

上北征次凌霄峰諭廣曰諸將比來不進一言何也廣曰成筭在上莫之能裨

上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雖聖人資于劬蕪朕曷敢

明學記卷之三

十八

任已以掩群策暨旋師廣等領資有差九年督軍提吉并女直野人來朝

上諭廣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良以此輩貪殘數為邊

患宋歲賂以金幣剝民膏血若解虎狼今既畏服授

官賜資稍小費以弭大患可也十一月乙巳重修

高廟實錄命廣同胡儼等為纂修官十二年十月甲

寅諭廣等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

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精語增附于

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大極通書西銘

止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爾等亦別類成編務極詳備

庶幾可垂後世命廣為總裁官書成廣等撰表進呈
上親製序文擢廣為文淵閣大學士時禮部郎中周
訥建請封禪群臣多從之廣撰却封禪頌以進

上大嘉賞十六年五月嬰疾卒年四十九

仁宗登極贈官賜諡真章有云鄉德行文學士林所
重事我

皇考論思宥密十有七年清慎恭勤始終一節輔朕
春宮小心直諒今特加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
誥文穆仍賜其家金鈔文綺官其子種為檢討楊士
奇銘其墓曰經國所資文武並施惟武以靖惟文以

明學記卷之三

十九

治魏魏

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
九稷秉恭執勤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
日星敷宣帝仁萬幾燕閒清閑前席公所入告惟帝
時懌公所蓄志寬惠被下沕穆泯焉密贊鴻化春宮
輔德平直之行二聖惟明獨鑒公誠好文之朝儒林
之首人聳其瞻公眎無有泊虛之存簡肅之度彼其
何心有好有惡寵章駢蕃貴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
其幾金螺在左文江左右埋璧有光上貫牛斗廖道
南曰

國朝選士擢冠于廷者自吳伯宗任亨泰輩受知

皇祖至廣益大以肆表章六經及性理諸書可謂有
大造于後學者觀其扈蹕帷幄之籌與夫典樞綸綍
之文蔚然炳矣視文貞以下鮮與其儷云贊曰東壁
之躔月合星聯西崑之岫玉澤珠懸彼美人兮龍見
于田運逢九五風雲翕焉本天親上上際九玄本地
親下下徹九淵七俊迴翔頤頤誰先先猷秘畧公也
則然

吏部侍郎兼學士曹鼎

曹鼎字萬鍾真定寧晉人曾祖克柔祖庭訓父社咸

明學記卷之三

廿

隱德弗耀鼎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居常篤行事繼
母備極孝養初舉鄉薦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
受銓曹銜之改任泰和典史時中使旁午置郵無虛
日鼎處之裕如公暇即延禮師儒講明理性宣德壬
子督部工匠赴闕疏乞入試中第二人楊文真公一
見奇之明年廷試

宣皇策以歲禹河洛象數鼎對稱旨

上親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從楊文定公遊所得益深
英朝初御經筵掄選講讀官鼎首預焉敷納明陽聞
者聳敬預修

宣廟實錄轉侍講五年簡入內閣參知政事甲子進學士乙丑廷試讀卷得商輅為第一是歲陟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己巳五月戊申肅泰侍講劉鉉修撰王振堪教庶吉士修撰許彬郎中潘勤堪督四夷館從之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上命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鄒瑩等及鼎興侍讀學士張益扈從巡邊是月壬寅

車駕次鷄鳴山癸卯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氣四塞乙巳次天城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丁未次聚落驛戊申次大同庚戌次雙

明學記卷之三

世

寨王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辛亥次滴水岩壬子次洪州癸丑次白登王振益忿迫挾進兵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噤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鼎繼之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罵之曰儻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未定虜已據南河次日虜偽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追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鼎及諸臣五

十二員皆死之

景帝聞之贈鼎祭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為大理評事

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謚文忠又官其孫為錦衣百戶廖道南曰予觀李忠文公及劉文安公奏疏謂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甚于土木之難者夫漢之冒頓結黠方張唐之安祿泰養已久宋之遼金及元則又中國偏安勢匪其敵我

明當全盛之時王用三驅獲狐射隼而乃受制闔閭親勞六飛至使全師覆沒善人殄瘁始鼎者哀然為

明學記卷之三

十二

廷慰首元喪大羊身膏草野不亦可悲乎予故備述國史亦以為世鑒也已贊曰六龍北狩八駿西馳龍沙遼遼狼山遼遼矯矯倫魁耿耿大節其身雖隕其神猶烈人亦有言泰山鴻毛之子之死當辨秋毫

文淵閣大學士彭時

彭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授修撰已巳

英廟北狩邸王監國命時奪情起復入文淵閣陞侍讀賜五品服時請終制不允徂易儲遷左春坊大學士寰宇志成陞太常卿兼侍讀天順元年九月

上御文華殿召時入見問年幾何時對曰犬馬齒四十有二

上笑曰年方壯可用也覆命入閣兼學士時徐有貞既去許彬薛瑄岳正呂原相繼拜命及李賢復入款于閣中南向坐時曰不可

宣宗臨幸跡猶在也賢曰東閣何獨正坐時曰東閣西向內閣南向恐非臣子所敢專且華蓋謹身文華武英皆

至尊所御設官兼殿止可侍坐備顧問正坐非禮也賢語塞戊寅二月恭上

明學記卷之三

廿三

聖烈慈壽皇太后徽號時條上寬恤數事詔頒行之仍賜金綺有差十月扈

駕校獵于南海已卯賜遊西苑五月端午賜觀驃騎七月賜遊南內庚辰

上御南薰殿召時同李賢呂原入命內侍鼓琴賜博帶十二月閱射西內召時同觀

憲宗即位陞吏部侍郎知經筵尋進兵部尚書兼學士給假歸省遣中官護行因四川地震時上言十事賜麒麟服總裁

英廟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慈懿皇太后崩時上言請如漢文葬呂后宋仁葬劉后故事不報時同禮部尚書姚瑩率百官伏文華門號泣爭葬禮

上感動從之戊子九月丙寅彗星見時上言正宮闈廣儲嗣數事是歲改吏部尚書賜玉帶己丑冬無雪時上言三事因及

景帝固安公主及笄宜出嫁太監劉永誠冒軍功不宜封以伯爵從之丙申十二月庚辰時上言比者彗見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警懼謹告可謂至矣因條上七事一曰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

明學記卷之三

十四

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士曰恤軍民上嘉納之是歲加少保卒贈太師謚文憲官其子願為尚寶寺丞廖道南曰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貞朴非若文達公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於乎今之君子何獨不然溫室之對可為永鑒也已贊曰漢稱丙魏吉知大體唐稱姚宋璟能正己惟明達務惟介知止於平文憲無愧斯語

文淵閣學士階兵部尚書苗衷

苗衷字秉彝鳳陽定遠人永樂辛卯進士及第授編

586 m 21c

修宣德初預修

兩朝實錄轉侍讀正統紀元侍經筵預修

宣朝實錄進侍讀學士命入內閣典機務己丑充廷

試讀卷官丁卯擢兵部侍郎兼前職戊辰廷試讀卷

得彭時為第一景泰初陟兵部尚書兼學士乞休

景帝賜之勅曰卿以科目高第發身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凡四十年歷官翰林長官冀有倚毗曾未幾

朕方進卿以大司馬兼翰林長官冀有倚毗曾未幾

時遂以老辭換之古先哲王求舊之美固不能忘而

士大夫耳退之節亦不可拂特賜寶鑑金綺給舟以

明學記卷之三

十五

歸以副朕懷賢念舊之意卒贈榮祿大夫加少保謚

文康子遂為監察御史廖道南曰予觀中都志載苗

文康素履弗得其詳及讀國史稱其為人溫厚簡重

外和內莊諳于世故樂道人善脩然有塵外之意于

始知文康之風遐哉矣贊曰嵩嶽龍從超于中都

渾河沈洋風氣鬱紆乃生文康躋陟龍圖嬉笑叱咤

咬嚼璣珠急流勇退上嘉兩疏國史如丹尚有嘉謨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馬愉

馬愉字性和山東臨朐人宣德丁未進士第一授修

撰正統初轉侍讀侍經筵預修

宣廟實錄進侍讀學士庚申命入內閣乙丑遷禮部

侍郎兼侍讀學士嘗奏議獄多所平反兩考會試

甄拔才雋人咸稱之忽晨起趨朝仆不能語事聞即

命醫往治越四日卒年五十三

上聞嗟悼賜棺槨賻錢萬緡命有司營兆域贈禮部

尚書兼學士舊例贈者無兼官兼之自愉始廖道南

曰予觀山東志謂愉淳雅寬厚行義可式及讀國史

則又云端重簡默自處澹如門無私謁於平使居台

揆者其門如市其心如水亦何愧于愉哉贊曰青州

之野象應虛危倫魁之權文炳壁奎商彭匪壽子淵

明學記卷之三

共

匪天大化司之若彼莽眇於平若人入掌絲綸胡為

遽墮天奪良臣天奪之良不慈遺老蒐陶秘史丹青

厥貌

文淵閣學士贈戶部尚書江淵

江淵字時用四川江津人宣德庚戌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轉侍讀正統己巳陞刑部侍郎又改戶部侍

郎兼學士景泰辛未主考會試得吳匪為省元尋命

巡視淮徐諸郡淵條奏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運

諸倉俱在城外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為北河之

會膠陽為中河之會宜放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為中

原之要地此平為京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
上命所司議行尋改吏部左侍郎景泰壬申以易儲
事加太子少師入內閣預機務

英宗復辟刑于譴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于市譴
陳循江淵俞士聰項文曜充鐵嶺軍後石亨敗復去
官廖道南曰予觀景泰時陳循柄國凡厥有猷有為
者咸程厥能効厥用然而任然太深操權太重怨業
則眾怒權踰則主疑如江時用等才固可取而志亦
可恤也循之明于知人暗于知己又胡足恤乎贊曰
西川浩渺玉壘攸崇千崖屹嶭金岷是宗覽靈為招

明學書卷之三

廿七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許彬

許彬字道中山東寧陽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宣德中秩滿轉修撰正統己巳曹鼐推舉提
督四夷館九月陞大理少卿尋遷太常卿景泰庚午
議遣近臣奉迎

聖駕于沙漠彤然請行曰主辱臣死分也八月辛
酉也先為土臺設座于上率眾膜拜奉辭

太上皇進良馬貂皮遣得知院等護送至野狐嶺仍
遣五百騎送至宣府彬謁見

太上命馬罪已詔勅論文武群臣仍遣彬祭土木陣
亡官軍

英廟復辟遷禮部侍郎兼學士入文淵閣參知政事
嘗薦王從治河果有成績及石亨專橫憾岳正忤已
并及于彬調南京禮部木幾出為陝西參政亨敗乃
復其官卒贈禮部尚書廖道南曰予觀天順日錄及
袁彬李實揚善紀行記乃知許道中之大節亦不可
誣也夫晉之懷愍宋之徽欽與齊攝于龍沙奈藻

明學書卷之三

廿八

蒙塵于狼胥良以中國諸臣粗于細節聞于選覽拘
于瑣務暗于遠圖未有若我朝

英廟之全福而諸臣建策遠出晉宋之上如許道中
者詞林中之翹楚也贊曰龍庭荒漠六飛迴翔虎關
嚴闕萬乘超踰偉哉志士捐生為國捧日以還赫赫
業業推賢讓能綽焉有容立名不朽於乎道中

文淵閣學士階禮部右侍郎薛瑄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
授鄉里父貞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再調玉田母
齊氏夢一紫衣人入謁遂生瑄于學舍初生肌如水

品五職皆露祖仲義聞其啼聲曰必異人也洪武已卯父貞改除馬湖史目瑄撰平雲南賦黔國見而奇之永樂己亥父貞復除鄢陵教諭庚子瑄發解河南明年辛丑登進士宣德戊申授監察御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潛心誦讀深有所得著讀書錄正統紀元擢山東僉事提督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講明理性多所造就楊文真公薦之入為大理少卿撰大理歲以自警時太監王振專柄錦衣指揮馬順附之會有百戶病死其妻誣妻殺其夫瑄白其冤都御史王文誥之子王振振怒嗾言官劾

明倫彙編

卷之三

之詔逮之獄處以大辟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除名放歸正統己巳給事中陳信薦起為大理寺丞命督餉貴州戶部侍郎江淵薦之陞南京大理卿蘇州有饑民火富室之廬者王文復往按其辜坐以謀逆逮及五百餘家瑄又白其冤文謂人曰瑄崛強猶昔瑄曰辭冤獲咎又何憾焉既而執之愈力賴以平反者甚衆天順初都御史楊善薦之特召為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一日

英宗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諄諄及沃皆有聞于聖學君德者是科命主考會試瑄以復性為問得劉定

之為省元時曹石冒功亂政瑄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侯終日耶耶上疏乞休卒年七十六子四人孫祿舉進士李文達公銘其墓曰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啓休聞乃若薛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甚篤稽其出仕實始為親敷歷中外進學日新學既日新道亦有得身體力行至無少息操履堅定外物不移中心自固夫豈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處而安易有歆羨成流後學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其資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真庶道南曰子幼誦讀書錄以為程朱語錄之後耶有此書

明倫彙編

卷之三

及觀國史乃見劉又安公定議謂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不附麗退不慕惡尤為一代名臣然論其於朱熹之學未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徹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行緒論推之統祀似亦為過也彭韶贊曰力行好古進趨有程寤寐河洛以究春陵敷歷中外大棘之鄉縹緲非罪復起而承貳鄉掌利以弼以承豈寶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推道之損

文淵閣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呂原

呂原字逢原浙江秀水人父嗣芳為萬泉教官卒于任原孤貧假館養母郡守黃懋舉名邑庠生正統辛

酉鄉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癸亥預修五倫書賜寶鑑丁卯被選進學東閣侍經筵景泰初遣祭于蜀歸充經筵講官轉侍講壬寅遷右中允兼侍講是秋進侍講學士兼中允癸卯預修歷代君鑒錄主考順天鄉試乙巳預修寰宇通志明年擢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講天順初改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主考會試時徐有貞既黜薛瑄請老乃特用李賢并召原與岳正入內閣命原兼學士總裁一統志成有金帶王程之賜壬午守制歸躬視母孀哀毀踰節明年卒年四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文懿子憲為太常卿廖

明學記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道南曰予觀楊文懿公誄原之父有曰繫橋李之鍾秀兮挺碩人其碩植仁義以為本兮橫百行以為枝劉文安公慨原有曰君子非始之難而終之難若公之終孝不忘于其親則無愧于其君矣蓋嘆逢原之學所從來者遠矣及國史所載謂其為人寬厚不立崖岸事母撫孤克盡孝友其在內閣多所裨益郡志亦稱其內端外和與物無競程篁墩文華遺事謂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為學務實踐不事多言蓋皆實錄也贊曰橋李之域龍淵是名嘉木之秀虎觀有人惟陸宣公為唐內相惟呂逢原為明人望文懿所

諫文安所哀於乎已矣上燭中台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王一寧

王一寧字國瑞浙江仙居人十三能詩父峻任國子

監丞一寧從侍時

仁宗在春宮聞其善撫琴召見命賦銀河詩嘉之俾就國子監讀書永樂戊戌舉進士授吏部稽勲主事於文華殿供事秩滿改修撰曹鼎薦教庶吉士萬安等預修

宣廟實錄成轉侍講兩命為京闈考官正統戊辰遷禮部右侍郎景泰初勅往湖廣督理軍餉明年召還

明學記卷之三十六

三十一

轉本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命入內閣預機務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也壬申易儲進太子少師仍兼舊職尋卒于官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廖道南曰古之豪傑之起也固不拘其類後世則不然乃若王任王叔文李訓鄭注之儔或以他伎進卒敗其身而動搖宗社故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王君始由御客射策甲科終由佞幸司綸秘閣君子奚取焉亦以寓勸戒焉爾贊曰天台窈窕赤城霞標鴈蕩摩雲龍湫噴霄凡矣王君夙穎垂髫鼓琴潛邸挾軌京察卒崇秩德音奕昭

文淵閣學士階戶部尚書蕭鑑

蕭鑑字孟勤江西泰和人宣德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轉侍讀未幾陞祭酒勤于訓士矩度整肅嘗欲乞歸監丞鮑相合師生三千餘人慰留如陽城景泰辛未召入文淵閣兼學士尋擢戶部侍郎命議易儲事鑑曰無易樹子嗣者所禁况天朝乎不聽加鑑太子少師因天變上疏論時政甚切修寰宇通志光總裁官書成陟戶部尚書加太子太師仍兼學士廖道南論曰予觀丘文莊贊辭謂鑑蒼然古色淵然

明學錄卷之六

三十三

德光進有所施舍可以蔽知鑑為可人也及讀國史稱鑑言動溫雅性多猜忌遇事亦多退避方景泰易儲時則顯言以爭及加官秩則又覲顏以受是遵何德哉贊曰文江之源靈氣鬱蟠仁山之麓英又挺生傑哉孟勤幼抱巨志繼踐金華徘徊廊宇時政有疏秘省有書力爭易儲德也不孤

文淵閣大學士陳文

陳文字安簡其先湖廣茶陵人有名蘭孫者其仲子欽徙居江西之廬陵文幼警敏甫弱冠耶魁多士正統丙辰進士及第授編修癸亥被選東閣進學士已

已秩滿轉侍講景泰庚午主考順天鄉試以高文毅公薦補雲南右布政轉廣東左布政天順改元召旋拜詹事祭未遷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甲申改吏部左侍郎與李文達彭文憲同心輔政成化乙酉陟禮部尚書總裁

英廟實錄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辛年六十四贈祭祿大夫少傅謚莊靖宮其子璋為中書舍人廖道南曰予觀劉文安所著陳莊靖傳丘文莊所撰哀辭咸謂文出歷外藩入長宮端受密命贊化權謨謀毗益眷注日隆及觀郡志亦稱為一時之能臣而國史小傳則寥寥數語於乎若人者吾奚得而名狀之哉贊曰文達之才如崇通變文憲之介如環守正莊靖于時同心輔政無言無爭惟寧惟靜出歷二藩入踐三台周旋曲折亦已焉哉

明學錄卷之六

三十四

文淵閣學士階兵部尚書尹直

尹直字正言江西泰和人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轉侍讀直上言典章制度必大備于文明之朝著述纂修當不廢于承平之世我祖宗神功聖德雖登于秘史其儀文法制未載于全書雖有諸司職掌然遺畧尚多更革不一欲示永久

曷粹大成乃若通鑑綱目起自周威烈王迄于五季
茲宜續修以成巨典

上是其言尋進侍講學士上言災異修省三十二事
轉吏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兼學士主考會試得程楷為第一是科得人最多如
許冕費宏劉春毛紀時江右李孜省用事鄉宦多附
証之直密與通但其斥中使李毅之証辨御史吳珍
之寃人又稱之卒謚文和廖道南曰予讀直所撰瑣
綴錄力詆吳與弼之為人及諸勝已者悉加媒孽心
竊疑之既而讀國史狀直之心如其所撰者不妄也

明學記卷之三十六

三十五

贊曰大江之西吉水之濱英才疊出多為名臣直負
脩能屢有啓沃論史有疏瑣綴有錄顯斥與弼潛附
孜省國史如丹洞燭幽隱

文淵閣學士階禮部尚書彭華

彭華字方實江西安福人景泰甲戌會試第一選庶
吉士授編修天順中以多文庫鎮坐除名賴大學士
李賢救免成化初轉侍讀充經筵日講官進侍讀學
士預修宋元綱目成陞學士文華大訓成遷詹事兼
學士丁未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尋加太
子少保禮部尚書先是江右李孜省以小吏致位卿

佐華私附之又與大學士萬安結為心腹以故辟護
授間亟亟若狂如尚書李秉王恕馬文昇泰統侍郎
邢讓蔡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璟相繼斥逐華之
力居多未幾輿疾歸卒謚文思廖道南曰予觀吉安
志謂華才識超邁望重一時及讀國史累千百言皆
極其醜詆又謂羅倫之逐張元禎之劾皆原于華予
不敢盡信姑存其著者贊曰漢之廣受咸事儲皇宋
之郊祁並擅文場乃若二彭盡簪玉堂文憲何伯文
思何狂既昧介石猶漸復隍形管紀之云胡不戒

文淵閣學士贈禮部尚書劉定之

明學記卷之三十七

三十六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試第一明
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正統己未六月定之上言十事
一曰謹號令二曰察人才三曰處降夷四曰重守令
五曰杜奔競六曰訓武官七曰嚴考課八曰惜名器
九曰遵服制十曰禁淫奔疏上留中秩滿轉侍講景
泰庚午定之上言自古夷狄之亂未有甚于今日者
昔晉懷愍陷于匈奴宋徽欽陷于女真皆因邊塞外
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未有若今日舉天
下之大合數十萬之衆奉上皇于沙漠委以與瓦剌者也晉宋既遭此禍之後

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含棄舊都偏安一隅尚能奮
既衰之勢抗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也先入寇直抵
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聽其自來又聽
其自去者也謹條上十事一曰戰陳二曰守禦三曰
通使四曰降胡五曰練兵六曰撫民七曰選將八曰
賞罰九曰議政十曰德學

景帝嘉納壬申遷司經局洗馬定之又上請遣使奉
迎命禮部會議行之丙子轉右春坊右庶子天順紀
元改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是冬進學士甲申遷太

明學記卷之三十六

三十七

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克副總裁官成化丙戌簡入內
閣叅預機務明年秋陞工部右侍郎又明年轉禮部
左侍郎俱兼學士卒年六十一贈資善大夫禮部尚
書謚文安李文正公叙其集曰譬之山焉出雲雨產
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葉壤亦雜乎其間斯足為
嶽為鎮譬之水焉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唇而
污泥濁潦受之而無不容斯足為江為河為海若句
鍛宇鍊探之有窮取之無餘不過為孤峰絕澗而止
惡足以成其大哉文安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
竄畧不移日稿不易幅及登秘閣折疑義稽古訓或

日詠百詩或一揮九制淳淳演迤頓挫奔放奇正並
用變化不窮皆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群籍未見於
用若文安晚始大用用亦不久功業未竟而其文大
鳴于時固一代之盛哉庾道南曰予自兒時五洪家
君嘗誨以文安之受教于石潭君也雖古人亦無踰
焉乃取宋齊諸稿讀之郁郁乎盛矣及閱國史乃見
其昌言直氣卓不可撓沛不可禦昔人所謂此皆節
義文章可相屈耶惜乎用之既晚未究厥施西涯其
知言哉彭韶贊曰天資絕倫八面受敵高古渾雅變
化莫測經筵講官太子洗馬三疏抗言援筆立寫惟

明學記卷之三十八

三十八

公之文名重天下豈但當時愛而不捨至今後人詞
林定價

文淵閣大學士劉珏

劉珏字德溫山東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景泰丙子預修寰宇通志轉修撰天順改元
遷右中允侍東宮講讀

憲皇登極以宮寮舊臣擢太常少卿兼侍讀預修
英廟實錄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甲午陞吏部侍郎
充經筵日講官乙未簡入內閣兼學士丁酉陞戶部
尚書明年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文華大訓成

加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時妖人李孜省輩左道
亂政動搖國本珣力爭之無少避謀遂沮然亦以此
不安于位或構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詔遂乞休
詔允之卒謚文和子銳為太常卿廖道南曰予觀東
土志謂珣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昂在珣昧爽問安
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耶昌黎所
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侍安問膳者耶於乎孫子之
昌固有本矣贊曰泰山蜿蜒滄海滂洋靈精灝氣鍾
于壽光惟彼文和其德不寐孝以事親忠以遇主抗
疏辭榮幽栖雲門令聞不泯有德斯存

殿閣詞林記卷之四

院學

翰林院學士封姑孰郡公陶安

陶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幼穎敏有大志通判馬景夫令賦喜雨詩立就奇之自是肆力問學博極群書得程氏讀書日程及呂舍人學規益究心濂洛沉潛道藝元至正甲申舉浙江鄉薦為明道書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講明朱陸之學乙未夏六月朔高皇帝渡江至太平安偕耆儒李習率父老迎謁驚相謂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上召見與語安因說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子女玉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應天順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爾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龍蟠虎踞長江天塹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所向無敵何憂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甚悅乃改太平路為府命習知府事以安參謀拜左司員外郎丙申克金陵乃陟本司郎中先是劉基宋濂章溢葉琛來謁

上問安孰賢安曰臣謀不如基學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遠甚

上嘉其讓已而克武昌乃以安知黃州府事尋改令桐城知饒州府事時閩寇攻城急安諭衆固守援兵至圖解諸將以民多從寇欲屠之安曰民被脅誘非其本心賴以全活甚衆民為立生祠

上親製詩勞之

詩曰匡廬岩穴甚清幽水怪無端盈彭蠡鯨魚因韓去遠洋陶安郡陽郡

一吳元年始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首召安為學士凡制度儀章悉安草創

上錫之誥命有曰國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臣尊戴匡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二

輔用能張紀綱植表儀正名位善辭命基圖丕安朕初渡江鄉安首謁軍門即期以帝王事功贊襄兵務多歷年所宣號令則軍民信議禮樂則體要成建陳以忠出納惟允捍城禦侮勞績茂著朕甚嘉焉迺者開翰苑以崇文治設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擢居宥密俾職論思錫以寵章用昭國典尚勤獻納贊我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治可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洪武元年修大明律令成為總裁官

上親製春帖褒之

帖曰國朝詞林累無雙遂拜江西行

省參知政事

上諭曰卿安遇朕敷陳王業幕府軍旅裨益良多繼入翰林日聞讜論茲以江西地居上游可代汪廣洋者宜莫如卿安辭曰臣恐付託不效有孤渥恩

上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間此武夫之事儒生非所能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卿才宜是任吾豈私一人弗愛一方乎乃錫以誥命追封其祖父為姑孰侯秋九月癸卯卒年五十九追封為姑孰郡公安為人外癯而內實精于易數為文絕雅疏暢力追古人一日侍

明學記卷之四

三

上論學術安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害道猶美味悅口美色眩目人鮮不為所惑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類皆游說諸侯急于功利者多從其術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對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習弊又安知此安頓首謝其所啓沃類如此庾道南曰漢初逐秦群雄紛擾靡克定一

至董公說以仁義其興也勃焉我

高皇起應昌運遠超于漢方其奮跡濠梁取滁和渡采石定當塗陶安謁見期以王道決計趨金陵肆居帷幄英謨密議幽贊神明且言邪說害道其見遠哉弘遠矣可不謂一代儒宗爾矣乎彭韶贊曰濠洛關閩灼有定式屏跡江南授徒考德適遇天兵來皇斯域謀猶無雙王業是職鄱陽有成翰苑之陟律以表民文以華國

翰林院學士朱升

朱升字允升徽州休寧人後徙歙之石門幼師鄉進

明學記卷之四

四

士陳標標深器之元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訪往學焉既有得乃歸讀書紫陽祠中乙酉舉鄉薦授池州路學正壬辰淮甸蕞黃兵起升所居窮僻雖避兵逋竄詞述不輟脫去俗學直造本真究極玄微覃精大道丁酉夏六月

高皇帝遣元帥胡大海等至徽敗徽州路為興安府升被徵入見顧問稱旨上問之對曰高築壙廣遂參密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吳元年丁未拜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上親製誥詞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為耆哲之英無

何乃陟為本院學士特免其朝謁以優禮之洪武元年二月乙卯

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

感異夢厥兆維何升對曰人之精魄上通于天此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遊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茲矣三月辛未命儒臣修女誡又諭升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大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

明學記卷之四

上

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邨等為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升受命纂輯二年三月戊戌復命撰齊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乃居梅花初月樓

上親灑宸翰以賜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為楓林先生所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學旁註及書傳補輯諸書傳解行於世康道南曰予幼從石門大夫學即誦楓林小四書迥然異之及覽觀諸經旁註慨然興嗟以為道可耶矣石門大夫仍復示以玄旨約之精義乃今知朱允升之學要亦切當不可

誣也贊曰矯矯耆儒紫陽之裔文不喪天道未墜地乃究淵源好學篤志躬遇真人風雲景會乃攷禮樂乃新規制樂道石門始終一致

翰林院學士宋濂

宋濂字景濂浙之金華人兒時即抱鉅人志日記五千言既長受春秋于聞人夢吉學古文于柳貫黃潛吳萊之門講道于浦江之青蘿山著書號龍門子元以國史編修徵辭不就

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聘至建禮賢館以居之初為儒學提舉陳友諒平乃撰平江漢頌

明學記卷之四

六

上大禰賞遣世子受經甲辰十月轉起居注

上御端門論黃石公三畧濂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具載願

皇上講明是書心學復傳矣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帝王大道顧三畧為今日攻取急務爾時中書省臣奏請給牛種於民

上令勿徵其租乃謂濂曰朕所言當乎濂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至獨富捐利予民實與邦要道也乙巳三月濂卧病館舍

上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繼聞在告乃憂形于色曰

宋起居誠篤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偽侍子五年猶一日也乃謂侍臣曰爾往傳命俾歸金華山中父子祖孫懽然同聚疾必速愈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乃贐以金幣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濂歸上表謝并奉書

東宮勉以孝友恭敬母情母縱懋修德業副天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諭曰吾自幼備歷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知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言有益爾其味之且酬之以御劄曰先生教吾子以嚴是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教之是

明學記卷之四

七

不固也以忠厚立心以節儉制行是得體也昔聞古人乃今見矣仍以文綺侑書洪武二年濂終喪詔修元史以濂為總裁官兼修禮書六月陟翰林學士知制誥三年二月辛酉

上御東閣濂等進講大學奎有土有人反覆陳說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民安則國固故仁主有仁愛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七月元史成賜金幣有差時甘露屢降濂撰頌其末有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

于其仁孔子作春秋祥瑞不書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難知人事可徵者乎

皇上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以臻和豐為祥視前代植金莖以承液誇嘉瑞以紀年者不侔矣

上嘗論古帝王宴安之餘多嗜神仙濂曰漢武好神仙方士至梁武好佛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為治天下其有不平乎

上姪文正獲罪且不測濂曰文正罪固弗宥

皇上廣親親之恩生之而置諸遠地斯善矣

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將服衮冕以祭濂曰

明學記卷之四

八

衮冕惟天地宗廟用餘則當降禮也

上從之命濂撰楊王廟碑後失朝左遷編修十一月韓國子司業四年七月坐考祭禮遲滯與魏觀同謫濂為安遠令十一月召還為禮部主事是年明昇貢異馬乃撰龍馬贊五年六月嘉瓜生于句容撰嘉瓜贊十二月丁酉復以濂為太子贊善大夫六年正月以舉人張唯等為編修入文華堂肄業命濂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評文優劣每食太子親王迭為之主是月昭鑒錄成八月寶訓成十二月日曆成俱命濂為序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以大學衍義對

上命書于兩廡壁時睇觀之因覽史記論黃老事命濂講析濂曰人主能以義理養心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作矣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業不敢自逸對曰

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慎終如始斯無間矣乃復以濂為侍讀學士七年十一月孝慈錄成八年三月洪武正韻及大明律成濂俱為總裁官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出內庫燭亮核示詞臣命濂為賦九月侍皇太子親王遊中都濂隨扈開說多所規益既歸

明學記卷之四

九

上謂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鄉等居常諷諭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

上於後苑觀穫曰農事成矣濂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皇上知稼穡之艱難念民生之疾苦實盛德也九年五月

上御奉天門謂濂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而能獨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高卒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群拔衆之才茲欲羅而致之其道何繇濂曰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用

人莫善於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陛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是月復命為學士承旨知制誥如故十年三月致仕

上賜絳帛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衣二襲

上曰朕慎于賞予卿誠貫金石故以是賜卿今年幾何對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年後作百歲衣也濂辭行

上復曰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庶保無虞矣九月來朝

上勞之曰卿去此數月朕思之今卿復來朕恐失願

明學記卷之四

十一

問特遣禮官致餽卿當引觴自酌食以養神又親調甘露以賜之曰酌此可願壽康也是日侍游禁苑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謝不敢當十月觀心亭成復命濂為記濂自布衣感

上龍飛之遇凡有任使夙夜匪懈虔恭勤慎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禮樂律曆名物度數之制四夷

胡貢賞賚之儀及勲臣碑碣銘誌之文承

上意旨即時撰次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欲命叅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工不敢

當是任

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旦令侍膳或召

問廷臣臧否第稱其善者漁素不能飲

上強之飲至再面赭行不成步

上賦詩一章賜之仍命群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

世知朕君臣同樂至此也因漁艱於行步詔

皇太子選廐馬以賜

上復賦良馬歌命群臣咸賦以紀之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欲重其罪漁曰彼應詔陳言未可深罪

上默然已而釋之其扶植善類類如此

明學記卷之四

十一

上嘗謂廷臣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

君子宋漁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謂一人

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君子哉若人乎抑亦可謂

賢矣漁子璩為中書舍人孫慎為儀禮司序班十三

年遂因事連坐有司請罪漁

上念漁舊臣乃安置于茂州卒于夔州所著有龍門

子凝道記潛溪集變坡前後集翰苑續別集芝園集

朝京稿蘿山集浦陽人物記廖道南曰天降時雨山

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若景漁者非天啓之以

翊初運者乎予嘗讀楊維禎序景漁之文曰其隱龍

門也燁乎其虎豹煙霞也其居館閣也燦乎其鸞鳳

日星也貝璣曰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

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瑰詭奇絕揭沉

曰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色鏗乎其聲春濤之

淚漫也鐵騎之縱橫也武庫之珍異也龍門砥柱之

可駭也蓋論其文者然也至其門人方孝孺稱之曰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

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

治造化而不獲終于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

蓋其後昆公之所能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

明學記卷之四

十二

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

不置乎休戚此公所以跨越前古拔羣超倫控宇宙

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可謂知言矣彭韶贊曰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流湯湯是為先生德容之粹

文名之高學問之長變夷輔夏正我綱常功在萬世

其曷敢忘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

劉三吾名昆孫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兄耕孫壽孫皆

事元三五少習舉子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

教授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

年通政銜山茹瑞薦其才可大受乃以為左春坊左
詹善三吾年已近老博覽善記應對詳敏屢承顧問
悉多稱旨七月戊寅

上問侍臣以民生安否三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咸安樂

上曰天下之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

常在民惟恐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虛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

臣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

明學記卷之四

十三

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上嘗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

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心錄命三吾編集漢唐以來

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二十年

三月甲辰御註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觀洪範一書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

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

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

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言朝夕省覽三吾

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

平者也遂命三吾撰序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
見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
此實聖德所致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

可弭苟喪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二

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因論治民之道三吾曰南地風俗不同

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

之間君子懷德小人懷刑施之各有攸當焉爾十二

明學記卷之四

十四

月癸亥

上謂三吾曰愚民犯法如哺飲酒嗜之而不知止設

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想以行吾仁而仁或可

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

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為國家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二

十四年七月命攷定武臣封贈之制十一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乃曰凡人罹凶

咎無不自己求之者彼事勢窮促冀求苟免竟亦何

益三吾曰如是者常聽乎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於天若其自求於天何預二十年正月辛巳

上退朝謂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自古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澤則衆心離于下積怨聚于上欲國家不危難矣三吾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三月辛丑又謂三吾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

明學記卷之四

十五

龍聳天下之事難達矣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賢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檢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也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七月巳酉

上因改定書傳謂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其厚各賜以綺繒衣被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列侍衛之前燕享則坐于殿中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賜三吾及修震宇通衢書禮制集要成俱倍加賞賚三十年命三吾主考會試士偶黜竟以是獲罪三吾為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于大節則屹乎其不可奪也

上嘗欲易太子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

明學記卷之四

十六

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事多忤旨降為博士久之乃復為學士廖道南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三吾者非其人與方茹忠誠之薦也

聖祖虛席以待而密勿啓沃格心居多至于易儲痛哭以爭可不謂節乎贊曰星沙之南雲陽之墟嶽祇發祥是生鴻儒惟彼鴻儒公輔之器學類之學志尹之志晚登秘省嘉謨嘉猷嗟予小子景慕前修

翰林院侍讀學士張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其先河南固始人厥祖光祿大夫從

王審知入閩遂居福建之古田少貧苦嗜學登元泰
定辛卯進士初授黃巖州判官轉六合縣尹坐事免
至正中復起為國子助教後遷侍制侍讀學士以寧
有俊才元末遺老多物故以寧獨擅名于時人呼為
小張學士

國初工師入元都以寧與危素等以故官來歸奏對
稱旨仍以為侍讀學士階朝列大夫知制誥特被寵
遇洪武己酉與典簿牛諒奉使安南

上親製詩送之時安南王陳日達偶卒嗣君日聚遣
其臣阮亮求詔璽以寧不許乃留居洱江俾諒往其

明學記卷之四

十七

國論以朝廷威福彼遂復遣陪臣杜舜卿來告訃

上親御翰墨為祭文命編修王應主重林唐臣往將
命事竣

上御製詩八章錫以璽書褒之還卒于道中詔有
司還其柩于家所在致祭以寧清素自守所居蕭然
未嘗營財產其奉使也襤褸而往臨終時有詩云覆
身惟有黔婁妻被書棠都無陸賈金有詩文數十卷號
翠屏集子煜為蕭圻知縣炬為刑部員外郎大學士
楊榮銘其墓曰世德相傳厥為名族固始徙閩肇于
光祿積善流慶懋敏文儒影 喬松溫若美瑜富有

才華早登科第敷歷中外英聲倏起際我
皇明奉職詞林用弘裨益恩眷彌深使節煌煌遠臨
交趾夷俗丕變

龍顏以喜寵命方降訃音遠來

天語興嗟失茲良才履道南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可以為難乃若李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求不辱
而已以寧持節遐荒行李蕭條生則哦詩自樂寄興
翠屏死則述詩見志投疏皇囊亦可謂不辱君命已
矣贊曰閩山之煥是為古田堅持古道希古之賢於
惟斯人死于王事去夷就華卒死夷裔

明學記卷之四

十八

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紳

李紳

洪武初為典籍十五年十一

月乃陟為侍講學士

上賜之勅曰治天下之美非賢何以治民非文何以
昌化文所以備載萬物闡演幽微昔有唐天下咸和
時豐無乃弘文館之設有方任館內之事者內相慮
勤以致遐邇求庭外戶不閉斗米三錢家給人足朕
欲肩之何用賢之道不齊致遺賢於遠邇今特命爾
紳居是任尚期文同韓柳勲比房杜以昌治化汝往
欽哉十七年正月庚戌

上與卿等論武事卿曰用兵重在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重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憲宗用魚朝恩肅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卿曰惟陛下聖明深知茲弊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于未形有謀能制勝于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而後可以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爾又有王時者以元故官與危素同為侍講學

明學書卷之四

九

士有李遜者直隸景州人登洪武甲子鄉試官至學士其行蹟多不可考云廖道南曰易有之聖人作而萬物睹信哉言乎觀李卿之勅詞望以文同韓柳勲比房杜意亦至矣贊曰卿也鳳舉竹實梧陰于伏高崗栖于禁林時以舊臣大為其主素既無為於爾何取鈞以儒學遜以選舉冥冥今古莫可避悟

翰林院直學士陳樞

陳樞字子經浙江奉化人祖著宋秘監知台州父秘元饒州教授樞自束髮受書即知弘前人業乃撰紀二百卷傳諸同志又上論遠古逮于高辛下援三史

會于有宋述近理剛繁詞比事於通鑑較義於綱目斟酌前編而不必苟同至於尊正統以定大分凜然大義萬世不可易也其紀年則司馬公之補遺其書法則朱文公之綱目猶不敢自比於二公故但名之曰通鑑續編洪武二年春正月以朱升為學士詹同及樞為直學士廖道南曰墳典既遐史傳斯創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後世沿之紀言為實訓紀動為實錄文彌繁而道愈遠矣乃若陳子經值元末亂亡潛心史學祖晦翁綱目之律例述君實資治之龜鑑昭正統彰大義其文核其事該其旨淵以正可不謂良史

明學書卷之四

十

爾矣乎贊曰兩浙之區寔為興儒天目昭嶢鴈蕩蜿蜒篤生良士為國仁賢表章正學纂輯遺編董狐斯偶班馬仔肩子生也晚有開必先

翰林院侍讀學士秦裕伯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從父仕元都就學曾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以張母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招之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省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亡哀而出不孝也

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檄起之稱疾不出
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閑裕伯智謀之士而
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
善為辭說上命為侍讀學士洪武二年改侍制一日
諭學術

上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
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隘小則陋故
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乎小
而拘于凡近豈能克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
卒出知隴州廖道南曰予讀國初事蹟乃知楚才晉

明學記卷之四

用不獨裕伯為然易有之水就濕火就燥雲從龍風
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其然乎贊曰大名之北瀛海
攸趨松江之南笠澤攸濡矯矯裕伯士林之魁出遇
真人左右是昆明哲保身云何幸偶誦厥遺言悵然
深悲

翰林院侍講學士潘廷堅

潘廷堅字叔聞太平當塗人先世業儒有聲江左廷
堅性資穎拔博學強記元末教授鄉邦學者多從之
遊今為起為富陽縣教諭歲乙未

高皇渡江駐蹕采石廷堅同守習陶交謁見遂命為

太平府教授明年金陵平召為中書博士庚子補金
華同知壬寅入拜侍講學士階嘉議大夫以年老致
政廷堅為人慎密諫約每參謨議為

上所重子輔為起居注中書左司都事江西湖東按
察使今其商家當塗之多福鄉廖道南曰予觀太平
志乃見天兵初臨耆儒入謁然皆彬彬然多文學士
視漢之酈生諸人尚變詐特智巧者不佞矣贊曰大
江浩渺采石縈紆篤生英哲雅集師儒伯羽所翔主
敬為基叔聞多學探討淵微彙征斯吉聯翩以飛
鬱林鸞鳳攸栖高山景行于茲焉依

明學記卷之四

翰林院侍講學士葛鈞

葛鈞洪武初以明經薦授河南府學
教授躬行訓育多所造就徵為侍講學士時劉三吾
以耆儒掌院鈞與相得甚懽凡草創禮儀稽考經籍
享祀神祇校閱文卷罔不事事庚午九月命鈞考定
諸臣封爵之制鈞奏宋制功臣韓琦生封魏國公封
新王考其先世止封公爵王及三代別無舊制若開
平王當遇春三代封王出自特恩難為定例今中山
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追贈三代宜准宋制

上謂中山岐陽皆開國元勳三代准贈王爵十一月

高麗貢玳瑁筆分賜三五及鈞等是年命授泰寧諸王經鉉曹糾其怠惰

上曰儒者不任劇職俱降國子助教未幾復職廖道南曰漢初命叔孫通創經筵之儀史稱其為漢儒宗夫叔孫所定未必如先王經制而因時制宜要亦有可行者哉

朝自陶失朱升詹同宋濂親諸儒開厥初郎繼以三吾與鈞率宿弊典潤色微獻於平蔚矣贊曰石渠蘭臺漢閣儲書宗文麗正唐院延儒草昧建侯雲雷啓運登崇俊良以協中正鈞也端亮矯跡中原碧嵩

明學記卷之四

十三

渾河靈啓崐崙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達

王達字達善常州無錫人初以明經授邑庠訓導入補國子助教

太宗登極姚廣孝薦之擢編修侍

皇太子于東宮尋進侍讀學士甲申七月進講乾卦九四一爻舉儲貳為說

仁宗問楊士奇恐達含諷意士奇對曰講官非正道不陳豈敢譏諷此宋儒胡瑗之說也

仁宗曰易言無之若遇庸人亦將為茲說乎士奇曰

程子有云凡卦六爻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宋王昭素講易以節儉莫若愛民養心莫若寡欲為對宋太祖特書其言于屏間

仁宗遂悅命諸臣分撰五經講義以進一日

太宗問建文君如何達對曰可與為善惜輔導非其人以是誤之耳後嬰疾卒年六十五時有曾章字曰章者永樂辛酉以侍讀學士置南院與達蓋後先相望云廖道南曰十觀毘陵志稱達所著有詩書心法易經選註桂林機要及天游集是亦潛心于理性者惜乎木之槩見也贊曰立賢無方夢卜惟微論學無

明學記卷之四

十四

窮博約惟明吁嗟達善署庠督曾論易儲閣談詩文圍誰其闡幽國史有紀毘陵之志未完厥委

翰林院學士王景

王景字景彰浙江松陽人武中以明經薦授懷遠教諭歷陞知州擢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坐事謫雲南撰平雲南頌及黔寧昭靖王碑建文中以知縣召入纂修

高廟實錄守制服闋吏部尚書張純前為雲南布政雅知其賢薦陞翰林院侍講

太宗入正大統陞學士一日問建文君葬禮景對曰

從厚葬以天子禮

上然其言景博學以古文自擅亦擅筆札然不謹細故與時多忤云廖道南曰予考文衡乃見王景彰所撰諸篇俱春容爾雅暢茂敷實乃知

國初渾厚和平之氣不獨於運數見之寔有徵于文物也已贊曰測海之濱巨儒潛光滇池之游逐臣貴章賜環金門視草玉堂鬱鬱文衡雷電令章

翰林院學士蘭從善

蘭從善字有恒河南磁州人永樂癸酉貢士初任揚州府學教授召入授編修轉侍讀宣德中預修

明學記卷之四

廿五

兩朝實錄成遷司經局洗馬進侍讀學士未幾改右庶子正統初陞學士與王文端公錢文肅公相得甚懽賜之真章曰卿以文學典教郡邑用膺簡擢進事先朝翰苑官坊累遷清秩暨朕嗣統陞職有加史館經筵悉勤乃事操履篤實無久不渝廖道南曰予觀王文端公稱從善心淳氣平學行端方景泰易儲詞林加宮保者二十餘員而從善獨守官如舊及讀崔仲危所撰彰德志益信其為篤厚君子也贊曰燕趙多材古為巨邑太行西來恒山北峙蘭君產焉抱茲奇氣篤實輝光久而不墜

翰林院侍講學士周叙

周叙字功叙江西吉水人永樂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宣德初預修

兩朝實錄成轉修撰正統中進侍讀辛酉閏十一月叙上言三事一曰興學校二曰勸農桑三曰慎銓選上命所司舉行未幾陞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己巳九月

英宗北狩叙上言八事一曰勵剛明二曰觀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曰安民心六曰廣言路七曰謹微漸八曰修庶政疏上嘉納天順初叙上言請

明學記卷之四

廿六

修宋史詔令自修進呈又上制治保邦十二事中興太平十四事俱付所司采擇行之廖道南曰士之負奇氣樹壯節出而効用於時不少媿媿泮忍以自立者必有所建白以垂不朽乃若功叙筮仕史官即上疏論天下事今載諸蘭臺石室者可攷也然而忌才者衆卒之老於南院而不少試悲夫贊曰皎皎易汗曉曉難全蘭以香焚膏以明煎上書北臺視篆南署老而不倦克承墜緒

翰林院侍講學士曹鶴齡

曹鶴齡字延年江西泰和人永樂辛丑進士第一授

修撰庚戌秩滿轉侍讀正統戊午預修

三朝實錄進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致仕鶴齡
為人和厚且直交際以誠作文典實如其為人初生
時母夢鶴翔空而下後頂骨有紅暈故其父命之曰
鶴齡云孫追進士及第官編修廖道南曰夫人之生
豈亦有殊狀哉宋文憲公之生也然夜未脫薛文清
公之生也肌如水晶奚必徵諸往代夫鶴齡亦有然
者矣然而功業未究著述靡聞豈其乘軒而弗鳴皋
者耶贊曰有鶴南飛翔于江皋玄裳綺衣高栖松巢
曾氏夙兆誕瑞彌昭孫絕祖武振羽煙霄

明學記卷之四

廿一

翰林院侍講學士黃諫

黃諫字廷臣陝西蘭縣人曾祖仕源為元提舉祖文
質父志道咸隱約不仕諫幼有異才正統壬戌進士
及第授編修景泰中上鏡歌鼓吹曲詔付史館出使
安南始定使臣之禮餽遺悉無所受還朝同少卿劉
儼主考順天鄉試時大學士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俱
不第遂擢陷考官賴大學士高穀覆試獲免秩滿轉
左春坊左中允兼編修天順初改尚寶司丞仍兼前
職石亨等言其功擢尚寶卿兼侍講未幾進侍講學
士石亨敗謫廣東同知尋被逮卒于淮兵部尚書王

時理淮漕嘆曰李札葬于嘉慶博之間孔子以為知
禮況廷臣高郵人也乃卜葬于淮成化間官其子琳
為中書舍人倪文僖公跋其鏡歌曰辭官閑壯音韻
鏗鏘誠可施之軍旅者也楊遂菴銘其墓曰驥足康
莊既奮而驤忽一蹶以傷鄧林之良登置明堂雷風
奮撞化為土壤奈何乎彼蒼惟劍之氣與王之光不
隨物以亡廖道南曰予讀黃公使南燕及南坡諸集
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直逼古人及攷國史始阮于陳
循終阮于石亨豈造物者亦忌才乎贊曰三秦帝京
兩淮帝鄉生也挺秀後也流芳幸菴有替遂菴有志

誰表遺書以傳奕世

翰林院侍講學士吳希賢

吳希賢字汝賢福建莆田人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
士授檢討與修
英廟實錄陞修撰成化乙巳遷左諭德丁未進侍讀
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希賢為文章有奇氣尤工於
詩每僚友宴會累數百言立就人多服其敏然負氣
豪俠人亦以是少之太常卿陳音銘其墓曰東野昌
詩手厚優文君殆兼之永播厥芬廖道南曰予觀甫
陽文獻謂希賢與西涯成彌神童及同舉進士則又

相篤厚以故西涯真文有云國有舉聖代有文章非
虛語也皆口有美一人宛清揚為蟬則歲蟹有匡
考天球河圖寶物藏考仰觀斗牛劍氣光考

翰林院侍講學士曾彥

曾彥字士美江西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授修
撰時執政欲矯時弊採文以質而彥所對簡約遂置
之黜選丘文莊公作泰聯以贈之彥年已近六十餘
矣丁未轉侍講弘治紀元預修

憲廟實錄遷左諭德甲申進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
院事彥道南曰夫士童而習之曰首紛如養其才將

明學記卷之四

九

有試也茂其學將有為也乃若老而時策居歟元者
在前則曾士美在後則唐守之俱遲暮不振無聞于
時惟吳文定公則老而不衰乃克自見宜天之降才
爾殊哉贊曰孰謂桑榆取日虞淵孰謂湛虛貫斗龍
泉壯而行之老而彌堅未酬厥志夫奚取焉

翰林院侍讀學士徐穆

徐穆字舜和江西吉水人幼聰悟日記千餘言弘治
癸丑進士及第授編修已未同考禮闈得倫文叙為
首元癸亥轉侍讀預修通鑑纂要宋元論斷多出其
手元復考禮闈得並祀為省元二公皆名士人以

此後予之知人

武宗登極未使朝鮮還朝預修

孝廟實錄充經筵講官值逆瑾柄國怒諸詞林不為
禮乃改汪俊等于別衙門是時穆居外艱改南京禮
部員外郎服闋改兵部瑾敗復職病甚擢侍讀學士
卒彥道南曰予觀李文正公所撰墓誌稱穆事親孝
事長恭悌極群籍公堂席坐言論英發略無遜避非
其人噤不出一語其所自負每翫辭不下物蓋實錄
也贊曰躍之鏗然鑄之凝然擊之錚然若于將然胡
為而然而胡不然抑豈其然

明學記卷之四

三十

後閣詞林記卷之五

部學

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

詹同字同文舊名古徽州婺源人而穎靈獨抱奇氣元學士虞集以其弟樂之子妻之至正中舉茂才異等授郴州路學正遇亂道梗因家黃州陳友諒徵為學士承旨兼御史

高皇帝平陳首召同為國子博士易其名曰同未幾以為待制起居注時命有司求遺書

上謂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

明學記卷之五

七

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表章六經開闡帝王之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箴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誠萬世之師也遂命攷宗廟時享禮洪武元年四月命畫古孝行及起家戰代歷試愁苦為圖以垂世訓上謂同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圖茲以貽子孫俾知王業艱難也同對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

深宮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艱故示之俾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是年十二月以同為直學士二年三月為侍讀學士劉基疏請加禮大臣同因取戴記及賈誼疏以進且復開說剴切

上深納之又諭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典謨之言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琢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讀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務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于司馬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

明學記卷之五

二

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四年乃陟為吏部尚書

上諭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蚩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宜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廢官曠職卿等居銓衡之任宜在公平以別賢否六年七月以同為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

上御奉天門謂同曰論行事于目前不若鑒之于往古卿儒者試言古先帝王為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莫善于唐虞三代可以為萬世法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

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為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有時而窮然為治者遠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九月壬寅與宋濂等修日曆為總裁官七年五月丙寅書成名曰

皇明寶訓同以老乞歸

上賜之敕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拯民艱延攬英雄以圖至治凡二紀于茲曩者親征武昌下城之日爾同以文學之美從朕同游厥後任博士啓居注學士皆舉其職又長吏部辨人才之賢否審職仕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雖已邁猶輸誠效謀迄

明學記卷之五

三

無少怠可賢也已朕不忍以爾老年服役奔走特命以翰林學士致仕爾惟欽哉未幾復起為學士承旨同所著有天衢吟嘯及海濱集于徵為左都御史兼太子少保吏部尚書以事坐廢徵子被為太子洗馬改尚書司丞廖道南曰予嘗嚴舟黃人之壠訪詹同之蹟父老猶能言之及觀國史乃見其獻納忠諫被寵優渥天造建侯各因其才爾矣可不謂榮焉贊曰鳥惟擇木魚則依水君臣同游保全終始苟弗善始胡克令終於昭帝傑附鳳攀龍玉堂視草銓衡秉鑑荷與休哉皇謨斯贊

學士晉兵部尚書樂韶鳳

樂韶鳳字舜儀滁州全椒人洪武初授起居注拜中書左司員外郎歷陟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定祀孔子樂章三月製中都城隍神主上親為文遣韶鳳奉安九月編集日曆韶鳳為催纂官又命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式者頒行天下是月又命撰祭祀禮成回鑾樂歌八年三月

上以舊韻起于江左多失正音乃命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曰洪武正韻九月命攷陵寢朔望節序祀禮韶鳳奏諸廟寢園各有便殿日祭

明學記卷之五

四

于廟時祭于便殿漢都洛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特牲致祭洛陽諸陵每正月祭郊廟畢行禮唐園陵皇祖至太祖陵皆朔望節序祭皇考陵朔望節序進食我朝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用太牢致祭其伏臘社每月朔望用特羊是年十一月詔定登壇脫烏禮韶鳳奏古者侍坐于長者屨不上堂解屨不敢當階就而舉之屏於側漢魏以後朝祭則跣屨唐禮志正旦冬至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烏解劍宋開寶通禮太廟裸獻饋食并禘祫皇帝詣東階下解劍脫烏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有司設

御幕于增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屨之次于增門外西側

上皆從之十二年八月又詔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簡禮節鳳考撫精詳屢蒙褒獎未幾以病免歸復起為國子祭酒

上賜諭曰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為國學焉歷代以之訓君嗣教公子也故哲王必選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承是師範闡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有補于朕政汝往欽哉詔鳳為人

明學記卷之五

五

卿曰毅諸暨同知廖道南曰予幼讀魏杞山詩有云詹吳宋樂皆時彥撰述承恩晝夜同已知樂學士為名人矣及觀國史乃得其詳乃知稽古禮文厥功亦不為無助也贊曰滁州之域是為全椒篤生偉人德音孔昭士宗之宗邦家之彥熙績兵曹曹英翰苑康侯三錫于彼日中詹吳宋樂芳名靡窮

侍講學士拜禮部侍郎蔣驥

蔣驥字良夫浙江錢塘人洪武庚辰進士授行人改授檢討宣德初轉侍講五年同考會試得陳詔為第一預修

兩朝實錄進侍講學士拜禮部侍郎初解縉逮繫詔獄辭連替善王汝玉及驥縉死而汝玉及驥為顯官驥子琳歷仕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征草塘有功後為仇構賜死孫銘為中書舍人廖道南曰予至錢塘眺天目游西湖乃訪蔣君之墟間里父老尚能談其事者及考杭志則又多稱其賢予乃泫然悲之贊曰錢塘之江子胥怒潮西湖之游武穆沈湫偉哉蔣君屢遭危禍雖數之奇亦緣其過

吏部尚書兼學士王直

王直字行儉江西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

明學記卷之五

六

授修撰

太宗幸北京命直同黃淮楊士奇侍

皇太子于南京及再幸北京命直扈從預修

高廟實錄轉侍讀

仁宗登極進侍讀學士尋遷右庶子預修

兩朝實錄擢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階中順大夫

英宗嗣位總裁

宣廟實錄成擢禮部侍郎兼學士出佐部事與胡忠安公相得甚懽吏部尚書郭璉去以直代之加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正統己巳也先入寇中官王振勸

上北征直率廷臣上疏曰邊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備嚴固而已

國朝備邊取為上策謀臣猛將堅甲利兵隨處備禦且耕且守今宜慎固封守申明號令俾堅壁清野按兵蓄銳彼前不得戰退無所掠人馬疲困自當遠遁何必親御六飛遠臨榆塞况秋暑未退旱氣蘊隆青草不豐水泉猶塞人蓄之用實有未充且兵凶戰危利害難保古之聖王敬慎不忽蓋有所見而然茲褻至尊臨險地非所以養威持重存大體也

上不從命直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榮祿大夫景泰

明學記卷之五

七

初進少傅兼太子太師議遣使奉迎太監興安傳諭曰今日誰為文天祥富弼直正色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誰敢有不用命者興安語塞天順改元乞休歸年八十四卒贈太保謚文端子穰為翰林檢討曾孫思為編修李文達公銘其墓曰侃侃王公天賦其秀有聲煒然大江之右鑾坡鳳閣容與翱翔惟學之昌惟譽之芳遂秉銓衡不倚不惑百司庶府位稱其德廖道南曰初也先入寇時人心洶洶莫知所裁直率百寮廷爭此其為心天日皎皎可鑒焉者及景泰中陳循當國直亦無所附麗廷議奉迎正色而對蓋直

躬而篤於好古者也彭韶贊云刻志苦學早登科甲被命留京慎勤守法迎復之間惟公首對即却權奸辭鋒歛氣公性雖嚴公有雅度大年有識泣以銘墓

禮部尚書兼侍講恩王王英

王英字時彥江西金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遷庶吉士戊子重修

高廟實錄丁亥授修撰丙申轉侍講戊戌二月扈從太宗北征至瀾灤海五月旋師過李陵臺命英往視碑文英視畢奏稱碑陰有達魯花赤字

上命毀之謂英曰爾是二十八人中讀書秀才耶朕

明學記卷之五

八

需爾用宜勿憚勞英因奏曰胡虜犯邊罪在不赦但聞天兵遠征遁歸沙漠願勿窮追

上曰秀才惟不欲窮兵黷武朕為天下國家計爾又曰軍中一切動靜爾有所聞即來密奏

上駐蹕安平鎮有軍士以有過立功無行糧者英曰此皆壯士也願宥其過而與之庶得其死力

上即命兵部尚書李慶給之甲辰

上復北征晏駕榆木川英與尚書蹇義夏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同議喪禮宿內閣凡七日

仁宗登極進侍講學士尋遷右春坊大學士明年賜

告歸省

宣宗嗣位召入便殿問曰洪武中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間則解縉胡廣俱有重名汝當勉旃罔俾前人獨尊厥美預修

丙朝實錄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賜金相犀帶千守制奪情正統初預修

宣朝實錄充總裁官擢禮部侍郎仍兼侍講學士癸亥命往祀南鎮祈雨還奏修省事宜

上從之果大雨戊辰陟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安廖道南曰予觀陳敬宗所撰文安傳以為撫州多名儒

明學記卷之五

九

若宋之晏殊元之吳澄蓋玉堂寶蓋諸山之靈所鍾也及讀國史謂文安樂易善書跌宕不拘小節固有徵哉贊曰漢有二王咸有芳名宋有二王並登宰衡文端曰直文安曰英勲如其名永世有徵

學士拜禮部侍郎錢習禮

錢習禮名餘以字行江西吉水人永樂辛卯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洪熙初轉侍讀戊申賜觀燈萬歲山撰詩以進是歲典應天鄉試庚戌進侍讀學士壬子上臨幸史館賦招隱歌賜近臣習禮拜賜是歲典順天鄉試天順改元預修

兩朝實錄充經筵官陞學士是歲復典應天鄉試已卯復典順天鄉試乙丑主考官試擢禮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謚文肅尚書王直銘其墓曰惟公世家海內所聞政事文章亦煩其群廖道南曰予讀國史謂文肅恬靜少慾恭而有禮及攷諸古志則又稱其以清節重望名海內人不敢干以私夫君子立身始干幾微極于廣大著于鄉黨昭于邦國庸言庸行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乃知文肅之獲譽于人所由來者遠矣贊曰靜以立本坦而有容流芳史局為光為龍明堂柱礎清廟鍾鏞彼美人兮穆如清風

明學記卷之五

學士拜禮部侍郎李紹

李紹字克述江西安福人宣德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預修

宣廟實錄以判員汰歸楊士奇薦之未及用景泰初召充經筵官轉修撰歷司經局洗馬兼修撰遷右庶子兼侍講天順初改尚書司卿仍兼侍講進學士尋陞禮部侍郎時有權貴相軋以紹奏事多南音沮之英廟弗聽且曰禮部不可無此人以士奇常薦之癸未會試紹充貢舉時範甚嚴詹章宿弊成化初預修英廟實錄充副總裁書垂成以疾求解任歸後國子

祭酒缺吏部尚書姚夔薦之召命甫至卒子瑑為雲南布政使庚道南曰予觀江西通志稱紹素有隱德及攷國史乃知楊文貞之力居多士仲於知己信哉贊曰周昌期期周舍謬謬口啖不言行果而確其述土音聞者驚愕獨簡當守典司禮樂

學士拜禮部侍郎倪謙

倪謙字克讓應天上元人生有四乳人咸異之正統己未進士及第授編修甲子命祀北岳已巳轉侍講使朝鮮景泰壬申遷左中允兼侍講侍經筵以易儲省進侍講學士丙子預修寰宇通志遷左春坊大學

明學記卷之五

十一

士天順紀元改通政司左叅議仍兼侍講遣祭遼荆楚三府還進學士戊寅

憲宗出閣免講讀官己卯圭考順天鄉試以舉子奏發陰事下詔獄謫戍開平成化初復學士職預修英廟實錄擢南京禮部侍郎御史陳選劾之致仕已丑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復侍郎職丙申陟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子岳為吏部尚書阜布政使萬安銘其墓曰偉哉文僖體貌奇異學識超群詞華鳴世致身翰林振玉鏗金出使外國驚服衷心歸請經帷亭丘秘殿克當淵衷累承寵眷簡侍青坊啓沃

少海天昇困橫欲資亮米

帝思推學仍拜舊官晉少宗伯懇乞歸閒養晦七年有詔復起進大宗伯典茲三禮庚道南曰予觀國史謂文僖嗜進太急多比匪人以故屢致謫非不有文毅曷昭幽潛語有之犁牛之于驛且角於乎况匪犁乎贊曰鍾阜儲英大江炳靈幼鍾異質壯負修能禹錫玄都宗元鈇鉤詞翰殊方嚆與為伍於乎不朽貴在德修頗有元方其澤悠悠

侍讀學士晉南京吏部尚書錢溥

錢溥字原溥直隸華亭人正統四年進士太監王振

明學記卷之五

十一

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讀薇露詩大見稱賞特授檢討景泰辛未遷左贊善兼檢討七年修寰宇通志轉左諭德兼編修天順紀元改尚寶司少卿兼官如故俄陞侍讀學士修大明一統志充副總裁壬午頒詔安南克正使贈書與王論郊迎禮甚悉甲申降廣東順德知縣成化丙戌詔復舊官尋起掌南京翰林院事丙申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尚書致仕卒賜謚文通溥性輕躁嗜進嘗作充婦傳以譏商輅有太監王倫者受業於溥當

英廟大漸時倫出就溥舍妾議時政遷者得之以聞

下獄罪且不測有左右之者乃得末減出為知縣雖累被彈劾尚遷崇秩識者鄙之廖道南曰士之立身可不慎我王振以巨端秉政導脅憎講張為幻溥也何人乃首附之卒之不俚于口非言者之過也溥之罪也贊曰漢之喬固白刃罔避唐之訓注甘露不畏一忠一佞同事異術溥何人斯居身靡基積久滋彰云胡弗愧

侍讀學士晉禮部尚書周洪謨

周洪謨字克弼四川長寧人正統甲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中遷左贊善兼編修上疏

明學記卷之五

十三

十二事景帝嘉納尋轉侍講改侍讀掌南京翰林院事成化初召修

英廟實錄進侍讀學士未幾陞南京國子祭酒守制服闕改北監上疏奏增孔子樂舞從之踰年擢禮部侍郎適尚書張文質去位以洪謨代之時議

憲宗皇帝升祔暨

孝穆皇太后纓禮上疏畧曰禮必援情以立義事當據古以證今謹按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為宗故為九廟蓋以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平

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為祖而太祖太宗亦百世不遷雖迭有異議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尊僖祖為得禮之正蓋報本反始義所當重也我

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

四祖至

英宗上賓遂備九室在當時則

德祖為高祖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當為始祖無可祧之主臣愚以為

太祖

明學記卷之五

十四

太宗比周文武萬世不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遞遷茲遇

憲宗升祔宜于

太廟寢殿之後倣古夾室之意別建一殿分為九室

以俟祫祧主況古有祫祭合祧廟與未祧之主而祭

之于太廟故謂之祫今宜于歲暮之餘奉迎

懿祖祧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每歲一祭視古三年

一祫為有加矣周禮大司樂歌中呂舞大護以享先

妣謂姜嫄為帝嚳妃為后稷母故特立廟以祀至宋

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

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茲遇

孝穆皇太后祔葬

茂陵所有神主宜於

奉先殿旁近宮室改為別廟庶情文咸秩幽明允協矣

上從其議又手製璿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制工巧識者服其精致仕歸尚草奏安國禦夷十事上之卒所著有四書疑辨錄五文莊公銘其墓曰明興百年多文學士士專一經世用作我甯同勦說誰復致疑但係周公實惟經師剖析精微揆扶踈漏死者復生

明學記卷之五

十五

亦不予咎學既宗經文必根理矧居顯位不徒尊已人皆迂公孰知所存無待而興卓爾不群廖道南曰予夙侍

帝座迴翔天門乃見洪謨所製璿璣圖者張平子之靈憲郭守敬之簡儀後先若符及讀五經疑辯錄則又知其用心精密如此非有本而能然乎贊曰堯授四時舜齊七政顯庇穹祇潛探玄運俗儒罔覺誦習成書承訛襲舛白首紛如矯矯周公直窺象緯璿璣製圖宗祧拆禮文莊之銘可謂知人聞幽明微以步芳塵

侍讀學士晉禮部尚書李本

李本字立之四川富順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轉編修預修一統志進侍讀

英廟實錄成遷南京太常少卿尋擢禮部侍郎陟尚書卒賜祭葬如例本性質直不為詭異之行然慷慨尚義聞有義舉則欣然為之其文章平實類其為人平生不拘小節晚在禮部頗自豪縱言官劾其與世浮沉非定論云廖道南曰夫莊生有言自處才不才之間以其無近刑無近名也本也始而官中局歷奉常何其華也繼而登八座掌三禮何其要也然而名

明學記卷之五

十六

不字實悲夫贊曰玉壘之山山石巉巖錦江之水水雲潏潏巍巍邦邦寒寒王官夷考其人天路孔艱

學士晉南京吏部尚書王傑

王傑字廷貴常州武進人景泰辛未進士及第授編修天順癸未轉侍講侍

皇太子于東宮成化紀元遷左庶子兼侍講尋陞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守制服闋起為南京國子祭酒時教法久弛傑嚴立規程稽核勤惰雖權貴不少貸九載考績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召入為戶部左侍郎尋陞南京戶部尚書改吏部考覈諸司官屬去取務

合輿論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與風米凝峻喜自誇
謂居家侈靡子沂至右副都御史庾道南曰子觀劉
文安之贈文肅也以為事君服勤左右無方曾其然
矣及子棹毗陵過其里造其廬有陶朱荷頓之風豈
其父子相繼而然耶不然何其豪恣綺麗至此極也
贊曰於惟泰札封于延陵高風遐悠洗濯清冷王氏
之先世有應仕曰諒曰忠不顯亦世嗣時厥後八座
兩堂漸不可長亦已焉哉

學士晉工部尚書謝一夔

謝一夔字大韶初冒王姓江西新建人天順庚辰廷

明學記卷之五

七

試第一授修撰預修

英廟實錄遷左諭德成化辛卯十二月一夔上言禁
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
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
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

上怒斥之及預修宋元綱目進學士未幾擢禮部侍郎
陟工部尚書奉贈太子少保一夔為人易平實
與人交久而益親尤篤于友義為文不事奇詭雕刻
其佐禮部則惟務交好不復持重初都御史閔珪以
江西多盜緣京宦佃戶窩聚占保不發乃奏欲併坐

其主一夔與尹直銜之調珪於廣西或問之一夔曰
珪之謬也匪吾省李孜省密奏里閭其為紅巾乎自
是人始知朝政紛更皆孜省之為也庾道南曰子觀
江西志謂一夔言婉氣和善謀而成及觀其所上諸
疏侃而間異而法有足追古者但比之匪人未免避
尾可惜也哉贊曰南昌魁選前謝後舒杜門講學排
闥上書謝登寧顯舒抱於邑月旦有評予奚容喙

學士晉禮部尚書徐瓊

徐瓊字時庸江西金谿人天順丁丑進士及第授編
修預修一統志賜賚有差成化紀元預修

明學記卷之五

十八

英廟實錄丁亥轉侍講典應天鄉試還進侍讀學士
掌南京翰林院事未幾陞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
弘治庚戌擢禮部侍郎丙辰陞禮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因四方災異上言請勤聖學崇君德罷齋醮停工
役禁傳奉辨忠邪數事

上可之瓊為人和易然托姻貴戚陞遷大驟臺諫論
列每及其名云庾道南曰自

國初以來官必久任政必歷試而後躋崇階列顯庸
漢儒所謂累日取貴積久致官者勢也瓊自天順至
弘治亦已久矣史猶譏其驟遷乃若後之朝滯省署

暮超巖廊者又何如哉贊曰翠雲銅半寔開金谿黃
蜂王香迴繞丹梯乃生徐君穎異群兒詞林史局敷
歷以時禮曹冑監敷施有宜貽譏青史夫亦何為

禮部侍郎兼學士汪諧

汪諧字伯諧浙江仁和人舉京闈鄉試被革歸復舉
浙江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成化丁亥轉修撰秩滿遷右諭德修宋元
綱目成陞右庶子侍

東宮講讀

孝宗登極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修

明學記卷之五

九

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弘治辛亥陟禮部侍郎兼學
士請老許之卒贈禮部尚書諡儀度整潔深中簡言
慮事周悉晚益慎密子登中書舍人舉太常卿李文
正公銘其墓曰惟浙東西山清水奇文獻之邦芳公
在累朝史局經閣校文場芳為名侍臣為能史官主
司之良方穹階顯曹漢號下頌表幽堂芳廖道南曰
子初筮仕時乃見諧之二子登舉皆翩翩貴公子也
其婉順脂膏如其父云贊曰惟彼錢塘右海左湖海
色沉瀝湖光鬱紆彼美人兮清揚且都登台踐斗具
有評誤

學士晉吏部尚書倪岳

倪岳字舜俞應天上元人父傳公謙之子也謙初祀
北岳禱于神其母姚氏感異夢生岳岳生而體貌豐
偉目光炯然望之如神天順甲申登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轉侍讀充經筵講官丁亥修文華大訓成
進學士甲辰充

東宮講讀官丙午擢禮部侍郎弘治癸丑陟禮部尚
書加太子少保儀文制度多所擬定知革淫祠正神
號禁齋醮絕胡僧却西域諸疏詳盡四方災異必以

明學記卷之五

廿

上聞其大者如

皇儲冠婚之禮

太廟祫祫之儀皆出其議未幾改南京禮部尚書再
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上言安邊五事一曰重將權
一統制二曰增城堡廣斥候三曰募民壯去客兵四
曰明賞罰嚴間諜五曰實屯兵復漕運又上七事一
曰講學二曰修德三曰敬天四曰法祖五曰節宗室
六曰汰冗員七曰闢異端上皆嘉納之召入為吏部
尚書加太子少保卒贈光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官其
從子縉為中書舍人岳有文武才畧在吏部銓選進

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然則曰吾知家
宰之職當如是耳事當建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
風采李文正公銘曰公官北都派出鍾阜若麟鳳在
藪踵接科第繼踐台斗若玉在崑岡為文章宗為
經濟手若錦在織若鐘應扣庭光廟薦若商韋周貞
暨掌天曹為百僚首若鏡在懸照物妍醜若鋤在田
務拔狼莠拒捍強禦鎮定紛糾若虎豹在山藜藿為
守若駕輕載重驅疾以走苟非其才踏者十九古亦
有言君子大受所常竹帛公且不朽廖道南曰先大
夫五洪公以弘治癸丑舉進士時李文正公主武事

明學記卷之五

廿一

倪文毅公知貢舉及甲寅誕夕乃夢二公至庭命名
授誥以故聞文毅之事為詳於乎安得起公于九京
而與之籌國也哉贊曰鍾山雄峙萬峰縣焉大江迴
繞百川環焉桓桓文毅嶽降賢焉明明勳業史局傳
焉眇予小子夙兆先焉嚴訓如在奉周旋焉

學士晉禮部尚書傅瀚

傅瀚字曰川江西新喻人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成化間轉修撰

皇太子出閣命兼司經局校書遷左諭德兼檢討克
經筵講官弘治紀元擢太常少卿兼侍讀預修

憲廟實錄成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賜告歸省還擢
禮部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仍直日講預修會典
克副總裁官陟禮部尚書率諸曹疏陳三十餘事不
報初瀚與同鄉監生江瑤誣奏大學士劉健李東陽
既而恐謀泄遂嫁其禍于詹事程敏政大學士謝遷
尚書王華咸中誣之及敏政死瀚代之家人驚見惟
異瀚憂悸成疾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子為庶吉
士授監察御史廖道南曰予讀國史於瀚極其贊議
謂敏政之死瀚實構之及觀西涯所撰墓銘則又獎
與無間詞何也豈其實有之與將誣之也贊曰豫章
之郡盤龍眇縣五星真位二峰柱天三劉博雅三孔
仁賢彼哉曰川何獨不然

明學記卷之五

廿二

學士晉禮部尚書李傑

李傑字世賢蘇州常熟人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轉侍講乙巳死

東宮講讀官進侍讀學士弘治初遷左庶子仍兼前
職辛亥陞南京國子祭酒守制服闋改太常卿兼侍
讀學士掌院事庚申擢禮部侍郎正德紀元預修
孝廟實錄克副總裁大學士焦芳擅竄國史傑亦未
如之何書成陟南京禮部尚書丁卯調禮部時逆瑾

用事晉府鎮國將軍表榷賂瑾求封為郡王傑持正不與瑾銜之竟以是去廖道南曰瑾之柄國雷煥重灼一時附麗奔走惟翰苑居多傑乃不辱其身不挫其志亦可尚也贊曰漢之五侯唐之八關若趙炎海若倚冰山傑也人傑掛冠蘇門跡雖往矣神則猶存

侍讀學士晉禮部尚書張昇

張昇字啓昭江西南城人成化己丑進士第一授修撰侍

皇太子于東宮充講讀官遷左贊善轉右諭德

孝宗登極進左庶子兼侍讀大學士劉吉抑己因

明學記卷之五

十一

天變劾奏萬安尹直相繼罷去獨劉吉尚留深結科道昏暮款門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貴戚萬喜依憑官壺兒焰燦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函宜斥譴如漢策免三公以應災異可也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論之坐左遷南京工部員外郎會吉去召還復職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擢禮部侍郎陟尚書時崔志端以樂舞生為同官昇每裁抑之御史楊儀之子從禮曹游偶遇昇捷之儀遂劾昇言官爭相論列致仕加太子太保逆瑾時復起為尚書為晉藩事忤瑾意奪加官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僖廖道南

曰子觀南城志謂昇宦業蓋惡凡周祀典擇賢才禁奢靡重名器省供應可身任者次第行之及攷國史則又力詆其狀如此豈名實不相副耶贊曰南城二史啓昭景鳴啓昭姪何景鳴嶧嶧揆之古昔曾華李觀二賢往矣誰其克紹

侍講學士晉工部尚書董越

董越字尚矩江西寧都人成化己丑進士及第授編修轉侍讀甲辰選侍

東宮講讀充經筵講官弘治改元遷右庶子兼侍講

孝宗登極詔使朝鮮宣布德意却其餽道有賦以紀

明學記卷之五

十四

其國俗預修

憲廟實錄陞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克日講官尋擢南京禮部侍郎陟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越修眉長身博洽善議論成化末諸執政大臣不相能其門客各有所厚獨越出入諸公之門皆得其懽心議者以是少之于天錫仕至大理卿李文正公銘其墓曰謂成之艱殊若易然東隅桑榆惟公有焉謂壽之艱而不其然坦途摧車抑又誰愈虧盈益謙天道則有栽培傾覆人所自取數弗或值理則可守其所未竟以遺厥後廖道南曰子觀寧都志稱越清介

端謹館閣推重然讀文正公之詞似若有憾焉而史亦不之褒也贊曰金精凌雲山祗儲積度化澄清水若鳩靈乃誕董君為國重臣胡然而然國史有評

侍讀學士拜禮部侍郎費蘭

費蘭字廷言鎮江丹徒人成化己丑禮部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丙申充經筵官丁酉遷國子司業丁未轉左諭德仍理司業事戊午陞祭酒

孝廟初開經筵充講官車駕視學賜坐講筵倫堂褒諭宴養士林榮之及直日講改少詹事兼侍讀修

憲廟實錄成進詹事兼侍讀學士越月擢禮部侍郎

明學記卷之五

五

卒年五十有八閭長身偉貌論議輿出臨事通變慷慨且恭謹自持人恒以公輔期之其在國學景文士子多所造就倪文僖公撰神道曰江東有木樛與章根蟠厚地摩蒼蒼匠石睥睨喜欲狂萬牛必致歸明堂輪囷旁礴登嚴廊巍然屹立時之望風雨侵陵靈且傷用之未久嗟淪亡廖道南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史稱閭恭謹近於有德者而議論豐盈又何能言也豈所謂三者無一於是耶贊曰太江東來趨于丹徒兩峰水殿三茅天都峨峨費君幼有壯圖侃侃閭閻雄蓋萬夫

禮部尚書兼學士吳寬

吳寬字原博蘇州長洲人初以貢入太學督學御史陳選惜其才令就試登應天魁選成化壬辰會試廷試皆第一授修撰秩滿選右諭德克

東宮講讀官寬上疏勸講聖學無分寒暑

孝宗嘉納進左庶子兼侍讀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尋擢吏部侍郎守制服闋召入典誥勅修會典充副總裁京成陟禮部尚書兼學士仍典誥勅

孝肅太皇太后附廟詔議其禮寬獨引周姜姬事請

明學記卷之五

六

別廟奉享或議吳澄不當從祀寬謂有益經學議上俱從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官其子襲為中書舍人李文正公銘其墓曰維世有堯問不容偽上有廷論下則輿議遠且賤者夷狄奴隸彼將不知孰強而致其所自致匪爵匪位矧其兼之功詎云易惟正不巧公亦有二有德有言功則未既廖道南曰予觀其志謂寬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不為慷慨激烈之行亦未嘗碌碌苟隨既而觀國史稱寬行履高潔志操純正勢利所在退避若懦蓋其所得者深矣贊曰人有恒言老成典刑士林著泰策府權衡惟

鮑菴公耆德碩人沉渾確實有典有文文正有銘文
定有評書之琬琰無愧名臣

侍講學士拜兵部尚書楊守陟

楊守陟字維立文懿公守陳之弟也成化戊戌進士
及第授編修秩滿轉南京侍讀弘治紀元預修

憲廟實錄克經筵官辛亥遷左諭德乙卯進侍講學
士戊午侍

皇太子于東宮尋擢南京吏部右侍郎庚申攝南京
兵部事因災異疏陳時政辛酉攝南京國子監事經
生徒清吏弊人咸稱之壬戌考績入京預修

明學記卷之五

七

會典克副總裁書成轉左侍郎加尚書致仕卒贈太
子少保守陟性耿直為諸生時上書論救祭酒陳鑑
邢讓司業張業有何蕃石大用之風從兄守隨為工
部尚書守陟陳為吏部侍郎從弟守隅為布政使從子
茂元為刑部侍郎茂仁為按察使一門貴盛當時莫
與儔云李文正公銘其墓曰四明山高東南長二川
交流滙其旁中結靈秀成文章前有一樓後二楊文
懿多聞天下望公也奮翼相低昂天子置之白玉堂
兩都官重登嚴廊五色共補山龍裳政皆弗竟文則
昌終如莫邪會于將廖道南曰予讀瑯川文稿其論

天下事若指諸掌略無依阿腴肥而耿直孤抗蓋其
得于家庭者多矣贊曰謹言不諱國是惟賢臣氣不
回士節則堅金紫盈門圖書滿筵誰弭彤管願續青
編

侍講學士晉南京兵部尚書張潔

張潔字仲湜廣西全州人成化戊戌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弘治己酉轉侍講戊午克

東宮講讀官辛酉上老順天鄉試己丑進侍講學士
武宗登極陞學士遷國子監祭酒正德丁丑擢禮部
侍郎己巳陟南京禮部尚書辛未改南京戶部又改

明學記卷之五

八

吏部時儲位久虛潔率同儕請建太子言甚剴切甲
戌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條陳八事又奏革守備廳
冗官凡百推用不容請託人皆服其公乙亥致仕加
太子少傅卒潔性剛褊與人多不合其在戶部清查
逮年通賦論者謂劉瑾方事督責而潔多附之及瑾
誅日以金壽星為獻潔後極詳辯未可知也石文隱
公銘其墓曰奕奕留都大江為池不有虎臣孰張王
師公總機務惟善是力望之嚴嚴千仞其壁固我藩
籬人莫敢窺汲也難惑范乎可欺三軍易奪萬夫吾
往是謂理勝非以力強人曰惟公有統馭才公在經

筵天日可回人曰惟公以嚴肅職公在甯監養士以德抱直而行積信以施遠道千舉公亦咄之公雖云亡有不朽存湘山峨峨以固其源更道南曰予師石文隱公剛介士少許可而於深極其稱譽非有所試耶替白桂林之潯湘水清漪星崖風洞幽真所栖竹所金川後先挺奇人之軒輊莫敢我欺

學士晉南京禮部尚書江瀾

江瀾字文瀾浙江仁和人成化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戊申預修

憲廟實錄轉侍讀甲寅充經筵講官是冬冊封荆王

門學記卷之五

十一

乙卯典應天鄉試丙辰簡侍

東宮講讀拜文幣金帶之賜庚申擢侍讀學士預修會典壬戌進學士預修通鑑纂要甲子典順天鄉試乙丑遷少詹事兼學士丙寅預修

孝廟實錄充副總裁尋轉吏部侍郎值逆瑾用事張綵驟控銓柄憾瀾不附已改陟南京禮部尚書祇肅裡祀禱雨輟應未幾卒瑾敗贈太子少保謚文昭所著有銓曹春亭東川瀛州諸藁庚道南曰予嘗友東川之子司空景熙太史景孚俱負雋才抱奇氣不少下人及考其詩詞則又稱其持重老成小心恭謹夫

固有不可及者矣贊曰謙謙君子大猷允升溫溫恭人大雅不群緬懷幽姿幸觀厥子令聞懋昭有孚神理

侍讀學士拜禮部侍郎馬廷用

馬廷用字良佐四川西充人由鄉舉入甯監大學士丘濬時為祭酒季試諸生大加稱賞名遂大振登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丁未轉侍讀充經筵官乙卯典順天鄉試預修

大明會典進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尋陞南京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南京禮部尚書廷用敦朴樂易

門學記卷之五

十一

所存鯁介臨事能斷在南京嘗攝戶部會江北大饑流民渡江就食者相屬獨持議發廩不俟奏請所全活甚多外守備官與太常議不合判數語立決為詩文亦華瞻久居散地勇于求退士論多之子金官布政使龔知府廖道南曰予觀楊守壯贈馬廷用為學士引二程二蘇為說夫二程穆乎貞矣若二蘇亦豈易得哉當文莊為祭酒時已識廷用為異才厥後所造不逮所稱豈亦惑于流俗未及諸古耶贊曰金峨岌岌錦川浩蕩山祗水若靈氣充盎偉哉良佐有聲于時虎闥鸞澤莫敢參差晚步春卿激流勇退知止

知足庶幾無愧

學士晉禮部尚書白鉞

白鉞字秉德真定南宮人兵部尚書圭之子也成化甲辰進士及第授編修弘治丙辰轉侍讀已未充東宮講讀官進侍讀學士甲子與應天鄉試正德丙寅陞學士克日講官丁卯命授庶吉士掌院事擢禮部侍郎尋改吏部陟禮部尚書賜玉帶庚辰命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典誥勅加太子少保辛贈太子太保謚文裕李文正公銘其墓曰世紹科第家為公鄉我自得之匪祿蔭是膺兄翹第華業擅文武我以文

明學記卷之五

三十一

學士晉禮部尚書傅珪

傅珪字邦瑞保定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丙辰命兼司經局校書預修會典遷左中允兼編修乙丑轉左諭德兼侍講充經筵講官正德紀元預修

孝廟實錄丁卯典應天鄉試戊辰復典武舉己巳命授庶吉士業充日講官時劉瑾擅權降修撰尋以實錄成復左中允進侍講學士明年陞學士典順天鄉試擢吏部侍郎三載陟禮部尚書瑾初敗事多變革珪振舉綱維悉守成法杜絕請謁人不敢干以私嘗條陳十餘事不報遂致仕去卒以從子榮為後蔭中

明學記卷之五

三十一

書舍人陞禮部主事大學士梁儲銘其墓曰嗟北潭古遺直曰為臣惟舉職事感中義形色言必詳行必立雖音獲靡能易廖道南曰予從中書省嘗見榮之為人和易溫雅及榮奉使長沙過予蒲野寄興高遠怡情恬愉可以想見北潭公也夫王謝之門多奇士房柱之後無佳兒其然豈其然乎贊曰和而能介剛而能潛處盡能飭處困致亨不激以抗不隨以遷斷無他北潭有焉

侍講學士晉禮部尚書吳儼

吳儼字克溫常州宜興人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丙辰充經筵講官

武宗出閣兼司經局校書庚申轉左中允辛酉進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正德丙寅召修

孝廟實錄充經筵日講官兼修玉牒丁卯典順天鄉試時逆瑾恃寵招權儼於第二場以為臣不易命題瑾心已惡之會儼擅娶經選掖庭女子瑾益振怒是歲朝覲考覈傳旨罷之瑾誅復職未幾擢南京禮部侍郎壬申調禮部持節封蓋府丙子陟南京禮部尚書丁丑

武宗北狩宣大偕府部大臣上疏諫不從未幾卒謚

明學記卷之五

三十一

文肅廖道南曰予嘗友儼之子驥見其雅飭不矜頗有父風及讀國史謂儼性方嚴操履勤慎居鄉有士行當官能自立瑾之媒孽豈其然乎贊曰昆陵之澤陽美之村樸菴為祖審菴為孫清白相踵高華自榮夷考其行視諸史銘

學士晉禮部尚書毛澄

毛澄字憲清直隸太倉州人弘治癸丑廷試第一授修撰丙辰同考會試已未預修會典癸亥轉左諭德兼修撰預修通鑑纂要甲子侍皇太子于東宮充講讀官數奏明暢

孝宗聞之甚喜徹御前中秋宮宴以賜之乙丑

武宗登極擢左庶子兼侍讀賜金駟束帶預修實錄值內艱歸逆瑾柄國奪所陞秩瑾敗起復仍官侍讀庚申進侍講學士典順天鄉試九月署國子監事辛未充廷試讀卷官擢學士充日講官壬申掌院事教庶吉士讀書甲戌上考禮部會試尋陞吏部侍郎丁丑進階通議大夫陟禮部尚書值

武宗南巡公上疏諫阻其部尚書彭澤坐哈客事將置重典公預廷議首救免之已卯賜蟒衣玉帶逆濠就擒江彬擁邊兵邀駕駐通州命文武大臣出迎

明學記卷之五

三十二

人人自危公倡正議謂當訊讞告廟悉從之辛巳四月同駙馬都尉崔元奉迎

今上于郢邸賜白金千鎰綵段十襲預修

武廟實錄充副總裁加太子太傅冊立

中宮皇后充副使持節行禮未幾以議禮弗協乞休卒于興濟舟中贈少保謚文簡子希原為都事廖道南曰文簡公與先大夫五洪公為同榜及子小子就試禮闈公為宗伯知貢舉雅知素履為詳既而讀邸二泉所撰行狀稱公資性明粹神采秀朗容止莊潔平生言行無少偽犯而不校遇事正直不以利害少

屈濟物薦賢恒如不及而未嘗自言於乎非知之深
者不能言之至此切也贊曰才為國器大廷之魁德
為國範太古之儒貌不勝衣言不出口熟載宗社名
齊山斗偉哉若人真我父師敬誦遺訓若實著龜

殿閣詞林記卷之六

館學

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劉基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年十四即領春秋大義元至順癸酉以明經舉進士授高安丞揭文安公受碩一見奇之曰此魏徵流也而英特過之他日其濟時之器乎初基游燕京見書肆有象緯占經閱之經夕談誦如流其人大驚欲舉以授之基辭曰業已習矣及丞高安有進賢鄭祥甫者精於天文術數廼以其學授基焉治高安有能聲江西行省辟掾史基辭去

明學記卷之六

尋起為江浙儒學提舉又辭去嘗與魯淵宇文公諒泛西湖有異雲起西北祥光映湖波如綺諸人皆賦詩記之基獨縱飲不顧徐呼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衆駭以為狂悉舍之去基獨與門人沈與京劇飲湖亭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以為隆中諸葛也方國珍起兵海上元帥朵兒只班被其誘脇省憲遂舉公為帥府都事基募兵平山寇吳成改行樞密院經歷與叅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以拒國珍遷行省郎中經畧使李國鳳上其功執政者貪得國珍賂遺奏入不省授

以判官基又辭去歸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書我高皇帝取婺州遣孫炎聘基基指乾象謂人曰此天命也吾其行乎基至金陵上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會陳友諒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者氣欲趨援之

上問基曰先生以為何如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若散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在茲一舉已而友諒至果大敗走復將討友諒于九江基曰

明學記卷之六

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克之必矣

上大喜即出師攻皖城自旦至晡不拔基請徑趨江州遂拔之友諒走湖廣其洪都守將胡廷美遣子約降預請禁約數事

上有難色基自後踴所坐胡床頓悟許之廷美以城降先是嘗遣都督馮勝出攻基授以方畧俾夜半俟望青雲起則我兵宜伏見黑雲則彼寇兵伏也慎勿妄動黑雲漸薄與青雲接此寇歸也宜急追之果如所料基以母富氏喪奔歸過衢州值苗軍叛守將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憂殺時守衢城驚惶失措基

徐為畫計且諭諸軍以禍福衆乃定遂與平章邵榮擒苗帥賀季等克復諸城方國珍素畏基名遣問致書問基因宣布威德諷使歸順方氏納款

上遣人訪基以軍國重事基隨問條答悉合機宜及還都道經建德會張士誠寇其城守將李文忠欲奮擊之基曰不出三日賊可成禽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趨使疾追至東陽悉禽之基至入謁上問曰友諒據楚士誠據吳二者孰先伐之便基曰友諒居上流名號未正宜先伐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囊中物爾已而友諒復攻洪都

明學記卷之六

三

上親征之大戰于鄱陽湖勝負未決基密謀移軍湖口以金水相犯日制勝

上皆從之陳氏平遂決計伐士誠暨北定中原基運籌居多

上時至基所昇人語移時乃去人莫知之乃以基為太史令一日基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深征閩果覆沒他日

上欲刑人基曰何為乃語以所夢基曰三人頭上有血此衆字也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也後三日當有驗越三日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所留刑者俾基縱之是年焚賊守心群臣震懼基勸罪已以回天意

上即詔諭群臣人心始安值大旱命基濬滯獄多所平反天降澍雨張昶上請群臣既平宜及時為樂基曰是欲為趙高也昶色動乃使齊翼嚴等伺基欲中之傷

上應得其情昶翼嚴伏誅未幾為御史中丞蕭太子贊善大夫

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且敕以督察奸惡以肅輦轂基素剛嚴凡中書內府閹人吏胥有

明學記卷之六

四

犯即捕治宦者監工匠不肅及宿衛舍人奕基基啓皇太子悉寘於法有中書都事李彬者犯法基即廢之善長祈緩其獄弗得遂斬之

上還都基言曰鄱陽固帝鄉非天子所都之地雖置中都不宜居也擴廓帖木兒雖可取然未易輕視願留意其辭歸肯田適章溢奏定處州田稅

上命減稅畝止五合且曰使劉伯溫子孫世為美談也厥後定西失利擴廓帖木兒北走沙漠

上乃手詔召基畧曰爾從朕于群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

光華發蹤指示無征弗克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
洪都取武昌平慶州爾多力焉至于彭蠡戰砲聲
如雷鬼神悲號星日晦冥自旦至暮如是者四爾時
在舟中脩嘗患難今久而未至朕心慙焉命駕一來
朕心良慰基至

上欲拜之爵基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
不拜

上以事詰責丞相善長基曰善長勲舊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者汝反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
任此基曰譬如易柱必得大木若用小木為之將速

明學記卷之六

五

顛覆如臣驚鈍尤不可爾

上欲相楊憲基與憲素厚乃直言曰憲有相才無相
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
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器局褊淺觀之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彼小指爾將債轅而敗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于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
惡太深不任繁劇為之且孤厚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

上嘗與論兵曰克敵在兵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

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
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曰臣每觀廟筭初謂未
必皆然及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將之勝又
不若主之勝然陛下不拘古法而勝尤人所難

上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戰陳之事
闔闢奇正頃刻變化如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
爾三年七月以為弘文館學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拜
誠意伯錫之誥命追贈其祖父皆永嘉郡公四年正
月賜歸田里遣子璉赴闕謝恩并上平西蜀頌
上手書優答且問以天象基覆上言霜雪之後必有

明學記卷之六

六

陽春今國威已立宜濟以寬

上命以其書付之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
基嘆曰吾若當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初既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基言於

上以為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為亂宜設巡檢司
上從之及設巡檢司民以為非便適茗洋作亂郡縣
匿不以聞基令子璉奏之時胡惟庸柄政憾其所奏
乃謂基國談洋為已募地詔以基勲舊赦勿治仍奪
其祿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為相復敗胡惟庸繼之
基大憾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如其驗諸其如蒼

生何八年正月胡惟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石基白于

上亦未之省也乃御製文一通遣使送歸及家一月而薨年六十有五所著有覆瓿集寫情集及犁眉公集廖道南曰予觀誠意伯集慨然激嘆以為有子房之風及誦我

聖祖之言亦曰吾子房也夫子房椎擊沙中何異於伯溫之憤方氏也伯溫受天文于鄧祥甫又何異于圯上老人之三畧哉漢之元功大封子房願封留足矣乃辟穀導引明哲保身始神黃石之術終從赤松

明學記卷之六

七

之游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何其智也而伯溫乃徘徊容與雉罹于羅象以齒焚豈其忠於國而弗智於身耶彭韶贊曰華淪於夷曷仕於時夷歸諸夏仕止乃宜就桀就湯節義奚虧大哉王佐燭物炳幾運籌制勝翼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容允為宗臣爾爵爾祠

弘文館學士羅復仁

羅復仁字

江西吉水人初從陳友諒為編修甚

見禮遇歲壬寅

太祖高皇帝兵至九江復仁來降命侍左右癸卯從

破友諒于鄱陽湖命齎蠟書招諭臨江袁州諸郡甲辰除中書省諮議性率直每論事指陳得失無所隱避益親信之及武昌又圍不下

上以復仁友諒舊臣今往招諭其子理復仁至城下號慟不已理怪之使召之入復仁曰今不降大兵且屠城諸民何罪早為之所則族可保也理由是遂降復招諭江西還為國子助教以老賜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飲食丙午春奉使山西招諭元將擴廓帖木兒前使多被拘留復仁議論慷慨獨還洪武元年擢編修二年冬簡詔諭安南命毋侵占城既至曉以大義

明學記卷之六

八

安南王悅服還贈以黃金吉貝復仁辭不受歸奏之上多其廉讓適安南使者至仍令持之以歸改翰林檢閱未幾拜弘文館學士屢召論復仁多上音質俚上以其率直多見聽納尋乞休賜大布之衣書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嘉賜爾布衣放歸田里仍賜玉帶名馬鐵杖杖坐墩諸物

上嘗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急呼其妻取筵故

上每呼為老實羅云廖道南曰馬援有言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夫中原鼎沸醜虜羶汗群雄角立未知鹿死誰手復仁乃能辭其故主翊載

真龍推心置腹直見本真綸綍寵褒非溢美也贊曰
朴而不浮慤而有真却金知義蒼布知仁玉帶溫栗
鐵杖堅貞大哉奎章照耀山城

弘文館學士危素

危素字大朴撫州金谿人年十五能究五經大旨與
同郡葛洪曾堅黃鳴更相策勵乃從吳沉范梈遊遂
知名薦入經筵為檢討歷陞學士承旨奏請加封朱
考亭楊龜山李迥平真西山蔡九峰從祀俱從其論
國初徐達收燕京令故臣咸投告身素與編修黃門
誓死于難有報國寺僧梓者救之乃免而得竟死矣

明學記卷之六

九

達乃以素歸

上雅聞素文學仍命為侍講學士因進言宋朝諸陵
為元西僧所發以理宗頂骨為飲器

上聞之惻然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
讐既乘其弱取之何乃縱奸人肆酷如是耶即命守
將吳勉訪索頂骨得之僧廬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
紹興亦以永穆陵圖來獻命掩瘞故處時值甘露降
宋濂為頌

上問素此何徵也素曰王者愛養耆老則甘露降而
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蒿受之今甘露降於松是

陛下養老所致也宜以制幣冊告

宗廟頒于史館以永休閑三年四月命素及胡鉉
稼王大中俱為弘文館學士鉉歸素撰皇陵碑以獻
上念其老賜小車免朝謁時從論說經史質証疑義
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
州之含山所著有宋史稿元史稿文集五十篇奏議
三卷宋濂銘其墓曰大明方隆多士景從有詔任公
侍講禁中公文之純大音玄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
孰高為山孰深為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廖道南曰
素仕元秉文衡都樞要學者仰之如星鳳及徐達收

明學記卷之六

十

燕薊命仕元者投告身素與編修黃鳴約死於難鳴
死而素背約焉及至躋顯榮陟清華愧東閣之獲聲
慘南淞之汗顏竟自經于滹潢而不之恥莊生有言
哀莫大於心死素之謂矣贊曰華國之才救時之略
其學博雅其操簡約鳥則擇木魚則依水為臣不二
有負斯語

宮學

左春坊大學士董倫

董倫字安常順天宛平人所學浩博沉潛學者從之
稱為貝川先生洪武十五年張瑄以明經薦入朝奏

對稱古授春坊贊善大夫侍懿文太子陳說劉切

高皇帝嘉之未幾補河南參議二十五年改詹事院為府遴選東宮官屬以唐鐸為詹事祝春李文吉為少詹事而以倫為春坊大學士倫薦葛伯衡代已三十年以註誤坐事謫雲南教官

皇太孫憐之賜白金為道里費倫涉淮涉汴驅馳梁雍以達于蜀蜀王聞而重之賦詩八章以贈其行時雲南初開倫以身教用其變夷遠人嚮慕建文中召入為禮部侍郎兼學士階嘉議大夫

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縣凡玉鳩杖各一倫上表畧

明學記卷之六

十二

云臣素無闕闕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于古道自分無用于明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為三葉帝王之師茲者踐祚之初乃復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萬里來歸金馬玉堂十年如昨自今持杖戒噓則思北民或阻于飢凭几安身則念一物或失其所乃方孺代撰也先是解縉代夏長文章奏劾都御史袁泰謫河州至是倫薦之召還為侍詔其汲引士類如此廖道南曰予觀順天志稱倫端厚質實及考諸國史乃知其歷履夫方遜志解春兩皆

名儒也或代之撰表或受其薦刻其人品高尚可徵也已贊曰

真人啓運哲士景從獻策彤廷授經青宮出補大藩入司坊學儼然大節卓被先覺

左春坊大學士李至剛

李至剛名銅以字行浙江寧海人少從楊鐵崖游洪武初以明經舉侍

懿文太子初授祠部武郎中坐事謫戍邊未幾召還為雲南郎中尋補河南參議會河決汴堤賴以匡濟調湖廣參議

明學記卷之六

十三

太宗登極至剛來朝擢右通政預修

高廟實錄陟禮部尚書甲申冊立

皇太子命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初開經筵同解縉進講及修永樂大典多所裁定侍郎宋禮劾之降儀

制郎中及縉被譖詞連至剛下詔獄

仁宗嗣位復以為通政改守興化府卒于源中永樂

甲辰進士廖道南曰予讀楊文貞公所撰至剛墓表

稱其入典邦禮輔

儲君出佐藩翰守名郡顯庸光大雖間歷夷險然回眎同儕輩幾滅消亡何可勝計蓋指縉也及攷縉所

評至剛語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

太宗後舉以告

仁宗曰至剛朕洞燭之矣縉語有微非狂士也於乎
豈士奇亦忌縉耶贊曰崛強此老敷歷居多屢遭奇
禍弗罹于羅大紳少之文貞則多
聖謨如在人其謂何

右春坊大學士曾榮

曾榮字子啓江西永豐人永樂甲申進士第一授修
撰軀儀膚碩問學敏贍

太宗奇其才命解縉選二十八人為庶吉士進文淵

明學記卷之六

十三

閣榮為之冠

上嘗召問榮應對如響命撰天馬海青歌揮筆立就
詞氣豪宕預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丁亥轉侍講
守制

車駕幸北京起復扈從同邑有坐建文間黨繫者人

咸為榮危又所居西長安門失火延及禁垣

上皆以榮故不問秩滿進侍讀學士重修

高廟實錄成駢沐賜賚

仁宗嗣位遷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階奉議大夫

宣德改元預修

內朝實錄成賜金織襲衣寶帶擢少詹事仍兼侍讀
學士卒贈禮部侍郎楊榮銘其墓曰永樂初科首賜
及第王質金聲為國令器居官翰苑克慎克勤文行
之懿遠近著聞庚逢南曰予觀國史謂榮溫雅英邁
喜推薦士學博才曠為文沛然惜乎天不假之以年
未究厥終也贊曰渥渥神駒奔風逸電丹穴威鳳雲
輝星爛子啓之才夙自天成大廷擢魁官府番名天
奪之速榮志以沒長篇大章昭耀石室

詹事兼侍讀學士李泰

李泰字文通順天香河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明學記卷之六

十四

授編修景泰間遷左春坊司直郎兼編修再轉右允

英廟復辟改尚寶司丞兼編修既而侍

東宮講讀轉侍講成化改元陞侍講學士兼經筵官

尋侍文華日講預修

英廟實錄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未幾進詹事兼

職如故卒年四十三賜祭葬贈禮部侍郎太監李永

昌泰之伯父也正統中掌章奏有寵泰為其後初應

鄉試京尹進錄

英廟問左右李泰中否見其名甚喜及官翰林頗知

向學矜己自是性狷僻與人寡合而所與者則相明

此汲引士論以是薄之廖道南曰予讀小說家見唐有皮思謙者冒中常侍魚朝恩之寵登高科歷顯仕未嘗身為其後獲居宥如李泰者也嗟呼翰林清要貴重匪宿儒不可以斯人踐斯地豈非子殿國師齊之辱乎贊曰曹瞞後騰思謙冒恩史苟涵慶掖庭與援泰也雖才歷試則愆鳴蹲鳳池有汗斯顏

吏部侍郎兼侍講學士楊守陳

楊守陳字維新浙江鄞縣人景泰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一統志轉侍講

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一日講尚書武成篇守陳曰

明學記卷之六

十五

古稱舜無為而治武王垂拱而天下治蓋聖人勞于求賢佚于得人後世人主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召望夷之禍高拱無為肆情嬖豔者啓祿山之變孟子所謂安危利菑此之謂也時中官梁方及昭德萬妃有寵故守陳及之聞者悚然未幾遷司經局洗馬進侍講學士

孝宗出閣命侍講讀時議

憲廟升祔禮守陳上言古者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凡號太祖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桡稷則又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可比商報乙周

亞圉非桡稷此議者徒取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升祔

憲廟請并祔

德懿熙三祖自

仁宗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桡稷而祧主歲于後殿祫禮行于前廟時亨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執政不能從及修文華大

明學記卷之六

十六

訓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守陳上言二事其一請開日講云

陛下一日御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得於內者純出治之本立矣其二請御午朝云大政則召大臣面議未當則許諫官校正俾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資於外者深致治之綱舉矣若知近日凡百題奏付內監調旨批荅臣恐積弊未革隱禍已深不但如目前所慮而已

上褒荅之未幾擢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專典史事

廟實錄元終裁官踰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何
喬新叙其集曰文懿載筆蘭臺離書延閣侍講經帷
輔導儲宮三十餘年自六經諸史旁及九流靡不探
源綜要故其發於文也法度森嚴如龍虎鳥蛇布列
于行陣意態閒雅如朱紉赤舄周旋于殿陛其間深
雄放又如彭蠡驚濤龍門駭浪瀉乎森乎不可狎玩
也王鏊誄之曰聖亡經在異說紛紜秦造漢離多
門兮商詩瞿易授受親兮黨同矜異傳失真兮遺言
興旨不尚存兮唐有啖趙宋孫石兮抱經刻傳挺見
特兮逮乎伊洛義轉精兮紫陽承之集厥成兮設科

明學記卷之六

十七

置學為世程兮父傳師授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說誰
敢干兮於文懿公生已後兮周漢唐宋得通究兮聖
經浩浩如天淵兮家鑽人淬庶或全兮現辭微義日
星陳兮蹈常翫故駭厥新兮章甫資越衆排斥而不
信兮取信何傷益自珍兮嗟我何知乃得師兮謂公
自信當勿疑兮大羹玄酒所貴希兮豈不或過志亦
奇兮後千萬年來者誰兮康道南曰予讀文懿桂坊
金坡諸稿固已異之及觀國史謂其恬靜易直仕雖
齟齬而守正不變彭韶贊曰無思不通無書不讀講
章震主聽者悚服羨彼世光袍笏滿床有三尚書有

六桂坊叶嗟我公直筆如競奏草已具死不目瞑

少詹事兼學士柯潛

柯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修
撰明年遷右中允丙子蒙宇通志成轉司經局洗馬
天順丁丑改尚寶少卿兼修撰己卯忤

東宮講讀

憲宗踐祚擢學士掌院事授庶吉士業誠心訓迪士
多造就凡百廢弛悉加振作人以是多之預修

英廟實錄成陞少詹事兼學士成化戊子充日講官
宇制歸適祭酒缺廷議會舉詔起復之潛力辭不起

明學記卷之六

大

卒潛為人高介有氣節遇事不苟故今詞林諸士尚
呼為柯竹品云楊文懿公叙輓集曰孟時姿儀德器
才識文學真出人表且秉史筆典文衡視院篆侍講
幄茂著勞望士方仰之若山嶽民具望之作霖雨天
胡奪之速耶廖道南曰予游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
亭有栢二株曰柯學士栢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永矢
勿諼也蓋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被者遠矣贊
曰壺山之陰蘭水之陽倫魁鳳兆宮端潛光竹巖流
清栢亭事芳有斐君子終焉允臧

詹事兼學士程敏政

程敏政字克勤徽州休寧人生而蚤慧侍父襄毅公
官蜀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

英宗召至便殿試以春聯應對如響館閣獲試賦

聖節及瑞雪詩并經義授筆立就詔詣翰林讀書李

文達公妻以女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秩滿轉侍講及修宋元綱目敏政自撰宋

史受終考大學士彭文憲公稱之遷左春坊左諭德

充經筵講官乙未廷試讀卷丙午主考應天鄉試

孝宗登極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日講官時詔議

從祀孔子禮敏政上言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為重故

明學記卷之六

九

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

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况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

與行無名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賊吏

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為梁冀章詔殺李固何休解春

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為清談王肅佐司馬昭募

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得罪名教類當黜祀疏

上會御史魏璋以曖昧中傷之致仕歸郎中陸容給

事中楊廉辭其寃

上召之還擢太常卿仍兼前職教習庶吉士預修王

鏐乙卯守制歸服闋詔修會典充副總裁官轉詹事

兼學士尋陞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事侍

皇太子講讀己未主考禮闈給事中華泉劾之詔廷

辯杲語塞坐罪敏政致仕卒贈禮部尚書所著有

皇明文衡瀛賢奏對儀禮定本新安文獻志宋遺民

錄諸書虞道南曰予為兒時竊觀篋中文集浩乎其

莫禦及予謫居徽土登齊雲臺紫陽訪其廬吊其墓

想見其為人蓋一代之豪也而卒被誣以死當國者

寧不有遺憾耶贊曰黃山薇葉萬仞干霄練水浮沈

百川怒號惟彼齊雲紫翠崑崙篤生英又卓哉人豪

磊落而邁天風海濤撰述細繹蠶絲牛毛青蠅貝錦

明學記卷之六

二十

見現則消誦述遺編德音孔昭

詹事兼侍讀學士陸簡

陸簡字廉伯常州武進人成化乙酉鄉貢第一明年

進士及第授編修秩滿轉侍講預修宋元綱目成遷

右諭德充東宮講讀官弘治紀元召修

憲廟實錄陞右庶子兼侍讀充經筵日講官辛亥擢

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甲寅以日講勞特陞詹事兼侍

讀學士踰年卒贈禮部右侍郎簡姿貌秀偉少有俊

才頗不自檢晚益矜誇自負當遠到既久滯不顯亦

多辭抑齋志以沒李文正公銘其墓曰文以奇勝恥

弗已出持堅敵強孰能我屈中所自負觸事研發有
銛弗施飲志而沒若在冶金久乃成質器之斯艱恒
百斯一成斯棄斯嗟彼造物謂天默默孰爾揭揭廖
道南曰予友水南張學士謂陸龍臯氣蓋萬夫才惟
一時及接其子煥章諸郎咸有父風予過武進乃得
訪其幽蹤遺蹟蓋志大而術疎者也贊曰矯矯龍臯
淵淵鳳池夙負英氣冥繹玄思麗藻所裁信史誰欺
微群公子永世有詞

吏部侍郎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張元禎

張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選庶吉

士授編修

明學記卷之六

憲宗登極禎上言三事一曰勤聖學二曰公聽政三

曰廣用賢

上嘉納成化丁亥謝病歸二十餘年潛心理學士子
多從之游

孝宗即位召修

憲廟實錄轉左春坊左贊善上疏論王道幾萬言已
而王考應天鄉試辛亥陞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
事疏侍母養歸九年召修會典充副總裁書成進學
士壬戌遷南京太常卿癸亥召修歷代通鑑纂要改

太常卿兼學士甲子命掌詹事府事上疏請觀太極
圖西銘諸書

上亟命內閣取觀之未幾擢吏部左侍郎兼職如故
元禎為人孤峭奇拔其所交游若天台陳選南海陳
獻章豐城羅倫江浦莊景皆一時名士也李文正公
銘其墓曰木生在山久乃益堅輩至于途蹶萬牛以
顛貢之明堂將棟將梁忽內蝕以傷孰其生之而棄
厥良人才實殊公負其有惟厥攸負曰可與太受與
不在天受不在予夫苟不自愧違卹其誰維文之絕
惟名之揭彼利達者疇巧疇拙地靈人傑惟卿邦之
明學記卷之六

禮部尚書兼學士劉春

劉春字仲仁四川巴縣人成化癸卯鄉試第一丁未
進士及第授編修弘治辛亥轉修撰庚申充
東宮講讀官秩滿遷左諭德癸亥預修會典進侍講

學士正統紀元陞學士辛未擢吏部侍郎光緒日
講官明年陞禮部尚書占城世子失國竄居邦都耶
請封春曰春秋公孫青尚不辱命于衛况天朝乎疏
上已之又明年改南京吏部尚書辛巳調禮部尚書
兼學士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卒贈太子太子謚文簡
子彭年舉進士為督學副使今擢都御史延年蔭中
書舍人禮部主事孫起宗戊戌進士大學士楊廷和
銘其墓曰重慶先達曰寒忠定之簡繼之煒煒輝輝
其始從事史局講筵隨試自效職業罔愆四典三禮
秩亦屢遷法守是慎不比于權召自留都司

明學記卷之六

廿三

帝之制行將大受參預政事詣于庶明以贊新治胡
進之難胡奪之易廖道南曰予為庶吉士時東川公
方起赴闕見其醇雅篤厚有古人風方擬樹教秘書
省未幾而亡石齋之銘豈欺我哉贊曰峨嵋嶺嶺
瀕瀾渟忠定先奮文簡後征恂恂其貌翼翼其心兩
川黎老茲其典刑

禮部尚書兼學士李遜學

李遜學字希賢河南上蔡人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
士授檢討弘治丙辰出補浙江僉事以憂去服闋陞
陝西副使又以憂去起復改山東前後更三任俱督

學政所至務崇寬厚頗得士心正德戊辰召入為大
常少卿提督四夷館仍兼侍講尋擢戶部侍郎提督
太倉禮部侍郎乙亥陞南京禮部尚書丙子以憂賀
入京調禮部明年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典誥勅命授
庶吉士業卒廖道南曰予計偕時嘗過蔡之故墟訪
春秋列侯故蹟及式公之間無恙也既而入讀中祕
書而公已不作矣贊曰上蔡之先寔惟申伯迄今百
祀誰復繼絕峨峨宗伯赫赫宮端簪纓輝映不愧南
冠

驪學

明學記卷之六

廿四

侍讀學士拜祭酒魏觀

魏觀字杞山武昌蒲圻人父雲瑞隱德弗耀觀讀書
蒲首山中勤苦弗輟性喜吟咏觸物感興陶寫自如
乃構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呂忠肅公讀其詩嘆賞
薦於朝辭弗就江漢既平觀被徵與青田劉基金華
宋濂諸儒同謁

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助教浙江提
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入為起居注一日
同待制王禕侍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觀曰太宗雖才兼文武

於善未免矯揉高祖諮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高祖為優

上曰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兄嫂之怨封其子為侯美侯然豐之叛不封雍隆不肯以豐為湯沐邑度亦不弘矣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其駕馭群臣各為已用大業已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則太宗為優也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觀侍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觀有詩記之詩曰翠華歲時九鳳旗東華運望立多時都堂皆事紹興集卷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綿聯輝上王堦二年十月甲戌天降膏露于乾清宮禁林

明學記卷之六

廿五

上問災祥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則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懽豫底于致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十一月冬煖如春

上召偕危素詹同吳林宋濂遊觀內苑錫燕紫閣御製序文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詩云深冬晴煖動遊目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燕漸切紫閣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

上覽之大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賜之制曰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群神之祀厥任重矣爾觀學行方正事朕有年屢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運勞績

茂彰頃居翰院日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謏論尤簡朕心茲用長于太常益恭乃職七月命觀改定太廟祝文稱孝于皇帝臣凡遣太子行禮稱長于某者為令是月陟為侍讀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以觀為嘉議大夫國子祭酒宋濂為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觀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傑為讀卷官乃得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時開科之始得人眾盛而伯宗卒為名臣人以此多觀之識九月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乃謫觀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行未至任即召還以為禮部主事

明學記卷之六

廿六

上賜燕奉天門喜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三月

上念姑蘇為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荼毒罔有寧宇廷臣咸薦觀有治才乃出知蘇州府既蒞事懲陳寧奇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大建學舍乃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頴之定儀節高啓王穉張羽闡文學邵多著著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倥傯百

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風教勃興封部隸然課績為天下宗

上嘉之陟為四川行省參知政事蘇父老上疏願留仍命觀還郡七年觀以舊治為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以壯士觀以資民利御史張度誣其與既滅之基遂與高啓等俱獲罪

上悔之命所在改祭

皇太子諸王哀聘有加乃歸瘞于蒲圻燈嵩山廢道南曰杞山千里人也予自營訪其廬吊其基未嘗不泫然悲焉及誦其所為蒲山牧唱集思見其人而

明學記卷之六

十七

弗可得也既而讀楊符鄉序曰先生之心廣大而高明先生之才篤實而端重其學博其辭瞻其所履任率有成績事至不擇利害而為之有古大臣君子之風慰國沐璘亦曰貌偉而修氣完而優得衡廬之神秀瑩江漢之清秋其為德也雖明而隱其為名也匪釣而求與宋景濂碧崖亭辭蘇伯衡初亭記相符合也贊曰維我蒲山衡嶽之文維我蕲川洞庭之渭先生崛起于濱之里邦之司直國之良史伯衡有記景濂有辭璧月珠星光彩陸離

學士拜祭酒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五歲即知學七歲小學四書皆能成誦甫成童言動以禮既長大肆力於學夜以達旦隆冬盛暑無間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預修

太祖實錄守制朕闕起復授刑部主事仍與纂修書成轉侍讀三殿災詔求直言時勉條陳十五事一曰停止工作二曰罷四夷朝貢三曰汰冗官四曰賑饑荒五曰慎選舉六曰嚴考覈七曰理刑獄八曰黜賊官九曰散處達官十曰罷遣僧道十一曰省買辦十二曰革接遞軍夫十三曰免生員充軍十四曰設法

明學記卷之六

十八

儼運十五曰優恤軍士

太宗嘉之未幾被讒下獄既而宥之癸卯以楊榮薦復其官洪熙初上疏言事命武士以金瓜搥之傷肋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錦衣獄

宣宗登極謂左右曰李時勉能直言忠臣也召對于萬歲山命誦前所上疏時勉誦至六事少止曰天威嚴重不能詳記上微笑曰政自難言耳問奏稿在否曰已焚之矣特命宥之修

兩朝實錄成進侍讀學士一日

上幸史館撤金錢于地眾爭取之時勉端立不動

上親取袖中餘錢賜之又幸文淵閣命諸學士飲
上曰時勉非朕安能飲此酒正統戊午陞學士已而
遷國子祭酒既任宗庶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
士習丕變諸生有疾躬為醫藥至於貧不能娶死不
能殯者皆為營辦恩義兼盡不啻父子疏請修大學
王振怒坐以擅伐官樹枷號監前監生石大用上章
救之獲免嗣是屢乞休諸生伏闕輒留之歲丁卯親
疏致仕允之命給驛舟賜寶鑑為道里費去之日諸
生涕泗送者數千人觀者如堵既歸聞

車駕蒙塵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數事卒謚文毅改

明學記卷之六

廿九

謚忠文廖道南曰予觀名臣錄爾時勉至孝父有疾
躬視湯藥不離側恤孤救難無間戚疏楊文貞公云
時勉文學老成操行修潔義足以表俗剛正足以
任事量足以容物而志則不可奪真確論也彭韶贊
曰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博聞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
行歷事

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奸驕我忌荷校
願代門徒之義歸老於田各備風致

侍講學士署祭酒邢寬

邢寬字用大直隸無為州人幼穎敏力學不輟永樂

甲辰廷試初擬孫曰恭為第一
太宗皇帝以曰恭一暴字耳及見邢寬二字甚喜遂
親擢為第一授修撰預修

仁宗實錄轉侍講正統戊午預修

宣宗實錄賜織金文綺加從五品俸已未同考會試
尋引疾家居上言民情十餘事丙寅召至復任丁卯
主考順天鄉試景泰壬申進侍講學士署南京國子
監事卒廖道南曰予考國史爾寬居家孝友與人交
終始不渝且處心夷坦於物無所忤嗔乎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其所養者厚矣贊

明學記卷之六

曰霍山之麓寔為廬郡佳氣鬱然中格昌運郡君之
起夙著休聞歷事

四朝蔚然有文

侍講學士拜祭酒陳詢

陳詢字汝同直隸華亭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宣德間轉修撰正統初充經筵講官預修
宣廟實錄進侍讀秩滿陞侍講學士累累謫知安陸
州已已召入為大理少卿巡撫大名諸郡改太常少
卿兼侍講學士尋改國子祭酒天順戊寅卒廖道南
曰予讀國史稱詢剛直慷慨但嗜酒豪放不矜細行

及攷松志乃知其素履考無咎也贊曰脩然有鶴吹
于華亭刷羽林臯揚聲海濱彼美人兮抱光含醇秉
德惟恒履險不傾

侍讀學士拜祭酒陳鑑

陳鑑字緝熙直隸長洲人父潤成遼道經京師以鑑
托于舊游范叔瓚遣從王居為神樂觀道士正統戊
辰進士及第授編修景泰中轉修撰充經筵講官天
順初預修一統志遷侍讀成化初預修

英廟實錄進侍讀學士未幾補國子祭酒初祭酒邢
讓為大學士萬安構害延蔓及于鑑會廷鞫讓辨不

明學記卷六

三二

已鑑曰吾為國師安能喋喋對刀筆吏哉遂自誣服
除名楊守陞上書訟其寃廷議壯之廖道南曰予讀
碧川論救鑑疏有云文章政事時望所歸自今論之
其人品可知雖幼從羽衣長即儒服變易崇正亦可
尚也贊曰師道克艱匪人弗受法紀克明匪人弗宥
緝熙之悞惟立之救人兩恕之孰此厥繆

寺學

直學士兼太常卿范常

范常字子權滁州人宋青山先生孟申孫也幼從
嗜學淹貫古今性夷粹無競馬於行義鄉里咸重之

謂其有青山先生風至正甲午

太祖兵克滁駐蹕城中常以文學聞即召見禮遇之
預典兵牘授總管府知事從克和州乙未六月扈蹕
渡江取太平授元帥府都事丙申三月定建康皆預
謀議自是下毗陵及取江南諸郡替畫居多辛丑七
月乙酉朔命為太平知府既至募民種藝時兵亂之
種官廩有穀數千石常請於朝悉發貸之至秋大稔
私度既實官廩亦充乃興學校延師儒民甚安之
上嘉其績召入為侍讀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
對無隱又嘗紀滁和事績上之

明學記卷六

三二

上嘉悅洪武元年四月癸亥擢為翰林直學士尋兼
太常卿時肇興禮樂講究設施常多預議無何以疾
免尋起為起居注復懇乞歸

上重念其老許致仕御製詩四章寵之賜宅一區于
太平因家焉子祖仕至右通政改雲南左叅政廖道
南曰豐沛之歌壯士興懷南陽之誼勳戚增榮而况
漆沮造周宅都督商振古如茲矣我

聖祖起中都一時風雲景從攀鱗附翼者固皆魁梧
奇偉倜儻雄杰士也如范常者蓋居一於是矣贊曰
神龍奮淵蛟矯死延威鳳翔霄鵬鵬踴躍

真人纂曆時來御天聲應氣求無物不然子權俊又
紹武青山起于帝鄉歷試問關

侍講學士拜太常少卿高巽志

高巽志字士敏徐州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幼嗜學
從父宦游吳中時宣城貢師泰番易周伯琦皆與之
交後為鄧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授編修
歷陞侍講學士建文中擢太常少卿時黃子澄為正
卿與定國難夙夜匪懈庚辰同董倫主考會試得胡
廣其溥胡濙輩皆為名臣是科同事者則右拾遺朱
逢吉編修吳勤葉惠仲趙旭張秉彝及殿試讀卷則
明學記卷之六入

劉三吾也三吾以韓克忠獲試被害而葉惠仲則死
于建文之難云贊曰中原之區徐土為關山奔以屹
水迅而端爰有高君雲翔羽翰輔儲効命史炳如丹
太常少卿葉侍讀學士林文

林文字恒簡福建莆田人宣德庚戌進士及第授編
修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轉修撰景泰中遷左諭德兼侍讀預修歷
代君鑒及方輿志進左庶子

英宗復辟改尚寶卿兼侍講未幾擢學士以老乞休
上謂李賢曰文老成忠厚宜留之成化初擢太常少

卿兼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左侍郎子載為中書舍人
成化南曰予觀前陽文獻志編文年逾七十神觀精
爽安靜守禮所著澄菴集自成一家乃知渾朴和厚
之氣尚存全璞也贊曰方壺之陽翠岷岷眇然扶輿清
淑代產仁賢若恒簡者抱朴守拙壘壘令名奕世猶
傳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儼

劉儼字宣化江西吉水人正統壬戌進士第一授修
撰秩滿轉侍講未幾進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讀預修
歷代君鑒及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少卿兼侍讀景泰
明學記卷之六入

七年考順天鄉試大學士陳循之子瑛王文之子倫
不第共誣儼欲置極典賴大學士高穀救之朝廷卒
直儼至是卒贈禮部侍郎謚文介教有司為營葬祭
況文僞公哭之曰公挾其所得掉鞅文場蚤有聲于
鄉解是以一出而駐天下多士景瞻衆山之宗岱入
官詞林大放厥辭議論敷陳則又環異而光怪蓋才
之蘊於中也因浮而氣之昇於天者蒙遇故每纂述
刪定筆削繁簡適中而是非不貸嘗與文衡華冒被
黜及交章而誣害卒之邪不干正志不少挫廷議允
仰而

聖明是賴使盡用其才也則可為士之矩矱國之著
蔡奈何遽爾爾然不登著是卹典是加而謚為文介
廖道南曰予嘉靖甲午自徽召還是秋典順天文衡
時當途如張閣老汪家宰夏宗伯林司空諸子姪咸
就試不第交構考官置之重患既而仰賴
宸斷洞燭群情乃知劉文介之被誣不減于三吾也
贊曰勁松不屈鵲鳥不朋人亦有言蹈道如奔惟彼
文介力抗權倖孤忠直氣挽回文運眇予小子時復
仰高曾獲我心矢忠宣勞

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孫賢

明學錄卷之六

二十五

孫賢字舜卿河南杞縣人景泰甲戌進士第一授修
撰預修寰宇通志成轉侍讀入順初改左中允侍
東宮講讀

憲宗即位遷太常少卿兼侍讀成化庚寅預修

英宗實錄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上疏請立

皇太子且引疾乞休示無希覲意章並上

上皆允之皇太子立是為悼恭太子賢憤憤不樂而卒
年五十四贈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廖道南曰夫
宋儒有言君子為名與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
為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乃若孫君建請立儲

其意善矣而又快快含憤無乃有為而為乎贊曰商
山茹芝羽翬何人晉國乞塊衰經寶親建儲公議辭
爵虛名二者交戰罔恤厥身

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

吳節字與儉江西安福人為諸生時偕劉球李紹王
原受學于麻城鮑楚山宣德己酉鄉試第一明年登
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秩滿轉侍講擢南京國子祭
酒先是慈谿陳敬宗以嚴立教節濟之以寬諸士感
化成化紀元召修

英廟實錄充副總裁官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書成

明學錄卷之六

二十六

進太常卿兼學士節為人簡易質直信人不疑為文
如其為人奉母至孝子遠舉進士為知府丘文莊公
銘其墓曰三代盛時人行直道任其天真庸常是蹈
世降氣濇存者幾希懿哉先生今之古人我存古心
謂人皆然官非不崇學非不深求先生者當於其心
廖道南曰予觀吉安志稱節學博才雋已已之變條
陳時政多切利病及考文莊之銘亦然贊曰師道貴
嚴臣道貴忠顯允其君克嚴克忠時政之規國學之
範金石有銘永世可鑒

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王獻

王獻字惟臣浙江仁和人甫弱冠登景泰辛未進士
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寰宇通志陞修撰秩滿遷左
諭德兼修撰庚寅克日講官壬辰進學士明年賜金
幣丁酉追崇宣聖禮樂遣獻祭告闕里預修宋元綱
目成陞少詹事兼學士戊戌

皇太子出閣日侍講讀預修文華大訓擢太常寺卿
兼侍讀學士獻美風儀性穎敏書一過目即強記才
思飄逸與大學士商輅有隙或造為曖昧不根之語
以揚於內坐是不得致大位掌院事者十六年奄查
不得志而卒贈禮部右侍郎廖道南曰詩有之取彼

明學記卷六

三七

讒人按畀豺虎何惡之深拒之嚴也竟舜暨讒說孔
子惡佞人古之至聖必謹于茲乃若禿婦傳之譏不
知憲有無而竟以此終其身可畏也哉贊曰青蠅與
錦詩詞所悲鄭聲紫色孔訓所垂英英玉君兩淵之
杰誰為此讒終不可雪

侍講學士晉太常卿張芮

張芮字文卿山西安邑人成化戊戌進士選庶吉士
授檢討弘治初預修

憲廟實錄暨會典正德初復修

孝廟實錄轉修撰進侍講學士以憂歸所居近河東

運司鹽商有訐奏者詞連及芮時劉瑾方欲以事裁
抑儒臣遂坐累出為鎮江府同知再謫兩浙鹽運司
副使量遷處州府同知瑾誅始入為南京尚寶卿進
太常卿致仕芮為人朴實其處僚友無忤害心然性
嗜酒終日酣醺於種學績文非其好云廖道南曰予
嘗聞弘治間有造為俚語者曰一枚黃老五箇白丁
時張芮武衛諸人頗倦于學故來人之譏如此及予
計偕乃識芮之子濂甫娶亦朴野士也贊曰周官鹽
人足供王貢漢室鹽官亦濟國用云何張君密邇解
池人之謗也卒以茲遠

明學記卷六

三八

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楊時暢

楊時暢字知休陝西咸寧人戶部尚書鼎之子也成
化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弘治紀元預修

憲宗實錄轉修撰充經筵講官改右贊善秩滿遷左
諭德預修會典進侍講學士續修玉牒擢太常少卿
兼職如故卒李文正公銘其墓有曰經業有門周豕
義爰史法有傳鉞貶華褒講幄敷陳藝苑甄擇有一
于斯皆公遺則有笏堆床有里鳴珂仲叔之間孰與
伯多於乎西涯可謂善名狀矣贊曰韓公諸子忠彥
有聲范老諸子純仁惟貞世席箕裘時傳琬琰知休

何人傳世不顯

藝學

侍講學士沈度

沈度字民則松江華亭人洪武中舉文學弗就謫雲南岷府聘之弗就都督瞿能延之家塾携至京師太宗命選善書者供事史館大學士楊溥薦之擢翰林典籍時解縉善直行書胡廣善行草書滕用亨善八分書王汝玉梁潛善真書度干其間獨稱

上意補檢討轉修撰進侍講學士卒庾道南曰士之逢機構會鴻漸高雲蛟騰遠海者曷可勝數若沈君明學記卷之六

三九一

者周旋滇嶠迴翔燕甸卒能奮翼赤霄策名紫清其大篇長書道勁清潤至今為詞林稱賞是亦高士也贊曰鍾繇古隸逸少草書虎鳳飛躍蛟螭縈紆沈君妙絕時稱獨步榮名彌播玉堂之署

侍講學士武周文

武周文北平大興人初以儒士明經入侍燕邸

太宗龍潛時命入侍講永樂丙戌召至慰勞備至特命為侍講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

上謂學士胡廣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寮間亦有知者然未若武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

滯不流動處蓋易貴知變不失其宜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為要妙亦在虛心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少次日周文入謝

上憫其老乃命為侍講學士賜之沐沐庾道南曰夫易之道廣矣大矣以言者尚辭以動者尚變以制器者尚象以卜筮者尚占是故程傳尚辭朱義尚占至於尚變尚象非聖人孰能知之

文皇聖諭所謂易貴知變不失其宜者千古讀易之心法也不識周文曾有一于是乎贊曰易之道大匪

明學記卷之六

四

聖弗知象之數幽匪神胡為確哉武君一言悟主老而益壯永終厥譽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金問

金問字公素蘇州吳縣人永樂初以善書薦授司經

正字侍

皇太子于南京因進賀表文稽滯

太宗怒曰朕不識金問何人乃得侍太子并黃淮楊溥王凱下獄十年

仁宗登極釋之轉修撰每論時政多見采納宣德乙卯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正統癸亥調南京禮部

侍郎卒廖道南曰予觀姑蘇志謂問有逸才長於辭翰及攷國史乃知其論時政多所裨益胡可以他流少之哉贊曰匪位之患惟名之昭匪名之患惟德之昭於乎公素藻翰飄飄致身廊署揚聲清朝斤鷗鵬鵬貽誥扶搖

侍講學士拜祭酒劉鉉

劉鉉字宗器直隸長洲人幼習楷書選翰林秀才中順天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初預修兩朝實錄遷兵部主事正統初預修

宣廟實錄擢侍講曹鼎薦教庶吉士已巳進侍講學

明學記卷之六

四十一

士景泰初充經筵官遣祀濟瀆壬申太學士高穀薦改國子祭酒嚴條規淑諸生天順改元擢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子為大理丞廖道南曰予觀姑蘇志稱鉉介特自持言行不苟楊文貞楊文定嘗過其所居名假庵甚湫隘稱為古人云贊曰朴不離俗介不附權嗜學不倦立志彌堅所居假庵廳不旋馬文貞文定稱賢不暇

贈學

贈學士謚文節王禕

王禕字子克浙江義烏人幼師同郡黃潛與宋濂胡

翰為友博通群書究極奧義幕司馬遷之文探禹門泛錢塘涉江濤沂震澤久而有得乃趨淮徐訪鄒魯北游燕趙嘗有薦為經筵國史者落落難合

高皇帝取婺州禕來謁乃撰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鄉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遂以為江南提舉司校理改侍禮郎兼引進使未幾同知南昌府事竣召還議郎位禮奏對忤旨復出判漳州府元年五月禕上疏畧曰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祈天永命為萬世無疆計者亦為在乎脩德而已矣君德既修

明學記卷之六

四十二

天眷彌固書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修德之要有二曰忠厚以存心曰寬大以為政是故周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

陛下資不世出志大有為艱難十載大業已成周文武漢高光蓋無讓焉今日所當急務者惟於忠厚寬大加之意而已二年六月召修元史以禕與宋濂為總裁官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三年以失朝故與濂俱降編修使招士畚耒至復召還五年正月遣禕偕蘇成奉詔雲南禕諭梁王把都曰聖上聰明神聖新

創大業是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
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
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魚遊
釜底終取夷滅時有元遺孽自立于沙漠者遣使脫
脫微糧雲南且欲連師以拒我知禕說梁王欲屈以
威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明代之汝知燭火未盡敢
與日月爭光乎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
遂被害時六年十二月二十四也卒年五十二子紳
以十五年往求遺骸布政張純參政王景紀其事建
文中贈學士謚文節正統五年郡丞劉傑白其忠復

明學記卷六

四十三

贈學士謚忠文所著有華州集玉堂雜著續東萊大
事記廖道南曰予讀鄭濟所述子充行狀方孝孺所
撰真章謚議與夫像贊泫然興悲及考文集乃見宋
景濂稱其文曰喬嶽長河摩日月盪雲烟故其為文
也波浪湧而魚龍張風霆流而雨雹集胡仲子亦曰
雍容俯仰如冠冕佩玉馳騁分布如風雲蛇鳥可謂
知言也已爾林塾贊曰惟公長身屹如山立人一望
之儼不可耶惟德純恒惟威弗畏朔漠孤臣英英義
氣吁嗟公前有顏魯公公死使命與顏攸同

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黃子澄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安宜人也少從邑人歐陽
貞受易周與學受尚書清江梁寅受春秋博學有俊
聲游鄉校同舍避席嘗賦寒江把釣畧及枯梅詩人
爭傳誦之洪武癸亥膺貢入太學明年定科舉之制
中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廷對及第三人俱
授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卿
皇太孫立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坐
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
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
無慮矣及即位兼翰林學士與齊泰皆用事時周齊
湘代岷五府相繼煽動上一日朝罷召子澄問曰先
生憶昔者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然須密
退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子澄曰周燕之母弟取周
即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也入白之

明學記卷六

四十四

上遂遣曹國公李景隆闔河南迫周王禔至京遷之
雲南徙代王桂于遼湘王聞討狼狽闕宮焚死執
齊王搏囚之京師岷王梗降為庶人雖聖德如燕藩
亦拮據其事加誚讓

朝廷以子澄為功褒賞之燕於是上書救周罪子澄
指為連坐決意討之已卯三月命都督宋忠等北征

七月靖難師起移檄大意言上崇信姦回離間骨肉
遵太祖皇帝祖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公
以輔成王首以誅齊泰及子澄為名遂破椎縣懷來
遣長興侯耿炳文禦之互有勝負子澄慮師老遂請
上班師詔以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
萬以往景隆自負有文武才子澄亦薦之

上寵信特深甫行餞之江許賜犀玉帶諸將各一賞
賚無算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
未幾景隆攻北平城累戰皆大敗奔還京師救不治
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度意在觀望不誅之以

明學記卷之六

四十五

謝宗社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威庸繼踵敗血
顧民等皆降子澄拊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
贖誤國之罪乃賦一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
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
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
馮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求之尋用侍臣議
詔謫子澄及齊泰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使之募兵
也時諸將猶守淮南而文廟忽渡江矣潭王與李景
隆開門迎附子澄出走蘇州語見姚善傳詔執之捕
獲責問不服死之命赤其族同時被戮者俱號齊黃

姦黨榜示天下一子逃難易姓為田經宥乃復姓家
湖廣之咸寧孫表登進士廖道南曰古語有之大各
吠為其主言忠貞之不可貳也苟息死晉召忽死齊
固其分焉爾子澄與齊泰方孝孺謀國之臣安得不
死難以自負于天哉贊曰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矧為
人臣敢自謀身兆錯雖忠表益弗平天寔為之人何
為能

直文淵閣侍讀學士改文學博士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世家侯城里
族甚蕃父克勤元季隱居萬山中其學得諸晦庵而

明學記卷之六

四十六

源流伊洛尤邃於易名振東南洪武初為濟寧知府
有異政子三人孝孺其仲也至正丁酉始生之夕有
木星墮於其所故其性資精敏絕倫長老見之皆咄
咄嗟異方髫髻已善屬文双眸炯炯如電讀書十行
俱下日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將相形
貌輒默記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
五侍父官遊濟上覽周公孔子故宅求七十子之遺
跡慨然嘆曰使吾得遇孔子同時縱類閔未可幾及
其餘若樊遲冉求輩豈可多讓哉但限今世無聖人
不得所依歸耳曹國公李文忠一見奇之待以國士

年二十翰林學士宋濂方在中朝以文章道德推重海內四方至其門者輻輳洪武八年克勤嘗註誤繫京獄孝孺實從數言於朝請代父死既而謫戍江浦又上疏乞身代役皆不報克勤自獄中遣孝孺從濂游孝孺持所為文上謁濂願受業濂一見大加賞異謂孝孺曰吾備位禁林數年來閱天下之士亦多矣而未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世之文也顧肯從我游乎即日館置左右日與討論經史為文辭濂歸金華孝孺往來山中凡四年盡得其所學自是文章繼濂而起一時四方耆儒宿俊無不折輩行與之交而胡

明學記卷之六

四十七

翰蘇伯衡葉見泰輩在衛東尤以文學知名當世每見孝孺未嘗不心服也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伸理而父沒扶喪歸葬濂尋徙蜀孝孺欲往省不果洪武壬戌上用學士吳沉揭樞壽薦詔徵至京入見陳說多稱旨上問樞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於臣錫之宴几稍歆必正而後坐上使人覘之喜其舉勤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

輔太平足矣

皇太子素重其才召賜食東宮得以賓友孝孺既歸益杜門慕述不出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有司例簿錄家貲械赴闕下

太祖立命釋之孝孺奉祖母挈妻子家屬數口還鄉鄉人感歎以為盛已而家益貧窘無為資孝孺處之泰然不以為意嘗卧病絕糧家人告乏則曰聞古人有三旬九食者窮豈獨我哉吾嘗勝之矣授徒石鏡精舍若將終身二十五年復辟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

明學記卷之六

四十八

時乃除漢中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明年閏四月携妻子抵任山郡荒僻水土暴惡病癯瘠者十之五士人鮮少雖五經亦無全者孝孺安之嗜蔬糲若飫萬人鍾者每味爽升席為諸生講解文義至暮曉曉無惰容由是山南人皆知向學二十七年春蜀獻王聞其賢以賓禮召見每有所陳論輒虛懷聽納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皇太孫聞其名癸酉丙子徵入典試應天府二十一年閏五月

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召孝孺建文帝立馳驛召還將用為執攻天下莫不以王佐責望旦夕成功而用事

者忌之乃止遷翰林博士再遷侍講直文淵閣日侍左右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尋定官制改侍講學士為文學博士以孝孺為之是時館中徵集四方名士修太祖實錄及類要後而永樂大典諸書皆命孺總裁官諸儒于所長各互有得失至孝孺則卓然為一世儒宗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靖難兵至京駐金川門外宮中悉自焚三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孝孺聞之持斬衰服晝夜號哭

太宗即位欲詔天下問左右誰可草詔者廷臣以孝孺對上遣人召之數次皆不至上乃使擁之入

明學記卷之六

四九

見孝孺既至見上益悲慟聲徹殿陛間左右禁之莫能止上親降榻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良苦又曰先生為我作詔命左右給以紙筆孝孺大批數字訖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怒磔之夷其族孝孺臨終作絕命辭一章詞畧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泪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識與不識哀之如親戚年四十六復有旨收其妻鄭氏使者至其門已經死門人王徐輩收孝孺遺骸殯之聚寶山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

人廖道南曰予聞諸黃泰泉云孝孺得家庭之教於書靡不通究常慨然以古聖賢自期以經綸天下為已任弱冠作深慮等論十九篇謂化民必自正家始又作宗儀十八篇雜誠三十八章識者已知其運用指設不凡矣在宋濂門為高第子從濂後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對客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後撫卹之墓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在建文時羽儀斯文隱然為當世重以蜀王嘗賜號正學齋世號正學先生所著有遜志齋集三十八卷大易校辭周禮考次武

明學記卷之六

五十一

王戒書注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皆未傳孝孺文章似宋蘇軾雄邁奔放泝龍門狂流倒峽而氣不可遏發為論著醞粹都郁雖博極群書而根據六經憲章孔孟宋程朱以前無有也濂嘗推之謂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自余諸子與之角逐文藝之場未知孰為後先其後李賢亦稱孝孺師景濂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世以為知言於乎忠義在宇宙文章在金石孝孺雖死猶生矣謝鐸贊曰我台之學考亭是師迨於愚庵實聞而知愚庵之子是曰正學益擴而充上

沂伊洛如麟在數如星在晨步觀一世絕類離倫潛
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叱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
視歔然銘盤書紳雜誠惓惓家人有歲宗儀有紀謂
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執顯執思禍
福死生歷宋迄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贈學士謚文僖張益

張益字士謚蘇州吳縣人隸籍江寧永樂乙未進士
選庶吉士授中書舍人轉大理評事正統戊午改修
撰於內府授內使書已已進侍讀學士知制誥初與
夏景同年景好寫竹偶見益所撰石渠賦遂絕筆不
明學記卷之六
作文益見景寫竹妙絕亦不復寫竹是歲七月也先
入寇

上命益同侍如曹羅處從害死于土木之難贈學士
謚文僖官其子樹為大理寺評事倪文毅公銘其墓
曰先生之文海澄山崇先生之德天如日雖先生之
節抱義死忠鳳臺之原龍江之東歸芳故鄉乘雲御
風廖道南曰予讀姑蘇志稱益為人清淳端謹文章
圓熟對客數十言揮毫立就及觀國史乃知死于也
先之難於乎悲哉贊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
者誰扞牧圖六飛蒙塵群胡僭倭臣則何知有死而已

贈學士謚忠愍劉球

劉球字永樂江西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授禮部儀
制主事時尚書胡濙革創禮儀悉球裁定遣使蜀府
行喪禮饗遺一無所受正統初開經筵濙首薦之擢
侍講預修

宣廟實錄成加五品俸已未京師大水球具陳治水
事宜識者韙之辛酉麓川叛遣定西伯將貴征之球
上言帝王馭夷狄必審於其小而防於其大是故周
伐崇不克則退而修德至嚴狃孔熾則命南仲城朔
方漢征南粵不利即罷兵以通好至匈奴陸梁則命

明學記卷之六

五十一

魏尚守雲中夫以周漢之盛視崇粵如振稿耳乃釋
不誅而惟急于北虜蓋不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
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故也今也先併吞諸部深謀
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
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
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特降璽書
原其罪過固結水邦以為我援分也金匱以離彼黨
是即周漢修教賜告之意至於西北諸邊虜勢尚強
戎馬尚衆宜謹烽堠修堽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
備器械勅總副諸將以巡視塞垣戒參贊文臣以區

畫軍務是即周漢備禦城守之意疏上

上命都御史陳智傳諭戒飭沿邊諸郡時太監王振擅權喜功開釁復大舉伐麓川癸亥夏真雷震

奉天門鴟吻詔求言球覆上言十事其一謂權柄不可下移振見之怒適編修董琳自陳願為太常卿疑球助之乃下詔獄歸衣指揮馬順拷訊備極慘刑球既死于非命舉朝慟之

景帝監國都給事中王純率百僚廷擊馬順暴其尸初編修鍾復與球議連名上疏其妻沮之後聞球死復快快卒其妻以告其子同故同卒為直臣死于諍

明學錄卷六

五十一

云景泰初贈學士謚忠愍處道南曰仲尼有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夫球之志於仁也務引君以當道慷慨激烈首論也先之必寇繼發王振之奸邪身就斧鑕殺身成仁卒之乘輿播遷中原板蕩雖野厭王振之肉廷暴馬順之尸竟亦何益於乎有天下者可以鑒矣彭韶贊曰於惟忠臣詞林之英沉思力學好義勇行大阿倒持執命腐刑乞戒復霜勿致堅冰不售蒙難乃險而傾褒贈官階節惠易名凜凜大節萬世猶生

幾閣詞林記卷之六

殿閣詞林記卷之七

國初宮詹等附

掌詹事府事韓國公李善長

李善長鳳陽定遠人素負大志至正辛卯盜起汝穎壬辰江淮大亂我

高皇帝自濠如定遠善長遇焉相得其懽俱掌書記參謀軍事甲午克滁州時滁陽王郭子興自泗還欲留善長善長不從乙未正月取和陽

上出擊鷄籠山寨值有兵寇和陽善長擊走之既而上渡江俞通海以舟師來歸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上喜謂善長曰吾事濟矣遂以六月朔渡江次牛渚拔采石克太平善長預書禁約榜文凡遇入城懸之以故軍士秋毫無犯初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以善長為都士丙申三月克建康籍軍民凡五十萬

上欲發兵取鎮江恐諸將弗戢悉數其過欲置之法善長讒救獲免七月善長率群臣奉

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以善長為參議丁酉取毗陵寧國皆克之戊戌

上親征婺州善長留守建康招降陳氏守將丙午四月

上往濠梁八月遣兵討張士誠善長為經畫六月年六月善長率群臣勸

上即位帝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刻削群雄遠近歸心宜早正位號以順天命

上辭至再九月倂張士誠

上御戟門論平吳功封善長為宣國公左相國是月遣將取中原及福建廣西諸路十二月甲辰善長總裁律令書成賜賚有差癸丑復率群臣勸進帝曰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興圖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蓋以道化民者皇以德教民者帝惟首出乎庶物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二

用光建子鴻名繼百王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事聞在昔運際當今殿下勇智自天聰明冠世掃除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於水火擁樓船以西上孺子秉璽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偽主束身而就縛天下歸服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有金湯之鞏固既膺在躬之曆數必當表正于宸居

上復辭之乃以甲子告于

昊天皇帝祇以明年戊申正月四日乙亥即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時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上言中書省及都督府倣元舊制設中書令議太子為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從之苟不善是從而欲
望治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楫豈能達哉元
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
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
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
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
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
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
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亦選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
之本崇德上隆尊賢之道輔導得賢各盡職故連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三

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至是以
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宗翼兼副詹事胡廷
瑞廖永忠李伯昇同知詹事趙榮王溥同知副詹事
楊憲傅獻兼攝府丞康茂才兼左率府張興祖兼右
率府顧時同知左率府孫興祖同知右率府吳禎兼
左率府副使耿炳文兼右率府副使鄧愈湯和兼諭
德劉基章溢兼贊善大大文原吉范顯祖兼太子賓
客

上諭善長等曰朕今于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寮而以
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

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諮聞或有聽斷不明
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寮道之嫌隙由是
而正朕所以特置賓客等官以輔成太子之德惟選
名儒爲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
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
之君生長富貴泥于安逸車旅多忽而不講一有緩
急罔知攸措三公所言不可忘也二月善長率群臣
上郊社宗廟議三月取汴梁四月取河南府五月
上幸汴梁善長留守京師軍國重事啓聞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四

皇太子八月車駕還善長奏定史戶禮兵刑工六部
官制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各有定品十二
月定官民喪服之制及三師朝
東宮儀三年正月定太歲風雲雷雨獻諸神祭禮
及翰林官制二月丙寅修元史命善長爲監修乙亥
奉詔立

皇陵碑四月編

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錫八月定大祀受誓
戒十二月議賞平中原及守禦諸將功次三年正月
議出師征沙漠三月議定朝臣服色悉准散官四月
定官民書札式五月承制存恤陣亡子孫六月奏禁

淫祀及左道惑民者定文官朝服之制十二月壬辰大將徐達等平沙漠師還善長率群臣上表賀丙申大封功臣

上諭諸將曰朕自起兵以來爾等披堅執銳戰勝攻取功曷可忘今天下既定報以爵賞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已列公爵今進封大國以示褒嘉乃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韓國公參軍國重事仍賜誥命鐵券是冬禮部尚書陶凱請事選東宮官罷善長等兼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五

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宮寮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此兼職庶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允無相構之患也一日

上因齋戒語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心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心凡事必求至當善長頓首曰

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

四年正月乞致仕許之十三年正月胡惟庸伏誅辭連善長

上曰朕初起兵善長即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朕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爵以上公子尚公主此吾股肱心腹不忍罪也五月復以善長代安然理御史臺事十六年雲南平善長上表賀二十三年榜列逆黨勲臣凡五十七人會星變有以善長為黨者

上疑之五月乙卯善長卒廖道南曰太子天下本也古之教太子者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之德義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六

有保以保其身體是故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於是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是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故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我

聖祖神謨睿見高出千古開國之初即以李善長等兼其官以劉基宋濂等司其教而又申之以

聖訓是故三代之遺法猶存也錄善長者昭元功也原東宮輔導之始也畧諸臣而不錄者非專官也贊曰於皇國本宗社之紀必善其終必正其治我聞三代文王世子居處有箴萬事就理

聖謨弘遠元臣是委嘉言孔章淵哉厥旨

唐鐸鳳陽人初守濠州庚子從

上討江州授西安縣丞召還除中書管勾出知延平

府洪武三年召為殿中侍御史四年正月己亥御史

臺進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謂鐸等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
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
無間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用得其人自無壅蔽之
患鐸對曰臣聞元朝遣使宣撫初出之時四方驚動

及其至也畧無能為民為之語曰遣使宣撫問民疾

苦來若迅雷去若敗鼓至今羞之

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

安百姓與太平也未幾復出知紹興府陟刑部尚書

改太常卿守制家居賜食半俸服闋轉兵部尚書遷

諫議大夫十七年四月己丑

上謂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同故其言有邪有正正

言務規諫邪言務阿諛諛言近于忠謏言近于愛惟

不惑于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謏言則

智益明而佞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自古為然惟

不為所眩惑則纔佞自遠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

故廣開言路以采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言之

非實亦不之罪惟說謠面諛者決不可容也尋以事

左遷監察御史陟右副都御史復為兵部尚書致仕

二十二年四月丙寅置詹事院秩正三品

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

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尊嚴後世

若唐太宗為子擇師傳而李綱之徒直言正議頗有

裨益今東宮官屬詹事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兵部尚

書唐鐸為人謹厚有德量亦當是任其以鐸為詹事

仍兼尚書之祿逾年加少保二十七年四月癸未

上謂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為治則

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

於違天道逆人心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

之君能安生民則可以保天眷卿與共事者久夙

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

以為言使知所警毋謂已安不以為意治亂繫焉鐸

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惓惓如此臣雖老悖敢不奉命

鐸為人重厚慎密

上每以故舊遇之嘗稱之曰鐸自昔至今其與人交不知變色交絕不出惡聲其見恩遇如此卒年六十九廖道南曰我

聖祖開國之初雖以李善長等兼東宮輔導然而未設專官也至是唐鐸為詹事且稱其謹厚有德量於乎有德足以受天下之善有量足以容天下之才受天下之善而天下之善歸焉容天下之才而天下之才趨焉於乎休哉

聖謨亦以遠矣贊曰少海波澄前星光燭惟彼重離

嚴閣詞林記

卷之七

九

國本所屬守曰監國出曰撫軍惟茲諭教克長克君彼鐸老成天壽平格苟非其人其胡能國

御史中丞兼太子賓客章溢

章溢字三益浙江龍泉人幼從鄉先生王叔剛游留心正學元憲使禿堅不花與語大悅之要與俱之奈溢至虎休心動辭歸而父病已革人以為孝感至正壬辰寇犯龍泉溢從子存仁為寇所獲溢以身代克石扶宜孫平慶元及松溪溢有力焉乃奏上其功授龍泉簿溢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攻台城他寇攻龍泉溢計平之值龍田歲歉乃以私田易粟里人多蒙其

濟慶州七邑盜起溢檄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略一戰而降改授松陽縣尹又辭不受既而平鄭寇于麗水退長鎗軍于婺州授奉訓大夫僉帥府事又辭不受乃結廬匡山避地之閩中歲庚子

高皇帝遣使徵之溢與劉基葉琛宋濂偕至建業上勞之曰吾為天下屈四先生爾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視江南及兩淮多所匡治

嚴閣詞林記

卷之七

十

上一日問溢安否都事張來碩曰溢夙夜在公勤勞憂鬱成疾遂命溢歸省留其子存厚于京師乃遷溢浙東僉事主帥平楚乃又遷溢湖廣僉事溢至視荆襄多曠地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為便行省鎮撫回回怙惡溢以法罪之時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疇俱彼逮繫

上命溢為浙江副使溢辭曰臣同列獲罪而獨蒙寬宥若加之擢過亦大矣乃仍僉浙東事值山寨多叛開越寇合攻慶元溢召兵設策恃以無恐浙西諸郡悉平

上加獎甚至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其功不在諸將下洪武元年正月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溢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臣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難犯豈直恃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欲斬諸儒議禮不合者溢曰

陛下一誠心自足以通感神明若以風雨罪之人其謂何溢後以母憂辭歸負土成墳三年卒年五十六廖道南曰贊善大夫之職兼之者始劉伯溫既則章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士

三益唐鐸也特著三人者彰名臣也溢之經濟贊亮載在名臣錄及功臣錄者不為少矣畧之者存其槩也贊曰秋居中原民率為厲出而濟時去以全義結廬匡山以待

聖世營田觀風莫辭勞勩提兵于南邦人攸暨臺端謬謬金汝作礪忠孝全歸心無所滯

殿閣詞林記卷之七

殿閣詞林記卷之八

國初史館附

修撰陟禮部尚書朱夢炎

朱夢炎字仲雅江西進賢人元進士金谿縣丞歲丙午以故官入朝授國子博士吳元年遷修撰夢炎博學能文凡稽古禮文志多預議未幾補浙江按察司經歷洪武二年轉山西行省員外郎召入為禮部員外郎尋陟侍郎本部尚書

修撰兼大本堂待制王儼

王儼字

河南祥符人元末為國子助教洪武初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八

一

徵為修撰四年開科取士撰與典武又命於大本堂授吳王經遷待制後以子弘為龍江通運官忤丞相胡惟庸寘之于理惟庸敗儼來京授徒上忽問儼安在左右告以其故召見慰勞甚至賜以綺帛仍給舟還于家

修撰孔克表

孔克表字正夫浙江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至正戊子進士洪武六年正月徵為修撰克表長身美髯學篤而不窳尤精於諸史所著有通鑑綱目附釋宋濂稱其書世不可無視穿鑿性命簸弄詞章者不

佯故一時士林稱為巨擘云

修撰劉泰

劉泰字

山東淄川人洪武間為修撰

上親勅曰朕聞孔子之諭孝也遊必有方斯可為孝矣朕昨與卿遊東苑詢及卿家事卿對以宗族甚蕃遭兵漸減獨老母在別無侍養卿云至此朕心惕然吁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今朕雖君天下育萬民二親已逝恨不生今於朕有戚戚焉若欲迎親就養或棄職往侍朕勿拘焉

修撰趙新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八

二

趙新字彥銘浙江樂清人洪武初任本庠訓導出知開封府入為國子助教陟山西右布政使復改修撰上賜勅曰士之所以能立以保其終者有三品焉上才之士志高量大其所為無所不可中才之士謹守成法不失其忠然不至於為惡此皆足以保其身者也惟卿質真無偽涉獵書史始為國子助教能舉其職及遷山西布政使雖無所設施而持身廉潔朕以卿木儒者而才不及中人不任以政務授翰林院修撰既而見卿年老多疾特令致仕卿其保厥終始以副朕懷所著有四書說約行素稿

修撰李叔允

李叔允字

河南鈞州人洪武三年任國子博士

洪武六年纂修昭鑑錄同事者則秦王傅文原吉助教朱復錄事蔣子杰呂宗盛杜環張雲卿吳從善王鏞宋善也書成叔允擢修撰及修洪武正韻亦與有力焉廖道南曰國初設國史修撰諸職蓋以擬宋制云而朱善為大學士朱夢炎為太宗伯此其最顯者也觀孔克表所著潞州學記所養正矣而王僕之直劉泰之孝趙新李叔允之博雅皆有可取焉又有迂原霖者未知其為迂雨否也吾於吊唐肅文見之矣

麟閣詞林記

卷八

三

修撰答祿與權

答祿與權其先胡人後居河南米寧仕元為河南北道僉事以故官入朝洪武六年為秦府紀善改監察御史上疏言堯舜禹湯文武相承為道統孔子顏魯思孟相傳為道學宜崇祀典七年八月復上疏言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廟故曰禘祭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甚為匪彝也

上皆納之先是出為廣西僉事未之任復召回至八

年三月擢為修撰降典籍轉應奉致仕自稱洛上翁上親為說辯之文多不載又有馬沙亦黑馬哈麻者亦西域人也能通華夷譯語善測天文

上命為編修特勅勞之廖道南曰天地無棄物王者重絕人信斯語也古之刑者守門瞽者司樂宮者守宮各全其生也而寄象觀譯無弗設焉與權哈麻不猶是乎特著哈麻于編修者附答祿也外之也贊曰聖人用人造化成物小大各脩罔不充足元之孽臣號曰答祿亦有哈麻為我供役外夷內華日際月域

麟閣詞林記

卷八

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起居注熊鼎

熊鼎字伯穎江西臨川人元至正七年鄉舉為龍溪書院山長遇兵亂陳友諒屢強之仕不就王師駐鄱陽大將軍鄧愈聞其名請與相見鼎毋黎氏乃言曰聞江表有真主兒可速往矣上至南康召至軍門與語大悅欲授以事鼎以母老辭乃留置幕府參贊軍事丙午徵至京師授德清縣丞吳元年為中書博士改太常博士編集經史事額成遷起居注七月乙亥

上御戟門命選樂舞生召學士朱升范常闕試

上親擊石磬學士不能辨以宮為徵

上詰之鼎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石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音固難和然必以人聲為主人聲既和即八

音和矣因命樂舞生舞歌一曲

上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

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曰樂

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

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矣時耿忠奏廣信郡縣

廢關詞林記

卷八

五

茶稅不實

上命御史往廉其事鼎諫曰朝廷新布大信于四方

奈何肆赦之後復徵細務是襲國威也又欲徵浙西

糧輸京師鼎復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為根本農作

方興而遽困之民害深矣

上雅重其言凡創制更革之典鼎預聞洪武元年六

月以鼎為浙江僉事尋調山東二年陟副使三年封

建諸王以鼎為晉王傳會有事

方丘鼎當導駕既齊宿習射苑中

上命近臣俱射鼎一發中鵠

上喜酌湏飲以賜四年故元四大王出沒為寇居民
恐恐

上以鼎不能弭寇左遷大同知事五年復授晉府叅

軍七月召為刑部主事八年西戎朵兒只把率部落

內附

上以鼎老成歷事岐寧衛經歷賜金帛以行鼎至密

疏論之

上遣使慰勞賜以裘帽已而遣中使趙成召之還行

次西涼打班驛只把叛酋么哥擁鼎還鼎切責以大

義遂及趙成與知事杜實俱被害鼎時年五十五

續詞林記

卷八

六

上聞悼惜遣使葬之黃羊川仍以祿給其家廖道南

曰予讀宋學士撰鼎父萬初及其母黎氏銘心切賢

之及觀國史述鼎死難悽惻牢落又不知涕之無從

也然而論樂之和本於君心於乎鼎之學亦正矣宋

濂銘畧曰啓國之初俊才如雲其心之真允惟熊君

帝謂相臣鼎也可恃不負吾民寧負吾子既入授經

復出治戎狐裘毳衣惟帝念功封論邊事其策甚偉

欲召用君君則道死

編修蘇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其先蜀人文定公裔子遲守婺遂居

金華伯衡幼敏絕倫肆力古人洪武初徵為國子學錄擢編修與劉基宋濂魏觀胡翰相友善基曰平仲著作語粹而氣達不凡而意不詭蓋其明於理而昌於氣也濂曰平仲辭精博而不麗濯數腴而不以苛縉其視魯弓郢鼎均也翰曰平仲托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其出蓋無窮也伯衡在史館多所著述及纂修元史成宋濂舉以自代伯衡以曠辭歸

上賜之綺帛給道里費周之復起為處州府學教授遂居平陽有文集十五卷

嚴詞林記

卷之八

七

編修王廉

王廉字熙陽浙江青田人洪武初為編修二年正月安南國王陳日烿令陪臣同時敏上表稱臣

上嘉其意遣侍講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諭仍錫以璽書金印未及境而日烿卒以寧乃留詔即次于洱江先遣牛諒之其國嗣君日復復令陪臣杜舜卿來告哀

上素服御西苑之幄殿親製奠章命濂充祭吊使同若功主事林唐臣往既至其境日烿出迎于郊議接受禮往返數四不能決濂請辭河之乃奉御製于絲

與迎入壽光殿別設日烿靈位于殿前使者南面宣之日賢率群臣再拜挽伏以聽成禮而還既歸述所撰歌詩曰南征錄宋濂序之稱其措辭和而不流激而弗怒雅而不凡可謂能專對者矣使旋擢工部員外郎不拜改澠池丞所著有迂論數十冊

編修張美和

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江西臨江人十三能詩詞元至正間隱居教授洪武初辟為清江教諭轉國子助教擢編修美和善著書奏對稱旨後以疾致仕

上親賜勅曰古之至賢之士修已行仁以為時君之

嚴詞林記

卷之八

八

川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光于後世爾美和篤信至善不易其守待朕左右日與同遊詢問典禮以沃朕心奈何年高不能自強不忍任以周旋從卿歸老於賦千載一遇古今通言卿善始終不亦美乎廖道曰予觀南征錄慨然興嘆嘉熙陽之不辱也及讀理學類編乃見其義精而語確美和所得者深矣贊曰炎荒縣貌桂海梧山厥土靈瘴厥途間關名矣熙陽事不避難大江滅茫匡廬彭蠡其道云遠其室伊邇誠哉美和著書達理

編修高啓

高啓字季迪蘇州長洲人少孤力學工於詩詞時張士誠據蘇有參政饒介者喜延士啓方弱冠介見大奇之待以上賓啓不之答乃隱于松江之青丘洪武三年初修元史徵啓與儒士汪克寬胡翰宋喜陶凱陳基魯魯頌趙汝張文海徐尊生黃麓傅恕王綺傳著謝徵克纂修之任書成推啓編修命教勲臣子弟徵字玄懿與啓同鄉啓嘗夢與徵承召問予告身後

上御闕樓召啓與徵數對詳明雅稱簡注命啓為戶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八

九

部侍郎徵為吏部郎中果如夢所感啓辭以少未更事遂與徵俱歸賜金帛有差啓後居青丘先是蒲圻魏觀署史局啓與交隰及觀守蘇聘啓至學宮延訪郡中利病多所裨益觀罹于禍遂連坐啓君子悼之啓身長八尺有文武才博群典為文汪洋浩瀚神嘔鬼吸靡有痕跡其為詩也波起雲湧颯號電掣直超脫元宋而上宗盛唐近代詩人未之能及惜其傳之不多爾所傳有鳬藻金鳴二集廖道南曰予觀蘇平仲集善敘事理鬱而文質而不俚覈而不夸及觀高季迪集天趣飄逸莫可羈的嚴滄浪所謂詩有別才

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其然豈其然乎贊曰金華之孤平仲是傳瓊芝燦爛玉樹聯絲姑蘇之英季迪為最震澤攸涖洞庭攸會平仲之文季迪之詩劉宋而下彼如何其

編修朱濂

朱濂字伯清浙江義烏人洪武三年續修元史乃徵濂與儒士趙堦朱右貝瓊王彛張孟兼高巽志李懋李文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同俱充纂修書成推編修俾授楚王經濂自幼酷嗜考亭之學其見于辭章資為講解悉祖述之既而引年歸浦陽察陰陽鬼神之奧驗性命心情之蘊乃即朱子精語編為理學纂言宋濂為之序稱其所見端確所得粹凝嘉惠後學功亦至矣仕終楚府長史

編修傅藻

傅藻字伯長浙江義烏人洪武五年以儒學教諭徵授編修尋改應奉為東宮文學十一年五月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春秋乃曰諸國之事雜見于二百四十二年間艱于考索乃命藻曹分類聚先周以尊天王次魯以崇望國次齊晉以表主盟次宋衛蔡陳以原列爵而楚而吳而越則列之于末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八

十

繕為三十卷進呈

上覽之喜賜名曰春秋本末是舉也校之者典籍劉仲質助教儲惟德稽之者中書舍人朱孟辯宋璉桂慎鐸印副使詹希元序之者宋濂也後濂出為武昌知府有惠政終河南按察使

編修孫作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和常州江陰人自曾祖澂川四傳至作家學克彰洪武六年丞相李善長等奏修日曆乃徵作與儒士徐一夔黃景陳孟陽俱充纂修書成擢作編修作自陳外補授太平府教授復召為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還成均又明年陟司業著書號東家子宋濂為作東家子傳今傳有滄螺集

編修張宣

張宣字藻仲其先清河人徙居常州之江陰父端為元江浙樞密院都事宣十歲善屬文讀書經目不忘洪武三年與高啓等被徵同修元史

上親書其名擢為編修宣為人爽闊潤密而文思浩雄宋濂為撰族譜所著有春秋傳義廖道南曰予始遊南雍乃見宋伯清所撰理學纂言于司成魯公鐸及傳伯長所撰春秋本末于司成江公儒而孫大雅

之滄螺張藻仲之傳義猶未之見也諸儒夙際皇運弘闡黃文用心亦以勤矣贊曰義鳥多賢乃有伯清辭章爾雅王闕瑤京伯長超越萬人之傑沉潛三傳乃著本末次和藻仲處于江陰擢領揚芒輝赫儒林

編修王璉

王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徙居山東之長山洪武五年以鄉舉發魁計陪南宮六年正月甲寅上召見便殿命題賦詩許成稱者是時舉人張唯玉輝李端張鳳任敬馬亮陳敏張 equal 等至

上嘉其才俊遂及璉等十七人俱充國史編修命入文華堂讀中秘書賜以冠服車駕時臨幸策勵取其文親評優劣日命光祿給膳羞酒漿每當食太子暨諸王迭為之主而璉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賜命宋濂為之師九年三月復命璉等攝監察御史事巡行天下糾察官吏賢否諮訪生民休戚璉如河南追歸奏對雅稱

上意乃諭廷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者皆異日將相才也宋濂為之字說畧曰宗廟之器貴重實殊夏有四璉殷稱六瑚昔端木氏才堪三冊文章外見以言

語稱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為辭章大河奔放出逢
盛治講學禁中天日照臨以照以融豸冠我哉巡行
洛河食夫夜逃良上笑歌厥用既周由體斯被生尚
最焉庶幾不器璉後為御史山東行省叅知政事

編修張唯

張唯江西永豐人曲江張子壽之後也父光遠死於
賊宋濂為之誌銘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首薦擢編
修入文華堂肄業唯有雋才同列遜之

編修張翀

張翀字鳳舉河南人入文華肄業擢編修後教授南

陽瀕行辭于宋濂曰翀以布衣感上恩遇喬嶽匪高

瀛海匪深典教一邦弗稱是懼濂作文送之且稱其

三

沉重有識研窮遺經而造其間與可進於道是必有
所試矣廖道南曰我

聖祖尊賢造士之典於是乎益徵矣投戈之暇即建
禮賢館履元之初即開文華堂鴻儒俊髦文物彬彬
於戲盛哉今攷之入文華者十七人而王璉張唯張
翀者賴有景濂為之述也他若馬亮任敬陳敏李端
王輝不少槩見可惜也哉贊曰虎觀天開石渠雲密
東璧焜煌西崑赫奕濟濟多士藹藹吉人萬邦惟獻

百度惟貞皇建有極古訓是式五星聚奎以兆今日

編修朱右

朱右字伯賢浙江臨海人光庭先生九世孫嘗遊李
五峯陳兩峯之門洪武初預修元史大明日曆

皇明寶訓授翰林編修終晉府右長史所著有白雲
稿春秋類編三史鈎玄秦漢文衡深衣考誤歷代統
紀要覽元史補遺凡若干卷

編修蔣敬

蔣敬字行簡其先汴人徙居金陵之錦繡里父成字
翁輔孝友之士也洪武初敬為編修同蔡玄受業于

宋濂濂既銘其父矣且稱敬為人謙慎重然諾一時

名士多與之遊云

古

編修羅公願

羅公願字從善浙江青田人父世昌為慶州路教授
洪武四年公願應州辟舉以書經試詮曹擢編修轉
工部都水主事

編修王瑩

王瑩江西鄱陽人洪武初以明經授本庠教諭徵為
編修預修元史每承顧問輒肯嘗患頭風
上賜以所御藥酒飲之遂愈後知南陽府所著有群

英雜言諸集

編修桑慎

桑慎字仲脩世居常州遷嘉興洪武初擢編修改監察御史賢能廉直孝親睦姻苦行力學遍於古人許廷則有折檻之風諫友則有面折之直以行部海南奏誅衛使張榮坐不避八議罪謫瓊安置未嘗怨懟凡動止合禮瓊志稱之

編修董琰

董琰字子莊江西樂安人洪武間為編修遷國子司業廖道南曰予老國史乃得朱孟辨趙堦者以修元

殷蘭詞林記

卷之八

五

史徵吳昇周孟東以賢良徵桑慎陳晟以儒士徵俱為編修晟自撰族譜與孟辨孟東俱見宋濂文集而其行義之詳弗可攷也孔子曰予猶史之闕文也於乎豈史之闕文爾矣乎贊曰蔣敬謙慎蔡玄敦約王煒遭際朱右弘博下迨羅周董朱為儔趙堦吳昇孟東清修桑慎陳晟後先輝映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殿閣詞林記卷之九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殿閣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戊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是月辛酉覆命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為文華殿大學士皆辭不拜既而全思誠始拜命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丁酉

仁宗昭皇帝增設謹身殿大學士命太子少傅楊榮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兼之其序次華蓋殿謹身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凡六大學士至今因之而文華殿則不常設左右春坊亦時設大學士云

親擢

洪武之末翰林不及十數人壬午六月

成祖即位首詔吏部及本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間待詔解縉名擢居近侍召對喜其奇傑敢言益見信用七月侍書黃淮改中書舍人入見

上與語大奇之凡侍朝特命與縉立于御榻左以備顧問一日以萬幾叢睦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對

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論議政事同列不得

與聞是時吳府審理副楊士奇在翰林充修史官亦

有與望親擢為編修已而改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縣

知縣胡儼為檢討尋陞縉為侍讀胡靖為侍講編修

楊士榮為修撰而改子榮名榮繼又陞淮為編修九

月遂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召七人者論以委任腹心

至意俾入處其中專典密務雖學士王景輩不得與

焉明日賜織金羅衣各一襲時幾務孔殷每旦奏事

退內閣之臣造展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

下十數刻始退十一月陞縉為侍讀學士靖淮儼皆

侍讀榮士奇幼孜皆侍講復靖名廣永樂元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召縉及士奇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

人者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順不懈

皆賜五品公服二年正月七人皆賜二品金織

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

分理也三月冊立儲宮進縉為學士兼右春坊大

學士奉議大夫淮為左春坊左庶子廣為右春坊右

庶子皆奉議大夫仍兼侍讀儼為左春坊左諭德仍

兼侍讀榮為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士奇以本官

兼左春坊左中允幼孜以本官兼右春坊右中允各

賜袍笏九月儼出為國子祭酒四年縉坐事去廣遂進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五年二月淮進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尋進學士仍兼右春坊大學士士奇進左春坊左諭德幼孜進右春坊右諭德俱奉訓大夫仍兼侍講十二年淮坐事去十四年四月廣進文淵閣大學士榮幼孜進學士三人仍兼春坊原職十五年二月士奇進學士仍兼春坊原職十六年五月廣卒十八年閏正月命榮幼孜皆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十九年正月改士奇為左春坊大學士終永樂之世內閣之臣不過五品而華蓋等殿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三

大學士亦不復設蓋雖不崇以穹秩然皆出於親擢寄以天下大政諫行言聽得以盡其啓沃是故

英宗復辟大學士李賢柄政復永樂之舊時修撰岳正每開口論事以世務自許大內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翱亦薦之天順元年六月召見文華殿

上見翱曰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鄒縣人又曰又是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曰今用汝內閣參預幾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

至再乃出赴閣九月朔御文華殿召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入見令近榻前問曰汝是正統十三年狀元邪對曰不才誤蒙寵渥拔擢至今感戴不忘因扣頭者三又曰第二名是陳鑑第三名岳正呵對曰是又問今年幾何對曰臣大馬之齒四十二

上曰正好用出外喫酒飯時叩首謝命赴文淵閣辦事蓋前此未嘗無親擢者觀此倚毗宰輔禮重儒臣之意可知矣咨詢必及其年者豈不以老成謀國必有微猷新進少年或至敗事欺用人慎始如此真可為後世法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四

視事

殿閣大學士雖設自洪武中然同在內閣視事則自永樂初年始其坐次不敢正席者以車駕所嘗臨幸故也天順中大學士李賢疑與外衙門同將欲正席坐同列彭時不可乃止時常記其事曰文淵閣在午門之內迤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凡十間皆覆以黃瓦揭文淵閣三大字于閣門中間置紅櫃藏

歷朝訓錄副本前楹設幾東西餘四間後列書櫃隔前楹所李賢自吏部進以傍坐不安令人移紅櫃壁後欲設公座時曰不可聞宣德初年駕幸至此故

不設公座李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內府也亦不宜南面正座李曰東邊會食處與各房却正座如何時曰此有牌扁故爲正彼皆無扁故也李曰東閣有扁亦正坐何必拘此時曰東閣西面非正南也李詞氣稍不平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位則革蓋謹身武英文華諸殿大學士將如何耶蓋殿閣皆至尊所御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以備顧問決無正坐理李語塞然意猶未已踰數日上遣中官傳恭送孔子并四配像一龕置於中間又數日遣太監裴當送聖賢畫像一副來懸於龍後壁上乃罷不設坐焉

幾務

內閣參預幾務肇自

成祖然惟大學士暨學士而已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仁宗立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等輔導久積有年勞乃命陞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俱兼前職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起前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黃淮爲通政司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四人俱掌內制內閣帶三品官銜始此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五

九月加士奇少保仍兼前職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幼孜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至三孤始此尊師重傅之禮至是極矣十一月士奇復進少傅兼職如故洪熙元年正月淮進少保戶部尚書士奇進兵部尚書幼孜進禮部尚書俱兼大學士如故內閣帶尚書官銜亦始此是年閏七月宣宗既嗣位罷弘文館命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與士奇等同視事宣德元年三月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張瑄爲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九月淮致仕二年二月陞行在戶部左侍郎陳山爲本部尚書兼謹身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六

殿大學士瑄亦進本部尚書兼職如故二人者

儲宮舊僚也自是每朝必晉陟侍從謂之從龍恩

云然山與瑄皆不厭人望山直內閣無何被疎斥即

致仕去久之瑄亦改南京禮部尚書六年十二月幼

孜卒九年八月溥進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九月瑄起

復入見憫其已老留爲尚書兼大學士

英宗在東宮天資明睿尚冲年委裘未及出閣講學

故無推恩者正統元年七月瑄卒三年四月士奇暨

榮俱進少師兼職如故溥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內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五年七月榮卒九年三月

士奇卒十一年二月溥卒於是老成盡矣是時侍講學士陳循進戶部左侍郎兼學士入閣參預幾務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以經筵日講官皆進侍講學士與循同視事未幾鼐進吏部左侍郎衷進兵部左侍郎俱兼侍講學士愉進禮部右侍郎穀進工部右侍郎俱兼侍讀學士愉尋卒十四年八月鼐扈從北征沒於土木之難景泰以鄭王監國擢修撰商輅彭時入閣辦事及即位藩府舊僚推恩止侍郎不得厠內閣而循穀各進本部尚書兼學士輅時皆進侍讀時以憂去又擢戶部右侍郎江淵兼學士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七

入閣參預幾務尋又命禮部右侍郎俞綱綱在內閣三月改南京禮部蓋朝廷欲修永樂故事擢用諸人然進退亦頗輕矣景泰元年二月衷進本部尚書兼學士尋致仕九月輅進學士十一月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國子監祭酒蕭鑑各兼學士俱入閣參預幾務尋加循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穀少保兼東閣大學士仍兼尚書如故四月命循穀俱兼太子太傅陸淵一寧鑑俱太子太師輅兵部左侍郎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一寧尋卒十月命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文入閣辦事外官不由翰林得參預幾

務者始此初文與中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會有中旨增內閣員陳循舉蕭鑑偵穀遂舉文奏上果用文人皆駭訝四年二月命文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學士尋如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尚書如故七年五月改循兼華蓋殿大學士穀文俱兼謹身殿大學士鑑進本部尚書兼職如故

英宗復辟天順元年正月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有貞兼學士入閣參預幾務有貞始名理由侍講陞任以迎復功故有是命是日陞太常寺卿許彬為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與有貞同視事明日陞有貞為兵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八

部尚書兼職如故詔罪謀立襄藩者王文伏法陳循江淵謫戍蕭鑑商輅發為民蓋事關社稷有所不得已故也又明日陞大理寺卿薛瑄為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參預幾務又數日穀致仕三月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學士入閣參預幾務有貞為奉天副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封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尋改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署也閣在御府太內非人臣所可掌矧非軍功冒進封爵固占知其不終矣尋進賢為本部尚書兼官如故五月彬瑄轉左侍郎仍

708 111 111

兼原職六月命通政司左叅議兼侍講呂原繼命修撰告正俱入閣叅預幾務有貞賢坐事左遷賢為吏部左侍郎瑄遂致仕去瑄制行純慈遽於理學其去也蓋見幾而作云七月有貞輩爵遠窺彬坐黜復賢官視事如故永樂中胡儼自內閣出不復再入再入自賢始也正尋坐事去九月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閣叅預幾務十二月時進兼學士改原為侍讀學士二年五月原進學士六年七月加賢太子少保八月原以憂去十一月卒七年二月陞詹事府庶常陳文為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叅預幾務正

統八年正月

憲宗嗣位三月復正原職不預幾務加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尚書如故文吏部左侍郎時吏部右侍郎仍兼原職十月時進兵部尚書成化元年三月文進禮部尚書二年十二月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叅預幾務是年賢以憂去奪情起視事尋卒三年三月復商輅原職視事如故八月文時供加太子少保仍前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定之進工部左侍郎兼學士四年四月文卒十月輅進本部尚書定之轉禮部左侍郎俱兼職如故七年六月定

之卒十一年正月時進少保三月卒四月輅進文淵閣大學士十二年六月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十三年二月進兼謹身殿大學士十四年輅致仕去加少保終成化之世又有劉珝萬安劉吉尹直彭華弘治中則徐溥丘濬劉健李東陽謝遷正德中則焦芳劉宇曹元王鏊劉忠楊廷和梁儲費宏靳貴楊一清蔣冕毛紀若芳與宇元由逆瑾進者也其末也惟廷和惟儲惟冕惟紀預聞嘉靖初政焉以近事尚在人耳目不復悉記夫內閣密勿之地寄以幾務即虞書所謂股肱說命所謂作礪作舟楫作霖雨也始雖以待儒

殷周訓林記

卷之九

十

彥而其後則元老鉅寮為天下具瞻者乃得與焉百餘年來政治樞要實在於此舊制雖不設丞相而世以宰相稱之嗟呼用非其人固足以覆餗然或不見親且信焉雖有真儒安所宣其效哉

擬古

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答皆臣下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專之洪武初始猶設中書省丞相政事由以出納其後革去分任五府九卿衙門中外章奏皆上徹 御覽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雖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翰林儒臣折衷今古而

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皆御前傳旨當筆即所書
天語尚溫也永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
不得與聞雖倚毗之意甚專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
委之他人也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尚書
兼詹事寮義夏原吉於凡中外章奏許用小票墨書
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

御筆親書及遇大事猶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旨處
分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然中每依違或
經由中出嗣是若正統初年委政中官王振一至於
此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難及天順復辟每事與內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一

閣面議然後批行弘治末年總覽權綱內閣條旨多
孝廟御書事陟重大至歷宣問幾復國初之舊正
德時批答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徒知批答
當依內閣所條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
爲調謂調和之義也審爾則是漫無可否以聽
上裁惟恐見忤矣豈所望於以直事君者哉苟利社
稷死生以之可也

密疏

內閣密務有難隱言敕奏者永樂許密封進呈謂之
密疏已亥十七年十二月己丑學士楊榮密疏進言

十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寔切時病但汝爲腹心臣
若遽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言官言之於
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

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蓋榮所爲奏留中真
則受其意也洪熙初改元兵部尚書李慶隆於

上曰民間馬畜蕃盛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多請令朝
覲官領之少蘇民力大學士楊士奇獨密奏謂朝廷
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非貴賢賤畜
之意明日面請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又入對請罷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二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與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諭曰內批豈真忘念卿孤立爲衆所傷
不欲因卿言而罷耳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按察使
陳智所言者命士奇據几草勅止之已領者准洪武
中官負乘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
復謂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龍不識大
體不足語也二十二年十一月學士楊溥密疏言事
上嘉納手勅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爲國家之計誠合
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
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今賜卿綵幣一雙鈔一千貫

卿其領之夫事幾不密則害成今日所以委曲為之
處者如此而又寵以旌賞其可謂一德一心矣其後
內閣言事循此例類用題奏揭帖不宜聞於外云
天順癸未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
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十事上陳
英宗嘉納詔皆從之頒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
段疋磁器清錦衣衛因此各邊守臣進貢下番所遣
使臣停中外買辦米辦 詔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
前十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慄同列亦為賢懼
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三

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然以苟祿位然

聖明亦不以為忤也蓋嘉謀嘉猷入告于內與颺言
敷奏者不同必利害係國家安危而後言之又與爭
一事之得失陳一時之利害者不同內閣事功稱三
楊一李然其所遭際可考也夫惟聲色不動而誠意
潛孚閱歷既多而識見素定乃可以當此然亦難矣
岳正在內閣嘗密言吉祥石亭罪惡二人譖之被黜
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
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教誡甚至
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正之言誠

是也沃心之論造膝之謀初不事於表襮而天下自
陰受其賜此內閣之所以異於諫官也若
先朝委任楊率真可以為萬世法

會議

宣德以前每有政事與群臣面議正統十年始命內
閣官與各衙門會議遂為例徐有貞曰景泰四年十
月 詔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臣弼暨百執
事之官于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會以有貞應
上特用之有貞立碑為記近例凡厥時政有大事當
會議者該部奏請會如合會儒臣則本院詹事府左
右春坊司經局及國子監皆預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四

繕寫

永樂時內閣進學者二十八人皆面稽而身教之王
英王直德器才學尤為脩葺所推首擢為修撰以皆
慎密可任並揀入秘閣書進呈幾密章疏永樂末累
擢至講讀學士蓋嘗試以為大用之地云至宣德時
復增左春坊大學士曾榮俾入直未幾榮卒二王亦
出理部事繕寫章疏之任遂廢

書辦

大明會典云凡內閣庶掌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

王牒講章碑額及題奏揭帖等項一應幾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皆制勅房書辦文官詰勅及番譯勅書并四夷來文揭帖兵部紀功勘合底簿等項皆諸勅房書辦合用中書舍人等官於本院或各該衙門帶休遇有陞遷仍舊供職其有堪別用者亦從吏部推舉

閣禁

祖宗規制嚴密內閣之禁凡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今內閣門額尚懸嚴肅葉盛日記有云文淵閣有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陛機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五

宜無敢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刑尚存文貞間遇知已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某事便否亦甚鮮也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于人甚而方面官見辭後必造謠或拘舉于入考文字又甚而造謠之言伐言之筆不待莫出禁門而已徧告多人矣此蓋指景泰中之用事者故云然

參見

凡本院官入見內閣必先使孔目通姓名而後見初授官謝恩後入見例留飯可齋雜記云時官修撰謝恩後偕同年陳緝熙岳季方詣閣下見曹陳苗高

四先生遂留早餐酒飯隨光祿寺所供不增設諸先生笑曰此是本院故事儒官清談只如此蓋以僚友待之也其後內閣官尊或有座主門生之分遂令六品以下揖於階下五品及庶事府官送迎如僚友禮陞朝見朝辭及冬正旦行禮後不暇易服往見焉非公事不復至或議朝政府間可否使孔目請入乃入外官入見亦以公事會典所載凡各衙門領勅官員俱赴內閣會有勅書方赴鴻臚寺報名辭朝領勅其他則國子監官送書課提督四夷館送番譯文字之類具有定規云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六

弘文

洪武三年四月庚辰置弘文館設學士一員及校書郎等官九年閏九月定官制遂罷之居是職者劉基詹同羅復仁胡鑑也

仁宗即位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外蓋法國初遺意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命本院學士楊溥掌之與侍講王進時承顧問討論經籍又推編修楊敬給事中何澄俾預焉又起用檢討陳繼先任閣者五人駕崩臨幸講論經史不倦洪熙元年閏七月溥等奏納弘文閣印盒還原任

諸閣司之仍命泮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正德初
建議者謂宜倣弘文閣故事特命侍從文學之臣更
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賢文學恬退者一二入如起用
陳繼之例聽政之暇游息之間時至閣中畧去威嚴
從容詢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
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聖學緝熙義
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
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矣此亦
祖宗君臣同遊之漸未必無補惜論建未及付之空
言而已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七

東閣

正統丁卯詔選本院官之有譽望者入東閣讀中秘
書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等凡十人且特命
之侍經筵日在內府進學不倦蓋儲之以待大用也
厥後多為名臣嘉靖丁亥五月朔日食上道南進陳
洪範凡疇疏以徵時政仰荷
御劄云翰林官中有才識忠行者日輪二員入直東
閣凡經書史鑑有關

君德者日錄所聞以贊朕不逮於是大學士楊一清
奏請大學衍義

上特命顧鼎臣講洪範臣道南講無逸臣於終篇引
呂祖謙論曰天之生萬物也健而不怠以成悠久之
功君之生萬民也勤而無逸以成惇大之治故人君
之德在乎法天而已矣我

太祖高皇帝命儒臣進講無逸論曰自昔有國家者
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周公是書上自天命之
精微下至民生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
莫不且載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反覆詳
味求古人之用心嘗命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
為監戒仰惟

殿閣詞林記

卷之九

十八

皇上敬天愛民懋學勤政揭無逸勸風于

紹帝王之心法軫耕夫織女之勤苦以昭

聖祖之徽猷雖商之三宗周之三后有不能企及焉
者矣尤願剛健純粹乎乾運之不息含宏光大廣

天德之好生明作有功而百司庶府咸貞其度曲成

不遺而兆民庶物各得其所中庸曰故至誠無息不

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博厚博厚則高明

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愚竊有望于今日

殿閣詞林記卷之九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文華

洪武六年開文華堂于禁中以為儲材地

詔擇鄉貢舉人年少俊異者俾肄業其中正月甲寅

選河南第一人張唯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俾賦詩詩成稱旨唯及王輝李

端張翀皆擢編修蕭韶為秘書監直長賜冠帶衣服

又明日山東第三人王璉等見召試如之璉及張

鳳往敬馬亮陳敏皆擢編修賜予亦如之受命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

堂讀書詔贊善大夫宋濂正字桂彥良等分教之

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

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

食

皇太子親王迭為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金

弓矢鞍馬寵錫甚厚濂輩雖司啓迎顧諸生皆

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間詢及肄業

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為第

子員

上笑而許之蓋同時進者九十有七人又選成均之

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方徵彭通宋善王惟吉等

皆拜給事中禮遇雖不及唯等然待從

車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其後多至執政有聲光

云

文淵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

成祖命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其英俊者俾就

文淵閣進學乃選修撰曹泰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

士楊相王訓王直吳紳彭汝器劉子欽余學夔童朴

盧翰熊直王道羅汝敬沈升柴廣敬王英余鼎湯流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

洪順段民楊勉章敬李時勉倪維哲陳敬宗袁添祿

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

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

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

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

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

進不已未有不成就者古之文學之士豈皆天成亦積

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

籍所萃爾等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盡得

於已庶

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膳禮部月給膏燭并欽工部

擇近第宅居之且命縉領其事數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五日一休沐使內臣隨

之校尉徭騶從人莫不歆其榮艷上時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蔡等多對誦如流者

上甚喜之多所獎賚恒顧群臣曰秀才輩性于直可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親近縉嘗以鍾山龍蟠詩試諸人甚稱彭汝器所作一日

上問捕蛇者說汝器即朗誦于前甚奇其才王訓以大江遶金陵賦進

上最稱之且程試課業大嚴賞罰而王英王直尤為儕輩所推讓蓋是時庶吉士隸本院者尚多如孫子

良徐順李昌祺蕭省身江鍊張宗璉田忠等無慮數十人皆不得與選後

上親征巡狩雖有庶吉士之選如甲申例則而車駕不及親泣焉

宣廟末年銳意儲才自臨御以來三科進士數百人援其尤者凡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癸丑丙辰諸進士發各衙門觀政或奉使出外詔追還選之皆入文淵閣進學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

東閣

景泰二年詔選庶吉士并首甲柯潛等二十八人命進學于東閣賜居第給大官酒饌及膏紙費命內閣大臣典領之蓋不別立師不出就外公署一如永樂初科故事然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車駕未嘗親蒞教也五年亦選庶吉士暨首甲孫賢等十八人遂遵正統時例矣

公署

庶吉士在外公署教習始自正統初年內閣奏請學士等官二員教習本院仍行戶部給燈油錢兵部撥皂隸刑部給紙劄工部撥房屋順天府給筆墨光祿給酒飯內閣按月考試俟有成效送吏部銓注本院并各衙門職事自是庶吉士教習與文華堂文淵閣時舊規不同其所撥給循故事耳今宜依祖宗時入禁中侍燕閒承顧問上以儲材畜德

爲教則下亦必涵養進修自勗不惟人才造就而君德贊輔有攸賴焉若不得已就外教習領其事者宜奏請專使校讐中秘書日令有所撰述暇則演習經筵講章日夕與討論古今商確經史同異得失且究竟名理歸諸身心以行誼相砥勵務得其實以爲國家用若其學業高下宜默成之其或求見邀名則斥而退之勿收匪人以招物議則非惟育材有成效抑亦光昭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五

祖訓也苟舍大綱先末藝以詩文記誦爲學而道德政事則勿念棄焉授受之際既近於學究而乃設會簿稽勤惰雖嚴聲勵色以督責之亦淺之乎其待士矣正統以來在公署讀書者大都從事詞章內閣按月考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具揭帖開列名氏發本院以爲去留地致使卑陋者多至奔兢有志者甚或謝病而去不能去者多癩病不往將近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最可笑也弘治癸丑學士李東陽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田廡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曆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亭上勘醫書其流弊一至於此又聞之前輩云天順甲申庶吉士次年相率入內閣解館

大學士李賢謂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有計禮者抗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牛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即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甚明日請旨各授職罰禮觀政刑部又數月授南京刑部主事禮之言雖近不恭然不可謂無稽者觀此則教法不克復舊矣矣

考選

考選庶吉士始自洪武乙丑迨永樂初益重其事大率每科必選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六

宣宗時合三科進士親試之正統丙辰

英廟親選庶吉士于文華殿取蕭鑑等十二人已未以後罷之至成化始純選北方及蜀士爲庶吉士被選者萬安等二十人不親試也自是其事付內閣例取平日所爲詩文或繙閱試卷兼採名實禮部會同吏部試以古文暨詩合式者改送吏部讀書景泰辛未選吳匯等二十五人甲戌選丘濬等十八人皆燕選南北士天順庚辰三月

上御文華殿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庶吉士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重語音正當者

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若南方人有似彭時者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太監牛玉復傳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牛曰南方士豈獨時比優於時者甚多也是日考選取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西惟張元禎得與焉天順甲申選奉東陽等十八人自是皆燕選南北士成化丙戌選林瀚等二十四人已丑選賈閻等十五人戊戌選梁儲等二十八人丁未選程楷等三十人弘治癸丑選顧清等二十人是科清等殿閣詞林記 卷之二 二

已發各司觀政後乃得 旨取自各司考選丙辰選顧潛等二十人壬戌選胡燧等二十人乙丑選崔銑等三十人正德辛未選許成名等三十三人丁丑選汪佃等三十四人辛巳選廖道南等二十四人

教書

洪武中宋濂永樂初解纜常領庶吉士特與之講究爾永嘗抗顏爲師也

宣宗時親教庶吉士考其文藝與永樂時同至正統戊辰乃顯命詹事兼侍講學士劉欽祭酒王詢教書自後以爲例

考藝

永樂中召試庶吉士文藝多入內殿

宣宗嘗御文華殿召諸庶吉士試以諸葛孔明可與興禮樂論 親第其高下以鄭建爲首賜寶鈔百錠餘有差蓋仍永樂之舊也正統元年簡諸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時蕭鑑以宣德丁未進士需次于家父乃得召至與馬召試文華殿取鑑爲首王鑑次之凡二十五人云

齊宮

宣德五年三月徵庶吉士三十人分隸近侍諸衙門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八

如洪武乙丑之制次日引入齊宮

御試止用八人仍擇進士有文望者預試命題出取士何以得真才論吳節爲首范理第二皆

上所親裁在前列者賜白金五兩楮幣五十緡餘有差楊寧等詔歸鄉讀書至九年乃合選二十八人入翰林焉其在六科爲庶吉士者自廖莊而下多名士正統後庶吉士止隸翰林然考藝出於

當宁者罕矣

奇童

大明會典凡各處舉到幼童奉 旨送本院讀書習

字月給米食內閣稽考課業俟有成效奏請擢用其
願科舉出身者聽按奇童被薦入翰林讀中秘書者
始自正統初兵部尚書程信之子敏政及楊一清自
楚舉薦李東陽自順天薦

英皇出題命對曰鵬翮高飛搏扶搖之九萬敏政云
龍墀獨對陳禮樂之三千東陽云

龍顏端拱位天地于兩間

上首肯之成化末崇仁洪鍾七歲善書有司以奇童
薦

憲宗召見嘉慶命入翰林充秀才讀中秘書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九

恩蔭

天順元年右都御史耿九疇子裕爲給事中建言父
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裕爲檢討九疇尋坐事裕亦
出爲泗州判官正德中大學士焦方劉宇改其子焦
黃中劉仁嘉靖中席書爲禮部尚書改其弟春孫交
爲戶部尚書改長子元俱爲修撰編修等官

添設

洪武十六年十月增本院尚書博士二人秩從八品
以儒士饒仲恭張庸爲之令仲恭於潭王府說書庸
於魯王府說書添說始此

舉官

正統元年奏准知縣有缺令在京四品以上官久國
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一員從吏部推訪除授不職
者并坐舉主

諸科

正統十四年詔各處儒士照永樂間事例送本院嚴
加考試選用不中者發原籍爲民業盛曰永樂中清
江喻行之以文學舉試記里鼓正統中馮益試事道
皆不知所謂真能措一辭所謂名浮於實君子弗貴
者歟如復諸科考藝觀德付諸翰林可也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十

考貢

洪武十六年二月丙申 命天下學校歲貢生員時
諫官有言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
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
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
故有此命也會典曰凡考試歲貢生員禮部奏請出
題本部官赴內閣領題試筆送卷本院官批定去取
送部奏請施行嘗聞編修張元稹考校精覈歲貢士
鮮入格者時服其公云

校職

會典云凡考試願就教職舉人監生吏部奏請出題本部官赴內閣領題試畢送卷本院官批定中否送部奏請施行又云凡各處儒學訓導九年考滿吏部出題考試初場四書本經義各一道二場策論各一道印封文卷送內閣委本院官批定去處送部奏請施行

冰吏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命本院官會同禮部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吏部以次錄用其後不知何時遂廢永樂中有詔汰在京諸司冗官左贊善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一

十一

陳定著春坊事即燥筆書其嘗去衆服其明決然此後亦不聞焉會典云天順八年奏准吏部都察院會同內閣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職并在外布按二司有不公者許科道官指實劾奏又云宣德七年勅吏員三考滿當授官者吏部通引於內府會同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出題齒比類試其文義粗曉行移得當書體不謬三事俱可取者爲一等二事可取者爲二等俱不可取者放回爲民當差可齊雜記云東閣爲翰林官會推處一日各部堂上官會考三考吏來集閣下諸同寅還聯步而出問修撰旋

不允七年四月起復學士柯潛爲祭酒具疏懇乞終制許之時內閣大學士劉吉起復侍講陳音勸使終制且與之書云陳升之起復爲相制曰閣子經而服政先賢稱得事君之宜晉侯墨而即戎前志謂達變禮之用嗚呼升之果何人哉自羅倫之疏傳于世而先王制禮之議始嚴矣

外補

洪武六年編修孫作辭不拜乃乞外改太平府學教授七年編修張昺入對乞外改南陽府學教授永樂中編修李禎改高州府學教授陳景著改福州府學教授禎以病疾景著以養母俱乞外而景著得任原籍厥後作起復爲司業昺起復爲御史貞暨景著未久卒於任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一

三

英宗時始擇文學之臣出任憲司提督學政正統元年修撰王鈺自致仕起用擢江西僉事提督學校未幾檢討陳璉亦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自是本院官乞外者援以爲例成化中侍讀焦芳編修教山弘治中編修蘇葵檢討李遂學劉瑞正德中編修余本檢討盛端明張邦奇皆然歷俸稍深則擢副使若葵則以事忤權貴而去者學士王鏊贈之詩曰嚴生又厭承

文字但借高昌之書製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原潔與編修馬何亦黑以華語譯其語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諧音既成刊行之譯字官隸本院蓋始於此二人蒙古產也永樂中

上選大學生年少者習四夷諸番字諸生多不欲輒生謗議

上怒將罪之學士楊榮力救得免遂命榮掌之榮訓勵得宜自是帖服率皆有成有官至五品六品者會典云凡四方番夷翻譯文字永樂五年設四夷館內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十三

分八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選國子監生習譯宣德元年兼選官民子弟委官爲教師本院學士稽考課程後內閣委官提督弘治初奏准科目出身四品以上官二員提督其官生公會按月從本院印給仍繳送稽考及食糧授職從吏禮二部奏會同內閣出題考試中否仍從該部奏請施行凡四夷館習譯監生子弟舊例月支米一石會官考試一年通習者與冠帶全不通者黜退正統元年奏定考中一等者冠帶爲譯字官又一年再考中授職弘治三年奏准子弟不許別圖出身三年後考中

食糧月給米一石又三年考中冠帶爲譯字官三年考中授片班職事初試不中者許再試三試不中者黜爲民監生初入館照坐監例食糧三年考中食糧一石家小糧仍舊又三年考中授從八品職事三試不中者送回本監別用其曾習業者非精通譯字不准應試八年奏准子弟有願習舉業者考送順天府應試按自後提督官例用太常寺卿及火卿而景泰天順間譯字官多有取進士者甲申庶吉士劉淳自譯字官發身後爲中書舍人陞吏部員外郎云

召試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

十四

洪武初南昌縣學訓導朱善以學行聞本府上其名詔擢爲教授八年命天下教職曾被薦擢者赴京師上廷試之擢善第一除修撰十六年十月東昌府學教授馮徽考最除左贊善二十年十一月戊子以河南府學訓導爲鈞爲侍講學士三十年六月召試行人司副陳性善行人陳成擢檢討他如傅藻參漢雅稼唐肅等擢應奉孫養等擢典籍皆起自州縣庶寮成祖入繼大統聞桐城知縣胡儼有文學召試之稱旨改除檢討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一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官制

國初乙巳年五月已亥設翰林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編修正八品洪武二年正月戊申定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待制從五品修撰正六品應奉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典籍從八品九年閏九月癸巳詔定百官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

殿閣詞林記

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三年八月已卯增設檢閱從九品十四年五月癸未改正五品衙門設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五經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書二人侍詔二人史官修撰三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閱典簿十八年三月丁丑命吏部定正官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首領官孔目一人未入流屬官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五經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從八品侍書二人正九品侍詔六人從九品史

官修撰三人從六品編修四人正七品檢討四人從七品又定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設大學士各一人俱正五品班在本院學士上其後簡用聖旨自上裁官無定員而侍讀先侍講則始於此輩除年間更易官制仍設正官學士承旨一員在學士之上改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俱為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以居侍讀侍講侍書五經博士典籍待詔其侍書陞七品文史館以居修撰編修檢閱改孔目為典籍創置典簿廳而革中書舍人改為侍書以隸翰林又增設文淵閣待詔及拾遺補闕等官

殿閣詞林記

永樂初皆復舊制即洪武十八年所定者也尋命編修等官於文淵閣參預機務謂之內閣漸陞至學士及詹事府諸職洪熙元年以輔導任重加陞至師保及尚書侍郎卿仍兼學士大學士自後因之或止以侍讀等官入預閣事其入閣者雖登穹秩凡厥事公移止稱翰林院為永樂七年以順天府為北京本院扈從者稱行在翰林院後定北京為京師遂革行在之稱既建今衙門遂以舊署之在留都者為南京翰林院其南京翰林院止設學士一員掌之遇有員缺從內閣推舉其後侍講以上官皆得往掌院事仍

設孔目一人若修撰等官或因事始添設焉

官銜

凡列銜學士正五品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勳曰修正庶尹侍讀學士從五品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勳曰協正庶尹侍讀侍講正六品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修撰從六品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編修正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檢討從七品初授從仕郎陞授徵事郎五經博士正八品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典簿從八品初授迪功佐郎陞授修職佐郎侍書正九品初授將仕郎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三

郎陞授登仕郎待詔從九品初授將仕佐郎陞授登仕佐郎凡給授之時本院行吏部該司開報奏聞每僉押奏啓止書職名以品級為次序惟纂修及進呈書籍試錄等始書散官勳階凡書必繫于職名之下者以所職乃

職掌

宸翰國史示有尊也若以他職兼本院官則否學士之職凡贊闡皇猷敷人文論思獻納修纂制誥書翰等事無所不掌侍讀學士之職凡遇上習讀經史則侍左右以備顧問帥其屬以從侍講

學士之職凡遇鶴禁講究經史亦如之侍讀侍講視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凡遇左右侍其職亦如之五經博士之職掌易者一人掌書者一人掌詩者一人掌春秋者一人掌禮記者一人各專門明經同異得失究其指歸以備講讀典簿之職掌四庫書籍守局鑰以伺明命侍書之職明旨六書之法凡遇上書則侍左右以備考訂點畫音聲待詔之職凡遇上宣問文議以備呼召編摩謄寫等事亦如之史官之職修撰掌撰述編修掌纂輯檢討掌檢閱凡史事俾專掌焉孔目以首領為職掌言語趨走會計籍譜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四

之事粵自吳元羊置本院以來官不必備惟侍從儒學之臣最重必如所謂明仁義禮樂通今古亂治文章議論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始可以處之故洪武永樂宣德間雖待詔孔目不輕授人凡居是職者咸知自重若遽謂官雖有異名其實無異職認認焉而有出位之圖殊失所以肇建官之意也若乃國史不列置院者嘗考周官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丘濬曰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公論之所出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公直以筆之具激謂內

史爲翰林之職蓋以其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
循命學士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
名今制併史館於翰林其亦此意歟然則

詹事

洪武初建大本堂延名儒以教 諸極與藩王此
東宮輔導之始也後乃設輔導官屬有同知詹事院
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副使同知
左右率府事諭德贊善文學中舍正字侍正洗馬庶
子等官皆以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又改贊善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五

爲贊善大夫設贊讀洪武三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
凱請選人專任 儲官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
有所責成於是諭以父子一體君臣一心之意遂止
十年置通事司設司令司丞十四年三月丁未設左
右司直郎十五年設左右二春坊又設司經局二十
二年置詹事院以統屬之二十四年七月丁未改院
爲府定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丞
二人正六品首領官主簿一人從七品錄事二人正
九品二十九年十一月壬戌增設屬官通事舍人二
人從九品改錄事亦爲從九品其堂上官與本院官

互兼職事而凡講讀纂修考試等官皆與本院同坊
局雖各有印然事則詹事府統之南京詹事府今不
設官止設主簿一員蓋詹之爲義省也給也省給
太子之家詹事之職於內外衆務無所不掌少詹事
則貳之丞則掌文書以贊之通事舍人掌通謁賓贊
禁令之事主簿掌勾稽錄事傳遞云

春坊

洪武初置春坊以爲 儲官輔導侍從之臣官無定
員十五年四月丙申更定春坊爲左右春坊置左春
坊大學士一人正五品左庶子一人正五品左諭德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六

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
直郎二人俱從六品右春坊同二十九年十一月壬
戌增設左春坊清紀郎一人從八品左司諫二人從
九品右春坊同亦與本院互兼職事蓋二坊之設猶
館閣也大學士綜勸學輔導德文翰記註之事庶子掌
宮中并諸藩之適子及文庶版籍行則負重護駕拜
則左右扶掖之諭德掌侍從贊諭中允掌侍從禮儀
較正啓奏并監藥理刑贊善掌侍從綱養司直掌彈
劾糾糾皆漢唐以來舊制清紀掌伺察司諫掌諫諍
過失其設也自我洪武朝始

司經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申置司經局設洗馬二人校書二人正字二人二十三年六月命定司經局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洪武祿增多於唐宜從裁減詔正字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時制二十四年七月丁未定司經局官品秩俱仍其舊按典置經局自南梁其後隋改司經局唐爲桂坊洗馬之洗言先也遇東駕出則前驅導威儀也掌圖籍經史之事校書掌經籍正字掌刊正文字

與本院互兼職事

正字或中書科兼之

制誥

國初百官除授各有誥勅循宋制也吳元年授翰林侍講學士宋濂制有曰備顧問於內廷參密命於翰苑又曰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已及人國家所尚權經王署侍講彫闡鳳池兼掌于絲綸麟史仍參于筆削地天交泰有資翊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洪武元年正月庚子授翰林學士陶安誥有曰國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臣尊戴匡輔用能張其紀綱植其表儀正其名位善其辭命基圖以大國家以安又

曰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是用擢居宥密俾職論思茲特賜以寵章用昭國典尚其勤於獻納贊我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治其眷注隆重如此嘗攷翰林之名昉於楊雄所爲賦學士出禮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唐人始以命官所謂侍詔供奉北門學士與學士院亦惟以言語文字爲職未見其爲國家輕重也宋元因之至我朝倚任益重凡議禮制度考文大柄一以付之論道經邦碩輔由此其選而政之樞要吏之權衡皆所綜焉觀諸誥命詞有足徵矣又按永樂示

仁宗即位大學士楊士奇等進陞少保

本院以士奇

等所受誥進呈乃親取筆重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顧士奇等曰此實朕心卿其勉之士奇對曰聖德能容臣等敢不勉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願今常以古人爲法吾皇上下之交真若元首股肱相須而成是又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鑒也

御箴

宣宗章皇帝宣德七年六月 親製翰林院箴其文

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出講學所資機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傳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處于外心存大公固役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斃大哉綸言表彰萬世守官者所敬遵也今揭于院之後堂朱縣漆榜字用金塗之

公署

公署爲聽事而設吳元年建官以本院爲近侍衙門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一

九

故公署雖在外而審屬相聚恒在館閣洪武初建翰林院於皇城內學士而下晚朝退即宿其中扁曰詞林其後兼考唐宋制度詔改建于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居其次洪武二十六年十月興工至二十七年十月辛巳告成詔皆賜宴落之今爲南京翰林院永樂中行在本院官仍在禁內供奉不別立公署正統七年八月有詔復建於京師長安左門外玉河西岸鑾駕庫之右而東岸則爲詹事府焉命中官陳姓者督工踰年落成正堂三間中設大學士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公座左爲史官堂

右爲講讀堂首領官房在儀門之外之右學士楊溥輩爲詩記其事然同寮相與每朝畢本院官立東閣前俟大學士至入閣中講讀史官皆序立圍揖而退五經博士而下揖于閣外出復序立于史館前亦圍揖揖畢各書公會乃入館修書待詔諸寮日昃而出公署惟履任齋宿始一至若掌印官查理公移收放俸糧則蒞院視事按唐制翰林院在銀臺之北後復建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因曰鑾坡蓋隨乘輿所在而遷取其便耳正廳曰玉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後以車駕經幸不復如此但存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十

空臺而已玉堂云者漢有玉堂殿待詔金馬門近之李肇翰林院志言居翰苑者皆謂凌王清澗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然未有榜至宋太宗乃御翰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今制雖不盡然私記往往猶曰玉堂視草用故事也嘉靖戊子始建御製五歲碑于敬一亭亭樹于堂之南左則劉文定井井之外爲蓮池右則柯竹岩亭亭之前爲土山

朝房

本院朝房在午門右第六區每候朝則殿閣大學士本院學士講讀官史官皆在焉詹事府朝房在

午門左第十八區每候 朝則詹事府丞左
右春坊官司經筵官皆在焉鼓初鳴嚴各詣綜蓬下
序坐候鼓終嚴而入其後本院學士候 朝亦在詹
事府朝房成化中學士王獻學院始奏開復取內侍
之署又有外朝房在長安左右門外以待漏云

史館

聖祖初建國爰重史事設起居注甲辰年十月以宋
濂魏觀為之曰侍左右記言動及正位後劉季道由
明經任郭傳由翰林應奉任范常由直學士任蔣學
閔鍾蔣子杰由舉人任熊鼎由考功博士任陳敬由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上

編修任未幾革之洪武十四年九月己丑 詔復置
起居注秩從七品以儒士單仲祐任焉二十四年詹
同猶為起居注其後竟廢令本院史官兼之每 朝
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為日曆書言
以為寶訓永樂中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
後寢以廢矣今史館凡十所在東閣之右中藏
列聖寶錄古今書史每被命修書則本院官日聚集
焉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
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
行夫世之門生故吏於其所導事者猶編有語錄談

記矧 聖祖威德大業焜耀如日星胡可無述乎在
洪武時日曆寶訓常勤刪述其舊跡猶有可尋者
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視篆

本院印信係銅鑄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釐九疊篆
文其在南京者則加南京二字詹事府亦銅印方二
寸七分厚六分左右春坊司經局銅印制度俱與本
院同 文淵閣別有印其印銀鑄方一寸七分厚六
分其文至簡篆文也各衙門印皆用於行移中獨
內閣印惟機密文字鈐封進至 徽座閣始用之
近世訛傳此印為司禮監所奪甚或形諸章奏歸咎
三楊蓋不考之過云

文移

本院公文凡行六部用呈三品衙門用平關應有行
移俱由該部轉行其呈關俱有定式見 大明會典
其他常務則用手本如官吏職役銓注給授散官勲
階則行吏部體糧則行戶部領 朝參牙牌行禮部
關皂隸紫薪則行兵部俱用本院印若左右二春坊
司經局每事或呈行詹事府或徑行不相關白云

序秩

本院官與詹事府坊局官多互兼職事以品秩尊卑為序若非兼職而品秩同者先書本院官然後及詹事府坊局官如學士則序于春坊大學士及庶子之上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則序于諭德之上侍讀侍講則序於府丞中允之上修撰則序于贊善司直之上與籍先清紀待詔先司諫錄事通事舍人蓋亦然也此為修書考試等事書職名而言若平居相與則惟序齒

會坐

公朝凡侍坐公燕序坐本院官及詹事府坊局官皆

殿閣詞林

卷之十一

十三

以品級論若候朝入館則學士自為一類講讀史官自為一類宮坊官僚亦以其類相參天順以前為然厥後座主門生頗妨起居乃以一科為一類序坐惟以齒不以官李東陽曰今之諸曹百執事各有長錫以法相視事有稟白唯唯而退候事竣輒俛首去不敢漫及他其勢分懸絕固殊也惟館閣以道德文字為事雖師保耆宿位尊望重亦與後進相賓主問閣倣僚各中其度喜有慶行有餞倡和聯屬壘壘不厭此詞林盛事也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一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二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朝參

洪武中常朝御殿命本院官序立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於觀聽凡遇

上御奉天門則立御榻之左皆常服朝朔望

上御奉天殿具公服隨班行禮畢詣文華殿朝

東宮永樂初令內閣儒臣侍立金臺東

御三殿皆陞殿賜燕宅憂則御西角門如常朝制正

統初內閣官始移下貼御道之東序立本院官則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一

二

序立丹墀之東第一班御西角門亦如之永樂中

朝御左順門既陞

御坐內官設案內閣及本院侍班官俱於案西序立

晚朝或御右順門儀節亦如之宣德以後

上御門早朝退御便殿景泰中復御午門而晚朝遂

廢大學士王鏊論視朝曰在易泰之象曰上下交而

其志同否之象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下之情達

於上下之情達於下所以為泰交則泰不交則否如

近世止於視朝數刻遙相唯諾君或不識其臣臣或

不得交一言於君上下之間不過章奏批答相關接

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非獨沿襲故常亦其地使然也

本朝視朝於奉天門未常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

懸絕威嚴赫奕將軍持鉞臺吏糾儀鴻臚舉不如法

通政司引奏

上特是之命所司知之而已謝恩見辭惴惴而退未

嘗問一事進一言此無他地勢懸絕雖欲言無由言

也今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

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馬路門之外為治

朝日視朝在馬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藻云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二

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說者以為視朝而見群

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

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諸吏

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蓋外朝為尊中

朝為親也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正旦冬至受

萬國之朝貢則御馬蓋古之朝也其比曰太極門其

內曰太極殿朔望視朝在馬蓋古之中朝也又比曰

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視事蓋古之內朝

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

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

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輪對則必入時政利害殿引見蓋亦三朝之遺意焉夫天有三垣天子象之中朝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

國朝朔望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治朝也而內朝獨缺

聖祖時御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筵宴奏事則內朝也而今又不御三殿深嚴人臣鮮或窺焉故上下之交絕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臣愚欲於常朝之外於便殿之側倣古內朝之法或三日或五日一御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二

三

侍宴

洪武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准凡朝會賜宴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賜坐墩其退

朝燕閒行幸之處勛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罽補褥九年定學士承旨於六部尚書之上學士在光祿卿之上侍講學士在侍郎之上時正官列卿先侍郎故也其後學士雖五品猶先尚書焉十六年十一月甲寅詔定朝參官員坐次凡

奉天門賜坐六部侍郎應天府尹國子監祭酒翰林院官諫官僉都御史坐于西角門東向若華蓋殿坐於鹿頂外東西向至永樂以後御三殿或使殿行幸悉賜坐惟弘熙宣德二朝始以尚書侍郎兼學士官於是學士非兼三品以上職者乃坐其下正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二

四

以來接見儒臣之日少故侍坐之儀遂廢若郊祀慶成大宴群臣學士陞殿侍坐在文職四品之上本院及詹事府坊經局宴官在六部侍郎之次中左門侍坐修撰等官在六科給事中之上本院帶侍官在太常寺博士之上詹事府主簿中書舍人在鴻臚寺署丞之上丹墀東序坐正統三年特命侍講一人升殿列學士之下成化四年令修撰等官凡近侍風憲者另列于丹陛下之東西稍北而庶士與焉

燕會

本院官銓注後吏部題本以到任管事請

旨俞允具公服謝恩擇日諸公署與同寮相見謂之到任本院自內閣大學士至孔目皆出燕錢置盛筵于後堂用樂大學士列坐于上新任者坐于前之左講讀坐于前之右史官皆傍坐公燕之盛蓋諸衙門所未有又數日則席比前加盛若首甲則狀元出燕錢倍第二第三人謂之聚本燕其後併在一日同寮先設小席以待新任者序賓主東西列坐飲數行即徹去就新任者之席勸酬入率成禮而已然五品官至博士以下不預惟講讀史官在焉非舊典也聚奎之燕或久乃舉行云庶吉士入館則內閣大學士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三

五

而下皆送至外公署備燕席待之諸士亦回席然不謂之到任者以非職官故也

殿班

國朝謹身華蓋奉天三殿百官行叩頭禮畢本院官用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陞殿侍班洪武二十四年三月辛未詔文武官除分詣文華殿啟事外凡遇陞殿合用履鞋照依品級侍班有違越失儀者從儀禮司糾劾東班則六部掌印官本院官及春坊學士尚寶司西班則五府等官及給事中中書舍人正統以後惟

聖節冬至正旦大朝賀及頒詔進書冊立冊封始御奉天殿其侍班惟用修撰編修檢討等官四員是日早具朝服履鞋同導駕給事中糾儀御史等官鼓初嚴先入循殿旁至華蓋殿前候駕出鴻臚寺奏執事官行禮禮甫畢即趨出復從殿旁趨入奉天殿內北向立後雙炬自中前導駕至上陞寶座導駕官分東西立即趨至寶座之東西向與中書舍人對立候行禮畢自殿門以次趨出若東宮千秋節及冬至正旦朝賀亦用修撰等官二員與春坊司經局官對立侍班於文華殿行禮云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三

六

奏事

洪武三年七月己亥禮部尚書崔亮奏凡諸儒官於御前奏事或進呈文字退立二三步毋敬近御案凡立必於東西隅不得直前制曰可永樂四年令六部及近侍官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陳奏景泰二年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學士周叙嘗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弼

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以致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止與敷對者令知他人不得預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泄於外然竟莫能行今按楊士奇所錄曰翰林諸臣奏事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

今上召問大臣多於文華進講後或御無逸殿及太高玄殿嘗問輔臣李時曰道南欲令同鼎臣教庶吉士何如時對曰宋仁宗欲用蘇軾典制韓琦以為太早今道南才識俊茂須久養之大用未晚

上曰朕御書文衡今道南編纂時曰然他日輔臣薦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七

余光有才

上曰余光未必知道南卿何以此對後御咸陽宮聖諭曰禮部覆道南廟議何乃堅執遂唯唯而退

便殿

國初信用儒臣謁見無時每出御奉諸門有奏事常規退御便殿有特以事入詣奏者許徑入洪武二十九年五月戊寅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入者各給牌為驗已而罷之使近侍官得日即便殿奏事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楊士奇新政華蓋殿大學士謝恩畢聞

薪司奏准北京山東棗薪八十萬供宮中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言詔下裁兩日今聞析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景泰中侍講劉定之抗疏言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八

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時雍也疏上不省今按

聖祖時出入禁御以至臨朝侍臣無從者有所擬議欲修播告則翰林院官承旨草制中書舍人當御膳寫謂之副墨尚寶官用寶即時發行若有檢邪在側或事當參駁則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抗

聲於御前執奏謂之對仗彈劾云

入直

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朝近侍官輪班入直若本院官則日在館閣吳況劉三吾胡廣楊士奇胡儼王英王直輩嘗有內直倡和詩曾祭東華門內新館初成入直有作云東華樓觀鬱蒼蒼高閣新成抗碧霄秘府圖書金作積御溝流水玉爲橋草分碧色承殿輅鳥弄歌聲和舜韶當直幾番清坐久隔簾時有御香飄蓋當時

車駕嘗臨幸館閣故也不獨宣召燕對與供奉文字而已

宿直

洪武三年剖符封功名命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永樂中內閣七人者常召至燕殿論事或命假寐至達旦始出

成祖出狩崩于榆木川

仁宗命尚書蹇義夏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讀王直侍講王英同定大喪禮議國政宿內閣者凡七日

今上御西苑仁壽宮命內閣大學士入宿延和門以

直房

侍遊

聖祖製大誥首以君臣同遊爲言故當時儒臣每侍上遊觀禁苑凡亭樓臺閣廡不登眺以通上下之情成地天交也學士宋濂嘗侍游後苑觀穫

上曰農事成矣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念生民之疾苦實盛德也洪武

六年正月丙午

上御武樓召御史中丞陳寧太子贊善大夫宋濂賜

坐左右談嘉祥之應勅中使人取所儲香露於宮

殿閣詞林記

中盛以翠甕玉潔珠圓世所未覩已而昇鑾聖至用

金杓煉水二升大既勻水勢成漚

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甕以投漚更融化與水爲一

上取杓傾瀉二內侍舉幕承之漚澤已靜重瀉以絳

紗囊

上飲一爵而分賜寧與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

也卿等服之去沈疴享遐齡矣寧等飲畢薦爵於几

頓首而退賦甘露漿詩以侈其榮濂所陳說不爲隱

蔽嘗曰君猶父也天日其可欺邪一日

上問曰卿昨飲酒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濂悉以其實

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
久益厚之每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旦令侍膳詢訪舊
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永樂中學士解縉胡廣
等七人每令節燕間陪 駕幸東西二苑登萬歲侍
宴廣寒殿泛大液以為常多為歌詩以紀之

宣宗時宸遊尤多宣德七年七月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周覽都畿
山川形勢即畢

上諭以元興之故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十一

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荒周之監也又嘗召遊
太液池

上親射鳧獲之命以差侍臣

英宗復辟始命諸大臣同遊天順三年十月十日內
閣學士李賢彭時呂原扈 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
城南二十里方百六十里闊四門繚以崇墉中有水
泉三處獐鹿雉兔育其中籍海戶千餘家守視每獵
海戶合圍縱騎士於中亦所以訓武也 是日扈從
官皆蒙頒賜獐鹿兔而內閣比諸人差厚云四年四
月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召尚書王翱李賢馬昂學士彭時呂原
五人入侍命內侍三人鼓琴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
今不暇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經事

先朝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
輟亦可精矣因頓首曰願

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愠幸甚

上起入賜廂鶴頂博帶舉授五人者皆叩頭謝二十

日

上御西苑閱武臣騎射召賢五人侍是日所閱皆侯

伯都督都指揮指揮隸三營把總管操者總兵官會

昌侯孫繼祖廣寧侯劉安懷寧伯孫鏗都督趙輔具
名籍進呈令逐一馳馬射箭以三箭為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比中例試畢賜鈔有差總兵暨賢
五人各賜鈔十二月閱御監勇士騎射亦如之自是

將士咸感德畏威知所奮勵云帝觀君臣之際上貴
致其禮下貴盡其誠若私昵媒褻流連光景殆非

聖祖所謂同遊之初意也已嘉靖十二年四月十三

日

上御環碧殿試演馬歌曰朱夏纔入四月中乘間試

馬出深宮惟茲七馬壯且雄登霄未可擬跳淵或呼
噪爰因演步至環碧命諸左右來輔弼同遊同遊芳
祖訓昭替襄贊襄芳演竭力朕非商高宗諸輔勿我
棄皇爲霖芳美作梅啓心務期沃朕心俾令湯孫繼
祖烈庶幾政化維日新

燕和

洪武二年十一月

上御外朝召學士宋濂范素詹同等欽 親御翰墨
賦冬日詩諸臣皆和焉六年間局禁中修大明日曆
十一月十五日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學士宋濂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十一

詹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被酒而還時書監生黃景
在館同愛其有俊才賦詩贈之字少如筆少選奉御
傳宣召濂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輦而坐同餘醒猶未解

上謂之曰卿醉猶未醒邪同對曰在史館中猶能賦
詩贈黃秀才謂昶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

上顧濂亟取之既上奏

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濂於是受

命書焉同詩不過稱昶才美而

御製詩則并及君臣燕飲之故濂歸與昶言之以爲
詞垣盛事八月甲午

上觀水有上秋水賦者言不契道乃更爲之賦成召
學士宋濂等觀之且令各撰賦以進濂率同列撰成
俱于東黃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加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太官進
天厨奇珍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以醇醪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志不

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濂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宜更釀一觴濂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

瑟縮者三

上嘆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
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顧濂顏面變頰頓覺精神霞飄若行浮雲中

上復嘆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
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瀛既醉下筆傾歌字不成行甫綴五韻

上遽召至前命編修朱右重書以遺瀛遂諭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瀛行五拜禮叩頭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宋善等賦醉學士歌云

宣宗尤喜爲詩初即位起學士李時勉而任用之一日幸文淵閣賜諸學士飲呼時勉謂曰卿非朕安得飲此酒時勉頓首謝他日侍遊東苑

上賜時勉酒酌以御甌時勉頓首辭曰臣可與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十五

陛下同飲不敢同器

上悅命易以銀爵既醉

上出御製詩俾磨之宣德六年

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胡濙義興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賜宴盡歡而罷明日士奇榮各奉和以獻又嘗召大學士黃淮燕飲萬歲山淮獻詩他日

陛辭復燕飲于太液池

御製長歌以贈焉語在第五卷嗟乎虞廷喜起卷阿遊歌不聞久矣至我

朝而續夫燕所以示慈惠也詩所以道性情也燕飲廢和之際而至情藹然迥出千古

祖宗盛時上下之交有如是哉

召對

祖宗以來凡燕閒執政大臣左右近侍時常召見英宗嗣位此禮遂廢惟有大事則傳奉召之問對一二語遽出景泰中大臣專擅

英宗復辟始知其由乃親決章奏日與學士李賢議之凡便殿入奏舊規每朝退獨進不侍呼召徑詣入見以承顧問然同列彭時呂原恒不得與焉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一

十六

上嘗謂景泰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嘗與大臣相接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天下何患不治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又李東陽曰東陽自乙卯承乏內閣時

孝廟臨朝淵默自朝參復命經筵日講之外罕接天顏凡有擬奏陳說答問之類每用木票揭帖大則具題本雖日積月累往往不能盡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朝食前忽遣太監曹泰馳至閣亟呼曰宣四

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亟具衣冠至文華殿叩頭畢

上曰近前於是直扣御榻司禮監取本皆環跪於案側

上曰看文書諸中官取本付臣溥等各一本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臣溥等看畢相與議定又分置朱硯朱筆授片紙數幅於臣東陽臣遷批辭以次陳奏得允乃錄於紙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宸翰清逸畧無凝滯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三

七

上揮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乃皆叩頭退

上顧左右曰喫茶出文華殿尚膳監捧茶以俟

蓋時出急召未有宿辦也自是平其堂燂閣稍稍召對并及部院大臣詢其政務若欲復

祖宗之舊者及

孝肅太皇太后之喪議禮考文久或移處多或連日

謁然若家人父子

上既明習國事天語嚴密議論層出或累數十句臣下雖承懽造膝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

辭而退退而尋繹所受亦不能悉記

召慰

編修楊士奇始入內閣每敷對望見

天威猶有懼色

成祖召而慰之曰朕知爾文學親擢于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

英廟既復位御文華殿召大學士高穀學士商輅謂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爾宜用心辦事成化四年彗星見言官劾內閣大臣商輅等輅遂求退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三

六

憲宗謂曰朕用卿不可欲加人言至詰責言者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商輅有何不可欲加譴調輅奏言臣嘗勸

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輩復請刀用今因論臣而交責之如公論何

上以爲然乃釋言官不問召輅至

御座前慰諭之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三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二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宸翰

聖祖嘗出

御製詩文以示詞臣太子正字桂彥良即大聲誦之琅然左右驚愕學士承旨詹同私戒之

上聞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毋事矯揉也又嘗出

御製勅使彥良指摘彥良受命盡言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一

御註尚書洪範成先是命儒臣書洪範揭于兩廡座右朝夕觀覽乃自為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宣德七年七月

宣宗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

公劉王業之由與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做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九年十二月

宣宗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

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諭皆當真得古人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二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朕不為忤

嘉靖十年九月十五日

今上命書周公無逸篇于西苑無逸殿壁叙曰無

逸殿之所作者寓戒逸之意者也夫勞者人之所共惡逸者人之所同好故周公以是告戒成王者也朕

於今年春因命西苑隙地耕耨之以舉農事卜吉擇皇祖文皇帝舊宮之迎和門內之南建

帝社稷壇以祀帝社帝稷每歲春告秋報行禮宮門外之東建殿亭一區殿曰無逸亭名豳風圖以小

厦垣墻迎和門外之南作一亭曰省耕以備朕時省
之小憇於此又於北之空地起倉廩一座曰恒裕前
爲一亭曰省斂之所工起於春三月之十六日訖於
九月之十五日殿中壁奉刻我

皇考睿製農家忙律附以朕所記于末左書周公之
書無逸篇此書朕之所作題曲風圖詩告成朕親爲
此記以示將來夫斯作也非朕所僞飭而爲之也于
以思

皇考之聖訓俾不致失忘後世以體朕此意庶知以
勞而多興逸而速亡知農事之艱難民命之所繫國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三

本之所關上至

郊廟粢盛之所供下及於官祿百需之所賴皆在此
務勤勵已勸示於民億載之休永安磐石之固未必
非爲政之要務者故記之垂後云爾又曰殿之作與
夫工之始末已載于左朕於是復以無逸之義而申
說之夫逸者人君之大戒也何謂安逸自適人之常
性孰不欲高枕晏卧於終日遊情於聲樂之場放恣
於酒色之地以爲嬉娛恬快之無所勞困殊不知昏
蕩其性者以此憊墮其志者以此戕身伐命者以此
危家亡國者率以此至於失禮喪義悖親違君傷倫

敗俗皆自逸肆中來故曰晏安如鶴朕雖冲弱每
以此爲大防故取周公之無逸一書七月一詩揭于
殿亭夫公之意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告于王
意蓋謂雖農家後生不知祖父之勤而以逸失之况
人君之宮生內長者安可不思祖宗創造之艱而耽
於逸豫乎亦以使首先以農粟爲重王業之基實在
乎此朕罔知特以務先自勵而風天下以及置黉室
于迎和門內之北立先農壇于此每歲命皇后率宮
職行祭告採桑禮于中庶使此心不敢怠忽以寓勉
力之意耳若夫思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四

聖祖創建之艱難保洪圖於永固則在于敬

天恤民親賢講學修身以端化本正心以貞治原持
其敬協乎一以求不負我

皇天與我

皇祖之所付託及我

皇考之所垂望者在是矣朕不德允望臣鄰之所匡
贊凡觀斯者勿以文害意以答朕之望焉故爲說

制誥

翰林職代王言唐以應奉文字待詔北門與中書舍
人分掌制勅諭誥兩制宋始有知制誥之名然初入

院者旋即得遷其後試博學宏辭科者始獲任用然屬之中書

國朝兩制悉歸本院非鴻儒歷顯秩者不得掌而以中書主臚焉吳元年十二月乙丑

上命開讀詔赦前期翰林院官承制草詔及文武官除授合用誥命勅命皆即日撰寫故學士陶安宋濂輩皆曰制誥于時封拜無虛日安等嘗擬撰誥命千餘首以待而猶不足乃使諸儒士在館者分局代為之其後定一考封贈之制初除授所領誥勅皆革去於是其務稍省矣永樂初內閣七人掌內外兩制楊

點閣官

卷之三

上

榮金幼孜諸人自署職銜亦曰知制誥用洪武時故事也

仁宗始命內閣專典內制而擇學士一人專管文官誥勅正統以後罷之文官誥勅皆屬內閣如永樂時弘治七年復設以學士年深或尚書侍郎兼者為之亦得以知制誥自署兩制遂稍分矣按宋兩制曰冊文表本青詞密詞祝文齋文詔書批荅口宣內制也曰皇后皇妃追封先代皇女皇族冊封進封文武百官遷擢致仕加恩等誥勅外制也若

國朝內制則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郊祀祭文

廟祭文

皇太后受冊寶謁謝文皇后受冊寶謁告文皇妃受冊祭文祭陵文

皇太子親王等冠辭祝辭親征禡祭旗纛露布巡狩所至祭山川旗纛輶轅祭文驃騎祭馬神等及五祀祭文大喪及

皇妃贈謚等冊文親王妃公主郡王妃世子世孫及妃鎮國等將軍喪葬祭文謚冊塘誌諭祭文及文武大臣諭祭文

經筵講章及題奏揭帖之屬外制則文官誥勅而已

點閣官

卷之十三

六

凡五府六部等衙門請勅行事備詞奏請既得旨移文本院依奏草勅內閣即時擬撰文官誥勅之類亦然進稿畢編類勘合中書舍人領出書寫其王府謚冊等文禮部抄出施行原稿具繳納云

表箋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賈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

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時文體日衰駢體續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十二年六月壬申命翰林院定

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簡之式二十九年八月上以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豔浮心甚厭之乃命學士劉三吾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

應制詩

卷十三

七

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令如式錄進自是詞垣秉筆者多用散文如宋濂進大明律表是也

成祖時有白鵲之瑞行在禮部行南京慶賀自

皇太子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楊士奇以

病在告監國表命庶子贊善呈稿

東宮命尚書蹇義持以示士奇曰甚寂寞且不著題

以賀白龜白鹿皆可因命改之士奇改一聯云金

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後增一聯云與鳳同類

踰於帝舜之庭如玉其輝萬萬在文王之囿義以進

仁宗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內使陳昂進御饌

撤以賜之且傳

旨使勉進藥食早相見也按

國初陞除猶具表陳謝其後惟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行聖公及公侯伯襲封謝恩始用之

車駕幸館閣及太學初間經筵及有非常之賜亦具謝表朝廷有大喜慶及諸祥瑞具賀表進呈實

錄及書籍等皆具進呈表例本院詞臣司之若有東宮則增一箋云會與凡南京各衙門遇

朝廷冊立大禮及上徽號等項合用慶賀表箋南京

禮部行南京翰林院撰進

應制詩

卷十三

八

應制

本院以供奉文字爲職凡被

命有所述作則謂之應制然

祖宗時皆出於面命或相與慶和其後惟中官傳

諭旨而已丙午年六月早

上禱雨鍾山獲應賦七言喜雨詩命侍制黃哲等

和已而諸將告捷多令翰林諸儒臣應制賦詩

上親加評品洪武元年十一月召大本堂諸儒試

以鍾山蟠龍賦時與文學之臣燕飲廢和語在廢歌

卷大誥三編成命學士劉三吾爲序既成

上評以爲無疵

祖訓成學士宋濂被 命序其後精誠錄成則命大

學士吳沈序之太子正字桂彥良入見

上命製香几贊司直郎汪仲魯被 命製續薰風南

來諸曲皆稱旨洪武八年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挑半核蓋元內庫所

藏物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有刻西王母賜漢武挑

及宣和殿十字命宋濂撰蟠桃核賦又嘗命宋濂諒

薦瀛七舉足而成有自古成會苑之言

上稱賞曰卿可謂善諫矣十年十月造觀心亭

殿園記 卷之十三 九

上臨觀親幸其中召濂爲記十二月

上制十題命典籍吳伯宗賦之援筆立就詞語峻潔

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常幸清流閣賦詩命扈從

儒臣和之起居注劉季道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

猶遣歷問關之句

上歎賞曰可謂安不忘危賜以白金文綺又起居注

蔣子杰應 命即物賦詠立成

上大悅時寵賜和章一日命群儒撰縱泰鶴文吳府

伴讀王驥操觚立就學士宋濂爲之進呈

上稱善及日將南至大祀於圜丘

上復命群臣賦七言律十二韻冠以三百言序驥與

黃和先成踞讀 御榻前

上聽畢加獎勵命進學禁林云十五年學士宋訥撰

宣聖廟碑額 旨改文淵閣大學士先是二年二月

乙亥立

皇陵碑學士承旨危素承命撰文尋以多潤飾乃出

御製一篇閱江樓成宋濂被命撰文稱旨初徐達還

上御龍江亭命魏觀賦詩觀云乾坤壯氣溢

天顏大將中原奏凱還日麗九旂來象輅雲連千騎

擁龍關神功烈烈銘周鼎宗社巍巍峙泰山會見凌

殿園記 卷之十三 十

煙高百尺 宸光常炳畫圖間又云白旄黃鉞兩京

平甘雨和風四海清師出萬全非用武將資三傑在

推誠蒼龍挾雨迎車騎彩鳳穿雲送旌旗獻頌偶蒙

天一喚行看作樂著功成可謂同游矣永樂八年

成祖北征至野狐嶺召學士胡廣賦平胡詩楊榮曰

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

上甚嘉之未幾謀知虜酋本雅失里與其下阿魯台

驍殺東西奔遁乃召榮諭曰此賊果自殘滅汝前日

之詩安知不爲識乎榮下馬叩首謝

上喜命賜羊酒三月乙未次清水源水皆苦鹹不可

飲人馬俱渴明日營西北二三里許忽有泉湧出清
澈可愛命廣與榮往觀遣中宮以銀瓶汲取

上親嘗之味甚甘美賜廣等飲訖士馬爭趨之皆給

足命曰神應泉又明日應制撰神應泉詩銘

上嘉之各賜上尊又嘗命諸文學侍從賦天馬海青

歌修撰曹榮最先成為

上所褒美宣德中每遇令節各令詞臣應制賦詩是

時太平無事

上留意詞藝翰林儒臣嘗嘗命賦京師八景詩以

獻曰瓊島春雲白大液晴波曰西山霽雪曰玉泉垂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十一

紅曰盧溝曉月曰薊門煙樹曰金臺夕照曰居庸疊

翠

英宗增其一曰南苑秋風東郊時雨為十景焉景泰

中學士倪謙輩應制賦詩中官嘗立候以進成化初

學士劉定之應制賦元夕詩絕句百首頃刻而成又

嘗以東風解凍春山雪霽等為題令翰林學士等分

詠之弘治初

上注意講學遣大監戴義傳示

聖意命學士李東陽等各撰詩十首用寓啓沃東陽

擬十題各撰七言律詩一章曰敬天曰法祖曰勤政

曰務學曰任賢曰納諫曰節用曰愛民曰恤刑曰講
武蓋美不忘規焉嘉靖八年正月元夕臣道南應

制撰燈詞十五首以進

上親製一章云黃道開蓬殿青陽溢泰宮賞心總令

節養志自然宮珠佩軒車從露觴祝頌同千秋還萬

歲物阜與民豐九年七月敬一亭成

上復命儒臣落成錫宴進詩十年演馬環碧殿

御製歌詞賜同游諸臣和之十三年臣自徽州賜環

上親灑鍾粹宮詞命和之賜金綺有差十五年三月

上謁諸陵撰汎舟賦命同游諸臣和之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十二

祝草

凡代言先具藁進呈

御覽允而後行諸播告兩制皆然洪武中有大政令

詞臣錄

聖語不敢增損故凡詔令多你每好生等字者皆

聖祖所面授也其後始令本院官為之漸至駢麗永

樂二年楊士奇等進呈勅邊將藁

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

庶不誤事他日編入實錄却用文六年冬巡符北京

詔書命士奇視草

上覽之再三喜曰簡當更勿改易其擇日書之頒下
又曰試與諸尚書觀之皆稱善獨兵部劄傷私於士
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如何士奇曰善即以告於衆
皆曰義無相遠不足易且

上既善之矣士奇獨以聞請易之黃淮於

上前執不足易士奇曰於國家大體當用舊言

上顧士奇曰從汝明日諭胡廣曰楊士奇能服善難

得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翰林臣曰朕與
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寒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

賢書

卷之三

三

殆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宣德

五年二月

上御南濟宮召楊士奇諭曰吾欲下寬恤之令今獨

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爾當效助益遂命內侍具

褚筆

上曰免火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驘

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不言

對曰

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然所當寬恤者殆非此兩

事因言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

責償甚急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蘇州尤
甚細民至於逃徙部符下郡縣一緊派徵非出產處
百姓數十倍價買納刑獄冤濫者多工匠之弊四方
遠近每戶不聞幾丁悉徵在京多爲所管之人私役
南方運糧甚艱而倉廩無闕防姦人盜竊動輒數萬
若此者請有以處之

上以爲然即令草敕明日頒行遂令尚書賜

勅諭既下

上聞衆心悅戴召士奇賜鈔三千緡文綺二端及羊

酒士奇叩首受賜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三

五

上笑曰薄用潤筆耳七年二月

上召士奇至文華殿諭曰五年二月與爾南濟宮

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士奇

復言戶部沮格官田減租及課程選舉等數事且曰

臣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

上曰若多令人知即勅諭未下事已徧播於外矣曰

大臣中固有謹厚者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退同

濙議增十數事通錄進呈

上悅重書遂下凡此類皆君臣同心之故也景泰末

易儲大學士陳循等陰主其事詔既下視草實出循吏部尚書何文淵謂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吾所爲也獨石關報捷 詔獎之循視草乃反譏其厥後與文淵皆被禍天順初

承天門災

上下詔躬責所正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正爲廣東欽州同知繇是言之視草固非易事也

懷恭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洪武十五年二月太子正字桂彥良入

朝獻萬世太平治要策凡十二事

上嘉納之永樂七年侍講楊士奇撰周易直指

仁宗在東宮凡決疑必用老易而以易斷士奇因進曰

易固爲卜筮作然文正周公所繫辭凡修齊治平之道悉具請編輯以備觀覽遂輯成書

仁宗覽之賜名曰周易大義賜士奇繡衣銀帶先是

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各有發明

成化末學士丘濬纂大學衍義補書成適

孝宗登極表上之

上批荅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

治朕甚嘉之賜白銀二十兩紵絲二表東陞禮部尚書乃若進呈歌頌詩賦在

國初學士宋濂進平江漢頌待制王禕進平江西頌

聖祖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

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洪武二年十日甲

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松樹宋濂獻膏露頌三年

四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弘文館學士劉基進瑞麥

頌五月戊申祀地祇于方丘基復進方丘頌四年八

月明昇平基又進平西蜀頌

上爲文荅焉五年六月句容縣民張觀園生嘉瓜雙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十六

實同蒂圓如合璧禮部尚書陶凱奉之以獻宋濂進

嘉瓜頌二十九年天下多嘉禾之瑞學士劉三吾進

嘉禾賦永樂二年八月周王岐于鉤州獲騶虞九月

丁未王獻于

闕下侍讀梁潛進騶虞詩侍講楊榮進頌已而奏其

露降嘉禾呈瑞外國獻麒麟白雉玄光白鹿白象

靈犀白兔之屬榮與學士胡廣金幼孜梁潛等咸爲

詩歌以進三年九月朔頌

聖祖御書嘉禾詩于諸王及近臣先是洪武二十八

年九月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門有禾異莖同穗

上在渚邸遣使馳獻

聖祖親御宸翰賦長詩一章以賜

上念手澤之存募勒于石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學士鮮縉等文適有嘉禾之瑞縉獻嘉禾頌四年二月視學

上脉皮弁行四拜禮御藝倫堂賜茶酒胡儼司業張智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坐坐以聽賜畢賜答明日儼等率師生上表謝賜養有差人燕群臣于奉天門學士胡廣進視學詩一時詞林諸臣咸和之八年五月己卯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十七

上北征本雅失里于玄冥河七月壬午駕還士奇獻平胡頌及饒歌鼓吹詞十二年六月親征瓦剌于撒里怯又北之于土刺河八月駕還庶子鄒緝獻清遠頌十七年十一月其露降于孝陵松栢學士王直獻瑞應甘露詩十八年正月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大臣有陰主之者於是學士胡廣獻却封禪頌上遂止宣德二年三月騶虞復見大學揚榮獻頌上褒賞之三年九月榮扈從北征凱還進平胡詩凡十篇各立題命意

上覽之喜屢沐白金鈔幣之賜自是每同遊榮與揚

士奇等多以詩進遇今節被召宴進亦多以詩謝恩自正統後此事寢不聞矣嘉靖十三年十一月肇祀皇天于圜丘

今上親製大報曰朕肅懷大報作此數字以見意耳不顧是否乃與卿等及言輩臣道南又并三分獻二禮官或一看卿等各盡所以贊佐戒進文辭以和來

御製大報歌云歲次甲午兮陽月之八日新冬肅羣臣而朝趨泰壇兮欽大報之叩蒼穹朕以微薄菲簪兮荷洪眷下及而主兆庶愧無才思兮懼無以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十八

上副

恩隆思欲康此民以圖報稱兮慚無學以出其治源爰肇復泰禮兮茲當四舉愚衷匪直慎始兮思惟厥終諮右左丞弼兮其盡瘁沃以匡佐則世道躋于熙皞兮庶或仰承乎眷崇上道南恭和四章

上褒答曰爾所衍和歌奏進留覽嗣是甘露降于

顯陵松林山賜臣道南一里進瑞應靈雲賦及黃河清于陝

泰神殿祈雪有應臣進瑞應靈雲賦及黃河清于陝

州之靈寶臣進瑞應河清賦河南鄭府進白鵲臣進

白鵲頌四川撫臣宋滄進白兔臣進白兔賦暨福建

撫臣汪鑑進白鹿臣進白鹿賦

聖駕幸大學賜學士列坐聽講臣進

聖主臨籙頌 園丘成臣進

大祀園丘賦

上諭內閣輔臣李時曰此是道南所上園丘賦卿可詳着來聞方澤成臣進

大祭方澤頌及

帝王廟成臣進 景德崇聖頌

九廟初建臣進

列聖禋頌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三

九

上減褒卷云覽奏具見忠意賦頌着史館纂入已亥三月

大狩龍飛臣進

聖主南巡江漢賦及景雲頌四篇

上命行在禮部送史館

聖駕旋京汎舟金海

御詩云紫殿四頭勝槩舒晨輝朝彩映芙蓉波光瀲灩千尺翠鏡色飛浮十里餘蓮紅的的明素鷺荷綠陰陰覆錦魚觸日傷心佳景處莫伸昔日奉慈娛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二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四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殿策

聖祖策進士多親制策問洪武四年十八年皆然其後或命本院儒臣擬撰以進取自

聖裁而用之永樂初

成祖思求博聞多識之士命學士解縉採天文律曆禮樂制度擬撰為題

上意士子必為所窘及得曾縉卷記誦詳盡歎異以為第一人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御筆批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其第三人周述第三人周孟簡亦皆批評前此所未有也今上臨軒策士其第一甲三人皆

親賜裁定批數語于卷首彬彬然有永樂之風焉

殿試

會典云凡殿試讀卷官內閣於大學士學士等官內具名從該部奏請至日與各衙門該讀卷官詳定試卷次日同赴文華殿內閣官將第一甲三卷以次進讀俟

御筆批定出將二甲三甲姓名填寫黃榜文次日早同赴華蓋殿內閣官進至御座前以次拆卷將姓名籍貫而奏司禮監官授制勅房官填榜畢開寫傳臚帖子內閣官一員捧榜出至奉天殿授禮部尚書制勅房官將帖子授鴻臚寺官傳臚其受卷彌封掌卷官從內閣於本院及春坊等官并制勅房官內推選與各衙門官相兼職事本院坊局始不過五人後增至七人遂為例按讀卷官

國初用祭酒修撰等官正統中猶預其後非執政大臣不得與而其去取之柄則在內閣殿試之明日大學士擇其中優者三卷圈點以硃明早持詣文華殿讀之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御筆親標其名第又明日即傳臚矣蓋讀卷止在一日感病其太亟不能徧視故本院坊局之執事者始得試卷時預懸別其高下為差等以付讀卷官內閣乃易於裁定萊盛曰景泰二年盛為殿試彌封官最知讀卷事第一甲蓋閣老預屬意於受卷官已得之餘皆分送讀卷諸大臣且率以三分上一等次二等各置一所少頃閣老收上一等則判二甲次二等則判三甲也將午三人者持一甲卷詣文華進讀午後

填黃榜明早榜出矣蓋辰巳二時榜中人次已定若曰須一一品量高下次第固有所不能也嘉靖壬辰今上御文華殿輔臣以次讀卷其第二卷孔天胤對農桑策云帝王敦本以厚天下之生達權以通天下之變則臣道南所拔也至乙未殿試策問其第二卷孫陞對云人君有仁以聯天下之心有禮以一天下之軌又出臣道南所拔上皆親賜批卷君相造命豈亦有數乎

會試

凡會試考試官禮部奏行內閣於大學士學士等官及詹事府春坊司經局官內具名奏請。欽命其同考試官於本院侍讀等官及春坊司經局官與各衙門官相兼推選收掌試卷官用制勅房官一員按

國初科舉第一場問四書疑一道五經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猶循元制也洪武四年會試陝西河南山東山西江西湖廣廣之東西福建為行中書者十一俊髦皆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以禮部尚書陶凱與前侍講學士潘廷堅為主司侍讀學士詹同國子司業宋濂吏部

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恂為同考取中試者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其後歷之十八年復以科舉取士始定今制以待詔朱善壽典籍聶鉉為考試官取中試者黃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二十一年取施顯等九十五人二十四年取黃觀等三十二人二十七年取彭德等一百人三十年取宋琮等三十八人北士皆黜學士劉三吾為考試官竟以是獲罪

上乃命本院官考擇下第北士六十一人廷試之語見覆試類革除庚辰科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董倫侍講學士兼大常寺高巽志為考試官取吳博等一百一十人永樂二年侍讀學士解縉侍讀王淮為考試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遵洪武乙丑例也蓋自是取士多寡臨期請自

上裁云四年取朱縉等二百二十人七年取陳璘等一百人十年左諭德兼侍讀楊士奇右諭德兼侍講金幼孜為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十三年修撰兼右管善梁潛為考試官取王英等三百五十人十六年侍講曾棨為考試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十九年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考試官取陳中等二百人二十二年侍讀學士曾棨為考試官取葉恩等一

百五十人宣德二年右春坊大學士曾棽為考試官
取趙鼎等一百人開科以來兼取南北士而南士往
徃數倍於此

宣宗即位始詔禮部歲取百人南士十六北士十四
著為令既而更定中科夫各退五為中數焉五年侍
讀學士李時勉侍讀錢習禮為考試官取陳詔等一
百人八年少保兼大學士致仕黃淮為考試官取劉
哲等一百人正統元年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侍講
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四年禮部
左侍郎兼侍讀學士王直學士簡從善為考試官取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五

楊鼎等一百人七年禮部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
苗衷為考試官取姚夔等一百五十人十年學士錢
習禮侍講學士馬愉為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五十
人十三年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侍講杜寧
為考試官取岳正等一百五十人景泰二年戶部右
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為考試官取吳匯等二
百一人同考試官有侍講劉儼秩視修撰為高蓋科
第後於文故也五年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
春坊大學士商輅司經局洗馬兼修撰李紹為考試
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天順元年學士薛瑄通政

司右叅議兼侍講呂原為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
四年學士呂原尚寶寺少卿兼修撰柯潛為考試官
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是科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
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疑之召問李賢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
如臣第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
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眾眾議
方息七年學士陳文尚寶司少卿兼修撰柯潛為考
試官場屋災詔八月補試以太常少卿兼學士彭瑄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六

侍讀學士錢清為考試官而同考試官先後兩入簾
不改命者修撰王獻也取吳欽等二百五十人成化
二年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
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五年太常寺卿兼侍讀
學士劉珏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取費閭等二百
五人八年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司經局洗馬江
朝宗為考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十一年少詹
事兼侍講學士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試官取王
葵等三百人十四年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
華為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人十七年太常寺

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兼學士王獻為考試官取趙
寬等三百人二十年詹事兼學士彭華左庶子劉健
為考試官取儲巖等三百人時有勢家子在選朱墨
卷不合華黜之矢志者欲甘心焉卒亦無所害二十
三年守臣有言中士日衆而額如故者事下禮部集
議南北仍各退二以益之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學
士尹直論德胡寬為考試官取程稽等三百五十人
弘治三年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溥少詹事
兼侍讀學士汪諧為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六年
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陸簡為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九年詹事兼侍講
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為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
人十二年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
東陽掌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程敏政為考
試官取倫文叙等三百人時敏政有異議同考試官
給事中林廷玉發其事禮科給事中華景劾之敏政
遂得罪十五年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讀學士
劉機為考試官取魯鐸等三百人十八年詹事府掌
詹事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
讀學士楊廷和為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正德三

年少傳兼太子太傳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鏊
掌詹事府事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邵
銳等三百五十人六年少傳兼太子太傳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事吏部侍郎兼學士
靳貴為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九年少傳
兼太子太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梁儲學士毛
澄為考試官取霍韜等四百人十二年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靳貴少詹事兼學士顧清
為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十五年禮部左
侍郎兼學士石琚侍講學士李廷相為考試官取張
浩等三百五十人蓋會試去取在各房同考試官而
參定高下則考試官柄之歷科典制雖同而凡取士
多寡則臨期裁定故備記如此若同考試官正統以
前猶參用外官教職景泰後始純用京職本院外則
六科部屬行人司弘治以來定本院官九人其餘六
科部屬得與共十四人正德辛未以易書詩房卷浩
繁各增其一本院官十一人與六科部屬共十七人
云按
國朝以文取士大槩以詞達為本天順間晚宋文字
盛行於時如論範論學繩尺之類士子翕然宗之文

遂一變侍講學士丘濬每考試凡恠詞險語皆痛斥之衆不卹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成化已未會試學以至手聖人之道論舉子桑悅卷有我去而夫子來也等句濬黜之他日會試悅策有曰腹中有長劍日日幾回磨檢討吳汝賢復黜之前輩取士不苟如此

復試

洪武三十年丁丑六月辛巳朔

上御奉天殿策試下第舉人先是禮部會試天下士中試者少被黜落者咸以為言

歷代制科記

卷之十四

九

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甲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擢韓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乙酉以克忠為修撰第二人王恕第三人焦勝為編修七月命太常寺丞張顯宗署國子祭酒事因命克忠署司業事其見寵擢如此永樂二年

成祖臨軒策士傳臚明日進會試所選副榜士於廷親試之

上御右順門命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諭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蘊毋苟且取具命克祿給食中官夕給燭

遂親拔三人命進學翰林餘第為二等付吏部除學官其第一人則周翰也預修永樂大典七年除典籍云按宣德間副榜舉人得冠帶讀書大學蓋循此制也自是至正統後副榜始不復廷試矣楊士奇云宣德丁未以前有十五科前此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之寔自丁未始王直云自洪武辛亥至正統丙辰為二十科蓋皆拜韓克忠一榜數之也

鄉試

凡順天府應天府鄉試本府以考試官請與會試同蓋重畿甸以為天下先也按洪武庚戌京闈主考為前御史中丞劉基治書御史秦裕伯同考為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睢穆起居注樂韶鳳尚寶永魏潛國史宋濂辛亥京闈主考則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也永樂癸未命侍講胡廣編修王達為應天府考試官賜宴于水府自是遂為例正統戊午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塲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塲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百弊滌至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外謗

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

歷代制科記

卷之十四

十

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後皆懽服得士云景泰丙子
洗馬柯潛奉命主考應天府鄉試舟維淮陽有舉子
鬻私者暮夜投潛潛叱之彼固以請以所賂遺署前
替怒命執付有司懲以法成化甲午左庶子黎淳主
考順天府鄉試有試卷奇甚後場不類疑有弊勾稽
墨卷果得謄錄生截卷狀移簾外按其事而取是卷
為解首則名士馬中錫也此三事皆可為應變之法
景泰庚午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及揭曉第一
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

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題鉉丙子順天主考

歷代詞林記

卷之四

十一

為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少保兼大學士
陳循王文用事循子瑛文子倫入試俱不中二人論
奏儼原不公有旨令翰林科道覆考瑛倫文字遂
以為合格得特賜舉人儼等問罪還職禮科給事中
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乞黜罷不報

英宗復辟文被誅循謫戍瑛倫皆除名嘉靖十五年
八月順天請考官內閣以學士張璧主考臣道南初
自徽郡召還是月初六日陪祀西苑

上命普學士道南去考時吏部尚書汪鋐屬其二子
雲程雲卿三鼓造門餽金三千兩臣即令呼隔隣錦

衣陸堂遣校尉值之遲明乃去後囑提調府丞張漢
致意臣與侍讀張袞及同考等官焚香出題稍遲進
呈嚴密關節不通權臣具奏進題太慢張等敬遂擬
旨云考試以進題為重廖道南等受命主考緣何不
行慎重以致遲慢禮部從重叅看來說及臣辭宴
上曰道南召周未久准預鹿鳴宴於是汪鋐上疏舉
劉三吾不取韓克忠被誅事臣以劉儼事對之乃已

試錄

凡鄉試錄舊制例進呈

祖宗時令翰林院儒臣評駁之後其制漸弛成化中

歷代詞林記

卷之十四

十一

四年天下鄉試錄多舛謬或犯

國諱少詹事兼侍讀黎淳摘奏數十條下禮部翰林
院議治考試提調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今按是
年山東刻文論語義不四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
涅而不淄最為紕繆遂逮舉人張天瑞治之以墨卷
不同乃止

程試

國朝鄉試諸錄會試進士登科錄具有成式蓋科舉
自兩京外鄉試付之藩臬以為未信也會試則以名
籍付禮部考試付翰林暨于親試則有殿最而無

黜陟蓋以為可信矣其所刻程文自鄉試以至于殿
試皆宜刻士子所作庶為傳信流弊之極至于制策
亦多代筆豈所以教之忠歟按洪武甲子鄉試乙丑
會試初為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
中選者之等第籍貫籍籍而已其錄前後雖有序然
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為程式也次科戊辰如刻程文
自後永為定式但此後且科其間命官列銜或多隨
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矣然永樂
中各省鄉試猶有儒士主考官同考者其序文亦
不拘篇數景泰中序文禁欄公考官正用實授教官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一

以變士習服士心亦漫浪為之耳正德己未會試王
抑庵主考試第二名張穆兵馬策其原卷起語云兵
本以衛民非兵無以安夫民之生馬所以資兵也非
馬無以走夫兵之用會試錄云兵以衛民非兵無以
安生馬以資兵非馬無以足兵用兩句減去八字抑
庵筆也自是舉子以造語簡嚴典重為尚然抑庵不
稱永樂辛丑楊文貞公同會試文衡務先典實之作
以洗浮腐之弊喜魯鶴齡諸作多梓行之至今評程
文者以是科為最蓋洪武永樂間程文體皆渾厚不
持是科而已誠宜錄出以正文體而變士習至若登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一

科錄永樂甲申二甲刻所對策十餘篇其後革正德
三年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俱刻策事出焦芳輩
非制也燕對錄曰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講畢復召
至煖閣叩頭畢
上手取會試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
等內有白紙票粘於紙上者三皆指摘所刻文字錯
誤處
上曰今欲別有施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有與先
生輩知之臣東陽出至煖閣留宣案上永令內臣送
至內閣是年大學士劉忠素疏辭疾聞此事而去蓋

已有先入之說矣

武舉

凡武舉第三場考試官兵部請命如兩京鄉試之制正德三年始刻錄前後有序賜會武宴一如文試九年十二年亦如之惟十五年兵部尚書王瓊變其制止用第一道刻文三篇本院官二員併兵部公侯伯皆為考驗官今照舊規出策二道論一道嘉靖十一年臣道南暨王用賓蒙

上命主考得周乾等六十員其末則今都督陸錦衣炳也是科舉號得人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十五

評文

洪武中

聖祖召詞臣評論詩法太子正字桂彥良每應制先製而就嘗進曰治道具在六經典謨訓誥願留

聖意詩非所急也

上深然之自是恩遇隆洽稱曰老桂不名永樂七年

仁宗東宮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顧楊士奇又曰古人善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善起之歌南薰之詩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知漢高祖大風歌唐太

宗雪耻除兇之作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若武帝伏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萬世之鑑成也

仁宗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士奇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及諸書註作詩特其餘事今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

仁宗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士奇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有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主尤當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十六

致辨於此時

仁宗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曰論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所著大學衍義

一書有益學者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衍義為治皆苟而已嘉靖五年五月日食臣道

南進洪範疏

今上命顧鼎臣講洪範大學士楊一清請講大學衍義

每月月三十八日輪日講官二員進講臣道南預焉初講許敬宗姦邪章次講李林甫勸帝西幸章張孚敬

聞之怒又復講林甫賀野無遺賢章乎敬怒不可解
語桂夢曰行當黜之毋使預講條也賴

聖明簡注每祿沃文華時必顧左右曰道南來否後
復進講揚國忠姦邪二章及元載結宦者李輔國以
自固盧杞忌張鑑出之鳳翔忌楊炎貶之崖州至李
逢吉則又結宦者王守澄乎敬大怒十二年七月
三日彗星見顧鼎臣輪訢不到遂誣道南暨蔡昂
行代講謫知微湖

聖明洞鑒召復原秩其諧始不行云

正體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七

國功天體承元末之陋皆務奇博

聖祖忌有以變之凡擢用詞臣務令渾厚醇正洪
二年三月戊申

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三八為文章或以明道德

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明白易知無深惟險
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
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
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淺
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
取通道理明世務者坊事浮藻於戲大哉皇言乎萬

世之通訓也然近日文體或務追秦漢而失之險或
駕言韓歐而失之弱本院儒臣宜知所守然風靡者
多矣舉

聖謨以戒救之最急務也

奏啓

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丁巳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簿
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等官考較諸司奏啓以間如
平允則署其御曰翰林院庶平政諸司文章某官其
例名書之永樂以後四方章疏經

御覽者內有難詞難字始令本院考定不復更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四

一八

駁

記錄

學士宋濂嘗輯洪武政紀此日錄之始也自後學士
解縉有

大明帝典洪武中事大學士楊士奇有

之朝聖訓錄紀永樂宣德時際遇召對諸事天順

錄大學士李賢所著雖紀時政然旁及論建與所傳

聞彭時有可齋雜記事紀當時見用之事而本院文

事多書厥後戶直有審齋瑣綴李東陽有燕對錄按

宋有時政彙每遇

上召對即貼黃具寫付之雖勝國亦然若錄以傳信亦

聖政聿新之一助也

屏褒

先王之制一道德以同俗其有造言非聖者必刑

赦聖祖崇重儒術以濂洛關閩為宗罔敢有悖焉者永樂中饒州士人朱季支獻所著書并濂洛關閩說

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下司司

承記

卷十四

駁待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之無以示儆宜杖之屏諸四裔士奇曰當盡燬所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年已七十燬書示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耶遣行人校還饒州會布政司及府州縣官與其鄉士人明諭其罪而答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

殿閣詞林記卷之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五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經筵

英宗嗣位年九齡大學士楊士奇等始奏請開

經筵疏畧曰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煖

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

謹之臣臣士奇對曰此國家第一事正惟其時伏望

皇上留心不幸

先帝上賓臣未敢遽言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茲遇

原月 卷之十五

山陵畢早開經筵以進聖鑒因具合行事宜今當預

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

體者數人以供其職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

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又曰天子就學其事體與

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

儀陳奏又曰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

宜選棟行動端莊立心行已正當者使在左右如或

其人動舉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

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

計從後來故去其勢難矣正統元年二月初曰朕祇

奉天命嗣承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弗遑夙夜永惟厥道

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十九日御經筵爾翰林春坊

儒臣分直侍講大道原出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

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計

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勿彰毋曲以偏好庶明於行以

興治化以福蒼生罔泰天與

祖宗之命欽哉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少傅

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二

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同知

經筵事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

侍講學士王英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

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其經筵官

遂為定制其後各部侍郎出自本院者得與焉然是

時吏部郎中李茂弘已竊有謂君臣之情不通經筵

徒為文具之嘆矣會典所載經筵初開儀注開用勲

臣一人知經筵事內閣大學士或知同知經筵事六

部尚書左右都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卿及學士等官

侍班翰林院春坊等官及國子祭酒二員進講翰林

春坊等官二員展書給事中御史各二員侍儀鴻臚寺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供事又鳴贊一員替禮序班四員舉案侯伯一人領將軍先期直殿內官於文華殿設御座及御案于殿內御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御案之南稍東是日早司禮監官先陳所講四書經史各一冊置御案又各一冊置講案先四書東經西史先期輪講官撰四書經或史講章各一篇預置於冊內是日早

上御奉天門早朝畢退御文華殿陞御座將軍侍衛如儀鴻臚寺官引知經筵及侍班講讀執事侍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三

儀等官於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以次上殿依品級東西序立知經筵官序于侍班官上侍儀御史給事中各二員於殿內之南分東西北向立序班二員舉御案置御座前二員舉講案置御講之南正中鴻臚寺官贊進講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西班出詰講案前稍南北向並立鴻臚寺官贊鞠躬拜叩頭興半身畢展書一員從東班出進詣御案前跪展四書畢起退立於御案之東稍南講官一員進詣講案前立奏講某書講畢稍退展書官復詣御案前跪捲四書畢退就東班又展書官一

員從西班出進詣御案前跪展經畢起退立于御案之西稍南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經或某史畢少退仍並展書官復詣御案前跪捲書畢退就西班鴻臚寺贊講官鞠躬拜叩頭興半身禮畢各退就東西班序班二員舉講案退置原所鴻臚寺官贊禮畢命賜宴鴻臚寺等官及講官皆跪承旨光祿寺官設宴于左順門宴畢叩頭出

月講

會典載月講常儀云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會講先期司禮監官陳設書籍御案如前儀至期侯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四

上御文華殿侍衛侍儀執事進講賜宴禮同但各官止行叩頭禮

孝宗時經筵雖隆冬盛暑不廢弘治十年四月二日當會講以享

太廟有旨改是月之三日至期遇雨又改四日蓋聖學之勤不以事而廢如此嘉靖十年八月癸卯西苑飢風亭落成

上御無逸殿命輔臣李時程鑾坐講翌日講官碩鼎臣謝丕張潮臣道南分撰書無逸詩飢風講章進呈畢設宴列坐于亭之兩旁

天顏澄霽

王音宣暢蓋君臣同游之盛如此次日臣道南進講
文華殿首揭君子所其無逸章嗣後進講書經康誥
惟民康又章召誥顧畏民若章及孟子踐形章理義
悅心章被袵鼓琴章君子反經章每橫經竭忱
上臨散座俯躬咨詢虛心聽納一日講官劉龍進孟
子至誠章

上批曰龍於至誠能動乃云邇者黃河清是至誠之
驗也未免近說但其末云謙以履盈約以保泰此二
句却好又倫以訓進論語陽虎為士師章講章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五

上批云以訓講哀矜勿喜云是慈悲憐憫夫慈悲二
字是釋氏之教也朕所傳者二帝三王之道所習者
孔孟之學也非釋氏之教也及魏校進書經講罪疑
惟輕章

上批云桂萼薦校善解經義朕昨觀其講章並未有
過人者且其前後率多謬詞難居近侍着吏部調南
京用

上之聖明知人如此直與堯舜同一道矣

日講

會典載日講官儀云凡日講止用講讀官內閣大學

士侍班不用侍衛侍儀執事等官侍班講讀等官入
見行叩頭禮東西分立先讀四書次讀經或讀史每
本讀十數遍直講官先講四書次講經或講史務在
直說大義明白易曉講讀後侍書官侍

上習書畢各官叩頭退每三日一溫講將前所講書
通講一遍若講官中有事故同列代講其直解則講
畢補進嘉靖十二年五月內臣道南輪講論語高宗
諒陰以下三章時汪純拜家宰與祈張季敬改題以
其有君薨聽於冢宰句也臣道南執不之改季敬即
上揭帖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六

上批云覽卿等奏朕悉已舊日講官徐繼講孟敬子
撤去二節人之將死不講夫死生人道之常何諱之
有如卿等言則忠諫之論何由得聞還着道南照舊
進講次日臣道南講畢進說云臣按說命夢帝賡予
良弼其代予言又云其惟不言言乃雍即是以觀古
之人君心純乎孝故宅憂而不暇于有言古之人臣
心純乎忠故攝政而不嫌于代言然必有高宗之聖
而後可以用傳說之言必有傳說之賢而後可以輔
高宗之德不然則莽操懿溫之流又將以冢宰藉口
下千萬世矣時季敬聞之大怒出謂純曰講官欲中

之傷又明日進講大學衍義許敬宗立武昭儀章及
李林甫嫉李邕章楊國忠比李輔國章元載陷顏真
卿章盧杞嫉張鑑章李逢吉結王守澄章江充害戾
太子章字敬積憾至十三年七月初三日慧星見輪
顧鼎臣席春進講鼎臣未到孚敬遂參臣道南及蔡
昂不行代講乃謫道南于徽正欲銑反噬也
聖明軫念旋即賜環而姦黨無所容其欺矣

咨講

國初已亥年正月

聖祖克發州置分中書省詔諸名儒會食省中曰令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六

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此論道講學之始也吳元
年初創設博士廳令博士許存仁等日講尚書等書
及有天下令文學侍從之臣每於

御前講說經史無定日亦無定所尋設華蓋文華武
英等殿說書以儒士沈德軍為之其後惟本院及殿
閣大學士專其事罷諸殿說書官然

聖學緝熙甚力每進講必反覆討論以求義理之極
致講畢必議及政事以為常洪武三年二月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
章至有上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
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父母人心既
歸則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
財亦何用哉十六年八月

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罔有立
政用檢人

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
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曰書云去邪勿疑所以深致
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八

患有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順適
已意任其所為而不問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
馬者乎十八年九月

上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
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
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
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闕門之失善對曰誠
如

聖諭大學士李賢天順日錄有曰

高廟有書議論英發每儒臣進講必有辯說因講英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
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
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
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
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
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專治而欲
精之為害已甚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
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

聖賢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而發前賢所未發也宣德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五

九

二年三月巳酉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孟子離婁章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

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臣對曰太

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為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

下生民也三年二月癸酉進講舜典

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君臣為治之道不出乎

此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天道以明治水土

奠高山大川分別九州任土作貢施道以成克明峻

德以至協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禮樂
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官繁簡雖不同大要不出
乎此當時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圖治功氣象
藹然何後世之不能及也講官對曰明良相逢故治
化之盛如此

上曰天生聖人為後世法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使人
知有堯舜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十月庚寅儒臣進
講春秋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
禮樂法度日以隳廢亂臣賊子接踵而起有此書而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五

十

後天下知尊周文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

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對曰孔子之時天下

猶知宗周孟子之時不復知有周矣

上曰聖賢之心寔為天下生民計孟子時不有王者

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命左右送菓茗四

年四月甲申

上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

武帝玄宗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晚年能懲前過玄宗

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疎忠任邪遂致禍亂竄

身失國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慈心生則暗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今上初命顧鼎臣講洪範及臣道南講無逸章

御製詩賜講官曰自昔聖哲務民義其所重者惟曰農文武興周繼二代功有攸自慶有鍾后稷實始肇王業公劉稼穡追遺蹤男親耕耨謹東作婦勤蠶織以禦冬對時舉事罔敢忽率以儉約守以恭百年積業應眷命天人允協雲風從周公拳拳輔王室成王踐阼何雍容沃心申告端化本細大必舉不厭重乃殷閔詞林記 卷之十五 十一

呈講

凡講官侍讀書日在左右或進讀必諦聽

高皇帝嘗御華蓋殿文淵閣學士朱善進讀心歲畢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恃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蓋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慈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慾所蔽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永

樂二年八月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此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也楊士奇等先於六月亦進呈文華殿大學講義

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克與克明峻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

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修諸躬施於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

殷閔詞林記

卷之十五

十一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蓋留神融會必妙悟至理而後已成化初沈馬楊守陳進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閭樂之禍有高拱無為惟寵嬖豔者啓祿山之亂何也堯舜之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王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以有為乃能佚樂

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耳惟

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守陳真善於啓迪者矣孝宗時嘗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議事因謂曰昨日令李榮來說曰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鮮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健進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字不是

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繁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

張問詞林記

卷之十五

十三

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

上曰然遷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

今上御講筵虛心聽納一日問顧鼎臣曰堯典舜典是何人撰述對曰史臣所撰曰當時唐虞兩朝只數百言說盡何其簡要後世若宋史何其浩繁也即命史臣刪述

入直

洪武中令儒臣更番入禁中每日用一員進講侍直誤者論罪大學士吳沉嘗坐進講遲誤被劾永樂以

後多渥典自設經筵後講官不復入直惟令本院及坊局官相輪侍班久之選為展書官又自展書乃得克月講官若日講則用年資深而品秩尊者正統中修撰商輅侍班

上廉知其名論學士曹鼎等曰商輅著展書宜選一人與輅為對初選修撰王玉弗稱旨再選編修陳文乃俞允未逾月復論罷曰商輅陳文著講書蓋自後鮮出新擢云

趙召

聖祖時凡觀經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

嚴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十四

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宮人不得近蓋不特紬繹義理而已洪武末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暖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即其事也

成祖寶訓云

上親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永樂以後益莫不然

今上召臣道南于徽州至都城通惠河廠中已奏聞御劄曰聖母近遠和今臻安吉請皇伯母宮謝視疾擬明日吉慈躬出宮朕惟親安其子之懽慶當

何如擬奉壽安宴以彌壽永惟卿等及言鼎臣道南各撰致語二篇米用遂召至平臺賞以金綺

陳說

祖宗時講官於講書後得言時政闕失及陳論所見洪武中大學士吳沉進講畢進去邪勿疑之說因曰小人懷奸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曰然

憲宗在東駕覽學士劉珏周官無逸篇文王懷保惠鮮章遂及時事數十

天顏豫悅深有契於心未幾嗣大位即却貢獻減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七

財賦罷諸道鎮守官皆昔所論也弘治侍講學士李東陽大旱應詔言事摘經筵所講孟子中要論切於治道者析為數條極論其理而時政得失以類附焉上嘉納之雖非面陳然均之為啓沃之義

恩賚

正統初經筵始開賜宴于禮部知經筵官賞白金八十兩寶鈔四千貫文綺四表裏同知經筵及講官賞白金五十兩寶鈔二千貫文綺四表裏侍班官賞白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文綺二表裏餘皆賞寶鈔有差具本稱謝有曰萬機有暇恒親御於經筵多聞是

求肆詳延於儒雅臣等荷絲綸之飭勵繼宴賜之便蕃於緝熙殫厥心允協周成之德念始終典于學敬陳商說之篇已而講官各賜廂金玳瑁香帶大紅織金紗羅襲衣冠履皆具天順八年八月

憲宗御經筵講官學士柯潛等賜白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文綺二表裏而庶子兼侍講徐溥侍讀倪岳編修彭華等與焉成化四年十二月賜經筵儒臣七人襲衣冠履時柯潛已聞父喪

上命即其家賜之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題奏言太

常寺卿兼侍讀劉珏日講經筵進講經史其勞與少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五

六

詹事兼侍讀學士柯潛李泰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皇太子御左春坊進講大學首章退宴文華門十二日

上御經筵進講中庸二十章退宴左順門寵錫稠疊前此所未有也

孝宗時尤重經筵學士程敏政記其事云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宴及白金寶鈔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以為常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日以後屢賜桃杏

郁李蓮房鮮荷青梅枇杷楊梅雪梨鮮藕五月二十九日以後屢賜敏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詩有曰

黃封盡帝乾清字朱實平分上苑香七月二十日

文華殿後講
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襍袍敏政預賜織金雲鴈緋袍一副金帶一及烏紗帽皂靴面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有詩記之云日映眾恩曉殿清湛恩稠疊

駕親臨候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漸軟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五

十七

君王念苦辛時

上最重儒臣學士張元禎短小每進講

上俯几聽之嘉靖五年正月

上召大學士楊一清費鏡石璫及編修孫承恩臣道

南野張治王用賓等至

文華殿

諭曰大典未備特命卿等纂修以垂後世各資白金文綺有差嗣是每遇

經筵日講召講官顧鼎臣謝丕及臣道南蔡昂賜賚無筭臣道南悉記以詩賜枇杷菓詩云炎日殊珍出

尚方賜來猶染御園香珠九雲篚承優渥玉液霞璫

敢自嘗賦擬上林風韻別貢緣南國露華芳翠籠幽

賜同袍士蕙圃蘭皋倍寵光賜鮮魚詩云暑雨經旬

濕不開雪鱗水艦自南來御庖珍饌傳中使講幄金

盤出上裁薦鮓未湏歌暇朗鈞鰲何必羨蓬萊素餐

忝竊慚無補魚藻空懷絕代才賜鮮筭詩云端居玉

署槐陰細拜賜金門竹筭新仙苑青霄分鳳族御題

彤管泱龍鱗娟娟秀色猶含雨嫋嫋柔芳尚帶春却

憶瀟湘千畝地野人持贈未為珍賜鮮藕詩云承明

供奉羅珍饌中使仍傳賜藕鮮捧出禁垣三錫寵薦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五

十八

來家廟寺秉虔潤含天上金莖露清挹峰頭玉井蓮

自是龍池有仙種江南風物敢爭先賜講官大帶詩

云南郊裡薦勞

明主上界仙班重講臣寶帶頒從三接畫玉堂先領

一陽春光逾照葉連城僊寵倍通天絕域珍揣分敢

云稽古力立朝端委報君身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五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六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顧問

待從文學之臣論思獻納自漢已然至唐始設翰林以言語文字備顧問因有天子私人與內相之目而待制輪對有非諸司所敢望者

國初儒臣雖布衣皆得備顧問及置本院凡

上御奉天華蓋謹身文華武英諸殿文淵閣東閣東西黃閣文樓武樓奉天左順右順中右思善等門并出入禁籥無不從游又定為入直即唐之待制也奏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事即宋之輪對也

宣宗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猶元首之有股肱故於儒臣每燕見必從容咨訪使盡其意此所以上下交而德業成也正統以後入直奏事之制既廢凡有宣召獲承顧問咸歆豔以為榮嘗觀洪武中

太祖嘗祀方丘患心不寧以問學士宋濂濂對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深然之夫以逆耳之言能格心如濂真以道事君者也然濂每有陳對絕下以語人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褻身慎幾事之密

若濂者誠可為備顧問之法永樂時內閣七人惟楊榮金幼孜黃淮楊士奇當顧問時從容詳慎亦濂之亞云

責難

聖祖立國使人人得以盡言倚毗近侍尤切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以修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德彝為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二

擢用之意永樂三年四月

成祖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又嘗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今事之叢脞

者爾等但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為忤直諫爾等慎勿有所顧避

將順

聖祖欲省刑學士詹同承顧問頓首賀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慶也因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上深然之又嘗當春月欲行刑以為疑問於左司直郎汪仲魯頓首涕泣曰此天地之仁也請即免行刑上允所奏 邸戾王之葬也左右請以汪妃殉

英廟不忍以問大學士徐有貞李賢賢言景泰初汪

嚴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三

后即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上撫然以為是又思建庶人幽大內久欲赦之左右多以為不可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之居鳳陽聽出入自便

上厭左右招權納賄與賢言之賢謂人君之權不可

下移惟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點起拜

祖宗畢即出視朝循此舊規不敢有悞退朝至文華

殿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章奏賢曰自古賢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中官將見嘗勞其實讒亂朕初復位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當換朕即片之及

東宮既立冕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珍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最是賢之善於將順此類也故當時奏對無不當上心者成化十一年十一月 詔復邸戾王位號初

下群臣議又遣太監懷恩等至內閣問大學士商輅

嚴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四

萬安等輅力陳所以當復之故言甚剴切左右皆泣輅亦泣

上聞之感動跪入即允輅舉手加額曰

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遂上

景皇帝尊謚云

調停

成祖巡狩漢庶人高煦窺伺儲貳

上不能無疑永樂九年三月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特召楊士奇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如何對

曰孝敬

上曰試言其事對曰凡事

宗廟遠近之類皆親閱自

車駕北征恒切懷憂不遑寧居日中晏始食及勅使

至始釋然寬惻

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忤否對曰臣性

愚戇但見容納且

殿下天資甚高非衆人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不悔而速改之且川心以愛人爲本將來不

負

陛下付託

龍門洞林記

卷之十六

五

上甚喜命尚膳賜酒饌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輿有異志及還以問士奇曰汝與蹇

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盍言之

如朕未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應對

曰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政青州又堅不行

令

朝廷將徙都被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乃詔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

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宣德元年

高輿果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推尚書陳山迎駕山

見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

上召楊榮寒義夏原吉楊士奇謀之有以爲可者

上令士奇草勅士奇執不從遂還京一日問士奇曰

言者論趙王日益多奈何士奇請遣驛馬廣平侯表

容齋爾書往開諭之

上從其請王喜即獻護衛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自

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踰數月召士奇至南

龍門洞林記

卷之十六

六

齋論之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

毋以見忤爲嫌遂賜白金寶格文綺若士奇者可謂

善調護

朝廷骨肉之間者矣景泰中易儲一事當國者有觀

類焉

論薦

聖祖嘗問及廷臣臧否宋濂惟舉薦名士稱其善者

不置問否者爲誰對曰善者與臣爲友故知之否者

縱有臣不知也自是每用人多命本院官舉而用之

宣德三年六月召楊榮楊士奇謂曰

祖宗時朝臣無貪者

宣宗因問其甚者榮以都御史劉觀對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諸察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庶公有威榮曰佐亦嘗為京兆尹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擢佐右都御史乃治觀罪及士奇寢疾

英宗遣內官詢人才舉檢討李紹等五人以對皆至大用天順中李賢在內閣獎進庶士首舉耿九疇為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七

都御史軒輊為刑部尚書年富為戶部尚書九疇為權臣所排輓不得志去賢屢言于

上還之禮部缺侍郎有求近習薦陞者

上問賢賢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因言士風不振多負緣求進如用紹請於黼座召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

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懔然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于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

上悟其非命賢舉可任巡撫者賢以都御史李秉芮劄白圭王宇陳翌薦後松潘寇發薦都督許貴往平

靖之成化中編修陳音抗疏言異端日熾宜召還尚

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舉人陳獻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

禁創寺觀則正人用妖妄息矣不報景泰末學士商輅薦司直郎林聰詔復職後聰忤宰執欲加重辟輅力辯之

憲宗朝聰遂拜南京禮部右侍郎姚夔考滿至京輅又薦留後夔荐歷吏禮二部尚書亦輅汲引之故也

中抹

洪武初朝臣又上疏萬餘言者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八

太祖厭其迂衍欲罪之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奚可深罪乎

上乃覽疏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若向非濂言幾不悞罪言者邪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

其實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

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書勅引過命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

毋以謙為戒景泰五年十月給事中有忤執政者大學士高穀請從輕典卒得左遷七年順天府鄉試太常卿劉儼為考官時大學士陳循之子英王文之子倫入試不中二人交章奏儼欲寘于法穀時病強起預考考畢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可乎由是儼得釋旨中下以英倫為特賜舉人穀由此與二人不合屢求退然天順中彭時在內閣

上方倚任李賢日與面議賢退乃諮訪於時有不可若時每執不肯初或相忤久之相協後歸衣衾指揮使門達用事忌賢陰中傷之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九

上怒曰賢且得罪但當專用彭時中貴以證時時翼然曰何遽至此因為力便其誣得釋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異

上以問修撰岳正正曰奸臣未有聞於朝者若求之人人自危耳序術疏淺不足信事遂寢弘治中武崗知州劉遜為岷府奏許被逮科道奏乞寬貸

上怒俱下之獄大學士劉健等言遜情輕謹重言官為國盡忠舉以為罪後有大利害誰可言者

上乃釋之正德二年尚寶卿崔璠御史姚祥張或主

事張偉給事中安奎咸被繫時劉瑾用事故俱令枷號大學士李東陽俱申揀寬釋一日早朝有文書一卷投於丹墀錄瑾過惡

上命瑾等詰問無肯承者遂執朝官三百餘人送詔獄東陽奏此事必陰謀所為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

匡弼

凡被顧問必關於國家大體而後言之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篋將以餽廷臣

上閱視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十

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預者以當時病未有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

上意解即付中官單目令燬之一無所問洪熙元年

四月有旨故東宮官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令建祠於墓四時賜祭士奇進曰禮貴得中

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雖社稷孔子亦皆春秋二祀濟等雖有勞祀之乃與宗廟等可乎

上曰吾過矣遽召禮部改春秋祭景泰元年八月

英廟車駕自北府還方議奉迎禮衆疑未定千戶龔遂榮寓書於大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穀即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如此禮況儒臣乎已而

朝廷以遂榮非分下錦衣獄會

車駕至百官郊迎穀復上章以伸前議聞者趨之而

遂榮亦釋後

英廟居南宮指揮盧忠宣公南內事景帝欲窮治

之學士商輅請上罪忠一人以全大體

上從之天順初錦衣衛邏得一僧至妻以女獄具當

坐反及太監牛玉接近例請官邏者內閣修撰岳正

盤閣詞林記

卷之六

七

言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十數人邏者准

應捕律而已時忠國公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

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朝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

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賞以三品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岳正與呂原見

上曰為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吏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

之木秦始皇柱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

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諂媚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曰正言是也成化初太監劉永成死有軍功欲封

為伯大學士彭時力爭之或曰自古有封侯王者時

曰此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十二年七月建王

皇閣於宮北別創禮儀樂章將有事焉學士商輅論

毀之十三年四月太監汪直創西廠立威內外官卧

不帖席帙與同寅疏其十罪以聞

盤閣詞林記

卷之六

七

上即命革罷

納言

成祖嘗與學士解縉論群臣御書義義等十人名命

各疏于下縉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

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儒曰雖有

才幹不知顧義於鄉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

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

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慤

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

方賓曰簿書之才馴備之心既奏

上以授東宮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問尹
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並不弘汝王文翰不
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
士向所論定見也

宣宗為皇太孫時官僚左庶子陳山邪佞得寵同列
戴綸林長懋以直諫為山所讒害

上即位始知之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楊士奇侍
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山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
對山雖侍從日久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
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
司口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潤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瑄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至
是事浸聞於內有旨調瑄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俱

罷內閣之任天順初內閣修撰岳正間為

上極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
人怨之正遂被斥竄及二人誅

嚴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十三

上召李賢謂曰向者岳正固言之他日又思正曰岳
正到好只是大膽因召還焉

武宗時逆瑾用事兇醜熾甚大學士劉健等率諸臣
伏闕請誅之焦芳陰為瑾地言者遂沮而健與謝遷
輩皆引去於此見君子勝小人之難也當其事者必
先事豫防而後可

計慮

成祖一日晚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楊榮一人在出
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嘯聚者遣行人許
子謨齎勅撫諭又遣都督韓觀率兵隨之如撫諭不
成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十四

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曰非觀至不下其降勅褒觀榮讀訖奏曰計發奏
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也從之後詢之果然榮自

是益見重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欲收女直土著諸部
聽其約束請 朝廷刻制詞于金錠集諸部長磨酒

飲之以盟

上以問翰林諸臣黃淮對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
為心則力易制若併為一則力大難制矣此舉實其

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

地所見惟目前耳天順初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岳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成化四年平涼主達滿四反官軍連失利遣都御史項忠往撫捕之大學士彭時商輅料其必成功而朝議洶洶咸欲再遣將出師時等執不可或以危語動之時等不為動未幾獻俘至上喜甚各賜俘奴一人

籌邊

洪武十七年侍講李昫論武事重在任將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五

上曰任將固重必用之專信之篤而後成功齊用穰苴魏用樂羊可謂專且篤矣故昔有功若唐用魚朝恩吐突承璀為監軍使諸將掣肘故敗事也永樂五年諭德楊榮奉命往其肅察視守備還奏稱 旨七年春其肅統兵何福奏降虜脫脫不花等率部來歸命榮往同福議處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事平封福為寧遠侯十年冬其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反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收彬率師勦之且命榮往與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近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

是煩王師遂救彬旋師二十一年秋榮復扈從西征駐蹕萬全一切軍務悉付榮掌之寧陽侯陳懋奏虜主也先土干來歸命榮從議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中道軍餉不繼

上聞之命榮與金幼孜總計其數遂如所言遣使諭虜釋其不臣之罪宣德二年十月交趾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為表乞立為陳氏後

上密以示英國公張輔輔請發兵討之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原吉謂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耳二人退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六

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甦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與之可旋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永樂初訪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數十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體

祖宗之初心以保其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葉朱匡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追憾此事臣願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令尚膳賜酒饌明旦罷朝出勑表示文武群臣皆曰從之便遂救交趾命群臣舉奉使者明旦塞義款易以伏安衆莫敢異之士奇私謂夏原吉曰此無籍小人用之必辱

朝廷公當榻前力爭已而有旨召衆皆入蹇遂奏用伏安

上顧問夏原吉對曰不可用遣之必辱國遂不用

英宗北狩 景帝即大位有倡議南遷者中外洶洶

殺閹訓林記

卷之十六

七

大學士陳循高穀侍商輅等上言

聖駕一移大勢去矣乃出榜曉諭人心稍安無何虜大舉逼京城衆論戰守不一循等皆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時京師戒嚴內閣諸臣運謀設策迄昏乃出至忘寢食外諭諸將獎其忠義之心日令操練軍馬整飾器械以備戰守遣官分投安輯畿內降夷以防不虞嚴督邊關固守要害然虜攻益急總兵官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循等上疏請勅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以進與京軍夾擊

文為張榜虜營有能擒斬也先者寧爵厚賞復為書

作喜寧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

孤軍合兵勦殺蓋喜寧以胡種為內侍與虜通謀者

勅下偶為虜也先邏卒所獲未幾宣府遼東兵至我

軍大振虜聞一夕遁去京師遂奠天順中兩廣用兵

編修丘濬條用兵事宜內閣具本繳進行之弘治十

七年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

聞或報虜有異謀內閣具揭帖乞會官詳審

上朝退召劉健李東陽至煖閣

上曰各邊糧草須與劉大夏說用心整理健奏曰京

殺閹訓林記

卷之十六

六

營官軍亦須整點聽征

上曰然東陽對曰

聖諭將官當用謀畧與經戰陣者但京軍有名無實

初設團營時有十二萬今消耗過半古人云足食足

兵今食不足兵亦不足臣等每思及此寢食不安

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卹不可剝削東陽對曰誠如

聖諭七月初四日復召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掘墩殺軍

上曰邊軍皆我赤子彼被殺者若何可言朕當與作

主京軍已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

領軍名目即啓行健等對曰

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誠

宗社之福京軍未宜輕動遷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
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猶未釋東陽曰近日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

北口甚為可慮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
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
臨期失措皆對曰

聖慮甚當退擬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

嚴閣訓林記

卷之十六

九

臨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後三日召劉大夏面

議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大意與內閣
同師乃不出已而沿邊將帥殺虜次第擬報而虜謀

亦沮

條疏

永樂二十年三殿災金幼孜楊榮等陳便宜十數事

皆見施行他官建言如蕭儀輩多獲罪死待讀李時
勉自刑曹入院即慨然論天下事被繫兩歲洪熙初

復抗言極諫被撲不死改交趾道御史又三上章下
詔獄不死蓋未始有申拯之者修撰羅汝敬亦言時

政十五事降雲南道御史蕭時中言致災八事侍講

謝璉上治安十五事皆留中正統八年四月雷震奉

天殿鴟吻詔求直言王振專恣侍講劉球上疏謂權
不可下移振怒適修撰董璘求為太常卿下獄而球

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馬順迎合振意誣球與

璘朋奸亦下獄死馬學士劉定之因京師大水十
事皆不行景泰初

英廟至自沙漠檢討邢讓言事坐是不通顯時方春
久旱災異迭見學士周叙建言大臣之罪固不可辭

璉諫之臣緘默無補各處鎮守中官病民尤重皆致

嚴閣訓林記

卷之十六

十

災之由也會叙考績至京師仍命留院辦事周洪謨

始授官遂上疏條陳十二事凡有所見即封章具聞
憲宗初即位編修張元禎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

道大本大原曰講學定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與時宰
議不合乞歸家居二十餘年修撰羅倫編修章懋黃

孔昭檢討莊景相繼言事皆遠貶

慈懿皇太后之喪修撰羅璟上疏言宜合葬 裕陵
又與諸學士合章以請其後亦左遷南京員外郎

出使

宣宗初元大學士金幼孜奉命持節冊封安化真寧

二王妃歷河南比關東西之境所過兵民休戚既還具疏奏聞景泰五年南京災

上念

祖宗陵寢所在命大學士高穀往祭事竣錄被災者千餘家悉發廩賑之奏聞綱旨弘治十七年閏四月闕里災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五月事竣還朝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查議行之

効諍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

上謂庶吉士解縉曰朕今命爾義則君臣固猶父子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五

當知無不言縉於是上封事萬言皆人所難者

上嘉獎之景泰初虜入寇庶吉士劉清上封事多見採錄清由是知名累擢兵部侍郎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庶吉士鄒智因災異上疏畧曰星變見於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其原當先於內閣萬安恃權怙寵殊不厭足劉吉附上罔下漫無可否丑直挾詐懷奸恬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者豈無自哉大抵中貴

有以陰主之也自古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決於此曹之盛衰也願

陛下以

太祖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疏上謫石城吏自卒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母也 詔大臣議葬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附廟此一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五

定體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文宗合葬劉后故事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率群臣伏文華殿以請號哭不起

上聞之使中官宣讀中官退翰林中有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 詔且不得命不敢退時學士高輅劉定之進曰人心如此實天理所在望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諭群臣卿等昨者會議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聖躬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

禮所幸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衆聞命咸呼萬歲而退正德中伏闕請誅逆瑾及跪門號泣諫止南巡尚書王恕等俱各上疏載在國史

旌直

大學士楊士奇輩在三朝言聽諫行每被旌賞初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奉

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王預馬汝王

上監國時所愛者嘗有旨命祥等削其人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三

聖上有聞得罪反重既忤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為御史臺得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

李祥安在對曰丁毋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

即命都察院捕治仲成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

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有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

信漢景帝為太子待詔衛綰稱有病不赴即位進用

綰前史遽之

上覽之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賜米

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士奇家前

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悚懼言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士

奇曰此居且敝當為汝葺理士奇叩頭懇辭曰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言

陛下宮殿未建臣必不敢當

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事出

不測當慮也

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

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愚臣迄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數

日遣弘問士奇今天下平靖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士奇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未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

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至二盜盜

嘗殺八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群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嘆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太監范弘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對

上曰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他如楊溥密疏獲賞之類不可具舉自是以來蹇諤之風漸少而言之亦未必不干怒也惟弘治五年四月大學士丘濬奏疏萬餘言大槩謂

上政元之初歲在戊申與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五

太祖洪武初元同符今天災迭見宜整革庶政盡復太祖舊規以應天意因擬為二十二條歷指苛暴之逢迎者開諭而力辯之使不至售其奸

上覽奏甚悅批答以為切中時弊行之自此

聖心嚮用恒加賞賚然濬時年已老矣其後

上曰英明頗遠近習而信聽內閣亦濬有以啓之也武宗時逆瑾柄國雖大臣言出禍從大學士劉健等極言時弊以為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訖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始盡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

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

之紛更愛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懷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尋又奏言政令十失言甚剴切瑾怒遂皆謝去嘉靖六年五月朔日食臣道南上九事上褒荅曰這所言朕已省覽七年十二月望長庚氣如匹布起坤指乾臣復上四事

上褒荅曰覽奏事關朕躬的知道了其餘該門看了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五

來說八年八月望臣復上六事是歲十月朔日食臣復上五事俱荷明旨允行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六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七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秘書

按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藏之於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置秘書監又有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宋建昭文史館集賢院置大學士直學士修撰等官以掌之又有秘書省崇文館其重如此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一

聖祖初定天下即遣使求遺書

國初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在禁中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洪武三年三月庚子置秘書監秩正六品先除監丞一員直長二員十三年七月癸巳以內府書籍已有本院典籍掌之於是罷秘書監典籍張敏行若掌書籍中使傳宣索書即啓鑰以上歲時得燕見

聖祖稽古右文其勤如此蓋罷掌書之官併其任於翰林寔自我朝始今內閣史館凡

御製宸翰

列聖寶訓實錄及玉牒副本經史子集類書之屬皆在焉永樂四年四月

成祖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籍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籍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搜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二

也十六年遣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蓋兩京皆有儲書也十九年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火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廡切近秘閣學士楊榮奮身直入麾武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章昇致東華門金水橋次明日召諭之曰昨夜火發在目前者幾人卿能收拾圖籍不避艱危可謂難矣因褒賞之十時書籍浩亂無紀典籍周翰理看葺亂逾二載而後復舊今館閣書目蓋永樂間所定也自正統以前凡官本院者每朝

退即入閣中檢所未見書蓋館閣無政事以討論考校為業故得縱觀中秘而受命進學者亦與焉景泰時編修周洪謨輩猶然其後始為內閣所局鑰弘治五年五月大學士丘濬請訪求遺書馬上疏有云今內閣儲書有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 勅內閣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督同典籍與吏典班匠人等將書目較讐有無全欠分為經史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二類開具奏報仍刻考較年月委官名銜識於卷末立案存照又勅兩京內外大臣會同南京禮部本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南京內府書籍有無全欠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三

且數奏知於凡兩京書籍令南京國子監騰寫各令兩監藏之以備遺失夫國家採補佛道書以為藏經雖以文梓鈐以文綾編賜天下寺觀儲以紫紅函置載以金碧輪藏况此書籍乃自古帝王傳心之要道經世之大典禮樂刑政制度文為之所具烏可吝惜小費而不為經久之計哉請 勅內閣將書目付禮部抄謄分送直隸十三布政司提督學校憲臣用心設法訪求抄謄送京以補所未備仍於內閣近便去處別建重樓一所專用磚石累砌如民間所謂土庫者令內閣書辦中書等

官遇其閒暇抄謄

累朝實錄各一部盛以銅匱度于樓之上層凡內府衙門收藏

國家大事文書如玉牒之類皆附焉其制勅房一應文書如詔冊誥勅書等項草檢行禮儀註應制詩文等項底本前朝遺文舊事等項雜錄亦各抄一部盛以鐵匱貯於樓之下層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者如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皆附焉苟無禦災備急之具一或散失後之秉史筆者無所憑據往往求之於草澤訪之於傳聞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四

簡牘無稽真贋莫辨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為人所誣捏者亦有之矣至若列聖實錄及

聖祖御製等書請依洪武六年纂集日曆以為寶訓事例勒成一書頒行天下如此則

祖宗之功德在萬世永傳信而無疑

國家之典章垂百王通沿襲而有本所謂金匱石室豈虛文哉奉

聖旨

太祖御製書籍着翰林官打點見數收貯南京書籍

香照目錄開寫缺少的去著守備同南京禮部翰林院點檢送來天下遺書禮部行移南北直隸十三布政司訪求至正德中權奸松國典籍散逸嘉靖十三年七月

今上勅館閣重書

列聖寶訓實錄命大學士李時等為經理官臣道南為管錄官肇建

皇史宬于重華殿之西藏以金匱置之石室又於

欽天閣樹碑以紀欽天記頌追先閣樹碑以紀

祖德詩何錫燕儒臣于謹身殿臣嘗謂呂祖謙表云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二

五

帝暉下燭光榮河溫洛之藏天藻昭垂邁過沛漢汾之韻湛露示醇醲之惠承雲堂純繹之音若豫頌矣

開局

國初召儒臣載筆以定有天下之制分三局總之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練憲章者居焉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古制者居焉三曰誥局以撰誥命凡俊才之優文辭者居焉此開局之始也汪克寬曰洪武元年命中書省翰林太常寺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分局相與訂正之其後纂修國史每分

為十館以均六局之多寡六局一曰史以究人材之進退二曰戶以蔽地利之盈縮三曰禮以考禮儀之沿革四曰兵以載軍政之臧否五曰刑以書刑罰之祥濫六曰工以審力役之寬緩皆本六官職掌為之十館所修不能統一則擇人摠勘如修他書則有不盡然者蓋自罷起居注之後本院職掌專文史遇有纂修旋設館席給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逐事呈稿筆削惟命其中雖有所見亦不敢盡用已意蓋官局修書從古然也

監修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六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勅修元史以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不預史事三十五年十月己未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勅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為監修都總裁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忠勤伯茹瑄為副監修官永樂九年十月又重修之勅戶部尚書夏原吉太子少師姚廣孝監修未及成而廣孝死原吉獨專其事洪熙元年五月庚午朔勅修

太宗皇帝實錄閏七月甲辰勅修

仁宗皇帝實錄俱以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兼吏部

尚書纂義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夏原吉監修
自永樂以來皆預秉筆與國初不同宣德十年九月
庚午勅修

宣宗皇帝實錄止用張輔爲監修始復不預秉筆矣
監修

英宗皇帝實錄者會昌侯孫繼宗監修

憲宗皇帝實錄英國公張懋監修

孝宗皇帝實錄者亦懋也若修他書則罕設惟永樂
元年七月修永樂大典以太子少師榮國公姚廣孝
禮部尚書鄭賜爲監修刑部左侍郎劉季夬副之餘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七

不可盡書

總裁

國初修元史以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
總裁濂尋進學士禕拜待制三年二月乙丑續修元
史仍爲總裁

太祖皇帝實錄總裁者始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董
倫與侍講方希直重修爲李景隆與侍講解縉再重
修則文淵閣大學士燕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學士魚
右庶子楊榮祭酒兼侍講胡儼也

成祖

仁宗兩朝實錄總裁爲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
學士楊士奇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楊榮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
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禮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張瑄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濟自是其始
盡歸館閣矣

宣宗皇帝實錄總裁爲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學士楊榮行在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總裁也纂修
爲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
總裁兼纂修前此未有也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七

八

英宗皇帝實錄總裁爲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
學士李賢禮部尚書兼學士陳文兵部尚書兼學士
彭時副總裁爲禮部右侍郎李紹太常寺少卿兼侍
讀學士劉定之吳節副總裁蓋自此始紹雖爲侍郎
然發身則自翰林故與焉

憲宗皇帝實錄總裁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劉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
溥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劉健副總裁爲禮部尚書立
瀋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汪諧

孝宗皇帝實錄總裁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焦芳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楊
廷和副總裁為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梁儲若纂修日
曆惟洪武時有之總裁為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
同侍講學士宋濂

聖祖所修諸書多不可考獨

太宗時永樂大典分局皆有總裁學士解縉修撰吳
溥檢討王洪禮部郎中鄒濟布衣陳濟等皆得為之
無慮十餘人蓋門彙多而事實繁故也

大明一統志總裁為吏部尚書兼學士李賢太常寺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九

少卿兼學士彭時學士呂原副總裁為學士林文劉

定之侍讀學士錢溥

大明會典總裁為大學士李東陽焦芳楊廷和副總
裁為學士梁儲若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宋元資治通
鑑綱目等書多不設總裁止用纂修官

纂修

國初纂修皆用山林隱逸之士洪武日曆纂修皆
儒士職官獨員外郎吳伯宗一人戊寅年勅修

太祖皇帝實錄纂修可考者為侍讀學士康太常寺
少卿高遜志太常寺少卿廖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程本立禮部郎中夏止善修撰李貴編修吳溥楊子
榮劉觀檢討陳性善侍讀劉彥銘史官高讓吳勤趙
友士端孝思張秉彛唐耕國子博士王縉僉事胡子
昭知縣葉惠仲儒士楊士奇等永樂初重修

太祖實錄纂修為學士王景禮部尚書李至剛侍讀

胡靖曾日章王灌胡儼侍講鄒緝楊榮金幼孜楊士

奇修撰李貴吳溥編修吳節鄭好義檢討王洪博士

張伯頴王汝玉典籍沈度潘畿待詔王延齡給事中

朱紱吏部郎中徐旭禮部郎中胡遠太常寺博士錢

仲益國子助教王達博士金王鉉行人蔣驥晉府伴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一

讀蘇伯厚僉事李燁葉砥知府劉辰靖江府教授張

顯楚府教授吳勤知府鄒濟知縣楊觀梁潛王褒沈

瑜趙李通唐雲教諭解榮劉宗平訓導富貴清羅師

程儒士端禮王孟易朱逢吉黃士安凡外官生儒之

預此者皆由本院官舉薦及再重修其纂修者學士

兼諭德金幼孜楊士奇侍講學士曾榮侍讀兼贊善

梁潛侍講王英修撰羅汝敬刑部主事李時勉陳敬

宗也

成祖

仁宗兩朝實錄纂修官為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學

士兼侍讀學士魯際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王英右春坊庶子兼侍讀學士王直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周述侍講李時勉錢習禮侍講余學夔陳循閻從善蔣驥修撰苗衷魯鶴齡張洪劉永清編修周叙孫曰恭楊敬檢討周翰王惟揚翁五經博士陳繼戶部主事陳中四川道御史陳叔剛福建右叅議潘文奎知縣萬節教授丘錫教諭梁夢蓋自是不復用儒士矣

宣宗皇帝實錄纂修官爲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讀學士陳循沈馬蘭從善侍讀苗衷魯鶴齡馬愉

嚴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士

侍講高穀胡種邢寬修撰周叙尹鳳岐孫曰恭習禮言陳叔剛陳詢曹鼎儀銘王一寧杜寧儲懋編修楊翥董璘楊壽夫林文鍾復主事劉球劉鉉洪興評事張益御史邵宏譽

英宗皇帝實錄纂修官爲學士柯潛萬安侍講學士李泰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孫賢劉珣左諭德黎淳右諭德董緣劉宣侍講江朝宗楊守陳修撰王一夔彭教編修丹直徐瓊陳東中李永通鄭環劉健江諧張元禎吳鉉羅璟檢討耿裕周經纂修兼校正官爲侍讀劉吉陳鑑侍講丘濬編修彭華蓋始自專用本院

及詹事府官而纂修兼校正始見於此

憲宗皇帝實錄纂修官爲太寺少卿兼侍讀傅瀚火詹事兼侍讀費闊左庶子兼侍讀謝遷右庶子兼侍讀陸簡侍讀曾彥楊守吐侍講劉戡王鏊楊傑梁儲左贊善張元禎修撰劉璣武衛張芮編修劉忠鄧煥黃珣張天瑞劉春涂瑞檢討楊時暢纂修兼校正官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李傑左庶子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左庶子兼侍讀吳寬右庶子兼侍講董錢纂修兼叅對官爲修撰楊廷和編修江淵纂修兼叅對亦始見於此

嚴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士

孝宗皇帝實錄纂修官爲侍讀毛紀傅珪朱希同侍講豐熙沈濤吳一鵬修撰顧鼎臣編修汪俊李廷相溫仁和李時勝賈何瑋董璣檢討汪偉王九思潘辰至於修他書者不能盡記大率成化以後纂修皆純用本院官而永樂大典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纂修通志庶吉士亦得與焉

催纂

洪武日曆設催纂官以侍講學士樂韶鳳爲之永樂初重修

太祖實錄催纂兼騰寫爲禮部主事陸顯宣德初

兩朝實錄因之以禮部主事張習爲纂

宣宗實錄編修蕭鑑賴世隆吳節徐程檢討李紹王
王姜洪何宣主事潘勤正字沈寅俱爲稽考參對并
催纂官

英宗實錄以編修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程敏
政檢討吳希賢吏部員外郎韓定中書舍人馬麟焦
瑞李海俱爲催纂官

憲宗實錄以禮部員外郎李通中書舍人胡清爲催
纂官自此始專用制勅詰勅官云

稽考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上

稽考參對始自永樂洪熙

兩朝實錄以修撰邢寬將禮部胡種編修陳詢劉矩裴
綸梁禮孔目沈寅爲之蓋纂修之次也然寬乃永樂
甲辰進士第一禮次之孫曰恭又次之寬禮同爲稽

考參對

宣宗實錄稽考參對與催纂併爲一事

英宗實錄因之以催纂爲名

憲宗實錄以纂修者兼校正或兼參對

孝宗實錄稽考參對者修撰呂坤編修崔銑湛若水
翟鑾徐縉景暘檢討段是易舒堯陽孔暉張邦奇及

胡績宗至是始復專設其資格與催纂同

騰寫

洪武中修日曆騰寫用舉人監生永樂初重修
太祖實錄以催纂者監騰寫官其騰寫用監生生員
儒士凡二十五人暨纂

兩朝實錄改騰寫爲騰錄用檢討許彬連智馬信周
貫等四人中書舍人蕭湘等十八人郎中員外郎主
事寺副等官程南雲等九人儒士生員各一人凡二
十三人收掌文籍則爲檢討胡讓典籍李錫牛麟張
禮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七

西

宣廟實錄有騰錄正副官凡二十九人又有騰纂官
修撰黃裳編修許彬周貫中允將禮部郎中何賢夏衡
寺副石慶姚本溫良收掌則修撰胡讓寺副陳紀中
書舍人靳通

英廟實錄騰寫有太僕寺卿余濂山東參議林章禮
部郎中吳謙中書舍人凌暉鴻臚主簿王佑白真序
班毛顯譚宇胡清徐德王臣凌遠共三十五人官雖
不同大率皆制勅詰勅二房辦事者也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七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八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奏績

本院官凡歷俸連閏計三年例給由考滿六年九年皆然先具脚色事蹟及過名有無呈掌印官以憑考覈乃往吏部相見六品以下循廊至堂上送迎待以殊禮五品以上冢宰迎至後堂賓主坐送出移咨都察院掌院皆迎至後堂坐送出計崇卑洪武十四年十月壬申定考覈之法翰林院等衙門爲近侍不係常選官員任滿黜陟取自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十一

上裁蓋未嘗往吏部也十六年六月己卯吏部奏定考覈在京翰林院等衙門屬官俱從正官考覈各以功過稱職與否開具送部覆考從之永樂元年吏部奏准本院五品以上堂上官照例不考五年奏准詹事府六品以上官亦不考俟九年奏請黜陟而凡左右春坊司經局中書舍人俱不咨都察院惟吏部考覈而本院官猶咨都察院劄付河南道覆考稍與洪武時異矣近凡考滿皆本部引奏復職六年亦然九年則考功司例差官送題作文不知起自何時大率皆非

祖宗禮待文學侍從之舊也九年考滿該陞品級具奏請自

上裁尚循舊典焉若考察之法或間一舉行成化四年令翰林院屬官并帶俸官譯字等官本院學士會同內閣考察弘治元年令翰林院官亦從吏部考察十年令兩京官照例考察惟翰林院學士不在五品之例百餘年來儒臣未嘗玷清議自考察之典行修撰錢福編修孫清蓋由茲退者夫惟

祖宗之世日勤晉接照臨雖遠不遺而何邇臣之能掩然既著爲令甲耳目有攸寄矣嘉靖初學士以上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二

自陳不入考察張孚敬桂萼自外入始事其柄矣

遷轉

聖祖定本院官爲近侍清職凡遷轉皆自出

上裁未嘗付諸銓衡百餘年來遵之不易然洪武中自本院官遷轉者多大拜二年十月以應奉莊稼爲中書省叅政十九年二月以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三月以檢討茹太素爲戶部尚書二十七年九月以少詹事任亨泰爲禮部尚書二十八年四月以編修齊麟爲禮部右侍郎盧原質爲太常少卿六月命編修馬京署通政使司事已而拜禮部左侍郎二

十九年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左贊善
門克新爲禮部尚書又有依資格者三年十二月以
侍讀學士魏觀爲國子祭酒太史令劉基爲弘文館
學士十二年十一月以修撰進原霖爲通政司右叅
議十五年四月以正字魏德壽爲春坊司直郎八月
祭酒吳顯有罪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代之二十九
年二月以修撰黃觀爲尚寶司卿編修張顯宗爲太
常寺丞皆出

親擢又有止在本院者如侍讀學士朱升爲學士之
類永樂遷轉亦止在本院獨永樂元年十一月舉人
殷閏詞林記 卷之十八 三

王爾以薦爲檢討既命下

成祖顧問左右曰檢討之下何官時曰博士典籍侍
書待詔問曰除人否復以已除對

上嘆曰古所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已用人以賢以
勞爾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賢有勞者居在
下何以服其心遂命吏部凡翰林自博士以下皆陞
職與爾同遂陞博士張伯顏王汝玉典籍沈度潘畿
侍書蘇伯厚待詔王延齡劉宗平解榮皆檢討其後
內閣陞擢漸至三孤洪熙宣德二朝任益隆矣自是
本院遷轉非九年考滿則纂修書籍名雖親擢實則

循資格也惟正統末侍講楊鼎徐理擢副都御史檢
討王詢擢大理寺丞各巡撫河南山東貴州等地方
成化初修撰張順擢僉都御史巡撫爲殊典餘惟始
遷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轉吏部尚書侍郎以至
內閣不及他途天順二年學士李紹陞禮部右侍郎
實出

上命及履任公卿往賀吏部尚書王翱舉酒酌曰天
選侍郎也前此倖進者入奏事多商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爲會祭酒缺吏部請以
紹蕪領之

殷閏詞林記 卷之十八 四

上謂王翱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翱退語
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如此

孝宗登極推恩宮僚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楊守陳
爲吏部侍郎初當筆者猶擬南京

上覽疏改留

列聖禮重儒臣若此

賜恩

凡賜恩受封贈三年考滿及特恩始有之本院正官
頒給 誥命取自

上裁吏部奏聞具手本開寫合授散官升年籍脚色

送中書舍人候書寫完備吏部仍具手本於

御前用寶訖具奏 御前頒給講讀以下官亦如之

第用同寮勘結送吏部驗封司爲不同耳其最異者

洪武九年十一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詔贈其父原贈禮部侍郎謚文昭爲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母德人陳氏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

寺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妻賈氏封亦如之誥辭皆

親製濂有曰德量之弘如千頃陂澄之不清撓之

不濁天下榮之成化十五年少詹事兼學士王獻瀛

三載乞 恩移封父母詔如其官嘉靖六年 道南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五

考滿吏部考語云多見多聞抱出群之志有學有行

負經世之才都察院考語云名高湖海學博古而識

達天人器重台階文華國而力追秦漢家

恩錫父母本身妻勅命十三年考滿復荷

特旨廩道南日侍講讀効有勤勞伊父母應得誥命

准給與他

改調

吳二年修撰朱夢炎轉山西行省員外郎此改調外

擢之始也洪武三年學士陶安出爲江西行省參政

八年編修朱右以稽古不能詳

上議之出爲晉府長史九年編修張鳳擢廣西行省

參政十六年八月以侍講學士李紳爲浙江右布政

使左春坊正字魏德壽爲江西右布政使二十五年

八月左春坊大學士董倫出爲河南左參議自是近

侍文學之臣或遂以爲例永樂初淇國公丘福以儲

位未建請立漢王高煦

上詔學士解縉定議然秘未發明年立

皇太子又明年福等所議泄於外高煦言於上曰藩

府之舊泄者其維縉乎遂出縉爲廣西右參議又有

出自薦舉者正統元年正月大學士楊士奇舉侍講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六

劉永清才堪繁劇出爲廣東右布政使十三年十月

侍講學士陳文亦以大學士高穀薦出爲雲南右布

政使成化二十三年司經局沈馬羅璟服闕至京爲

鄉人陰中調南京禮部員外郎弘治十一年庶子王

臣以事出爲廣西左參政若洪武初起居注王福出

爲南康府同知特賜金帶寵勞之復 詔自漳州判

爲侍制特歷試以難劇且出於寵勞非左遷也正德

時學士張芮或咎其無文名通瑾用事遂出爲鎮江

府同知修撰何瑋以抗直不詭通瑾出爲開封府同

知大率本院官外擢皆陞高位無有對品調者若王

補則出自
聖祖親擢云

謫譴

洪武中本院官降為屬官或國子及風憲等職元年
十月以直學士詹同侍讀學士秦裕伯為待制此謫
調之始也三年十一月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
降為編修八年七月降修撰答祿與權為典籍九年
十月降編修朱孟辯為中書舍人十二年十二月降
待制吳況為編修十三年六月復官尋改典籍拜東
閣大學士十六年八月降東閣大學士吳況為侍書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七
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之尋改為國子博士十五年
華蓋殿大學士邵質降監察御史二十二年十二月
降學士劉三吾為國子博士侍講學士葛鈞為助教
三吾等受命授晉王世子經吏部侍郎侯庸劾奏
三吾等在職怠惰宜黜降別用
上曰儒者不任劾事令教國子未幾復職二十四年
鈞以稽古不獮旨仍降助教三十年編修景清改御
史其後侍講戴德彝編修尹昌隆亦然洪熙初侍講
李時勉以言事降交趾道御史修撰羅汝敬亦以言
事降雲南道御史此皆內任者洪武四年八月侍讀

學士魏觀坐考禮不以時謫龍南知縣編修宋濂坐
祭孔子遲慢謫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致仕學士詹
同等至京師賜宴奉天門復觀與濂為禮部主事十
二月擢觀國子祭酒兼太子贊善大夫此謫外復任
之始也九年六月修撰朱善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
未至賜還鄉十五年三月謫編修吳況為臨洮府渭
源縣學教諭未行復以為典籍十六年典籍吳伯宗
降太常寺丞不拜又除國子司業又辭忤旨貶知
金縣正統中編修賴世隆坐事降浙江台州府經歷
後召還已卒天順中修撰丘玉謫廣東欽州同知未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八
行復令編成曹石諧之故也成化元年學士黃諫坐
罪降廣州府通判二年侍讀學士錢溥坐罪降順德
縣知縣三年修撰羅倫以言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
事忤旨降福建泉州府舶提舉五年編修章懋黃
仲昭檢討莊景同疏諫上元燈火
上怒杖之調懋及仲昭為知縣景為判官未行用給
事中毛弘言改懋及仲昭南京大理評事景南京行
人司副未幾召倫還復秩時謂翰林四諫十二年學
士江朝宗坐事降廣東市舶提舉正統初逆瑾用事
凡修

孝廟實錄者擠點大半修會典者亦視其秩於是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俱謫南京部屬等官亦有降知縣者皆以擴充政務為名迨

武宗南巡修撰舒芬編修王思江暉馬汝驥上疏諫語多直懇

武宗乃謫芬為廣東提舉思為三河驛丞暉汝驥為知州嘉靖初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以言禮補謫判解州守益判廣德張孚敬又以擴充政事謫侍讀崔桐修撰楊維聰等十二年七月詹事顧鼎臣輪講衍義不到席春諶譖乃謫臣道南判徽州蔡昂判湖州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九

十三年三月

今上祀帝社稷壇問日講官五員如何少兩員司禮監查名張孚敬即擬伊甥蔡酒王激等補充講官上曰見今侍從人少廖道南蔡昂着取回復職照舊供事

起用

洪武元年起故元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等至京師以素及時為侍講學士以寧為侍讀學士又起前起居注王禕為待制燕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驛召金縣知縣吳伯宗除檢討尋拜武英殿大學

士以薦舉失人出知三河縣復召為檢討十七年

上思用老成驛召前修撰朱善于家授侍詔尋拜文淵閣大學士三十一年前河南左叅議董倫至自雲南拜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又起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侍講前御史解縉為侍詔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仁宗起左春坊大學士黃淮于獄命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又起前司經局洗馬兼編修楊溥復其官尋陞學士正統四年查禾院判員檢討李紹等放歸田里期年驛召復任天順八年前修撰岳正自戊所召還未及用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六

十

憲宗即位詔復正原職吏部言常調南京有旨勿調命老經廷官成化二年閏三月復順德知縣錢溥為侍讀學士致仕尋起為南京禮部侍郎三年三月起用前學士商輅于內閣五年七月起前學士倪謙復職尋進禮部右侍郎六年復市舶提舉羅倫為修撰弘治初侍講謝鐸編修張元貞自養病起編修王敕日外謫起為四川提學命事南京禮部員外郎羅璟為福建提學副使十年五月侍讀學士致仕程敏政前左庶子張昇皆復官正德五年逆瑾誅起南京兵部員外郎徐穆等為侍讀等官處州府同知張芮亦

起為南京尚寶司卿尋擢南京太常寺卿檢討劉瑞起自外謫為浙江提學副使十六年前修撰何塘亦起自外謫為副使提學山西云

起復

國初隆重儒臣惟以孝德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皆奪情起復其前後扣筭年月以詔臣子移孝為忠也惟永樂六年學士楊榮居父喪給傳歸旣葬遂命起復是年冬復居母喪奏歸守制時已下詔巡北京不許九年春奉命始葬奔喪還中使護送榮還時洗馬楊溥丁父憂詔奪情起為侍讀二十二年大學士黃淮丁母憂乞守制不許特命乘傳奔喪起復內閣視事洪熙元年大學士金幼孜亦丁母憂

宣宗召修

兩朝實錄起為總裁官正統十四年八月修撰彭時居母憂遣校尉至門宣喚入朝與商輅及陳循每辦事時具啓辭不允奪情辦事景泰七年少詹事劉鉉丁母憂欲奪情起之力求終制成化初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詔留之修撰羅倫請其私第告以不可賢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倫上疏陳古今起復之非且曰如其不然必隼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卒

口誦兩句云爾來閣下考三考我去家中眠一眠語雖戲而對亦切蓋當時考吏必集閣下於此可見

清黃

會典云凡兵部清理武官貼黃奏請命學士等官一員同該部及法司堂上官於闕右門清理本院官事管撰述

閱武

會典云凡該繼軍丁告願科舉者兵部奏送本院出題考試批定中否送本部施行按景泰元年盧龍軍士劉宣弘治五年府軍前衛軍餘姚學禮皆發解第一然則軍士中不可謂無人要任甄鑒之爾

稽課

會典云凡國子監生課簿按月送內閣稽考凡精微文簿所自置始不可考按永樂元年司禮監請如舊制鑄出入精微印從之則是廢而復置也會典云凡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關給內府精微文簿開寫日行事務註銷前件按月奏送本院稽考年終類送司禮監交收

譯課

洪武十五年命侍講大原潔等編華夷譯語以言無

明直楊億俄成乞外書蓋有所爲而發

給假

在京官凡省親展墓歸娶及送子還鄉改葬先墓具有定制獨本院儒臣多出特恩宋濂在

國初壬寅年八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編修張藻仲歸娶給驛舟并賜寶欵七年十一月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親面諭之有云茲聞爾諸臣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矣今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十一

上宜各旋歸毋久淹爲也因出內府錢分賜以爲道塗費永樂元年七月侍講楊榮請告歸省給驛十月榮以妻喪復詔乘傳歸葬

仁宗即位詔百官有違親三年以上者聽給告歸省於是大學士金幼孜首奏省毋左春坊大學士王英亦乞歸省皆俾馳驛往還賜賚甚厚

宣宗初特詔翰林諸詞臣還鄉焚黃宣德元年三月學士楊溥得告歸省其毋于時不得見者十有八年矣十月大學士張英給告省父侍讀曾鶴齡告歸省亦俞允正統初大學士楊士奇還鄉展墓南數旬而

還二年十二月右諭德黎恬在任甫五年謁告歸展

先墓賜道里費給驛舟五年二月少師楊士奇展墓上錫之金綺前此未有也宣德六年二月編修謝璉初考妣封二親給告歸省十二年四月學士馬愉以

父病乞歸省允之賜以驛騎并藥餌費天順初沈馬柯潛拜尚寶少卿兼職如故即告歸省修撰王獻入仕僅五年亦得賜歸省皆給驛往還成化元年南京禮部尚書倪謙致仕其子編修岳予告省親及謙疾乞歸省得終制二年大學士彭時乞歸省給驛往還命太監許安致道里費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十四

促還朝明年二月至

上慰勞之弘治中侍讀學士傅瀚在任二十四年乞歸省許之學士張芮諭德蔣冕乞歸省給驛編修謝不省親亦從其請正德中編修孫紹祖修撰唐年乞歸改葬俱給驛嘉靖中左庶子童承叙乞歸展墓亦如之

休告

洪武中宋濂歸

聖祖問之曰爾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造

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及宣

上旨廉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

上勅黃門內使出大府金鑑以東帛賜之自是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有與之禁雖相國亦不之許特命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又數日皇太子以舊學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金幣又二日啓行夏四月十七日始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上 東朝

上謂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過復 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一五

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押則御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金各一命皇太子署名緘封遣使者即其家以賜六月七日也廉之自叙如此

聖祖禮遇文儒可謂隆矣宣德初大學士黃淮乞骸骨不許因請始令歸田養疾賜指銀萬貫 陛辭加賜萬貫既歸遂乞致仕丁外艱賜祭塋以一品禮准入謝賜遊西苑召淮之子米從行且特命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于山之麓淮獻詩以謝上悅比辭宴餞于大液池親洒宸翰製詩送給路費

賜金織五年召修會典遷學士充口講官兼侍東宮講讀數月以母憂去

侍養

洪武中太子贊善大夫和希文言于東朝曰小臣有母春秋高八十有四矣無他兄弟以為養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鳥私情其能已乎言訖潸然出涕

皇太子以其言聞詔許歸養此後侍親者多允弘治四年南京侍講學士張元禎以母老乞謝病歸六年編修劉存業乞歸亦如之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十六

迎養

國初嘗令在京官員有親者許迎養永樂中修撰羅汝敬之父以明就養京師朝見畢謁

皇太子于文華殿特加問勞命大官賜膳人皆榮之黃淮之父性累封至右春坊大學士

仁宗監國屢問安否嘗賜瓊玉膏一器天順中李賢之父昇封少保吏部尚書兼大學士以貤恩詣闕謝就養者數月及陛辭

上特賜寶鑑三千貫因顧謂賢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賢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

陛下之賜也迎養父母者尚多有之而其特蒙優賜惟三數公為然

養病

國初乙巳年春起居注宋濂三月卧京師之邸舍不入待者六月

上顧近臣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耶因言其致疾之詳

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實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偽待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病勢稍損否對曰如初賜紬衣一襲且諭之曰明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七

年朕生日卿其復來如期至

上留之數月乃還正統元年編修楊珙養疾詔許之

天順末禮部侍郎兼學士李紹為修實錄副總裁書垂成感微疾即上章求解任不允成化二年八月

上察其誠許暫歸候疾愈復來七年用

國初例劉崧署司業復起為祭酒降勅召之未及門

而紹卒矣三年編修張元禎謝病得允家居者二十

二年

孝宗即位乃起為左贊善二十三年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兼學士彭華始得風疾

上命醫往視遣中官賜羊酒疏米越三月辭祿不許又三月進令官賜麒麟服再辭辭益懇乃獲允俾歸就醫藥疾已即來瀕行又賜金綺襲衣與疾出都城過關門匍匐稽顙因淚下沾臆而去弘治四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汪諧疾作在告三月上疏請停俸給不許毋時賜珍味

憲廟實錄成以副總裁陞禮部右侍郎明年復懇辭乃許之十六年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以疾在告累疏乃允歸就醫命給驛以行有司候病愈奏聞盡養疾得給驛者惟本院遂為例焉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八

辭職

洪武初故元溫州路教授江寧陳遇隱居于家以謀臣秦從龍薦召見

上與語大悅即拜學士固辭不受命其後徵聘之士

膺館職不拜者多從其請國子學正蘇伯衡擢編修

官以贖辭歸已而學士承旨宋濂致仕將還

上命舉可自代者即以伯衡應 詔既復固辭

上愜其誠賜文綺賞之俾老焉天順中吳與弼辭左

諭德語在薦舉類皆高尚其事者也

優老

吳元年十一月 詔以侍講學士朱升年特免

朝謁洪武二年以危素為侍講學士尋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七年五月命學士承旨罷所兼職待以優禮又以大學士宋濂老而艱於行步特命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御製馬歌令群臣應和示寵輝焉永樂中學士曾

榮年踰六十有疾疾一日侍朝遽引退

上見之敕免當日朝宣德中

上念先朝老臣尚書兼詹事寮我大學士楊榮等四

人皆春秋高並賜勅褒諭命輟職務朝夕左右侍論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十九

議賜玉帶及 御製詩畫以見優寵正統時學士王

直累遷至尚書年近八十

上特詔免朝謁學士王英亦累遷至禮部侍郎上章

乞休者屢矣十三年八月

上特陞英為南京禮部尚書謝恩之日內傳旨曰以

卿久任多效勤勞進秩南京俾得安逸弘治十年火

傳兼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徐溥年七

十以疾在告上疏辭不許命醫診視遣中使賜羊酒

楮幣仍令風雨及寒暑免朝蓋成周尊禮黃耆俾耆

壽俊在服遺意

致仕

洪武七年學士承旨詹同既復任將以年請老不敢言

上知之八月甲辰詔致仕官其一子魯召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十刻始勅內官扶掖而出乙巳新製文一篇以賜九年十一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將行

上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始徐徐行由是留者數月十年二月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 御製文集

殿閣詞林記

卷之六

二十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卿忠誠可賞金石故以是賜卿今年幾何矣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

上復曰大江漲不可舟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其孫中書舍人慎護行濂至家即拜表遣慎詣

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記褒答謂忠良之臣勲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卿獨全耳濂辭時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

遂入朝越十有四日陛見

上佇想已久廷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翌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賜醪珍膳諸物抵寓館自是日侍
上游盤旋禁禦咨詢徭至便殿侍食日宴始退恩禮
之優群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我爾濂純臣我爾濂方今四夷
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
格言朝廷百官惟恐濂不見留守人衛卒見濂亦皆
以手加額推排迎拜留凡七旬餘以歲暮力辭還復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主

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

上為之指畫既行數日

上問其子璉曰爾父道中無恙否遂以安對未幾復
謂璉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
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璉叩首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於是中書舍人
史靖可太子正字桂良皆為歌詩以紀之八年正月
修撰李叔允以年老乞致仕從之七月待制王僕致
仕賜以綺帛給舟車還鄉十年八月賜應奉陳傳還
御製詩文賜之十一年四月賜編修張美和致仕製

文贈之有曰千載一遇今古之通言然全於始終者

罕矣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八年七月賜待制王僕
致仕十四年九月賜修撰趙新致仕十五年十二月
賜文華殿大學士兼左中允全思誠致仕並加優禮
十八年九月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邁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增劇遣其子逢掖詣

闕上訴得告歸十九年二月左司直郎汪仲魯請老
上期秋至乃俞其請三月

上御奉天門召仲魯至賜坐顧曰若知所以見召乎
起對曰不知曰昨期秋方許爾歸已乃思之若等光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主

陰有限矧喘嗽誠未易痊即今還鄉無庸再來矣所
戒者近侍之歸郡邑官或來見當閉門謝之否則筆
之于簡俾僮僕示之若曰仲魯幸蒙

聖恩予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輪和應役則有恒制
矣其敢以自是速厥疾如是則可考終矣仲魯叩首

謝明日陛辭而還洪熙元年春國子祭酒兼侍講掌
本院事胡儼以疾辭加授太子賓客致仕賜璽書褒
美復其子孫 詔給舟車楮幣為道里費未幾侍講
余鼎修撰桂宗儒以疾陳乞致仕許之
英宗復辟大學士高穀懇乞休

上憫其老特允之賜白金指幣織金襲衣給驛舟送歸其鄉賜勅褒之學士薛瑄入閣數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福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侯終日乎遂引疾乞休成化十三年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商輅以疾致仕詔陞少保兼職如故賜璽書金幣襲衣寶鉉給驛以歸

孝宗登極少師兼大學士徐溥以目眚致仕特加優渥焉正德初逆瑾用事少師兼大學士劉健少保兼大學士謝遷皆致仕而以傳兼大學士李東陽獨留其和遷登舟見寄詩有曰天外冥鴻君得志池邊蹲鳳我何人蓋自傷也東陽於是調和其間瑾誅後累加至少師食正一品俸致仕歲時賜鮮及頒上尊珍饌與任事時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皆先是所水有者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三

宥過

本院刑名屬刑部山西清吏司及大理寺左寺糾覈過名則屬河南道御史然

祖宗時禮重儒紳多見宥免洪武初有御史言學士陶安隱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風聞

上責之曰道聽塗說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不得已而本院官以失議見呵正子桂彥良奏言當取所長畧其短

上曰不然吾因其長而拔其短以造其全耳九年十月壬午

上御午門樓學士承旨宋濂編修傅藻奏事由左門入監察御史吉昌等劾之詔皆宥之他日濂又以事情見責

上製其詰詞有曰使爾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蓋惜之也二十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蔡新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三

奏覈諸司案牘稽遲者請速問之詔貸其罪以移

文責報惟翰林院勿問二十五年閏十二月學士劉

三吾自陳子壻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誑皆緣失教

自當引退以勵廉耻遂免其官明年九月復職永樂

中侍講魯齊起復扈從同邑有坐奸黨事連齊者人

以為危

成祖特原之曰朕惜爾才也所居西長安門外家人不戒火延及禁垣亦以榮故不問編修楊敬便道過家有司奏其冒支廩給擅役驛遞人夫

上怒曰奏奉朕命奈何辱之詔不問水東日記云凡

大旺奏事有常規亦多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戊辰狀元彭時謝恩以夜坐久誤入 朝被劾上赦之國家之禮重儒臣如此

宥親

永樂六年

上北巡命楊士奇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徙北京為民士奇顧其子尚幼而母寡兼守之者乃以情白

仁宗乞留京不徙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成遠方京復當徙困苦流離有足矜者辭意甚懇切監國憫之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五

遂以京給士奇并開羅氏軍籍學士楊溥江陵產也國初江陵人有南徼之戍什伍連屬楊氏亦隸籍焉其地在瘴鄉徃戍者多不得生還追逮無虛歲溥母甚厭苦之溥乘間以聞

上優詔復其家

擬謚

國初遺尊四代考妣為帝后尊謚皆儒臣擬奏請旨孝慈皇后懿文皇太子亦然洪武二十五年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本院擬奏請

旨弘治十五年奏准文武大臣有請謚者本部照例

上請得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蹟禮部定有上中下三等開送本院擬奏請旨本部抄出施行親王例用一字郡王二字其文武大臣亦用二字若官未高品而待從有勞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本院官有謚始自洪武末時王禕賜謚文節自是曾入翰林院者俱用文為謚如胡廣謚文穆之類亦有以名避者惟大學士陳文謚莊靖翰林之外得謚為文魏驥文靖吳訥文恪姚夔文敏葉盛文莊何喬新文肅皆異數也

卹典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八

五

成憲凡學士大學士以一品兼者及贈一品者其殁也賜祭四壇若父母妻則一壇以侍郎兼學士贈尚書者賜祭二壇他官四品以下無有卹典惟本院最為崇異洪武二十四年十月編修唐震卒于四川命禮部遣官往祭之仍命還其喪于京師二十三年十月編修羅原質奔父喪詔賜驛舟楫幣遣歸辛巳年九月修撰王良卒遣禮部左侍郎黃觀諭祭宣德七年以詹事兼侍講學士王英丁母憂上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遣中官阮童護之奔喪尋奪情起用成化四年學士柯潛丁父憂有司請賜祭

有 旨并與至六年正月復丁母憂遣官諭祭五品
父母有卹典自潛始也七年左庶子兼侍講徐溥丁
父憂特遣官賜祭十三年溥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丁母憂賜白金楮幣及葬祭二十年侍講學士李東
陽丁父憂賜祭一壇正德初學士張芮以宮恩加從
四品俸丁母憂賜葬祭嘉靖十五年七月 臣道南奉
勅管校

列聖實訓實錄聞母宜人江氏憂禮部以聞

今上親批云廖道南日侍講讀効有勤勞仍毋准照
例與祭葬還着給驛十一月遣左叅政陳渙代

殿閣詞林記

卷十八

主

諭祭仍命工部造墳十六年六月接丁父主事五洪
公憂

上命與祭一壇開壙安葬遣右叅政劉儲秀行禮又
該太學士李時題為進呈事欽奉

聖旨廖道南候服制滿日陞一級用還賞銀三十兩
紵絲一表裏蓋前此所未有也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八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九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齋詔

國初置承勅監洪武九年以編修吳昇為承勅監令周孟東為監丞使以齋奉制勅為職尋罷之其後凡朝廷大禮頒詔天下本院官先撰詔文請

旨裁定付中書舍人書寫送尚寶司用寶璽單行禮之日百官出承天門外肅候鴻臚寺官唱頒詔內

閣官一員捧詔自奉天殿左門入至華蓋殿候駕興捧出至奉天殿授于禮部尚書其他制勅用寶時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或不同皆內閣臨事制宜取自

上裁葉盛云嘗見勅內閣楊士奇用勅民之璽

皇太后遺誥用弘德昭順之寶皇后制書用厚載之

記詔書制諭臣詰命皆制誥之寶近年詔書蓋

皇帝之寶云始於學士李賢制命勅諭皆勅命之寶

又嘗見正統中手摺印本勅諭廣運之寶朝覲勅

諭亦手摺印本蓋敬天勤民之寶勅則用廣運之寶

勅今皆為勅書蓋手勅耳惟景泰初勅諭亦用廣

運之寶

今上御創新製政事文學驗記

聖文神武非近世帝王所及也

寶冊

凡上尊號尊謚皆本院撰擬寶冊文以進洪武初尊德懿熙仁為四廟學士陶安朱升等捧冊文至御前上親受之永樂初上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謚議

上御覽畢親舉謚議付本院撰文及上謚冊一如洪武時天順二年二月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內閣捧寶冊文進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二

上復親覽畢乃行禮時詔誥天下詔草已進訖大

學士彭時謂李賢曰此事有恩典及人賢曰先年已

兩赦矣恐數赦非宜時曰非赦也但行優老之政耳

意欲令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近百歲

者與冠帶是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恩典如

此斯與所上徽號相稱矣賢曰善遂共擬仁政數條

進呈

上大悅即命之頒徽號詔畢

上御文華殿召賢等三人者令近前賜銀兩表裏有

差仍親自授與和顏慰勉其鼓舞臣下有如此

今上恭上

皇天泰號暨

聖祖徽號誕敷大詔錫類地封尊尊親親道兼舉矣

扈從

凡車駕所在近侍諸臣皆扈從洪武中官無定員永樂初定巡狩親征先詔誥天下扈從用本院內閣官三員侍講修撰典籍等官六員書制勅秀才八人譯寫四夷文字監生十三人車駕將發燕群臣賜扈從官軍人等寶鈔會典云凡駕詣郊壇或巡狩行幸親征內閣官扈從制勅房官隨行書辦遇有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三

勅旨即時撰寫永樂七年正月

車駕巡北京學士胡廣諭德楊榮金幼孜及修撰王英等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榮時有母喪特留之三月抵北京賜廣等宴榮辭以憂弗與特命中官以珎饌送之八年二月

上親征虜酋本雅失里廣等三人仍扈從賜衣被鞍馬途次命光祿給酒饌七月車駕至驢駒河遣榮先歸報

皇太子至京

皇太子賜鈔幣金織麒麟衣服銀相縷花香帶及石

刻蘭亭記兩賜宴于翰林命隆平侯張信尚書蹇義款待且命諸儒臣陪之八月抵北京賜綵幣鈔米羊酒等物十月榮與廣等扈駕南還賜鞍馬綿衣褲襪及路費途中屢賜珍饌嘉果抵京賜廣等鈔幣有差十一年正月復巡北京遂征虜寇廣等三人偕修撰王直梁潛扈從賜衣幣鈔米等物十二年三月親征瓦剌時

皇長孫侍行

上命廣等三人凡行營有暇即與講解義理經書史鑑十四年復扈從南歸賜廣等錦衣鞍馬鈔幣十五年三月壬子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四

車駕復巡北京三人者復扈從

上屢問民情榮等悉以實對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服等物二十年二月

上北征惟幼孜與侍講王英扈從賜鞍馬鈔幣至闊樂兒海五月遂還英嘗奏事

上喜謂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為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令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之類爾有所聞即來奏又諭太監孟驥曰秀才有事即令入見毋阻二十年二月戊寅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

征沙漠賜米鈔鞍馬令榮等恭預軍中幾務時召榮幼孜於御幄中同公侯大臣坐飲凡有賜賚或公侯不與俱或與公侯俱而扈從文臣不與焉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幼孜坐前列食上殺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二十一年七月榮扈從西征賜羊酒帳房等物八月庚申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之晝夜或三接五接每以楊學士稱之不名十月次天成番王也先土干納款命榮往受之回賜御饌慰勞備至十一月旋師賜鈔一萬貫米十石絳絲金織衣二襲靴襪二雙二十二年復北征榮與幼孜扈從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五

五

語見受顧命類宣德元年漢庶人高煦反榮勸

上親征遂與楊士奇從行討平之七月駕還賜榮鞍馬白金鈔幣及樂安州男婦五十餘人三年八月戊申車駕巡邊獨榮扈從九月癸丑給以內廐良馬命榮先從出塞日賜御厨酒饌乙卯師次寬河報捷丁巳駐蹕會州甲子班師五年二月乙未上侍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等扈從庚子

上以皇太后命召見士奇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

祖宗福祐家國亦惟卿等贊翼之功賜以酒殺及白金紵絲表裏辛丑進詩謝恩三月己酉扈駕回京賜青紅氍毹子駝褐九年九月榮復扈

車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至洗馬林而還比還恩賚甚厚正統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入寇司禮監太監王振勸親征

上親征時學士曹鼎及張益等扈從八月遇虜于土木鎮鼎及益皆沒宣德四年正月丁巳大學士楊榮扈駕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弘治十六年

上郊祀大學士李東陽等候駕畢宿神樂觀特賜者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六

三東陽等為詩記之嘉靖十五年三月清明節

今上躬詣

天壽諸陵命日講官顧鼎臣謝丕張璧暨臣道南蔡昂扈從十八年三月

大狩龍飛扈從則儒臣陸深等臣道南祇謁于鍾祥上命賜光祿酒飯蓋渥恩也

留守

永樂六年

上將巡狩命尚書蹇義金忠大學士黃淮左諭德楊士奇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

監國必付房玄齡卿等其識朕意又以幾務事繁復命修撰王直副之凡南京政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明年春

車駕遂行十一年再巡命淮等與沈馬楊溥留守十五年春復巡北京留義與士奇居守以待讀梁潛副之會謀譖監國者事連潛十六年九月賓潛及司諫周冕于法皆漢庶人爲之也惟士奇免咎

宣宗在東宮受命祀

陵因留南京監國舊臣曾原輩皆從焉是年五月楊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七

士奇黃淮楊榮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元年

上親征漢藩淮以病不行留佐監國正統十四年七月

上親征北虜命鄭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朝政皆太監金英佐理學士陳循高穀留守

迎駕

永樂八年七月

車駕還自北征

皇太子遣大學士黃淮往迎至滁州朝見洪熙元年五月

宣廟召自南京大學士楊榮往迎於德州景泰元年八月十三日

英宗自北狩回鑾遣學士許彬迎于宣府商輅迎于居庸關十四日

駕至上關輅進見

英宗命輅草書二封達于

皇太后入居于南內重華宮正德十五年十月

武宗南征凱旋駐通州者久之楊廷和等出迓

上戎服而入十六年三月大學士梁儲等迎

今上于行宮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八

充使

皇太子及親王冠禮內閣官充實贊婚禮充納徵等使冊封 諸王及妃內閣官充正使若冊封副使以

本院官充者自成化末侍讀江淵始也永樂洪熙宣德三朝冊封 諸王及妃內閣楊榮金幼孜各充正

使者二自後內閣不復出使於外惟冠婚大禮則用

舊規宣德三年三月癸未楊榮奉 命持節冊

中宮禮成賜白金鈔幣若本院官以事出使者洪武

三年五月遣編修蔡玄等訪歷代帝王陵寢以聞永樂中修撰陳循被命往南京文淵閣取儲書之類是

也

遠使

凡朝鮮安南國頒 詔及冊封學士等官克正使體
部預奏請特 旨點用按洪武初侍讀學士張以寧
使安南冊封未至而國王死國人請授其世子以寧
不聽遣人請命于 朝且教其世子服三年喪并令
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 朝廷嘉之賜以勅
書比之陸賈馬援

御製詩以獎諭之於是復命編修王廉吏部主事林
唐臣克弔祭使以往且封其世子陳日燧為王既至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九

其君臣出迎于郊乃奉

御製文於絲輿迎入成禮而還四年二月戊午以寧
等三人還自安南以寧卒于道日燧遣陪臣阮汝亮
偕廉來上表謝恩貢方物

上即拜廉為工部員外郎旌其勞也廉固辭不拜出
丞澠池十二年十二月壬戌遣編修羅復仁兵部主
事張福晉詔諭安南占城及復仁還擢弘文館學士
永樂初遣侍詔王延齡使朝鮮行人朱彬副之賜衣
一襲及鈔錠錦衣皮裘狐帽自後使二國者俱賜一
品服其禮益隆云安南正統中請封侍讀學士錢溥

克正使其王桀驚不恭授受迎拜不如禮溥以書累
爭之而後定弘治初侍講劉穀使安南考地志由陸
南寧坦其無虞乃乘肩輿從兩僮忽抵其界夷人傾
駭至之日頒 詔明日燕畢遂行餽噓一不受追送
諸途不與語獨書其入關詩與之曰歸裝有一南物
者關神其殛後陪臣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當時
莫不多誅正德初侍讀徐穆克正使領正朔于朝鮮
及譯告國王不郊候迎 詔不道跪穆援古義稽今
制反復辨析皆如議王屢遣陪臣代質疑義穆剖析
不遺凡所餽遺悉拒弗納人咸稱之六年編修湛若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十

水克安南冊封正使獨和其王僧詩一章論者謂得
體云

巡行

洪武元年八月 命儒臣十八分行十道訪求賢哲
隱逸之士於是學士詹同等往焉

攝憲

洪武初編修王璉等攝行御史璉按河南入對稱旨
上悅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皆異日將相才
也九年三月丙子以璉及編修馬亮任敬王懌陳敏
張唯典籍王爾雅奉朕哲侍儀使孫化秘書直長蘭

韶督讀閔裕起居注嚴鉅給事中方徵彭通宋善王
惟吉十六人為監察御史十年正月乙丑復命編修
乘慎陳晟署監察御史二十九年復以編修景清為
監察御史尋署僉都御史其重憲職如此永樂末侍
講李時勉修撰羅汝敬皆降監察御史是又與洪武
時異矣

分鎮

正統十四年八月命侍講徐瑄等十五人分鎮要地
理得彰德瑄即有真也成化中修撰張廌擢僉都御
史巡撫居庸豈援此以為例歟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上

代祀

凡祈告代祀多用本院儒臣正統乙丑浙江台寧等
府民遭疫死甚眾

上遣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齋香幣往祀南鎮
以禳民厲時浙間久旱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
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
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請為

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景泰辛未夏不雨特遣
侍講學士劉鉉祀濟瀆成化甲辰陝西旱遣禮部左
侍郎兼學士徐溥代祀中鎮河海瀆諸神雨輒應丁

酉 朝廷用儒臣議追崇先聖禮樂遣學士王獻祭
告闕里弘治己未六月孔廟災學士李傑奉 詔祭
告甲子閏四月孔廟重建落成復遣大學士李東陽
祭告焉

陪祀

凡郊祀五品以上官例得看牲次早復 命陪祀皆
預若分獻用文武大臣及近侍官太常寺請 旨點
充故本院官自檢討以上皆預永樂中修撰馬鐸建
言國子監分獻十哲宜用翰林院官
今上肇建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十二

園丘分獻大明夜明周天星辰雷雨風雲四壇方澤
分獻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四壇俱用輔臣分獻及
帝社稷壇用日講官陪祀

獻獻

洪武十四年十月癸丑命法司論因擬律奏問從翰
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
奏論決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巳大理寺奏決重囚
仁宗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論曰比歲法司
濫刑往往出於鍛鍊

先帝嘗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後決自今審

錄三法司必會三學士同審正統中侍講學士馬愉嘗奏讞獄終年不決者

朝廷從之由是冤抑多伸理惜其未能復洪武之舊也

主宴

凡筵宴之錫賚臣下者令大臣待之謂之主宴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大學士李賢論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曹銓等十人賜以衣服

禮部筵宴命大學士李賢及尚書王翱待宴以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三

勵其衆正德以來武舉會試宴例用內閣大臣一員主席兵部先期奏請嘉靖壬辰四月望

今上命臣道南臣王用賓武舉命成國公朱鳳尚書王憲待宴

齋宿

凡郊祀洪武二年定齋戒日期文武百官先沐浴更衣本衙門宿歇次日聽誓戒畢致齋三日

宗廟社稷亦致齋三日惟不誓戒或

朝廷祈禱亦如之成化丙申十二月十日禱雪致齋于翰林之東署侍讀倪岳侍講程敏政修撰陸欽編

修陸簡同宿是夜雪大作遂用歐公禁體故事相與闔韻聯句以志喜鈞奇就勝達旦弗能休前輩風致可相見也

習儀

翰林舊不習儀以禮所自出故也成化十四年冬至上命學士而下俱依常恭官赴朝天宮習儀至今循之

陵祀

洪武八年十月乙卯

詔翰林院考定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部學士樂韶

殿閣詞林記

卷之十九

古

鳳等奏今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歲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其後清明中元冬至至祭祀

列聖陵寢分遣勳戚大臣行禮本院官例用二員陪

祭永樂元年

太祖皇帝忌辰

上率諸王詣奉先殿行禮畢仍率百官躬詣孝陵致祭令近侍官於殿前行禮

殿閣詞林記卷之十九

殿閣詞林記卷之二十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授經

國初置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凡其中召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親王用學士宋濂行制兼編修王禕修撰王僊著儒陶凱輩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所授經書必親督之嘗命禕采故實論為四言詩以授

皇太子

上時賜燕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尋命勛舊之子執經入侍於是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

殿閣詞林記

卷十

斷春侯康鐸等與焉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燕東宮

官及儒士各賜冠服是日

上命大本堂諸儒作鍾山蟠龍賦置酒懽甚乃自作時雪賦故有是賜其後

皇太子讀書在文華殿而親王則出就所居府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上御華蓋殿 皇太子侍

上問比日所讀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

於天下繫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敬之

聖祖之詒訓如此真可謂得其大本矣諸儒授經惟奉行

上意而已

嚴君在上賢師友輔之睿德之懋斯可望矣

賓客

太祖始令宋濂為諸王世子師庚子年十月奉命入內授經遇綱常大義再三言之乙巳年三月濂以起

殿閣詞林記

卷十

居注生告病詔還家仍賜金帛世子致贈有加焉六月

濂上箋謝恩復奉書

東宮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慢無驕縱修德進業以副天下望

上覽書喜甚召

東宮語以書意且賜書卷之其畧曰昔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見之復以文綺侑書洪武元年設東宮師傅官令勳臣兼之十月以耆儒梁貞王儀為太子

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為太子諭德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

東宮難同庶僚命禮部考古定儀禮部及翰林諸儒臣議今凡遇大朝賀前期設

皇太子座于大木堂設香拜褥位于堂中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于堂前贊禮二人位于三師之北內贊二人位于堂中俱東西相向至日

皇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賓客諭德常服入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禮唱鞠躬四拜

皇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禮畢而出五年太子贊

殿閣記

卷三

三

善太夫人宋濂輔導

東宮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每侍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飲容嘉納敬禮未嘗少棄言則必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二十六年七月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入立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為常永樂中楊榮輩在春坊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身務德親賢去

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或訪以政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

皇太子每以忠直稱之時贊善徐善述王汝玉尤見親禮嘗令善述擇選詩二十餘首分類賦比興以為法又與之書言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且問其疾勞慰備至且曰卿今年邁恐輔余為勞似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頌者比比有之卿康健無憊勞彌余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其所與書必字之曰好古或曰致書贊善好古先生云其與汝玉書有曰願求致治之方又曰善政之音至有如暗逐明之喻其望啓沃之切如此每遇節序燕勞東朝之臣起居慰問煦濡諄切一如家人父子焉然

成祖常恐

東駕親近匪人每北巡必訓戒之又廣求名儒與之講學於是命侍講學士王達洗馬楊溥修撰梁潛典籍金寔郎中葉砥等分直講讀亦有選自教官者惟在得人而已故

仁宗之為皇太子也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蓄經籍法書富甚云

講儀

東宮講讀儀春坊官與翰林院官日分二員講書以尚書春秋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正要等書進講須要纂其事之始終直述大義輯成篇章進呈

御覽畢然後赴文華殿講說三師三少及詹事府官鴻臚寺并每科給事中一員侍立進講畢眾官齊出及有召問亦須前項一員官同進出如有獨進并獨負留後者許給事中鴻臚寺官并司直郎清紀郎糾劾凡講讀畢每遇

上位發落過五府軍政六部緊要事務及撫諭四夷

殿閣詞林記

卷三

五

恩意其大經大法詹事府官同春坊官將緣由於衆官未退之時一一敷陳焉永樂二年七月侍讀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為說

仁宗在東宮問楊士奇曰達合議否士奇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

仁宗因命解經專閣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士奇閱易

仁宗問儲貳說有據否士奇對以胡瑗之說甚喜自

是講義有疑必召四人相與辯折暢而後已遂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錄講章以備常閱

出閣

永樂以前 儲宮皆年長始出閣

英宗未及出閣遂登大寶故出閣之儀至天順二年始定其講學師友惟用東宮官及本院官分班講讀內閣提督之不別選他職其講讀侍班及正字官從內閣具名奏請每日講書直解先送內閣定講畢補進與經筵同以史官修撰編修兼之校書正字以制勅房官兼之會典載初出閣議云是日早侍衛侍儀

殿閣詞林記

卷三

六

如常儀執事等官於文華殿行四拜禮畢鴻臚寺請皇太子陞文華殿執事官導引至殿陞座師保等官于丹陛上行四拜禮畢各官退出內侍官導

皇太子至後殿陞座以書案進每日侍班侍讀講官以次進讀叩頭而退每日讀講儀云每日早朝退後皇太子出閣陞座內侍以書案進不用侍衛侍儀執事等官惟侍班侍讀講官入行叩頭禮畢分班東班向立內侍展書先讀四書則東班侍讀官向前伴讀十數遍退復原班次讀經書或讀史書則西班侍讀官向前伴讀亦如之務要字音正當句讀分明讀畢

各官退每日巳時侍班侍讀侍講及侍書官候

皇太子陞座畢入班西向立侍班內侍展書先講早所讀四書則東班侍講官進講一遍退復原班次早講所讀經書史則西班侍讀官進講亦然務要直言解說明白易曉講畢內侍收書訖侍書官向前侍習寫字務要開說筆法點畫端楷寫畢各官叩頭而退午後從容遊息或習騎射晚讀本日所授書各數遍至熟而止凡讀書三日後一溫須背誦成熟遇溫書日免授新書講官通講須曉大義凡寫字春夏秋月每日寫一百字冬月每日寫五十字凡遇朔望節假

殿閣記

卷三

七

及大風雨雪隆冬盛暑暫停讀講寫字今按此儀稍變永樂之舊矣成化中

孝宗出閣最勤學十九年

御製文華大訓成少詹事彭華進講左中允周經預講是書

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輔臣請坐講從之弘治中

武宗在東宮學士吳寬率同僚上疏曰竊惟

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八歲出就外傳居宿於

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

儲典

洪武中定儲宮奏事

皇太子御文華殿官負人等承

旨召入者方許入凡啓事者稱臣會典載東宮朝儀云永樂二年定文武官負常朝行叩頭禮畢三師三少詹事府官左右春坊官翰林院鴻臚寺等官六科給事中錦衣衛官左右序立於文華殿門之外鴻臚寺序班通政舍人引文武百官於

丹陛上丹墀內東西序立照依衙門資次啓事御史二員司直清紀日輪二員北向侍立糾儀啓事畢百

殿閣記

卷三

八

官齊退及有召問亦須前項官員一同進出如獨進并獨負留後者許監察御史鴻臚寺官司直清紀糾覈凡合啓事務在京衙門止用奏本其詹事府主簿錄事同春坊司直清紀司諫分為六科將本內啓過事件同六科給事中逐一奏聞主簿錄事司直清紀司諫仍於司禮監共開揭帖開寫逐日啓過本內事件畧節緣由六科給事中亦具題帖各另奏進凡遇正旦冬至節行慶賀禮并進曆進春等事詹事府例該啓

皇太子知必先奏聞候得旨方具啓本進凡遇

皇太子千秋節行慶賀禮奏啓本同進侍班用坊局
官正旦冬至千秋節禮部官進箋并進曆進春通事
二貢舉案又有監國等儀

嗣輔

皇太孫輔導講讀在洪武時具載集禮

成祖時以東宮官僚兼之永樂六年七月命內閣
胡廣等輔導

皇長孫勅曰朕惟令德所成本乎天性養性之學實
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所
以克德性而廣器識也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

殿閣詞林記

卷十

九

質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
規言必合道好道之篤日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
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

宗廟之靈上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祐天下而基命
於無窮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
琢磨之力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
資兼彌宜協同心志輔導于成推廣仁義道德之源
開陳二帝三王之治與

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
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

之器以為

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
聞欽哉九年九月

皇太子命楊榮等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且

諭諸皇孫曰此

皇祖近臣汝輩當加禮敬又謂榮等曰他日學成即
汝訓迪力也後

皇太子復傳

上命召翰林院吏部官人舉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子講讀明日

殿閣詞林記

卷三

十

東宮特召尚書蹇義及楊士奇問得人否義對曰臣
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

東宮曰往者曾舉李繼鼎大誤後悔不及智其端正
但覺老矣士奇對曰智雖老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
守正精神不衰廷臣老成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年耄識朝拜大體能直言不阿
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
奇言宜免賀朕從之智誠可用遂召禮部翰林諸臣
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矣今侍太孫講讀令右贊善
陳濟等充講官教諭林長懋張英陳山戴倫等授給

事中使侍

太孫已而俱授春坊左右中允

制度

聖祖有天下之初凡制度命儒臣稽考古今因革之宜以聞中書省具奏

上為裁定於是宣國公李善長學士陶安集諸儒論建以適厥中自朝廷以達邦國品式明備洪武元年二月安等奏定天子冕服之制

上曰古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十一月甲子禮部翰林

殿閣訓林記

卷三

十一

院等官議乘輿以下冠服之制三年六月中書省臣與翰林院定文武官朝服之制四年正月戊子禮部太常司翰林院議奏

上親祀圜丘方丘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衮冕祭星辰社稷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先農皆用皮弁服群臣陪祭各服本品梁冠祭服五年五月癸卯親王儀仗車輅成亦禮官諸儒所定也八月乙亥禮部及翰林院議省牲宜用常服十六年七月戊午詔更定冕服之制先是禮部言虞周以來冕服制度不同宜加考定命翰林諸臣議從之二十年冬十月

詔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左右春坊大理寺及本院官著禮儀定式合行事宜凡一十四款

詔頒行之二十四年六月己未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衣冠居室器用制度於是群臣斟酌損益以聞二十九年十一月

詔翰林議定制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為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總裁集禮又憲綱事類肇自洪武中載都察院十三道御史所宜行者宣德中勅禮部同翰林院考舊文而申明之凡祖宗所定風憲事體悉載其中至正統四年十月始

殿閣訓林記

卷三

十二

頒行云

律令

吳元年十月 詔修律令命學士陶安為議律官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刊布洪武元年正月

大明令成修列吏戶禮兵刑工六官之條

大明律亦如之

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今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於後今所定律令刪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易知而難犯八月己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中典命儒臣四人同

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為損益務求至當六年十月命刑部與翰林院更定大明律學士宋濂撰表以進二十二年八月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將比年律條參考折衷以類編附日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諸篇首頒行之

封爵

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其五等封爵皆學士宋濂所定始制五等公曰國侯伯子男曰縣至是罷子男不封惟繫公於國各錫之鐵券云二十

殿閣司林記

卷十

三年九月乙未加封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二代皆王爵侍講學士葛鈞等奏王及三代惟

本朝開平王常遇春出自特恩

上謂二三皆元勳宜如開平王例自今開國功臣沒後俱追封三代其襲爵子孫非建奇功者生死上依

本爵其奏文誥命皆詞臣撰進先是五年三月命學士宋濂參考唐宋誥命皆三省官列銜書名復用吏

部告身等中章

本朝誥勅既用御寶則省臣不敢署名考宋紹興間二部言官誥院所有綾紙易以偽冒下文思院別織

花樣今議於誥尾添織字號以為關防及取工部神

帛勅誥局造完書寫頒于文武官從之九年四月癸

卯命 中書省兵部定給武官誥勅大都督府咨中

書省送兵部覆奏貼黃考功監參考同奏翰林院撰

文付司文監投勘奏付中書省人書寫十六年三月

命中書省與翰林院定嫡妾封贈例及文官贈蔭叙

之例二十四年五月辛卯 詔定文武官封贈舊制

兵部試尚書茹瑞請

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

詔從舊制帝又奏庶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復命

殿閣司林記

卷十

十四

禮部翰林院同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

亦依所生子之秩詔從宋制六月丙寅命禮部翰林

院議軍官姪男替襲伯父職事及弟襲兄職義子女

婿承襲養父妻父封贈禮制八月己巳瑞又奏言武

臣封贈父母妻姓名有以嫡母生母同請有以正妻

次妻並書乃命翰林院稽考古制學士劉三吾言宋

制嫡母繼母上許封贈所生母正妻有子無子皆得

封贈

上命只封嫡母正妻其所生母從宋制永樂元年十

一月乙亥廣平侯袁宏嫡母孫生母劉俱亡獨繼母

羅氏在而封贈事例不同學士解縉等議上若所生母與繼母同在禮難並封今繼母在當封所生母并嫡母俱亡亦可一體追封從之仍命後不為例

訂音

聖祖嘗召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僕修撰李叔允編修朱右趙埏朱濂典簿瞿莊鄒孟達典膳孫晉谷祿與權論之曰韻學起於江右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刊定韶鳳等奏詔撰成七十六韻共

殿閣詞林記

卷三

十五

十六卷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濂序曰古者之音惟取諧協故無不通江右制韻之初但知從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常不交而失立韻之原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分其清濁定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畫之權輿乎旋宮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自從奏啓進呈文字點畫音韻並從是書洪武二年四月命翰林院定官民書禮儀式禁革民間名字有先聖先賢大國君臣并漢晉唐宋等字者

中書省臣具奏行之若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寅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表內閣自為之中有管窺霄蟲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與宋宣和時禁君天等八字同殆非洪武舊制矣

祀

聖祖肇正祀典首詔岳瀆城隍等神皆削去後世所加封號止從實稱之惟孔子則仍其舊洪武元年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定以二丁降香遣官祭于國子監每二丁傳制遣官致祭孔子若登極皆遣官祭告闕里二十四年十月乙丑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

殿閣詞林記

卷三

十六

內一事歷代忠臣烈士有功德於民者宜勅有司訪其事蹟俾禮部翰林院考究明白量加封謚上寵擢之二十六年頒大成樂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以祀孔子二十八年用儒臣言黜莽大夫揚雄進董仲舒從祀孔子正統二年從本院議進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八年追封元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後建言者謂當祀劉因及薛瑄內閣劉定之駁二人皆無著述遂沮然澄實宋進士仕元失節識者非之學士丘濬嘗著論許衡無益於名教則澄可知也成化二年用大學士商輅議封仲舒為廣川伯

安國為建寧伯沉為崇安伯德秀為浦城伯從之輅
 又請加孔子以道配天地之號事寢不行弘治九年
 追封宋楊時為將樂伯從祀言者因謂羅從愿李侗
 亦同從祀禮部侍郎傅翰言二子著述眇尹焞游酢
 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則三人似不可遺乃
 止先是元年八月侍讀學士程敏政建議欲將馬融
 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禰衡鄭眾
 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而增后倉若
 荀况言性惡宜依揚雄例黜之時祀王通七十弟子
 中申張申黨疑誤當為一人宜存張去黨公伯寮秦

殿閣詞林記 卷三 十七

冉頰何遜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亦宜罷去頰
 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
 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頰無繇萊蕪侯曾
 點泗水侯孔鯉并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其程珦朱松
 量加封爵祀焉祭酒謝鐸建議則謂吳澄出處不正
 當黜其祀俱 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
 益於經傳則揚雄馬融皆不廢尚書倪岳亦言馬
 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
 於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
 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

七十子名字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何
 可臆定於是咸仍其舊云嘉靖九年 臣道南寓史館
 欽奉

上親製正孔子祀典說大旨謂孔子生于周作春秋
 周文武止稱為王春秋繫于天孔子之道王者之
 道也功王者之功也而位則非王者之位焉後世稱
 之以王不若尊之以師於是毀其像席之主曰至聖
 先師孔子頰子曰復聖曾子曰宗聖子思曰述聖孟
 子曰亞聖則列名先賢七十二子曰先賢從祀諸儒
 則列名先儒特建啓聖祠于學宮之後別祀叔良紇
 殿閣詞林記 卷三 十八

定名

聖祖有天下之初追尊
 四代考妣為帝后其廟號尊謚皆學士朱升等所定
 凡
 皇子命名受封及公主封號功臣爵名皆學士宋濂
 等擬奏取自
 上裁尋又命正天下合祀神祇名號洪武九年四月
 天下驛傳多因俗名其部且數命翰林院考古正之
 凡二百三十二自後凡建置郡縣命名皆以屬焉會

典云凡

皇子名及各王府奏請子名親王公主及郡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封號俱內閣擬奏請旨點用

紀元

國初紀元洪武出自

聖祖親裁繼世之後始命翰林儒臣擬奏擇而用之成祖即位始擬用永清後用永樂自是每朝紀年不復再改蓋

聖祖詒謀之善實前代所未有也

殿閣詞林記 卷十

十九

英廟復辟召內閣高穀商輅至文華殿問曰今年號宜改否穀對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宜改維新元年輅曰年號多與前代同者臣等具數年號請旨

上稱善已而用徐有禎等言用天順改元或請去景

泰故號仍紀正統

上不從改天順

今上初登大寶輔臣擬明良善治

上特用嘉靖蓋有商高宗嘉靖殷邦之志云

藩規

洪武中命選儒士授本院博士等職事令於各王府

說書永樂中妙簡官僚以輔諸王以詹事府丞周孟簡為襄王府左長史司直郎金寔為衛王府左長史俾侍講讀其後

親王出閣止選進士中老成有學者除檢討及就封即拜長史弘治三年進士被是選者恣言怨詈吏部黜之會典云諸王讀書內閣提督檢討等官講讀為擬定經書起止所習做學每日進看其儀天順二年定擬初入書堂其日早王至右順門之北書堂面東中坐提督講書并講讀官行四拜禮畢內官捧書展於案上就案左立講讀官進立于案右伴讀十遍叩

殿閣詞林記 卷十

二十

書翰

書雖六藝之一然事屬

天家頒為帝制亦不可以為末務

成祖喜楷書時典籍沈度書法豐潤

上深愛之每有大制作必命度騰寫累遷至學士惟度倖仍事書辦賜象笏鏤金刻度姓名其上以寵耀之其弟榮亦起自書辦累官侍讀自此沈字盛行于世

宣宗自冲齡習古法帖宸翰妙絕蓋始學趙孟頫而加邁勁出神入天者矣

孝宗亦愛沈字宮中始習焉嘗訪其後得其孫世隆授中書舍人故制誥猶用沈體云

今上宸翰天日昭回星斗經緯嘗親書四箴字暨皇史宬以示大學士李時衆皆忻服供奉諸僚各取其長云爾

扈蹕

聖祖御閱江樓及謁陵寢悉命詞臣扈從宣德五年二月宣宗謁天壽山時楊士奇金幼孜扈從嘉靖十五年三月

殿閣詞林記

卷十

三十一

今上禮祀

諸陵命日講官顧鼎臣謝丕張璧及臣

與蔡昂扈從道南恭和

御製詩三章云

聖皇孝祀惻中腸陵殿春開俎豆張鳳麓遠蟠知地勝鸞輿端擁自天康雲連北極千關壯水接東溟萬里洋仰識駿圖光宇宙永占佳氣護封疆

帝藻初裁錦繡腸昭回雲漢列星張禮崇天地追隆古道貫皇王邁小康百辟霽瞻容穆穆萬方春鴈頌洋洋即看醴醑登殿廟不獨巡游遍禹疆

殿閣詞林記卷之二十

殿閣詞林記卷之二十一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薦舉

聖祖之靖元亂也干戈未定即大召四方名儒隨所
在館穀之使各以其所知薦戊戌十二月辟儒士范
祖幹葉儀為諮議己亥正月克婺州初置中書省召
儒士許元胡翰十餘人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
史敷陳治道及克處州又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
水葉琛金華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
至建康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二十一

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以處
之始置儒堂校理以官儒臣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
王儒王天錫至皆用之尋建尚賓館以待薦舉至者
丙午年置博士廳設博士一人典籤十餘人以備顧
問博士則許瑗許存仁典籤則劉秩鮑頴吳毅劉辰
黃哲涂穎之屬侍從文學之職是權輿於此及置翰
林院則擢諸儒之最著文行者任焉洪武六年復大
徵天下儒士浙江參政徐本首以桂彥良薦待詔闕
下奏對稱旨擢春坊正字未幾浙江布政使安然等
以懷遠縣教諭王景等薦既至命日直翰林隨班朝

見賜燕西序七年學士宋濂侍上登武樓賜坐問及
宿學之士濂以會稽郭傳對

上覽其文稱善召見謹身殿稱旨擢應奉翰林文字
十年復聘金華儒士吳沉以侍臣有薦之者十月召
見稱旨以為待制十五年復徵者儒隱逸侍臣張寧
以宛平儒士董倫薦召至以為太子贊善大夫賜冠
帶是年置諫院官十月以耆儒劉靖為諫院左司諫
兼左春坊左庶子開賢為右司諫兼右春坊右庶子
趙肅為諫院左正言兼左春坊左諭德何顯周為右
正言兼右春坊右諭德十七年七月下詔徵賢者儒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二十一

二

汪仲魯至自婺源儀禮司引見有旨舉西伯勸黎篇
命之講釋稱旨授左春坊左司直郎又數日劉三
吾至自茶陵入見便殿見其莊重宏博甚禮重之即
拜左春坊左贊善兼本院學士十八年三月開
進士科始定進士入翰林之制自此薦舉者乃不輕
授云永樂初本院貢少遂簡命侍臣更薦引之於是
首擢審理副楊士奇為編修繼擢儒士魯日章為侍
講助教鄒緝為侍讀改給事中金幼孜王洪桐城縣
知縣胡儼為檢討又以太平訓導蕭引高袁州訓導
廖敬先為檢討應天訓導王汝玉蕪湖訓導張伯頴

爲五經博士皆異數也自後惟於進士及庶吉士內擢用宣德七年大學士楊士奇薦交趾南靈州知州黎恬文學操行可任近侍遂拜右春坊右諭德恬既至不副輿論江右人寓詞林者或咻之乃求歸其鄉自是薦舉進者益罕矣天順二年忠國公石亨大學士李賢交薦撫州處士吳與弼召以爲左春坊左諭德固辭不拜成化十八年廣東布政使彭韶巡撫兩廣都御史朱英交薦新會舉人陳獻章既至吏部欲試之辭以疾自陳患病乞歸侍養詔授檢討侍親終病俞仍來供職獻章即與弼門人也後屢被薦皆援

嚴閣詞林記

卷之廿一

三

詔不行二人者皆以理學鳴於時隱居求志天下高之竊謂科目未足以盡天下之賢才矧岩居川觀抱道不售與就試有司而屢黜者豈無其人乎薦舉之典誠不可廢也

銓注

洪武初年本院官皆由薦舉進雖設進士科未有入翰林者以第一甲賜進士及第丁顯練安黃子澄爲修撰第二甲賜進士出身馬京齊麟等爲編修吳文等爲檢討皆出簡用不由選法命下吏部惟銓注而已後遂爲例策進士以第一人任亨泰爲修撰第

二人唐震第三人盧原質爲編修著爲令至今因之則許觀張顯宗吳言信則張信景清戴德昇則陳郊尹昌隆劉諤是年六月覆試則韓克忠王恕焦勝遵洪武乙丑之例第一甲胡廣王良李貫皆修撰第二甲吳溥楊子榮楊溥劉現皆編修進士第一人曾棨擢修撰第二人周述第三人周孟簡仍銓編修則復遵戊辰之令也林環陳全劉素蕭時中苗衷黃賜馬鐸林誌王鈺陳循李貞陳景著李騏劉江鄧珍曾鶴齡劉矩裴綸邢寬梁禔孫曰恭馬愉杜寧謝璉林震龍龔錡林文會辭趙恢鍾復周旋陳文劉定之施榮楊

嚴閣詞林記

卷之廿一

四

鼎倪謙劉儼呂原黃諫商恪周洪謨劉俊彭時陳鑑岳正柯潛劉昇王與孫賢徐溥徐鏐黎淳徐瓊陳秉中王一夔李永通鄭環彭教吳武羅環羅倫程敏政陸簡張昇丁溥董鉞吳寬劉震李仁傑謝遷劉戩王鏊曾彥楊守陞曾追王華黃珣張天瑞李旻白鉞王敕費宏劉春涂瑞錢福劉存業靳貴毛澄徐穆羅欽順朱希周王瓚陳瀾倫文叙豐熙劉龍康海孫清李廷相顧鼎臣董玘謝丕呂柟景暘戴大賓時大學士焦芳用事第二甲第一人焦黃中芳子也有中旨以黃中及第三甲第一人胡績宗俱爲檢討及黃中之

敗也續宗亦坐貶楊慎余本鄒守益唐羣黃初蔡昂舒芬倫以訓崔桐楊惟聰陸欽費懋中蓋自永樂以來進士得銓注者惟第一甲而二甲三甲必改庶吉士乃得銓注云

吉士

庶吉士之選始自洪武以諸進士未更事欲優待之俾觀政於諸司候諳練然後任之其在本院承敕監等近侍衙門者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改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諸司者則仍稱進士云是科本院庶吉士則陳淇等吏科則楊靖等戶科則郭資等禮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一

五

科則徐旭等厥後楊靖爲刑部尚書郭資爲戶部尚書封忠勤伯惟解縉黃金華爲中書庶吉士因之本院庶吉士取數十人擇二十五人暨首甲三人俾進學內閣周忱自陳願與其列遂增忱爲二十九人命學士解縉領其事御前親教之首擢王英王直爲修撰又擢羅汝敬余鼎彭汝器爲修撰余學夔爲檢討楊相劉子欽章敬陳敬宗沈升李時勉段民倪維哲吾紳楊勉等俱刑部主事蓋舊制欲作養積久因其成材次第擢用然急於進者或觖望焉故相等皆除刑部庶吉士陳孟潔曾春齡輩卒於京師或以教習

已近十年爲言時論其希進以張叔豫等皆除府通判二甲庶吉士錢習禮陳璉黃壽生劉永清等教習未久皆擢檢討三甲中則方復等庶吉士王鉅擢大理寺左寺正宋琰鄭雍言高穀張益俱中書舍人黃仲芳等授知縣惟曹義彭麟應授編修許彬連智授檢討庶吉士周叙董璘習堯言楊珙尹鳳岐陳珣俱授編修餘皆授諸司官有差宣德中三科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者二十八人陸琦賴世隆吳節江淵徐瑄授編修王玉王振美洪季紹授檢討瑄後更名有貞振後更名詢是年猶有選入六科近侍諸衙門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一

六

者庶吉士十二人其出舊科者一蕭鑑也惟鑑授編修是科以後始定庶吉士止入翰林然以爲重事不輕予故四年七年十年進士皆不選至是純選北方及蜀產者二甲萬安劉吉劉羽李泰授編修三甲邢讓李本授檢討尹旻等授給事中監察御史有差二甲吳匯周輿戚瀾劉宣楊守陳王獻童綠授編修三甲江潮宗張業授檢討二甲丘濬彭華尹直授編修二甲張元禎汪諧劉健授編修三甲周經鄭紀張順授檢討二甲李東陽倪岳焦芳陳音謝鐸授編修三甲傅瀚張泰吳希賢授檢討二甲林瀚章懋李傑黃

仲昭商良臣授編修三甲莊景授檢討二甲費閻尹
龍喬維翰王臣授編修二甲梁儲張潔楊傑敖山劉
忠于材徐鵬鄧煥江瀾馬廷用授編修三甲劉機張
芮楊廷和楊時暢武衛授檢討庶吉士之留官翰林
者至是盛矣二甲程楷蔣冕黃穆傅珪華巒吳儼羅
玘蘇葵授編修三甲李遜學石珪毛紀授檢討二甲
顧清沈燾吳一鵬汪俊周玉黃瀾授編修三甲薛格
授檢討二甲濮韶陳霽葉德賈詠授編修三甲汪偉
王九思劉瑞授檢討二甲魯鐸溫仁和李時膝霄畢
濟川何瑋授編修三甲周禎盛端明授檢討二甲崔

銑嚴嵩湛若水陸深崔鑾徐縉授編修三甲段昊穆
孔暉孫紹先易舒誥張邦奇授檢討二甲第四人劉
仁宇之子也逆瑾傳中旨併其上二名邵銳黃芳及
三甲李志學韓守愚凡五人為庶吉士數月即拜銳
芳仁為編修瑾敗仁黜銳芳皆坐累左遷云二甲許
成名劉棟張璧應良尹襄劉朴費宗張潮王思孫承
恩劉景林文俊孫紹祖授編修三甲金臯吳惠郭維
藩王元正陳震張衍慶邊憲授檢討二甲汪佃余承
勛黃易江暉劉世盛葉桂章葉式馬汝驥王三錫陳
沂鄭灝授編修三甲張星蕭與成林時季方湯惟學

授檢討二科庶吉士留用之多前此所未有也二甲
廖道南江汝璧童承叙黃佐王相王同祖王用賓張
治授編修蓋自宣德以前兼授部屬中書等官正統
間始有授科道者成化後不授中書正德辛未丁丑
止授科道而無部屬辛巳仍復兼授焉

國初最重是選雖二甲第一人及會元或選而不預
或預而不留其嚴如此丘濬嘗謂每科不必多選所
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其
言誠是也然必有通融之術而後可以免遺材之嘆
高皇帝之久于教習也蓋欲盡使之積學以待問蓄

德以克用而後已未嘗遽出入前輩謂翰林官惟首
甲即除授選為庶吉士者遠則八九年近則四五年
而後除授有不堪者乃改授他職世以職清務簡稱
翰林為玉堂仙亦切喻也今公署教習不過三年即
評品而去留之使有晚成者出乎其間曷由進哉
成祖加意躬親校閱該授科道部屬等官有志進學
者許自陳願就近侍他職如高穀輩授中書舍人之
例穀後以學行獨優陞司直郎遂入翰林為侍講宣
著為令庶使華國之儒不至有遺而
祖宗之制可復也

纂修

洪武六年十二月以儒士朱右趙壘朱濂孫作爲編修以纂日曆故也作辭不拜明年五月日曆始成云纂修擢用蓋自此始洪武末年充修史官者有教諭等官王景高讓吳勤趙友士端孝思張秉彝唐明葉惠仲胡仲昭等景即拜侍讀餘各除主事永樂初高廟實錄成詔定諸臣秩以太常寺博士錢仲益知縣楊觀梁潛王褒爲修撰國子助教王達給事中朱紘爲編修行人蔣驥爲檢討國子博士金玉鉉爲五經博士晉府伴讀蘇伯厚爲侍書教諭解榮烈宗平

纂修詞林記

卷之廿一

九

爲侍詔膳錄生員金寔爲典籍亦有京職擢爲外任上親裁定酌量才器銓授品職迨重修

高廟實錄及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大典諸書主事李時勉陳敬宗等擢侍講等官有差其後纂修擢用者主事劉球陳叔剛改侍講御史邵宏譽改編修自後纂修專用本院官此例遂廢

孝行

洪武二十六年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效之乃徵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旣至令自推舉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

王勲爲右春坊右庶子徐州民權謹十歲喪父哀毀幾絕洪武中以薦知樂安縣進光祿寺署丞迎母就養母疾籲天求以身代母卒負土成墳廬墓三年哭泣不輟事聞

聖祖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以風天下之爲人子者尋改通政司右叅議致仕仍旌其門曰孝行云詩有之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聖人以孝治天下固如此若以文墨自矜罔修于家而欲其揚于王廷固已難矣

直諫

纂修詞林記

卷之廿一

十

洪武十五年二月以福建儒士沈士榮爲侍詔士榮抗疏言天下事謂當修治省刑且請給筆劄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雅重其鯁直賜

手詔褒重之十六年十月秀才周煥奎高孟文入見論時事剴切

上大嘉皆擢爲檢討二十六年十一月學官入覲者詢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秦州訓導門克新敷奏亮直擢左贊善紹興府學教授王俊華以善文辭擢右贊善召二人謂之曰吾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皆悚然悅服他日侍臣

李思通馬懿顧問默默則黜之使忠諫之言日聞
聖祖之詒謀遠矣

耆俊

太祖嘗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
老者閱歷多聞見廣達於人情有可資者故洪武中
多擢老成之士官以本院及為

東宮輔導耆儒劉靖關賢為庶子趙肅何顯周為諭
德學士劉三吾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左司直郎汪仲
魯皆年踰六十時承顧問翊贊

諸極趙朝則同列賜坐則聯席衣冠儼雅修潔人望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

十二

而敬之時稱翰林三老洪武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
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郡縣禮送京師

上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豈知老成古人所長文王
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傳經
豈可槩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
當置翰林以備顧問

聖祖貽謀任用老成臻于至治有非前代可及者

隱逸

處士吳與弼之見薦也天順元年十月

上遣行人曹隆勅曰渴望來儀資啓沃二年五月

壬寅至京師時特召大學士李賢問曰與弼授以諭
德何如賢對曰可然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授左諭德與弼固辭

上御文華殿召對賜紗羅羊酒柴米有旨朝廷久聞
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喜悅然幣以將誠官以
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或勸就職與弼曰淺陋之
學衰病之軀豈堪任使敢竊祿哉再疏辭

上褒答之有曰亦不煩卿以冗務特處以官僚之職
不必再辭戊申大學士李賢請召入內閣講中庸
已酉三疏辭且請閣中秘書有旨固辭雖得難進之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

十二

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秘書可勉就職丙辰令
其子璵赴吏部告疾七月庚寅四疏終辭奉旨既年
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十策一曰崇聖
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教
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政九曰廣言
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已未召入文華殿

上眷資無已賜以銀幣給以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
送歸仍賜詔褒嘉示以拳拳至意與弼既辭

上勅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生看顧
莫教他費力古帝王褒賢之盛節大臣推賢之盛舉

於是乎至矣

聖裔

洪武六年四月孔子五十五世孫孔克表以學行舉上與語經史獻納言皆稱旨拜修撰兼國史編修官永樂以後累舉象賢世祿之典顏子孟子周子程子朱子後裔擇宗子以聞皆授世襲五經博士惟居鄉給俸以奉祭祀而已景泰時誠意伯劉基後裔亦援此例得世襲五經博士弘治中孔子嫡派在浙江衢州者有司以宗子孔彥繩奏聞詔授世襲五經博士尋改劉基之後為指揮於是崇道酬勲之意昭昭矣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一

十三

今上登極崇重世德復功臣劉基之孫瑜為誠意伯

蓋千古盛典也

任子

洪武九年六月

上謂學士承旨宋濂曰朕自布衣卿起草萊列侍從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官其子孫屢辭謝不敢奉詔不允遂徵家子璿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价子璿除中書舍人

上時命題試璿與慎而戒之語濂曰朕為卿教子孫濂或奏事又稱倦遂特命璿慎共扶下殿父子祖孫

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榮厥後復鍾濂之孫懌為本院侍書云永樂中學士胡廣卒詔以其子種為檢討累遷至修撰洪熙時尚書兼詹事金忠之子達擢檢討賜歸依親讀書正統末改給事中尚書王五之子璿為檢討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則皆蔭尚書丞及中書舍人自是遂為定制無任翰林者

孝廟眷注大學士丘濬輩官其後多至三四人然或有援以陳乞者矣獨宣德中大學士金幼孜疾革士奇榮問之惟言受國家恩重生無益于當時死無益于後世復何言或啓請身後之澤者則正色曰為弟子求祿君子所耻此其最可稱者也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一

十四

改擢

本院官特清貴舊不輕改擢學士官雖五品序秩於尚書之上洪武三年七月丙申以太常寺卿魏觀為侍讀學士六年四月丙辰以兵部尚書樂韶鳳為侍講學士吏部尚書詹同為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八年三月以廣西按察司僉事答祿與權為修撰十三年五月癸丑以山西右布政使趙新為修撰十五年十一月戊午以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殿大學士十六年十月以僉都御史茹太素為檢討瓊州府知

府趙瑁為左諭德三十四年九月以左僉都御史凌漢為左贊善蓋本院自革承旨後為五品衙門居庶寮以學行著聞而改擢者品秩大都由尊改卑蓋崇儒右文之體當如是也永樂初進

高廟實錄循先學士王景而後及禮部尚書李至剛其尊重可知曾祭以狀元及第官居侍從將二十年始得侍講學士

上顧左右謂曰曾祭也與學士矣意猶謂其早也是時燕邸左長史金忠不得廁名翰林惟拜工部

宣宗雖擢山東張瑛入翰林以嘗為詹事府舊僚案殿閣詞林記卷之廿一十五

故也

景帝興自郎其左長史儀銘亦官止禮部左侍郎未有遽擢為學士者其後一日拜六學士時人以為名器之濫兵部尚書陳汝言謂人曰昔十八學士登瀛洲今六學士同登何謂多邪此景泰之治鮮克終也竊謂慎重名器當自本院始葉盛所著水東日記蓋備紀之

兼職

本院官始惟與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互兼職事洪武中未設編修時多以修撰兼國史編修官其後

以修撰任者為詹事府少詹事兼修撰則

東宮官兼本院官之始文華殿大學士全思誠兼左春坊左中允則學士兼宮僚之始也凡宮僚必缺儲位既正而後設然必互兼無有專任者

仁宗在東宮始以尚書蹇義金忠兼詹事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學士解縉兼右春坊大學士侍講學士楊士奇等兼中允皆本

聖祖初制洪熙以後始有三孤及三師三少六卿侍郎通政事使太常寺卿少卿尚寶司卿兼本院官者正統以後始有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叅議兼本

殿閣詞林記

卷之廿一

十六

院與殿閣官者若詹事府詹事或不設而以尚書兼學士掌之左右諭德及司經洗馬或兼講讀或兼修撰編修或兼校書等官惟視時以為崇卑成化以後內閣止用吏戶禮三部兼職若左諭德則兼侍讀右諭德則兼侍講等官一定而不易則自弘治時始正德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等官通無一員百餘年來所未有也坊局諸印皆寄之本院本院學士又缺有一人帶管二印者蓋逆瑾與奸芳主之大學士李東陽曰旁觀坐視不能抹正咎有所歸正指此也殿閣詞林記卷之廿一

殿閣詞林記卷之二十二

皇明賜進士南京國子監祭酒黃佐翰林院侍講學士廖道南同編

議禮上

祖宗時凡國家禮樂制度皆命本院儒臣議而行之
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及學士陶安等進
郊社宗廟議曰園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
革安等奏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
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
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二十二

一

制詹同等歷攷秦漢以下廟皆同堂異室四時皆合
祭今四廟時享宜倣之

上命春特祭於三時合祭如古制至二年三月戊戌
朱升等奉勅撰齋戒文大祀四日戒三日齋凡七日
中祀三日戒二日齋凡五日

上命凡祭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爲生靈祈福
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者不下令八月定
大祀受誓戒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
壽星五神爲中祀命翰林院撰文七年六月乙卯
上以大祀終獻畢方行分獻於禮未嘗命宋濂詹同

議以若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分獻官行初獻禮亞
獻終獻皆如之八月辛酉監祭御史客錄與權請行
禘祭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四
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
漢以來世系無考莫能考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
禘祭不過合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禘
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是
則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八年十一月乙
丑詔翰林院考定大祀登壇脫舄之禮學士樂韶
鳳奏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爲升壇執事等官皆

殿閣詞林記

卷之二十二

二

脫舄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蹕
就位祭畢降壇納舄從之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詔
儒臣紀其事九年五月乙丑將有事于方丘適有晉
王妃之喪

上命宋濂考古制以聞對曰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
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示有尊也二十五
年六月

懿文皇太子喪時享在邇命翰林院禮部議之學士
劉三吾等奏王制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不敢以卑
廢尊宋其宗居喪易月服除之明年遂享太廟祀天

地服衣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不廢其國簿鼓吹諸樂皆備而不作茲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等神宜如宋制惟太廟先祖靈神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用樂恐神不樂聽宜備而不作從之已而上自以已意定郊廟禮庶吉士解縉嘗上疏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

上嘉其識先是洪武二年八月詔天下郡邑舉素志高潔博通今古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禮書二十年十月諭禮部集諸儒臣稽考

殿閣詞林記

卷二十二

臣僚尊卑禮儀舊制重加刪訂凡二十六條行之改元之初即定釋奠先師仲春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祭于國學又詔定親征遣將諸軍禮及太歲風雲雷雨岳鎮山川城隍諸神祭禮其冠禮皇太子親翰林院撰祝文祝辭因定天子冠禮尋定皇太子親王及士庶婚禮俱本院偕中書省臣議上其王國禮樂及合祀山川之儀則本院禮部與王府官議上遂命燕齊祭東海齊魯祭東岳東鎮秦蜀祭西海晉祭北海禮

孝慈皇后喪事詔本院定議以間成穆貴妃薨詔本

院稽古定制令父母俱斬衰三年于為庶母服背月書成頒行曰孝慈錄又考議陵寢朔望節序之祭及祭前代忠臣用便服行服等節今見於

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等書雖損益古今之宜然皆出自聖意衆莫能違也雖敢言如解縉

上亦未嘗以其異已而罪之夫以異已者為罪則必以合者為功以合者為功則是禮樂自臣下出也嘉

靖九年正月十四日

今上大詔廷臣問

園丘方澤禮臣道南奏曰邇者伏蒙

殿閣詞林記

卷二十二

四

皇上頒賜勅諭詢以

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及日月太歲諸神從祀之宜臣愚曷足以知此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昭焉臣愚以為三代而上大道為公禮載諸經而典則明備三代之下大道既隱禮載諸史而議論紛紜自非天子建中和之極

聖人通幽明之故安能折羣言之淆亂以嘉典禮之會通也哉謹按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蓋以辨方經野敘神奠位法天地高卑之象順陰陽剛柔之義也其禮器則有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有曰四圭有邸以祀天祫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其樂舞則有曰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有曰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商

殷周詞林記

卷三十一

五

之圓丘奏之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此周人祀天地之遺典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禮器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又曰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則其義亦明矣然亦有專言祀天者曰禮記昊天上帝曰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蓋天者羣

物之祖舉其尊而言也而天固無不覆也有蕪言祀社者曰祭帝於郊所以完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曰郊以明天道也社以神地道也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蓋古封國立社舉其重而言也而地固無不載也夫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法象莫大乎天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變通莫大乎四時是故君后所以承天地配日月而順四時者也若以爲祀不可分郊不宜貳祭統何以故天子躬耕於南郊王后親蠶於北郊也月令又何以故孟春迎氣于東郊孟夏

殷周詞林記

卷三十一

六

則于南郊孟秋迎氣于西郊孟冬則于北郊也祭義又何以故祭日于東于壇于土宮祭月于西于坎于夜明也孔子繫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日月兆於東西迎氣耕蠶分于南北天地之位獨混而無別乎若易言享帝而不言享祇則帝大而尊而各有取象詩歌昊天而不歌后土則地卑而謙而不敢專功知此則虞之類于上帝商之告于上天神后周之郊用牛二春秋魯人之僭祈穀之郊先儒固自有明辨矣臣故曰三代而上大道爲公而典則明備也漢郊祀志載秦祠四時八神漢高因

之增爲五時武帝祀太乙于甘泉后上千汾陰成帝從匡衡之議立南北郊厥後王莽創爲天地合精夫婦同牢之說而始合祭矣光武中興雖兆南北郊然合祭亦未之有改焉者也唐六典正月祀天祈穀于圜丘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俱以高祖配孟夏大雩于圜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方丘以太宗配至武后親享南郊而復合祭矣玄宗中興雖從張說之議以祀后土而亦未爲得也宋史志南郊初有四祀太宗始創壇址郊以祀地神宗因陳襄之議復南北郊及南渡以後而禮文浸廢矣夫漢之議從匡衡者五十人從許嘉者八人宋之議從陳襄者四十人從蘇軾者五人不可有大儒君子孰從而正之程頤曰元祐議行北郊只爲五月天子不可服大裘殊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報本之祭雖各從其類朱熹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人却說社是后土看來自有方澤之祭此皆不滿于宋議者也夫天道也父道也君道也地道也母道也臣道也天道至尊而無對者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者也漢之廢禮也自王莽始也莽以臣賊君無臣道者也唐之廢禮也自武曌始也曌以陰干陽無母道者也宋人之爭禮也則又介乎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三

七

漢唐之間者也臣故曰三代而下大道既隱而議論紛紜也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大召名儒博綜古典首制禮樂二局沿考制度數年於吳元年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祀

昊天上帝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祀

后上皇祇至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

聖祖勅禮部翰林院太常寺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

殿閣詞林記

卷之三

八

宇首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何以交神明致靈貺今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其各具沿革以進於是丞相李善長傅瓛等禮部尚書陶凱等學士陶安等上議以爲宜復古制祀

天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神從祀祀

地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諸神從祀而

宗廟社稷亦各有議今載諸

聖祖洪武實錄者是徵也其

圜丘方丘樂章俱

聖祖自撰今載諸

御製文集者足徵也其圖制之詳禮儀之備今載諸聖祖存心錄及

大明集禮祭祀禮儀者足徵也當時諸臣如宋濂則有天降膏露頌及觀心亭記所以紀事天之明也劉基則有方丘頌所以紀事地之察也至洪武十年

聖祖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即舊址爲壇合祀於一覆以

大祀殿十二年始合祭焉

上復更撰祀文樂章今載於

御製文集夫前之分祭者酌萬世帝王之道禮本太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二

九

始者也是先王之制也

聖祖因之而未嘗自制焉者也後之合祭者感一時災異之應禮緣人情者也是後世之制也

聖祖亦因之而未嘗自制焉者也厥後儒臣解縉奏

云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而

聖祖弗加之罪者意亦可識矣

太祖遷都于北當時儒臣未有建白以復

聖祖初制之舊宜今日厘我

皇上之詔諭也禮樂百年而後興詎不信哉

宗廟之制 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玄皇帝廟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家七廟周家九廟之制其揆一也至九年十月乙卯改建

太廟同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

累朝帝后之衣冠於神座而祀之於是乎始以功臣

配享矣洪熙間復增以姚廣孝等配享夫古者人臣

配享惟伊尹見于盤庚之篇周禮凡有功者書于太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十

常當于太杰不過歲一從享而已漢祭功臣不于廟而于庭曹魏始以荀攸配享而唐宋遂相沿襲矣夫德必若伊尹親必若周公而後可矧其他乎今

九廟已用同堂異室之制

累朝帝后臨之在上一氣流通而功臣配享殊無降

殺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至於

社稷之制

皇上改之是矣昔之議者漫不之考以勾龍共工氏子也鄭玄注疏以爲共工乃太皞後神農前以水土名官者其子勾龍能平水土非四兇中共工也

聖諭又云日月贊

上帝以成化工止歲致一祭不得專誠以享臣按禮郊特牲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王藻朝日於東門之外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祭法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祭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觀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

天子大采朝日祖識地德故於春分祀之少采夕月糾虔天刑故於秋分祀之

殿閣訓林記

卷三十三

十一

國初諸儒已有定議我

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臣復何辭禮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之

大祀殿穹窿闕恤高廣洞達崇壇羅列密樹陰森

祖宗所創立

上帝所棲止者已百數十年于茲矣古人思其人尚愛其樹而不忍伐豈敢云毀以傷在天之靈按古者明堂之制正在南離之地大戴禮曰明堂近郊韓詩傳曰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淳于登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為說多同孟子亦曰夫明

堂者王者之堂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天也帝也其禮一也今之

大祀殿正以倣古者明堂之制也曰

昊天上帝正所以親之也而未備夫尊之之典也

皇上法古帝王必欲行之臣豈敢妄言以干

成典抑豈敢不言以孤

明詔宜法

聖祖南畿初制於今之南天門外別兆園丘以祀

殿閣訓林記

卷三十三

十一

天尊

聖祖以配之以法周人尊后稷之禮兆方丘於北郊

以祀

皇地祇以法周人祀地之禮而又宗祀

太祖

成祖於

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明堂之禮兆大明于東郊兆

夜明于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

太廟太禘之祭正

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配享于兩廡庶尊尊有等而

天地之大義不踰親親有統而

累朝帝后之大禮無間然矣夫舉大事者必動大衆動大衆者必費出不貲今水旱蟲蝗海內告沴夷狄盜賊邊圉竊發民力竭矣民財罄矣

皇上慎重典禮軫惜民隱或發內帑之財不至于歛民財或藉工匠營繕之力不至於勞民力可也夫安循守者憚改更信耳目者疑心志議禮之家名為聚訟此書生常態爾如昔者羣臣之議禮也其心固無他也特其見有不同故也臣恐今之羣臣之議禮也猶夫昔也其心亦無他也特其見有不同故也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一三

皇上昭宣

祖制之重叅酌衆議之公於議之同者不必以爲功於議之不同者不必以爲罪則人心和於下

天心和於上

祖宗列聖監于前

子孫千億綿于後億萬載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議禮下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詔禮部及本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

尚書呂震時曰日食與朝賀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

曰同日免賀爲當

成祖顧問曰日食行賀禮否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遂免賀及宴仍賜百官節鈔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構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陵周王先至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楊榮金幼孜楊士奇問謁陵展敬之位如何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二

十四

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

皇太孫殿下亦居中列於東宮之後諸皇孫與皇太

孫同班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

宸翰所書正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

奇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率行之二十

二年九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仁宗曰今喪服已踰

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釋纓易吉服奏已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喪

成祖皇帝在上纓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時黃淮議同士奇然不敢明言忤震震出忽語尚書憲義從旁解之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豈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說明旦皆素衣冠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殺閭詞林記

卷三十一

十五

上服餘皆從震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夏原吉及士奇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其便十二月庚午百官習新正儀於海印寺用樂明日士奇等進言近禮部與臣等已議定新正朝儀不用樂昨日習儀仍用樂不改今四方朝覲官皆集於此觀禮乞勅禮部設樂不作不報蓋入呂震之言也楊榮金

幼孜皆欲已榮即趨出士奇與淮不可三人遂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得

旨不敢退遂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正月二日持召士奇等四人至奉天門諭之曰呂震每事悞朕卿等所執停樂最是夫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深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若從震言今悔何及自今過朕行有未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千緡文幣一表裏天順中

聖烈慈壽皇太后册

殺閭詞林記

卷三十二

一六

英廟見學士李賢所服斬衰與眾異取視之乃知賢服制合古即以為法命宮中悉易之孟冬享太廟適大喪禮未終

上以問賢言宜俟釋服後庶人情事理兩安從之癸未春

上以是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禮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惟俯伏弗興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成遂畢事而還
上以母后胡氏因疾請開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
上

皇后尊謚而左右以為不便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

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天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為虛文

上即命從之恭讓章皇后乃英廟嫡母也

憲宗即位內臣夏時倡言錢后久病欲尊致隆于所

生母賢與彭時援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二

十七

遺詔執不可復入傳

仁壽宮旨曰予為

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稱太后者時曰今日與

宣德年間事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

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故在豈可不尊夏謂宜照

例寫讓表賢與時曰臣子誰敢擅寫

天子新即位四海瞻望凡事宜遵

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夏作色以為偏向時拱手

向天曰

祖宗神靈在上錢后已無後何所利而為之所以爭

者為全

皇上聖德也故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賢
等皆曰然夏乃再入請命曰適

皇上再三勸諭已俞允矣時等遂執筆書尊皇后為

慈懿皇太后母妃為皇太后夏以為疑時曰加二字

好稱呼耳非有尊卑於其間也於是尊號之詔遂

下後數日太監單包至內閣言曰并尊二母本出

上意但屈於生母有難言者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

事矣時同僚有慙色蓋此禮之行賢與時之力也及

議山陵賢等具疏請建玄宮為三穴夏復執不從成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二

一八

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喪傳

旨議山陵時等曰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附廟此一定禮無可議者禮部尚書姚

夔耆之曰此正禮也夏獨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

豈可入山陵只可此胡后例葬西山耳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三人及諸內臣入面議

上曰朕豈不知正禮是好但於有碍故令爾等議商

輅曰外議詢詢若不附葬則人心不服且於

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事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不可謂孝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為心 先帝時慈懿始終如一今若安厝

於左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庶不失

先帝之意夏曰比先閣下議作三位已不允時曰彼

時慮有今日故預為此議今須依前處置乃宜耳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時因曰臣等言未當欲具本

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十一

聖母以終大事

上曰擬進來看當晚時等具本進有

旨令百官會議明白禮部集文武大臣議皆云時等

言是內批未允欲別擇地於是伏闕諫乃行焉語在

伏闕弘治初元 詔議

憲宗升祔及

孝穆皇太后祔享之禮議者人人殊禮部左侍郎倪

岳言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太宗視周文武百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迭遷今

憲考升祔則

懿祖神主當祧宜於太廟殿殿之後畧倣夾室之制

別建一殿殿九室以藏祧主每歲基時享則奉祧主

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又周禮春官大司樂歌

中呂舞大護以享先妣謂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

母故持立廟以祀而宋元德懿德二太后俱有別廟

章獻章懿俱建奉慈殿

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為一廟歲時祭享悉如

奉先殿之儀從之於是遂建祧廟及奉慈殿時惟學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二

三十一

士楊守陳獨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為非禮抗

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允號

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是已

議者徒謂大臣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

遂使七廟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

南面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為降而合食

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

帝而配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祔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契稷而祀主歲於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不從十七年三月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崩

上御西角門朝退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門內屏遂闔

上御煖閣素幄起立牀前顧謂曰先生輩上來健等皆至幄內

殿閣詞林記

卷三

三

上曰為陵廟事與先生輩商量健等仰奏曰昨蒙遣太監扶安諭示

孝莊睿皇后葬不合禮欲為釐正此盛德事臣等仰見

皇上聖孝高出前古不勝忻慕

上袖出裕祿園一紙指示陵門內有二隧道其一西行此轉而至者為

英宗皇帝虛其右壙而中有道可通往來其一東行此轉而至者為

孝莊玄堂相去可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東

陽對以初不知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奏先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健與遷對曰

英宗有遺命錢后與我合葬大學士李賢記在閣下

上曰既有遺命當時奈何為之東陽對曰臣等聞當時尚有別議故委曲如此非

先帝意也

上曰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健等奏曰誠如

聖諭但今斷自

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無不痛快

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不以為然陰陽宜忌之說不足信

殿閣詞林記

卷三

三

上曰朕以拆之矣今日開壙合葬不為動風水乎

皇堂不通則天地否塞因以指畫紙曰若如此通則風氣流行惟一點誠心為之料亦無害東陽贊曰

皇上一念孝誠可以格天吉无不利健等皆力贊曰

皇上所見高出尋常萬萬願勿復疑

上曰此事不難若祖廟之禮尤所當講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慈懿太后居左今

太行太皇太后居右祫祫裕陵配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證臣等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先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皇祖冊立正后我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奉先之祭先生輩尚不知英宗皇祖止設一座每祭飯一分匙一張而已健等倉卒不解但應曰唯唯退思之蓋

孝莊尚未配食也

上又曰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為皇太后別祀以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健

等皆未敢應

聖意蓋謂

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也東陽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會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為尤重耳東陽曰願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聖見主張得定臣等無不奉行

上曰朕亦難於降旨先生輩是朕腹心大臣好為處

置是日

上稱心腹者三呼先生者以十數健等感激稱謝皆

叩頭起次日朝退

上起立呼內閣健等至後閣幄前立問曰先生輩昨

日所進令多官會議是幾箇衙門健等曰即前日進

謚議者東陽歷對曰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及詹事府翰林院言未畢

上遽曰有翰林院最好考擬古今大典禮須用翰林

院又曰有科道乎皆對曰有

上又曰好少頃曰別無說話回去辦事蓋是日專為翰林問也自是每名必於朝退立呼內閣未嘗以名

二十一日復召

上袖出會議本問曰此事如何東陽奏曰未知

聖意如何

上曰先生輩如何說健等對曰正是古禮

上曰仍稱

太皇太后可不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為當

上曰如何批答遷對曰須說得委曲東陽曰要見重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三五

事

上曰然宗廟事重要見今後世子孫崇奉不缺

之意此本隨文書米健等曰臣等領去

上即以本授健復目送而出二十二日復召

上袖出奉先殿圖指示曰此與太廟殿規制一般常

時祭薦皆在此又指其廊間有門通西一區曰此奉

慈殿也舊為神庫今廊廡及井俱未動指東又其一

區別為門面南五間東西廊各五間此神厨也欲如

此建廟可乎健等對曰此最便東陽曰但未知寬窄

如何

上曰寬窄有數因指其傍曰東西十幾丈南北二十丈後有墻墻之後為米倉蓋較之奉慈殿深不及八尺皆請曰墻可展否

上曰須展之其西偏有井亭亦須去之耳又曰欲遷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皆對曰甚當再問再

對

上曰位序如此健等對曰

太皇太后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東陽曰

太皇太后居中乃可外廷瞻仰此本已數日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三十六

上曰正為廟地未定今既定即出矣皆拜出如前會

禮部尚書吳寬亦言周祭姜嫄於別廟詩謂之閼宮

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

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法哉

上意合二十五日

御批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議特建廟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

為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為得禮

審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雜樂令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五音升以宮音為徵音

上曰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

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入聲和則八音

和矣因命樂生金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

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邪鼎

殿閣訓錄記 卷三十三

三七

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

地之氣亦和大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其後命升等撰圜丘方丘樂章而朝享

太廟諸樂章則詔梁寅等分為之永樂元年九月

成祖詔學士王景等擬撰樂章竟未施行凡舞用青

于郊壇武舞服左袖上書除暴安民四字弘治中用

儒臣建議復之惟中和樂肄教坊率多俗部如解縉

所論者嘉靖九年六月十五日臣道南奏為稽古樂

以裨

盛典事臣伏攷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弗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臣嘗莊誦見聖祖德業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策禮樂有年而後興亶其然矣恭惟

皇上光紹

聖祖之不圖肇舉明王之盛典禮崇三典樂備四郊

邇者

宸翰飛灑親撰圜丘方丘樂章昭煥乾文發撝道妙

殿閣訓錄記 卷三十三

卷三十三

二八

被之管絃協乎律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鬼神矣臣

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夏備於周書曰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家大司樂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蓋

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曆所以經天時也律所以

候地氣也天地相為經緯律曆相為表裏天數五地

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

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為商天三與地

八合而生木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

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為羽五聲相生旋

相為宮於是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自應矣臣請以古樂之可行於今與夫今樂之有戾於古者言之古者樂律之制陽曆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抑揚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

殿閣詞林記

卷三

三九

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於陰陽配合之理律呂子母之義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護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舒疾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練習于太常寺樂舞生朱千玉戚秋繪之於服皇帳旌華弗辨之於佾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饗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懸虎饗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

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命今

大祀慶成設宴于

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優侏僂憂恐非所以祇承

上天之餘惠也古者藉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王夏司空除壇農正陳藉藝人薦醴犧躬耕藉田設樂于

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群伶紛擾衆劇喧喧恐非所以

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在令甲相沿有

殿閣詞林記

卷三

三

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已復其初

郊朝

朝廷之樂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聖人在上作必自今始矣或以為元聲難知也古樂難復也臣歷考載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

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儀禮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書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書朱熹稱之以為成一家之言若陳暘之樂書則又倭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聲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我

聖祖謂熊鷹曰樂以人聲為主八音諧矣斯訓也即舜命夔意也萬古不易之定論也記曰知

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古樂書條為之說一

曰稽五聲以審八音二曰稽八音以審十二律三曰

稽十二律以審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議互有得失元儒許衡固自有定論矣臣不敢備述謹釋其義聞其進呈一曰稽五聲以審八音禮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也孟子亦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也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為五星之精在地為五行之氣在人為五臟之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出於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出於肝而張口湧吻

謂之角出於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於腎而齒開

吻聚謂之羽宮土行也君象也其性信其味甘其色

黃其事思其位戊己其數八十有一其聲重以舒猶

夫牛之鳴窅也而主合也商金行也臣象也其性義其味辛其色白其事言其位庚辛其數七十有二其聲明以敏猶夫羊之離群也而主張也角木行也民象也其性仁其味酸其色青其事貌其位甲乙其數六十有四其聲防以約猶夫雉之登木也而主湧也徵火行也事象也其性禮其味苦其色赤其事視其位丙丁其數五十有四其聲泛以疾猶夫豕之負駭也而主分也羽水行也物象也其性智其味醢其色黑其事聽其位壬癸其數四十有八其聲散以虛猶夫馬之鳴野也而主吐也宮數八十有一下生為徵徵數五十有四上生為商商數七十有二下生為羽羽數四十有八上生為角角數六十有四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蕪百度得數而有常史記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

編鐘為鍾鐘為剗為棧為鐸為鈺為鐸樂記曰
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
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
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
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
聚眾君子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
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是故觀其所感而天下之情見矣臣按
國初兵元年七月乙亥

上諭起居注熊鼎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

殿閣詞林記

卷五

三十五

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顧不難耶
此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
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臣惟古
惟惟虞韶為善知樂者惟后夔為善若孔子在齊聞
韶季札在魯觀韶猶能興起于百世之下而況當時
之群后乎嗣是若周之伶州鳩晉之師曠魯之師襄
皆能詠歌諷誦以有得于心演繹敷暢以不謬其學
君子取焉下至漢之鄭玄蔡邕賈之荀勗唐之祖孝
孫周之王朴宋之劉几楊傑諸人雖號為知樂要未
能如古人之精也伏願

皇上昭宣

祖訓勅下所司精製八音之器務擇其所產之地如
嶧陽之桐泗濱之石則氣完而不爽調和眾樂之成
務辨其旋宮之節如璧之斯合如珠之斯聯則樂大
而有章以十有二律為之節度而上則乎乾象之文
十有二聲為之齊量而下宣乎月令之氣庶乎有合
於古而不失其正無戾於今而可垂于久矣三曰稽
十二律以審旋宮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
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

殿閣詞林記

卷五

三十六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是故萬物肇萌於子紐
牙於丑冒萌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罍布於午昧
爰於未申堅於申留款於酉畢入於戌闕該於亥陽
氣鍾於子也謂之黃鐘其歲困敦其宿虛其次須女
其辰星紀其候冬至其卦為乾之初九陰氣旋於丑
也謂之太呂其歲赤奮若其宿牽牛其次建星其辰
元枵其候大寒其卦為坤之六四萬物湊地而出也
謂之太簇其歲攝提格其宿箕其次尾其辰娵訾其
候啓蟄其卦為乾之九二陰陽相夾而聚也謂之夾
鍾其歲單閼其宿心其次房其辰降婁其候春分其

卦為坤之六五萬物潔而齊發也謂之姑洗其歲執
徐其宿氏其次亢其辰大梁其候清明其卦為乾之
九三萬物旅而西行也謂之仲呂其歲大荒落其宿
軫其次翼其辰實沈其候小滿其卦為坤之上六陰
氣繼陽而頽也謂之蕤賓其歲敦牂其宿張其次七
星其辰鶉首其候夏至其卦為乾之九四萬物成熟
而眾也謂之林鐘其歲協洽其宿弧其次八其辰鶉
火其候大暑其卦為坤之初六萬物夷易而儀則也
謂之夷則其歲涒灘其宿伐其次參其辰鶉尾其候
處暑其卦為乾之九五陽氣旋入於南也謂之南呂

其歲作噩其宿畢其次昂其辰壽星其候秋分其卦
為坤之六二陽氣無餘而畢也謂之無射其歲闕茂
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大火其候霜降其卦為乾之上
九陰陽交應而初閉也謂之應鐘其歲大淵獻其宿
壁其次室危其辰析木其候小雪其卦為坤之六三
是故黃鐘之實九寸而下生林鐘焉林鐘之實六寸
而上生太簇焉太簇之實八寸而下生南呂焉南呂
之實五寸三分有奇而上生姑洗焉姑洗之實七寸
一分有奇而下生應鐘焉應鐘之實四寸六分有奇
而上生蕤賓焉蕤賓之實六寸二分有奇而又上生

大呂焉大呂之實八寸三分有奇而下生夷則焉夷
則之實五寸五分有奇而上生夾鐘焉夾鐘之實七
寸四分有奇而下生無射焉無射之實四寸八分有
奇而上生仲呂焉仲呂六寸五分有奇而復生黃鐘
而變化無窮矣樂記曰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
四時周旋象風雨此聖人作樂之本也臣按洪武四
年六月戊申我

聖祖諭禮部尚書陶凱等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
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史唱
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帝王祀
典神祇飭為武隊諧戲幾近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
也今一切流俗諛誑淫褻之樂悉屏去之臣惟古樂
不復于今久矣自元入中國胡樂盛行我
聖祖掃除洗濯會朝清明悉崇古雅觀諸
大明集禮所載昭如日星人所共見奈何浸淫日久
新聲代變俗樂雜乎雅胡樂雜乎俗而恬懣嚙殺之
音沉溺怪幻之伎作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又
曰惡鄭聲恐其亂樂也他日夾谷之會又斥萊夷之
舞之笑惑漢臣陳禪亦曰帝王之廷不宜作夷狄之
樂是故夷狄不可亂華者如此固未可委於赫師而

鶴之寄象鞅譯也伏願

皇上昭宣

祖訓勅下所司歷考雅樂之章革去胡樂之部凡淫哇之聲有亂乎正音者斥之不使復用凡妖冶之技有出於奇袤者禁之不使復習庶乎風行自近而大道為公俗正于遠而頌聲可作矣疏上

上批曰禮部看了來說

禮部尚書李時左侍郎嚴嵩右侍郎湛若水等議云中允道南所議音樂無非欲復古正今以成一代盛典然音樂之妙自古難精儒者之議主於義理故考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三十九

據該博而諧協則難工藝之術泥於傳習故聲音近似而義理實悖今太常所傳音律不惟不合於古制而於

國初制作之意亦罕有存者但欲更改恐難遽行合似選有精通音律之人將前項所議條件令其逐一酌量議處至于朱干玉戚祇繪於服皇帳旒帛弗辨於什委非古人樂舞之義臣等竊以此等儀文非若音律之難改者而

祖宗以來遵用不變或有深意寓於其間非臣等所能測識其稱慶成耕田樂章樂舞雅俗混雜蓋慶成

有平定天下撫定四夷車書會同衣正萬邦天命有德而又有黃童白叟及蠻夷隊舞二項承應耕田有村田樂及感天地隊舞俱係承應夫既謂之承應則為俗樂明矣但祭祀專用雅樂朝會兼用俗樂自唐宋以來皆然惟慶成有仰天恩感地德之曲今慶園在禮成而仍用感地德似為無謂況各項樂章詞多俚俗率係樂工猥陋之語誠不宜用之

朝廷傳之後世今欲因

祖宗之制而少加潤色宣功德之美而擬諸形容默寓歲規終成不至於褻狎雜擾其於治體不為無補

殿閣詞林記

卷三十一

四十一

七月十五日奉

聖旨考定音律待真知者行刑箭弋戚不宜繪於服當如禮制更定其朝燕等樂且姑照舊今年至日

大祀後宴樂章曲名還着翰林院官撰用臣道南奉

命撰上慶成樂章九奏凡四十九章欽遵

宸諭改感地德為感昊德

內宮燕樂暨西苑無逸殿幽風亭燕講官樂章俱道

南撰進

上親裁定

殿閣詞林記卷之

重訂懿旨編

重訂懿齋編引

懿齋編本黃石齋著皆集名臣事實以爲法似彷彿朱子名臣言行錄吾鄉雖于仁亦有此但此所取自漢以來不止本朝也而所取擇亦與鄙心不盡合且所載亦有載之學宮輯畧理學備考者今入叢書自不當重錄予更訂之非敢與石齋爲異譬如學標宗旨或仁或義或敬或誠亦各隨其性之所近已矣時

蔚

青照堂叢書

劉學龍一梓 孫文翰

重訂懿齋編

李元春時訂 男來瀚

漢楊大尉震

楊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

封赤泉侯高祖微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

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望

謝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

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

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一

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眾人

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鱖魚飛集講

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鱖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

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

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

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

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昌遺震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

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

可憐也
時然既出
不得諉于時

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

閒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

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

士選舉多不實震舉薦明經多士陳雷楊倫等顯

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

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

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

聞政自得賢為本理曰去穢為務是昌唐虞俊又在

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臣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一

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

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

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黷日月

書誡北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

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目為

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

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

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

美惟陛下絕婉嬖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

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嘆朝無小
明之誨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
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曰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
毒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
瓌遂曰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詰闕
上疏曰臣聞高祖與郡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
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已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
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
在臣聞天子傳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 三

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
更相扇動傾推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
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
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
菑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
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
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令兩爲一連里
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
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令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 四

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侍
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
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
貨賂至有滅鋼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
同源天下謹謹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
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
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豐暉等見震
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
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

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官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
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
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
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
也臣伏惟陛下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
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
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
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譁衆所聞見地
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五 五

便時且大
舉舊古時而
後也

齊公于雍食
乘子移其後
爲民

激許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
命曰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
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
掾高舒召大臣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
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
共譖豐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讟且鄧氏故吏有恚
恨之心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
尉印綬於是衆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
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
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
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
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目難木
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家次勿設祭祠因飲醢
而卒時年七十餘宏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首遣吏
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譴震諸子代郵行書道
路皆爲隕涕歲餘順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
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
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

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
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曰狀上時連有災異帝
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
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皆屢作爾小
爾筆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
危哉今使太守丞呂中牢具祠魂而有靈饗其飲享
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
得罪呂滅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
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爲侍中帝嘗

青照堂叢書

史編

懿旨編一

七

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
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
必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爲侍中
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勳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
黃門侍郎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暉楊昂令反催懼由
此孤弱帝乃得東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爲陽城亭
侯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曰爲能世其家
敷早卒子眾亦傳先業呂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
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眾率諸官屬步從

今表當補不

至太陽拜侍中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震中子
秉字叔節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
御史頻出爲豫州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
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
遺之閉門不受呂廉潔稱後爲大尉每朝廷有得失
輒盡忠規諫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
在曰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薨
時年七十四子賜字伯獻少傳家學嘗退居隱約不
答州郡禮命後爲司徒復爲司空卒諡文烈子彪字
季思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
後爲大尉見漢祚將終稱脚躄不復行人稱四世清
德

青照堂叢書

史編

懿旨編一

八

唐 褚僕射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薛
舉通事舍人仁果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
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
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講王
義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僞遂良獨論所出

無咎曰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是幸太微
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
倍宗而豐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
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雖詔罷封禪遷諫議
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
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
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
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
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

言與堂叢書

次編

卷一

九

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
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
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
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泚言禮義爲急帝以
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
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口以衰怠雖
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
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東賢者保傳之夫事人
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

此在史須知

爲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組諫者十餘不止小
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
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
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
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
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
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
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
劫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

言與堂叢書

次編

卷一

一

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
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教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
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詒其世
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淦和樂教皆爲善
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
王泰問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
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
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
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

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秦嬪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
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无
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
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
有候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候子曰得雄者
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
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
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
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 十一
絕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
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襲一堠斥耳因
天兵北討蕩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
寇不可以無酋長故願書鼓蘇立爲可汗負抱之恩
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旣開許爲御北門
受獻食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
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
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北敗芮芮興突
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爲惡

真忠錄

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納
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
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謀其
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
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
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
一二頓將付銳兵十萬翔旌雲輦唾手可取昔侯君
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擡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
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越土爪臣氣
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
平地渟三尺帶方去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
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
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
其賂魯納郕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
之筐不容受詔可以其使歸吏帝旣平高昌歲調兵
千人往屯遂良謂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
西突厥寇西州帝口往魏徵諸遂良勸我立魏文泰
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

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溺愛者多愆
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
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
无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
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排
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
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
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

十三

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
乘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
有不如意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
無以下見先帝既人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
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
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
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
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
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然遂

良因致笏殿陛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
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无
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
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
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
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
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去齡勣及臣
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无忌二人在陛下方
草上號勸臣卽奏請卽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

十四

臣頸臣及无忌請卽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
小任重勳貽伊戚螻螳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惛牽
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
義府奏長孫无忌逆謀皆遂良驅扇乃削官爵二子
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
復官傳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
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寔愛州二男
一孫耐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

韓侍中瑗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
建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請
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
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瑗少負節行
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
黃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進侍中兼
太子賓客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
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
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 五

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臣讀至此常輟卷
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
詔引出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
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
後龔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
士之銳況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矣願寬無辜
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辜戾好犯上
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若蠅黠自傳致
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

請似過甚然
實有深見不
得不言

富有四海安於清泰或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
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
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州武地倚之謀不軌於
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无忌死義府
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卽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
視乃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
武后遺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
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
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 三

宋廣平瑒

宋瑒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爲元魏吏部尚書瑒耿
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爲監
察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辯
說惶遽瑒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
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閭救將與子
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瑒後遷左臺御史
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瑒請窮治
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瑒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

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憚姚瑤遠傳詔令出景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景謝景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管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景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詔事景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景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呂宗六郎鄭善果謂景曰公奈何

此與鄭通見
非景語

有告景者景乘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使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承寵數有請于景景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候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章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景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景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景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而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景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景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飢三思使斂封租景拒不與故爲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唐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爲戚近于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北冬選流品清許景與侍郎李人虛從應澄革之銓總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景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

與姚崇自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充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當春秋今如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諸音編一

光

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拾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謂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濫辭徒成誦謠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乎愛恐傷鳩鵲之平昔哀慈引却慎夫

廣平白是歸
善於君之義
然始命之即
止之可也復
令特置于朝
又多矣而矣

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岐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寶孝謹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謹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後惡之大也儋禮厚葬前世所誠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總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謹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諸音編一

三

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拒作鄴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家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問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令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聞可其奏又遣使賁綵絹四百匹會日食帝素服俟

變錄因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景曰陛下
降德音卹人隱未若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
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
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
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固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
軍不輟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
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
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
京兆人權梁山謀逆敕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 三

今神史之序
史共改

吏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
賜今祿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
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大尉諡文貞
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
楊思勗驛迎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訪
之帝帝亦嗟重璟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聖歷後突厥默啜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
勝輕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赦靈佺傳其首京師
靈佺白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 三

張司徒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
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
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延中本連理擢進士
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云

崇卽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一

三

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永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其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世衰謂之不稱

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昨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傲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微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一

三

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僥幸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筆之小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繁牘而

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矣舟以求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友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士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切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

五

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自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

至門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於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墜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

美

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吏乃濫章黻悉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收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避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

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皋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費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由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鑑奇編一

三

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室多川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

曲盡其意
仙客不可
尚書以出
底與爲知
帝之不悅也

頗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行史曰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川仙客不疑九齡既奏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箭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川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鑑奇編一

三

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議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瀘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荆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成成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指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曰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公主竝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

盧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爲相謬謬有大臣節
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
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
如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爲援宰相
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
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恙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
入奏氣驕塞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
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
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一

三九

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
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
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
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
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後贈司徒

韓大師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
仕武后爲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告變
詔大敏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

當時如韓
江言省參
甲兵

其冤恐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
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褒而大敏賜死于家休
工文辭舉賢良空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
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進至禮
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爲近州
乘輿所至常稅廢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
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
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
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爲工部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一

三

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
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旣爲相天下翕然宜之
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罪
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今吾大將軍程伯獻
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
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
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
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舉環

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
 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
 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皆引
 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
 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
 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
 計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
 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
 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子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一 三

浩洽洪沅渾渾洞皆有學尚浩萬年主簿坐籍王鎔
 家貲有隱入爲尹鮮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爲司庫
 員外郎與沅皆以累貶洪後爲華州長史渾大理司
 直安祿山盜京師皆陷賊賊逼以官浩與洪沅渾渾
 出奔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爲賊禽殺之洪
 善與人交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爲流涕肅宗以大
 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
 卿洪上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終殿中侍御史

李鄴侯泌

九齡已老
 休死無復
 朝諫疏來
 臣可少此
 足哉

九齡之語
 較城方動
 轉爲難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
 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
 難禁中有員倣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
 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倣跪
 奏臣舅子李泌帝卽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
 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
 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
 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
 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一 三

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
 愛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
 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
 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
 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
 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
 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意憶其早惠召講
 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
 嘗賦詩譏諫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斬

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
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
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
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
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
道義云如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
王誠賢然廣平家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
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
以爲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裔編一

三

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
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
下不廣使脇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
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
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慙
不釋萬有一戚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
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
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
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

太宗之事廣平王之鑒也然亦視其賢否耳廣平白此亦從知德三駕之策也

不可與建威比若建威之不肖而高祖不立太宗宜不免于卒矣

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
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
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
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
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
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
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弊
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
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裔編一

三

度大使北竝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
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
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
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礮西突
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熟馬
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
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
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
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

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詔戒行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栲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疆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暉甥昏日救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一

三

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表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關褒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明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旣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迫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

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擇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懷潛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淮西兵防秋屯鄆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旣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鄆縣侯初張延賞滅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一

三

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旣彫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

閹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爲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自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皋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一

七

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爲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母郅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口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

何善諫乃爾
不當在師範
龍之諫趙太
后也

亦殺余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欲也卽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郅國爲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緡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二

三

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卽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

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欲以三月各節自我爲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一

堯

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書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間讓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若令與上已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讎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

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嶼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工駢珠刺繡爲乘輿服舉焚之以爲禳禱德宗素不爲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輜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祓塞從時何魁岡爲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口拘忌因進川泌亦自有所建明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一

卑

獨柳址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

楊文貞綽

楊綽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溫王在武后時爲顯官世以儒聞綽少孤家素貧侍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史疑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去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綽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綽綽始天寶辭肅宗卽位綽脫身見行朝拜

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繕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官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旣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卽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脩國史制下士相賀

青瑣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一

星

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綰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釐補穿敝唯綰是特未幾薨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第之速耶卽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欲及其未斂也詔百官如第弔遣使會弔賻絹千匹

青瑣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一

星

布三百匹太常諡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愷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衰陰助之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巳州員外司馬猶賜諡曰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詣徵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卽詰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減五之四

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此楊震山濤謝
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六編一

聖

青照堂叢書

劉學寵選梓 孫文翰校

重訂懿齋編二

李元春時訂 男來瀚海參

宋 呂中書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陞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親拜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一

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未幾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賜第麗景門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

印照應者亦何用

可法然何如其人亦當望

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

戶部尚書平章事監脩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內艱起復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需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二

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懼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

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聽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羅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諫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

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

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

三

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即位進左僕射會嘗奉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戚平

乘錢用人須如此知人

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人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蔡國公政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日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披以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因遷從簡太子洗馬知簡奉禮郎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

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

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有富

四

言者蒙正答也一日白口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黜業遠過於吾合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許國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諡曰文穆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

之爾上命卽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爲絳州團練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賊蒙正不辨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

李大尉沆

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曾祖豐泰陵令祖滔洛州團練判官父炳從邢帥宰懷讓辟爲觀察支使懷讓徙同州又爲掌書記遷邠州鳳翔判官拜殿中侍御史知舒州太祖征金陵江淮供億惟舒尤甚以勞加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五

侍御史卒沆以好學器度宏遠炳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卿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相府召試約束諸將詔書馳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卽命中書并化基召試兼除右補闕知制誥沆位最下特陞于上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別賜二十萬償之四年與翰林學士朱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擢職方員外郎召

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二年判史郎銓嘗侍西宴太宗

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拜給事中

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罷奉朝請未幾丁內艱起復

遂出知昇州未行改知河南府真宗升儲遷禮部侍郎

兼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真宗卽位遷戶

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監修國史

改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

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門

下侍郎尙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六

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

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閤門疏

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

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

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口佞言似忠姦

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

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遣使

持手詔欲以劉氏爲愛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

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

求爲使相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時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二

七

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卽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肝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且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財土木

如范文子外
寧內憂意是
大臣深識

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欵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塋典靡有暇日且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伏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拜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肝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尙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寵罩籠罩之事僕病不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

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
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
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
民耶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
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
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
詔太醫診視撫問之使相望於道明日駕往臨問賜
白金五千兩方還宮而沆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
趣駕再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爲大臣忠良純厚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九

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言終又泣下廢朝五日贈

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韓魏公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
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
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滑州入直集賢院
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筵庫
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
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

如視趙中令何

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漚始得受往往數日
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歷開封府推
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
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
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億倖凡事有不便未嘗
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
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
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問望方崇罕
所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爲體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十

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
不予而琦爲緩調蠲給之遂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
百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
形勢甚悉卽命爲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爲所
執時宰入他誣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寃進樞密直
學士副貳疎爲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
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
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
元昊雖傾國人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

張

爲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
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
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
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
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
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
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
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尋
復之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
曆二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公不肯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二

上

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
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
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
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
肅州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
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屢邀索無厭宰相晏
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
七事一日請政本二日念邊計三日擢材賢四日儲

河北五日固河東六日收民心七日營洛邑繼又陳
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
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調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
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群盜
張海郭邈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修鄜延
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爲
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
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
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二

上

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
中外跂想其勛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己任群小不
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辨折不報尹洙與
劉滬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
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
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狙平具州功需
資資出怨語至欲謀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
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
其孤孀既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

之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
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又
振活饑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爲準拜武康
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帖中責勢貪恣既誣
遂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
省契丹冒占天地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口彼所
求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
琦鑿壘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
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三
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
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
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
召爲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
中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
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
亦稍息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

是

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
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
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淡書孔光
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
是况陛下乎願以大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
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
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
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
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古
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
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
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
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
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違當器識遠大所
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卧不起琦言
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
乃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宗崩位以琦爲仁宗山陵
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親

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脩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

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

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即召學士草制

善調兩宮惟理能動人主耳

立穎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為英宗山陵使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扈琦請去帝為黜陶永厚陵復士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與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秘書閣校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擄取綏州西邊倣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

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

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緩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語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出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

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合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卽從之六年遷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毀端所以致疑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二

五

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船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雖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剽圍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制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

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迫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囑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范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二

六

端以嚮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簡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樞馬皆驚帝發哀施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爲治冢篆其碑曰兩朝碩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

合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故事三省長官
惟尚書令爲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後又
詔雖當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蓋貴之也琦蚤有盛名
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
政事比姚崇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
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
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
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
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

書照堂叢書

次編

懿裔編二

九

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
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
主問知其貌類父卽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
此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
拔人材爲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
得人爲多選飭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
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爲
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陞徽宗曰卿去誰可屬
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

大臣須如此
存忠

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
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鬪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
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
論琦定策勲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
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
彥爲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尙神宗女齊國
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羈海軍承宣使

富鄭公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

書照堂叢書

次編

懿裔編二

三

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
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
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
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
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通判
絳州遷直集賢院趙元昊反弼疏陳八事乞斬其使
者召爲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
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
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

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鈴轄盧守勲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斌爲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鈴轄弼言用守斌旣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勲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請令宰相兼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人來降但補借奉職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二

三

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於是從弼言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歷二年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自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

直能居人誠能感人

事理明達彼妄得不聽

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瞿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先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旣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何以爲行臣善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二

三

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戮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驚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

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
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
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
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
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
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
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
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
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
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
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
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
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
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
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
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
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
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

契丹主

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
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卽馳還都以哺時入見
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
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旣
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
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
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
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
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
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
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
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
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學士
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
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三年拜樞
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
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
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悔之耻坐薪

嘗瞻不忘脩政以詰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

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杲兒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杲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憂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議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

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侍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糧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菑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反相蹈

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傳入問疾因託禳禱事止當運夕每事皆問白乃行宮內肅然語在彥傳傳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三

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人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晏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

問安石何不
直言

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三

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久旱群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卽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褒荅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上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

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
舉官趙濟劾弼格詔罪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鞠
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
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尊使相
何由沮姦帝不荅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
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
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逵討安南
乞詔遠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
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

書照堂叢書

史編

卷二

三

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
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
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云豐三年王堯臣之子
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
文彥博議立儲嗣會朔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彥
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爲
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
之其大畧云陛下卽位之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
受失宜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

名

畏禍圖利習成做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
死尙何顧求特以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冀哀憐
愚忠曲垂采納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
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
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屬歸其侵地休
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圖保甲又
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
若寢罷以緩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
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審

書照堂叢書

史編

卷二

三

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邪帝覽奏震悼輟朝三
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曰文忠弼性至孝恭儉
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
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
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爭其君子不勝則奉身而
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干岐萬轍必勝
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
得也其終身皆出於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
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尙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

聖中章惇執政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

文潞公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昇高若訥從穎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

青照堂叢書

文編 卷一百一

三

將權不專兵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幣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

潞公初乃爲安所歎

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

秦州改益州嘗繫毬鈴轄廨聞外喧甚乃卒杖一

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校又不受復呼入斬之

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

鑄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

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

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

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

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

青照堂叢書

文編 卷一百一

三

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

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

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

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

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

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語見弼傳三年正

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

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

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

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醢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人明且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白澶州商胡河穿六澤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

青島堂叢書

史編

卷二

三

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

君子待人以公如此

不安衆皆曰善旣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澤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澤恐治前罪更言六澤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項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

青島堂叢書

史編

卷二

三

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卽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旣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踈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蓋陛下登儲纂

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彥博西行即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合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過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素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鈴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

清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重

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墮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據樞密使他事以搆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歛民怨爲安石所惡乃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君子處已無私如此

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輒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直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

清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重

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傳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尋加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

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璋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容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

事畢堂書

文編

卷二

三

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過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

事畢堂書

文編

卷二

三

包開府拯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卽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褻衽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讞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口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

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
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
佐除節度宣撫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
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
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
銅職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
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據細故務苛察相高尙
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去使契丹契丹合典
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
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
人遂無以對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改
尙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爲
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民
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
聚兵近塞邊郡稍驚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口漳
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洛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川
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
之請一切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堯

不知者爲
拯爲苛察

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
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鑒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別
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
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
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
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
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口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
義勇少給糗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
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買
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喪子乞便郡知揚
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
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
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
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京師爲之語曰闕簡不到有閹羅包老舊制凡訟訴
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
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
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堯

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口東宮
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
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
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
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
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
暇日事皆施行張方平爲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
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
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修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聖

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
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初有子名總娶崔氏
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勝在父母家
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總死後取勝子歸名曰
挺有奏議十五卷

李大師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
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
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
書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聖

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大盛當
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
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淪盟邊報狎至朝廷議
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
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給事中吳
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
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
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
易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

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卽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上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尙能誦之李綱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幹高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

只一守是

一語斬嚴

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尙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間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陷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

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
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
衛敵兵已通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
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
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
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
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絕城而下斬酋長
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
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稅綱曰
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
竟使稅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
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稅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
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
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
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
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
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相執議不合綱
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

平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聖

事勢甚明定
易感悟

兵謀雖險皆
不能易

東印未任之
綱也

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
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
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
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
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
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
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
饒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
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吳

地志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人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如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

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有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驅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固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

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鑒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使服之且曰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

青原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二

兕

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

綱以是心底
光明洞達

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爲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本以待勲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

青原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二

手

皆復舊制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宣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悞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遊

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卧不起譏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遣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疆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竊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二

至

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乞骸骨解樞筦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叅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及

陞辭言唐恪聶山之姦任之不已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鞏洛望拜陵寢潛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疆敵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罷滅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二

至

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况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滅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書事皆專達宜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

回等與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矣
卽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
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
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
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
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
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卽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
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爲金人所憚求
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七

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謂非不世之才
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
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卽位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
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
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
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
封其章示綱覲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
宴趣見于內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爲動容因奏曰

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旦墮其計中
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
內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
視闕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
在道顏岐嘗封示諭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
相如臣愚忝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然
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
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爲出范宗尹知饒州顏岐與綱
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
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七

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
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顛持危圖中興
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客陛下首加職
擢付以宰柄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
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
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
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
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

行此十策
與不難矣

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
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
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
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
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
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
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
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
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聖

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
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
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
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
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懦宜一新紀律信
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
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
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
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

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如膺天命
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聖日班
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
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
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
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
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
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
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聖

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
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
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恕邦昌謂
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
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
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
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
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
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

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寮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上乃召黃潛善等詔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二

卷

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吳玠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

醒絕

上群臣輟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二

卷

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潞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

善策

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援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傳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五

欲因此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缺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

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倖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公途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倖能行之真健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祁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爲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闕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六

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

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賞
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
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
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
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
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
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陞
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
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餘音編二

空

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疆則
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
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
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傳雩爲二聖通問使
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
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
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爲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
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
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

言行錄

萬世鑑

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
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
應敵得失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
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
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
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
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
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
矣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餘音編二

空

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
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
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
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
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
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
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
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
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誓議駐蹕

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候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上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奎

所乞且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尙留京師益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傳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詔罷經

此純臣立心如此

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奎

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尙書王時雍問於吳玠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噉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尙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大諫第承終不過踰嶺爾齊愈引伏遂戮之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

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尙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傳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片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闕輔而中原盜賊蜂起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

七

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江湖之間流民潰卒群聚爲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裴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儻出其

此
儒怯者爲知

不意電發霆擊擣穎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抹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偽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

七

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颺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昔符堅以百萬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逆使朝廷指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只大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

後漢書卷一百一
同此見

所謂胸中石
數萬甲兵

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疆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

七

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在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旣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哉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

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彊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

八

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彊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疆敵可威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鑒興未復舊

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勑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疆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五

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救邈乎無間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

事理顯然

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觀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六

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

漸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船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時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侯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旣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之二

七

此何可往假道僭僞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遣使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資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

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旣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之二

七

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

得以問之則君臣之美貽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
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
多何則繼體守吏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以共
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
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
大業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
中之以黜閑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
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
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

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
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
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蓋少留
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
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
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及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
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
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
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

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
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淪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
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
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
蒐惡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
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厦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
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
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尙稽中興之業
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

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
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
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
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
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人
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
興之王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
人事蔽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
陛下詔三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

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二

奎

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政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

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將帥輒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二

其

西鄭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

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龍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關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二

七

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陷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

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函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過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二

八

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

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尙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遠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二

羌

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滿拔昇以帥權昔漢文帝問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躋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歲聞上爲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

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

趙太傅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二

卒

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官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久

而詔求關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閭閻之謀造生邊患與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上爲罷安石配享擢石司諫又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鞠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二

全

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與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燮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光世渡江駐蘄黃爲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

瞭如指掌

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不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政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臥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二

全

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爲陛下援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卽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金宗除節度使鼎言金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

已而橫戰不利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不以爲然飛出師竟復襄陽鼎乞合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僞齊宿遷今來歸俯欲斬送劉豫鼎復爭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二

全

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壘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發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蓋諫有留

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文編二

全

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爲止不行未幾簽勞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

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川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惴惴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爲善

青照堂叢書

宋編

卷一百一十二

全

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貴州防禦使瑗爲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嘗下詔以姦臣誣蔑宣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修未及行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

是

灼見

傳信後世已命范冲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口錄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刪修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修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上疏謝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還太

青照堂叢書

宋編

卷一百一十二

全

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合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

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
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
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
驛臨安及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
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
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
以王德爲都統制鄧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尙書呂
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

青照堂叢書

火編

卷二

全

降僞齊浚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
對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
四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
爲動鼎曰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
蹇之心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
騎植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
鼎嘗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
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寬鼎奏浚母
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

魏公何多猜忌

公忠若此如此

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上怒殊未釋
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
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
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
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
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
氣矣金人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毫陳蔡之
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
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四

青照堂叢書

火編

卷二

全

五萬上喜曰朕常慮江池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
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
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已講和不
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
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
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
焉上從其言群議遂息潘良貴以向子諲奏事久叱
之退上欲抵良貴罪常同爲之辨欲併逐同鼎奏于
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給事中張

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誣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鼎
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
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
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御筆和
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
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
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
留身不知所云鼎嘗聞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
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爲侍御史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二

允

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
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
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
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問益疑
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
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
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
使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
之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

檜惟不易識
所以能殺武

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
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
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者
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
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
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
入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
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宮
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二

牟

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
人與郡鼎嘗薦胡寅魏杞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
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
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
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
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
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疎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
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
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

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至越
丐祠檮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諭鼎嘗受
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
弛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
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
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
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
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
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二

全

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
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
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粳米檜知之命本軍
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
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
卿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
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
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
宗卽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祠廟以鼎

根本在此

此

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
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
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爲稱
首云

元 廉魏公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孚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
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逃去既獲時於法當死父怒
將付有司希憲泣諫止之俱得免死又嘗侍母居中
山有二奴醉出惡言希憲曰是以我爲幼也卽送繫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二

全

府獄杖之皆奇其有識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
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
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
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曰曰廉孟子
山是知名嘗與近臣校射世祖前希憲腰插三矢有
欲取以射者希憲曰汝以我爲不能耶但吾弓力稍
弱耳左右授以勁弓三發連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
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京兆
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尤號難治

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暇日從名儒若許衡姚樞
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爲
根本計國制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
行希憲至悉令著藉爲儒有民妻與卜者厭詛其夫
殺之獄成僚佐皆言方大旱卜者宜減死希憲議當
伏法已而大雨立應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
右居數歲讒者謂王府人多專擅不法至是命阿藍
答兒劉大平檢察所部用僚屬分領其事大開告訐
希憲曰宜撫司事由已出有罪固當獨任僚屬何預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裔編二 九三

右軍都海在六盤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
將其性險詐素畏殿下英武倘倚關中形勝設有異
謀漸不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阿里
不哥搆亂北邊遣脫忽思發兵河朔大肆凶暴真定
名士李槃嘗奉莊聖太后命侍阿里不哥講讀脫忽
思怒槃不附已械之希憲訪槃於獄言於世祖而釋
之世祖命希憲賜膳於宗王塔察兒希憲卽以已意
白王宜首建翊戴之謀王然之許以身任其事歸政
其言世祖曰若此重事卿何不懼之甚耶庚申至開
平宗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
言且曰阿里不哥於殿下爲母弟居守朔方專制有
年或觀望神器事不可測宜早定大計世祖然之明
日卽位建元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俱久留京師
今聞其父死宜立爲王遣還國以恩結之又言鄂兵
未還宜遣使與宋講好勅諸軍北歸帝皆從之趙良
弼還自關右奉劉太平霍魯海反狀皆如希憲言初
分漢地爲十道乃併京兆四川爲一道以希憲爲宣
撫使太平霍魯海聞之乘驛急入京兆密謀爲變後

三日希憲至宣布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斷事官
闊闢出遣使來告渾都海已反殺所遣使者朶羅台
遣人諭其黨密里火者於成都乞台不花於青居使
各以兵來援又多與蒙古軍與魯官兀奴忽等金帛
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霍魯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召
僚屬謂曰上新卽位責任吾等正爲今日不早爲之
計殆將無及遣萬戶劉黑馬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
尹史廣掩捕太平霍魯海及其黨獲之盡得其奸謀
悉置於獄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火者總帥汪惟正誅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二

卷

乞台不花具以驛聞時關中無兵備命汪惟良將秦
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旨爲辭希憲卽解所
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
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
製軍衣惟良感激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
推簡制諸軍蒙古官入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
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
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
於通衢方出迎詔人心遂安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

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
行權此其是也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詔曰朕
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西
川將紐隣與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
黨五十餘人于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二
人自必死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
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
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今因其懼死並加寬釋使之
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二

卷

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知諸校
獲全紐隣與魯官得釋大喜過望切諭其屬出兵効
力人人感悅八春亦釋然開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
俱西詔以希憲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都海聞
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復自和林提
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隣兄宿敦爲書招
紐隣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與元忙古合青居汪惟正
欽察俱遣使言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遣使深諭
戒之兩川諸將素懼希憲威名按堵從命渾都海阿

藍答兒合軍而東諸將失利河石大震西土親王執
畢帖木兒輔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
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合舟及汪惟良八
春等合兵復戰西涼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以
送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
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
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勅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
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
川遂安降者益衆又罷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之二

左

無籍戶之成靈州屯田者以寬民力欽察獲宋臣張
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
因爲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事玠得書
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犖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爲
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
將劉整以盧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
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整後特
建取襄陽之策果立勲効宋將家屬之在北者希憲
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

續纂

李璫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憲勲名
因言文統由張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勝
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
聖慮帝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
何慮焉蜀降人費正寅以私怨譖希憲因李璫叛亦
脩城治兵潛畜異志帝因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
希憲行省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
陛見言曰方關陝叛亂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
行事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之二

左

帝撫御床曰當時之言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
諭良久進拜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
中從容道藩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攻鄂
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慰從諸臣
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劉秉忠張易進曰山東王
文統才智士也今爲李璫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之
實未嘗識其人也帝曰朕亦記此希憲在中書振舉
綱維綜効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典利除害事無
不便當時翕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又建言國

家自開創已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僥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至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上廬于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肯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縋絰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衆畏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先

作事業者自于此能守定

本強與寬仁一也

澤政事使待鞠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効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果有肆橫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旣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勅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尙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音

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收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所釋之矣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五

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爲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卽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

不愧稱廉潔

事事皆得力

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嗣國王頭輩哥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年詔起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有輿人辭賜坐帝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帝道攸朕及鄂漢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宜爲顧退托耳遂雪戶不下數萬諸王國塔分地所在彼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二

五

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鎮體朕此意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案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捧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亦爲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羨餘馬千三百希憲曰上之則若自衛卽與他都

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長公主及國婿入朝縱獵郊
原擾民爲甚希憲面諭國婿欲入奏之國婿驚愕人
語公主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
以鈔萬五千貫還飲民之直幸勿遣使者自是貴人
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
形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遣使
行省荆南賜坐諭曰荆南入我版籍欲使新附者感
恩未來者尙化未知我朝有臣如此亦足以降其心
南土卑濕於卿非宜今以大事付託度卿不辭賜田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二

重

以養居者馬五十以給從者希憲曰臣每懼才識淺
近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有詔令
希憲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以進至鎮
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座中荆人大駭即日禁
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
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
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
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
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

不嗜殺人亦
得孟子

効今所饋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
同盜竊若歛旗民不爲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
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虜
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軍不得復有立契券
質賣妻子者理其罪仍没人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
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爲貧民之業
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
饑大綱既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
經藉旦日親至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二

重

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
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
納土其治化可見也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
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
皇帝遣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
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希憲疾久不
愈十四年春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
卽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
建祠希憲還襲紫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貪特

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止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感動上意未幾果有數輩以徙置都邑事奏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與之廷辨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其議遂止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口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二

五

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遣宋使諭旨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坐而論道時值省中事有必須執奏肩輿以入可也希憲附奏曰臣疾何足卹輸忠効力生平所願皇太子亦遣人諭旨曰上命卿領門下省無憚群小吾爲卿除之竟爲阿合馬所沮十六年春賜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

所謂無一念
不在君亦
字誤

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群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加贈推忠佐理翊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二

真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謚加故

拜東平住

拜住安童孫也五歲而孤大夫人教養之稍長宏遠端亮有祖風至大二年襲爲宿衛長仁宗卽位延祐二年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四年進榮祿大夫大司徒五年進金紫光祿大夫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每議大政必問曰合典故否同官有異議者曰大朝上說典故耶拜住微笑曰公試言之國家何事不依典故同官不能對大常事簡每退食必

延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盡口不倦嘗
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
於事業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英宗在東宮問
宿衛之臣於左右咸稱拜住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
住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
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竟不往
英宗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會諸侯王于大明殿詔
進讀太祖金匱寶訓威儀整暇語音明暢莫不注目
竦聽夏五月宣徽使失烈門要東木妻也里失八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總奇編二

頁

謀爲逆帝密得其事御移清閣召拜住謀之對曰此
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陰結黨與謀危社稷宜
速施天威以正祖宗法度帝動容曰此朕志也命率
衛士擒斬之其黨皆伏誅拜中書左丞相先時近侍
傳旨以姓名赴中書錄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爲之壅
滯拜住奏閣之注授一依選格次第吏無容姦刑曹
事有情可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常諭
左右曰汝輩慎之苟陷國法我雖曲赦拜住不汝恕
也至治元年春正月帝欲結綵樓於禁中元夕張燈

高世人之
箴

足徵其正直

設宴時居先帝喪參議張養浩上疏拜住謂當進諫
卽袖其疏入奏帝悅而止仍賜養浩帛以旌直言三
月從幸上都次察罕腦兒帝以行宮高麗殿制度卑
隘欲更廣之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
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
從之帝嘗謂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木華
黎從太祖開拓土宇安童相世祖克成善治也卿念
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
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總奇編二

頁

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聖恩惟陛下
垂矜時加訓飭幸甚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駝畜
盡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爲奴婢拜住以興王根
本之地其民宜加賑卹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贖
置衛中以遂生養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于大都王
是四十年親享之禮未暇請拜住奏曰古云禮樂
百年而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矣帝悅曰朕能行之
預勅有司以親享太室儀注禮節一遵典故毋擅增
損冬十月始有事于太廟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法

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拜
住攝太尉以從帝見羽衛文物之美顧拜住曰朕用
卿言舉行大禮亦卿所共喜也對曰陛下以帝王之
道化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所共慶也致
齋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儼若素習中外肅然明
日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有
感泣者拜住率百僚稱賀于大明殿執事之臣賜金
帛有差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祫禘配享等禮帝從
容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二

覓

爲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謝曰
昔堯舜爲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已從人萬世稱聖桀
紂爲君拒諫背賢悅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
保民到于今稱爲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
忠以報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
不言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時右丞相鐵木迭兒貪
濫謫險屢殺大臣鬻獄賣官廣立朋黨凡不附己者
必以事去之尤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諸舍
糧儲失陷欲奏誅之拜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

大似陸宣公

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但得不死鐵
木迭兒復引叅知政事張思明爲左丞以助已思明
爲盡力忌拜住方正每與其黨密語謀害之左右
得其情乘間以告且請備之拜住曰我祖宗爲國元
勲世爲忠貞百有餘年我今年少叨受寵命蓋以此
耳大臣協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讎我我求報之非
特吾二人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
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死生禍福天實鑒之汝輩
毋復言未幾奉旨往立忠憲王碑于范陽鐵木迭兒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二

章

久稱疾聞拜住行將出蒞省事入朝至內門帝遣速
速賜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愛待新年入朝未晚遂
怏怏而還然其黨猶布烈朝中事必稟于其家以拜
住故不得大肆其奸百計傾之終不能遂在京倉漕
管庫之職歲終例應注代時張思明亦稱疾不出衆
皆顧望拜住雖朝夕帝前以事不可緩乃日坐省中
謂僚屬曰左丞病省事遂廢乎郎中李處恭曰金穀
之職須慎選擇不得其人未敢遽擬拜住曰汝爲賣
官之計耳遣人善慰思明乃出共舉銓事拜住每以

學校政化大源似緩實急而主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請令內外官議拯治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圖則水圖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並善之六月壬寅敕賜平

青島堂叢書

宋編 欽定四庫全書

三

江腴田萬畝拜住辭曰陛下命臣釐正庶務若先受賜田人其謂何帝曰汝勲舊子孫加以廉慎人或援例朕自諭之秋七月奏召張思明詣上都數其罪杜刺吉思買置諸寺以益僧廩矯詔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酬其直田已入爲他人之業鐵木迭兒父子及鐵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爲賊鉅萬真人蔡道泰以奸殺人獄已成鐵木迭兒納其金令有司變其獄拜住舉奏二事命臺察鞠之盡得其情以田歸主劉蔡八刺吉思等皆生死餘論罪有差特赦鐵失冬十二月進右丞相監修國史帝欲爵以三公懇辭遂不置

亦似魏文貞

左相獨任以政首薦張珪復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優其祿秩議事中書不次用才唯恐少後日以進賢退不肖爲重務患法制不一有司無所守奏詳定舊典以爲通制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歛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爲重君爲輕國非民將何以爲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三年春二月將進仁宗實錄先一日詣翰林國史院聽讀首卷書大德

青島堂叢書

宋編 欽定四庫全書

三

十一年事不書左丞相哈剌哈孫定策功惟書越王禿剌勇決從容謂史官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錄鷹犬之勞而畧發踪指示之人可乎立命書之其也筆削未盡善者一一正之人皆服其識見夏六月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時鐵木迭兒過惡日彰拜住悉以奏聞帝悟奪其官仆其碑奸黨鐵失等甚懼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

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拜生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晉王也乘帖木兒時鎮北邊鐵失潛遣人至王所告以逆謀約事成推王爲帝王命囚之遣使赴上都告變未至車駕南還次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夜以所領阿連衛兵爲外應殺拜住遂弑帝於行帳晉王卽位鐵失等伏誅詔有司備儀衛百官者宿前導輿拜住盡相於海雲寺大作佛事觀者萬數無不歎惜泣下拜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二

三

住憂國忘家常直內庭知無不言大官以酒進則憂形于色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實直鉅萬繼而獲盜得金家僮來告色無喜愠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及拜住入相振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歛英宗倚之相與勵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夷有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而奸臣畏之卒構禍難云母告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住爲太常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圃閱羣戲出稍後母

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爲豈大人事耶拜住深自克責一日入侍內宴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強以數卮旣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酣于酒一日代祀睿宗原廟歸侍左右母問之曰真定君待汝者若何對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靈汝祖之舊德故耳汝何有焉拜住之賢母之教也後封東平王夫人泰定初中書奏丞相拜住盡忠效節殞于羣兇乞賜褒崇以光後世制贈清忠一德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音編二

四

平王謚忠獻至正初改至仁孚道一德佐運功臣餘如故子薦麟鐵穆爾

青照堂叢書

劉學龍一梓

孫文翰校

訂重

李元春時訂

男來瀚觀泰

于少保謙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舉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帝為傾聽顧佐為都御史待寮屬甚嚴獨下謙以為才勝已也扈蹕樂安高煦出降帝命謙口數其罪謙正詞斬嶄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賞資與諸大臣等出按江西雪冤囚數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一

百疏奏陝西諸處官校為民害詔遣御史捕之帝知謙可大任會增設各部右侍郎為直省巡撫乃手書謙名授吏部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謙至官輕騎徧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即具疏言之一歲凡數上小有水旱輒上聞正統六年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請以每歲三月令府州縣報餽食下戶隨分支給先菽秫次黍麥次稻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州縣吏秩滿當遷預備糧有未足不聽離任仍令風憲官以時稽

254 497 18.3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二

察詔行之河南近河處時有衝決謙令厚築隄障計里置亭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並令種樹鑿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大同孤懸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別設御史治之盡奪鎮將私墾田為官屯以資邊用威惠流行太行伏盜皆避匿在官九年遷左侍郎食二品俸初三楊在政府雅重謙謙所奏朝上夕報可皆三楊主持而謙每議事京師空橐以入諸權貴人不能無望及是三楊已前卒太監王振方用事適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振謙入朝薦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已而振知其誤得釋左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復命謙巡撫時山東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謙請發河南懷慶二府積粟以振又奏令布政使年富安集其衆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察之前後在任十九年丁內外艱皆令歸治喪旋起復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也先大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謙與尚書鄒瑩極

諫不聽坐從治兵留謙理部事及駕陷土木京師大震衆莫知所爲郕王監國命羣臣議戰守侍講徐理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謙請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以次經畫部署人心稍安卽遷本部尚書郕王方攝朝廷臣請族誅王振而

青照堂叢書

女編 懿旨編下

三

國家正賴公耳王直一言

此等部署石亨等不能也

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遣都督孫鏗衛顓張軌張儀雷通分兵守九門要地列營郭外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參之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輊者宜用爲巡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者宜用爲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効則治臣罪帝深納之十月敕謙提督各營軍馬而也先挾上皇破紫荆關直入窺京師石亨議歛兵

青照堂叢書

女編 懿旨編下

四

堅壁老之謙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亟分遣諸將率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都督陶瑾安定門廣寧伯劉安東直門武進伯朱瑛朝陽門都督劉聚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阜成門都指揮李端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宣武門而謙自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與陳德勝門外當也先以部

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身自督戰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却

敵章義門北禽其長一人帝喜令謙選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謙理軍務初也先深入視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陣待意稍沮叛關喜寧喊使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復邀謙及王直胡濙等出議帝不許也先氣益沮庚申寇窺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遣數騎誘敵敵以萬騎來薄副總兵范廣發火器伏起齊擊之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寇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鑑禦之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副總兵武興擊寇彰義門與都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錄奇編下

五

督王敬挂其前鋒寇且却而內官數百騎欲爭功躍馬競前陣亂輿被流矢死寇逐至土城居民升屋號呼投磚石擊寇譁聲動天王竝及福壽援至寇乃却相持五日也先邀請既不應戰又不利知終弗可得志又聞勤王師且至恐斷其歸路遂擁上皇山良鄉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固辭不允乃益兵守真保涿易諸府州請以大臣鎮山西防寇南侵景泰元年三月總兵朱謙奏敵二萬攻

曲盡

圍萬全救范廣充總兵官禦之已而寇退謙請即駐兵居庸寇來則出關剿殺退則就糧京師大同參將許貴奏迤北有三人至鎮欲劫延遣使講和謙曰前遣指揮李鐸岳謙往而也先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况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做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為介冑臣而懼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自是邊將人主戰守無敢言講和者初也先多所要挾皆以喜

青照堂叢書

次編 錄奇編下

下

寧為謀主謙密令大同鎮將禽寧戮之又計授王偉誘誅間者小田兒且因謀用間請特釋忠勇伯把台家許以封爵使陰圖之也先始有歸上皇意遣使通欽京師稍解嚴謙上言南京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多流民設遇歲荒嘯聚可虞乞救內外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召還所遣召募文武官及鎮守中官在內地者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見中國無釁滋欲乞和使者頻至請歸上皇大臣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

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奉奉皇上皇以歸謙力也上皇既歸瓦剌復請朝貢先是貢使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至三千餘賞資不饜遂入寇及是又遣使三千來朝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難恃條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備禦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不相統一請擇精銳

十五萬分十營團操團營之制自此始具兵志中瓦剌入貢每攜故所掠人口至謙必奏酬其使前後贖還累數百人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衆也先入寇多爲內應謙謀散遣之因西南用兵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內患以息楊洪自獨石入衛八城悉以委寇謙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未平何文淵議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乃寢謙以上皇雖還國

恥未雪會也先與脫脫不花構請乘間大發兵身往討之以復前仇除邊患帝不許謙之爲兵部也也先勢方張而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擁衆僭號湖廣貴州廣西猺獞苗獠所至蜂起前後征調皆謙獨運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勲臣宿將小不中律卽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畧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比至性過人憂國忘身上皇雖歸口不言功東宮旣易命兼

宮僚者支二俸諸臣皆辭謙獨辭至再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第西華門辭曰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安固辭不允乃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錠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帝知謙深所論奏無不從者嘗遣使往其定河間采野菜直沽造乾魚謙一言卽止用一人必密訪謙謙具實對無所隱不避嫌怨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而用弗如謙者亦往往嫉之比寇初退都御史羅通卽劾謙上功簿不實御史顧鼎言謙太專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謙據祖制折

之戶部尙書金濂亦疏爭而言者拮據不已諸御史以深文彈劾者屢矣賴景帝破衆議川之得以盡所設施謙性故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與大臣勲舊貴戚意頗輕之

致身之義如此非過激也

憤者益衆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實以是得還不快也徐琨以議南遷爲謙所斥至是改名有貞稍稍進用嘗切齒謙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用之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德勝之捷亨功不加謙而得世侯內嬖乃疏薦謙子冕詔赴京師辭不

書照堂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忠貞堂下

十

允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都督張軾以征苗失律爲謙所劾與內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謙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與吉祥有貞等既迎上皇復位宣諭朝臣畢卽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等與黃珙搆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議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蕭惟禎定讞坐以謀逆

書照堂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忠貞堂下

十

處極刑文不勝誣辯之疾謙笑曰亨等意耳辯何益奏上英宗尙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丙戌改元天順丁亥棄謙市籍其家家戍邊遂溪教諭吾豫言謙罪當族謙所薦舉諸文武大臣並應誅部議持之而止千戶白琦又請榜其罪鏤板示天下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爲口實謙自值也先之變誓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景帝遣典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醢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漚以賜或言寵謙太過典守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卽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及籍沒家無餘資獨正室鏤鑰甚固啟視則上賜蟒衣劍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指揮梁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挾之明日復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達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踰年歸葬杭州達六合人故舉將才出李時勉門下者也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謙既死而亨黨陳汝言代爲兵部尙書

未一年敗賊累巨萬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被
遇景泰朝死無餘資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對
俄有邊警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
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爲默然是年有貞爲亨所中成
金齒又數年亨亦下獄死吉祥謀反族誅謙事自成
化初冕赦歸上疏訟寃得復官賜祭誥曰當國家之
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爲權奸所並嫉
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即
治二年用給事中孫需言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五 下

十一

傳謚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萬歷
中改謚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祠不絕

彭太師時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
明年鄒王監國令同商輅入閣預機務聞繼母憂力
辭不允乃拜命釋褐踰年叅大政前此未有也尋進
侍讀景泰元年以兵事稍息得請終制然由此忤旨
服除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易儲遷左春坊大
學士賓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俱兼侍讀天順元

年徐有貞既得罪岳正許彬相繼罷帝坐文華殿召
見時曰汝非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明日仍命入閣
兼翰林院學士閣臣自三楊後進退禮甚輕爲帝所
親擢者唯時與正二人而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
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
初小忤久亦服其諒直曰彭公真君子也慈壽皇太
后上尊號詔告天下時欲推恩賢謂一年不宜再赦
時曰非赦也宜行優老典朝臣父母七十與誥赦百
姓八十給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賢稱善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五 下

十二

奏行之帝愛時風度選庶吉士命賢盡用北人南人
必若時者方可賢以語時俄中官牛玉宣旨時謂玉
曰南士出時上者不少何可抑之已選十五人南六
人與焉門達構賢帝惑之曰去賢行專用時矣或傳
其語時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
曰賢去時不得獨留諸間帝意乃解帝大漸口占遺
命定后妃名分勿以嬪御殉葬凡四事付閣臣潤色
時讀竟涕下悲愴不自勝中官復命帝亦爲隕涕憲
宗卽位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錢

后久病不當稱太后而貴妃帝所生母宜獨上尊號
賢曰遺詔已定何事多言時曰李公言是也朝廷所
以服天下在正綱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少頃之中官
復傳貴妃旨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賢色變目時時曰今日事與
宣德間不同胡后表讓位退居別宮故在正統初不
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爲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
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今誰敢草若人臣阿意順
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鴈聲林以危語時拱手向天

言忠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十三

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錢皇后無子何
所規利而爲之爭臣義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耳
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言之議遂
定及將上寶冊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太后宜加
兩字以便稱謂乃尊爲慈懿皇太后貴妃爲皇太后
越數日中官草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
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悞大事時閣臣陳文默
無語問包言甚愧禮成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同知
經筵成化改元進兵部尚書兼官如故明年秋乞歸

真源

省三年二月詔趣還朝英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兼
文淵閣大學士四年慈懿太后崩詔議山陵時及商
輅劉定之言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宮陛下尊爲太
后詔示天下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盡母子之愛於
義俱得今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不易之禮
比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懷疑懼竊謂皇上所以遲
疑者必以今皇太后萬壽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
后並配非祖宗制考之於古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
后而呂后仍祔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古

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
貽議來葉於是諸大臣相繼言之帝猶重違太后意
時偕朝臣伏文華門泣請帝與太后皆感動始從時
議羣見三台時等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
尤爲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今嬪嬙衆多維熊無兆必
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
恩愛爲宗社大計時帝專寵萬貴妃妃年已近四十
時故云然又言大臣黜陟宜斷自宸衷或集群臣會
議不可悉委臣下使大權旁落帝雖不能從而心嘉

其忠都御史項忠討滿四不利朝議命撫寧侯朱永將京軍往赴永故難其行多所邀請時惡其張大且度軍不無行第令整裝待會忠馳奏已圍賊石城帝遣中官懷恩黃賜偕兵部尚書白圭程信等至閱議時曰賊四出攻剽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甚固此困獸易禽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彼部分已定何故自退且今出師度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決矣信忿出危言曰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危之問時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下

五

見曰觀忠疏曲折知其能若聞別遣禁軍將退避不敢任賊不可知矣時惟商輅然其言至冬賊果平乃大服改吏部尚書五年得疾在告踰三月帝趣赴閣視事免朝參是冬無雪疏言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拙分掊尅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漁竭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優詔褒納畿輔山東河南早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賠課馬京師米貴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並從之時以舊臣見倚重遇事爭執無所避而是時帝怠於政大臣希得見萬安同

在閣結中貴戚曉上下壅隔時頗懷憂七年疾復作乞致仕帝慰留之不得去冬彗復見時言政本七事一毋惑佛事糜金錢二傳旨專委司禮監毋合他人以防詐僞三延見大臣議政事四近幸賜予太多工匠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徙者法不蔽罪宜戒淫刑僭賞五虛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戒廷臣毋依違凡政令失當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草地減退勢要莊田皆切中時弊寧晉伯劉聚爲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謚且乞祠額禮部執故事却之帝特賜額曰褒功命內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齋編下

六

擬封謚時等言卽予永誠將來守邊內臣皆援此陳乞是變祖宗法自今日始或言朱童貫封王時曰貫封王在徽宗末年豈盛世事耶乃寢時每因災變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阻隔悒悒不得志五年以後凡七在告帝輒命醫就視數遣內臣賜資十一年正月以秩滿進少保踰月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公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不使其人知燕居無情容服御儉約無聲樂之奉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商太傳輅

商輅字弼載淳安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殿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除修撰尋與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丰姿瓌偉帝親簡爲展書官卿王監國以陳循高穀薦入內閣叅機務徐理倡南遷議輅力沮之其冬進侍讀景泰元年遣迎上皇於居庸進學士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令校尉上變告上皇與少監阮浪內使王瑤圖復位帝震怒捕二人下詔獄窮治之忠筮於術者同寅寅以大義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七

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輅及中官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降爲事官立功殺瑤錮浪於獄事得不竟太子既易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如故賜第南薰里塞上廐日久爲勢豪侵據輅請覈還之軍開封鳳陽諸府饑民流濟寧臨清間爲有司驅逐輅憂其爲變請招徠畿內八府開田給糧種民皆有所歸鍾同章綸下獄輅力抹得無死寰宇通志成加兼太常卿景帝不豫羣臣

254.49.98.5

請建東宮不許將繼奏輅援筆曰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子孫間者感動以日暮奏未入而是夜石亨輩已迎復上皇明日王文于謙等被收召輅與高穀入便殿溫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文毋別具條款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輩不悅諷言官劾輅朋奸下之獄輅上書自懇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不省中官與安稍解之帝愈怒安曰向者此輩創議南遷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意漸釋乃斥爲民然帝每獨念輅朕所取士嘗與姚夔侍東宮不忍棄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太

之以忌舊竟不復用成化三年二月召至京命以故官入閣輅疏辭帝曰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辭首陳勸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先聖號廣造士法凡八事帝嘉納之其言納諫也請召復元年以後建言被斥者於是羅倫孔公恂等悉復官明年彗星見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劾不職大臣並及輅御史林誠詆輅曾與易儲不宜用帝不聽輅因求罷帝怒命廷鞠諸言者欲加重譴輅曰臣嘗請優容言者今論臣反責之如公論何帝悅旻等各予杖復職尋

進兵部尚書久之進戶部宋元通鑑綱目成改兼文淵閣大學士皇太子立加太子少保進吏部尚書十三年進謹身殿大學士輅爲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至臨大事決大議毅然莫能奪仁壽太后莊戶與民爭田帝欲徙民塞外輅曰天子以天下爲家安用皇莊爲事遂寢乾清宮門災工部請採木川湖輅言宜少緩以存警畏從之悼恭太子薨帝以繼嗣爲憂紀妃生皇子六歲矣左右畏萬貴妃莫敢言久之乃聞於帝帝大喜欲宣示外廷遣中官至內閣諭意輅請

孝熙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

元

由是紀妃遷永壽宮踰月妃病篤輅請曰如有不諱禮宜從厚且請命司禮監奉皇子過妃宮問視及襲衣服行禮帝皆是之帝將復邸王位號下廷議輅極言王有社稷功位號當復帝意遂決帝建玉皇閣於宮北命內臣執事禮與郊祀等輅等爭罷之黑眚見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慮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帝優詔褒納中官汪直之督西廠也數與大獄輅率同官條直十一罪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顯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聽奸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逢梟刺事激成可爲懲鑒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瓦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厲甚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

孝熙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

三

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萬安劉瑄劉吉等俱對引義慷慨恩等屈服輅顧同列謝曰諸公皆爲國如此輅復何憂會九卿項忠等亦劾直是日遂罷西廠直雖不視廠事寵幸如故譖輅嘗納指揮楊舉賄欲脫其罪輅不自安而御史戴縉復頌直功請復西廠輅遂力求去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輅既去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敢與抗者矣錢溥嘗以不遷官作禿婦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裔編下

三

以譏輅高瑄請復景帝位號黎淳疏駁極詆輅輅皆不爲較待之如平時萬貴妃重輅名出父像屬爲贊遣金帛甚厚輅力辭使者告以如意輅曰非上命不敢承也貴妃不悅輅終不顧其和而有執如此及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文毅子良臣成化初進士官翰林侍講

王太保朝

不較詆已者
所以能非也
如之賂

王翺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初會試貢士於行在帝時欲定都北京思得北士用之翺兩試皆上第大喜特召賜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左遷行人宣德元年以楊士奇薦擢御史時官吏有罪不問重輕許運磚還職翺請犯賊吏但許贖罪不得復官以懲貪黷帝從之五年巡按四川松潘蠻竊發都督陳懷駐成都相去八百餘里不能制翺上便宜五事請移懷松潘而松茂軍糧於農隙齊力起運護以官軍毋專累百姓致被劫掠吏不給由爲民蠹令自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裔編下

三

毋隱州縣土司徧設社學會川銀場歲運米八千餘石給軍往返勞費請令有罪者納粟自贖詔所司議詳運糧事而遷蠹吏北京餘悉允行英宗卽位廷議遣文武大臣出鎮守擢翺右僉都御史偕都督武興鎮江西懲貪抑奸吏民畏愛正統二年召還院四年處州賊流劫廣信命翺往捕盡俘以還是年冬松潘都指揮趙諒誘執國師商巴掠其財與同官趙德誣以叛其弟小商巴怒聚衆剽掠命翺及都督李安軍二萬征之而巡按御史白其枉詔將機進止翺至出

商巴於獄遣人招其弟撫定餘黨而劾誅諒成得復
商巴國師松潘遂平六年代陳鑑鎮陝西軍民之借
糧不能償者覈免之七年冬提督遼東軍務期以軍
令久弛寇至將士不力戰因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
命左右曳出斬之皆惶恐叩頭願効死贖罪乃躬行
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五里爲堡十里
爲屯使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餼寡軍民大悅又以邊
塞孤遠軍餉匱緣俗立法合有罪得收贖十餘年間
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以饒八年以九載滿進右

書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副都御史指揮孫璟鞭殺戍卒其妻女哭之亦死他
卒訴璟殺一家三人朔日卒死法妻死夫死父死非
殺也命璟償其家葬葬費璟感激後參將遼東追敵
三百里事李秉爲名將十二年與總兵曹義等出塞
擊兀良哈禽斬百餘人獲畜產四千六百進右都御
史十四年諸將破敵廣平山進左脫脫不花大舉犯
廣寧朔方關兵寇猝至衆潰朔入城自保或謂城不
可守朔手劍曰敢言棄城者斬寇退坐停俸半載景
泰三年召還掌院事易儲加太子太保辭稱病亂總

代議是爲老
臣法然非得
其人不可

可法

兵董典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謙請以翁信陳旺易之
而特遣一大臣督軍務乃以命朔兩廣有總督自朔
始朔至鎮將吏舊服推誠撫諭犒人嚮化部內無事
明年召入爲吏部尚書初何文淵協王直掌餘多私
爲言官攻去朔代一循成憲天順改元直致仕朔始
專部事石亨欲去朔朔乞休已得請李賢力爭乃留
及賢爲亨所逐亦以朔言留兩人相得歡甚帝每用
人必咨賢賢以推朔以是朔得行其志帝眷朔厚時
召對便殿稱先生不名而朔年幾八十多忘嘗令郎

書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四

設論隨入帝問故朔頓首曰臣老矣所聆聖諭恐遺
悞令此郎代議之其人誠謹可信也帝喜吏部主事
曹恂已遷江西參議遇疾還朔以聞命以主事回籍
恂怒同朔入朝捧朔胸捫其面大聲詰問下詔
獄朔具言恂實病得斥歸時服其量五年加太子少
保成化元年進太子太保雨雪免朝參屢疏乞歸輒
慰留數遣醫視疾三年疾甚乃許致仕未出都卒年
八十有四贈太保諡忠肅朔在銓部謝絕請謁公餘
恒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謝先祠未嘗歸私第每引選

或值召對侍郎代選歸雖暮必至署閱所選惟恐有

不當也論薦不使人知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自奉

儉素景帝知其貧為治第鹽山孫以廕入太學不使

應舉曰勿妨寒士路堦賈傑官近畿卿夫人數迎女

僕悲曰若翁典銓移我官京師反手爾何往來不憚

煩也夫人聞之乘間請黜卿怒推案擊夫人傷而傑

卒不得調其自遼東還朝也中官同事者重卿雖明

珠數顆卿固辭其人曰此先朝賜也公得毋以賊卻

我乎不得已納而藏焉中官死召其從子還之為都

御史時夫人為妾一妾逾半歲語卿卿怒曰汝何破

我家法即日具金幣返之妾終不嫁曰豈有大臣妾

嫁他人者卿卒妾往奔喪其子養之終身李賢嘗語

人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

廉剛而塞強而義也然性頗執嘗有詔舉賢良方正

經明行修及山林隱逸士至者率下部試黜黜落百

不取一二性不喜南士英宗嘗言北人文雅不及南

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卿出是益多引北人晚

年徇中官郭聰囑為都御史李秉所劾卿自引伏葢

此要竈

不無小損云子孫世官錦衣千戶

王少保竑

王竑字公度其先江夏人祖俊卿坐事戍河州遂著

籍竑登正統四年進士十一年授戶科給事中豪邁

負氣節正色敢言英宗北狩邸王攝朝午門羣臣劾

王振誤國罪讀彈文未起王使出待命眾皆伏地哭

請族振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厲聲叱言者去竑

憤怒奮臂起捽順髮呼曰若曹奸黨罪當誅今尚敢

爾且罵且齧其面眾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王恐遽

起入竑率羣臣隨王後王使中官金英問所欲言曰

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誣諸法王命出二人眾

又推殺之血漬延陞當是時竑名震天下王亦以是

深重竑且召諸言官慰諭甚至王即帝位也先犯京

師命竑與王通楊善守禦京城擢右僉都御史督毛

福壽高禮軍寇退詔偕都指揮夏忠等鎮守居庸竑

至簡士馬繕阨塞劾將帥不職者壁壘一新景泰元

年四月浙江鎮守中官李德上言馬順等有罪當請

命行誅諸臣乃敢擅殺非有內官擁護危矣是皆犯

此要竈

闕賊臣不宜用章下廷議于謙等奏曰上皇蒙塵禍由賊振順等實振腹心陛下監國羣臣共請行戮而順猶敢呵叱是以在廷文武及宿衛軍士忠憤激發不暇顧忌捶死三人此正春秋誅亂賊之大義也向使乘輿播遷奸黨猶在國之安危殆未可知臣等以爲不足問帝曰誅亂臣所以安衆志廷臣忠義朕已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八月竑以疾還朝尋命同都督僉事徐恭督漕運治通州至徐州運河明年尚寶司檢順牙牌不得順子請責之竑帝許焉諸諫官言順黨奸罪重廷臣共除之遑問牙牌且非竑一人事若責之竑忠臣懼矣乃寢前旨是年冬耿九疇召還敕竑兼巡撫淮揚廬三府徐和二州又命兼理兩淮鹽課四年正月以災傷疊見方春盛寒上言請敕責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斂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陛下益近親儒臣講道論德進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且引罪乞罷帝納其言遂下詔修省求直言先是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壅相望竑上疏奏不待報開倉振之至是山東

說得正

河南饑民就食者至廩不能給惟徐州廣運倉有餘積竑欲盡發之典守中官不可竑往告曰民旦夕且爲盜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威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請令死罪以下得於被災所入粟自贖帝復命侍郎鄒幹齎帑金馳赴聽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百八十五萬餘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石給饑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復業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槨所鬻子女贖還之歸者予道里費人忘其饑頌聲大作初帝聞淮鳳饑憂甚及得竑奏廣運倉自効疏喜曰賢哉都御史活我民矣尚書金濂大學士陳循等皆稱竑功是年十月就進左副都御史時濟寧亦饑帝遣尚書沈翼齎帑金三萬兩往振翼散給僅五千兩餘以歸京庫竑劾翼奉使無狀請仍易米備振從之明年二月上言比年饑饉薦臻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雪深數尺淮河抵海冰凍四

十餘里人畜偃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强者肆劫斂衣食路絕流離載途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爲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稅免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於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下修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奏

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却貢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敕內外臣工同加修省六年霍山民趙玉山自稱宋裔以妖術惑衆爲亂並捕獲之先後劾治貪濁吏輩糧長之蠹民者民大稱便英宗復辟並巡撫官改茲浙江參政數日石亨張軌追論茲擊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帝於宮中得茲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

命遣官送歸田里敕有司善視之天順五年李來寇莊浪都督馮宗等出討用李賢薦起故官與兵部侍郎自主參贊軍務明年正月並與宗擊退李來於紅崖子川圭等還並仍留鎮至冬乃召還明年春復合督漕撫淮揚淮人聞並再至歡呼迎拜數百里不絕憲宗卽位給事中蕭斌御史呂洪等共薦並及宜府巡撫李秉堪大用下廷議尚書王翱大學士李賢請從其言帝曰古人君夢卜求賢今獨不能從輿論所與乎卽召並爲兵部尚書秉爲左都御史命下朝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六

序

野相慶時將用兵兩廣並舉韓雍爲總督雍新得罪衆難之並曰天子方棄瑕錄用雍有罪不當用並非罪廢者耶卒用雍並條上進剿事宜且言將帥征討毋得奏攜私人妄冒首功又請復京營舊額禁勢家豪帥擅役禁軍於是命並同給事中御史六人簡閱十二營軍士並以擇兵不若擇將共奏罷營職八十八餘人而慎簡材武補之兵部清理貼黃缺官並偕諸大臣舉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爲李賢所沮竟出二人於外并罷會舉例並憤然曰吾尚可居此耶卽

引疾求退帝方綱用茲優詔慰留日遣醫視疾茲請
益切九月命致仕去茲爲尚書一年謝病者四月人
以未竟其用爲惜既去中外薦章百十上並報寢初
茲號其室曰憇庵既歸改曰休庵杜門謝客鄉人希
得見時李秉亦罷歸日出入里閭與故舊談笑遊燕
茲聞之曰大臣何可不養重自愛秉聞之亦笑曰所
謂大臣豈以立異鄉曲尚矯激爲賢哉時兩稱之茲
居家二十年弘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五正德間
贈太子少保謚莊毅准人立祠祀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舒修撰芬

崔桐馬汝驥附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年十二獻馴鴈賦於知府祝瀚
遂知名正德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時武宗數
微行畋遊無度其明年孝貞皇后崩甫踰月欲幸宜
府託言往視山陵罷沿道兵衛芬上言陛下三年之
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焚疚也且自古
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等威莫
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衮冕而羸
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孝貞山陵

故舊可遊宴
他不可

畢迎主耐廟自長安門入芬又言孝貞皇后作配茂
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
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
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
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昨
耐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
后之靈傲告陛下也陛下宜卽明詔中外以示改過
不報遂乞歸養不許又明年三月帝議南巡時寧王
宸濠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人情惶懼言官伏闕諫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忤旨被責讓芬憂之與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
事萬潮庶吉士汪應軫要諸曹連章入諫衆許諾芬
遂偕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及
應軫上疏曰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
道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
姓安焉若陛下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而
已非能行巡狩之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
近者西北再巡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
蒼昊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

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倡亂爲禍非細且陛下以鎮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或據勛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嚮朝之乎抑南面受其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所矣尚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蓄劉潁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

忠孝狀元四
字不愧

范微君以先
生入理學

考亦自不愧

國太后令且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乞收成命以彰聖孝帝怒奪俸三月時帝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及張聰桂夢方獻大驟擢學士芬及同官楊維聰編修王思道與同列拜疏乞罷未幾復偕同官楊慎等伏左順門哭爭帝怒下獄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喪歸卒於家年四十四世稱忠孝狀元芬丰神玉立負氣峻厲端居竟日無倦容夜則計過自訟以倡明絕學爲已任其學貫串諸經兼通天文律歷而尤精於周禮嘗曰周禮視儀禮禮記猶蜀之視吳魏也賈氏謂儀禮爲本周禮爲末妄矣朱子不加是正何也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學者稱梓溪先生萬歷中追謚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謫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鄉同官所謫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崔桐字來鳳海門人鄉試第一與芬同進士及第授編修既諫南巡並跪闕下受杖奪俸嘉靖中以侍讀出爲湖廣右參議累擢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

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偕芬等諫南巡罰跪受杖教習期滿當授編修特調澤州知州懲王府人虐小民比王有所屬輒投其書櫝中不視陵川知縣貪汝驥欲黜之巡按御史爲出解汝驥不聽竟褫其官世宗立召復編修尋錄直諫功增秩一等預修武宗實錄進修撰歷兩京國子司業擢南京右通政就改國子祭酒召拜禮部右侍郎尚書嚴嵩愛重汝驥入閣稱之帝特加侍讀學士汝驥行已峭厲然性故和易人望歸焉卒贈尚書諡文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三

王大傳鏊

王鏊字濟之吳人父琬光化知縣鏊年十六隨父讀書國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奇之稱爲天下士成化十年鄉試明年會試俱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杜門讀書避遠權勢弘治初遷侍講學士充講官中貴李廣導帝遊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壽寧侯張繼故與鏊有連及繼貴鏊絕不與通東宮出閣大臣請選正人爲宮僚鏊以本官

兼論德尋轉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嘗奏陳邊計畧言昨火備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今日火備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口懈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綱時召大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致仕尙書秦紘爲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鎮京營遙爲聲援厚恤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勇之士用間以攜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敢長驅深入從之又言宜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諛聞之陋時不能用尋以父憂歸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與韓文諸大臣請誅劉瑾等入黨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內閣止李東陽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美

瑾迫公論命以本官兼學士與芳同入內閣踰月進

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景帝汪后薨疑其禮鑿曰妃廢不以罪宜復故號葬

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憲宗廢后吳氏之

喪瑾議欲焚之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鑿曰服可以

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幾

死鑿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

居此李東陽亦力救璿等得遣戍瑾銜尚書韓文必

欲殺之又欲以他事中健遷鑿前後力救得免或惡

書其堂叢書

楊一清於瑾謂築邊牆糜費鑿爭曰一清爲國修邊

安得以功爲罪瑾怒劉大夏逮至京欲坐以激變罪

死鑿爭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時中

外大權悉歸瑾鑿初開誠與言問聽納而芳專煥阿

瑾橫禍甚禍流縉紳鑿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

許之賜璽書乘傳有司給廩隸咸如故事家居十四

年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卽位遣行人存問鑿疏謝因

上講學親政二篇帝優詔報問官一子中書舍人嘉

靖三年復詔有司存問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

范微君入守
漢子理學以
此

文恪鑿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晚著性善
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少善
制舉義後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經術險詭
者一切屏去引正閒文體爲一變

王太師恕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
大理左評事進左寺副嘗條刑罰不中者六事皆議
行之遷揚州知府發粟振饑不待報作資政書院以
課士天順四年以治行最超遷江西右布政使平贛

書其堂叢書

州寇憲宗嗣位詔大臣嚴覈天下方面官乃黜河南

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而以恕代臣成化元年南

陽荆襄流民嘯聚爲亂擢恕右副都御史撫治之會

丁母憂詔奔喪兩月卽起視事恕辭不許與尙書白

主共平大盜劉通復討破其黨石龍嚴東所部毋濫

殺流民復業移撫河南論功進左副都御史稍遷刑

部右侍郎父憂服除以原官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

諸湖修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因災變請講

求引災策帝爲賜山東租一年畿輔亦多減免旋改

守溪非瑾所
能施康對山
乃以名盛半
景矣
范微君亦以
守溪人理學

南京戶部左侍郎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趾而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爲巡撫鎮壓之乃改恕左副都御史以行就進右都御史初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言安南捕盜兵闖入雲南境帝卽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直自雲南往能固景遺安南王黎灝玉帶寶纁蟒衣珍奇諸物灝遣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給先行自守關者因脫歸揚言安南寇至關吏戒嚴黔國公沐琮遣人諭其帥始返而諸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頻遣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于崖謫密諸土官納其金寶無算恕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驛進黃鸚鵡恕請禁絕且盡發能貪暴狀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微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而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汪直罷遂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蕃勘上

得實置不問恕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當是時安南納江西叛人王姓者爲謀主潛遣謀入臨安又於蒙自市銅鑄兵器將伺間襲雲南恕請增設副使二員以飭邊備謀遂沮還南京數月遷兵部尙書參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托同事者咸不悅而錢能歸屢譖恕於帝帝亦銜恕數直言遂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舊制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徵半租民田全免其後民田率歸豪右而官田累貧民恕乃量減官田耗稍增之民田常州時有羨米乃奏以六萬石補夏稅又補他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便焉所部水災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振貸全活二百餘萬口江南歲輸白糧民多至破產而光祿槩以給庖人賤工又中官暴橫四方輪上供物監收者率要羨入織造繪綵及採花卉禽鳥者絡繹道路恕先後論列皆不納中官王敬挾妖人千戶王臣南行採藥物珍玩所至騷然長吏多被辱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諸生大譁敬奏諸生抗命恕亟疏言當此凶歲

宜遣使振濟顧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合益州織半臂褙子進琵琶捍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太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恕并及常州知府孫仁仁被逮仁新淦人由進士歷知府爲人方峻敬至不爲禮以是見忤恕抗章救三疏劾敬會中官尚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戍其黨十九人而棄臣市傳首南京仁亦得釋歸後積官至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二十年復改恕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聖

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飲戢林俊之下獄也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且數十萬此外也俊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憚恕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二十二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

孫仁附傳

此德是感人如此

愈不悅恕先加太子少保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恕附批落恕宮保致仕朝野大駭恕數爲巡撫歷侍郎至尚書皆在留都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既歸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虛月工部主事仙居王純比恕汲黯至予杖謫思南推官孝宗卽位始用廷臣薦召人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先是中外劾大學士劉吉者必薦恕吉以是大恚凡恕所推舉必陰撓之弘治元年閏正月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督邱鼐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吉竟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聖

中吉尤之章不下吏部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許陝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別推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倘所舉不效臣罪也今陛下安知頑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屬臣不能承望風指以固祿位且陛下旣以頑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卒用禎時言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參大政最後南京御史吳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閣也恕嘗侍

經筵見帝困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仍進講義
於宮中進士董傑御史湯鼐給事中韓重等遂交章
論駁恕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恕上言臣蒙國厚恩
日夕思報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臣盡
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不及
光卽今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有攸司臣豈敢
越而謀之但傑等責臣良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
帝復優詔勉留之恕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國事方以
疾在告聞帝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聖

疏切諫中官黃順請起復宦官潘俊供役恕言不可
以小臣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劉吉既憾恕吉所陷
壽州知州劉槩及言官周紘張昂湯鼐姜綰等恕又
抗章力救吉以是益恨乃合私人魏璋等共排之恕
先後推用羅明熊懷強珍陳壽邱龜白思明等咸譏
璋等糾駁恕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輒慰留且以
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早朝亦免徽王見沛乞
歸德州田已得旨恕言王國懿親不當爭尺寸地使
小民失業帝婉辭報焉廬溝橋成中官李興乞進文

亦當議

思院副使潘俊等官恕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成化
季始有此事陛下初政幸已革汰奈何復行且山陵
大工未聞陞職援例奏乞將何詞拒之帝納其言已
修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授四人官許五人冠帶恕
執奏不從再疏爭曰臣職掌銓選義當盡言而再疏
莫回天聽以爲業已許之不可易夫事求其當設未
嘗難十易何害不然流弊有不可救者報聞先後以
災異條七事以星變陳二十事咸切時弊壽寧伯張
繼請勲號詔券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聖

錢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繼已封伯
遽有此請累聖德不可許通政經歷高祿繼妹壻也
超遷本司參議恕言天下之官以待天下之士勿私
貴戚妨公議中旨以次等御醫徐生超補院判恕請
選上考者不納文華殿中書舍人杜昌等資緣遷秩
御醫王王自陳乞進官恕皆力爭寢之是時劉吉已
罷而邱濬入閣亦與恕不相能初濬以禮部尚書掌
詹事與恕同爲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及濬入
閣恕以吏部弗讓也濬由是不悅恕考察天下庶官

已黜而濬謂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怨屢爭不能得因力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求遷官爲怨所沮街怨甚怨里居日皆屬人作傳鏤板以行濬謂其沽直謗君上開罪且不小文泰心動乃自爲奏草示除名都御史吳禎潤色之訐怨變亂選法且傳中自比伊周於奏疏留中者槩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怨以奏出濬指抗言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也且傳中所載皆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

平其生美書

卷八 藝文編下

聖

彰過文泰無賴小人此必有老於文學多陰謀者主之帝下文泰錦衣獄鞫之得實因請逮濬怨及禎對簿帝心不悅怨乃貶文泰御醫責怨沽名焚所鏤版置濬不問怨再疏請辨理不從遂力求去聽馳驛歸不賜敕月廩歲祿亦頗減廷論以是不直濬及濬卒文泰往弔濬妻叱之出口以若改使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爲怨歟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

屬人作傳
不免議

澤者技擢之悲後弘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怨力也武宗嗣位遣行人齎敕存問資羊酒益廩隸且諭以讜論無隱怨陳國家大政數事帝優詔報之正德三年四月卒年九十三平居食暇兼人卒之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自氣滿漫欄之瞑矣訃聞輟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

馬大傳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鉤州人貌瓌奇多力登景泰二年進

書舉進士

卷八 藝文編下

聖

士授御史歷按山西湖廣風裁甚著還領諸道章奏母喪除超遷福建按察使成化初召爲南京大理卿以父喪歸滿四之亂陝西巡撫陳价下吏卽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代价馳至軍與總督項忠討平之事具忠傳錄功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文升數條奏便宜務選將練兵修安邊營至鐵鞭城烽堠剪除劇賊西固番族不卽命者悉滅之修茶政易番馬八千有奇以給士卒振鞏昌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甚著是時李羅忽滿都魯札加思蘭比歲犯邊文升請駐

兵韋州而設伏諸堡待之遂敗寇黑水口禽其平章迭烈孫又敗之湯羊嶺斬首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而還文升軍功甚盛奏捷不爲誇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賞薄至九年冬總制王越以大捷奏文升亦遣子琇報功廷臣勘奏不實坐停俸三月十一年春代越總制三邊軍務尋入爲兵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整飭遼東軍務巡撫陳越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馬價騰踊文升上邊計十五事因請禁之越由是嫌文升文升還部轉左十四年春鉞以掩殺冒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罌

功激變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禮太監懷恩等七人詣內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撫以沮直行文升疾應曰善恩入白帝卽命文升往直不悅欲令其私人王英與俱文升謝絕之疾馳至鎮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又請前以也先亂失授官璽書者十餘人得襲官事定直欲攘其功請於帝挾王英馳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然直內慚文升又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喜而陳鉞益諂事直得直權日夜譖文升思中之未有以發也文升

還賜牢醴明年春以遼東屢失事遣直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等按之會余子俊劾鉞鉞疑出文升意傾之益急直因奏文升行事乖方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乃下文升詔獄謫戍重慶衛直既傾文升則與鉞大發兵徼功鉞以是驟遷至尚書十九年直敗文升復官明年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遼軍民間其來皆鼓舞益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賧削衆益大喜二十一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徐和饑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振之是年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罌

冬召爲兵部尚書明年以李孜省譖調南京孝宗卽位召拜左都御史弘治元年上言憲宗朝岳鎮海瀆諸廟用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篆貯金書道經金銀錢寶石及五穀爲厭勝具宜毀從之又上言十五事悉議行帝耕藉田教坊以雜戲進文升正色曰新天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爲者卽斥去御史徐瑁賀霖失承旨下獄文升言初政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明年代余子俊爲兵部尚書督團營如故承平旣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時伺塞下

文升嚴覈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奸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緝捕給騎士十二衛文升出入文升乞休優詔不許小王子以數萬騎牧大同塞下勢洶洶文升以疾在告帝使中官挾醫視因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爲請密爲備而揚聲逼之必徙去已而果然遭繼母憂詔起復再疏辭不許西北別部野乜克力其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亦刺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且互市巡撫許進總兵官劉寧爲

書照堂叢書

次編

懿裔編下

一

哭

請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乃却之土魯番旣襲執陝巴而合牙蘭據守哈密僭稱可汗侵沙州追罕東諸部附已文升議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察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以方畧翥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間道兼程進可得志文升喜遂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合副總兵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往討果克之語詳進傳聞營軍不足請於錦衣及騰驤四衛中選補已得請矣

中官甯瑾阻之文升及兵科蔚春等言詔旨宜信不納陝西地大震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今火節方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閒地日視二朝以勤庶政且撤還陝西織造內臣振卹被災者家帝納其言內臣立召還文升爲兵部十三年盡心戎務於屯田馬政邊備守禦數條上便宜國家事當言者卽非職守亦言無不盡嘗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

書照堂叢書

次編

懿裔編下

季

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鼇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至於佛老之教尤宜屏絕恐惑眩心志山東久旱浙江及南畿水災文升請命所司振卹練士卒以備不虞帝皆深納之民困賦役文升極陳其害謂今民田十稅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絁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塞決

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
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
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繕
山陝防邊供餽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煩費寬力
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蘇更
乞崇正學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
本詔下所司詳議他所論奏者甚衆在班列中最爲
耆碩帝亦推心任之自太子太保屢加至少保兼太
子太傅歲時賜資諸大臣莫敢望也吏部尙書屠滄
罷廷推文升御史魏英等言兵部非文升不可帝亦
以爲然乃命倪岳代滄而加文升少傅以慰之岳卒
以文升代南京鳳陽大風雨壞屋拔木文升請帝減
膳撤樂修德省愆御經筵絕遊宴停不急務止額外
織造振饑民捕盜賊已又上吏部職掌十事帝悉褒
納一品九載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帝以將考察特
召文升及都御史戴珊史琳至煖閣諭以秉公黜陟
又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命左右掖之下階始

王品望

文升爲都御史王恕在吏部兩人皆以正直任天下
事疏出天下傳誦恕去人望皆歸文升迨爲吏部年
已八十修髯長眉遇事侃侃不少衰孝宗崩文升承
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卿李綸
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正德元年御用監中官王瑞復
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不奉詔給事中安奎刺得瑞
納貺狀劾之瑞恚誣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
帝終不聽文升因乞歸不許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
文升老口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文升推兵部侍郎
言照堂叢書 史編 卷一百一十五

劉太保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仁宅由鄉舉知瑞昌縣流民千餘家匿山中邏者索賂不得誣民反衆議加兵仁宅單騎招之民爭出訴遂罷兵擢廣西副使大夏年二十舉鄉試第一登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乃除職方主事再遷郎中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盡革所奏覆多當上意尚書倚之若左右手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瀨敗於老撾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弗予密告尚書余子俊曰兵興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

以理不以勢不特大臣處

事當如此

俊悟事得寢朝鮮貢道故由鴉鵲關至是請改由鴨綠江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道徑祖宗朝豈不知顧紆迴數大鎮此殆有微意不可許乃止中官阿九者其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爲大夏所答憲宗入其譖捕繫詔獄令東廠偵之無所得會懷恩力救乃杖二十而釋之十九年遷福建右參政以政績聞父訃一宿卽行引治二年服闋遷廣東右布政使田州泗城不靖大夏往諭遂順命後山賊起承檄討之令獲賊必生致驗實乃坐得生者過半改左移浙江六年

以理不以勢不特大臣處

事當如此

春河決張秋詔博選才臣往治吏部尚書王恕等以大夏薦擢右副都御史以行乃自黃陵岡浚賈魯河復浚孫家渡四府營上流以分水勢而築長隄起昨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水大治更名張秋鎮曰安平鎮孝宗嘉之賜璽書褒美語詳河渠志召爲左副都御史歷戶部左侍郎十年命兼左僉都御史往理宣府兵餉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爲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國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

以理不以勢不特大臣處

事當如此

束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合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兩月儲積充羨邊人蒙其利明年秋三疏移疾歸築草堂東山下讀書其中越二年廷臣交薦起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敕使及門攜二僮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大夏爲清吏治捐供億禁內外鎮守官私役軍士盜賊爲之衰止十五年拜兵部尚書屢辭乃拜命既召見帝曰朕數用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

在兵部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南京鳳陽大風拔木河南湖廣大水京師苦雨沈陰大夏請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釐革十七年二月又言之帝命事當興革者所司其實以聞乃會廷臣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下再議大夏等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請幼匠厨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覈奏四衛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織造齋醮皆

青原堂叢書

卷一百一十五

聖

停罷光祿省浮費鉅萬計而勇士虛冒之弊亦大減制下舉朝歡悅先是外戚近侍多干恩澤帝深知其害政奮然欲振之因時多災異復宣諭羣臣令各陳缺失大夏乃復上數事其年六月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帝不許令弊端宜革者更詳具以聞於是大夏舉南北軍轉漕番上之苦及邊軍困敝邊將侵尅之狀極言之帝乃召見大夏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

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當是時帝方銳意太平而劉健爲首輔馬文升以師臣長六卿一時正人充布列位帝察知大夏方嚴且練事尤親信數召見決事大夏亦隨事納忠大同小警帝用中官苗達言將出師內閣劉健等力諫帝猶疑之召問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延緩搗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稚十數耳賴朝

青原堂叢書

卷一百一十五

聖

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問曰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舉數十萬衆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都御史戴珊亦從旁贊決帝遽曰微卿曹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衆強徑歸莊浪廷臣懼生變欲授以大帥印又欲召還京處之散地大夏請獎其先世忠順而聽麟就開麟素貪虐失衆心兵柄已去無能爲竟快快病死帝

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衛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悲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行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爲後世法帝稱善又嘗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嘗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憊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李榮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特賜玉帶麒麟服所資金幣上尊歲時不絕未幾孝宗

要語

崩武宗嗣位承詔請撤四方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均州齊元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皇城京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頃之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亦當奪官福敬等故不入侍以激帝怒帝遽命復之而責兵部對狀欲加罪中官寧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下列之登極詔書不宜罪帝意乃解中官韋興者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覓緣守均州言官交諫大夏等再三爭皆不聽正德元年春又言鎮守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六

六

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陝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大夏自言不見用數上章乞骸骨其年五月詔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歸給廩隸如制給事中王翊張禕請留之吏部亦請如翊禕言不報大夏忠誠懇篤遇知孝宗忘身徇國於權倖多所裁抑嘗請嚴覈勇士爲劉瑾所惡劉宇亦憾大夏遂與焦芳譖於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瑾欲坐以激變律死都御史屠滸持不可瑾謾罵曰卽不死可無成耶

李東陽爲婉解且瑾詞大夏家貧乃坐戌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若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送食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尙書生還比至戌所諸司憚瑾絕餽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遇圍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挈子姓曰吾宦時不爲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合同死戌所耶大夏既遣戌瑾猶撫他事罰米輸塞上者再五年夏赦歸瑾誅復官致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卷

清軍御史王相請復廩隸錄其子孫中官用事者終嫌之不許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稍羸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爲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十一年五月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諡忠宣大夏嘗言於官以正已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卽一日憂責未已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赦歸有門下生爲巡撫者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爲尙書家引之登堂卽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

端毅使入作傳當亦此意

遠名不特於官宜然

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尙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

彭少保部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成化二年疏論僉都御史張岐儉邪宜召王竑李秉堃盛忬旨下詔獄給事中毛弘等救之不聽卒輸贖尋遷郎中錦衣指揮周瑛太后弟也奏乞武強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閒田命韶偕御史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卷

琮覆勘部等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卽爲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戚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部等邀名方命復下詔獄言官爭論救得釋當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並有重名一時稱何彭遷四川副使安岳扈氏焚滅劉某家二十一人定遠曹氏殺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可以爲疑獄久不決韶一訊得實咸伏辜進按察使盡撤境內淫祠王府祭葬舊

遣內官公私煩費奏罷之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進金燈擾道路韶劾之不報十四年春遷廣東左右布政使中官奉使紛遞鎮守顧恒市舶章眷珠池黃福皆以進奉爲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韶先後論奏最後梁芳弟錦衣鎮撫德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木害尤酷韶抗疏極論語侵芳芳怒搆於帝調之貴州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明年正月星變上言彗星示災見於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奎

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人慎乃邇年以來進奉貴妃加於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中官爭獻珍異動輒敕旨科擾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予告而歸廩食與夫濫加庸鄙傳賞一輕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時方召爲大理卿帝得疏不悅命仍故官巡撫順天永

平二府均大典宛平昌平諸縣徭役劾奏鎮守中官陶弘罪孝宗卽位召爲刑部右侍郎嘉興百戶陳輔緣盜販爲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遣韶巡視部至賊已滅乃命兼僉都御史整理鹽法尋進左侍郎韶以商人苦抑配爲定折價額蠲宿負憫宦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繪八圖以獻條利病六事悉允行弘治二年秋還朝明年改吏部與尚書王恕甄人才覈功實仕路爲清彗星見上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裁損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具文已又言濫授官太多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奎

乞嚴杜倖門痛爲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四年秋代何喬新爲刑部尚書故安遠侯柳景賊敗至數千兩徵僅十一以其母訴免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人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賊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魏於澳也不從御史彭程以論皇墳器下獄韶疏救因極陳光祿冗食濫費狀乃命具歲辦數以聞荆王見漸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內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滅死遣戍昌國公張繼建墳踰制役

軍至數萬畿內民冒充陵廟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亡日衆部皆抗疏極論但下所司而已詔涖部三年昌言正色秉節無私與王恕及喬新稱三大老而爲貴戚近習所疾大學士劉吉亦不之善詔志不能盡行連章乞休乃命乘傳歸月廩歲隸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言部僑新強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又明年卒年六十六諡惠安贈太子少保詔嗜學公暇手不釋書正德初林俊言詔諡不副行乞如魏驥吳訥葉盛改

書照堂叢書

次編 諡齋編下

奎

諡文竟不行

倪少保岳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奉命祀北岳母夢緋衣神人室生岳遂以爲名謙終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岳天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歷侍讀學士直講東宮二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仍直經筵弘治初改左侍郎岳好學文章敏捷博綜經世之務尚書耿裕方正持大體至禮文制度率待岳而決六年裕改吏部岳遂代爲尚書詔召國師傾占竹於四川

予所藏有二影

和而不同
朝大君子皆如此

岳力諫帝不從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禎等相繼爭之事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樂宣德之舊岳請頒成式又以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於歲終類奏率爲具文乃詳次其月日博引經史徵應勸帝勤講學開言路寬賦役慎刑罰黜奸貪進忠直汰冗員停齋醮省營造止濫賞帝頗採納焉左侍郎徐瓊與后家有連謀代岳九年南京吏部缺尚書廷推瓊詔加岳太子太保往任之而瓊果代岳尋改南京兵部尚書嚴絕請託不徇名譽銓政稱平岳狀貌魁岸風采嚴峻善斷大事每盈廷聚議決以片言聞者悅服同列中最推遜焉文升然論事未嘗苟同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疏出人多傳錄之論西北用兵害尤切其畧云近歲毛里孩阿羅忽孛羅出亂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牧故賊頻據彼地擁衆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苟或遇敵輒至挫衄旣莫敢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致兵鋒不靖邊患靡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

以返析圭撫衛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充牣私室且軍
 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平
 民謬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為辭功賞所加非
 私家子弟印權門廝養而什伍之卒轉餉之民則委
 骨荒城膏血野草天怒人怨禍幾日深非細故也京
 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
 禦用喪天威臨陣輒奔反墮邊軍之功為敵人所侮
 且延緩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
 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

青照堂叢書
 宋編 卷一百一十五
 至

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緩而不
 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苦於轉移馬力疲於
 奔軼夫聲東擊西者賊寇之奸態也擣虛批亢者兵
 家之長策也精銳既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
 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衡決遠近坐困其可為得
 計哉至於延緩士馬屯集糧糈不資乃以山西河南
 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
 而子荷道路愁怨非落空虛幸而得至東芻百錢斗
 粟倍直不幸遇賊身且斃矣他尚何云輸將不足則

從來軍功
 然

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
 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芻粟補官而媚
 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合之入至
 若輸粟給鹽則豪右請托率占虛名鬻之而商賈費
 且倍徙官爵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
 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輪輓
 彌於邊者歲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
 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
 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準折糧價實則侵

青照堂叢書
 宋編 卷一百一十五
 至

寇軍需故朝廷有廉廩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兵
 馬所經例須應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迫
 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
 守者巧為竊攘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支罔上行私
 莫此為甚及防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紜有謂復受
 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犄角易制夫
 欲復城河北即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
 地輜重為累饋餉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
 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

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衆襄平月之糧奮揚武威掃蕩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覬萬一之倖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爲敵所困既失坐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緩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事

綏而關陝震動今棄延緩則他口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愈近而禍愈大矣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間諜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十四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少保諡文毅明世父子官翰林俱諡文自岳始

吳少保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以文行有聲諸生開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授修撰侍孝宗東宮秩滿進右諭

抵二事皆可
爲後法

德孝宗即位以舊學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繼母憂吏部員缺命虛位待之服滿還任轉左改掌詹事府入東閣專典誥敕仍侍武宗東宮寬多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其僚上疏曰東宮講學與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誦讀古人八歲就傅卽居宿於外欲離近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宋

我帝嘉納之十六年進禮部尚書餘如故先是孝莊錢太后崩廷議孝肅周太后萬歲後並葬裕陵附廟廟禮皆如適至是孝肅崩將附廟帝終以並附爲疑下禮官集議寬言魯頌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亦然會大臣亦多主別廟帝乃從之時詞臣望重者寬爲最謝遷次之遷旣入閣嘗爲劉健言欲引寬共政健固不從他日又曰吳公科第年齒附望皆先於遷遷實自愧豈有私於吳公耶及遷引退舉寬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爲之惜而寬甚安之曰吾

254.114.98.5

862

初望不及此也年七十數引疾輒慰留竟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雍中丞泰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除吳縣知縣太湖漲沒田千頃泰作堤為民利稱雍公堤民安亡去妾父訟其夫密殺女匿屍湖石下泰詰曰彼密殺汝女汝何以知置所且此非兩月尸必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考而服召為御史巡鹽兩淮竈丁無妻者泰為婚匹出知鳳陽府父憂去服闋起知南陽余子

平照堂叢書 次編 卷首編下 充

俊督師薦為大同兵備副使擢山西按察使泰剛廉所至好搏擊豪強太原知府尹珍塗過弗及避泰召至聽而數之珍不服泰竟笞珍珍訴於朝且告泰非罪杖人死逃下詔獄王恕請寬泰罪會事經赦乃降湖廣參議弘治四年轉浙江右布政使復以母憂去十二年起右副都御史巡撫宜府官馬死軍士不能償泰言於朝以官帑市邊軍貧有妻者輒鬻泰請官為資給尚書周經因令貧者給聘財典賣者收贖軍虛歡參將王傑有罪泰劾之下泰逮問泰又請按干

治襄陽口關
西自二高
車獄一泰世
隆也

錦明

戶八人帝以泰屢抑武臣方部都察院行動而參將李稽坐事畏泰重劾乞受杖泰取大杖決之稽乃奏泰凌虐帝遣給事中徐仁偕錦衣千戶往按僕復使人走登聞鼓下訟泰妄逮將校至八十六人并及其婿納賂事法司數上視為民武宗立給事中潘鐸等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吏部尚書馬文升遂起泰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回辭不赴正德三年奉許進為吏部復起前官七月擢南京戶部尚書劉瑾泰鄉人也怒泰不與通甫四日即令致仕謂進私

平照堂叢書 次編 卷首編下 七

泰遂削二人籍而迫斥馬文升及前薦泰者尚書劉大夏給事中趙士賢御史張津等為民其他罰米輸邊者又五十餘人泰歸居韋曲別墅不入城市瑾誅復官致仕年八十卒卒時榻下有聲若雷者泰奉身儉素貴賓至不過二肉為尚書無緋衣及卒家人始製以斂天啟中追諡端惠

梁太師儲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受業陳獻章舉成化十四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郎

治四年進侍講改洗馬侍武宗於東宮冊封安南邦
其饋久之擢翰林學士同修會典遷少詹事拜吏部
右侍郎正德初改左進尚書專典誥敕掌詹事府劉
瑾摘會典小疵儲坐降右侍郎孝宗實錄成復尚書
尋加太子少保調南京吏部瑾誅以吏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屢加少傅太子太傅進建極
殿十年楊廷和遭喪去儲爲首輔進少師太子太師
華蓋殿大學士時方建乾清坤寧宮又營太素殿天
鵝房船塢儲偕同官靳貴楊一清切諫明年春以國

本未定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儲儲貳之選皆不報
其秋一清罷蔣冕代之至明年貴亦罷毛紀入閣帝
好微行嘗出西安門經宿返儲等諫不聽然猶慮外
廷知是春從近倖言召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郊祀
畢幸南海子觀獵儲等暨廷臣諫皆不納八月朔微
服從數十騎幸昌平次日儲冕紀始覺追至沙河不
及連疏請回鑾越十有三日乃旋儲等以國無儲副
而帝盤游不息中外危疑力申建儲之請亦不報九
月帝馳出居庸關幸宜府命谷大用守關無縱廷臣

▲易知附錄

出遂由宜府抵大同遇寇於應州幾殆儲等憂懼請
回鑾益急章十餘上帝不爲動歲除竟駐宜府當是
時帝失德彌甚羣小竊權濁亂朝政人情惶惶儲懼
不克任以延和服闋屢請召之廷和還朝儲遂讓而
處其下鳳陽守備中官邱德及鎮守延綏寧夏大同
宣府諸中官皆乞更勅書兼理民事帝許之儲等極
言不可弗聽十三年七月帝從江彬言將徧游塞上
託言邊關多警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
壽統六師往征命內閣草勅閣臣不可帝復集百官

左順門面諭廷和冕在告儲紀泣諫衆亦泣帝意不
可回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延爭累日帝竟不聽踰月
帝以大將軍壽肅肅邊境令加封鎮國公儲紀上言
公雖貴人臣耳陛下承祖宗業爲天下君奈何謬自
貶損旣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
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况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
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辭名旣不正
言自不順臣等斷不敢阿意苟從取他日戮身亡家
之禍也不報帝遂歷宣府大同直抵延綏儲等疏數

十上悉置不省秦王請關中關口爲牧地江彬錢寧張忠等皆爲之請帝排羣議許之命閣臣草制廷和冕引疾帝怒甚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太祖高皇帝著令茲土不界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人謀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帝駭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寢明年帝將南巡言官伏闕諫儲冕紀亦以爲言會諸曹多諫者乃止寧

王震

疏八

上

王震疏反帝南征儲冕從在道間賊賊連疏請駕旋抵揚州帝議南京行郊禮儲冕計此議行則回鑾益無日極陳不可疏三上始得請帝以宸濠械將至問處置之宜儲等請如宣宗征高煦故事罪人既得卽日班師又因郊期改卜四方災異邊警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殊無還意是秋行在有物若豕首墮帝前色碧又進御婦人室中若懸人首狀人情益驚儲冕危言諫帝頗心動而羣小猶欲導帝游浙西泛江渡儲冕益懼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酉帝遣人

取疏入論之起叩頭言未奉命旨不致起也帝不得已許不日還京乃叩頭出帝崩楊廷和等定策迎興世子故事當以內閣一人與中貴勲戚偕禮官往廷和欲留蔣冕自助而慮儲老或憚行乃佯惜儲憊老阻其行儲奮曰事孰有大於此者敢以憊辭遂與定國公徐光祚等迎世子安陸邸既卽位給事中張九敘等劾儲結納權奸持祿固寵儲三疏求去命賜勅馳傳遣行人護行歲給廩祿如制卒子鈞奏請贈諡吏部侍郎桂萼等言儲立身輔政有干公議因錄上

書

疏八

上

南京言官彈章帝念先朝舊臣特贈太師諡文康先是儲子次摠爲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摠遂滅端家二百餘人事發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後還職累冒功至廣東都指揮僉事

梁太保材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德清知縣勤敏有異政正德初遷刑部主事改御史出爲嘉興知府調杭州田稅例參差材爲酌輕重立

書一之法遷浙江右參政進按察使鎮守中官畢直
與宸濠通將舉城應之材與巡按張縉劫持其奪其
兵衛尋以憂去嘉靖初起補雲南上官相讐殺累年
材召其會曰汝罪當死今貴汝以牛羊贖御史訝其
輕材曰如是是矣急之變生諸酋衷甲待變問無他
廼止歷貴州廣東左右布政使吏民輪課令自操權
衡吏不得預時天下布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材與
姚鏌也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甫兩月召爲
刑部左侍郎尋改戶部遂代鄒文盛爲尙書自外僚

首與生黃書

文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登六卿不滿二載自以受恩深益盡職上言臣考去
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至二百四十萬加催
徵不前邊費無節凶荒又多奏免國計安所辦詳求
弊端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通負乞集廷
臣計畫條請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其他皆嚴
爲節帝悉報可惟武職閒住者議停半俸帝不納經
費大省國用亦充中官麥福請盡徵牧馬草場租材
不可侍郎王軌清勲戚莊田言宜量等級爲限材奏
成周班祿有土田祿山田出非常祿外復有土田今

勲戚祿已踰分而陳乞動千萬請申禁之自特賜外
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並清已賜者額外侵據
悉還之民勢豪家乃不敢妄請乞畿輔屯田御史督
理正統間易以僉事權輕屯政日弛材請仍用御史
御史郭弘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清丈
材恐紛擾請但敕所司清釐籍難稽者始履畝而丈
帝悉可之母喪去服除起故官大同巡撫樊繼祖請
益軍餉材言大同歲餉七十七萬有奇例外解發又
累萬較昔已數倍日益月增太倉銀不足供一鎮無

書與生黃書

文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論九邊也繼祖數請不得議開事例下戶兵二部行
之時修建兩宮七陵役京軍七萬郭助請給月糧冬
衣材言非故事如所請當歲費銀四十五萬且冬衣
例取內庫非部事助怒劾材悞公帝詰責材竟如勦
奏勦復建言三事請開礦助工餘鹽盡輸邊漕卒得
攜貨物材議不盡行勦益怒材初爲戶部值帝勤政
力祛宿弊多見從及是屢忤權倖不得志乃乞改南
爲給事中周琬所劾下吏部尙書許讚等請留之帝
不悅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讚等坐奪俸材

由此失帝意考尙書六年滿遂令致仕初徽王守莊者與何人訟材請革守莊者令有司納和於王報可王奏不便帝又從之材已去侍郎唐弼等執初詔帝大怒并責材令以右侍郎開仕而奪弼俸下郎官詔獄明年戶部尙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勤大臣亦多薦者乃召復故官加太子少保三掌國計祇節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其秋考察京官特命監之有大獄不能決又命兼掌刑部事帝數曰尙書得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天下矣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

音照堂叢書

次編

監音編下

五

此美後袁子才乃以太保為窮鬼

海太保瑞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仰伏闕上平黎策欲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宮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屬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觔矣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冀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囊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都御史耶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懋卿恚甚然素聞瑞名為歛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及慈谿知縣霍與瑕與瑕尙書韜子亦抗直不諂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興國州判官久之陸光祖為文選擢瑞戶部主事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獨上疏曰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

音照堂叢書

次編

監音編下

五

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選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儕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諫之甚也然猶

明曉如此帝尚不悟耶

誰敢言此者

心優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六

六

也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

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
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
心必求諫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
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卽觀嚴嵩有一不
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
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
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卽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全

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
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
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
其身於皐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
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
舉度世做精勞神以求之於縈風捕影茫然不可知
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
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
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

篤忠見此

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
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
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
取讀之曰再三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
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閣臣
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
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
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
死獄上仍留中戶部司務何以尚者揣帝無殺瑞意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全

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夜撈訊
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並獲釋帝初崩外庭多未
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
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
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
飲食墮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旣釋復故官俄改兵
部擢尚寶丞調大理隆慶元年徐階爲御史齊康所
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
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

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趨其言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廳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

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與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獎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劾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將履新任會高拱掌吏部素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萬歷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十二年

冬居正已卒吏部擬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職明年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畧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爲非御史梅鵬祚劾之帝雖以瑞言

爲過然察其忠誠爲奪鵬祚俸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媮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震恐見糾擿欲先發給事中鍾宇淳復懇懇哀再上疏醜詆瑞亦屢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官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徹簾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釐金爲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諡忠介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

因自號剛峰天下稱剛峰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爲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意主於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

楊太保漣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歷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

青照堂叢書

卷編 卷一百一十

全

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合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尙問故事邪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營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

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哢徧謁朝士泣懇密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合貴妃移宮貴妃即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青照堂叢書

卷編 卷一百一十

全

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宜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即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

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
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
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予甚欲共託之李選侍進
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
強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卽
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
劉一燝韓爌至進趨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閤人持梃
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
聽入欲何爲閤人却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六
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嵩呼駕甫至中宮
內監從寢閣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
衣欲奪還者漣格而訶之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
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
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
此俟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
語紛紛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卽日午時者漣
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斂未
畢袞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

平定堂書

次編

慈慶宮編下

全

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何害議定
出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
悞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竦
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
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
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惡光
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斗重譴漣遇內監
於麟趾門內豎備言狀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爲太
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卽
不奈選侍何若曹輩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退給事
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侍欲垂
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
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漣及
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淫
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宫猶可明日爲天
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
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
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

平定堂書

次編

慈慶宮編下

全

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倖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燬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燬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

平惠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元

未幾選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漣疏論其事獨持平旋劾兵部尙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漣卽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既而諸奄果爲流言御史賈繼春遂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俾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蓋是時選侍宮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寶繫獄詞連選侍

此際不可一遊游移

父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繼春藉其言首發難於是光斗上疏述移宮事而帝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卽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噉鸞宮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白瞻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噉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詆乃復上書內閣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

平惠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元

語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悉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我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卽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啟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帝諸諭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論始息天啟

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而是時魏忠賢已用事羣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檢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劾忠賢列其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洒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卷

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黃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於翦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淮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

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卯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和毛士龍侯震賜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卷

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官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祿妃以有姬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舍卒

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千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寵恩廕襲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諭旨編下

卷

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爭煤窖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拷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

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領陷爲事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諭旨編下

卷

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數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人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塾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

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
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
問乎此又寸嚮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
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
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
之彌縫甚至無耻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
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
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卽
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

書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既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尚
尊於忠賢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
自主何爲受制於庸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
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勲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
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
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
廣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而奏值次日
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
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謂知過帝不御朝者三

與忠賢分
宜疏並彰
古

日及帝出羣閣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
奏事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尙書
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
大不敬無人臣禮偕吏部侍郎陳于延僉都御史左
光斗竝削籍忠賢恨不已再與汪文言獄將羅織殺
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
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鞠之許顯純嚴鞠文言使引
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楊大
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自爲獄詞

書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坐漣賊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
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
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
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
以養徵賊令急鄉人競出資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爲
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尙
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左少保光斗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

舍人選授御史巡視中城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百餘人輦下震悚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求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使旱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會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鄒元標嘗曰三十年前都人不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老

拊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尙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况睿哲初開正宜不兒可欲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專大權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得光斗牋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畜編下

矣

使使其蔑視之心以爲善趣擇日移宮光斗乃免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危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閹奴扶冲主宸極獲正兩人力爲多由是朝野並稱爲楊左未幾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言帝不當薄待庶母光斗聞之卽上言先帝宴駕大臣從乾清宮奉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以爲不宜避選侍故臣於初二日具愼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宮中大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發臣疏於內閣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禁

肅然內外寧謐夫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其
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
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卽於國體有損乞立誅盜
竇宮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宣諭百官備述選
侍凌虐聖母諸狀及召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繼春
用是得罪去時廷臣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
去萬歷四十八年卽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
泰昌後年爲天啟光斗力排其說請從今年八月以
前爲萬歷以後爲泰昌議遂定孫如游由中旨入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允

抗疏請斥之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鑑如神天
啟初廷議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應嘉等光斗獨抗
疏爭之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安昔以守遼則有餘今
以復遼則不足已而廷弼竟敗三年秋疏請召還文
震孟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并乞召繼春及范濟
世濟世亦論移宮事與光斗異者疏上不納其年擢
大理丞進少卿明年二月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
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諸人咸
居要地光斗與相得務爲危言數論曉別流品正人

咸賴之而忌者浸不能容光斗與給事中阮大鍼同
里招之入京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當遷者首周士樸

次大鍼次大中大鍼邀中旨勒士樸不遷以爲已地

趙南星惡之欲例轉大鍼大鍼疑光斗發其謀恨甚

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僉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爲

之兩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銜大中遂共嗾

給事中傅繼勅光斗大中與汪文言比而爲奸光斗

疏辨且詆摠結東廠理刑傅繼教爲昆弟繼志再疏

訐光斗光斗乞罷事得解楊漣劾魏應賢光斗與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言

謀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賂私忠賢暨其黨咸怒及

忠賢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漣光斗憤甚草

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

之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訓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

俱削籍羣小恨不已復搆文言獄入光斗名遣使往

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親騎亦爲雪涕

至則下詔獄酷訊許顯純誣以受楊鎬熊廷弼賄瀝

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爲酷刑所斃冀下法司得

少緩死爲後圖諸人俱自誣服光斗坐賊二萬忠賢

此段人何亦
具見

此機不應謂
服然忠臣之

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
失計客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
有德於畿輔倡議贖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
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爲獄卒所斃時五年
七月三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光斗既死賊猶未竟
忠賢令撫按嚴追繫其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
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
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賢定三朝要典移
宮一案以漣光斗爲罪魁議開棺修屍有解之者乃
免忠賢既誅贈光斗右都御史錄其一子已再贈太
子少保福王時追諡忠毅

史閣部可法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
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諸其子從質曰我家必
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以孝
聞舉崇禎元年進士授西安府推官稍遷戶部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
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副使分巡安慶

心亦苦矣
代輸亦盡
救無此際
可法只有此

不忠文忠後
身他日同安
忠之應耳

池州監江北諸軍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
慶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寨明年祖寬被賊滁州賊
走河南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
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其衝十年正月賊從間道突
安慶石礮尋移桐城參將潘可大擊走賊賊復爲廬
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
與可大勦捕賊走廬江犯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
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太湖山中三月可大及副將程
龍收歿於宿松賊分其黨搖天動別爲一營而合八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藝畜編下 五

營二十餘萬衆分屯桐城之練潭石井陶冲總兵官
牟文綬劉良佐擊敗之挂車河當是時挾寇聚漳寧
分犯岷洮秦楚應皖羣盜遍野總理廬象昇既改督
宣大代以王家禎祖寬關外兵亦北歸未幾上復以
熊文燦代家禎專撫賊賊益狂逞盤牙江北南都震
驚七月擢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
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
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
萬人賊已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趨

河南可法奏免被災田租冬部將汪雲鳳賊潛山京軍復連破老回回舒城廬江賊遁入山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可法東西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十一年夏以平賊踰期載罪立功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禦以故得士死力連敗賊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十二年夏丁外艱去服闋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勅罷督糧道三人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濬南河

平賊堂叢書

以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誠意伯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高弘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勛臣入閣例避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並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大鍼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弘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拜表卽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十五日王卽位明日可法陞辭加

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卽以是日入直議分江北爲四鎮東平伯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可法啟行卽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泗鳳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孔昭以慎言舉吳姓譚殿上拔刀逐慎言可法馳疏解孔昭卒扼牲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頁

下踐祚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鷄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膳圖受錄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遭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際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違畧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谷之得功澤清傑爭

小人正不可
假以辭色

欲駐揚州傑先至大殺掠屍橫野城中惴懼登陴守傑攻之浹月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可法來傑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朝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已甲士防衛交撤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州傑又大喜傑去揚州以安可法乃開府揚州六月大清兵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頁

諸郡縣爭殺僞官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聞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閱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爲進取資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邇者人才日耗仕途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撫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詔答之初可法虞傑跋扈駐得功儀真防之九月朔得功傑構兵曲在傑

傑賴可法調劑事得解北都降賊諸臣南還可法言
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絕
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
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即臣可法謬與南樞臣
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
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
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恩榮疊被而獨於在北諸
臣毛舉而槩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
哉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汚身被刑

下愚等謹言

多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三頁

辱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
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並從之傑居揚州桀驁甚可
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大感悟奉約束十月
傑帥師北征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畧
中原計諸鎮分汛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
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岸十一月四日舟次鶴鎮
課報我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洋河令總兵官肇基往
接

大清兵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解時自
成既走陝西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
以來大營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
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
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還
能自立者也夫變之初黔黎泣紳士悲哀猶有朝
氣今則兵騎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
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
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夫我

音照堂叢書

次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三頁

卽昇宮非食嘗膳卧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
州物力破釜沉舟尙虞無救以臣觀廟堂謀畫百執
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
能御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間氣不鼓夏少康
不忘出寶之辱漢光武不忘燕薪之時臣願陛下爲
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
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
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
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

脛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縣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經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朝夕之燕衍左右之進獻一切報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一頁

罷卽事關典禮亦宜槩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卽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刻在復讐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法每繕疏循環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比大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士英謂人曰渠欲敘防河將士功耳慢弗省而諸鎮遠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明年是爲

大清順治之二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頃之河上告警詔良佐得功率師扼穎壽傑進兵歸徐傑至睢州

爲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遂如徐州以總兵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順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僞爲世子請恤於朝軍乃定傑軍旣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衛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以奪可法權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爲已監軍傑死允文承士英旨疏請可法士英喜故有是命駐揚州二月可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懿旨編下

一頁

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講解乃引去時大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關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

大清兵大至屯班竹園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

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輦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續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皆死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

書

卷

卷

五

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敘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禽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後以宮殿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簟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庖人報殺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恩先帝泣然淚下凭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遙語其故

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自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嘗子處鈴閣或舟中有言宜警備者曰命在天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衆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云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

書

卷

卷

五

酌

中

志

餘

酌中志餘

野史氏訂定酌中志既竣笥中藏
三朝所載數種堪與酌中志相發明
名曰酌中志餘當亦論世者所欲考核也

東林朋黨錄 東林點將錄

東林同志錄 東林籍貫

盜柄東林夥 夥壤封疆錄昭陽魏應嘉

天鑒錄 欽定逆案

天啓宮詞虞山陳 擬故宮詞毘陵唐宇昭

酌中志餘 卷上

一

東林黨人榜天啓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逆黨魏忠賢矯旨頒示天下

李三才 葉向高 顧憲成 鄒元標

趙南星 高攀龍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汪文言 周順昌 繆昌期 周宗建

黃尊素 丁乾學 吳裕中 萬 燝

吳懷賢 劉一鐸 周起元 夏之令

李應昇 熊廷弼 鹿善繼 呂維祺

孫承宗 賀逢聖 汪喬年 范景文

酌中志餘 卷上 二

焦源溥 侯震陽 賀 烺 蔡懋德

惠世揚 李 玄 顧宗孟 魏光緒

練國事 蔣允儀 解學龍 劉 懋

趙洪範 吳爾成 劉宗周 萬言揚

陳玉廷 朱國楨 孫 鑑 王 紀

黃公輔 涂世業 季希孔 彭兆京

章嘉禎 王象春 孫居相 孫鼎相

喬允升 錢謙益 曹于汴 黃正賓

鄒維璉 孫慎行 房可壯 曾 櫻

丁元薦 游士任 王之雅 崔景榮
劉憲龍 程正己 涂一榛 方震孺
王允成 徐憲卿 陳必謙 馮從吾
鄭三俊 文震孟 鄭 鄭 毛士龍
李炳恭 李邦華 史紀事 夏嘉遇
甄 淑 劉思海 許學卿 熊奮渭
郝士膏 章允儒 熊德揚 歐陽調律
劉 璞 張慎言 馬鳴起 江秉謙
李日宣 喬可聘 劉 芳 薛敷教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沈思孝 顧允成 徐石麟 周嘉謨
劉一燦 翟學程 韓 燠 楊惟休
蔡毅中 宋 槃 張拱宸 沈正宗
王 洽 王心一 李宗延 倪 思
張鵬雲 程 註 趙世用 方員度
沈惟炳 朱欽相 姚思仁 胡良機
楊 姜 蕭 基 李遇知 霍守典
汪應蛟 楊維新 蔣大中 姚希孟
胡永順 麻 禧 魏應知 汪時熙

陳士元 楊建烈 宋師襄 喬承詔
潘雲翼 吳良輔 李喬崙 翁正春
朱大典 陳奇瑜 吳宏業 孫紹統
洪如鐘 歐陽東鳳 杜三策 朱國弼
林汝翥 楊棟朝 王振奇 趙 彥
唐紹堯 周洪謨 陳道亨 岳元聲
張問達 周汝弼 張繼孟 劉廷佐
史永安 田 珍 段 然 方逢年
李繼貞 顧錫疇 黃承業 李若星

酌中志餘

卷上

四

師 眾 畢佐周 李承恩 王之宋
鄧 漢 何棟如 吳用先 孟淑孔
許念敬 熊明遇 何士晉 黃龍光
楊時喬 盧化鰲 徐良彥 錢士晉
施天德 王 圖 翟鳳翀 陳一元
陳長祚 畢懋康 李騰芳 趙昌運
彭遵方 程國祥 朱光祚 徐如珂
鍾羽正 蔣正陽 林喬枝 韓 策
汪先岸 郭正域 孫丕揚 胡 忻

王元翰	王宗賢	余懋衡	孫瑋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李世守
楊一鵬	陸完學	陳良弼	陳言
李元	王祚昌	霍鏌	楊新期
談自省	馬孟禎	韓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米萬鍾	王繼謨	李思誠
方大任	陶朗先	陳熙昌	張國純
何如寵	戴忠	馮琦	劉元珍
姜志禮	于孔兼	耿如杞	區九倫

酌中志餘 卷上 五

梅之煥	姜習孔	金士衡	侯恪
韓霖	易應昌	江東之	宋燾
錢龍錫	姜逢元	陳一敬	劉策
陳子壯	黃道周	王淑汴	滿朝薦
沈演	劉鴻訓	成基命	王國興
張國紀	楊嘉祚	汪康謠	史孟麟
安希范	李復陽	林宰	張永禎
劉起膚	陳新之	朱顥	劉憲章
韓鍾勳	周孔教	黃毓祺	賀王醅

趙德遴	孟稱光	劉斯陞	戴垣
陳仁錫	劉宏化	吳道坤	張道濬
李守俊	劉之鳳	王鍾龐	公鼎
吳宏濟	劉士章	張經世	徐遵陽
侯恂	徐縉芳	蕭近	彭汝南
沈應時	薛文周	陳邦瞻	趙清衡
何吾騶			

以上諸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奪
已經削奪者禁錮

酌中志餘 卷上 六

東林朋黨錄

趙南星處已甲辰北直高邑人

張問達處已癸未陝西涇陽人座師陳長祚

葉向高籍同癸未福建福清人座師陳長祚

孫慎行處已乙未南直武進人座師陳繼禮潘

余懋衡處已壬辰南直婺源人座師焦竑

王紀處已己丑山西芮城人座師徐應聘

鄒元標處已丁丑江西吉水人

喬允升籍同壬辰河南洛陽人座師周應賓

酌中志餘

卷上

七

馮從吾處已己丑陝西長安人座師徐應聘

楊漣處重丁未湖廣應山人座師趙師聖

左光斗處重丁未南直桐城人座師李膺昌

汪道亨故已癸未人座師韓世能

曹于汴處已壬辰西安邑人任津座師鄒德溥詹

陳于廷處已己未南直宜興人座師傅新德

孫居相處已壬辰山西沁水人座師張尙學

王之宋處已辛丑陝西朝邑人座師朱之蕃

鄭三俊籍在戊戌南直建德人座師項應祥

劉策處已辛丑山東武定人座師朱之蕃

饒伸籍同癸未江西人座師陳長祚

王圖處已丙戌陝西耀州人座師趙用賢

葉茂才籍在己丑南直無錫人座師楊起元

李邦華處已甲辰江西吉水人座師曾可前

蔡毅中籍同辛丑河南光山人座師張主敬趙

何士晉處已戊戌南直宜興人座師李騰芳

周起元辛丑福建海澄人座師孫如游

程正己處已丁未山西長治人座師趙師聖

酌中志餘

卷上

八

徐良彥處已戊戌江西新建人座師韓爌

魏雲中籍在辛丑山西武鄉人座師趙師聖

翟鳳翀籍同甲辰山東益都人座師顧起元

李若星籍在甲辰河南息縣人座師王毓宗

宋槃籍同辛丑山東人座師鄧世龍

畢懋康處已戊戌南直歙縣人座師劉生中

李成名籍在甲戌山西太原人

繆昌期處已癸丑南省江陰人

錢謙益處已庚戌蘇州常熟人

文震孟降級壬戌蘇州長洲人 座師周希令

涂一榛已甲戌福建鎮海人 座師馬大儒

劉宗周已辛丑浙江山陰人 座師孫如游

惠世揚已丁未陝西清澗人 座師王哩

程註已庚戌湖廣孝感感人 座師駱從宇

霍守典已庚戌山西沁州人 座師張邦紀

錢春已甲辰常州武進人 座師莊天合楊廷槐

史紀事已己未陝西渭南人 座師傅新德

張光房已辛丑山西澤州人 座師高承祚

酌中志餘 卷上 九

徐夢麟在丙戌南直宣城人 座師馮琦

李炳恭同甲辰福建閩縣人 座師趙秉忠

丁元薦同丙戌湖州長興人 座師楊起元

吳爾成同甲辰南直青浦人 座師張問達

王時熙已辛丑江西南昌人 座師侯光春御史恩僕少以憂死子懋定

陳伯友已辛丑山東濟甯人 座師朱之蕃

周朝瑞已丁未山東臨清人 座師耿廷柏

沈應奎同舉人南直武進人 座師商周祚

魏大中已丙辰浙江嘉善人 座師商周祚

郝士膏降級癸丑陝西郿縣人 座師李養正

李遇知已庚戌陝西洋縣人 座師彭汝霖

張慎言已庚戌山西陽城人 座師施鳳來

解學龍已癸丑揚州興化人 座師龔三益

毛士龍已癸丑南直宜興人 座師莊祖誥

楊維新未己未陝西人 全前

劉懋已癸丑陝西臨潼人 座師周曰序

徐憲卿未癸丑南直太倉人 座師周炳謨

房可壯已甲辰山東益都人 座師顧起元

酌中志餘 卷上 一

袁化中已丁未山東武定人 座師耿庭柏

楊建烈未癸丑陝西人 座師劉定國

劉璞已舉人山東益都人

王允成已舉人山西陽城人

魏光緒已癸丑山西武鄉人 座師李養正

李應昇已丙辰南直江陰人 座師張瑞圖周延儒

劉芳已丙辰陝西渭南人 座師韓文煥

翟學程已舉人山西人 座師周士顯

黃尊素已丙辰紹興餘姚人 座師韓日績

張鵬雲 丙辰山西陽城人 座師韓日續

蔣允儀 丙辰南直宜興人 座師李標馬

李元 丙辰陝西同州人 座師李標馬

鄭宗周 丁未山西沁水人 座師李騰芳

游士任 庚戌湖廣嘉魚人 座師朱世守

李日宣 癸丑吉安吉水人 座師周日序

黃公輔 丙辰廣東新會人 座師唐大章

陳必謙 癸丑蘇州常熟人

萬言揚 舉人湖廣孝感人

酌中志餘 卷上 十一

張繼孟 己未陝西扶風人 座師吳亮嗣

張光前 庚戌山西澤州人 座師雷思需

程國祥 甲辰南直歙縣人 座師全天敘

鄒維璉 丁未江西新昌人 座師周道登

孫必顯 丙辰陝西潼關人 座師蠶心湯

賀世壽 庚戌南直丹陽人 座師胡應台

顧大章 丁未南直常熟人 座師靳于中

王元翰 辛丑雲南甯州人 座師雷思需

荆養喬 乙未山西臨晉人 座師唐文獻

劉時俊 戊戌四川人 座師韓燭

黃正賓 粟監南直休甯人

沈正宗 丁未南直吳江人 座師靳于中

王象春 庚戌山東新城人 座師王家植陳

王命新 庚戌山東汶上人 座師雷思需

酌中志餘 卷上 十二

東林舊從

顧秉謙見乙未蘇州崑山人 座師董元學

朱延禧在乙未 座師鄒德溥

吳用先在壬辰南直桐城人 座師周應賓

熊明遇在辛丑江西進賢人 座師郭昌

胡應台在戊戌湖廣瀏陽人 座師吳道南

周希聖在己丑湖廣零陵人 座師李廷機

吳仁度在江西 座師蔣時馨

朱光祚在乙未湖廣江陵人 座師蔣時馨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李先品在己未陝西 座師湯東明

王洽在甲辰山東臨邑人 座師張文光

謝應祥在辛丑江西吉安人 座師朱之蕃

南居益在辛丑陝西渭南人 座師史繼階

韓光祜在戊戌湖廣 座師劉爲楫

孫鼎在戊戌山西沁水人 座師劉爲楫

姚希孟在己未南直長州人 座師張延登

周延儒在癸丑南直宜興人 座師郭尙友

潘雲翼在癸丑山西甯化人 座師郭尙友

霍鏌在丙辰山西馬邑人 座師李標馬之

喬應甲在庚戌山西介休人 座師王家植陳

李喬嶠在舉人陝西高陵人 座師成基命

周汝弼在丙辰河南商城人 座師成基命

樊尙環在丙辰江西進賢人 座師李標馬之

宋師襄在丙辰陝西耀州人 座師張邦紀

馬名世在丙辰陝西武功人 座師何如寵

方震孺在癸丑南直壽州人 座師郭尙友

沈應時在癸丑南直無錫人 座師郭尙友

酌中志餘 卷上 四

陶崇道在庚戌浙江會稽人 座師孫承宗曹

涂世葉在丙辰江西南昌人 座師韓文煥

薛大中在庚戌 座師孫承宗曹

暴謙貞在癸丑山西 座師周炳謨黃

甄淑在庚戌湖廣黃岡人 座師王家植陳

魏應嘉在甲辰南直興化人 座師靳于中

濮中玉在丁未南直舒城人 座師李胤昌

曠鳴鶴在丁未江西廬陵人 座師孫如游

朱萬春在辛未南直無爲人 座師孫如游

陳一元已辛丑南直建德人座師王士晉

陳以聞已丁丑湖廣麻城人座師盛以宏天峻

麻禧已丁未陝西慶陽人全前

馮三元未庚戌人座師駱從宇

高推未丁未北直人座師高拱極

韓萬象已辛丑山西太原人座師唐文獻

馬孟禎已處戊戌南直桐城人座師劉正中

趙運昌在丁未陝西臨潼人座師黃國鼎

劉憲龍已壬辰浙江慈谿人座師馮琦

酌中志餘卷上 主

吳良輔在甲辰四川人座師全天敘

姚鏞在辛丑山西人座師王士晉

蕭基未癸丑江西人座師錢象坤

金士衡同壬辰南直長洲人座師全天敘

顧際明在已丑浙江烏程人座師陸可教

范鳳翼已戊戌南直通州人

張篤敬已辛丑河南扶溝人座師侯光春

周順昌已癸丑南直吳縣人座師黃士晉

段然已乙未湖廣江夏人座師薛三才

東林點將錄

東林開山元帥

托塏天王南戶部尙書李三才 晁蓋

總兵都頭領二員

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 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尙書趙南星 盧俊義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天機星智多星右諭德繆昌期 吳用

天閒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 公孫勝

酌中志餘卷上 去

協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 朱武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天富星撲天雕禮部主事賀 烺 李應

地狗星金毛犬尙賓司少卿黃正賓 段景住

正先鋒一員

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魏大中 李逵

左右先鋒二員

地飛星八臂哪咤吏部郎中鄒維璉 項充

254.44.98.5

地走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李 袞

馬軍五虎將五員

天勇星大刀左副都御史楊 漣 關 勝

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 林 冲

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 秦 明

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 呼延灼

天立星雙鎗將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董 平

馬軍八驍騎大將八員

天英星小李廣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花 榮

酌中志餘 卷上 七

天祐星金鎗手福建道御史魏光緒 徐 甯

天暗星青面獸福建道御史李應昇 楊 志

天空星急先鋒四川道御史夏之令 索 超

天捷星沒羽箭陝西道御史蔣允儀 張 清

天滿星美髯公刑科給事中解學龍 朱 全

天微星九紋龍吏科給事中劉 懋 史 進

天究星沒遮欄禮科給事中劉宏化 穆 宏

總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

天速星神行太保光祿寺寺丞吳爾成戴 宗

地速星中箭虎尙賓司少卿丁元薦 丁得勝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地囚星旱地忽律廣西道御史游士任朱 貴

一本作旱地葱

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

地損星一枝花禮部尙書孫愼行 蔡 慶

地平星鐵臂膀刑部右侍郎王之宋 蔡 福

巡視城垣頭領一員

天異星赤髮鬼左通政劉宗周 劉 唐

酌中志餘 卷上 六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地理星九尾龜右僉都御史程正己 陶宗旺

地壯星母夜叉左通政涂 棣一作藥叉 孫二娘

攷算錢糧出支納入頭領一員

地劣星活閻婆湖廣道御史方震孺 王定六

分守南京汛地水軍頭領八員

天壽星混江龍南廣東道御史王允成李 俊

天竟星船火兒南四川道御史萬言揚張 橫

一作平天星船虎兒

天垣星浪裏曰跳南山西道御史萬公輔 張順

天劍星立地太歲南山東道御史涂世葉 阮小二

天罪星短命二郎南江西道御史李希孔 阮小五

天敗星活閻羅南吏部郎中王象春 阮小七

地進星出洞蛟南工部給事中徐憲卿 童威

地退星翻江蜃南江西道御史陳必謙 童猛

守獲中軍大將十二員

天暴星兩頭蛇兵部左侍郎孫居相 解珍

天災星雙尾蝎左副都御史孫鼎相 解寶

酌中志餘 卷上

六

天孤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 瑾 魯智深

天傷星行者左都御史 鄒元標 武松

天守星病關索刑部尚書 喬允升 楊雄

天慧星拚命三郎吏部左侍郎陳于庭 石秀

天退星插翅虎大學士 劉燦 雷橫

天巧星浪子左諭德 錢謙益 燕青

天貴星小旋風左都御史 曹于汴 柴進

地巧星玉臂匠刑部尚書 王紀 金大堅

地勇星病尉遲工部尚書 馮從吾 孫立

地明星鐵笛仙戶部右侍郎鄭三俊一作馬麟

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八員

地文星聖手書生修撰 文震孟 蕭讓

地異星白面郎君庶吉士 鄭 鄭天壽

地耗星白日鼠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白勝

地全星鬼臉兒光祿寺寺丞李炳恭 杜興

地痞星操刀鬼兵部右侍郎李邦華 曹正

地妖星摸著天光祿寺少卿史紀事 杜遷

地微星矮腳虎翰林院檢討姚希孟 王英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地慧星一丈青吏部員外郎夏嘉遇 扈三娘

專守帥字旗頭領一員

地賊星鼓上蚤內閣中書 汪文言 時遷

馬軍頭領二十員

地殺星鎮三山戶科給事中甄 淑 黃信

地潤星摩雲金翅左中允 羅喻義 歐鵬

地醜星石將軍雲南道御史李日宣 石勇

地鎮星小遮欄右僉都御史徐良彥 穆春

地滿星玉旛竿吏部郎中 周順昌 孟康

地靈星神醫雲南道御史	胡機	安道全
地角星獨角龍兵部侍郎	劉策	鄒閏
地正星鐵面孔目大理寺寺丞	劉廷宣	裴宣
地猛星神火將湖廣道御史	劉芳	單廷珪
地佐星小溫侯兵部右侍郎	何士晉	呂芳
地軸星轟天雷南尚寶司卿	傅宗皋	凌振
地強星錦毛虎大理寺少卿	韋藩	燕順
地奇星聖水將戶部右侍郎	陳所學	魏定國
地威星百勝將吏部尚書	張問達	韓滔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地樂星鎮叫子右僉都御史	程紹樂	和
地隱星白花蛇右僉都御史	王洽	楊春
地察星青眼虎河南道御史	熊則楨	李雲
地遂星通臂猿湖廣道御史	劉其忠	侯健
地健星險道神尚寶司少卿	曾同升	郁保四
地孤星金錢豹子太常寺少卿	尹同舉	湯隆

步軍頭領二十七員

地惡星沒面目大學士	孫承宗	焦挺
地陰星母大蟲山東道御史	劉思誨	顧大嫂

地藏星笑面虎吏部尚書	周嘉謨	朱富
地奴星催命判官河南道御史	楊新期	李立
地刑星菜園子右僉都御史	周起元	張青
地短星出林龍四川道御史	舒榮都	鄒淵
地空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	韓繼思	周通
地幽星病大蟲四川道御史	練國事	薛永
地暗星錦豹子禮部主事	荆養喬	楊林
地狂星獨火星僉都御史	朱世守	孔亮
地獸星紫髯伯吏部郎中	張光前	皇甫端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地佑星寶仁貴太常寺卿	李應魁	郭盛
地會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	趙時用	蔣敬
地闖星火眼狻猊山東道御史	李元	鄧飛
地英星天目將太常寺少卿	程註	彭玘
地捷星花項虎太常寺少卿	李逢節	龔旺
地俊星鐵扇子太僕寺卿	曾陳易	宋清
地周星跳澗虎南刑部尚書	胡應台	陳達
地猖星毛頭星刑科給事中	毛士龍	孔明
地傑星醜郡馬大理寺少卿	魏應嘉	宣贊

地代星金眼彪大學士 朱國楨 施恩

地雄星井木犴河南道御史謝文錦 郝思文

地暴星喪門神兵科給事中蕭基 鮑旭

地數星小尉遲翰林院檢討顧錫疇 孫新

地僻星打虎將工部主事 鄒之麟 李忠

地燃星混世魔王 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 熊明遇 樊瑞

地魔星雲裏金剛四川道御史宋師襄 宋萬

當時傳言是鄒所爲未嘗有鄒姓名憶常之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沈應奎在其內而神醫乃海虞之邵希雍迄

今已五十載購得此本中缺姓名三四人計

當時羅瑄綢最慘尙有周宗建黃尊素而東

林名目尙有姚希孟不應不在此中又不敢

以意增入姑缺疑以俟攷至許其孝陳保泰

楊春茂郭登四人後列名逆案中不知何以

廁名此內不可解也

東林同志錄 補點將錄

政府六人

葉向高 劉燦 韓爌 吳道南

孫承宗 朱國楨

詞林十九人

孫慎行 王圖 公鼎 繆昌期

錢謙益 蔡毅中 翁正春 錢士升

盛以宏 李標 郭倡 文震孟

侯恪 姚希孟 南師仲 鄭鄭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方逢年 顧錫疇 趙秉忠

部院五十七人

李三才 趙南星 王紀 高攀龍

鄒元禪 余懋衡 畢懋良 曹于汴

周嘉謨 張問達 王象乾 陳于庭

楊漣 董應舉 左光斗 王之案

鄭三俊 孫居相 王國楨 張鳳翔

李邦華 劉策 喬允升 饒伸

馮從吾 昌仁慶 吳用先 何士晉

朱光祚	周起元	周希聖	李成名
魏說	南居益	畢懋康	鄧漢
程正巳	謝應祥	韓光祜	徐良彥
宋榮	汪道亨	魏允中	孫鼎相
武之望	石崑玉	岳元聲	葉茂才
李瑾	李若星	熊明遇	趙彥
丁賓	解經邦	張我續	鍾羽正
沈儆灼			

卿寺七十三人

酌中志餘

卷上

五

顧憲成	吳達可	于玉立	姜士昌
姜志禮	涂榛	翁憲祥	惠世揚
丁元薦	陳以問	程註	劉復初
鄒德詠	陳宗器	錢春	麻禧
史紀事	張光前	吳爾成	史永安
黃龍光	章嘉禎	傅淑訓	孟習孔
吳亮	周道登	胡琳	薛敷教
遂中立	沈應奎	王佐	吳良輔
徐夢麟	朱吾弼	李炳恭	史夢麟

王時熙	胡忻	曠鳴鸞	姚鏞
彭瑞君	潘文	陳幼學	潘雲羽
劉元珍	趙昌運	鮑應鰲	金士衡
霍守典	周朝瑞	陳大綬	洪文衡
王命新	傅振商	劉憲寵	曾同升
濮中玉	侯執蒲	朱萬春	顧際明
劉定國	陳一元	周爾發	陳伯友
馬孟禎	何棟如	文翔鳳	王玉立
劉惟忠	曾陳易	呂炯如	陳所學

酌中志餘

卷上

五

傳宗華			
臺省七十六人			
魏大中	陶崇道	熊奮渭	沈惟炳
解學龍	魏光緒	劉懋	房可壯
袁化中	毛士龍	李應昇	劉芳
趙延慶	翟學程	黃尊素	周汝弼
湯兆京	蔣允儀	李喬崙	練國事
游士任	周宗建	方有慶	李日宣
方震孺	李希孔	李元	郝士膏

李遇知 張慎言 黃公輔 涂世葉

萬言揚 張繼孟 王允成 侯恂

劉璞 陳必謙 楊建烈 楊維新

張雲鵬 鄭宗周 馬鳴起 喬永詔

宋師襄 馬鳴世 沈應時 薛大中

劉廷佐 蕭基 甄淑 劉之待

張宏化 劉思誨 謝奇舉 陳奇瑜

劉羨 譚錯 徐正芳 汪懷德

錢一本 潘之祥 孫振基 蔣貴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史學遷 霍鏌 張養德 王基洪

采肅 顧士奇 許譽卿 孫之益

劉大受 帥眾 胡士奇 樊尙璟

部曹四十一人

王象春 鄭振先 劉永澄 李樸

夏嘉遇 鄒維璉 于孔兼 王士騏

張光前 馮時來 王則古 王士杰

劉廷諫 程國祥 賀烺 荆養喬

沈正宗 段然 王元翰 諸壽賢

方一藻 方孔照 王淑汴 楊金通

涂紹燦 周順昌 孫必顯 袁中道

臧照如 惠承芳 蔣宏憲 張篤敬

周應期 周廷侍 張樸芳 薛敷教

劉榮嗣 劉定國 李一鰲 王凝祚

熊明夏

藩臬郡邑二十六人

顧大章 吳正志 尹仲 韓萬象

鍾惺 陸大受 陸完學 劉可法

酌中志餘 卷上 天

盛萬年 顧國寶 錢大復 以子貴松江人

三錢通譜 李倬 黃一騰 邱懋燁

吉人 錢士晉 樊玉家 瞿式耜

盧化鰲 康元穗 施天德 陳一教

周泰時 陶挺 李若愚 沈惟堡

貲郎武弁山人二十一人

吳養春 東林 汪文言 黃正賓 賀學仁

許念敬 沈敬烜 陸基志 茅維

茅元儀 王鍾麗 臧煦如 汪宗孝

張懋忠 黃衍相 顧大猷 汪鏞

張思任 變易姓名見在宜興
為海虞去詹開當 張邦經

孟淑孔 周大成 陸基恕 平湖人詹
簿也延僧

十二人誦星人護國經
保佑楊左諸人無患

酌中志餘 卷上

秀

東林籍貫

北直八人

孫承宗 趙南星 呂兆熊 孫昌齡

劉廷諫 丁乾學 郭 鞏 逆案 張文熙

南直四十一人

繆昌期 錢謙益 孫慎行 陳于庭

鄭三俊 畢懋良 董其昌 高攀龍

左光斗 吳用先 何士晉 畢懋康

姜志禮 曹師稷 錢 春 吳爾成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倪應春 薛敷教 許譽卿 解學龍

王心一 周宗建 夏嘉遇 程國祥

毛士龍 李應昇 蔣允儀 趙時用

賀 烺 顧大章 方孔照 沈正宗

文震孟 李凌雲 游漢龍 吳 炯

史孟麟 鄭 鄭 姚希孟 方有度

方震孺

浙江十一人

朱國楨 喻安性 丁元薦 周汝登

胡珮 陶崇道 魏大中 黃尊素

李日華 岳元聲 方逢年

江西十六人

鄒元標 李邦華 饒伸 吳仁度

鄧洙 謝應祥 徐良彥 鄒德泳

黃龍光 鄒維璉 熊明遇 朱吾弼

涂紹燦 帥眾 熊明夏 李日宣

湖廣二十人

羅喻義 周嘉謨 陳所學 楊漣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朱光祚 韓光祜 陳以聞 王佐

傅淑訓 孟習孔 沈惟炳 胡永順

游士任 程註 周應期 段然

鍾惺 袁中道 魏說 胡應台

河南七人

蔡毅中 喬允升 彭端吾 熊奮渭

周汝弼 練國事 馬之駿

福建五人

董應舉 葉向高 周起元 涂一榛

李炆恭

山東十三人

王象乾 畢自嚴 張鳳翔 劉策

柳佐 翟鳳翀 王洽 宋槃

程紹 史永安 房可壯 袁化中

王象春

山西十五人

韓爌 孫居相 程正已 魏雲中

孫鼎相 尹同昇 張光房 魏光緒

酌中志餘 卷上 三三

姚鏞 趙延慶 張光前 荆養喬

潘文 潘雲翼 李成名

陝西十八人

王圖 王國楨 王之案 馮從吾

南居益 武之望 惠世揚 劉復初

韓繼思 麻禱 史紀事 劉懋

劉芳 王淑汴 薛貞 案逆張繼孟

趙彥 李一鰲

四川五人

歐陽調律 王祚昌 王士杰 孫之益

吳良輔

廣東一人

曾陳易

雲南一人

王元翰

貴州一人

王祚遠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盜柄束林夥

東林初

鄒元標鼻祖以刑部郎中歷左都御史爲民

顧憲成以文選郎爲民

趙南星以考功郎爲民歷吏部尙書遣戍

高攀龍以行人降典史錮歷左都御史爲民

孫丕揚吏部尙書初分南北

呂坤刑部侍郎倡閨範圖說啓官闈之覺以聚

朝訟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張養蒙戶部侍郎同分南北植常州

沈 鯉禮部尙書植常州以抗朝權

溫 純都御史同分南北

薛敷教以國子監助教降學正錮

顧允成以吏部主事降判官錮

諸壽賢以觀政進士革去冠帶

安希范以南吏部主事爲民

鍾羽正以吏科都給事爲民歷工部尙書

姜 寶禮部尙書

石星兵部尙書以東征主和植黨爭勝斃獄

徐觀瀾給事主和撓政閒住

趙之翰御史主和撓政

丁應泰贊畫主事主和倡異議爲民

鄧澄御史阻王文肅復相以獨力抗還召疏

云錫爵之來臣能止之攻者四起朝廷竟不

能用舊輔東林始有權

東林盛入主出奴漸移國柄

楊時喬鼻祖吏部侍郎

酌中志餘卷上

三

葉向高

李三才淮撫攫金以揮追賊

劉曰甯侍郎

郭正域兵部侍郎欲滅楚聽勘

岳元聲監丞歷南京兵部侍郎陰陽變幻出聖

人神

史孟麟歷太常寺卿降運判又歷太僕寺卿五

截人

黃正賓武英殿中書爲民歷尙寶少卿追賊

鄒德泳以試御史爲民歷太常寺卿

錢一本以御史爲民子春

孫羽侯以給事爲民

朱長春以刑部主事爲民

謝廷諧以兵部主事爲民

顧際明以御史爲民歷太僕少卿

白所知以文選爲民歷工部尙書

饒伸以刑部主事爲民

饒位御史歷任工部侍郎

酌中志餘卷上

三

章嘉禎以稽勅員外降州同又以通政降運判

歷大理寺丞

張濤以給事降典史歷巡撫

韓范以武選司降典史歷左通政

姜士昌參政降典史贈太常少卿

朱國楨南司業先之歸德江夏托足後著湧幢

小品仗挺擊紅丸案得大拜

趙標御史歷太僕卿

祝世祿南吏科歷尙寶丞罷

郝名宦以職方主事降典史歷侍郎爲民

吳達可河南道監察歷通政使正志父

彭遵古尙寶司丞降歷南戶部郎中

達中立以給事降知事歷光祿少卿

曹大咸給事力薦趙南星降

劉道亨給事降主簿

文洪衡少卿贈工部侍郎

楊天民給事降典史

錢大復知縣

酌中志餘

卷上

五

熊尙文歷任工部侍郎

林秉漢以御史降五級

劉九經御史降運司知事

張問達兵科給事中歷吏部尙書挺擊一案兩

截人

李應策都給事歷左通政

南師仲宮詹

南企仲太僕卿爲民起歷南戶部侍郎

彭瑞吾御史歷通政

趙邦清稽勲司郎中爲民起參議

余懋衡御史南吏部尙書

朱吾弼南御史敗於權督

田大年儀制郎中附江郭夏傾楚

胡化舉人知州佯狂大書大年走卒

于玉立刑部郎中爲民四路占風八面招邀同

王士騏驎忙一世贈太僕卿

王士騏吏部郎中爲民時稱是非王

顧天峻春坊初用鄭振先旋爲振先敗

酌中志餘

卷上

五

龐時雍南兵部郎中贊察以撓主權爲民

劉元珍兵部主事贊察以撓主權爲民起光祿

少卿

丁元薦譽韓敬序其文趨局輒攻於朝百行儆

此

何士晉給事歷兩廣總督四截人養馬

吳正志光祿少卿降歷僉事達可子千百化身

涂宗濬御史歷兵部尙書升見頓卒不及用

王圖吏部侍郎宮詹驅除授植

王 國御史歷巡撫

史學遷御史察罷

王淑汴寶坻知縣貪酷之聖圖之子

吳 默歷太僕卿辛亥掌察河南道軍師

曹于汴吏科給事中掌察歷左都御史

湯兆京河南道掌察贈太僕少卿吳達可錫

喬允升御史協察歷刑部尚書

胡 忻都給事偷單假書陞常少

王宗賢考功郎掌察

酌中志餘

卷上

元

史紀事御史有大亂將作疏

熊明遇給事歷操江都御史追贓

王明熙御史歷太僕少卿局敗憂死

金士衡南給事力保淮撫升太僕卿

王 明御史歷太僕卿察罷

張國儒兵部給事罷察

吳 亮宣大巡撫郵東林書示中朝歷理少贈

理卿

畢懋康御史力攻沈四明李晉江兩座師歷僉

都

吳宗達宮詹閣學

郭 滄禮部郎中

徐必達座師李文節未相上書勸其速行發鈔

歷南兵部侍郎

段 然給事中歷兵主爲民真正幻然

王元翰給事中力攻館師閣師爲散館七人冠

下七人連

王基洪御史

酌中志餘

卷上

聖

宋 濤御史降判官

吳邦耀給事年例常少

戴章甫給事降知事

陳宗昇御史歷太常卿

馮奕垣御史同散館者八人獨立者一人閩士

也且能攻閩相

汪若霖給事降判官厥狀如鬼行同

鮑應鰲禮部主事教習駙馬爲民歷常少

楊春元駙馬時對云三天門下楊都尉汗顏五

鬼隊中馬判官花面

馬孟楨御史歷太僕少卿號判官領以下五鬼

此號起自辛亥京察時

李邦華御史歷兵部侍郎爲民

徐縉芳兩淮巡鹽追贓

周起元御史歷應天巡撫爲民

徐良彥御史歷僉都爲民工部侍郎

李炳恭未任御史考察起補爲民以上五鬼

崔鳳翀御史歷巡撫爲民

酌中志餘

卷上

聖

陳子貞南提督歷御史

陳嘉訓南給事領南都

陳元御史歷應天府丞閒住

李成名給事歷巡撫

張養正南御史歷少卿

胡嘉棟給事考察因廷弼座師起遼監軍道再

逃擬斬

黃一鵬工部主事歷兵備

吳炯歷僕卿閒住

張光房養蒙子必欲臺省兩請數年局勝乃已

歷光少閒住

曠鳴鸞寺丞同上

濮中玉尙寶丞閒住

張養才考功郎歷太常少卿

汪懷德南御史先鋒

劉策御史歷兵部侍郎

石崑玉歷巡撫

姜志禮歷尙寶卿

酌中志餘

卷上

聖

陳大綬學僉歷太僕少卿

朱光祚選郎出選時有跡歷尙書爲民

劉一焜考功郎歷巡撫附楊時喬而領袖江右

葉茂才歷工部侍郎回籍

鄧雲霄南給事歷參政

吳用先歷薊遼總督閒住向爲達觀門徒借寺

嘲僧與葛寅亮同

吳道南大學士

吳道長助教歷南刊部主事察罷

張嘉言營繕郎中察罷

丁此呂歷兵備

南居益歷巡撫陞工部侍郎爲民企仲師仲姪

孫鼎相吏部歷巡撫居相弟

滿朝薦歷太僕少卿爲民

李樸戶部主事李三才使令上疏甚悖察罷

熊廷弼事敗乃入今斬訖揮金時百官趨之甚狂

荆養喬癡御史上本代人出名

酌中志餘

卷上

聖

鄭振先禮部主事降宣撫經歷官敗子弄巧翦

髮佯狂鄭之父

陸大受戶部郎中福王之國擬陞長史遂攻鄭

戚和王之案何士晉

翁憲祥吏部給事歷太常少卿

晏文輝南給事

賀學仁中書揮金固局煥父

鄭宗周御史

曹珍歷太僕卿爲民

顧士琦給事

汪承爵歷任運使

魏雲中御史歷巡撫

吳良輔御史

凌漢翀御史間住

李之藻工部郎加太僕少卿

劉珎舉人入幕今改名永基官僉事

雷思需檢討

王以甯御史年例

酌中志餘

卷上

四

王佐給事歷太僕

惠承芳歷工部主政世揚父

盛萬年歷布政

陳一教歷參政

陳伯友給事歷太常卿

賀世壽戶部主事罷學仁子

龔三益諭德年例陞參政解元不認座師李文

節

劉定國原名是兵部主事歷太僕少卿

陳幼學湖州守與朱丁比

沈正宗工部郎令學姪

吉 人御史年例

李 瑾吏部給事歷兵部侍郎

孫振基給事年例必顯父

蔣 貴舉人南御史

劉 蔚御史順天府丞

張篤敬南科起歷南禮郎

潘之祥御史

酌中志餘

卷上

聖

潘 文太僕卿雲翼父

王述古歷按察使弟則古

吳爾成行人歷南光祿寺丞

周廷侍刑部主事降順天知事察罷

傅宗舉歷南尚寶卿

蔡毅中禮部侍郎貪鄙已甚

劉復初歷太常卿

葛寅亮鄒元標薦稱門戶中人學僉

鄒復宣御史

張廷拱歷大理寺丞

翁正春兵部尚書

李若星五千五百兩追贖歷巡撫

劉宗周行人歷通政爲民左都

梅之煥給事歷巡撫爲民

張茂忠錦衣罷

陳居恭錦衣罷

吳養春中書

東林晚 朋執朝權

酌中志餘

卷上

異

劉一燝鼻祖大學士

葉向高大學士東林初盛晚教主

孫承宗樞輔

孫慎行兵部尚書爲民

周嘉謨吏部尚書爲民

惠世揚給事歷太常卿今擬斬

左光斗御史歷僉都斃於獄

楊 漣給事歷副都斃於獄

魏大中吏科給事斃於獄

盛以宏禮部尙書

繆昌期諭德追賊斃獄

錢謙益少詹貪贓爲民禮尙

周道登吏部侍郎爲民閣學

錢士升中允士晉兄閣學

李日宣御史邦華姪

宋盤御史厯巡撫

李俸知府召用未至卒

陳于庭御史厯吏侍爲民左都

酌中志餘

卷上

早

方大任御史提問

徐時翰兵道趨時論方沈兩相起用爲民

董應舉厯屯田錢法侍郎

麻禔給事降知事常少爲民

馮從吾副都御史爲民

張庭戶部以證挺擊功贈少卿

袁化中河南道斃獄

王紀刑部尙書爲顧大章走卒

周朝瑞給事中斃於獄

顧大章刑部郎中厯副憲斃獄

房可壯御史爲民

毛士龍給事追賊

魏光緒御史聽降

方震孺御史斃獄

李應昇御史爲民死獄

曹履吉學僉趨局絕鄒之麟婚

蔣允儀御史爲民

潘雲翼御史文之子劉一燦幕賓

酌中志餘

卷上

早

練國事御史爲民

周汝弼御史年例

李元御史爲民

王允成御史止於爲民

姚希孟檢討爲民

李騰芳諭德降埋問厯侍郎爲民

周延儒修撰閣學

陶朗先登撫斃獄

周宗建御史首保廷弼督建首善書院死獄

夏之令御史斃獄

安 伸御史有紅丸議單

文震孟三月十六讀卷日早令侯震陽疏論何

朱沈三相公問言不得與讀卷首揆獨爲政

竟定狀頭始進弄權入詞林便咆哮報德閣學

鄭 鄭庶吉士聽降振先子

周汝璣御史陞淮揚道汝弼弟

周宗文魏大中出力親家

夏嘉遇吏部員外追賊

酌中志餘

卷二

晃

鄒維璉吏部郎中追賊

胡良璣御史爲民

汪子言門子徒犯斃獄

涂一榛南考功郎歷左通政

李 標吏部侍郎閣學

王登庸刑部主事

方逢年檢討聽降閣學

顧錫疇檢討聽降宗伯

趙秉忠侍郎爲民

鄧 漢順天巡撫澄之弟追賊

孟習孔歷太僕少卿閒住

程 註吏科給事歷常少爲民

徐夢麟南太僕少卿

程正巳考功郎掌察巡撫爲民

史永安貴州巡按自雲使巡撫逃有功驟陞今

官

趙運昌主事起祿丞

王 洽浙江巡撫

酌中志餘

卷上

辛

王命新南大理丞

周爾春歷尙寶少卿

王象春吏部爲民

霍守典給事歷常少聽勘

文翔鳳南光祿少卿罷

劉惟忠御史爲民

王豫立南光祿卿

劉 芳御史爲民

解學龍給事爲民

熊奮渭都給事爲民

周希令給事歷太常卿

劉懋給事爲民

趙延慶御史爲民

翟學程御史

黃尊素御史爲民

李喬崙御史

甄淑戶科給事爲民刑尙

李遇知給事爲民

酌中志餘

卷上

至

侯執蒲少卿

侯恪檢討爲民執蒲子歷祭酒

侯恂御史戶書

李希孔南御史

楊惟新給事歷常少

薛大中給事年例

張鵬雲給事

劉思誨御史歷大理寺丞

霍鏌御史爲民

方有度給事爲民

游士龍御史道成

萬言揚南御史爲民

黃公輔南御史爲民

張繼孟南御史

涂世葉南御史爲民

陳必謙南御史

沈應時戶科給事

宋師襄御史聽降

酌中志餘

卷上

至

馬名世御史

蕭基給事年例

喬承詔御史降處

謝奇應御史

沈惟炳給事聽降

許譽卿給事聽降

孫之益御史爲民

劉宏化給事爲民

陳奇瑜給事

楊廷烈御史

劉廷佐御史聽降

帥眾御史

劉大中御史

樊尙燦南御史

黃龍光左通政追賊

袁中道南吏部選郎

鍾惺南禮部學僉考察

胡士奇御史

酌中志餘

卷上

五

張光前前選

程國祥吏部主事爲民

薛文周給事

方孔照職方郎養馬

涂紹燿南吏部文選

徐大相南吏部郎降

王則古工部主事

王任杰吏部郎中間住

方一藻戶部主事

孫必顯吏部郎爲民振基子

楊金通禮部主事

劉廷諫吏部

周應期御史

蔣宏憲主事

周順昌吏部主事爲民斃獄

劉榮嗣吏部主事

樊王家兵備道追賊

錢士晉餉道追賊歷巡撫

酌中志餘

卷二

五

王鍾龐中書遣戍南星甥

佟卜年僉事死獄

成名樞給事歷太常卿

施天德兵備道追賊

易應昌御史

許念敬詹簿南星通家子遣戍

吳柔思知縣亮子

蔡思充都給事歷太常卿

尹伸兵備道

韓萬象參政爲民

邱懋煒副使原任給事

李若愚推官考選府同知改教

湯啓烺南部北京姓今改籍鳳陽

沈惟堡降應天知事工部主政

晉淑汴吏部主事

陸基忠刑部郎中

周泰峙兵備道

瞿式耜知縣

酌中志餘

卷上

五

沈敬恆武英殿中書

劉可法布政歷巡撫爲民

陸完學廉使

江秉謙御史爲民

顧大猷勳衛

張邦經中書

蒲秉權給事

舒榮都御史

張錫命南御史

陳本南御史歷雲南僉事

張慎言御史追賊

周大成中書

汪宗孝

李一鰲南考功郎中外轉

王凝祚兵部主事

臧照如行人

臧煦如

張樉芳吏部郎

酌中志餘

卷上

五

郝士膏給事降

劉璞御史

郭一鶚御史

馮時來吏部郎爲民

顧國寶知縣

康元穗南儀制

孟淑孔布衣參謀死於獄

武之望巡撫

謝應祚陸巡撫論罷

茅元儀監生

茅維監生

張思任布衣參謀

趙高旣放楊左同視猶存八勁時人號曰

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趙彥兵部尙書奪廕

錢春一本之子少卿爲民

孫居相御史厯兵部侍郎追賊

李邦華兵部侍郎爲民

酌中志餘

卷二

三

周汝登通政

吳仁度吏部郎厯工部侍郎

鄭三俊戶部侍郎

王之宗刑部侍郎追賊

夥壤封疆錄引

善哉郭金谿掌利大幽小幽之說也五載黜幽
事孰有大於夥壤封疆不於此引繩批根而披
索居官小過何爲哉今年余忝主計爲剗一二
熊黨甚快而猶憾惡草蔓藤斬削不盡要之前
後彈章業已昭人耳目故取劉芳吾道長所牘
列未盡者列名於左要之此輩人神共憤罪通
於天已經察處者當思懺業於來生尙虛掛銜
者莫望燃灰於今世穢跡旣彰敷天共恨孝子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慈孫百世能改乎哉苟有補於國家雖晁錯十
世之冤予一人任之矣 興化魏應嘉題

熊黨夥壤封疆姓名

執政一人 劉一燦

司禮大璫一人 王安

部堂五人 周嘉謨 王紀 鄒元標

汪應蛟 陳大道

卿寺三人 劉道隆 滿朝薦 楊漣

翰林七人 李騰芳 劉鍾英 文震孟

鄭 鄭 繆昌期 姚希孟 錢謙益

臺諫十六人 惠世揚 周朝瑞 熊德揚

魏大中 侯震陽 蕭 基 毛士龍

楊 鶴 焦源溥 周宗連 李日宣

左光斗 方震孺 江秉謙 李希孔

王允成

部署二人 顧大章 向日升

朝廷設臺省之臣職司風憲紀綱陟明黜

幽以主持公論乃不爲獬豸之擊邪反爲

酌中志餘 卷上

五九

窮奇之噬正是何異京汴惇灌敢於指斥

司馬蘇呂輩爲邪黨異世同符有如此

天鑒錄真心爲國不附東林橫被排斥久抑林野及冷局外轉者

黃克讚 何熊祥 王紹徽 徐兆魁

喬應甲 許宏綱 錢象坤 王永光

唐世濟 范濟世 何喬遠 邵輔忠

于仕廉 劉曰梧 趙士諤 商周祚

蘇茂相 劉文炳 姚宗文 錢 策

沈 演 韓 浚 董有威 李 樞

張維樞 岳和聲 徐紹吉 朱一桂

陸卿榮 秦聚奎 呂純如 須之彥

酌中志餘 卷上

李

杜士全 申永茂 毛 堪 俞 彥

姚士慎 田生金 蔡獻臣 李思誠

湯賓尹 趙秉忠 韓 敬 孫 杰

王志道 霍維華 郭興治 郭光厚

汪慶百 朱童蒙 李春華 傅 槐

宮應震 陳治則 熊 化 劉廷元

徐景濂 賈繼春 李徵儀 張素養

崔呈秀 彭宗益 潘汝楨 過庭訓

徐揚先 楊維垣 王業浩 張志發

張捷	安伸	呂鵬雲	牟至夔
李嵩	萬崇德	盧謙	呂圖南
徐大化	章光岳	李夔龍	王伉
蔡奕琛	金世俊	周士顯	陳陞
郭一鶚	吳殿邦	彭維城	魏光國
王繼曾	孫國楨	岳駿聲	勞永嘉
田生芝	姚若水	吳元	劉國縉
吳光龍	楊觀光	陳儒	徐從治
朱本治	曹履吉	范得志	

酌中志餘

卷上

空

奏疏

大學士韓爌等謹奏爲遵奉聖諭事崇禎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大學士臣韓爌臣李標臣錢龍錫臣吏部尚書王永光臣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蒙召見文華殿恭聆聖諭朕覽吏部尚書奏見家臣欲定附逆諸臣行款然必先正魏忠賢崔呈秀客氏首逆之罪次及附逆之人欲分附逆等又須有所憑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密與王永光曹于汴在閣詳閱如事本爲

酌中志餘

卷上

空

公而勢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掇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效惟是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頻頻頌美津津不置併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此番懲治之後縱有遺漏俱赦而不究務斷葛藤並不許借題參劾卿等只在數日確定來奏不許中書參預不可延緩漏洩特諭欽此二月初九日再奉聖諭卿等奏准命刑部尚書喬允升同卿等參定欽此臣等仰奉諭旨先將

發下祠頌等本逐一詳看續據部院二臣開進各官姓名事蹟互相參對謹以聖諭分款奉爲提衡并除行贊導在祠頌款外書名酌量擬議再同喬允升或已經殞逐不盡厥辜或謬附摧傷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凶畢竄國憲用伸惟是大憝旣罹不赦之條而羣小宜開自新之路臣等簡祠頌及部院開來諸臣或事關題覆公牘列名或身任封疆委蛇濟事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或城守全於捍禦或編摩効有劑調又或生平材守仍優涉歷猷勞早著聖諭所謂事本爲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掇所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效或與昭雪免臚姓名固明罰勅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臣等祇奉諭詞共矢公愼就事論事定畫一之刑書以人治人肖本來之面目涓矜弁隸畢麗於科商販兵民姑置之外倘幸無挂漏可永示戒懲寒亂臣賊子之心抒正氣忠魂之鬱三章旣約金

石不渝一面安開葛藤永斷閉奸謀而安反側明政刑而襄治平端在是已若夫加銜加廕濫被恩施殿工邊功尙須嚴核最可憾者先帝當彌留之日多官邀封廕之恩其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謝恩併甯錦敘捷鹵簿告成三藩之國所有敘勞據依律例各附本款具本上請候旨間本月二十六日蒙皇上召對平臺發下臣等原本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五人又欽定謀反大逆凌遲首犯首逆同謀璫逆斬犯

酌中志餘

卷上

三

逆孽軍犯頌美問徒六款仍奉面諭在外各官輕者至爲民止其原不列名者不妨酌定臣等遵照前奉聖諭及欽定續款通將在外紅本及部院開來各官并昨南計附逆奉旨候議各官照情罪重輕俱依交結近侍律并引各例加減照例減等分款勅武內臣逐款附後茲當具奏臣等竊惟尊無二上人臣首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近侍官員所以防內外而肅官府杜奸萌

而室亂源法至嚴口逆黨魏忠賢狡譎多端克
頑無忌始爲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而作福作
威遂干國政內則妖媚客氏開覲禁密結爲腹
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透露機情助其羽翼戕官
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邀無等之三
封洊降隆恩之九錫藩邸逼逐宗親播棄建生
祠以惑人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
顯成磔辟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
所謂首逆之罪所當先正者也賴宗社有靈聖

酌中志餘

卷上

奎

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電合章旣元克已就誅夷
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腔蹣跚人類豺狼懷
私欲借克鋒措手隨捐魁柄或首發大難禍始
教孫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國母倡
和逆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腰田甲第請給爭
先或引聖經以懲惡中傳或攘史職而抹殺董
狐墨縗朝服忍此罪魁緹騎銀鐐大典詔獄脩
罪眦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奸俟顰笑而効爪
牙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

而諛頌連章祠直省祠邊鎮祠京邸未已也而
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錄未已也而
且頌以絲綸此則聖諭所謂首開詔附傾心擁
戴及頻頻頌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徑竇旁
開羅網密布腹藏鱗甲構青蠅貝錦之讒意慘
莫邪釀白馬清流之禍卽占風望氣莫可端倪
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蜮之毒而
更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
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紀亦異秩廕悉

酌中志餘

卷二

奎

宜聽部刪除尙寬矯旨之推求用廣原情之德
意併用附及以俟宸裁所有前項款分名姓及
應得罪名開具於後統惟鑒奪勅下施行爲此
具本謹具奏聞

欽定逆案分款全錄

此係二年所定處分多有更改

一首逆

魏忠賢

太監先名進忠改名忠賢管二十四款罪疏參惡逆益熾稱上公呼

九千 兇殘禍國僭肆逼尊罪惡貫盈神人共

憤逆節已著寸磔允宜特賜印信專掌朝綱

戊遠鳳陽瘞死中途寸斬戮屍

客氏

乳保為逆瑞內應表裏為奸後擬辟正刑焚屍揚灰與魏逆同時籍沒

特恩克渠朋黨凌尊竊勢納賄盜珍陰逆首

奸死不盡罪

酌中志餘

卷下

以上依謀反大逆論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

已經正法

一首逆同謀

崔呈秀

北直薊州人癸丑科任工部尚書兼都御史專管大工升本兵

親通內竊柄兇謀力贊瑞禍首開佐逆渠魁

慘屍猶幸

內管工把掘朝權後拿問縊死

屍

李永貞

太監魏逆腹心凡造謀票主謀代筆盜

各淫刑佐逆與謀上刑正法

李朝欽太監與魏逆同謀主使共縊死阜城縣客店奉旨腰斬 附奸人與

逆謀殉縊未盡其辜

魏良卿

魏逆之子市井棍徒初封肅寧伯後濟封肅寧侯三封寧國公斬于西市

惡首逆偽冒三封盜帑竊權罪浮於辟

一迎合首逆

趙興邦

北直高邑人辛丑科京察特起補局吏科都給事中加太僕寺少卿兵垣

賄聞失職吏都營起復仇趙太宰力致譴賊

五御史一疏駢斥

傅

江西臨川人癸丑科刑科給事加太僕寺少卿 結同宗潛通內

酌中志餘

卷下

廷特異見顯開始禍魏逆之甥傳應星槐結為兄弟

安

山東淄川人丁未科降處曹欽程特薦河南道加太僕寺少卿 按差已

滿留金助祠頌本有天眷聖明賚心膂以贊

內外臣衙門已有公疏不能自陳芹曝之忱

等語

與楊維垣管察抹殺忠貞引用舊人

孫國楨

浙江慈谿人癸丑科年例蠲轉糧局登萊巡撫 撫登稱頌二疏

有聖主中興明良會合厥臣忠誠貫天地勇

略震華夷等語又厥臣擎天巨手翊運真才

四內臣一腔忠赤等語

郭 鞏

北直遷安人癸丑科降處特起補局兵部侍郎

為魏忠賢報首

參之仇致周宗建有逮死之慘亞卿職轉通

內可知

馮嘉會

北直河間人乙未科兵部尚書宮僚

部務請屬多徇稱頌

有十六疏復劉應坤本有厥臣精忠體國矢

志籌邊既承特達之知必蒙破格之眷等語

曹思誠

北直景州人甲辰科吏部尚書

河間釀金建祠要津摧

折善類辭恩本有赤心報國殫力圖維費省

功倍之親臣等語

酌中志餘

卷下

三

孟紹虞

河南杞縣人癸丑科歷任禮部尚書

署禮部有九天輪奐

一新本有心膺元臣篤生應運等語

李恆茂

北直邢台人丙辰科給事

騰起崔星秀為三李中一

人入幕參謀朋比害正三李為李魯生李

張 樸

四川閬中人戊戌科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建四祠頌十二

本有皇上開億萬載靈長之祚上公特應五

百年名世之期又天啓明良又內鎮清忠元

臣指授等語

郭尙友

山東濰縣人辛壬科漕運總督加戶部尚書

巡撫報南星恨

總漕建瞻德祠神功參天地本有厥臣掃逆

如雷如霆翼正為雨為雲宏德無疆大功益

世等語

李精白

河南杞縣人南直潁州衛籍癸丑科山東巡撫加尚書

東省三祠

諛頌六疏元輔功高普被本有厥臣孤忠報

主殫慮匡時掣魁柄以還至尊掃浮雲而開

九照傳頌對聯有至聖至神多福多壽等語

秦士文

山東蒙陰人甲辰科兵部侍郎

祠頌七疏餽器鏤名頌

本有業赫聖明之怒昭上公之功等語

酌中志餘

卷下

四

張文熙

北直景州人癸丑科御史加少卿

逆瑞如親羣邪契好

嗾倪文煥誣國為巡視光祿有頌瑞疏

楊維和

南直武進人庚午科工部主事加副都御史

主事加銜副都

臚奸曲盡詔媚

何廷樞

廣東富川人丙辰科御史加少卿

封爵已定給賜宜優

本有查發額地七百頃銀二千兩及查參違

例通欠等語

陳朝輔

浙江鄞縣人丙辰科御史加少卿

安平莊由催撥各屬

先報田數那解錢糧

許宗禮北直長垣人丙辰科御史右都戶部吏員更調管察考

選曲徇要路躋陞同鄉比黨

卓邁福建莆田人己未科御史加太僕寺少卿二祠一頌當敗反

攻代崔呈秀報復參夏之令逮死廟算制勝

本有厥臣知人善任罇俎折衝等語

盧承欽浙江餘姚人諛頌三疏又請刻黨籍榜

示海內建祠本有肱股良弼社稷元勛扶聖

主於中興煥宸居於大壯等語

陳爾翼浙江山陰人丙辰科御史起頌逆有內

酌中志餘卷下五

外諸臣心厥臣之心等語薦崔呈秀爲本兵

請五城邏殺東林餘孽

石三畏北直交河人己未科御史趙南星當銓劣轉崔呈秀

特薦御史王官錄考選

郭興治北直東光人庚戌年例攻道學例轉因

中旨復還參方震孺逮問薦吳淳夫京堂

劉48徽北直清苑人丙辰科御史加少卿稱頌十一本誣房可

壯樊尙燦鹽差參能廷弼懸賊百萬頌本有

厥臣精忠幹國盡心籌畫三戰三捷奏此膚

功等語

智銓北直元氏人舉人御史加少卿通內得選北道嗾害善

類多人參解學龍侯恪削奪頌本有運籌帷

幄付託得人等語

王珙湖廣蘄州人己未科御史加少卿參方大任問徒追賊

祠頌疏中不名厥臣謝恩本有厥臣勵精勤

勞經營得法俾三朝之缺典克興等語御史問徒

不許納賄親到譯所

何宗聖湖廣隨州人舉人房山建顯德祠成置香

酌中志餘卷下六

火地題祠本有厥臣睿算參微精誠格天等

語

汪若極南直旌陽人己未科御史加少卿阿逆璫兩疏諛頌羅

贊化一獄媚奸天心助順本有厥臣緝奸助

餉中外感激精忠等語

陳維新浙江上虞人壬戌科參王允成薦張我

績疏云無奸不照又云清明再闢

門克新河南汝陽人己未科羅織孫文豸顧同寅冤

斬詞連文震孟陳仁錫鄭鄞除名

游鳳翔、假參高攀龍自辨復原職借糾官秉

忠効惠世揚

田景新貴州人己未科巡按始在師門竊柄同事殿工疏

薦崔呈秀侍郎兼僉都御史

呂純如南直吳江人辛丑科兵部尚書惠藩監隨掠斃夫役復

命疏歸美厥臣

吳殿邦廣東海陽人癸丑科尚書寺丞媚端効樊王家追賊通

參政尙寶卿破例

黃運泰河南永城人己丑科戶部尚書加太子太傅建祠守祠稱頌

酌中志餘

卷下

十本有厥臣志切恢復知人善任運籌帷幄

文武承受方略等語

李從心北直南樂人壬辰科河南總督尚書加太子太保祠頌五疏河

道敘勞本有厥臣懷擎天浴日之赤心運旋

乾轉坤之妙用獨居首功當膺特薦等語

楊邦憲山東益都人丁丑科江西巡撫建祠元勳功德甚

隆本有厥臣魏上公光岳元精扶輿正氣等

語折毀磨臺祠

郭增光北直大名人丁未科河南巡撫河南會建戴德祠有厥

臣德隆乞請額名本有體國精誠萬民傾慕等語

單明訓山東高密人己未科巡撫加主事三年

蠲躋巡撫肅甯城工得力畿輔籌邊未聞

王北直魏縣人丁丑科大同巡撫大同會建嘉猷祠

助工本有厥臣純忠爲國默助自天邊疆未

吏敢不體厥臣以體宸衷等語

李山西蒙河人甲辰科登萊巡撫登萊二祠稱頌七疏有

厥臣神謀秘算授計籌邊赫聲濯靈揚威命

酌中志餘

卷下

鎮等語

牟志夔四川南溪人甲辰科京察特起局山東巡按建祠派銀屬員

稍遲立斃解役

張三傑山東觀城人癸丑科甘肅巡撫巡撫甘鎮稱頌五本有

厥臣與開部和衷籌畫燭照邊陲紀綱振肅

等語果司驟躋開府黃緣攀附有徵

曹爾楨南直長洲人戊戌科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撫晉建祠三本

有心督重臣早夜經營細大拮据等語

毛一鷺浙江遂安人甲辰科南直巡撫蘇州同王珙建祠被逮

周順昌被逮激變

張文郁浙江天台人壬戌科五年職主事驟職

侍郎督工貪緣媚逆

周維持南直金壇人己未科疏請刻黨籍拆書

院論劉一燝周嘉謨等削籍元祐之禍幾成

徐復陽南直武進人丙疏誣郝士膏追贓參方

逢年等削奪以上考持局結案二疏護奸害

正有據甲子科試策犯忌忤瑞者被削丁卯

孔子殿工題莫不尊親五省共出以堯舜

酌中志餘卷下九

黃憲卿江西廬陵人丙辰中城山東二祠頌元

勳萬古為烈本有厥臣赤心中天日月熱腸

特地乾坤成兩朝大慈大孝佐九重允文允

武等語

許其孝北直藁城人癸丑科建兩淮鹽會建瞻

恩祠頌本有督厥魏上公天付英姿靈鍾名

世功高社稷德被商民等語與揚州許其進

建祠自督工

張養素福建建安人癸丑科太建二祠頌王師

屢捷本有賴厥臣以安社稷之勳口口定之

略方略密授機宜悉符等語

汪裕河南商城人己未建祠守祠諛頌七疏

元臣功德天崇本有魏忠賢丹淵浴日靈腕

補天德曜乾坤勳在社稷等語

梁克順河南鄆陵人舉受人意指橫肆彈劾酬

恩本有東林元兇大愆立為逮詰削奪海宇

共睹清醒等語

劉宏光山東臨邑人兩院會彙建報功祠屢疏

酌中志餘卷下十

糾彈多屬善類

溫皋謨廣東東莞人癸湖廣建隆仁祠本有厥

臣計安社稷翊贊朝廷茂功崇德藏存盟府

等語

鮑奇謨浙江餘姚人己河南會建戴德祠頌與

郭增先同撫臣也

莊謙山東莒州人會建祝恩祠并頌二本有

厥臣德著廟堂中外享有道之福內扶社稷

遐邇承無疆之休等語

254.44.98.5

陳以瑞江西進賢人叩逆像長揖佛前致瑞疑

旋被斥逐

龔萃肅南直合肥人鹽差建祠本有東廠魏上

公顯然柱國元勳卓爾清朝碩輔等語

李應薦山東恩縣人癸丑薦潘汝楨監試中崔

鐸招嫌

何可及雲南劍州人己未頌疏五本先帝與逆

璫並稱

李時馨陝西綏德人己改折本內有火災修省

酌中志餘卷下

十一

天心仁愛內有竭忠之臣外有調元之相可

繼消弭此真堯有九年之水益成其為聖帝

等語

劉漢湖廣沔陽人舉兩疏媚迎糾參可憑

王大年山東壽張人癸丑巡城建祠雖由合疏

中外執法憲紀何存

余合中南直銅陵人庚戌科年例特恭陳本有

臣跽伏田里臺臣崔呈秀等交章薦拔又潔

已奉公之厥臣保護於內鳳至麟生等語

徐吉四川內江人丙辰建祠本有厥臣澤被

海隅等語祠成仍疏敘効勞官有厥臣功德

不朽等語

宋楨漢福建莆田人淮南建瞻德祠會疏同詞

諛頌

張汝懋浙江山陰人誣奏樊尙燦房可壯楊嘉

祚等追贓

許可徵河南尉氏人己未科捷音俘解本有厥

臣先機運籌閣部秉公謀贊內鎮督撫道將

酌中志餘卷下

三

應揚閩外等語兵垣以邊事煩

劉述祖河南陳留人撫院會稿建祠諛頌無

所規正

李燦然浙江縉雲人河南會建褒勛祠本有魏

上公帝簡篤生佐興間出允九五之元臣洵

五百之名世等語

劉之待湖廣興國人丙辰科浙江巡按會潘汝

楨疏到稍遲後以例推被削

孫之獬山東淄川人壬戌科翰林院日中崔呈

秀子崔鐸噴有人言哭要典大貽嗤笑

吳孔嘉徽州人乙丑科翰林編修登第即工通

內黃山慘殺多人許志吉已正典刑吳孔嘉已概斥擬徙土事呂下問

何以蜀免

潘士聞江西宜春人己未科閩中試錄序文有

聖主當陽帝資良弼策內有廟堂之上帷幄

之中勝算密謀出奇授略等語

季寓庸南直泰興人壬子奸璫薦入銓司鑰管見

於叅劾元芳兵部主事崔呈秀之壻皆逆樞

酌中志餘卷下

三

至咸薦入銓可

阮鼎鉉河南洛陽人監誣參呂坤升鄭三俊三

案元亮一疏媚璫備極稱揚

李若琳北直濟南人壬戌上林官民建祠列名

不能堅拒

張永祚南直宜興人官生建良收署存仁祠嘉

歷署洽恩祠林衡署永愛祠

周良材雲南永昌人丙璫孽逆封案呈題覆

曾國楨江西臨川人丙辰建蘆溝橋隆恩祠本

有厥臣精誠格天眷算通微等語

張化愚河南內鄉人官建崇文門廣仁祠元功

德業普施本有精忠貫日等語

李桂芳北直南河人舉大工諛頌又守令怠緩

本參賀仲軾胡敬宸有厥臣急公之念可容

草莽委之等語

張一經軍國大計本有天眷聖明篤生厥臣

安內攘外功高千古等語

陳殷浙江山陰人壬戌科工主事僕卿奪情

酌中志餘卷下

四

視事

夏敬承湖廣竟陵人舉人拜祠首倡諛言

上公高懸榜諭

周宇四川成都人癸矜胡監鄉親厚善誇魏

祖神道通靈

魏身北直南樂人自認逆孫

逆祠朔望謁拜

郭希禹山西宣府人監輸田二百頃為逆祠祭

田

254-1015

謁 鵬 山西祁縣人壬戌科 逆祠倡拜題額陞

郡再建崇祠

李際明 山東安邱人己未科 劣轉賄奸陞官逆祠

治品供獻

魏宏政 湖南漢川人舉人 借胡監分金薦題四

拜逆祠遶門引水

岳駿聲 版江嘉興人 誣王之案受賊竟至逮死

挺擊誣案已燬肆辯不休

郭士望 湖廣蘄水人甲辰科 直陳東林陷害本

酌中志餘 卷下

有敝臣魏上公轉陰靈日月為光朗乾坤臣

何幸遭逢明良盛世等語參南居益魏大中

周起元等又自稱曾經崔呈秀特薦

張聚垣 四川內江人舉人 准貢附瑞璫轉管差貪

累萬金

周 鏘 錦衣衛籍癸丑科河南參政 河南督建報德祠毀王

府民房二千餘間起宮殿九楹

徐四岳 官生大任子工部加銜 頌卿貳頌本有

臣蒞任以來木稅一節倍意釐剔一念微衷

莫非仰體厥臣德意等語

辛思齊 舉人山東 諛詞一本媚璫攘官

胡芳桂 四川巴縣人癸丑科 府特薦與援復仇害正

參房可壯焚尙嫌

以上交結近侍官員律引各律減二等坐徒

三年納贖為民

李希哲 胡良輔 崔文升 李 寶

李明道 孟進寶 王體乾 劉 敬

徐 進 馬 玉 楊 朝 胡 漢

酌中志餘 卷下

劉 鎮 梁 棟 張守誠 商承德

以上一款十六人并前一款徐應元等十五

人中有見任閒住的并放回原籍俱革去冠

帶為民奉聖旨覽卿等奏這逆謀璫附諸人

罪狀各殊刑章宜正除重辟以上監候逮問

見擬外其充軍發遣及贖徒為民行該撫按

照數款結正具奏朕遵明國憲勅法除奸申

儆官邪昭布中外還同勅一體通行該部院

知道欽此

大學士韓爌等一本爲遵奉聖諭事臣等欽奉皇上屢諭參定附逆一案反復商確除將祠頌贊導諸臣分別重罪擬成以至削籍爲民開列款項具疏奏聞及聖諭事本爲公而勢非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掇如封疆遼野及素任無過諸臣俱置勿議外若稱頌稍次前款諸臣或居位鮮民維之略而指蹤亦無奸謀或濫竽備疇采之員而線索初非自主或行本歧邪播瑄惡非爲戎首或階因驟躡職掌尙未全墮及

酌中志餘

卷下

七

專闢建牙品原庸碌散員冗吏識昧挺持者臣等欲再擬減等則恐前重而後輕欲槩擬削籍又慮罪輕而罰重謹依考功法不謹列一款將諸臣並擬開居另請上裁如蒙皇上俯允彼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爲卽寬政尙從儆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枯槁亦沐恩波其於激揚人心培養元氣未必不均有藉矣至中外軍民商匠數項初擬行撫按查究既復思之此輩么麼末品見縉紳尙且風靡彼效尤何足深

怪又聞上本時多奸棍捏名希榮竊潤今名雖在而人半非必行追究恐有桃僵李代之虞其真正倡謀罔利者地方執而治之有餘可無煩宸斷爲也再照此舉臣等懷奉聖謨臆列三案考據不敢不核程量不敢不平秉心不敢不虛持議不敢不正年來目睹耳聞收括略盡卽重有溢出或存疑者決無元惡大憝得竄逃於指視之外聖諭謂卽有漏遺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真爲覆載同量從此務祛元黃各修職業養

酌中志餘

卷下

八

世道平康之福慰聖明宵旰之憂臣等願與大小諸臣共勉之矣臣等不勝激切冒昧之至

計開

黃立極北直元城人甲辰科內閣學士要典總裁代言秉軸碌碌徇

人出鎮璫封唯唯聽命

施鳳來浙江平湖人甲辰科內閣學士要典副總裁票擬不聞力諍

趙詔亦未當先浙江生祠人

楊景辰福建晉江人癸丑科內閣學士要典副總裁掌院曾有疏頌

入直未聞顯過

房壯麗北直安州人己未科左都御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線索隨人

指使掌銓引用邪璫

酌中志餘卷下 九

董可威山東益都人乙未科工部尚書在工一味恭謹猶幸見

幾早去

李思誠南直興化人王家棟之居閒一事雖賄

非自愛然比昵匪人遭璫削奪頌璫有純忠

體國大業匡時等語

王之臣陝西潼關人乙未科任總督加尚書太子太師操守多可議亦

有頌疏年來涉歷邊疆稍寬一點

胡廷宴福建漳浦人乙未科任未科陝西巡撫材本庸憤濫竽建牙致

盜充斥人謂貪緣招禍

張九德浙江慈谿人辛丑科大理卿加副都御史素無節鉞之望乘

時躋躓諒匪無因

周維京福建晉江人乙未科應天府尹為南京兆嘖嘖人言兼

有頌疏

徐揚先南直吳縣人癸丑科河南道御史顧大章惠世揚欲依

違文致薦舉亦多匪人後遭璫削情稍可原

陳序山東曹縣人己未科給事中誣孫居相參梅之煥兩

聽人指使

曹谷浙江秀水人癸丑科閩居特起翻局御史以報藩舟出境頌

酌中志餘卷下 三

又疏論要典不可燬

朱慎奎山西汾州人壬寅科成科宗室中書頌止一疏揚掄太甚宗

羞逆可

郭如閻江南廬陵人生平操守無疵錦甯賀捷

頌美已過

何早南直懷甯人戊戌科論兩疏稱頌趨向

不端後為李明道論劾姑從寬政

虞大復南直金壇人丁未科南揮霍有餘操持

多議至稱頌形之辯揭

葉天培 福建莆田人丙辰科廣信知府 遊玩逆寺遂至屈膝雖

傳汗頗何道愧心

邱存性 北直昌黎人丙辰科南兵部主事 外計不謹起補原官

旋職兵曹人多異議

葛大同 湖廣江夏人舉人與胡良輔交好旂幟鼓

吹迎送江干

馮三元 北直三河人庚戌科降 蹠蹠副院人望

不孚

喬應甲 山西猗氏人壬辰科陝西巡撫兼左副都撫秦滋議追賊候

酌中志餘卷下

三

結連上十疏罵趙南星楊左諸人罪浮於徐大化

楊維新 陝西高陵人己未科六 鐫助之國二疏

稱頌

朱國盛 南直松江人 晚漕二載勞議相半加銜蹠

蹠速化何辭

馮時行 北直河間人己丑科太僕寺少卿 逆璫同里以破甑營

改京堂

呂鵬雲 北直東明人丙辰科大理寺丞 年例請告與孫傑等破

例復官未幾乞差猶能自避

董茂中 浙江山陰人癸丑科歷大理寺副 察處借題辯復改陞

京堂

周昌晉 浙江鄞縣人丙辰科御史 持議每多依傍循資未免

蹠遷

虞廷陞 浙江海鹽人丙辰科任吏部給事中 參趙南星薦李夔龍

等不協公論最後遭璫削奪差能晚蓋

楊春茂 江西南昌人丁未科京察 素無大過二

疏涉頌

徐景濂 福建莆田人癸丑科太僕寺少卿 昏憤潦倒持論舛僻

酌中志餘卷下

三

陳保泰 福建惠安人癸丑科 倒轉中旨復官璫

敗曲疏文飾

郭興言 河南洛陽人丙辰科工部郎中 御史浮沈依附亦有頌

疏後參郭守仁等一疏可原

歐陽充才 江西泰和人 始因任性逐璫後以

彌縫毀節

夏之鼎 南直崑山人舉人 江甯兩任縣官原無

善績製匾逆祠有干清議

張九賢 山東歷城人癸丑科刑部主事 外察不謹自疏復官

李宜培

河南鄭縣人癸丑科吏部主事

在銓滋議亦有疏頌

譚謙益

舉人山陰主事

堂官察處自辯復官

吳士儁

頌疏

徐溶

南直長洲人監生又第頌疏

李三楚

頌疏

童舜臣

浙江山陰人監生北京衛官

頌疏

陳守瓚

頌疏

以上四十三人俱照考察不謹例擬冠帶關
住奉聖旨這項所列量懲各官擬議允協都

酌中志餘

卷下

三

著照不謹例開住該部知道

天啓宮詞百首

并引

闕狐憑寵北雞煽焰熹廟在宥之年何一而非
在野之臣所心憂也若迺薄海快睹國史大書
知之已熟言之似贅惟夫禁掖之地婦寺之儔
寢食之恒器物之瑣或事穢僅資諧謔或情冤
堪激忠憤或驕奢踰縱疑帝疑天或幽豔環奇
可歌可舞諸如此類豈無與朝政互爲表裏君
道出茲成敗者哉顧左右史漫云細碎不堪置
喙稗官家復曰忌諱不敢濡毫居諸既暇沈湮

酌中志餘

卷下

四

是懼用是搜輯舊聞譜諸聲律草率蕪陋萃爲
百首匪特風雲月露頗踵仲初之後塵却謂誹
謗傳言欲備董狐之旁探也虞山陳棕次杜氏
自序

萬壽宮中盡綵衣金鏡新樣昔時稀一雙仙鼠
丹砂染貼著齊天字腳飛

宮中過萬壽節卑賤者皆不衣青紫天啓時
每屆節宮人競翫新式方勝葫蘆戴之有寶
歷萬年四海豐登洪福齊天等名八寶荔枝

萬字鮎魚是日寶歷萬年四隅各填海字中

有兩峰附燈而飛是日四海豐登中填齊天

二字兩旁赤色蝙蝠各一是日洪福齊天

駿馬乘來是九邊玉鞭銀勒錦連乾飛玄光獨

承恩最抹布刀兒賜御前

韓致堯詩云
魏忠賢錦連乾

魏忠賢畜名馬以干計邊將滿桂杜文煥輩

總遣也間擇其尤駿者進御上賜以赤霞驄

流雲飛玄光等名又內臣陞騎馬玉帶賜抹

布刀兒者牙簪一雙小刀一柄金銀爲鞵繫

酌中志餘

卷下

三

於衣至貴近內臣紫賜過者方敢服之

紅粉排班玉華傍近西花柳春陽中宮侍從

偏無幾窄袖高長一樣裝

張后性淡靜愛憎稍與眾異客氏教宮人效

江南作廣袖低髻尤爲后所厭薄暮春佳日

駕幸西苑等處坤寧宮侍從多不踰三四十

輩其裝束如圖畫所貌古人像客氏往往目

笑之

明鏡孤鸞罷舞時乾西風柳學腰肢朝來枕上

驚聞報御藥偷攜付阿誰

乾東乾西各有房五所向爲宮婢秩尊者所

居庚申冬客氏封奉聖夫人遷居乾西二所

嘗卧病欽賜人獲甚夥魏忠賢盜取之以獻

王安是時客氏夫侯二初亡雖與忠賢有私

猶未甚昵先是移宮時楊漣疏參忠賢安有

庇護恩故也

越水吳山千萬重御樓圖畫作屏風君王盡日

含顰坐佳麗江南在眼中

酌中志餘

卷下

三

魏忠賢令御用監作五彩屏風繪西湖虎邱

諸勝設御榻左右欲導上效武廟南巡故事

也上玩之忘倦

紅圈疎密記何人早晚微詞動至尊一筆驚看

白米邇急傳中旨出宮門

魏廣微以籍紳便覽一冊摘怨家姓名硃筆

圈之隙深三圈次者二再次者一密授忠賢

於每日奏文書時危詞冷語挑激聖怒請用

范文正公一筆勾凡係門戶之人皆按紅圈

白去偶有遺忘必傳中旨責處之中旨者不

由章疏竟從內廷批發者也亦曰內批

相邀走馬坐花間纖指闔分十二閑至竟出簾

誰第一闌頭先壓玉門關

馬即打馬也

走馬古局戲時宮中盛行之先按骰子色某

點某闌合局共十二閑飲司過天子闌有十

二之舊也隨各出賞錢貯玉門關上名曰闌

頭兒第一次得真本采者得之後按出局早

晚以定勝負出局稱出案亦稱出簾

酌中志餘

卷下

七

奉觴春晝錦如雲白玉闌西曙色分二十四衙

齊跪拜一聲千歲滿宮聞

魏忠賢以正月晦日生每歲元旦後十二監

司馬八局共二十四衙門內官祝壽者緋袍

玉帶侵晨充初庭下乾清門至乾清宮左右

白玉爲闌干忠賢直房在西南擡角逼近闌

西當拜賀時老爺千歲千千歲九千歲之聲

殷訥若雷上徹御座

金海橋西問舊堂幾回清淚滴霓裳不知阿母

傳何語罷遣宮人到洛陽

客氏憚張后嚴明謗以蜚語謂后父非張國

紀乃繁獄海寇孫官哥所生也內安樂堂在

金海橋西宮人有罪及老病者居之憲廟時

萬妃怙寵紀后託病駐輦於此篤生孝廟客

氏揚言欲奏請修築行紀后故事又將遣名

下宮人潛往河南訪后家世故使后聞之后

害甚無計適客氏歸私第其母動以危言事

乃得寢后嘗用白綾間新桑色綾製衣如鶴

酌中志餘

卷下

七

冕式服之禮大士宮中稱爲霓裳羽衣

盤盂珠翠未休工何處封章瀆聖聰六局印官

承應慣略宣數語付批紅

王少伯詩玉階分
朝列文章發聖聰

上好手造漆器研牀梳匣之屬咸飾以五采

工巧妙絕出人意表當御創得意時或有急

切章疏奏請定奪命識字女官朗誦官職姓

名殊語誦甫畢玉音輒諭王體乾輩曰我都

知道了你們用心行去諸奸於是徇其愛憎

恣意批紅施行

舊制凡奏進文書御筆親批
數本其餘則司禮監監官遵

問票字樣或奉旨更改用
時筆批之是以謂之批紅

寶冠隨儼競相誇雲擁雙龍雉尾斜眾裏閒評
誰最稱玉人含笑看高家

內臣所戴金絲束髮冠舊有此式至此時而
加侈焉蟒龍蟠繞下加翠額插雉尾前捧朱
纓傍綴寶玉王體乾輩侍駕圍獵多帶之兼
衣窄袖戎衣束小玉帶蒼顏豐軀最不雅觀
相宜者惟高永壽一人而已

高枝習損御衣黃打弭驚呼暖殿忙南望樓船

酌中志餘

卷下

完

花氣衰有人歌舞伴紅妝

上幸西苑登樹看鳥窠捕其雛失足墮地裂
裳破面是日客魏同舟宴橋南荷池相去僅
里許伴爲不知司禮監監官朝夕侍側者有
乾清宮管事打卯牌子御前牌子暖殿等名
金印雙額曉殿問蟒欄蟬鬚謝恩回董工把總
私惆悵曾見先朝木鑿來

上命御用監鑄金印賜二奸各重三百兩一
日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一日欽賜奉聖夫

人客氏印蟒欄蟬鬚指客魏也萬曆中葉坤
寧宮災中宮璽被燬神廟儉德命鑄梨木代
之御用監總辦理造辦有把總二員

阿監衰年乞罷官長隨齋到鏤金盤天恩七字
開堂上卧虎騰龍滿扇看袁昂評蕭思話詩如
龍臥天門虎卧鳳闕
初王安極被宸眷嘗辭司禮監堂印不允御
書輔朕爲仁明之主七字於扇面以賜之答
應長隨內官之卑者職掌召對欽賜諸項奔
走之役

酌中志餘

卷下

三

誕辰隨幸總穿紅徧賞兜羅異域絨圓顆數珠
方數菓酒酣相對話中宮

內臣所服被織青紅不等服紅者曰穿紅近
侍后妃皇子女宮中亦有之別之曰某宮穿
紅兜羅絨織云傳自西域禁中所貴銀作局
鑄金銀豆葉以備欽賞豆者圓珠葉者方片
重僅數分甲子十月初六日張后千秋節舊
例內官各賞銀一二兩是日后偶不懌略散
豆葉數事至十一月十九日爲客氏生辰上

臨幸歡飲隨侍內官設筵給賞俱極豐溢且多給兒羅絨以示奢內官有追憶前事嗤后之儉嗇者上微覺之不問

食鬼編龍夜氣寒彩裝十尺列南端征袍如火

鬚如戟小膽宮娃不敢看

文選詩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

歲暮各宮食驢頭肉名曰嚼鬼以宮中稱驢

爲鬼也編結黃錢成龍形懸之牀間惜薪司

用大炭塑將軍鍾馗等像各成對高三尺許

五色塗畫惟存黑手黑面名曰彩裝祀竈日

酌中志餘

卷下

三

奏安各宮殿門此皆舊例也甲子乙丑間忽增彩裝而大之高約丈餘衣以羅綺佩以弓矢戈矛髭髯戟張望之如生所費百倍於前眾中自恃獨承恩錦帳宵分細語頻回首繁華成往事瀟瀟雪霰別長春

長春官卽永寧宮上改今名以居李成妃自

張裕妃不得其死范慧妃失愛獨李侍寢一

夕密爲范妃乞憐客魏偵知之矯旨革李封

絕其飲食欲如處裕妃故事李先是見張妃

之死於簷端壁隙徧藏食物至是藉以充餒久之二逆怒解黜爲宮人自長春宮逼遷乾西四所遷之日風雪寒沍行色慘悴見者冤之

鸚鵡盃深琥珀濃暮涼頻灌露行叢瓊樓妝罷

西風曉斜上香雲換淺紅

露行花卽牽牛花也其色紫翠似初出鑪之

銀故京師稱鑪銀花宮中音譌露行秋初著

花晨開畫菱夏月灌以酒其菱稍徐而色則

酌中志餘

卷下

三

變爲殷紅不如初開之媚矣宮中舊無此種客氏得自民間傳入宮人皆愛戴之京師僂薄子嘲之曰多露沾濡其客氏宜淫之徵歟懋勤春暖御筵開細演東窗事幾回日暮歌闌牙板歌嶙嶙珠總出屏來

上設地坑於懋勤殿御宴演戲嘗演金牌記

至風魔和尚罵秦檜魏忠賢趨匿壁後不欲

正視牌總內臣所懸於貼裏外者飾以明珠

自忠賢始

淒風晴晝起乾清亂葉高枝似雨零東望省愆
階畔草長隨輦路自青青

呂氏春秋曰
南風曰淒風

甲子五月十日旋風驟從西至乾清宮前葉
落堆積罔測所自省愆居在文華殿後舊制
凡災異凶荒聖駕居此辛酉而後闕陞塵封
矣

中官宴散玉山頽枕上聞呼號殿災欲衛天家
持五尺錦衾香暖夢初來

嵇叔夜醉若玉山之
將頽百官小吏稱天

酌中志餘

卷下

三

甲子歲號殿火災諸內官適以是日開宴醉
飽酣卧御前防衛僅三人五尺攢竹爲之宮
中有警持以護駕者

海棠花氣靜徘徊此夜筵前紫蠟肥玉筍蘇湯
輕流罷笑看蝴蝶滿盤飛

每歲八月宮眷賞秋海棠爲食蠟之會食已
淪紫蘇草作湯濯手客氏復教剔蟹胸骨鋪
貯盤中像蛺蝶形較其似否分巧拙以爲笑
樂

選入青蛾髮覆眉玉音指點誦歌詩試拈難字
粗能認紅粉書生夜拜師

張后擇宮人之秀慧者口授唐宋小詞孤燈
長夜羅侍左右課其勤惰能習者或微語之
曰學生子宜拜謝師父矣

金字方牌八寸青應時高捧出乾清平巾內史
微沾醉不認街西避道行

銅壺滴漏水交八刻文華殿直殿監官抱時
辰牌赴乾清門內換第二牌牌長八寸石青

酌中志餘

卷下

四

地金書某時二字其所過處坐者起行者側
立街西蓋敬天時之義云天啓時法度廢弛
內官有醉者遇之肩摩不避平巾長隨小火
者等賤臣之冠

紅繩無塵白晝長了頭日日侍君王御厨餘瀝
分沾慣不羨人間麝蘭香

貓食麥
蘭則醉

上好貓貓兒房所飼十五成羣壯者人稱某
小厮北者稱某了頭或加職銜則稱某老爺
比中官側關賞

石梁深處夜迷藏霧露溟濛護月光捉得御衣
旋放手名花飛出袖中香

乾清宮丹陛下有老虎洞不知所始洞背爲
獅街洞中發石成壁可通往來上嘗於月夕
率內侍賂迷藏爲戲潛匿其內諸花香氣上
所爲愛時探一二種貯襟袖間故聖駕所至
數武外輒識之以芬芳襲人也

簪纓前列九梁隨爲屈三元慶賀期金帶當街
高贊導外廷儀注拜丹墀

玉燭寶典正旦一日
日三元謂歲之元時

酌中志餘

卷下

三

之元旦

內臣朝冠與外廷同七梁與五梁司禮監掌
印者於祭中霽神之夜服此魏忠賢益二梁
爲九梁良卿賜券後凡遇賀節王體乾以下
服九梁冠忠賢居然戴簪纓出班行禮致詞
內贊禮官紅袍金帶大聲鳴贊山呼拜舞一
如鴻臚寺儀注

美人燈下裏頭行鼙鼓低敲羌笛停清響一聲
羅帕捲君王重繫小銀鈴

上夜宴筵時恆於筵前懸一銀鈴命宮人數
輩以帕蒙頭冥行相觸者罰鈴出局觸鈴即
以鈴賜之再繫再觸中夕不倦鳴鼓吹笛上
所好

玄武初更墮玉鉤長街杳杳夜悠悠石臺銅壁
依然在內府宮人不上樓

鮑照詩始見西南
樓纖纖如玉鉤

禁中有東一長街西一長街等街街有樓樓
設路燈樓以青石爲基銅爲牆銅絲爲窗戶
每日夜內府供用庫差官人灌油燃火達曙

酌中志餘

卷下

美

熒煌若晝魏忠賢槩令廢之蓋以便於偵伺
諸宮知值房之動靜也玄武樓據紫禁之良
方更鼓在焉

女鬼承恩別賜名輕輿高幘禁廷行穿紅報與
東宮李一夜燈前嘆息聲

光廟妃李姓者二其一光廟彌留時固邀封
后移宮後封康妃者也宮中稱西李娘娘其
一爲莊妃烈皇帝嬰年失恃奉神廟口託令
保護同居勗勤宮者也宮中稱東李娘娘東

李位列西李右而寵眷不逮然簡重寡言素
爲客魏所忌恒呼忠賢爲女鬼以都下有八
千女鬼亂朝綱之謠也舊例司禮監掌印秉
筆許自置坐板昇進乾清門者罰忠賢乘之
出入無忌內臣不得禁地戴巾忠賢又嘗冠
長者巾至寶月亭烈皇帝在榻勸官時東李
母爲道其事相對歎歎忠賢初名進忠因與
盜寶之李進忠同名上更賜今名

少府呈錢次第看篆文內好盡朱丹纈腰拜賀

酌中志餘卷下

考

天威霽詔免雲臺召史官漢制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禮記注錢璧之體外爲肉內爲好

司鎗庫檢得天啓錢數枚古色斑駁不知何
代物進至御前上問昔年擬年號者誰收日
召來面問左右以問下及翰林官對御容艷
然明日客氏入見諛詞慶賀爲此天降嘉祥
錢源不竭之徵也上解頤爲改前命雲臺卽
後左門召對大臣之所亦稱平臺

西苑冬殘冰未泮胡牀安坐赭黃衣行行不藉

風帆力萬里霜原赤兔飛

西苑池水旣堅以紅板作牀四面低闌亦
紅色窄僅容一人上坐其中諸璫於兩岸用
繩及竿前引後推往返數里曠息而已

六宮深鎖萬嬌嬌多半韶華怨裏銷燈影獅龍
娛永夜君王何暇伴纖腰

上不好女色夜宴旣畢遽陳種種雜戲宵分
乃就枕夾紗燈在帳中中所綴有獅蠻滾毬
雙龍賽珠等像

酌中志餘卷下

考

宮人相約鬪雞來籠幔青紅背面開四百喙殘
高唱歇當場雙繫彩毬回

當時宮中競爲鬪雞之戲不惜重價購健鬪
之雞調習旣嫺屆期登場施五色幔於籠上
背場開籠有能臨陣飲啄自如鬪至三四百
喙且鳴躍不怯者勝可預必也勝者以綵繒
結小毬分纏頸傍人籠迎歸所獲珠羅綺不
啻百金

視學匆匆罷賜茶日輪金珥未西斜須臾十庫

空場裏血濺敦弓縱赤霞

乙丑三月視太學魏忠賢擅改儀注大臣不得賜茶且趨駕還宮將圍獵於十庫後也甲乙等十字庫後舊有廢圃忠賢慙慙上翦其蒿萊以恣馳騁既至上手乃麋鹿獐兔血汚狼藉羣小拜賀頌英武上意頗快之赤霞赤霞驄也

良宵鳳彩繡幃空悵別心期兩地同一日內批三遍召夫人侵曉報回宮

酌中志餘

卷下

三

客氏直房一在咸安宮一在鳳彩門鳳彩門直房與忠賢密晤之所也凡歸私第未浹旬忠賢必矯旨召入其出入恆以五更封本呈來會極門燒燈分勘坐黃昏關心字句無多少一一行間印爪痕

每日所進本司禮監官集乾清宮分看唯會極門按入通政司封本捧匣官人於日暮送至王梁諸人直房再加參閱諸人各據私意恩怨指指爪痕於上下空紙以誌之翌日御

覽時託侍立者口奏施行

此日英華法事停鳴螺捧杆盡傾城弓弩不便連環變織底拈花自在行

番經殿內官百人習西方梵咒遇萬壽元旦等節於英華殿作法事卒事之日一人扮韋馱抱杆面北立餘人披纓絡鳴鑼鼓海螺諸樂器贊唱經咒至夜五方設佛位立五色繖數十人魚貫行於其門有所謂九連環者其行頗疾至九連環變則體迅飛鳥觀者目炫

酌中志餘

卷下

罕

矣此舊例也辛酉後奉旨教宮人爲之春曉龍螭夢正長盥盂誰扣響琅琅宮娃不敢分明問獠角西南指直房忠賢晨起盥櫛手擊銅盂鏗然有聲宸居咫尺了不畏忌

覓得仙丹助豔姿不須銀海注柔脂雲鬟細染羣仙液會遣長如二八時

宮眷搗桑葉汁取雜諸香物置之銀海用以涇鬢銀海小銀盃也惟客氏命美女數輩各

持梳具環侍左右偶欲溼髮還挹諸人口中
津用之昏暮亦然自云此方傳自嶺南祁異
人名曰羣仙液令人老無白髮

局官呈進夏前羅雨霽輕霞漾海波衫子未裁
先借問彩棚何處牡丹多

海天霞內織造局所造新色也似白而微紅
宮眷內官皆服之人疑爲不祥逾年晏駕舊
制自三月初四日始至四月初三日止宮眷
更服羅衣是時各宮牡丹方盛用五色繒縠

酌中志餘 卷下

望一

結棚護之相邀宴賞殆無虛日

秋風拂面獵場開匹馬橫飛去復來玉腕控弦
親射殺山呼未畢殿公同

上獵於寶善門魏忠賢馳馬過御前上惡而
射之中馬上頷立蹙羣下叩首呼萬歲忠賢
怏怏稱病先還印公殿公皆宮中稱忠賢之
詞也

機運銅池繡幔張玉桃偷罷下西洋中宮性癖
嫌簫鼓翠輦還宮未夕陽

上創演水傀儡所演有方朔偷桃三保太監
下西洋諸事張后數辭召不欲觀上嘗強逼
之至不久回宮

藩官十月給冬衣回首先朝事事非卻羨信王

承奉正鐸針枝箇拜恩歸

鐸針單一枝居官帽
針仿佛仁枝箇藏小偏向成對杖與鐸
鐸端下垂耳金銀珠翠珊瑚俱可製

當時待新藩恩禮寢薄瑞惠桂三王在京其
承奉等官所給物皆粗惡惟信邸諸臣破例
從豐又嘗特賜承奉正以鐸針枝箇桃杖葢

酌中志餘 卷下

望一

熹廟友于至誼也三種貴近內臣加之官帽
上

麝蘭成霧錦成堆僂子琉璃祭水回候旨連朝
多奏牘一時批發出宮來

凡司禮監官公事出宮例不許過宿忠賢至
涿州天壽山碧雲寺等處或琉璃河看祭水
數日回宮奏章皆暫留既回宮次第批發施
行忠賢未進時好賭好酒色鮮衣美食不事
生產人以僂子目之至是京城人見其儀從

奢靡竊嘆曰：「優子舊病發矣！」

竹簾輕搖碧映紅，火雲庭院助微風。搔頭未挂

青楸葉，六字凋殘棄篋中。

班婕妤好詩棄捐箴篋中，恩情中道絕。

時宮中尚金字扇，紅漆骨絲箋爲面，兩面皆

金字鈔寫四書語六字爲句者，所費不貲，最

易碎裂。立秋日，宮人戴楸葉。

半夜驚傳虜犯邊，兩行紅袖御牀前。黃金睡鴨

香楠架，明日重懸一把蓮。

每夜寢殿門既闔，內臣散歸直房，所卸衣總

酌中志餘

卷下

聖

挂牀前架上，熏以蘭麝，名曰一把蓮。夜間御

前有事頃刻裝束，趨赴歲時寅邊警，再至皆

午夜奏聞聖駕驚起，侍立惟宮人數輩食頃

內侍方至上爲色愠，爾後稍有脩復一把蓮

故事者，蓋以散置衣冠裝裹未便故也。

乾西移住翠華來，新例傳宣女秀才。爲是初陞

儀未熟，玉腮紅暈兩三回。

客氏初遷乾西二所，上臨幸客氏，拜迎用女

秀才引贊，非禮也。凡聖母后妃行禮，女秀才

爲引贊，禮官初陞者，往往舉止羞澁，經年後

周旋合度，音聲朗然矣。

寶璽呈祥，賀聖人宴回，猶自記先秦白龍丹鳳

仙桃棗西閣前頭次第陳。

河南撫臣程紹進玉璽，人知爲贗物，魏廣微

謂確係秦璽，搖惑帝聽。臨朝受賀，回宮復設

宴，受宮眷賀宴畢，進龍鳳等物，按祖制遇大

典禮，光祿寺備烹龍炮鳳之宴，然相傳有其

名耳。是日尚膳監宰雄雞代鳳，牡羊代龍云。

酌中志餘

卷下

聖

壯大棗稱安期，棗糖桃稱朔方，桃俱裝送御

前。誕幻荒唐，有不啻兒戲者。乾清宮有東西

暖閣，西暖閣上所御也。

駐蹕回龍六角亭，海棠花下有歌聲，葵黃雲字

猩紅，辨天子更裝踏雪行。

回龍觀舊多海棠，旁有六角亭，每歲花發時

上臨幸焉。嘗於亭中自裝宋太祖同高永壽

輩演雪夜訪趙普之戲，民間謗幘宮中稱雲

字披肩時，有外夷所貢不知製以何物，色淺

黃加之冠上遙望與秋葵花無異特爲上所
鍾愛扁絳絨織角帶也值雨雪內臣用此束
衣離地以防泥污演戲當初夏兩物咸非所
宜上欲肖雪夜裝故冒暑服之

河流細繞禁牆邊疏鑿清流勝昔年好是南風
吹薄暮藕花香沸白鷗眠

紫禁城內河壅塞歲久忠賢令疏濬之春夏
之交景物尤勝禽鳥菱藕彷彿江南

聖手多能絕代資罷朝常自運斤時裕妃笑指

酌中志餘

卷下

聖

燈屏間雕刻寒梅第幾枝

上好雕鏤木器護燈小屏十座手刻寒雀爭

梅戲畀諸小璫令鬻之仍諭以御製之物索

價十萬金翌日如數奏進上大悅裕妃卽張

妃也未罹禍時宸眷特隆

寧錦鋒銷捷早聞丹青潤色出宮門園丘正近

郊天節奏遣新侯代至尊

錦州寧遠報捷魏良卿進爵通侯未幾代上

行郊天及享廟填祝版等禮其封侯券文係

顧秉謙輩先期擬稿送李永貞輩點竄既愜
意仍發至閣中然後謄寫奏進凡忠賢平日
父子溫旨獎敕皆然

瀉盡瓊漿藕葉中主腰梳洗日輪紅玉簪香粉
蒸初熟藏卻珍珠待暖風

宮眷飾面採紫茱萸實擣取其仁蒸熟用之
謂之珍珠粉秋日白鵲花發蕊剪去蒂如小
瓶然實以民間所用胡粉蒸熟用之謂之玉
簪粉至立春仍用珍珠粉蓋珍珠遇西風易

酌中志餘

卷下

聖

燥而玉簪過冬無香故也又荷葉盛後侵晨
傾其中露珠和粉清芬可愛諸方皆張后從
民間傳入者主腹刺繡紗綾潤幅也盥櫛時
束之胸腹間

經殿門開曙日瞰玉函寥落不堪陳文孫應識
前朝事濯錦江頭問逐臣

司禮監大藏經廠貯累朝書籍宏正以後漸
次淪散新都秉鈞半爲用修太史攜歸至熹
廟時益寥寥矣嘗當六月六日奏請曬晾玉

音卒問嘉靖年間偷書的姓楊官兒何處人眾錯愕莫敢置對上在青宮時曾與聞於光廟也

牡丹春盡散天香和露移栽上信王螭碧瓢紅無限好就中偏重御袍黃

烈皇帝在信邸時魏忠賢多方媚悅往往霽色俛納厚酬其來丁卯春以牡丹二百器署其名於長箋獻之首行所列爲御袍黃是秋登寶位識者以爲先兆綠蝴蝶瓜瓢紅皆牡

酌中志餘

卷下

星

丹貴種

煤山夏日樹青青高處晴霞五色橫未接六科廊下報滿宮齊賀慶雲生

萬歲山嘉樹鬱葱鶴鹿成羣俗稱煤山甲子六月山椒有五色雲靈臺占曰景雲將降旨行慶賀禮適六科廊災事乃寢

綈几東邊侍印公恩威常在片言中日斜接出文淵票一半行間御筆紅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加綈錦謂之綈几宣廟賜輔臣文淵閣印一顆凡封進票本揭

帖聖諭敕稿用以誌之魏忠賢目不識丁然能強記口奏某票宜仍某票宜易井井不悞且微詞巧中聖情喜怒任其顛倒以是票本多爲御筆增減凡奏文書時司禮監掌印西向侍隨堂秉筆以下東向侍禮也

奉先高殿月明天寒犬金鈴吠路邊白髮內官殘夢破幾回驚聽不成眠

奉先殿卽內太廟其地禁雞犬有潘某者私畜細狗於殿之後街以其人爲權璫所昵眾

酌中志餘

卷下

哭

莫敢詰

隔院鞦韆送好春不堪愁坐對芳辰吳綾蜀錦新裁剪堆出如來七寶身

清明宮中稱鞦韆節坤寧宮及各宮俱設鞦韆一架相邀嬉戲至立夏節前一日方卸張后恒諭免之后嘗用素綾作地手剪五色絹疊成諸佛菩薩妙相宮人奉釋教者互相倣效謂之堆紗佛

星名次第列銀光點將標題當飲章聖主青年

方好武卷頭先問李天王

蔡邕傳注隱告人姓名無可對質曰飲章

丹陽記齊高帝造銀光紙賜王僧虔

或有用水許傳罡煞星名配東林諸人以供談讌之資如托塔天王則李三才也及時雨則葉向高也崔呈秀得之名曰點將錄佳紙細書與天鑒錄同志錄同付魏忠賢忠賢乘間以達御覽上不解托塔天王爲何語忠賢詳述東西移塔事意欲使上知東林強暴有如此徒所當翦也上傾聽嘖嘖若憾不同時

酌山志餘卷下

晃

者忠賢計阻匿其書遂巡而退

琉璃波面浴鵲兒艇子飛來似畫圖認著君王親蕩槳滿堤紅粉笑相呼

上數偕中宮泛輕舸於西苑手操篙櫓去來便捷

無限春光轉瞬空尋思翻欲悔鋪宮花容占斷君前豔摧向雕簷暮雨中

張裕妃被寵客魏嫉之既有娠鋪宮膺冊妃禮而過期不肯二好遂力譖於上盡逐侍從

閉妃空宮屏去水火者數日妃餒甚匍匐雨

中伏地啗雷水斗許未及上堦而卒

萬幾餘畧建長廊聖主經營食不遑粉牋未乾

宣十作庀材重築蹴圓堂

木作石作土作漆火藥作婚禮作搭作東

行漆作西行漆作是謂十作東西行本名油作遊御講改

聖性好營建迴廊曲室皆自操斧鋸爲之然

喜厭不恆成而毀毀而復成以是累歲卒未

竣功宮中舊有蹴圓亭上又手造蹴圓堂五

間高永壽好蹴踘故愆惠造堂以習此戲也

酌中志餘卷下

五

十作內官監所轄以給宮中營建之材料者

小池龍見綠蠅蠅金盒裝盛特奏聞牌子北花

門外望日輪低處有紅雲

有龍見北花房之小河長尺許色黃碧有爪

無鱗其地近宋繒直房繒護以紅錦盛金盒

中奏進奉旨送赴黑龍潭是晚晴霞明麗御

前牌子迎繒意復以奏聞謂龍見雲從天下

文明之象

春來保母驟承恩御膳雞碗救賜頻紗葢輕輿

來往路幾人錯認是宮嬪

客氏既封奉聖夫人居然自認爲天子八母之一在宮中乘小轎張青紗蓋與妃嬪無異滇南雞縱菜價每斤數金聖性所嗜嘗撤以賜客氏

龍鳳旌旗左右分廣場排列陣如雲中宮謝病君王笑紅粉三人將一軍

上欲與張后同御內操上將內官三百旗幟繪龍列左后將宮人三百人旗幟繪鳳列右

酌中志餘

卷下

五

后既至稱病上不悅頃之后先辭歸上歡笑如初命以宮人之豐而願者代后猝難其選乃命三宮人並將之然非真有止齋之法特各持戰具疾趨數周而已

奉聖夫人暫賜歸一空紅霧漸霏微水沈香裏燈光畔隊隊弓刀錦繡衣

客氏每歸私第先期奏聞特旨差貴近內臣護送其出恆以五更提鑪焚名香以百計蟬玉持硬弓防牌圍隨者以二三百計紗燈燒

燭以千計客氏自咸安宮乘小轎逕過乾清門西一空至西下馬門非禮也制宮眷內官不許乘車馬過一空

倚殿陰森奇樹覆明珠萬顆映花黃九蓮菩薩仙遊遠玉帶公然坐晚涼

英華殿前菩提樹二株六月著黃花秋深子落不從花結與花並發而附於葉之背圓瑩堅整可作佛珠此樹爲李太后所植太后上賓神廟上尊號曰九蓮菩薩祀慈容於樹北

酌中志餘

卷下

五

之別殿過者下車馬屏息加敬客魏亂法後玉帶某嘗裸體樹下玉帶內官經賜者故名異草傳來自粵中內官宣索種離宮春風香艷知多少一樹番蘭分外紅

當時都下植異種花草相傳自兩廣藥材中混至內臣好事者遍栽於聖駕嘗臨幸之處有蛺蝶菊紅水仙番蘭番柿等名番蘭紅花碧葉上愛而玩之摘供案間或云卽美人蕉御前呼笑不勝喧爲看君王弄水盤瀑布噴殘

飛雪霽玉竿高處擁金丸

銅缸盛水鑿孔設機挑動之能令水勢逆飛
其初或瀉如瀑布或散若飛雪最後則亭亭
直上如玉柱然下預伏度金木毬大比核桃
忽一涌上玉柱之尖盤旋上下久而不墮官
中舊無此戲聖意初爲之

舊臣私意夜徘徊禁籞花陰玉漏催旭日西山
松柏路蕭蕭一騎捧香來

烈皇帝冊封信王時失恃已久月夜獨立有

酌中志餘

卷下

五

嬰年侍奉老內官董姓者侍側密問曰聞我
生母劉老娘葬西山中懿王墳相近汝識
之乎對曰識之卽命具禮次早往祭不令人
知蓋以左右多客魏鷹犬知之或生疑忌也
夢斷君王下玉樓新歡從此更綢繆閒來私誓
桃花岸席市仙居共白頭

宮人有菜戶猶民間之夫婦也客氏菜戶初
爲王國臣國臣與魏忠賢結盟爲兄弟蹤跡
頗狎忠賢故得潛通客氏辛酉夏夜將半兩

人爭寵聞於乾清宮西暖閣上驚起下樓兩
人偕客氏踞聽處分上笑問曰客奶奶你虔
心要跟著誰我替你斷客氏微露厭薄國臣
之意次日忠賢矯旨勒令國臣告病尋縊殺
之自是忠賢安據客氏爲菜戶矣未幾客氏
置一第於席市街北忠賢置第街南相去數
武春日遊內苑漣酒私誓他年子告歸休願
同居偕老於此

美人眉黛月同彎侍駕登高薄暮還共訝洛陽

酌中志餘

卷下

五

橋下曲年年聲繞兔兒山

兔兒山卽旋磨臺也乙丑重陽聖駕臨幸鐘
鼓司承應邱邱執板唱洛陽橋記攢眉鎖黛
不開一闕次年復如之宮人知書者相顧疑
怪非特於景物無取語意實近不祥也不期
年而鼎湖龍逝矣

夾道珠冠穿裏衣流雲一片鳥齊飛操場此日
軍容盛爲有邊關敕使歸

上嫌操場器械未備命胡良輔赴山海關鑄

造充用凡內操之日上必先乘駿馬馳騁中道數周流雲馬名也

十五青娥誦孝經嬌羞字句未分明纖腰不忍教扳著夜雨街頭唱太平

選高年知書內官教習宮女讀女訓女孝經等書率教者陞女秀才女史女官正司六局掌印有罪墩鎖或罰提鈴每夜自乾清宮門提至日精門月華門仍還乾清宮門前方止徐行正步風雨不敢避高唱天下太平聲緩

酌中志餘

卷下

七

而長與鈴聲相應此舊例也昌啓之際復設扳著名色以苦之扳著者向北立屈腰舒兩手自扳兩足不許體曲曲則夏楚亂施立再移時許其人必須暈目眩僵仆卧地甚有嘔吐成疾至殞命者

風吹蒼震雪痕乾七字憑銷九九寒無限紅籬香屑炭司官日日獻咸安

蒼震門恒開掃雪灑開每年長至節司禮監刷印九九銷寒圖宮眷黏之壁間每九繫以

一詩皆淺鄙者立冬後惜薪司進各官所用

紅籬炭炭用紅漆抹筐盛之故名乾清坤寧兩宮搗碎炭和以香屑塑獅象等形別進數百筐客氏怙寵照兩宮例取用而煩苛特甚咸安宮客氏所居也

天威未霽侍臣驚酒畔何人笑語聲北望長街霜雪色君王今夜罷微行

坤寧宮前白玉石爲街上嘗月夜徒步至宮張后諫弗聽後上於酒間挾小忿后亦在坐

酌中志餘

卷下

七

上假寐聞宮人笑聲疑爲后不悅於是累月不復至坤寧宮而后眷寵頓衰矣

何處珍禽人御園哀鳴來去晚風前深宮一種驚春夢不是鶯聲嫩可憐

皇極殿既落成每夜有鳥集殿脊日高輒去大於鶯黑身巨目色如大遠望若有煙霧蒙之其鳴聲不一忽如鬼嘯忽如羊叫忽如兒嘯

池亭避熱夜涼歸醉裏遙瞻象一碑繖卷雲綃

輕夢醒香車飛度已多時

象一宮祀象一帝君範金爲之長三尺餘世廟立修之玉容也宮門左右碑各一刻宮眷人等至此皆下車馬客氏夏夕宴歸張蓋乘小轎伴寐過之

明朝三殿賀成功預恐狂言忤上公除御閣臣紅面帖一齊題字付留中

三殿功成中外歸美魏忠賢其獎敕溫旨皆顧秉謙輩撰擬紅掩面揭奏王體乾輩迎忠

酌中志餘

卷下

五

賢意前後數日內一切章疏皆留中不省恐其或有參商之論也凡文書未經御覽緘以素箋誌官職姓名年月殊語於外收貯御前棚櫃內是日留中魏良鄉封伯後廷臣褒頌忠賢疏多稱魏上公

貼裏三欄夾裏花中官應節闕豪華因逢廟忌

更青素瑟瑟波紋襯海霞

博雅瑟瑟碧珠也

紅蟒貼裏貴近臣內衣也諸權璫於剡欄下加一欄名曰三欄又創爲雙袖欄蟒衣兩袖

各加一蟒舊制於大忌辰及修省中官衣青紫祧廟忌辰衣青綠花樣所謂青素者夏則屯絹冬則玄色紵也當時用天青竹綠花紗羅當青素襯以海天霞色淡紅裏衣內外掩映望之如波紋木理焉

諫事連章奏至尊宮前暫罷選龍孫角羊斑鹿分收過千騎雲屯北上門

青海之外馬多龍種名曰龍孫

內官有名騎馬者凡遇慶典人進馬一匹駕御乾清宮門覽畢付御馬監本官給賞馬不

酌中志餘

卷下

五

堪用該監不收換補大內官賞過祿米者亦於是日各進一羊一鹿鹿必大白斑羊必四角六角鹿付南海子羊付牲口房此舊例也魏忠賢因邊烽未靖各邊缺馬驟陞騎馬數百人每歲進十餘次每次千餘匹臨期忠賢不復奏聞竟自至北上門盛服危坐按職名牽馬魚貫而過不堪用者重加責處於是馬價數倍於平時

玉兔迎霜秋宴開花城待伴暫徘徊蕙蘭香細

驚聲軟報道高家小姐來

重陽前後內官設宴相邀謂之迎霜宴席間
食兔謂之迎霜兔好事者遠室列菊花數十
層後者軒前者輕望之若山坡然五色絢爛
環圍無隙名曰花城御前牌子高永壽年未
弱冠丹唇鮮皎好若處女宮中稱高小姐
宴飲之際高或不與合座爲之不歡

過錦閣珊日影移珠簾進紫金厄天堆六店
高呼唱竊子當場帶票兒

酌中志餘

卷六

五九

過錦鐘鼓司承應職名也每回數人爲之極
鄙瑣不文將軍器雜發鐸鼓喧鬧奉酒御
前而散僉事王儔子九無恥高聲贊誦好個
魏公公處置得內庫供用庫米積天堆怎地
豐盈實和六店怎地裕國通商忠賢居之不
疑賞資往往溢於常額焉舊制銀作局銷成
方塊銀十兩起至一錢止刻字記其輕重以
備欽賞名曰票兒銀

幽夢驚回庭院涼雷邊殘照影幢幢銀盃自汲

堯花水潑刺金鱗躍一雙

烈皇帝龍潛最勤宮夏日晝寢夢雙烏龍蟠
柱適雷電大雨驚而寤本宮花園有二井是
日雨止戲汲於井得金魚長二尺許錦鱗耀
日再汲西井亦如之左右驚詫烈皇帝命畜
之西苑池中

坤寧花落砌痕斑書卷蠶香侍玉顏鏡裏尋思
燈畔語承恩端不爲幽閒

張后既疎宸眷絕不露怨望之色惟以文史

酌中志餘

卷下

李

自娛或清坐絮絮獨語而已

畫裏明姬絕代無琵琶番騎擁胡雛君王不愛
傾城色只看猙獰揭盔圖

李伯時畫昭君出塞大幅趙子昂畫鬼子母
揭盔手卷皆累朝珍藏舊物也兩種並陳上
棄此取彼聖性樂觀險怪之狀而厭近女色
略見於此

風掠輕舟霧不開錦鱗吹裂綵鱗摧須臾一片
歡聲動捧出眞龍水面來

乙丑端午駕幸西苑用絳綰飾小舟首尾爲龍形上親持划及同小璫劉思源高永壽溯流蕩漾怪風忽起雲霧四塞舟覆二璫溺死管事譚敬匄赴救扶駕出水分明角勝列棋坪井字關邊關掉城十五燕姬偏慧黠雙拋常占上中營

神廟中葉御意創爲掉城之戲用色羅方幅繡井字界作九營中一營爲上營四方四營爲中營四角四營爲下營命宮人持銀錢或

酌中志餘

卷下

空

小銀球擲之落上營賞銀九兩中營六兩下營三兩落營外或壓井字罰如中營所賞之數雙擲賞罰皆倍由是諸宮爭效之至戊午遼事大壞說者謂掉城者遼城也殆先徵也天啓時猶沿之烈皇帝登極禁止不行永鴨銀苗院院同鵲橋衣卸巧山空晚涼供罷波羅蜜去看河燈萬點紅

七夕節各宮立乞巧山子宮簪衣鵲橋補自初一起至十四止中元節食銀苗菜及水鴨

菜乃藕之嫩芽鴨乃先一日煮熟凝成膏者甜食房進供佛波羅蜜西苑作法事放河燈以上數條俱宮中舊例惟宮人內官深夜相攜看河燈則辛酉以後事也

繖羅深映雨衣紅夾道歡聲接印公正是乾清天晚晚輕環寒絮滿長空

聖駕后妃及皇子女晴天例張青紗小繖以蔽日光內臣僅有雨帽及紅藍各色雨衣而已魏忠賢嘗因雨雪張繖至乾清宮簾下方

酌中志餘

卷下

空

微

大家供膳備時珍蝦筍嘗先百味陳荷蕊潭香秋露白就中多半賜廷臣

辦御膳者四家王體乾魏忠賢李永貞客氏也客氏所進聖性尤甘之宮中稱老太太膳其大膳房所進御膳御酒房所造酒以爲具文備欽賞而已炒鮮蝦人獲筍上所嗜荷花蕊寒潭香秋露白皆御酒房酒名

江南霏雨九重憂粉黛祈禳當羽流豐豔一人

前仗劔窄靴輕甲錦兜鍪

甲子歲吳地大水命道經厥內官教宮女數十人演習元教建醮禳災髦服雲璈與羽流無異仍選軀體豐碩者一人飾爲天神仗劔登壇行法不能勝介冑之重紕錦繡爲之北騎南窺十萬餘樞臣抗疏達宸居君王聽到紅夷礮喚捲龍咽草敕書

丙寅秋邊警再至甯錦王永光題疏請移甯遠城中紅夷大礮置山海關守關時上已不

酌中志餘

卷下

三

豫令宮人讀之矍然起坐曰此礮若撤人心必搖滿毫欲批紅以手顛不及成字而止聽罷封章紙片除半窗花影月明初牙牌付去朱帷悄醉擁娥眉問聖書

崔呈秀既呈三錄忠賢悅甚目爲聖書於是王體乾輩各鈔一小本挾之袖中每閱廷臣章奏涉錄中姓氏者卽黏寸許紙條誌責處之法齎送忠賢直房且讀且解悉爲忠賢首肯然後除紙條臨期奏進舊例司禮監該正

官有小方牌薄暮挨次相授忠賢不知書從未該正其掌印後牙牌不許自授去紙條時繳付忠賢忠賢自付次日該正官此皆黃昏時事也忠賢猶慮有貽悞夜宴旣畢再偕客氏細商責處當否移時方就寢蓋客氏亦不知書而強記尤勝於忠賢也忠賢用紅輕紗繡花鳥作大幔每與客氏密語其中

風送香魂去杳冥遊人到此百憂增玉埋黃土花經雨博得高玄數盞燈

酌中志餘

卷下

四

高永壽旣死是歲中元節上命於大高玄殿作法事放河燈追薦之嗣後內官宮人遊西苑往往有追述悼惜者

輕輿遊幸當祈禳喜字紅紗照路光傳報萬安中外慶九天靈露獻仙方

丁卯夏上不豫王體乾奏請強起乘小轎幸懋勤殿隨給近侍以金壽字喜字紅紗令作貼裏於御前衣之以爲禳祝於是外廷喧傳聖駕萬安而霍維華爲攘功地亟獻靈露飲

方服未匝月龍馭賓天

御苑花香柳帶陰玉人曾此再行吟珠幢獻罷
娘娘廟禁掖重逢小翰林

馮銓初入詞林少年美貌服飾鮮麗內官愛
慕者邀入皇城爭先飲宴北臺蕉園諸勝游
踪幾遍於是宮中已聞有小翰林矣甲子春
忠賢進香於涿州娘娘廟時銓被劾家居因
獻廟前所懸珍珠幡幢一座價值三千金跪
謁道次極一時供帳之盛忠賢回宮嘖嘖稱

酌中志餘

卷下

奎

與內官宮眷雷同附和聖聽蔽惑遂極蒙眷
寵云

遼陽連歲動邊塵圖畫成書達紫宸三十六宮
傳看遍錫餽明日賜孤臣

王化貞撫遼與經略熊廷弼不和戰守異議
本兵張鶴鳴右撫撤經臣標下精兵六千與
化貞進戰後喪師失地忠賢以廷弼坐視不
救陰令潘士聞編造遼東傳極詆廷弼傳入
宮禁聖聰竟爲所搖論棄市

宮詞係常熟秀才秦徵蘭所作而同里陳次
杜攘爲已有者也徵蘭字楚若

酌中志餘

卷下

三六

擬故宮詞四十首

丁亥春月寓止燕京過長春禪寺邂逅一老
僧迺昔御用監內侍也因從閒話得故宮中
事四十條歸較追憶一一占之敢云宮體效
顰聊以寄荊棘銅駝之感傳自中官餘論庶
可釋禁掖深邃之疑耳

南侍爭求獻一文歲朝早見牡丹新粧成白璧
花如錦要識天家富貴春

海子澄波入御溝西山一曲是源頭汲來怪別

酌中志餘

卷下

奎

民間味會繞諸陵旺氣流

燕中有甜
苦水之別

天子風流出世姿諸般雅尙及盤匱鏤金琢玉

俱云俗詔用宣成兩代磁

神宗皇帝福無疆玉帛攸同及萬方動發帑金

收寶石酒黃如缺不開霜

緣刺觀音外國來聖心仁布懺場開龍腮鰓角

都嫌麤只用旃檀鑲作臺

萬歷間外方貢緣刺
觀音一座其高尺六

寸李太后迎
供慈寧宮中

晨暮慈寧誦佛時明珠數子手中持嫌他出蚌

原腥物恰報夷方進竹珠

貓睛進顆萬緡償牀檻窗櫺盡寶鑲便使月昏

宮燭燼晶晶四壁自生光

尙膳偏珍虎眼糖民間不許擅傳方每緣太監

還私第袖與官人覷一嘗

上直龍幃夜不眠屏遮燭影小窗前偶因坐久

朦朧去忽踏青莎到外邊

宮掖花天倦繡多遲遲日影奈春何打成五色

絲繩子閒坐金堦放地鑼

酌中志餘

卷下

突

玉皇座後列諸神盡是兼金冶鑄成更著銅絲

簾子護濛濛儼在霧中行

牌子夫人與女官尊卑品級別衣冠隔屏走過

渾難認屏底鞦韆弓總一般

宮錦開宵費剪裁製成如意勝千枚每逢節下

人人餉卻笑能如底意來

春風容易到宮庭三月寒梅始發馨數蕊乍開

誰摘去吠花惟惜小金鈴

宮中不畜狗云以
帝姓故其說甚怪

旋見花廊月色過教師歸後興偏多齊拋弦索

調簫管偷理南腔白苧歌

暖閣眞成別洞天尋常珠寶不陳前珠稱徑寸

寧奇物簾額懸珠大似拳

不禁春暖睡情多雲鬢蓬鬆殿角過背後不知

誰亂罵御前供應白鸚哥

香湯百種早澄清任取金盆漸次傾伺得內家

剛浴起一杯古刺水先呈

聞道君王宴月樓諸官絡繹進珍饈偶然醉裏

龍袍污薄浣先頒獅子油

酌中志餘

卷下

堯

龍樓夜炙百餘盤錦被依牀丈六寬女侍一時

齊出閣至尊已進保和丸

批紅未許內臣猜覆轍慙前惕聖懷起草也防

遺紙上旋書几面御旋楷

三官分坐御筵旁戲謔恢諧總不妨獨有儀文

難假借謝恩一次一持觴

尚衣每日數箱呈袍帶花紋按景成天子近來

崇節儉歷旬方許一番更

南方珍菓一時并筵罷東宮已四更鼓吹聲中

燈影裏鈿車隨駕入乾清

先帝多幸東宮夜宴必還乾清

殿宇重重向輦開君王夙夜視朝回珠簾寶檻

朝暉透眞入琉璃世界來

攜手簾前捲碧窗爲憐月色厭銀缸還防立久

階墀冷更進吳綾被一雙

萼綠花開玉檻前後宮分餉一枝先非緣故劔

恩私別螭首偏宜著翠鈿

宮中稱中宮爲後宮龍不裏足鳳不包頭

掖庭諺語也故有前二語

萬壽山前較獵場廐人簡馬待君王要知那匹

酌中志餘

卷下

十

曾封爵背上加披一幅黃

尋常一僎御前陳動輒支銷數百緡上在邸中

諂肆值只令加倍給庖人

朝罷回鑾燕豫時愛抽古史微宵披丹鉛每到

芳規處傳敕中宮召主兒

宮中稱太子爲主兒

祖宗遺法自森然正旦先朝嫂后前答拜未完

天子退曙光方始拂簾邊

先帝正旦必朝張后后答兩拜上下爲隔

夜色朦朧各不識面

玉棟橋通西海頭君王每歲兩來遊端陽日裏

中秋夜一座蓬萊在御舟

明朝郊祀敕春官問夜慙懃寢未安列戟懸鐙
連十里大明門內到天壇

九門稅額幾千千例給宮中脂粉錢近日內妝
崇素雅半頒戚畹半教蠲

鳳頭鞋子製偏弓內裏相沿代代同一瓣蓮名
傳母后盞翻新樣學吳中

經歲宮閤鼠雀消更捻蝴蝶過牆遙狸奴饒有
勤勞績敕賜黃金帶一條

酌中志餘

卷下

七

文書半日積成堆屢詔催呼女秀才纔近御牀
承顧問宮人傳道後宮來

天章天矯似飛虬幾暇臨池不肯休頒賜中書
人一幅崇禎建極寶當頭

自掩長門絕世情晝間喧雀夜聞更年年厭殺
薰風到傳到南頭鼓吹聲

聖躬幾見釋憂勤召對還宮動日曛長嘆不知
緣底事攢眉無語入宵分

昆陵半園外史唐宇昭紀

甲戌仲冬

東林同難錄

周維翰署



東林同難錄原序

今上登極手殲大憝九鼎晏然因追贈慘死諸臣恩命煌煌已復俞部司呈請不盡待諸孤陳乞槩照贈銜給與三代誥命蓋曠典也諸孤以爲吾儕望恩原不在廢敘但所有以光先世爲先人了人子事耳至是而望明所以卹忠與地下之因忠以盡孝者罔有弗竟矣遂各述先人受禍受恩始末名同難錄蓋以志其感恩亦自訂後期也梓成徵弁語於余余思諸臣受禍之慘振瑾時所未有天子聖明不難創行前所未經有之典以當之自有此命令人曉然爲臣盡節受非常之禍者朝廷自有非常之報既以慰死兼以勸生或謂有待慰之魂則死者之忠亦僞有待勸

東林同難錄

序

一陳龍校刊

之意則生者之忠不純以報持論得無令死者不服生者不受乎嗟嗟論不期高期於中情使論忠者必不論報是爲忠臣者必生既備受荼毒死復備受蕭條天日空慘邱壠無光而後爲盡已忠而後爲朝廷之所以成人忠則忠義一路祇爲蠶粉髮膚寂寞祖父之具此又與於不忠之甚者也夫忠義固出天性其萌甚微利害當前立喪所守況生死乎所以噓之使進養之使長全在君天下者故曰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然不經喪之者之毒深無以見養之者之功大前此善惡倒字宙晦緡紳喪節互古所無豈人性固然亦竊君權者之刑賞實能喪之日月幾何至今上而人復知善之不可泯惡之不可爲也亦豈人能遽

復其性則今上之刑賞實養之耳刑以報惡賞以報善報

之一言持論不高舍此無以養天下而皇上神聖其用意深遠每非臣下所能窺萬一如言及逆黨人孰不憐之骨之欲食其肉未幾而漸平矣言及諸忠人孰不憐之痛之至於下汨未幾而亦漸平矣漸平漸忘且託於見善不喜聞惡不怒之說而復厚誣吾君於逆案欲從寬於衷忠欲從嚴也至釐定逆案懷焉天討而三代誥命之給卽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不爲衆淆不以久倦且不因煩生厭也肯持忠不望報之論使爲惡者畢竟得利爲善者畢竟不利也耶余按是錄譏諸孤而與謀皇上既有以報諸臣諸孤能不爲先人報皇上是時相期誰謂不切所貴

東林同難錄

序

二陶澍校刊

者毋以久而亦平也今而後並期自勵無墮家聲乃卽所以報君恩爲諸臣請誥命者係封司徐君主稿於例爲破格於事爲變體初亦虞上慎重而竟不難得蓋徐實善體上意也余因序斯錄而并紀徐之憐痛未平如此崇禎二年四月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尙賓司馬范陽鹿善繼題

序

余讀東林同難錄未及終卷而老淚垂泣不可仰余亦不解涕泗之何從也憤而掩卷置不復讀起立徬徨意終不釋一若重有憂者迨翌日晨起復取讀之不四三篇而悲從中來淚又潄潄下矣嗚呼噫嘻古人臣忠義之氣抑何感人深之若此甚也夫有明一代朝制以科舉取士得人之盛方駕唐宋雖承平不及百年而國家崇儒重道之意天下翕然從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理固然也迨乎中葉右文之化稍稍息矣而儒林道學士氣激昂正德間武宗南幸言官蔣欽等數十人犯顏極諫觸武宗怒下詔獄死天下冤之此其忠君愛國之心百世下公論昭然矣

東林同難錄

序

二陶社校刊

嘗不歎國家養士百數十年食報之隆良有以也及其乎年天下騷然多故而秉國鈞者惟假容悅固寵旅進旅退委蛇臧默視國家休戚如秦越肥瘠其甚者復竊權附勢奔走閹侍間有一二剛明公正足任天下事者咸侃巨相視甚或能之黜之貶之竄之忠憤之氣愈激愈高猜忌之私再接再厲愁雲慘霧彌滿世界黃流朝從太廟夜哭種種災異墜下上聞甚至盜賊蠭起四境騷亂獻之徒雲合響應禍患之來不可終日亦不以告而惟日以誅錮異己殘害忠良為急觀嘉靖年之沈鍊天啟年之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趙南星高攀龍黃尊素等二十餘人暨吾邑之繆文貞李忠毅二公皆首觸逆能誣死詔獄桁楊榜掠備

極毒楚哀慘之狀目不忍觀口不忍言天下聞之無論為士為商為農為工下至販夫走卒婦孺咸獲皆痛哭失聲悲悼之烈上下同之何其壯也乃不圖當時忠義之氣充塞天地而迄於今日珍祕之史猶在人間吾讀是書至再至三悲淚之來不能自已雖國家予諡予祭予賸予贈易名之後香俎豆青史榮之而國家元氣已傷難以莊愍之賢卒殉煤山之組嗚呼痛矣謝子治盒以是書來予急刊之并序緣起以誌哀感蓋不徒為繆李二公哭也甲戌新秋後學祝廷華

東林同難錄

序

二陶社校刊

東林同難列傳目錄

楊忠烈公傳	左忠毅公傳
魏忠節公傳	臨清周忠毅公傳
袁忠愍公傳	顧裕愍公傳
萬忠貞公傳	趙忠毅公傳
繆文貞公傳	吳江周忠毅公傳
周忠介公傳	周忠惠公傳
高忠憲公傳	黃忠端公傳
李忠毅公傳	王心一傳
夏之令吳裕中丁乾學劉鐸蘇繼歐列傳	
附傳	

東林同難列傳

汪文言吳懷賢張汶列傳

魏子敬傳

周端孝傳

朱完天傳

周忠介公五友紀畧

沙舜臣 殷獻臣
鄒谷 王 節
周文元

五人傳
顏佩章 楊念如
陳 沈 湯

參校姓氏

楊 坤	周旦	周宗濂
周用錫	周用茲	周用行
王熙載	魏爲堂	高大西
繆思美	劉 珖	繆思誠
李迴瀾	李 勤	李廷瑜

東林同難錄

一 陽江私刊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管紹寧

題爲臣疏久稽未結乞

皇上勅下禮部速賜題覆以信前旨以昭大典事祠祭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準禮科抄出工科部給事李清

題前事等因本年七月十一日奉

聖旨該部速與題覆欽此先是崇禎十一年九月十八日

本官題爲昭代有未衰之三案乞勅部速議早定謹

與事二十三日奉

旨該部并與酌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案呈到

東林同難錄

一 萬曆廿九年

該部等看得自古人臣之以忠節著也方受禍之時
析楊榜掠備受楚毒見者聞者罔不悽惻迨夫事久
論定公道大明不惟生者超擢死者優卹而易名之
典雖不過一字之褒而榮名耀於一時芳聲垂於千
古顧不偉歟科臣李清之以慘死諸臣請諡蓋爲是
也察正德年間言官蔣欽等凡數十人諫武皇南幸
下詔獄死至嘉靖初或予祭廕或加陞贈皆未及易
名此詔款所爲廢諡未全者也又嘉靖年之沈鍊天
啟年之楊連等皆首觸逆焰誣死詔獄崇禎初楊連
等四人予諡餘則先予贈而諡尙有待也同事異錄
豈非缺典乎若此數臣者或逆鱗於前代而碎首幾

聖裁

同膺滂或掠顯於近朝而卧屍有同喬固心貞金石
氣作山河用是細核生平擬諡上請以此風往勸來
庶死骨既收棲驥胥奮矣伏候

計開

南京御史蔣欽南直常熟人

擬諡忠烈 一擬忠愍

兵部主事陸震浙江蘭溪人

擬諡忠定 一擬貞愍

行人孟陽山西澤州人

擬諡忠定 一擬恭介

東林同難錄

一 萬曆廿九年

工部主事何遵南京欽天監籍

擬諡忠節 一擬肅愍

行人李紹賢南直盱眙人

擬諡忠端 一擬忠愍

行人余廷瓚江西鄱陽人

擬諡忠愍 一擬貞愍

刑部主事劉較河南鄆城人

擬諡孝毅 一擬貞愍

評事林公輔福建長樂人

擬諡忠恪 一擬節愍

行人詹寅福建泉州人

擬謚忠憲

一擬毅愍

行人李翰臣山東大同衛人

擬謚忠毅

一擬忠愍

行人詹軾江西玉山人

擬謚忠潔

一擬毅愍

行人劉平南湖廣安陸人

擬謚忠質

一擬貞愍

給事中周鑒南直合肥人

擬謚忠愍

一擬端毅

京衛指揮張英

擬謚忠壯

一擬烈愍

東林同難錄

錦衣衛經歷沈鍊浙江會稽人

擬謚貞肅

一擬忠壯

工部郎中萬燦江西南昌人

擬謚忠貞

一擬貞毅

左春坊左諭德繆昌期南直江陰人

擬謚文貞

一擬文毅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南直桐城人

擬謚忠毅

一擬剛愍

御史李應昇南直江陰人

擬謚忠毅

一擬肅愍

御史黃尊素浙江餘姚人

三萬社校刊

擬謚忠端

一擬毅愍

御史周宗建南直吳江人

擬謚忠毅

一擬貞毅

應天巡撫周起元福建海澄人

擬謚忠惠

一擬忠毅

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山東臨清人

擬謚忠毅

一擬貞毅

御史袁化中山東武定人

擬謚忠毅

一擬毅愍

按察司副使顧大章南直常熟人

擬謚裕愍

一擬毅愍

東林同難錄

已上二十五臣雖事分兩朝而忠同一轍既荷

世廟及我

皇上首加褒贈則第子之以謚而兩字之榮千秋之芬矣

統候

聖俞遊行

葉廷甲案清少宗伯號聖俞先生

請于

一主稿者則吏部尚書司馬徐公於十餘載後始有餘清豈非

忠烈之

感通

崇禎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奉

旨蔣欽等二十五臣准照正擬予謚

又案諸臣疏余前所得本失職後得批片少去三頁從

舟次

楊連

湖廣德安府應山縣民籍字文孫號大洪治詩
行二隆慶五年辛未七月初十日生萬曆癸卯

鄉試四十六名丁未會試二百五十名廷試三甲一百五

十七名戊申授南直隸常熟縣知縣甲寅考選己未授戶

科給事中庚申陞兵科左本年陞本科都天啟辛酉養病

壬戌起禮科都給事中本年陞太常寺少卿癸亥陞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甲子陞左副都以二十四罪疏忤瑞本年

借會推劾奪乙丑逆黨朋謀構陷四月同左魏周袁顧五

公逮繫六月下詔獄誣賊二萬五日雨比七月廿四日同

左魏兩公謀故賊行撫按嚴追敵賊林連如數完解崇禎

元年戊辰贈右都御史廕子賜祭葬給贈銀本年加贈太

東林同難錄

一陶庵本刊

子太保己巳恩封四代諡忠烈

曾祖鐸 保右都御史

曾祖母 氏 恩贈一

祖萬春 贈左都御史

祖母陽氏 贈淑人恩贈

父彥翔 贈給事中左副都御史

母劉氏 恩贈一品夫人

繼母王氏 恩贈一品夫人

之環 同孫楊苞寄養

之言 比年

之賦 承

胞兄清 貢生江都知縣
娶張氏 恩贈一品夫人
繼娶詹氏 恩贈一品夫人
子之易 廕生比年
之賦 承
之環 同孫楊苞寄養
之言 比年
之賦 承

東林同難錄

一一周世校刊

之才 參戶舊在
姪之鼎 序生監第

575-44-252

左光斗

直隸安慶府桐城縣籍涇縣人字適直號浮丘
治易行五萬曆三年乙亥九月初九日生庚子

鄉試十一名丁未會試十一名廷試三甲九十一名十月

授中書甲寅考選己未授浙江道御史印馬屯田天啟辛

酉北直提學癸亥陞大理寺左丞本年陞左少卿甲子陞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忤璫借會推削奪乙丑逆黨朋謀

構陷四月同楊魏周袁顧五公逮繫六月下詔獄誣賊二

萬五日兩比七月廿四日同楊魏兩公謀故賊行撫按嚴

追敵吸株連如數完解崇禎戊辰贈右副都御史瘞子賜

祭葬已加贈太子少保恩封三代諡忠毅

會祖麒麟壽官
兄光霽太醫院
光朝禮部

東林同難錄

祖軫少保存副都御史
光前武生光啟士以上

祖母章氏恩贈夫人
光燦生金金光楚

父出穎系封中書舍人
光儒俱結僑

母周氏封贈人宜人奉人
弟光裕光先甲子舉人

不致延試還光明建貢

繼娶戴氏人特恩贈夫人

子國柱康生監比兩年庚

國棟 國林 俱寄食國

材 誦傳為奴隸古同藥

遺取 左理匪養寺院腐敗

姪國寶 國史 國士

國器 國華 國龍 俱

生 國翰 國略 俱守國

典 庠生 國禎 衆生俱國

定 同國 國相 千金國

魁 弟 弟 弟

東林同難錄

四清社校刊

魏大中

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軍籍原名廷顥字孔時號廓園治詩行一萬曆三年乙亥十一月十四

日生己酉鄉試二十二名丙辰會試二百九名廷試三甲十三名大理寺觀政授行人司行人天啟辛酉考選授工科給事中巡視城工又巡視節慎庫癸亥陞戶科右給事中本年陞禮科左給事中巡青甲子陞吏科都給事中本年降三級調外乙丑四月被逮六月下鎮撫司誣坐贓銀三千三百餘兩五月再比七月二十四日卒九月長子學伊扶柩回十一月二十一日卒丙寅二月提家屬追贖本年報完縣令特報長子死於監比以解瑞怒崇禎戊辰追贈太常寺卿賜祭葬特祠廕長子并奉旨附祠葬己巳給

東林同難錄

贈銜三代詰命諡忠節

曾祖繼宗

祖祥太常寺卿

父邦直都給事中加顯通

母薛氏

兄廷相

弟廷薦

娶錢氏

子學伊

學洙

孫允樞

甲辰進士考選

庠生

加封侯人

庠生子學源

庶吉

恩生考選允枚

周朝瑞

山東東昌府臨清州籍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字思永號衡臺治書行四萬曆八年庚辰十月

初四日生庚子科舉人丁未科進士庚戌授中書舍人壬子順天同考丙辰留部暫擬兵部員外郎候考戊午授吏科給事中庚申命下本年八月建言被謫十月復原職天啟辛酉轉禮科右本科左癸亥陞太僕寺少卿乙丑以逆黨徐大化楊維垣等朋謀構陷四月同楊左魏袁顧五公削奪逮繫本月下詔獄誣坐贓銀一萬兩許顯純等苦拷五日兩比八月二十八日謀斃崇禎戊辰贈大理卿賜祭葬廕己巳給贈官三代詰命諡忠毅

東林同難錄

贈銜三代詰命諡忠毅

曾祖聰

祖郁

父鉞

前母李氏

生母倪氏

弟朝彥

娶王氏

子命魯

寧

命隆

孫延齡

昌齡

光祿

封侯人

舉人

命泰

命亨

永齡

裕齡

考選

平侯

命

康齡

袁化中

山東濟南府武定州人字民協號熙宇治書行一隆慶六年壬申六月十九日生萬曆庚子鄉

試三十四名丁未會試二百三十三名廷試三甲二十九名禮部觀政六月授直隸大名府內黃縣知縣己酉丁外艱壬子補陝西涇陽縣知縣本年本省同考乙卯本省同考丙辰留部暫擬戶部主事戊午考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東城天啟辛酉宣大巡按送母歸里丁內艱癸亥補浙江道監察御史纂修實錄侍經筵甲子巡青掌河南道印管大計率十三道御史共擊魏璫十一月降一級調外任乙丑春崔呈秀魏廣微李魯生等佐逆害正矯旨逮繫誣坐賊銀六千三百三十兩許顯純三十一比五日一

東林同難錄

七國社校刊

奏八月二十一日命魏崇禎戊辰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廕己巳給贈官三代誥命諡忠愍

曾祖琮

貢士任

娶王氏

人封爵

祖繼

貢士任

子勳

恩生聲

父汝霖

恩生聲

孫祝

佐

前母劉氏

人太夫人

生母張氏

人太夫人

顧大章

直隸蘇州府常熟縣民籍字伯欽號塵客治禮記行一萬曆九年辛巳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丁酉鄉試一百三十二名丁未會試一百五名廷試三甲十

大名授福建泉州府推官辛亥改補常州府教授癸丑陞國子監博士戊午陞刑部福建司主事天啟辛酉廣西主考本年陞本司員外壬戌調武庫司甲子補祠祭司員外本年陞陝西副使乙丑為逆黨徐大化楊維垣等羅織四月同楊左魏周袁五公逮繫六月下詔獄誣賊四萬五日兩比五公歿後矯旨下法司煅煉爰書以欺天下後世仍限十日下鎮撫逆黨拷掠不減顯純義不受辱縊死賊行撫按嚴追敵骨吸髓如數解進崇禎戊辰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廕己巳恩封三代諡裕愍

東林同難錄

八國社校刊

祭葬廕己巳恩封三代諡裕愍

曾祖江

常寺卿

兄大任

傳士大成

祖早

常寺卿

弟大韶

康大英大武

父雲程

常寺卿

大成

大夏大瘦

母周氏

人太夫人

生母張氏

人太夫人

娶蔣氏

人太夫人

子蔣生

人太夫人

孫宗峻

人太夫人

萬燦

江西南昌府新建縣籍南昌縣人字關夫號元
自治禮記行七萬曆四年丙子三月二十七日

生壬子鄉試五名丙辰會試七十六名廷試二甲六十五
名吏部觀政戊午丁內艱庚申授刑部四川司主事天啟
辛酉調工部營繕司欽差督理南京銅務壬戌陞虞衡司
員外營實源局甲子三月陞本部屯田司郎中六月十五
疏參魏忠賢十八矯旨廷杖一百先是忠賢嗾牙爪百餘
人各執短木棍叢毆體無完膚骨節糜爛從容賦詩卒丙
寅坐贓三百崇禎戊辰贈光祿寺卿賜祭葬廕仍給還原
銀以旌忠直崇祀本府鄉賢己巳封三代諡忠貞
曾祖文炳累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
兄焜 辛生

東林同難錄

九陶社校刊

祖恭

嘉靖甲辰進士歷任
兵部左侍郎特贈

娶張氏封安人加
子培 承官 壩 恩 生 坂
孫錦 鏢

父安仁

生贈工部員外
加贈光祿寺卿

母羅氏

贈安人加

生父義

贈例贈加部主事
加贈九歲寺

生母劉氏

封安人加

趙南星

直隸真定府高邑縣人字夢白號儕鶴治書行
一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四月初三日生隆慶庚

午舉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河南汝寧府推官陞戶部主事
調吏部歷陞考功郎癸巳內察不與強禦忤權削籍助教
薛敷教疏諍亦謫林居三十年閉戶著書課子不問外事
天啟辛酉起太常少卿歷左通政太常卿工部右侍郎王
戊陞左都御史有申明憲職諸疏癸亥內察力絕情面作
四凶議以處大猾十月改吏部尚書有再剖良心等疏推
高公總憲楊公副院左公光俞院鄒公夏公程
公等入銓曹至魏公中輩皆其厚善一時諸直臣俱魏
廣徵諸奸所忌甲子十月覆高公參崔呈秀貪污疏擬追
東林同難錄

十陶社校刊

東林同難錄

賊遣成爲奸黨魏廣微陳九疇等誣陷與高公同罷乙丑
以張訥梁夢環疏削籍提問坐賊一萬五千兩贖產外賴
親友義助始完丙寅戊山西代州子清衡成陝西莊浪衛
甥王鍾麗成陝西永昌衛父子甥各居一城而子與甥以
撫按郭尙友馬逢皋宿恨答責枷號慘毒備嘗丁卯冬卒
成所崇禎戊辰復原官原廕己巳以閣部具疏特請贈太
子太保賜祭葬廕諡忠毅

曾祖存禮

贈工部員外

娶馮氏封夫人
子清衡 廩生 清岷 生

祖澤民

贈工部員外

父汝弼

山東館陶知縣累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

史吏部
肖書
母侯氏
夫人

東林同難錄

十二高社文刊

繆昌期

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常州府江陰縣籍字當時號西谿治易行一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

十五日生少負異才名滿海內為諸生即與顧公

龍講學萬曆庚子鄉試二十一名癸丑會試三十一名廷

試三甲五十四名刑部觀政改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授簡

討直言招忌奸黨劉文炳劾歸養病泰昌起官天啟辛酉

三月補原職教內書堂本年差湖廣主考所錄多名士程

論議切宦寺大觸時諱壬戌充實錄纂修官管理誥勅經

筵展書本年陞左春坊左贊善差建德王府冊封卻王餽

遺甲子陞左諭德與趙高楊左魏諸公矢志除璫楊公二

十四罪疏上璫以代草銜恨切骨本年冠帶閑住乙丑削

籍丙寅與周公

同逮詣獄對簿侃侃不屈誣贓三千以

代草故獨加一紐備受酷刑十指墮落四月二十九日計

斃獄中距下獄僅十有八日崇禎戊辰追贈詹事府正詹

賜祭葬廕子虛白詣闕謝恩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徐公

疏特給贈官三代誥命謚文貞

曾祖玉

祖樞

父炷

母夏氏

弟昌胤

娶李氏

子虛白

白

江安

知縣

東林同難錄



十三

姪尊素 廩生

孫峻 晴 繼生

周宗建

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字季侯號來玉治書行五萬曆十年壬午六月十五日生丙午科舉人

癸丑進士選庶常已入穀爲強有力者所得授武康令丙

辰大計舉卓異改調仁和戊午秋同考冬入覲再舉卓異

暫擬工曹己未秋假歸泰昌庚申八月行取入京授福建

道監察御史歷臺中四載以抗疏論客氏及逆璫傳旨廷

杖者三皆以閣臣救得免天啟癸亥冬奉命按楚歸市月

丁外艱乙丑逆璫銜恨無隙可尋直以俸薪作贓懸坐公

費一千二百五十兩罄產完納丙寅以舊欵程疏遂於三

月初四日被逮四月十三日入都下南鎮撫司十五日下

北鎮撫司嚴鞫遂移十指夾一足杖八十笞四十慘酷備

東林同難錄



十三

至懸坐贓銀五千二百五十兩二十日復矯旨盡數窮追

再坐銀七千兩隨勒限比始而五日一比既而三日一比

六月十七日許顯純令鎮頭顏紫等二人取命以亥刻報

亡崇禎戊辰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忠封三代子祭葬廕

一子諱忠毅

曾祖用

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吏部尚書太子

娶申氏

封齊人加

祖式南

舉人累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

子廷祚

廷祉

廷禎

父輯符

舉人累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

孫曙

廷禎

廷禎

母顧氏

封齊人

俱

生

太學

母顧氏

封齊人

俱

生

太學

周順昌

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吳縣籍字景文號夢洲
治易行四萬曆十二年甲申八月十七日生壬

子鄉試一百四名癸丑會試五十名廷試二甲二十名本年授福建福州府推官乙卯本省同考己未行取暫擬禮部主事候考選泰昌庚申八月改授吏部天啟辛酉填補稽勳司三月調驗封司七月調考功司壬戌調文選司五月陞本司員外隨給假回籍乙丑倪文煥疏劾削奪丙寅李實疏劾被逮坐贓銀三千兩追比嚴酷於六月十七日斃獄崇禎戊辰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特祠祭葬謚諡忠介

曾祖

兄道通

道行 道社

東林同難錄

祖冠

牛湖教諭陞任龍游知縣贈太常寺卿

娶吳氏

加封宜人

父可賢

崇禎文選司員外郎加贈太常寺卿

子茂蘭

恩封

茂藻 茂葵

母張氏

加贈淑人

孫靖

生

延耀 生 峻

且

山

壽

周起元

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人字仲先號綿貞治易行一隆慶六年壬申四月二十八日生萬曆庚子

鄉試一名辛丑會試八十二名廷試三甲三十四名本年授浮梁知縣捐俸清復侵占范文正雙溪書院癸卯本省同考乙巳調繁南昌戊申行取擬授禮部主事庚戌考選湖廣道御史壬子授職疏駁御史徐兆魁誣攻道學十一月督理漕儲癸丑劾給事元詩教趙興邦等五人乞召還例推御史魏公中三臣罰俸甲寅巡視皇城四門巡視南城以總憲孫公勛熊廷弼被逐漢公王輩五人清介被阻考選先後劾銓宰趙煥本年差陝西巡按請告丁巳出為廣西參議天啟辛酉入賀陞四川副使未任值遘城

東林同難錄

夫

告急陞

通州兵備參政壬戌陞太僕少卿十月陞左僉都御史巡撫應天五疏劾織監李實甲子劾參政朱童蒙削職丙寅二月以李實誣劾同高公龍輩被逮閏六月十六進北鎮撫司魏忠賢願秉謙矯旨照李實原參誣賊十萬許顯純崔應元嚴刑勒限三日一比九月初十已時卒前一日遺書訓子崇禎戊辰贈兵部右侍郎賜祭葬謚己巳給贈官三代誥命諡忠惠

曾祖必祥

弟起龍

考選通判丙琦舉

祖一陽

備州學正祀鄉賢

起潛

起紹

父學射

兵部右侍郎

娶郭氏

子彥陞

恩生彥基 生 彦

母洪氏

題奉旌節
累贈夫人

奎

東林同難錄

七
閏
社
刊

高攀龍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字存之號景逸治書行
二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十三日生萬曆壬

午舉人已丑進士本年丁憂壬辰授行人有崇正閣邪疏
第一要務疏癸巳建言忤權相謫廣東揭陽典史糾劾二
十九年杜門潛修復楊龜山東林書院同志講學天啟辛
酉起光祿丞壬戌陞少卿歷太常大理少卿陞大僕卿有
力爭三案及講學用人諸疏揭癸亥陞刑部右侍郎甲子
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申嚴憲約首參崔呈秀爲其黨魏廣
微陳九疇構陷與趙楊左魏諸公同罷乙丑以游鳳翔疏
削籍以張訥疏拆毀東林書院罄產賠償丙寅以李實疏
與周公^元輩同逮緹騎未至前一夕屏人拜表焚香告天

東林同難錄

大
閏
社
刊

告君告祖宗整服沈淵卒時三月十七日後緹騎逼賄洗
家併勒解子世儒因緹騎飽欲領文回復暫寄尋被逆黨
矯旨提問強疑坐徒璫敗得釋崇禎戊辰贈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遣行人造墳安葬賜祭廕己巳給贈官三代許命
謚忠憲

曾祖適

累贈資政大夫太
子少保兵部尚書

兄附鳳

辛生

祖材

累贈資政大夫太
子少保兵部尚書

弟附鳳

辛生

父較

累贈資政大夫太
子少保兵部尚書

孫士鸞

前
上
鶴
學

母朱氏

累贈太夫人

娶王氏

夫

本生父德徵

太學生累贈
資政大夫太

子世儒

思

世學

子少保兵
郎尚書
木生嫡母陸氏
夫人
生母邵氏
夫人

寧生

姪世泰

崇明丙子經魁
丁丑傳道廣東主試
官鄉賢東林書院

道南
司鄉賢東林書院

孫永厚

永清

俱庠
同生

陽生

我生

春生

東林同難錄

五
萬
社
友
刊

黃尊素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字真長號白安治易行
一萬曆十二年甲申十一月十三日生乙卯舉

人丙辰進士丁巳授寧國府推官天啟壬戌行取考選御

史癸亥補山東道甲子連參魏忠賢四疏因薦高公

公後高鄒兩公參覆崔呈秀追賊遣成大忤奸黨十二

月陝西巡茶乙丑二月傳欽程受馮銓李魯生指使上疏

削奪丙寅二月被織監李實上疏與周公

緹騎至姑蘇激變聞命即親詣按臺齋疏投到五月二十

日進北鎮撫司六月初二日許顯純同崔應元勘問一夾

棍一百扛一柳百念攢打六十棍坐廠二千八百兩三日

一比比即四十棍身無完膚血肉淋漓藉門生徐石麒多

東林同難錄

主
萬
社
友
刊

方設處同年洪公虞公在捐資助賦閏六月初一日未

時崔魏矯旨取命即遺書賦詩云正氣長流海嶽愁浩然

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途

窮悲此際燕鶚聲難值金秋錢塘有浪胥門淚惟取忠魂

泣錫鑊沐浴北向叩頭旋死崇禎戊辰贈太僕寺卿賜祭

葬廕已巳恩封三代諡忠端

祖大綬

贈少中大夫
太僕寺卿

胞弟等素

符素
杭州

祖母章氏

贈淑人
人

葆素

生

父曰中

宰生果封山東道
御史加封太僕寺

娶翁氏

贈淑人
人

母盧氏

加封淑人
人

繼娶姚氏

封淑人
人

子宗義

贈淑人
人

宗炎

贈淑人
人

宗古 宗轅 宗堯

東林同難錄

至陶社校刊

李應昇

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字仲達號次見治禮記
行二萬曆二十一年癸巳十一月二十六日生

東林同難錄

至陶社校刊

常六月初四日命斃崇禎戊辰贈太僕寺卿賜祭葬廕己

已給贈官三代誥命諡忠毅

曾祖 翽 贈例太

兄 奕 茂 光祿寺署丞管廕

祖 果 贈通議大夫

吳 生

父 鵬 翽 庠生 授光祿寺

弟 應 食 廕生

母 孫 氏 贈人

娶 錢 氏 贈人

子 遜 之

子 遜 之

夏之令

河南汝寧府光山縣民籍字宣伯號邵五治春
秋行一萬曆十一年癸未九月十七日生癸卯

鄉試二十三名丁未會試二十名廷試三甲一百九十名

授湖廣長沙府攸縣知縣戊申丁憂甲寅補歙縣天啟辛

酉考選授四川道御史癸亥忤璫請告乙丑逆黨卓道倪

文煥構誣獻媚矯旨逮下詔獄卒賊行撫按嚴追敵吸延

解崇禎戊辰贈太僕寺卿廕子賜祭葬給贖銀五百己巳

恩封三代

曾祖孟

祖建寅

父炳

東林同難錄

母李氏

兄之啟

弟之鼎

之烈

之勳

娶胡氏

子承

之漢

之正

之猷

之功

之勳

娶胡氏

子承

吳裕中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字幼益號磊石一號敬
庵治易行四萬曆十三年乙酉三月二十二日

生乙卯鄉試七十名己未會試九十五名廷試三甲一百

五名工部觀政授廣東廣州府順德縣知縣天啟辛酉本

省同考壬戌留觀首舉卓異兼攝新會縣乙丑復舉卓異

題留行取充會試彌封官三月考選公擬首垣魏廣微奪

私年姪授江西道監察御史七月差皇城巡視十二月二

十五日抗疏論丁紹軾開票已有旨了結不究馮鈞紹軾

密嘆崔呈秀激怒魏忠賢二十八日矯旨削奪廷杖一百

丙寅正月初二日卒崇禎戊辰贈太僕寺卿廕一子賜祭

葬恩封三代

東林同難錄

曾祖禹

祖景賢

父紀

母徐氏

兄美中

娶尹氏

子

子

黃中

超中

瑞

瑞

原刻中但列姓名而履歷不詳者不具載

後學周維翰校字

東林同難錄卷終

後學周維翰校字

東林同難列傳

東林後裔繆敬持謹輯

吳趨

周鸞翔 魏正錦 從兄 誥
周用慶 吳周 周曰藻 胞弟 義持 校訂

楊連傳

楊連字文瑞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

東林同難列傳

二 附社校刊

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連曰潞公不阿史志聰此何時尙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革太子尙躊躇宮門外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晚徧謁朝士泣懇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

東林同難列傳

二 附社校刊

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即移慈寧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與居無節侍御盡感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連引罪連抗聲曰死即死耳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目連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連連以小臣預願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託之李選侍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強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諸皇即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到一燈韓爌至連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闔人持挺不容入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爲闔人卻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六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嵩呼駕甫至中宮內豎從寢閣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衣欲奪還者連格而訶之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

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爆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紜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即日午時者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欵未畢袁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連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連爲竦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疏

東林同難列傳

三 附 龍 校 刊

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斗重譴是日連遇內豎於麟趾門內豎備言狀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爲太子今卽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卽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瀛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連亦無害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願命中人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

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倖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爆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等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卽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連與一爆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連指揮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連疏論中獨持平旋劾兵部尙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連卽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

東林同難列傳

四 附 龍 校 刊

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既而外廷惑流言謂選侍備受逼迫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未有當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事者先帝彌留之日親諭諸臣選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欵款情事草木感傷而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願委曲調護令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於是光斗先上疏述移宮事而帝遂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卽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徽鸞宮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白瞻

東林同難列傳



卷之四

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熾宮災帝詢內閣言選侍暨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諆乃復上書內閣言當日移宮立刻驅逐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先帝一妾一女遽不能庇通國嗟憤泣下諸衣朝瑞與辨駁者再進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白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無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帝優詔褒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連詆連結王安圖封拜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即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諸天啟元年春繼春按江

東林同難列傳



卷之五

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鼎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傑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惡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灌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排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故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謝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陽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職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妊傳封中外方為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殯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

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憤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禍報要挾無窮王言屢發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鐵鳳雕龍千雲插漢又不止坐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諸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蔭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威嚇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

東林同難列傳

七
閏
七
校
刊

四夏鄉生員章士魁坐爭煤窖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拷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喬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泣任忽傳旨詰責及大申回奏臺省交章又再疏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嚮行傾陷爲事繼野子傳應星陳

居恭傳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疆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畜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灌創立內操蔽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效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龍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

東林同難列傳

入
簡
校
刊

下射殺其馬貨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聞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尙尊於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

東林同難列傳

九
陽
社
校
刊

玄曆小醜令中外大小備備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切責連先是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訶知退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閣數百人裹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連大不敬無人臣禮借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憾不已再與汪文言獄將羅織殺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詔獄鞫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呼曰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連別字也顯純乃自爲獄詞坐連賊二萬遂逮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佑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贖令急鄉人競出資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廕一子說忠烈

左光斗傳

東林同難列傳

十
陽
社
校
刊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舍人選授御史巡視中城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百餘人箠下震悚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使旱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游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閩人劉朝稱東宮令旨索戚晚廢莊光斗不敢封還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授閩人憤而去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且之德於殿下無拊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嬰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尙須乳哺而襁負之哉況磨哲初開正宜不見可欲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專大柄廷臣屢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得光斗發大

東林同難列傳

十二
上
同
列
傳

怒將加嚴誅數遣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選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其賤視之心以爲善趣擇日移宮光斗乃免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恟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闥奴扶冲主俾宸極獲正宮府晏然兩人力爲多由是朝野並稱爲楊左選侍既移噉驚宮帝所以奉養者備具而其宮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竇繫獄詞連選侍父諸閹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授纒畢八妹入井以焚詔朝士御史賈繼春信之上書內閣言帝不當薄待庶母光斗聞之即上言先帝晏駕大臣從乾清宮奉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以爲不宜避選侍故臣於初二日具懷守典禮肅

東林同難列傳

十二
上
同
列
傳

鑒如神天啟初廷議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應嘉等光斗獨抗疏爭之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不足已而廷弼竟敗三年秋疏請召還文震孟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并乞召繼春及范濟世濟世亦論移宮事與光斗異者疏上不納其年擢大理丞進少卿明年二月拜左僉都御史時與楊漣魏大中繆昌期四人同心共以激濁揚清爲務天下號曰楊左繆魏光斗與給事中阮大鍼同里招之入京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當選者首周士樸次大鍼次大中大鍼邀中旨勒士樸不遷以爲己地趙南星惡之欲例轉大鍼大鍼疑光斗發其謀恨甚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僉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爲之兩

繼輔倡議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餼其而
光斗與漣已同日爲獄卒所斃時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
也年五十一光斗既死賊猶未竟忠賢令撫按嚴追繫其
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
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疏題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
賢定三朝要典移宮一案以漣光斗爲罪魁議開棺戮屍
有解之者乃免忠賢既誅贈右都御史錄一子己巳再贈
太子少保諡忠毅

魏大中傳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爲諸生讀書砥行從高 謙受
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

東林同難列傳

十三閩東林同難列傳

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啟元
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鶴李如楨既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
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違擬旨減死大中憤抗疏力爭詆德
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型語并侵爌帝爲諸責大中而德完
恚甚育戮不舉李三才爲大中所怒兩人互詆訐疏屢上
爌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溫學謨
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
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漣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
紅丸事力請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
害東宮罪持論嚴切大爲邪黨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紹徽
素與東林爲難營求巡撫大中惡其人持疏請斥紹徽紹

東林同難列傳

古陽東林同難列傳

撤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冒濫每大臣
卒其子弟黃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
以典制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
倉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鏹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
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尙書趙南星知其
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觥排
東林者多屏廢方恨南星次骨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
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卽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
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儒江
西人也性尤忤喉其同官傅繼假汪文言發難會給事中
阮大鍼與光斗大中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嗾傅繼劾文言
并劾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爲
奸利疏入魏忠賢大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
上疏力辨詔許履任復賴廷臣論救獄詞無所連文言廷
杖視職牽及者獲免大中乃遵旨履任未幾楊漣疏劾忠
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
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
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遂劉一
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曉家人以樹威
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
傳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
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

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溫旨即出忠賢手而連之疏陛下
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為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
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
言欲人弗知莫若勿為未有為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
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
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庭左右悉忠賢客
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
矯旨切讓尚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
為奸大中每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大中遂
抗疏劾之廣微愠甚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臣交攻
陽示斂戢且曲從諸所奏請而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

東林同難列傳

王國社校刊

祥巡撫山西廣微遂嗾所親陳九錫劾大中出應祥門推
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尚書趙南星等
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
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連光斗大中及繆昌
期諸正人無所不牽引而以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
為受楊鶴熊廷弼賄大中坐三千矯旨俱逮下詔獄鄉人
聞大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千人過蘇州周順昌盤桓舟中
者幾日夜過無錫高攀龍送之高橋而別至常州知府晉
櫻見之潸然淚下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死於王家男兒
常事何必耐爾櫻捐俸金百金為贈大中堅持不受曰譬
如妾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簪華而

皖不敢以此易也比入鎮撫司顯純酷刑拷訊血肉狼籍
其年七月獄卒受指與連光斗同夕斃之故遲數日始報
大中死屍潰敗至不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被誅廣微慙
九疇夢環並麗逆案大中贈太常卿錄一子諡忠節

周朝瑞傳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光宗嗣位擢吏科給事中疏請收錄先朝遺直俄陳慎初
三要曰信仁賢廣德澤遠邪佞因請留上供金銀花以佐
軍興詞多斥中貴中貴皆惡之激帝怒貶秩調外時列諫
垣甫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詔復故官疏請容納直言
又陳考選諸弊日講將舉進君臣交謫之規帝並褒納賈

東林同難列傳

王國社校刊

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朝瑞力駁之與繼春往復者數四
天啟元年可遷禮科左給事中時遼事方棘朝瑞請於閣
臣中推通曉兵事者二人專司其事而以職方郎一人專
理機宜給事中二人專主封駁帝可之雄縣知縣王納諫
為奄人所誣中旨鐫秩給事中毛士龍以糾駁奄人為府
丞邵輔忠所陷中旨除名朝瑞並抗章論列十二月辛巳
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駭愕所司不
以聞朝瑞請帝修省而嚴敕內外臣工毋圖爭誤國更詰
責所司不奏報之罪帝納之時帝踐祚歲餘未嘗親政權
多旁落朝瑞請帝躬覽萬幾帝降旨言政委閣臣祖宗舊
制不可棄然其時政權故不在閣也明年二月廣寧失詔

東林同難列傳

傳社校刊

停經筵日講朝瑞等上言此果出聖意輔臣當引義爭如
輔臣阿中涓意則其過滋大且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獨賴
朝講不輟諸臣得一觀天顏共白指鹿之奸今當朝已漸
傳免倘併講筵廢之九閣既隔無謁見時司馬門之報格
不入呂大防之貶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會禮部亦以爲
言乃命日講如故已借諸給事御史惠世揚左光斗等極
論大學士沈淮結中官練兵爲肘腋之賊淮疏辨朝瑞等
盡發其賄交李進中盧受劉朝客氏而末復侵其私人邵
輔忠徐大化語過激奪疏首世揚俸大化嘗承要人指力
攻熊廷弼朝瑞惡之無何王化貞棄廣寧逃大化又請立
誅廷弼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請令戴罪守山海疏四上並

袁化中傳

袁化中字民誥武定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知內黃涇
陽有善政泰昌元年擢御史時熹宗冲齡踐祚上無母后
宮府危疑化中上疏曰方今二帝見背兩宮早離母儀之
選未行講幄之臣未列陛下實孑然孤立耳誰爲伺飲食
而候興居誰爲屏治容而節勞逸輔臣方從哲占籍京師

東林同難列傳

傳社校刊

近習中涓皆其梓里賢愚邪正聞見必真倚杜朋比而寄
忠誠正老成之責任也乃從哲自柄政以來無一言不落
人後無一事不來指摘者先皇帝晏駕衆議移宮從哲草
一揭示衆欲廷臣共言及廷臣有言而從哲之揭反納袖
中事在不疑猶懷觀望豈大臣之義李可灼輕進紅丸治
以庸醫殺人罪彼亦何辭乃始議賞金纔議養疾明明國
憲輕爲倒置總之從哲生平以模稜廢軍國之務以委靡
釀衰替之風自今國步多艱勿復仍前泄泄天下事尚可
爲也報聞天啟元年二月疏陳時事可憂者八曰宮禁漸
弛曰言路漸輕曰法紀漸替曰賄賂漸章曰邊疆漸壞曰
職掌漸失曰宦官漸盛曰人心漸離語皆愷切出按宣大
以憂歸服除起掌河南道楊連劾魏忠賢化中亦率同官
上疏曰忠賢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
若孤雛殺內廷外廷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胥憤特陛下
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今連已侃詞人告矣陛下念潛
邸微勞或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實自懼一死懼死之念
深將鋌而走險騎虎難下臣恐其橫逞之毒不在縉紳而
即在陛下陛下試思深宮之內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
左右而不爲防制裁疏入忠賢大恨錦衣陳居恭者忠賢
爪牙也爲連所論及亦攻忠賢自解化中特疏劾之落其
職毛文龍獻俘十二人而稚兒童女居其八化中力請釋
之因言文龍敘功之濫忠賢素底文龍益不悅崔呈秀按

淮揚賊私狼籍四道考覈化中據實上之崔呈秀大恨會
謝應祥廷推被訐化中與其事呈秀遂嗾忠賢貶化中秩
調之外已竄入汪文言獄詞中逮下詔獄呈秀令許顯純
坐以楊錦熊廷弼賄賂六千酷刑拷掠斃於獄崇禎初贈太
僕卿廕一子諡忠愍

顧大章傳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與弟大韶舉生並負異才大章通
經術諸掌故慨然有經世志萬曆三十五年舉進士授泉
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儒學教授時朝士各持門
戶相指摘大章慨然曰黨議已成須有以解之昔賈彪不
入顧廚之目西行以解其難吾忍坐視耶補國子監博士

東林同難列傳

九
傳
長
刊

廣文官冷非世所指名棋酒謔浪與朝士相周旋天啟元
年典試廣西還朝值葉向高與劉一景微嫌大章及繆昌
期卒善解之遷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明習法律手批口決
多者吏所不及時遼瀋相繼陷臺省搜捕奸細棄市無虛
日繫二百餘人飢寒瘐死者五十餘大章請於尙書王
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猶甘之況一官乎即日論譴罪
三人餘皆移大理繼遭紀歎息善之於是原參臺省皆不
悅杜茂吉故隸登萊巡撫陶朗先麾下以冒餉逃匿僧舍
為盜卒所獲兵部尙書張鶴鳴行邊劾茂與佟卜年約手
承芳謀叛已具矣紀以問大章大章曰指謂卜年令何
聞茂匿廨舍三月僦卜年二僕往來承芳所具有本末願

不知二僕姓名何也夫謀反大事同行數千里豈有不詢
姓名者茂之誣服無疑紀曰善然則何以處卜年大章曰
卜年雖非叛然與佟養真同族坐叛族流三千里可也未
幾紀去官侍郎楊東明署事謂卜年實首惡每歲令人拜
金世宗墓當伏誅大章曰此語何從聞之東明曰聞之人
言大章曰刑部奏事有審得某人云云無聞得某人云云
也東明大驚方進奏急止之已而又欲坐卜年死大章爭
之曰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著親論斬餘不坐東明
作色曰謀反夷三族寧論著親大章曰公所言者漢法員
外所執者大明律也從容檢律以進東明默然漸愧而止
卜年竟以夜半內傳促死獄中至今冤之當廣寧之失也

東林同難列傳

主
附
長
刊

經略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議戰守不合致敗至是並逮
下獄大章時已調禮部王紀重其才留之屬以大獄大章
謂誅心則廷弼雖末減論事則化貞實罪魁兩人不當同
科時以為允楊漣等皆主之大章意蓋惜廷弼之才議貴
之以責後效然卒定廷弼罪者大章也會王紀疏攻魏忠
賢璫黨謂疏出大章手思有以陷之御史楊維垣遂劾大
章受廷弼賂為營脫大章疏辨曰當時會鞫者二十八人
各出己見始議定辟臣何嘗釋廷弼哉廷弼行賄應行於
釋罪之人不應行於定辟之人反覆論辨甚悉遂引疾歸
華小憾之次骨喉忠賢與大獄謀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
等逮汪文言下獄以其言為徵拷掠無所得聚而訊曰經

東林同難列傳

王陽明

撫之獄顧大章引八議議熊廷弼楚人也大章楊左之黨也以獄坐顧以關通坐楊左則一網盡矣大章時已出爲陝西按察司副使矯旨逮繫與連等六人並下鎮撫獄五人先後拷死移大章刑部議罪大章慷慨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復辨辨則抗旨不辨則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亦欺皇上也不抗即欺無一而可且五人者既死矣借大章以實五人之招是大章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五人地下乎明公能審此案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司原案在復何言法司環坐憐貽莫敢異同也已而復移送北司大章嘆曰汪文言猶能爲貫高我獨不能乎吾不可再辱矣乃呼酒與弟訣別趣

東林同難列傳

王陽明

部需才調熈工部營繕主事督治九門垣墉市銅江南皆勤於其職遷虞衡員外郎司鼓鑄時慶陵大工未竣費不貲熈知內府廢銅山積可發以助鑄移牒內官監言之魏忠賢怒不發熈遂具疏以請忠賢益怒假中旨詰責熈旋進屯田郎中督陵務其時忠賢益肆廷臣楊繼等交擊率被嚴旨熈憤抗章極論略言龍不可離淵虎不可離山人主不可離權夫人主有政權有利權皆不可委臣下況刑餘寺人哉忠賢性狡而貪賄粗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痍子弟則一世再世資窮養則千金萬金毒痛士庶斃百餘人威加縉紳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忠賢所竊陛下曾不覺悟乎且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事先帝也乃於先帝陵工略不厝念臣嘗屢請廢銅斬不肯予聞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自營墳墓其規制宏敞擬於陵寢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題耀目珠網星貫金幾幾百萬爲己墳墓則如此爲先帝陵寢則如彼可勝誅哉今忠賢已盡竊陛下權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尙可一日留左右耶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廷杖一百斥爲民執政言官論救皆不聽當是時忠賢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忿思借熈立威乃命羣奄至熈邸摔而毆之比至關下氣息繼絕杖已絕而復甦羣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卒時四年七月七日也忠賢憾猶不置羅織其罪託以賜賄

萬曆傳

萬曆字閻夫南昌人少好學砥礪名行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嘗疏論刑獄于和天啟初元兵事棘工

三百爆廉吏破產乃竣崇禎初贈光祿寺卿廕一子謚忠貞

趙南星傳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治行廉平稍遷戶部主事張居正寢疾朝士羣禱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戒弗往居正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歷文選員外郎疏上天下四大害言楊魏乞休左都御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

東林同難列傳

三陽社校刊

憲輩每陰譏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為詆誣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二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賊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樂止降調其意以為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出朝論譴之而衆所抨擊悉時所庇庇於是給事中李春開起而駁之其疏先下南星幾獲譴給事中王繼光史孟麟萬自約部曹姜士昌吳正志並助南星詆春開且發時來仰庇洪憲讒詔狀春開氣沮然南星

卒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大計京官與尚書

孫鑄秉公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之餘及鑄甥文選

員外郎呂應昌他附麗政府及大學士趙志舉弟皆不免

朝野方稱快而政府大不堪給事中劉道隆因劾吏部議

留拾遺庶僚非法遂有專權植黨之旨貶南星三官俄因

李世達等疏救斥南星為民後論救者悉被譴鑄亦去位

一時善類幾空南星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海內

擬之三君中外論薦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太常少

卿俄改右通政進太常卿至則擢工部右侍郎居數月拜

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為任天啟三年大計京官以

故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

東林同難列傳

西陽社校刊

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論

卒與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謹他所澄汰一如為考功

時浙江巡按張素養薦部內人材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

元南星劾其謬素養坐奪俸抵言故事訪之屬吏南星謂

如素養言但置監司郡守足矣安事御史素養卒左遷先

是巡方者有提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

西徐揚先宜大李思啟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並

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尋代張問達為吏部尚書當是

時人務奔競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朝輒邀

之半道為人求官不得則加惡聲或逐之去選郎即公正

無如何尚書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銳意澄清獨行

東林同難列傳

重刊校刊

己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有給事爲贊郎求鹽運司卽注贊郎王府而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賄緣將行取南星亦注之王府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恤也魏忠賢雅重之常於帝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婦子傅應星介一中書贊見南星塵之去嘗並坐弘政門選通政司參議正色語忠賢曰主上沖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嘿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次骨與忠賢比而訾南星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案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鄉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方忻望治小人遂側目欲去南星給事中傅繼以維璉改吏部己不與聞首假汪文言發難劾南星棄舊制植私人維璉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會璉劾忠賢疏上宮府益水火南星遂杜門乞休不許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議成之呈秀害夜走忠賢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攀龍漣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以爲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尙友求之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九疇受廣微指言應祥嘗知嘉善大中出其門大中

東林同難列傳

重刊校刊

以師故謀於文選耶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辨語侵九疇九疇再疏力詆並下部參議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攀龍亦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俄以會推忤忠賢意并斥于廷漣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擯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等置之要地小人競進忠正胥斥天子大柄盡歸之忠賢矣忠賢及其黨惡南星甚每矯敕論必目爲元兇於是御史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國祥嘉遇及王允成得旨並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邦華及孫鼎相等十四人並貶黜自是爲南星擯棄者無不按擯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爲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願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死者亦削奪籍紳禍益烈尋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南星下撫按提問適郭尙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皋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答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南星賊萬五千南星家素貧親故捐助始竣卒成南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龐永昌嫡母馮氏生母李氏並哀慟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慮之怡然莊烈帝登極有詔赦還巡撫卒志憂忠賢黨也故遲遣之竟卒成所贈太子太保諡忠毅

繆昌期傳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少讀書每揭挖古人忠義事慨然慕之曰豈有丈夫而死兒女子手者乎舉萬曆癸丑進士擢入翰林乙卯五月挺擊事起東宮震驚御史劉廷元阿後宮以風癩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宗挾摘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右提牢者有無貪首功視爲奇貨等議昌期憤甚語人曰一御史以風癩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言出而忌者眈眈矣遂嗾奸黨劉文炳劾歸以天啟元年辛酉三月補職六月奉命典試湖廣序論俱寓規諫論中有趙高仇士良語大觸時忌明年陞左春坊左贊善册封建德王

東林同難列傳

王爾社校刊

又二年陞左諭德是時逆璫勢焰熏天與楊漣左光斗相與痛憤曰不除此奴何以報國漣則顯任糾劾昌期則恃與相國葉向高師生將密詣政府動以外廷共憤乘機出逐計定遂削革而二十四大罪疏上昌期隨謁向高正告以除君側之惡大臣責也向高唯唯不決且曰楊大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勃然曰誰爲此言以欺老師者可斬也向高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谿殺我西谿昌期號也自是口語籍籍流聞大內會連疏有謂昌期代革者璫銜之益切無何正人次第削奪昌期持具送長班阻昌期曰人被逐可不送乎會推掌南院逆璫遣小璫到閣厲聲曰繆昌期還留他送客昌期隨請告

璫旨閑住先是璫營墳於玉泉山碑石崢嶸倚所知說昌期曰魏公生墓告成規模雄峙非榮也必得如椽一言可垂千秋矣昌期瞋目而言曰吾生平恥爲諛墓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噬耶璫寧事可鑒也昌期叱曰璫寧曾困李獻吉今日璫寧安在璫聞大怒丙寅三月璫旨削籍提問逮者至曰早知有此日矣與應山同事應山同禍應山謂楊漣也奮身就道逮至京下北鎮撫司許顯純嚴刑拷掠顯純咤曰你係江南第一才子何爲與楊漣同謀自取罪戾昌期曰楊漣職司風紀某係詞臣是是非非均爲分所應爾漣疏實出漣手必謂某同謀某即同謀何罪顯純作厲色錐楚交下幾不能支又內傳繆昌期可於手上

東林同難列傳

王爾社校刊

另加一桎死狀祕斂時十指墮落捧掬置兩袖中年六十有五崇禎初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予祭葬廕一子諡文貞

周宗建傳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武康知縣調繁仁和有異政人爲御史天啟元年首爲顧存仁王世貞陶望齡以憲成請諡追論嘉曆朝小人歷數錢夢皋康丕揚元詩致趙興邦亂政罪狀詆李三才王國寺違事方鍊上疏責備輔臣無何藩陽破宗建責當事大臣益急因請破格用人召廷熊弼已論兵部尙書世昌榮不當信奸人劉保輔臣劉一燝不當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

光祿卿李本固材本固移疾去是歲冬奉聖夫人客氏既出宮復入宗建首抗疏極諫中言天子成育有同兒戲法宮禁地僅類民家聖明舉動有乖內外防閑盡廢此輩一叨隆恩便思踰分狎溺無紀漸成驕恣蠶孽日萌後患難杜王聖宋娥陸令萱之覆轍可爲殷鑒件旨詰責清議由此重之二年京師久旱四月雨霽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歷陳四事一專譏大學士沈潛一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織朝士陰刺兵部尚書張鶴鳴給事中郭鞏一則專攻魏進忠略言近日政事外廷嘖嘖咸謂與竇之中莫可測識論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一丁而陛下假之頃笑日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況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蟻搆之釁必生於長舌其爲隱禍可勝言哉進忠者魏忠賢故名也時方結客氏爲對食廷臣多陰附之其勢漸熾見宗建疏銜次骨未發也鄒元標建首善書院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宗建乞與俱罷不從巡視光祿與給事中羅尙忠力劾奸弊節省爲多尋請核一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詰責宗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悅給事中章者先以劾廷弼被謫廷弼敗復官遂深結進忠知進忠最惡宗建乃疏詆廷弼因詆朝臣之薦廷弼者而宗建與焉其鋒銳甚南京御史涂世業和之詆宗建誤廷弼且談封疆

東林同難列傳

壬午閏社校刊

宗建憤疏駁世業語侵軼挾其結納進忠事輩亦憤上疏數千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楊漣周朝瑞毛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爲廷弼逆黨宗建益憤抗疏力駁其謬且曰李維翰楊錦襄應泰王化貞皆壞封疆之人也元詩教力主催戰趙興邦賈邊臣皆誤封疆之人也其他薦維翰薦錦襄應泰化貞者亦誤封疆之人也豈胡不一擊之而獨苛求廷弼且詆薦廷弼者爲逆黨哉當是時進忠勢益盛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進忠嘗言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今日衣冠之禍蔓衍將成狐鼠之奸依憑難破臣安敢瞻顧七尺隱忍不言哉

東林同難列傳

壬午閏社校刊

內臣魏進忠者其威儀可以咳嗽而成風雲其財力可以呼吸而通神鬼其線索可使愛者升天怒者墜淵臣義激於中曾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惟羣素相驅可驅使於是乘輦入都嗾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輩乃創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爲一冊思一網中之又爲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事中則劉弘化爲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陽輩若而人御史則方震孺爲首次及江秉謙輩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進忠之憾是察典不出於朝廷乃輩及進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輩說不行始別借廷弼欲一阱陷之輩又因臣論及王安

東林同難列傳

主陶社校刊

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異處肉飽
烏腐骨投黃犬古今未有之慘也輩即心願進忠何至背
公滅理且牽連劉一燦周嘉謨楊漣毛士龍輩謂盡安黨
請陛下窮究安死果何人傾害則此事即進忠一大罪案
輩之媚進忠即此可爲証據矣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
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不久即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
官以伸言官聲勢反借權璫以重數月來熊德陽江秉謙
侯震陽王紀滿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
鄒遂矣近且扼孫慎行盛以弘而絕其後路摘瓜抱蔓正
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尙顧微軀
不爲人告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羽翼外
有劉朝輩爲典兵示威而又有輩輩蟻附蠅集內外交通
驅除善類天下事尙忍言哉疏入進忠益怒率劉朝等環
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重
譴宗建回奏益侃直進忠議廷杖之閣臣力爭乃止奪俸
客謂宗建蓋少休乎宗建奮曰幸不死杖下此上恩也上
實生我其敢不以死報是時劉朝與內操遂謀行邊廷臣
微聞之莫敢言宗建曰輩自謂未嘗通內今誠能出片紙
遏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輩嘆不敢發宗建乃抗疏極諫
歷陳三不可九害疏入不報然其事竟懷其年冬出按湖
廣以憂歸五年三月大學士馮銓銜御史張慎言嘗論己
屬其門生曹欽程誣劾而以宗建爲首井及李應昇黃尊

東林同難列傳

主陶社校刊

素忠賢遂矯旨削籍下撫按追贓明年以所司具獄濡緩
遲緹騎逮治俄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前後坐贓銀萬三
千餘兩拷掠無虛日宗建偃卧不能出聲許顯純厲聲罵
曰復能嘗魏上公一丁不識否出片紙付獄吏斃之崇禎
初贈太僕寺卿廕一子諡忠毅

周順昌傳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授福州推官捕治
稅監高案爪牙不少貨案橫斂虐民激變劫辱巡撫袁一
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不可
曰此身許國非許上官必君父有難方可身殉敢輕一死
於鴻毛耶純如以此銜順昌然卒賴順昌仗義抗案衆始
解散上聞撤案歸順昌以清直得最擢吏部稽勳主事天
啟中歷文選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蠲
如乞假歸順昌爲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巡撫周起元忤
魏忠賢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過
吳門順昌出餞款語累日許女字其孫賈舟遠送旂尉呵
止之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
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
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同官
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御史命
文煥聞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以賄賂
忠賢即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

東林同難列傳

重刊校刊

卿家居挾前憾數詣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屬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經騎至邑令陳文瑞其門人也懷牒詣順昌泣下順昌曰吾辦逮久矣此特意中事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令請順昌入治裝舉家號慟順昌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榜徐曰此龍樹庵僧屬吾嘗者吾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棲三字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至成哀憤聚以萬計焚香呼冤聲徹十餘里擁撫按事請疏留旂尉素驕橫擲銀鎗罵曰東廠拿人鼠輩何敢爾於是頗佩韋等大呼曰吾等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即前奮擊尉斃一人餘俱踰牆走順昌曰是益重吾罪也知府寇慎委曲調護士民乃安或有勸順昌自裁者順昌歎曰予小臣也豈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乎固知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請殛元兇以肅清朝廷此願畢矣乃開行赴詔獄拷掠慘毒抗誓不屈許顯純搥其齒盡落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嘆血滿其面罵益厲因觸石碎首其夜爲獄卒顏紫所害崇禎元年贈太常寺卿賜祭葬予特祠廕一子諡忠介

周起元傳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歷知浮梁南昌以廉惠聞四十年授湖廣道御史會攻東林議學之議

東林同難列傳

重刊校刊

起起元駁之大犯時忌四十五年出爲桂平道參議值柳慶大荒監司郡邑官皆罷去藩臬缺員屬起元攝事言於上官曰荒盜並告先急救荒而徐議弭盜於是請動支次年兵餉之半分官買米水陸立兵民遞運法以米給其精所過之地凡夫馬兵徒之費皆以米支給候扣工銀抵庫有飢民求食者即令保甲編號運米逐日給米於是兵民護官米不異己物猶道賊夾岸耽視竟不敢肆掠復墮在設廠廠全活甚眾然後密除剽盜之不受撫者地方以寧願單騎冒風霧染瘴疫垂絕士民皆爲祈祝或曰民之所祝天必祐之果愈四十八年遷四川副使未任值議留邊道奉旨留用加參政銜遷新設通州道時募兵出關又廣寧潰兵散歸節制撫鎮監司率被兵噪有客兵田景坤等擁衆相殺起元督兵緝拿首兇繼地始安天啟三年陞太僕寺少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疏裁織造濫額歷參織監李實酷取料銀踰四萬兩實又誣陷蘇州同知楊姜起元三疏申救比璫餓方張矯旨削姜官而起元危矣四年江南大水寸稼不登起元疏災傷之苦請行蠲賑乃先檄所屬設處官賑江楚買米平糶濟饑又疏漕糧改折均平之議吳民賴之後疏劾蘇松道臣朱童蒙會權璫搆怒降旨削籍六年二月忠賢欲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六人知實銜起元遣人取其空印疏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誣起元爲巡撫時乾沒帑金

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閒遂矯旨選之許顯純酷加拷掠竟如實疏懸獄十萬罄貲不足親故多破家其年九月斃之獄中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崇禎元年贈兵部右侍郎廕一子謚忠惠

高攀龍傳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其說一遵古本詆謫朱章句之誤請頒天下攀龍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二十年冬奉詔南京謁李陵陽大學士王錫爵再起當國癸巳京察孫鑪爲吏部尙書趙南星爲考功主計所排斥與相臣忤而臺省長官恥不得與於

東林同難列傳

是言者論謫南星孫鑪罷郎中于孔兼主事顧允成薛敷教等力諍皆謫而吏部侍郎趙用賢亦被論將併去之都御史李世達疏救復爲戶部郎中楊應宿所攻遂與用賢俱去吏部爲之一空明年攀龍使歸卽上疏論其事語侵輔臣又言楊應宿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內閣之實反謂近世一種小人專以抗閣臣爲風氣附吏部爲得計其爲說愈佞而其爲害愈深閣臣不當陰除異己鋤善類以空人國疏入應宿再劾南星等賊私而言攀龍與選郎顧憲成爲姻此疏其阿吏部之實也時言官多佐內閣攻銓司御史吳弘濟獨抗章謂攀龍爲君子正論應宿爲小人邪說有旨會勘弘濟遂奪職攀龍謫廣東揭陽典史二十

東林同難列傳

二年七月攀龍取道浙閩以達揭陽遂渡錢塘登嚴光釣臺所至亦講學不輟尋入武彝謁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道學爲己任抵揭陽潮之人士皆從之遊經其指授皆知向學及歸學益有得自築室漆湖之上曰水居時讀書習靜其中又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祀宋儒楊時偕諸同志以道學相切劘海內士大夫之賢者聞其名皆尊東林從者日衆後邪臣遂指之爲門戶四十年憲成卒攀龍乃專講席家居三十年名益重天啟改元起爲光祿寺丞二年進本寺少卿時禮部尙書孫慎行追論紅丸歸罪舊輔臣方從哲下廷臣會議攀龍謂從哲交通國賊表裏爲奸心不知有君無逃首惡之罪議甚峻轉太常寺少卿

忠不知其忠不忠以爲大忠事有不辨於至微貽禍於無窮者皆如此類如方從哲鄭養性豈容一日不討尙令居華轂下耶疏入傳旨高攀龍誣朕不孝當重譴閣臣葉向高力救免是時持異議者甚衆給事中王志道首疏附和攀龍又遺書責之曰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遺誅爲君父種禍也夫以青宮紫禁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人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鳩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而實中外所共知此而諱之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若更加之正人以誣謗不幾爲亂賊立藉口之法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東林同難列傳

聖廟社林刊

皇上身上事若夫執大義守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今但言孝經尊親而不言春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使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時從哲雖得免議而天下以爲三案是非非斯言不能折也五月陞太常寺少卿時御史鄒元標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攀龍時與講會方鄭之黨憎而且懼給事中朱童蒙因疏訐東林目爲朋黨於是元標等皆去位攀龍隨乞休不允進刑部右侍郎時魏忠賢用事羣小爭附而趙南星爲吏部尙書不附忠賢都御史缺廷推屬攀龍

攀龍謂師生不當分掌部院徒爲攻門戶者藉口力辭不得既就職首劾罷忠賢私人崔呈秀先是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漣亦東林人於是羣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公適會推山西巡撫以謝應祥名上御史陳九疇誣劾部院徇私有旨切責遂與南星俱罷歸數月忠賢呈秀勢益張修怨益力五年四月詔獄起欲以汪文言賊坐攀龍賴吳錦衣者持之得免八月又詔毀東林書院攀龍乃移祀楊時於道南祠成南星逮楊漣魏大中等殺之而削攀龍職方大中之就逮也過無錫攀龍操舟送之高橋羣小知之益怒六年春織監李實劾周順昌等攀龍與焉緹騎將至有偵其事以告者是日攀龍謁道南祠作

東林同難列傳

美陶社林刊

告龜山先生文焚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酌後園池上聞官旂已至吳門逮順昌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晚復與家人飲夜半信益急乃整衣至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料理爲就道計姑暫退遂作字一紙鏤篋中復入與夫人語而出二孫侍取所封紙置几上示之曰明日以此付官旂毋先發因局戶潛赴水死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發所封紙則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面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垂絕書乞使者執此以報皇上年六十五先是就逮諸臣皆具極刑詔獄不尋者攀龍一人而已崇禎元年詔褒卹死事諸臣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廕一子諡忠憲

黃尊素傳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寧國推官精敏強執天啟二年擢授御史謁假歸明年冬還朝疏請召還余懋衡曹于汴劉宗周周洪謨王紀鄒元標馮從吾而劾尙書趙秉忠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啟濬頑鈍秉忠應元俱引去山東妖賊既平餘黨復煽巡撫王惟儉不能撫馭尊素疏論之因言巡撫本內外兼用今盡用京卿不若敷歷外服者之練習又數陳邊事力詆大將馬世龍忤樞輔孫承宗意時帝在位三年未嘗一召見大臣尊素請復便殿召對故事面決大政否則講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四年二月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者十

東林同難列傳

東林同難列傳

日三月朔京師地震三乾清宮尤甚適帝體違和人情惶懼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剗切皮毛莫犯中冓者今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廷無謀愷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於此時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讐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既而楊漣劾忠賢被旨譴讓尊素憤抗疏繼之畧言天下有政歸近倖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爲曲謹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爲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

拾矣陛下登極以來公卿臺諫累疊罷歸致在位者無固志不於此稱孤立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耶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轡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爲讐繼將以至尊爲注柴柵既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愈恨萬燦既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蕡諸言官詣閣爭之小黨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肆罵諸閣臣俯首不敢語尊素厲聲曰內閣絲綸地卽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無禮至此乃稍稍散去無何燦以創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

東林同難列傳

東林同難列傳

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兇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燦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爲之世宗神宗之朝張璠嚴嵩張居正爲之奸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所顧忌而禍卽移之國家燦今已矣學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其故官破格賜恤俾遺孤得扶輿還鄉燦死且不朽疏入益忤忠賢意八月河南進玉璽忠賢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尊

素上言昔宋哲宗得龔夬等說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事宜從事獲中止五年春遣視陝西茶馬甫出都逆黨曹欽程刻其專擊善類助高攀龍魂大中虐餓矯旨削籍明年忠賢取繼監李實空印白疏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至蘇州適城中擊殺逮屈順昌旂尉其城外人并擊逮尊素者逮者失駕帖不敢至尊素聞即因服詣吏自投詔獄許顯純崔應元榜掠備至勒贖二千八百五日一比已知獄卒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時六年閏六月朔也年四十三崇禎初贈太僕卿謚一子諡忠端

東林同難列傳

李應昇傳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南康推官出無辜十九人於死置大猾數十人重辟士民服其公廉爲之謠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謂晉江林學曾卒官南京戶部尙書以清慎著稱者也九江南康閒有柯棟二大族相傳陳友諒苗裔負固強梗常拒捕有司議兵之應昇單騎往諭皆叩頭聽命出所匿舉人一方以定天啟二年徵授御史謁假歸明年秋還朝時天子闇弱庶政怠弛應昇上疏曰蘇軾有言天下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況以養安無事之習居禍亂方興之會上淵默而聞聲下拱手以觀望巧者獵榮名黠者避險難上下既

睽憂患之來未可一二數也方今遼土淪沒黔蜀用兵紅夷之醜未息西部之警日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盡於催科逗留習慣大將畏敵而不前法紀陵夷驍兵鼓譟而弗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疏衍爲故套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精神發皇志氣羣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時便殿咨訪時政願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大事尙可爲也報聞頃之復陳時政畧曰今天下敝壞極矣在君臣奮興而力圖之陛下振紀綱則片紙若露大臣捐私曲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欲冰今動議增官爲人營窟紛紜遷徙名實乖張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省招陳監軍而侵冒

東林同難列傳

又十餘萬邊關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饑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何補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事樞貳添注矣孰慷慨以行邊司空添注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注矣祇工媒孽而縱進逃禮兵司屬添注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邊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人慕則奸弁充斥臣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履閣宜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錦衣旂尉半歸權要宜遣臣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義職比試不嚴宜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蠶食巡軍不招私募乞兒半分其饒宜力爲創懲窮民敲撲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福堂安坐宜嚴其法制時不能用俄効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

部郎范得志顛倒公論永光尋自引去四年正月疏陳外
番內盜及小人三患議切近習魏忠賢惡之已復疏陳民
隱言有十害宜除五反宜去帝爲戒飭所司京師一日地
三震疏請保護聖躬速停內操忠賢領東廠好用立枷有
重三百斤者不數日即死先後死者六七十人應昇極言
宜罷忠賢大恨應昇知忠賢必禍國密草疏列其十六罪
將上爲兄所知攘其疏毀之快快而止會楊漣勸忠賢得
嚴旨應昇憤即抗疏繼之中言從來奄人之禍其始莫不
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主心根株既深毒手乃肆今陛下明
知其罪曲賜包容彼緩則圖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
蕭牆之閒能無隱禍故忠賢一日不去則陛下一日不安

東林同難列傳

聖朝社稷刊

臣爲陛下計莫如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爲忠賢計亦莫
若早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
領不可得矣又曰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
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建謝遷者恐井不能爲李東陽倘
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爲
之謀主知應昇譏已大恨萬燬之死也應昇極言廷杖不
可再士氣不可折譏切忠賢輩甚至已代高攀龍草疏劾
崔呈秀呈秀窘皆夜款門長跪乞哀應昇正色固拒含怒
而去十月朔帝廟享頒曆廣微後至爲魏大中等所糾廣
微悲辨疏詆言者應昇復抗疏論之且曰廣微父允貞爲
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奈何比言官路馬斥

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別與一輩爲緣乞陛下戒
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他日
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怒謀之忠賢將鐫秩首輔韓爌
力救乃奪俸一年其月趙南星等悉被逐朝事大變明年
三月工部主事曹欽程劾應昇護法東林遂削籍忠賢憾
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實劾周起元疏入應昇名遂逮下詔
獄酷掠坐臈三千尋於閏六月二日斃年三十四崇禎初
贈太僕寺卿廕一子諡忠毅

王之案傳

王之案字心一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清苑知縣
遷刑部主事四十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

東林同難列傳

聖朝社稷刊

子持棗木挺入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鑑至前殿櫺
下爲內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
之慈慶宮者皇太子所居宮也明日皇太子奏聞帝命法
司按問巡皇城御史劉廷元鞠奏犯名張差薊州人止稱
喫齋討封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癩稽其貌實係賍猾
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
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意猶未息而方從哲輩亦頗關通
戚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驚駭廷元以風癩奏刑部山東
司郎中胡士相借員外郎趙會楨勞永嘉共訊一如廷元
指言差積柴草爲人所燒氣憤發癩於四月內訴冤入京
遇不知名男子二人給令執挺作冤狀乃由東華門入直

至慈慶宮門按律當斬加等立決稿定未上山東司主治京師事故署中侍郎張問達以屬之而士相承嘉與廷元皆浙人士相文廷元姻也風癩具獄之案心疑其非是月十一日之案值提牢散飯獄中未至差私詰其實初言告狀抵死撞進復言掠死罷已無用之案令置飯差前吐實與飯否則餓死差低頭已而云不敢說之案座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人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了我們救汝乃昇我東木棍導我由後宰門直至宮門上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又言還有柏木棍琉璃棍槌子棍

東林同難列傳

聖朝社稷刊

棍多人衆之案備詰其語因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瘋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免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陸大受戶部主事張庭給事中姚永濟等連上疏趣之而大受疏有奸賊二字帝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廷元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斷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亦俱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於是原問諸臣據爲口實矣二十一日刑部會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植勞永嘉王之案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

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驢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二人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於是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而給事中何士晉與從哲等亦俱以爲言帝乃諭究主使會法司疑罪是日刑部據威知州回文以上已復諭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中外籍籍語多侵國泰國泰自白士晉復疏攻國泰先是百戶王曰乾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於皇太子詞已連劉成成與保皆貴妃宮中內侍也至是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亦數慰諭俾太

東林同難列傳

吳國社稷刊

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乃緣帝及貴妃意期速結二十八日帝親御慈寧宮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雁行立左墀下召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諭令礪張差龐保劉成無他及因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既又手約太子體諭曰自襁褓養成丈夫使我有別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國至此數千里自非宣召能冀而至乎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長成更何說顧問皇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具言風癩之人宜速決毋株連又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謂諸臣曰爾

東林同難列傳

星閣社校刊

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跪聽叩頭出遂命法司決差明日磔於市又明日司禮監會廷臣鞠保成於文華門時已無左證保成展轉不承會太子傳諭輕擬廷臣乃散去越十餘日刑部議流馬三道李守才孔道帝從之而斃保成於內廷其事遂止當是時帝不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案發保成事特一出以釋羣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跡故不遽罪之案也四十五年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用拾遺劾之案貪遂削其籍天啟初廷臣多爲之訟冤召復故官二年二月上復醫疏曰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纘李選侍氣歐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讐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醫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風癩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讐差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維九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官結舌莫敢誰何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

東林同難列傳

星閣社校刊

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猶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醫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即擊梃之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梃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於上矣又言邸中胡士相等主風癩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風癩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頗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圖先尤風癩後寬奸究勞永嘉指駁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曾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增減會審公單大逆不道疏入帝不問而先主風癩者恨次骨未幾之案遷尙寶少卿踰年遷太僕少卿尋轉本寺卿廷元及岳駿聲曾道唯以之案侵己先後疏辨之案亦連疏力折并發諸人前議差獄時分金紅廟中及居間主名甚悉事雖不行諸人益疾之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賢勢大張其黨楊維垣首翻梃擊之案力詆之案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詞中下撫按提問岳駿聲復許之且言其逼取鄭國泰一萬金有詔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梃擊事以之案爲罪首府尹劉志選復劾之遂逮下詔獄坐贓八千之案竟瘐死崇禎初復官賜卹

夏之令吳裕中丁乾學劉鐸蘇繼歐列傳

夏之令字伯先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知攸歛二縣徵授御史當疏論邊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忠賢庇文龍傳旨削之令籍閣臣救免及巡皇城內使馮忠等犯法劾治之益爲忠賢所銜崔呈秀亦以事銜之遂屬御史卓邁劾之令黨比熊廷弼有詔削奪頃之御史倪文煥復劾之令計陷文龍幾誤疆事遂逮下詔獄坐贓拷死崇禎初贈太僕少卿

吳裕中字磊石江夏人萬曆己未進士知順德縣徵授御史大學士丁紹軾陷熊廷弼死裕中有疏詆紹軾忠賢傳旨詰裕中爲廷弼姻戚代之報讐廷杖一百竟死關下崇

東林同難列傳

吳陶社校刊

禎初贈太僕少卿

丁乾學字天行山陰人萬曆己未進士寄籍京師官檢討爲人端方不苟言笑所往來皆東林賢士大夫在翰林中人以師範推之見逆璫勢焰而大臣若魏廣微者阿附特甚不禁太息流涕仰天哭嗚嗚不已家人不知以爲忽得狂疾也他日會於朝堂以正言諷廣微微怒謂其私人曰丁檢討舉動若此想不欲保首領耶天啟四年典試江西發策刺忠賢忠賢怒矯旨鐫三秩復除其名廣微乃密令錦衣僉事高守謙率中官數十人毆殺之崇禎初贈翰林院侍讀學士

劉鐸字洞初廬陵人萬曆丙辰進士與萬燦同鄉同年燦

遺書勸之東林會講時鐸知揚州得書卽請假過東林還語其子及門人曰讀書自有向上路至於功名科第此其事之末者矣汝曹第以文辭爲進身之計而不求聖賢至道雖富貴而至將相亦管晏之流耳烏能曳履而登孔孟之堂哉逆璫既殺大君子凝騎四出鐸憤甚作詩書僧扇有陰覆國事非句值得之聞於璫逮下詔獄廷臣救免復官鐸候補京師番役誣以詛呪魏璫斬於西市場民聞之爲之罷市巷哭者七日崇禎初贈太僕少卿

蘇繼歐許州人萬曆癸丑進士歷知元氏眞定柏鄉入爲吏部稽勳主事累遷考功郎中有氣節往來東林將調文選中旨謂爲楊漣私黨削籍歸時凝騎四出同里副使孫

東林同難列傳

辛陶社校刊

繼鋪素附忠賢遣人怵繼歐曰逮者至矣繼歐自經死崇禎初贈太常寺卿

東林同難列傳卷終

後學周維翰校字

東林同難附傳

東林後裔繆敬持謹輯

吳趨

周鸞翔 嘉善魏正鎬 從兄 誥
周用慶 吳周曰藻 胞弟義持 校訂

汪文言吳懷賢張汶列傳

汪文言字士光歙縣人初爲縣胥後援例入太學題授中書舍人遊公卿間以節概著一時賢士大夫樂與之交會客內監王安固賢者光廟時凡善政舉行文言力贊之無不聽也歿邪構獄欲借以羅織諸賢首以文言下鎮撫於時正人力爲調護得免及再下詔獄鍛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一百其甥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負不才死豈負

東林同難附傳

我哉而效兒女子泣耶最後下獄嚴鞠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顯純誣揚左諸賢之職文言蹶起曰天乎冤哉以此曠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吳時吾當與面質顯純即日斃之諸賢逮至無可質者顯懸坐而已衣冠之禍由此邇天下云

吳懷賢徽州人嘉興籍由國子監生授中書舍人同官傳應星者忠賢甥也懷賢遇之無加禮應星憾之楊連劾忠賢疏出懷賢擊節痛快書其上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成時工部主事吳昌期忤璫撤回懷賢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之句詞多激烈忠

賢偵知之大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謗我遂矯旨下詔獄坐以結納汪文言爲左光斗魏大中龐大拷掠死崇禎初贈工部主事

張汶邯鄲人尙書國彥曾孫也性嗜酒蕙直磊落有奇氣喜面刺人過由廕敘爲後軍都督府經歷嘗被酒詆忠賢忠賢聞之大怒矯旨逮詔獄拷掠死崇禎初獲贈卹

魏學洙傳

魏學洙字子敬大中長子邑諸生性至孝十歲母病疽時學洙以赴館過橋爲鄉人負布花者擠墮橋下右股斷橋鄰負而歸父急叩之則曰當一意醫毋勿醫我既接骨仰臥者數十日睡中微有呻吟聲覺則愉愉如無病者以安

東林同難附傳

父母心也日讀陶詩自娛長益沈研理學漁獵千古凡義利貞邪之辨斬然若別黔皙每遇古人奇節輒掀髯起舞觸羞恥事則裂眦唾罵斷斷不休嘗曰今天下漸多故矣死忠死孝是男兒事學洙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劘同堂商榷以爲笑樂其淵識沈幾輒濟大中所不及大中被逮學洙號慟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無爲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既抵都邇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與二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獄益急拷掠益毒學洙度無生理欲過登聞鼓上書自刎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里孤魂邈邈誰託於是匍匐飲血扶欄歸而朝夕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舌爲枯家人

以漿進則覆而泣曰詔獄中誰進一盃水者病且革進以藥餌則又覆而泣曰詔獄中更誰進一盞藥者竟號哭勺水不入口而死年三十崇禎改元有司以狀聞詔旌爲孝子附大中祠葬

周茂蘭傳

周茂蘭字子似號云齋順昌長子順昌典銓時茂蘭年十六承庭訓志名節有以書幣至家者悉卻去順昌被逮時變起不意吳根順昌號哭擁順昌順昌不得行稍開闢行赴逮茂蘭不得從於是日夜徒行至京口始及順昌摩之曰吾此行必死復有此變禍蓋不測汝往俱死則誰爲我完未竟之事者汝其速返茂蘭哭絕於地良久乃返而

東林同難附傳

順昌丹已遠去矣歸而訛傳家將籍沒母吳淑人及諸妹日謀死所賴茂蘭調護以免順昌探死詔獄遂其門茂蘭泣血三年慘動行路思宗登極逆璫伏誅旋下優卹死忠之詔順昌贈太常卿與祭葬全給廕諡建祠賜卹茂蘭以父仇尙未報也伏闕鳴冤刺指血上疏其畧曰臣父始仕福州推官稅監高案擅作威福臣父不屑一見時有監司假名調停實左右案臣父每事相左幾爲所中人銓署十有五月弊絕風清未嘗受人一緡一楮因銓政長一科臣弗懷拂衣歸半刺不入公府正色力持者獨鄉紳大體至地方利弊不憚嘔心區劃迨逆璫禍臣父披眉搥腕恨不從楊漣諸臣後請創殺賊會科臣魏大中連過吳門

臣父痛其介特孤蹤橫羅網遂與締婚緹騎具告逆璫痛恨臣父不減漣與大中巨虎倪文煥瞞璫微旨首先操戈而臣父削奪矣撫臣毛一鷺多災涼市態臣父微文譏刺向之媚閹璫旋媚逆璫者挑鬪其間一鷺遂從杭州敦請李實至蘇促膝獻計更有同鄉破甌無恥之人借臣父以媚文煥殺機既發罪皆斯張而臣父逮矣逮命既至萬人悲憤緹騎大逞咆哮愈千眾怒臣父潛赴詔獄訊鞫之日奮詞抗慨肌肉爲糜指經俱裂立刻追命種種楚毒獄吏傳示外人與羣省形之章奏皆云臣父氣更揚語更烈死亦更慘尤可恨者臣父身故追贖藉親朋捐俸捐資勉完三千之數當年挑釁橫謀之人借緹封以頌忠賢甘入

東林同難附傳

幕以悅文煥者皆幸逃指摘臣三年立庭寢苦當磨礱不與諸奸戴履天地聞文煥在鼎湖之際首先勸進贊成不軌眞九廟神靈所必殛而一鷺頗璫建祠罪狀具在豈容以溢先首邱免其追奪同日又疏請給三代誥命其略曰伏讀大明會典凡百官死於忠諫已經贈卹者其父母妻室不限存沒俱給與應得誥命臣父業贈三品例追三代皇上既卹慘死諸臣之父母并及其妻豈獨靳於諸臣之祖并乞全賜三代誥命則封九原使臣得奉明綸歸先隴世世輝映矣時在姚希孟官舍希孟見茂蘭疏血糺淋漓避席盟手而閱之愀然曰有未諳事非所宜言茂蘭曰易貼黃何如希孟曰墨書易耳汝今十指枯矣奈何茂蘭俛

而泣曰苟能鳴吾父冤糜骨無所恨於是復以刀刺舌取血再書以進得俞旨倪文煥即究擬正罪並準給三代誥命於是同難諸賢之贈卹者咸得比例全給云文煥猶冀營救緩死茂蘭曰我歸必漏網矣日訟言於法司之堂遂決不待時而逆黨呂純如即疏所稱假名調停之監司左右高案復媚逆黨者也名在欽案列詳辨以思逃罪茂蘭復揭之謂其頌璫原疏一則曰版臣之選才良再則曰版臣之率屬嚴於無可獻職之中曲寫其赫聲濯靈警攝於數千里之外既犯稱功頌德之條并廢君前臣名之禮此而以爲非頌美毋乃雪消見曉之餘別有吐霧吞雲之術用是刊布原疏力破其惑亂之言揭上純如乃服罪茂蘭

東林同難附傳

五 陶社校刊

既歸遂竣兩世之葬爲順昌相擇賜塋彈力具禮敕建祠工亦成所居於臨昆季子姓聚居如故以固窮守約爲常既省試屢落或勸以廕入仕茂蘭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繼有纂修國史閣部大僚薦及茂蘭終以母老辭弗應鼎革時茂蘭避兵他徙三代誥命失其二越歲有武人挈而至曰慕君義甚高特歸而完之人皆以爲孝感年既艾居母喪毀不少懈晚歲常喜靜坐讀先儒語錄尤選於易開及道書禪乘游登大臺精力矍鑠每朔望走謁順昌祠風雨寒暑弗輟撫臣湯斌雅敬茂蘭式廬就見固請應賓筵講鄉約爲國人矜式茂蘭亦上書力辭其始終一節如此年八十二而終歿前數日謂子靖曰生平無不可對

人言者差可見先人於地下將屬續惟語曰今日方開同人私諡曰端孝先生

朱祖文傳

朱祖文字叔經號完天世爲橋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祖文幼孤母劉勵節撫之備集荼苦長而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服躬行有古人之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順昌初未識祖文會文太史震孟爲孝廉時與祖文習談其母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爲白當道得類題取旨部牒下郡而祖文始知乃爲之感泣搏額願爲吏部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都人士惶懼

東林同難附傳

六 陶社校刊

不知所爲祖文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爲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諱如可字彥聖肝腸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諱宗孟字繼聖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諱善繼字乾岳吳橋之范諱景文字質公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祖文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毫力辨而解至橐篋薄鴟之事侍御已先爲之所矣已而懸贖數千祖文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丐貨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言畢單騎開關千餘里還

留數十日捫撫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畢命之日祖
文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之感豈其誣耶祖文微服僻
處偵察動靜每一感慟聞者悽惻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
時遭邏卒傲倖獲免亦危矣然以身滯長途弗獲視殮有
違初心遂至鬱以死彌留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爲念嗟乎
祖文之所以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總爲一念孝思所激
夫以祖文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
列傳刻於同難錄後都歸死事諸賢皆魏孝子若五人
等因瑄禍而死孝死義者例亦得附其餘同黨而不同
難者俱不與焉周芸齋朱完天兩先生雖未捐軀然周
先生之刺血鳴冤朱先生之周旋艱險早置此身於度

東林同難附傳

七海社校刊

外千古之子道友道賴以不墜故并梓之以愧後世之
爲人子爲人友者

周忠介公五友紀畧

劉羽儀字漸于私諡孝安吳縣人性孝友重節義能文章
與周忠介公爲生死交當忠介公被逮先生挺身倡義不
畏當事毛一鷲等爲之喪氣以明經老崇禎元年舉鄉飲
大賓三徵不就隱橫山其子姓與周氏世爲婚姻雍正丁
未冬予過寥洲草堂先生之五世孫名琬者在座捧先生
遺像示予予肅然瞻仰見其廣額疏眉長身鶴鶴宛然有
道氣象其像贊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先生一生體此八
字繁桃郁李蘭孫桂子生不負生死奚愧死天高地厚與
之終始噫讀此贊可以見先生矣

沙弁臣字子升號西航道人蘇州郡庠生少擅文名長矜

東林同難附傳

八海社校刊

氣節排難解紛扶植宗黨周忠介公罹禍奮身殉之幾演
於死學士大夫咸推重焉

殷獻臣字汝劼號闇齋長邑諸生與周忠介公定交遂締
朱陳忠介被逮士民攘臂呼冤幾成大獄先生周旋艱險
奮不顧身忠介死詔獄先生痛不欲生爲忠介追憶生平
行事作年譜數千言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仲子伯寧
忠介公婿也鼎革時匿影荻溪絕食死而周氏苦志守節
潛庵湯公好風厲廉得其實上章力請詔旌其廬嗟乎先
生既死其子若婦一忠一節並耀千古孰非先生之遺也

哉

鄒谷字虛王號日林吳邑諸生其至心至行大類周忠介

與忠介最爾莫逆忠介既逮家酷貧諸子俱幼岌岌乎殆哉先生慨然曰吾既不能爲公死不當扶植其後耶向以其學教授四方一時公卿爭致之先生悉謝去獨設帳於蓼洲草堂朝齋暮盥且泣且誨期不負公於地下以故榮孤雛俱克成立覆巢之後幸存完卵者先生左右之力居多予每過吳門欲訪求先生遺事而竟不可得其鄉人曰先生且無後矣嗚呼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王節字貞明號惕齋吳縣人生數歲而孤節母貧宜人矢志冰操且撫且誨先生曲承母志讀書砥行終身孺慕自少從周忠介公遊忠介被逮先生合同志數君子抗顏呼籲於當事時巡撫毛一鷺爲魏瑞假子先生直前詰責無

東林同難附傳

九南社校刊

少諱且曰諸生誦法孔孟所重者名節廉恥今日之事目不忍觀何顏復列宮牆明公爲東南重臣不能回天意而慰民心諸生竊爲羞之言訖大哭一驚勃然曰若等君臣之義全無耶先生曰明公父子之情何篤也一顰銜之由是首罹黨禍幾陷不測攔難時管宜人慰之曰周公國士待汝自當國士報之汝能效范滂我獨不能爲滂母乎死且不恨青衫何足介意先生跪泣受教無何逆案定忠介得邀卹典而先生等五人復列鬢序益折節讀書崇禎己卯領鄉薦善自韜晦人國朝惟閉門著述或勸之仕不應既而部勒敦迫不得已秉鐸桃源士風丕變旋以病告歸一生敦友睦族凡孤寡無告者貧乏不能自存者傾囊

無悔日惟詩文翰墨自娛不事生產以故子孫赤貧多硯田爲活先生沒五十餘年其孫熙載登賢書父老咸曰善人宜有後蓋先生沒世之後令人不忘如此

昔先文貞論曾大父曰自古聖賢豪傑做一事未有不拌一死者如忠臣信友雖不必盡出於死然必能拌一死而後可以無死天啟乙丙之際諸君子可謂死忠周忠介公之五友實未嘗死然不死者幸也拌一死者其志也可稱死友今年春周忠介公曾孫爲借劉孝安公五世孫號過予草堂相與道其先人遺事凜凜如生聞語予曰同難錄之刻五友姓名亦得附簡末乎一以發潛一以風世當亦諸君子之所與也於是手授五先

東林同難附傳

十南社校刊

生大畧而敬持爲之詮次并付諸剞劂氏雍正戊申二月既望後學繆敬持謹識

五人傳

五人伊何皆吳門閭巷人死殉節周吏部者也吏部清剛得人時有顏佩章者家千金聽父兄買己獨從諸少年遊遇不平事及豪惡有所魚肉輒代直之或率衆共擊里中咄咄然未嘗習吏部也吏部被逮爲丙寅三月望士民震駭喧聚競割臂贈行而緹騎因遲之以饜衆自是衆日益聚十八日吏部囚服出候宣詔佩章傳香盟衆涕於市曰欲衛周吏部者從我其素所與有力人馬傑已每晨擊柝號召一時執香從者萬餘雨中如列炬至西營見陳校具金吾氣張甚佩章即率先向兩臺使訟吏部冤願以身代而楊念如故業鬻衣及牙僧沈揚雖素好義皆不習吏部

東林同難附傳

十一 附載長刊

并不習佩章時亦偕衆求疏免逮哭聲幾崩城隅跪乞至午不起緹騎怒僕復從旁撲臂罵魏忠賢不去口緹騎叱曰斷而舌遂手銀鎗擲階作聲大呼因安在衆大譟曰此東廠矯旨安得爾爾緹騎猶以械繫沈揚而吏部與夫周文元聞難泣晉三日不食至是直前奪緹騎復傷其額於是衆如山奔海立競呼毆早衣者而若輩出不意咸負傷鼠竄矣一人匿署閣驚墮念如立格殺之一人踰垣仆或以履蹴其腦亦斃中丞不能制至調兵自衛是日矯逮黃御史尊素者亦過吳門驛驛郵傳橫漫民間物河干聞城內之殿緹騎也亦殿緹騎爲散備其舟駕貼燼焉中丞毛一鷲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有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

舟忠賢大懼傳票寬旨諭安而中丞獻媚不止捕諸無辜屬吏五人挺身自投曰渠魁脅從皆我也無妄波及已而一鷲言縛得倡亂者顏佩章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五人繫獄未幾吏部計至五人哭失聲嗣後每聞放獄鍾輒喜曰取吾輩赴市矣臨刑五人延頸就刃語知府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邱旁題曰五人之墓其地卽一鷲所建忠賢普惠祠址也

東林同難附傳

十二 附載長刊

東林同難附傳卷終

後學周維翰校字

跋

同難錄桐城左氏刻距今百年余家有先民部所藏一本幾幾零落訪之他家鮮有存者未知桐城之刻猶完好否然當日余家藏本已近模糊今可知矣噫此非子孫之責而誰責歟諸君子品格可齊山岳心事可對日月言動可範百世爲之後者苟能濟美勿論如或不然庶幾人共一編以爲感發興起之藉昔文文山跋彭和甫族譜舉唐柳玘之言曰門第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清夜思之能無悚懼夫人之身祖宗之身也祖宗賢而子孫不肖是分祖宗之身爲兩截耳豈此編於左右時目攝之默默點檢不敢有毫髮之尋其先其賢者又馴至於光輝當亦諸

東林同難錄

跋

君子在天之靈所深願而繼以慰者也況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觀此書者頑可廉懦可立於以風示天下豈不有餘也耶則此書之刻其可已耶使他人觀之猶有動又況其一氣相感者耶桐城之刻亦此志也不然諸君子之烈烈以死有青史在何爲其家刻之也庚子歲之冬豈兒在吳門以余意語周忠介公曾孫晉吉則同有槩於中謀重付梓願力弗逮告諸同輩屬工有日矣用命余子訂補錄中之闕並集諸君子列傳爲一書以備觀省雍正丁未仲秋東林後裔繆思勃謹識

跋

余生平無他嗜好自乾隆壬子年起至道光二年壬午三十年中積書計三萬餘卷史問樵有光曾贈余詩云縹緲萬卷藏水心蟬紅蠶碧藜燃青奇編刊校罔惜費惟於桑梓情尤殷王儕嶠蘇題余擁書圖云葉公能藏復能讀一生書癖人共知師承猶及見盧植學士親串尚喜愁趨岐曾鐫宮傳楊文定公全集又曾校補徐霞客遊記又助刊元席帽山人梧溪集於叢書內俱已行世甲申夏日朱君守簡寄來東林同難錄板片一種係同邑耕學草堂繆氏刊於雍正丁未年者此書余於二十年前已得之第不

東林同難錄

跋

知板片之存亡乃今得之豈非物必聚於所好歟然板片已殘闕模糊不便印行爰於乙酉之夏雇舟至蘇商之梓人闕者補之模糊者易之始可印行傳布編中文貞繆公忠毅李公皆余江邑東鄉人廷甲近二君子之居一在十里之內一在二十里之內每過舊里不勝撫膺慟弔觀此遺編忍使消沈而不傳於世乎是編也慘死諸君子罔不追贈脣敘所以表忠也故易之曰表忠錄用以風示天下後世此亦諸君子暨范陽鹿公所深慰於九原者也道光五年乙酉四月邑後學保堂葉廷甲識於水心齋時年七十有二

跋

東林同難錄一書刊自桐城左氏清雍正閒吾鄉繆文貞後裔有敬持字以直者訂補錄中之缺並集諸君子列傳及與東林有關者附刊之所謂耕學草堂刊本是也道光甲申板歸楊厓葉保堂先生時已殘闕模糊難於付印先生故係吾邑藏書家並以刊刻幾哲遺著自任既得是書乃將板片一一整理重複印行若干部易其名曰表忠錄今則葉氏水心齋藏板又不知消歸何許矣同社章子孫宜邀遊蘇滬見是書以餅金十金購之歸社長祝丹卿吏部狂喜語余謂是書所載諸公悉秉乾坤正氣今雖君臣之倫已廢而忠不可廢即乾坤之正氣不可廢當亟刊是

東林同難錄

跋

二 附刊校刊

書入吾鄉先哲遺書中以爲維持正氣之助余唯唯爰亟命寫官寫之以付剞劂夫邑志藝文稱是書爲東林同難錄而不稱表忠錄者從其朔也茲仍之嗟乎士君子當國運傾危之際振手覆羹轉喉觸諱迹其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在在足以買禍危莫危於此矣迨夫天日出而陰霾消向之禍人者適所以自禍而是非終有大白之時焉然則天道固剝極而必復公論固鬱極而必伸也東林如是凡世之欲爲東林者亦足以壯矣是書之刊儻亦大易扶陽抑陰之微義也夫癸酉季秋治齋謝鼎鎔識

良吏述

254-449-78.5

88 B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余少讀漢書至文翁朱邑之事心慕之既長往來燕齊吳越之間與其父老遊問民生所疾苦慨然以康濟爲己任已而停車沂汨之濱尋顏生之故蹟攬曾氏之遺風遂浩然而歸不復出居間既久觸事與懷考舊聞作良吏述夫余雖無所效于世使諸公所施設不泯于人心其亦不異余之親見之也有聞諸公之風而興者焉其亦不異余之自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世楷堂

藏板

效之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嗚呼豈不難哉

駱挺生名鍾麟浙江臨安人順治四年中進士副榜官吉州學正遷陝西盤屋知縣其爲政先教化春秋大會明倫堂進諸生迪以仁義忠信之道增刪藍田呂氏士約頌諸學舍朔望詣里社講演

聖諭訪耆年有德孝弟著聞者召使見與均禮歲時勞以粟肉立社學擇民間子弟授以孝經小學飭保伍修社倉百廢具舉在獄明敏所案治即豪右居間莫能奪以是人愛而畏之李先生容者縣人也挺生

數造其廬事以師禮嘗攝興平鄆兩縣俱就理擢北城兵馬司指揮歷西安同知遷常州知府常州繇賦重科條繁多吏緣爲姦輒轉難理前官累以積逋去挺生立法鈎校積逋清吏受成事而已漕運官常歲餽金三千挺生曰利若金如吾民何卻之諸漕卒咸歛手奉法邦廷陵書院迎李先生于盤屋講學其中率諸僚屬及薦紳學士北面聽講問爲治之要李先生曰天下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學術公能大明此學人心正風俗移治道畢矣挺生書其言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世楷堂

藏板

名曰匡時要務終身誦之已而靖江江陰無錫諸有司爭致李先生會講明倫堂李先生爲發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說遠近之士烝然向風吏治亦和康熙九年大水發倉廩勸富人出粟賑民無流亡明年夏復旱挺生蔬食葛衣草屨步禱二旬不雨則詣獄長跪責躬額天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言太守不德累吾民涕淚并下尋丁母憂去官數千人號哭乞畱不可乃止既歸連遭父喪勞瘁卒年五十三常州人論賢有司知治體者必首稱挺生

二曲集青
門麓稿

施尙白名閩章江西宣城人早歲以文學知名順治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爲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其教士以通經爲先慎去取請託不行十八年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河西道轄臨江袁吉安三州時西南用兵徵餉急歲饑有司坐逋賦失職者相望尙白奉軍符按部督促作湖西行其辭曰節使坐微斂此事舊所無軍楮日夜急安敢久踟躕昨日令方下今日期已逾攬轡馳四野蕭條少民居荆榛蔽窮巷原田一何蕪野老長跪言今年水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夏吏述
卷第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旱俱破壁復何有永訣惟妻孥歲荒復難鬻泣涕沾敝襦腸斷聽此語掩袂徒驚吁所嗟務敲朴以榮不肖軀國恩信寬厚前此已蠲逋士卒待晨炊孰能緩須臾行吟重鳴咽泪盡空山隅袁自兵亂後民少土著流人阻險爲寨輒數千萬抗官吏不輸賦稅吉水諸鄉與爲聲援有司獲其渠長髮廣袖以獻請戮之尙白陳兵爲難緩視其服而釋之曰爾罪當死吾姑貰爾速歸告爾黨亟出詣官請命○大兵至無遺類矣旬日諸鄉民各自歸請征輸如額新淦縣東山有

大民阻險爲盜尙白召其父老諭以利害衆皆泣陰捕其豪十餘人餘黨悉受命作大阮歎其辭曰叢山如劍戟灌木蔽嶽岑其水獨南流谿谷皆阻深山民鳥獸居不馴非自今追呼敢逆命兵革踵相尋未能靜伏莽火烈悲焚林殺人稅無出還回傷我心蚩蚩亦赤子念爾爲沾襟招手語父老鴟梟懷好音宿逋既累歲敲骨力難任民預實吏拙素食慚官箴何時息哀嗷引疾投吾簪大阮有盜官檄汝原諸阮民捕之逸其渠已而盜殺竹原民殆盡尙白憫之作竹原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夏吏述
卷第四

四

世楷堂
藏板

歎其辭曰殺虎防陲人芟蔓莫畱根畱根終遺患傷心不可論竹原數百家今餘幾家存竹外有原泉血流泉水渾羣盜故比鄰姻婭如弟昆反戈相啖食收骨無見孫榮榮數寡婦零落依孤邨凶年艱半菽撮土招游魂人亡畝在稅淚罷還聲吞在官暇修景賢白鷺兩書院祀王文成鄒忠介羅念菴諸先生集諸生講學其中有兄弟爭者尙白以誠諭之多涕泣感悔去時屏車騎往來山野作臨江憫旱詩其辭曰瘠土嗟薄穫歲豐長忍飢戎馬况疊跡田園成路蹊荷

鋤代牛力播種良苦疲朱火肆燎原禾稗同一萎民
亂如恐後况乃驅策爲徒跣呼百神嗚咽致我辭政
拙未敢苛召灾今則誰雲漢何皎潔箕斗正參差心
知問閭遠側向高天啼明日急芻餉吞聲重涕洟嘗
徒跣禱雨南門外伏雲壇下顙天痛哭俄有一人發
狂號曰某日當雨及期果大雨新淦有虎屢殺人尙
白爲文禱于山神翼日有虎曳尾入村中一婦人以
春杵擲而殺之虎患遂絕康熙二年以裁缺歸三州
之士不忍其去爲闢龍岡書院請尙白講學三日遂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爲位祀之其行也夾清江送者上下數十里皆飲泣

而去又十年舉博學鴻儒擢翰林院侍講與修明史

二十二年卒于官

愚山先生集施氏家藏
續述湯子遺書卷四集

宋其在名必達湖廣黃州人順治八年進士知寧都

時經寇亂民都遷徙地不治乃請蠲遺賦以來之貸

以牛及穀種甫二歲田盡闢縣瀕水夏雨水暴漲城

且沒其在禱于神水落乃按故道濬之自是無水患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自福建出攻江西羣盜多歸

應寧都故有二城南民北兵其在曰古有團練保甲

義勇弓弩社民皆可兵也昔王文成破宸濠嘗用之
矣遂以其法訓練其民得義勇八千及盜前鋒薄城
下營將劉邀其在議事曰衆寡食乏奈何其在曰人
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
劉遂率所部進盜少卻其在以義勇橫擊之盜奔已
而復率衆來攻樓城守會援軍至遂解或謂巡撫縣
砦堡多從賊請擊之巡撫卽爲發兵其在刺血上書
爭之乃止事定尋以註誤去道出豫章爲盜所得脅
之降大罵不屈繫旬餘夜半有寧都民數十人踰垣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六

世楷堂
藏板

入擁以去得脫既歸里時江督董衛國已移鎮湖廣

見之嘆曰是死守孤城者耶吾爲若咨部還故職且

以軍功敘其在遜謝再三旣而語人曰故吏如棄婦

忍自媒乎褐衣蔬食老于田間寧都民歲時祀之懷

堂

趙天羽名吉士徽州休寧人早歲寄籍杭州補諸生

順治八年舉鄉貢士康熙七年選太原交城知縣縣

北有交山者巖谷邃阻與靜樂永寧臨所隸諸山相

屬表延八百里自明季爲盜窟順治二年巡撫馬國

柱招降諸賊渠盜稍戢五年禁民間養馬交山故產馬千總路時運奉檄巡山索有馬者金不訾土人梁四等憤之殺時運以作亂于是靜樂永寧諸盜並起巡撫祝世昌遣三千兵討之殲其渠且盡而大同總兵姜瓖反徵兵去餘盜復熾六年春交山盜與瓖黨姜建雄合兵破交城文水汾州清源徐溝太谷數州縣官兵敗之復諸州縣姜瓖誅建雄走餘盜匿山中招納亡命與靜樂臨諸盜相糾結潛出劫掠日滋蔓官兵不能制天羽性慷慨喜立事又沈深善謀其將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卷第四

七

世楷堂藏板

之官也或問若何靖盜天羽曰百年逋寇猝難盡除其必先撫終剿乎不先撫無以攜其黨不終剿無以絕其根到官日與從甚盛及旬山民投撫者數十人給一示令招徠其黨大閱于南門外分鄉營兵列左右士民願與校者聽得技優者百人賞錢萬退而喜曰民可用也其年饑錄山中貧民七十人完廨舍使家人與雜處日狎詢羣盜陰事悉白遂申警備集鄉大夫士于明倫堂諭以城守不嚴俾家出一丁與民均役分夕巡夕每得百二十人設城總督之急者

罰城中肅然遂行保甲團練法十家爲甲設牌遞輸輸者爲甲長十甲爲保保有練總百家以上聯爲鄉鄉有督有犯法者甲長告練總總告鄉督達于縣匿者連坐不入甲者以奸民論法旣行隣盜相戒毋入交境交賦額二萬二千山賦居大半率抗官不償有河北都賦倍諸都是年秋旱雨雹傷麥莖天羽使數十騎入河北都道險始易輿而騎已而步行山中民間官至出餅酒爲供天羽爲陳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卷第四

八

世楷堂藏板

朝廷威德當力耕保妻子慎勿爲盜取族滅聞者竦息曰莫宿土窟中有告訐者平其曲直時左右給侍多賊黨天羽若弗知明日復深入密察地勢險易與民情順逆至木欒審把總蘇成民率兵迎之乃偕出就輿歸是歲山中民無逋賦者交山饒材木異時居民歲採伐設廠山口南堡以通商販康熙初爲文水民所訟禁不得立廠商人多趨文水山民重困益去爲盜八年天羽自大吏復聽民立廠水泉灘交易如故不一月流民復業者數百家其年八月充鄉試同考官而蘇家崖礦盜起衆至二千天羽還縣或請急

發兵捕之天羽曰此飢民逐利耳非有劫殺人罪也
吾當計散之但發票數紙令廣買糧草賊謂官兵且
大舉尋散去捕得數人寘之法未幾交山賊楊芳林
芳清等劫汾陽劉氏傷數人火其居官兵至乃卻九
年正月天羽入山勸農有惠崇德者故從姜瓖反瓖
敗亡命至是跪馬前自首願効死天羽好語撫之爲
易名重生明日至惠家庄宿重生家詢二楊所在得
實又明日大饗山中民命二卒立擒二楊至杖二十
繫之而密遣數卒從間道械二楊入城時山民數百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九 世楷堂 藏板
皆賊黨愕視不知所爲徐命徧飲山中民度二楊行
既遠乃整伍出山去及莫行八十里賊渠任國鉉鍾
斗等糾衆尾天羽聲言欲奪芳林芳清天羽整伍反
賊懼還走入山頃之有陝西黃弁者部衆二百餘入
葫蘆川與任國鉉鍾斗合葫蘆川者有東西兩川四
山環之最險隘賊分踞其中黃弁至其劫汾陽朱氏
羊萬頭日殺羊饗衆圖起事天羽欲以計間之遣山
民持一畱書付斗國鉉時其會飲黃弁得書先發視
則大驚遽起立大罵斗國鉉率衆馳馬西出山去先

是天羽請于太原副將朱龍調守備祖光顯率兵三
百屯交城東關至是將入山接盜城中父老請緩師
先往說之時國鉉等已失黃弁則恐率屬千餘詣縣
自訴無反狀願就撫乃罷兵還太原靜樂李宗盛者
踞周洪山爲盜主畜兵馬糧草甚盛九年春遣其黨
趙應龍等劫清源溫氏遇教官李開秀殺之天羽聞
令屯蘭都練總馬與楊時中率鄉兵要其歸因之馬
鞍山已而逸去復劫汾陽劉氏爲官兵所敗于是天
羽購賊葫蘆川獲三人訊之得應龍劫汾陽狀乃遣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十 世楷堂 藏板
惠重生入山說任國鉉等謂官兵且勦葫蘆若能得
趙應龍以獻者可脫罪國鉉信之致書李宗盛給應
龍至縛之付重生詣縣獄應龍恨爲他盜所賣乃盡
發諸盜陰謀謂欲靖盜非先除宗盛不可且爲天羽
畫計天羽乃械應龍赴太原遂自往請兵勦宗盛期
寧武協兵三百自北入而太原協兵聲言自東入令
把總蘇成甫率兵自南入駐惠家庄天羽繼之別遣
惠重生往說國鉉等俾毋動羣盜見官兵勢盛皆洩
懼又聞所購止宗盛率自保各爲用宗盛窮蹙挾數

十騎西南走成甫追及之縛以獻宗盛旣擒賊黨益
渙兩葫蘆賊日夜爲備且謀劫縣城天羽乃從容治
文書行鄉飲酒禮與諸僚友登山燕飲泛舟城南湖
爲歡樂賊備少弛以城中多爲賊耳目禁不得入山
兩葫蘆去縣治百六十里近葫蘆口三十里有廢堡
曰靖安堡崇禎間築以屯兵順治初廢天羽言于大
吏復之十年秋鳩工興築會兵部文移總督以交山
盜屢發奉

詔酌調官兵勦殺淨盡天羽至太原言于上官曰交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夏吏述
卷第四

七

世楷堂
藏板

山有名劇盜不過十餘人其他率烏合一聞勦殺淨
盡之語竊恐山中向化之民畏罪自疑甘爲賊用今
靖安堡初復但請調協兵三百統以守備以駐防爲
名刻期入山賊可以一戰擒也從之冬十月天羽自
太原偕守備姚順率兵至縣初十三日進屯初八日
大閱明日大享賓夜半席未散天羽起上馬出南門
則姚順蘇成甫已統兵集門外矣旣會師令曰疾驅
之未五鼓行四十里至水泉灘飲犒始語順等曰此
行也奉

詔討交山賊非爲駐防來少遲且得罪遂令百總王
國振率騎兵五十步兵百由西冶川進襲東葫蘆蘇
成甫統兵二百襲西葫蘆天羽偕順率兵四百進踞
東坡底語順等曰賊謂吾由堡進兵近堡以東必設
備今由問道得至此此地爲兩葫蘆要道据此則東
西之援絕矣國鉉等初聞姚順尅期進堡各戒嚴計
分其黨僞就撫以餌順及期遣賊至堡迎順旣至寂
然賊大驚疾走馬還大呼官兵入山矣兩葫蘆賊聞
兵至皆走上三座崖三座崖者居兩葫蘆中間勢陡
削賊傳語山中民官兵至且屠山急上崖可免從之
者千餘人天羽策兵進前鋒報曰滿山皆盜天羽令
安營止宿明日令人至崖下語崖上人曰官謂爾等
皆良民毋爲賊脅官且按戶稽丁不在者卽以賊論
至日中衆稍稍去及莫在者約二百許人天羽曰此
眞賊矣然賊踞險吾兵仰攻必多傷賊乏食且走擒
之易矣乃分兵爲四要賊去路天羽收軍駐橫嶺已
而崖上賊果走伏兵起擒獲頗衆天羽復益兵進獨
石河入爛團山而永寧盜馮養成知葫蘆賊勢不敵

糾衆來援官兵大敗之進穀積山餘賊多逸入隣境
天羽馳報太原府發諸縣兵夾勦已而收兵駐獨石
縱諸降賊質其妻子俾捕他盜以自贖已而他盜先
後俱就獲生得者二十二人其餘或降或自剄入山
旬有六日交山之盜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終不作賊
者三十七家資以羊酒立爲約正其素不與徭役者
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圖自後行旅往來交山
者不絕遂成通衢初天羽患山中路深阻命山民都
具一圖圖列山溝徑遂鱗比爲大圖曰召山中父老
晤代叢書 戊集補 頁更述 三 世楷堂 藏板
詢其曲折注圖間以次及永寧靜樂臨所隸諸山較
若指掌每得賊善遇之詰以諸賊去來蹤跡益悉以
故所向輒得賊其在上官前預設方略無不酬而太
原知府周令樹策天羽必能辦賊上官因是深倚之
未嘗拘以文法卒能成功居官廉軍中賞賚悉出私
財班師日鄉大夫上欵金五百爲犒卻之治交城五
年百廢具舉論平賊功徵入爲戶部山西司主事以
母憂歸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復以父喪歸再起
爲戶部四川司主事二十五年試 保和殿擢戶科

給事中有忌者劾公父子異籍下吏議被黜尋補國
子監學正卒官年七十九交城人祀之名宦祠 交山 平寇
本末曝 書亭集
李伯若名疇湖廣孝感人順治九年舉貢生出知將
樂縣始至拜龜山先生于書院新其祠刻先生遺書
召諸生日肄業院中嘗曰禮讓不興國何由理每朔
望率僚佐詣觀化亭爲縣人講鄉約春秋行鄉飲酒
禮時至村落間問民所疾苦收醫婦女皆環集導之
以善肫然如家人期月之間縣人悉向化境內無賊
晤代叢書 戊集補 頁更述 四 世楷堂 藏板
盜訟庭稀鞭朴聲初至官與家人約曰在官除俸金
外皆贓也不可以私毫累我衙內有桂二株方華開
伯若指之曰此亦官物擅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
敢簪桂華嘗出郭省農事從僕摘道旁一橘顧見之
責曰豈可壞法自汝立下馬杖之命償其直居三年
上官有索饋者無以應遂去官歸縣衆人數萬焚香
擁馬行至境上皆號哭返家繪像以祀之伯若性和
易未嘗厲聲色與僮僕語款款惟恐傷其意家居時
策老驢過戚友家飲酒微醉嬉笑而返宅前有柳數

株時坐其下與田父角樗蒲爲樂及卒貧不能具棺
戚友陳錢以殮子孫常累日不舉火至采藜藿以食
熊文端集

白林九名登明遼東蓋平人隸漢鑛白旗順治二年
試貢生授河南柘城令擒諸盜渠按以法設條教勸
民耕讀考最遷知江南太倉州釐賦稅除耗羨雪諸
冤獄時海隅民居因亂蕩析林九召民開墾復成聚
落十年海寇犯劉河堡闖入內地林九備禦甚力寇
遁十六年夏海寇破鎮江犯江寧敗走急攻崇明火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礮聲三晝夜不絕巡撫蔣國柱治兵策應欲先遣一
人往以師期告莫敢前林九乃駕一艘夜半渡緬城
入衆知援兵將至守益力寇遂遁州有劉河久塞林
九按劉河北支有朱涇者宋范文正新塘遺跡在焉
請于院司開鑿五十里巡按李森先知其能令開大
劉河六十里復故道于是震澤東北之水並得入海
居民賴之崇明民田舊有加徵虛課銀一萬三千餘
兩力請于院司以免有大吏按州索賄弗予先是寇
棘時需餉無出以雲南協餉應之卒爲大吏所糾落

職州人列治狀上院司乞爲申請弗得遂立祠生祀
之坐廢二十餘年會臺灣用兵許入貲贖註誤福建
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素知林九代爲入貲復任
高郵州值湖決築清水堤林九設法授食禁吏胥剋
減役人踴躍堤成命曰永安歲荒請蠲賑勸富民分
食明年復大水再請蠲賑溺者拯之病者拊之以勞
卒官高郵人醵金以敘哭聲震野太倉人間亦巷哭
設祭于生祠康熙二十六年入名宦祠其鄉鎮諸民
各肖像立私祠凡四處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六

世楷堂
藏板

衛慎之名五鼎山西陽城人康熙中官盧龍知縣地
當兩京孔道驛使旁午慎之悉自營辦一不以擾民
先是縣中徵糧勺杪以下皆用升合量徵草以銀代
仍買草民間而低昂其直慎之令輸戶合奇零統歸
斗斛及額而止納草者不用代民甚便之會

聖祖命魏敏果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
龍治具不爲食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耳吾
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慎之引經準律敏
果大稱善格文清爲直隸巡撫以事至縣謂之曰令

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今令苦而百姓
樂不猶愈乎疏薦盧龍治行第一靈壽陸隴其次之
內遷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秩滿選福州知府以年
老

詔致仕歸

午亭文編

許升年名定升江南長洲人順治十一年舉副貢生
康熙中授禹城知縣一月而頌聲作三年教化大行
無何乞休歸蘇人韓元少作禹城行歌其德政之美
辭曰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夏吏述卷第四

七

世楷堂藏板

聖皇御極久民牧簡循良濟南之禹城令賢聞四方
借問賢令誰許君系高陽其貌和而柔其人清且明
南方風氣弱矯哉君子強見義乃必爲大勇不可當
愛護我人民冬日與秋霜採風倘有聽請聽禹城行
言言皆實錄一一民所詳始令下車時威稜整紀綱
邑有豪黠奴高李最強梁

高士偉李重榮事詳禹城事略

乘馬入富

家無端索金償不者輒繫去拷掠徧瘡書契獻田
宅攫取如盜囊令聞而大怒抵几髯戟張歲除霹靂
籤掩捕無走藏高旣斃杖下李亦尸路旁歡呼咸往

觀桓東少年場主人謝受教嘆暗更稱揚其餘大猾
徒根斷無芽萌往往彌尾青不虛設南牆嘉穀待膏
雨必除莠與稂一時民歡謠菩薩是金剛

民間有菩薩變金剛

之嗚呼民命重吏窟穴其中日月淹繫久兩辭俱敗

傷令到不勾攝立往決其平生者得有家死者得埋

葬往還祇半天胥役無奔忙

民間有隨到隨審只半天之謠

甚或連

婦女一筆俱勾將何來六曲屏闥人咸稱觴爲安護

嬌羞除是耶與孃

詞中牽連婦女者盡勾去不問涉命案亦在家候審壽日里民製錦

乃皆詞訟牽連免到官者

戶口稽以實成丁必一牀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夏吏述卷第四

七

世楷堂藏板

蠲除皆凍黎更豁小而黃

禹城人丁前次增報二墾千有奇悉與核實減除

田亦如之勸耕杏與菑辛苦粒粒珠要使雞犬寧催

科卽撫字亭午退堂皇農民輸賦歸墟落猶日光

比日中而畢民無莫夜守候之苦

里正與衙前不須雇錢充小邑日奔

命徭役無勞攘所過一切辦而不破積倉前年

翠華來萬馬天騰驤百姓但縱觀不知有糗糧往者

苦遁逃鄰里罹禍殃至今斷株連荒閱無一亡往者

苦盜賊裹足賈與商至今夜行卧付與使君裝水旱

之不時祝寧丁我躬蟲乃不爲災境亦不入蝗猶恐

疫癘作給藥味自嘗視事或牽衣苦問飲何湯亟命

與善藥多起羸與疰比較日常有暇時興學校所拔

必才英春秋行鄉飲禮讓何煌煌山東大秀才突而

恂且莊往時威夏楚今可鼓笙簧山東諸生挾制官

申請穰其尤治化一以孚小大成悅康當令縣孤日

者變一變爭願殺羔羊勞苦諸父老義不受筐筐樹木如樹人

厚意當無忘一時獻壽柳春色滿林塘所值柳人植

之樂采亭亭新建洋池勝似永豐坊大道萬千株喝

者蔭清涼年未及縣車邱壑思徜徉上官畱至再谷

昭代叢書戊集補良吏述卷第四九世楷堂藏板

園詩琳瑯上官及同僚各唱詩有谷園唱和集父老聞令去啞啼如兒

嬰少年聞令去牽裾如父兄婦姑聞令去掩泣不施

妝自悲命何苦仍恐到公堂去矣可奈何空村出遮

行爭跪前致詞明府徹底清在縣惟飲水民今進酒

漿滴滴皆恩波以祝身無疆在縣常布褐民今製衣

裳絲絲結去思尺寸民自量一路臨江南花枝曳紅

長漯河小西湖豐碑倚石梁西門外三里為漯河稱

以利涉去後民石潤不得語但攀新垂楊漯河亦

歲時走祠下一國翻若狂時時從南人起居問無恙

誰言懷輒俗鴉音食我桑誰言作吏難百里直糶糠

彈琴久絕弦製錦爛成章歌以貢民情枳棘此鸞凰

他日並千秋安陽與桐鄉定升居鄉嘗破產刑育嬰

堂歲荒散粟賑饑多所全活老子家有懷堂集蘇州府志

任千之名辰旦浙江蕭山人順治十三年進士康熙

初授上海知縣清苦自厲敏于聽斷月必書所行事

告城隍神有疑獄禱于神神輒以夢告以意推驗悉

得實民家失火方大風千之至拜伏泥中祝曰天欲

吾長是方邪請滅火不然吾有謝元耳頃之風愈盛

昭代叢書戊集補良吏述卷第四三世楷堂藏板

而火遽息異時縣徵漕追逮纍纍敲朴無虛日千之

削木為版有應逮者書其姓名使都亭長召之即應

期至于是爭先輸納嘗詣倉隸人曳筆者徒手至呼

之則寄筆中塗酒家知其不常用也吳淞江黃龍浦

為入海要道去浦口三里先建閘資蓄洩尋圯巡撫

慕公檄縣修治故事修閘必築壩竭水費不啻千之

募浙匠做浙地為梁法度基廣狹約丈尺伐石識石

甲乙下之水使善泅者厝之悉中程即故址疊石為

門廣左右護堤束水就閘十月而工成民不病役上

海沒水田六千餘畝賦額未除輸者率破家前官屢勘虛實買亂至是以募公請得

旨覆勘千之喜曰是吾志也日往來泥沙中蓬首垢足按魚鱗舊冊履畝量釐其荒者閱二月悉白費皆自辦俸不足出銀釧棉布償之籍上得減除額征有差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放還故官復以良吏薦入爲工科給事中論事切直改大理寺丞丁母憂歸以前廷推事註誤落職老于家

毛大可上海集課記顧彥倫書記後

劉衍泗名繼聖山東濰人以歲貢生授廣宗訓導選

昭代叢書

戊集補卷第四

三

世楷堂藏板

蠡縣教諭正已率人士習丕變遷湖廣慈利縣初滇賊反慈利破兵尤劇賊既平人民凋敝衍泗以寬爲政不輕用刑與民語常呼爲兄有一罪人被杖而呼衍泗蹙然曰兒再忍一板慈利人皆相戒毋犯法戚我爺也尋病癰將告上官求去民間擁使者數輩皆不得往乃使其子僞他適者竟得告慈利民數萬詣上官乞留上官遣人視之實病乃謝罷民民謁衍泗流涕爲吮癰曰信也奈何時流亡新集方編審戶口民請衍泗畢是役乃行慮代者之擾也及行費不給

慈利民人出一錢以饋之凡數萬康熙四十三年卒

于家

問懷庭集

陸蔚文名在新江南長洲人爲人磊落尙氣節刻苦自厲順治初爲諸生躬耕彭山之下雞鳴起燃薪爲燭屬文畢仰天而嘯向晨荷鋤出莫歸讀書已而應鄉先生聘入城授徒每謂弟子曰我輩豎起脊梁便合擔當名義何得負此昂藏七尺爲康熙五年

詔以策論取士蔚文故以經濟自豪遂得舉尋除松

江教授教諸生以質行爲先其以金費者卻之用不

昭代叢書

戊集補卷第四

三

世楷堂藏板

足知府魯君時分俸助之湯文正爲巡撫察其廉勤以卓異薦是歲江南七府一州諸長吏被薦者獨蔚文一人人以此益服湯公知人也

詔賜蟒服遷廬陵知縣單車就道始至誓于城隍之神不以一錢自汚晨起設香案令贊禮生誦戒石四句箴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血已跪而聽之四拜起然後治事以爲常錢穀耗羨革除都盡倚水設五倉便民輸納建問苦亭于衙西朔望坐亭中訪求民隱時裏糧攜供具歷山谷間勞苦百姓軫其災患而導之

于善修學校進諸生考論德藝如爲教官時設四門義學刻孝經小學頒行之二十六年江水泛溢民多溺者蔚文急出錢募民壯往救身爲倡率出入洪濤中全活無算當蔚文之受事也前官虧帑盈萬大吏謂曰第受之我等可相助也蔚文以爲信受之已而奏銷無所抵憂甚遂得咯血疾臨終北向謝

恩手書教條示民反寢而卒初蔚文將赴官其子孔奐在京師蹙然曰吾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從之蔚文數諭使還涕泣請畱乃止卒之日惟孔奐在嚮書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三

世楷堂藏板

數篋以殮廬陵人爲罷市三日會哭者萬餘人孔奐猶以前事被羈閱五年始以喪歸而生產盡沒爲官物矣廬陵人合辭請于官祀吉州名宦祠長洲人亦以鄉賢祀之

南時文稿鄉賢錄名宦錄

張福如名壩長洲人既冠補諸生歷試南北就饒藍旗官學爲教習師尋需次歸久之選河南登封知縣福如爲人耐清苦練世故豈弟積中見義勃發登封自明季遭寇亂入

本朝比歲不登民多失業福如至誓于嶽神革除私

斂招徠流亡督之耕種相土宜分種木棉及諸果實蒞官甫五月大修學宮會諸生明倫堂推言萬物一體之義以爲在天曰元在人曰仁天人混合生化細縕誠能廓摧蔽障蕩乎無垠覺性周流痼瘵乃身達天之要于是焉存矣故福如爲政以敬恕爲基期于使民各得其所復嵩陽書院延鄉先生耿介爲之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以揖讓進退之禮月再集民讀法置善惡簿爲勸懲間策蹏歷民舍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三

世楷堂藏板

問所苦恤其羣獨有小爭訟輒從阡陌間決之進諸父老子弟教以孝弟忠信廉恥禮義之節問者莫不灑然易慮也縣西境有呂店者俗好訟難治福如察里長張文約者善士也舉爲鄉約禮遇之俾行化導俗爲一變及文約將終語其子曰張公厚我謂我好人又能勸人做好人也爾其他之甲長申爾瑞負稅且受杖路拾遺金二兩視其封則輸稅金也疾走衙前佇失金者反之福如聞詰爾瑞曰爾既拾遺盡充稅可免責乃反人爲對曰小人安命寧受責終不敢

利人之財，歸如口義。哉此奇男子也！舉為鄉約，旌其門。其後有王進寶、魏光大、秦瓚者，皆拾遺金而反失者焉。高鵬舉死，妻孟氏年少，舅欲強嫁之。孟氏哭夫墓，將自經。婦如微行，遇之，問其故，勸還家，給之銀布，免其徭歲。時存問，救其舅養之。終身縣故多衙胥時獄訟，日少姦偽，無所容。諸胥稍稍自引去。其在者更番執事，退則操耒耜為農。氓以在官無所得錢也，開蓼嶺二百里，復古轅轅路，建古賢令祠，修鄧公墓，繚以垣。歲三月，率民致祭。鄧公名廷誨，崇禎末為登封令，守城抗賊死者也。歲饑，煮粥以賑，復移粟四鄉，分給老弱，仍輸麥數百石俾及時下種焉。康熙二十一年，自春徂夏，不雨，鵬如囚服繫頸，暴日中，拜表引罪，步登少室東峽，行達旦，汲泉水及嶽廟叩頭呼籲，慘切俄而雨大注。山有虎，鄉長郭九合者將赴縣輸稅，夜夢父告曰：「爾有虎厄，明當避之時，方緩徵且過限九合，念不佳，是負張公也。」路出金星廟，果一虎當道。九合叱曰：「畜生，我不懼死，獨慮違張公限耳。」虎俯首避道。俄大吼向山南逝，自此境內無虎患。在官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夏更述
卷第四

畫

世楷堂
藏板

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家設廟如位，旦夕祝大壽。官清民樂于門，耿先生稱之曰：「年來嵩嶺間別一世界矣。」其程張二子晉城雲巖之亞匹乎。二十二年以卓異薦遷廣西南寧通判，去之日，民遮道痛哭，既去立四祠于四鄉，肖像以祀。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寧未幾，乞歸，旋遭母喪，服除赴京師，卒于旅館，年五十六。
懷嵩堂贈言張孝先所撰墓志
楊朝正，漢軍鑲白旗人，由侍衛出知東昌府。既至，訪民間利病，銳意興革，臨清舊有額外銀米稅，朝正白昭代叢書
戊集補
夏更述
卷第四
美
世楷堂
藏板
巡撫聞于
朝減歸正賦，東昌濬河向有額夫率憚役求免，至是改為均役，有訟者輒自剖決，未嘗委屬吏。民憚其嚴明獄事，日捐月餉，望宣講
上諭春秋徧歷郊野，課農桑，歲莫訪高年者資之。其賢者尤尊異之。東阿教諭王肅事繼母孝，歲荒救饑民數百，監生崔允璧建橋通濟，聞設雨渡，船輒正請于布政司，並旌其門。民有鑄金治道者，置酒勞之。由是人爭向義。府治西南地窪，下遇大雨泛濫，五六十

里溺者衆朝正自蠲金八百兩砌大石橋三治道六十丈益增堤禦水患息康熙二十四年旱朝正宿齋戒除壇與妻磨麥爲麪作供具然香額天曰若知府有罪願身受譴無累百姓伏壇前自子及亥大雨徧四境明年復旱發倉平糶復蠲金煮粥以食餓人王璜崔允璧等各蠲米數百石爲助民得不害卒祀名宦祠子宗仁仕至湖廣總督宗義至河南巡撫

通志

沈光榮漢軍正白旗人以歲貢試授七品筆帖式康熙

昭代叢書

戊集補頁吏述卷第四

毛世楷堂藏板

熙四十年出知河南河內縣專務德化月朔望集城中居民宣講

上諭翼日單騎歷郊野召鄉民徧戒之往復懇到聞者莫不感動徵科不用敲扑設盒酒華帛召諸里長令通課者跪堂前斟酒進他里長之畢輸者飲之爲簪花被帛鼓吹導出中門由是輸者畢至有李家窪者地斥鹵多逋稅光榮爲引溝渠開稻田招流民復業給以牛穀種改名藏富村遂成沃土民有訟令兩造要而來立剖決遣胥攝事按日給錢絲粟不得廢

民時出俸錢行諸利益事夏設茶衢路冬施棉衣其病者藥之死而裸露者棺之三年去任士民懷其德祀名宦祠

入旗通志

進維坤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中任山東聊城知縣月以三八日召諸生課文禮其賢者能者問政事得失歲以三七月巡行畝畝視田之荒易加賞罰焉額徵冊有逋稅入百兩以問吏故無田主歲雜取他戶代之維坤言于大吏以新墾荒地補稅額代者悉免故事縣有役按戶徵夫吏緣以爲姦維坤令履畝出錢

昭代叢書

戊集補頁吏述卷第四

毛世楷堂藏板

二改爲雇役上官下其法于他州縣御史嚴有犯者必痛治之縣常多賊陰倚捕役爲主維坤杖殺其桀黠者一人賊皆遠竄設櫃徵銀令納者自投其中耗羨無所取官府興作必如直給工匠錢又人子之食買器物一從市價商民頌之既卒祀名宦祠

入旗通志

劉燬子名聚山東諸城人父必顯官戶部員外乞歸遂不出燬子年十一補諸生康熙二十四年登進士第三十四年出知長沙縣居官廉惠見義奮發尤善應變時城中訛傳將裁兵撫標千餘人皆震恐環轅

門而噪發子謁巡撫出爲好語解之卽令齊赴縣倉預給三月糧示必無裁意衆乃帖然居三年遷知寧菴州是歲關中大饑發子至餓殍滿野而州倉無見糧卽入府謁監司丁珩請假廳倉粟以活州民許之府州相距三百里募州民能運斗粟者予之三升不十日而三千粟盡入州倉悉以賑明年春復詣府監司謂曰吾欲依君法以賑一府而洋縣地廣人衆令年老思以累君發子曰方春民困已急必欲見委者請假以重權乃可監司卽授以檄役數十人發子卽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三

世楷堂藏板

樹樹宜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數萬至教民蠶繭成復教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紬其後桂林陳文恭爲陝撫請下其法于他州縣由是陝人之蠶者益衆立義學購買人載書賣之親爲正句讀釋其大義寧菴士始有得第者四十年遷寧夏中路同知未行丁母憂負債不能歸致書其弟令亟賣所遺田弟曰兄田已去大半所遺瘠土直幾何吾不忍袖手視乃益以己田擇其腴者易金致兄所寧菴人間爭輸金爲助發子示以家書曰吾田已去矣無及也乃止居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三

世楷堂藏板

三年服闋

召見授平陽知府四十八年九卿奉

詔舉才守具足者知府中舉發子及陳鵬年以對卽擢發子天津道副使累遷四川布政司每治事輒喜讀宋儒書曰吾夜夢誦屯之三爻易象告我矣爲我疾語諸子曰吾夜夢誦屯之三爻易象告我矣爲我具奏乞休勿悞國事居數日移榻中堂就寢而逝年六十二子統勳官至大學士

劉縉照所撰行述陳文恭奏議

陶子師名元淳江南常熟人爲諸生能文章博觀史

記有經世志性慷慨喜立事以名節自礪康熙二十三年舉順天鄉試二十七年會試主者定第一策陳會推之弊語侵執攻抑之及殿試論西北賦輕而役重東南役均而賦重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閭者見其言慙置二甲已而就吏部選得瓊州昌化三十三年到官定賦役均糧以畝均役以糧罷徭差革雜徵自坊里供帳始度隙地砌立墟市大招流亡勸開墾予以牛穀不起徵縣故與黎爲界舊設土舍制其出入官吏因緣爲姦以規物產至是徹去揭榜山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夏吏述

三

世楷堂藏板

陶鎮中獄鎮中令甲士百人帶刀突入左右駭遽欲走子師怒叱曰守備反邪吾奉命治事而敢令甲士劫持是無上官也無上官是無天子也非反而何鎮中氣懾疾揮去獄卒決鎮中得罪崖人爲之語曰雖有余虎不敵陶公一怒而總督滋不悅坐子師檢驗失實援赦免尋以大計當黜會巡撫蕭公永藻新受事惜其去爲言于總督畱之每以事至府總兵輒戒其下曰陶昌化至矣無生事在官日市韭一束糧往往不繼喜接諸生講論率常至

昭代叢書

戊集補

夏吏述

三

世楷堂藏板

曰此吾師也誰敢先者卒懼而竄

解春集存

陳莘學名汝成浙江鄞人父錫嘏以通經有名于時官翰林院編修莘學幼從父學康熙三十年會試第一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知漳浦縣中賦役故責戶長爲主辦點者緣爲姦利莘學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計產爲親供自立徵戶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

催由是吏無迫呼民無逋稅均保甲以二百家爲一保第其口多寡藉以供役五年一編丁而役法平民有被訟者尙紙爲隸立限期令訟者自召之一訊卽決閭俗信鬼而賤醫病者占藥服之往往至死莘學爲分別病證示以經驗方調諸藥以與病者全活甚衆月以初三十八日萃諸生于明倫堂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試以古今文詩賦擇其賢且才者爲義學師以教于鄉里屏天主及無爲諸異教改其堂爲育嬰堂斥城東淫祀鞭其像而毀之漳浦瀕海多盜莘學設方略擒獲甚衆上官以南靖盜未靖移莘學治之縣民列狀請留不得數十人者環而守乃夜以雨騎疾走出北門縣民覺追送十里許號泣而歸歸則構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歲時祀之治南靖一年擢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晉廣西道御史論防海事宜多見采納五十一年海賊陳尙義遣其黨赴兵部請就撫莘學素知尙義爲賊魁請身入海撫之廷議御史近臣不宜輕入海乃令郎中雅奇率莘學所薦阮生蔡生同往遂降尙義及其黨百餘人海患遂寧

昭代叢書

戊集稿

良吏述

三

世楷堂藏板

以左都御史趙恭毅薦晉通政司參議累遷鴻臚寺少卿會奉

詔賑饑甘肅路見餓殍遂不御酒肉散私錢數十千給飢民疾馳至平涼發倉以賑積勞卒年五十七

希

張天申名士琦江南嘉定人早歲舉于鄉以文學知名大學士徐公元文引入史館與修明史康熙四十

一年選江西永新知縣前令故貪縱征斂橫出天申至革除溢征銀三千餘兩米二千餘石捕逐豪右懲

昭代叢書

戊集稿

良吏述

三

世楷堂藏板

諸姦胥遇平民輒與溫語不輕箠一人月置酒召諸生考論德藝士民翕然居三年大饑發倉以賑不足出私錢佐之縣西礮山有三邨者俗驍悍屢阻險爲盜前令時糾衆數百劫掠至縣城令槁以酒食散遣之而已天申至爲設練長嚴立約束至是復聚衆強糴官粟格鬪有傷者天申禽其渠餘黨逸去遂列狀白大吏請設兵西鄙爲鎮歷計或言長官諱盜久矣今遽以實聞如吏議何天申曰拚一官絕吾民後患吾甘之矣已而部議下天申果以註誤去縣民間其

將去樹大旗城中央及四門以集衆集者數千人負
士塞縣衙城門不啟罷市者半月相率詣南昌請大
吏乞開天申不許會

聖祖南幸復集衆詣蘇州具章欲上不得達竟罷職
新令至以天申前發倉粟貧民未盡償不聽去民間
設櫃劇金輪者畢集遂盡償之比歸僂送者塞衢巷
或追至百里不絕五十八年復游京師得疾卒年五

十六

永新
紀實

葉惟一一名新浙江金華人少補府學生已復冒順天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世楷堂
藏板

籍入學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聞蠡吾李剛生
傳顏習齋之學往受業焉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
利之辨雍正五年就吏部揀選往四川試知縣既至
權華陽尋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當會勘鄉保
因閭人以賄請惟一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
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沒水
田多逋稅惟一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
稅額逋稅悉免仁壽奉

中旨採木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衆抗拒假令以

變告惟一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衆者一人並治之

釋餘數百人不同上官以爲才有疑獄輒令往讞多

所平反十二年遷知瓊州乾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

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又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

委積惟一日坐堂上訟者至立剖決誣罔者悉杖遣

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知

府遷雅州丁母憂歸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靜爲

治先教諭而後刑罰修吁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

南城黃孝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饒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世楷堂
藏板

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

之誤探其讐謂謀反有據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往乃

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

雜引親故及隣境知識爲同謀令遠移檄追捕蔓撫

贛二府惟一得報集諸囚親鞫時株連者已七十餘

人言人人殊惟一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

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

棄之野令聞意僅有反跡訊以刑遂妄稱發篋得簿

札納賄毀之矣令謂實然遂逼令德僞服也惟一

于是盡釋七十餘人錄具命隨往南昌戒之曰有一
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
道所以巡撫愕不信于是集才能吏令會勘益雜逮
治諸所牽引卒無據然不可猝解先是巡撫得報時
遽上奏奏下

命兩江總督委官卽讞惟一爲一一剖解得白所全
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有贛縣民搶奪拒捕
案惟一依故例擬發邊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
決院司欲以改例擬惟一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

用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世楷堂
藏板

之不得復以寧都民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
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
免歸家居十餘年卒

魯仕驥
所撰狀

朱完一名宏仁直隸清豐人雍正元年進士五年知
山東昌樂縣時吏治頗尚嚴急而完一持大體多寬
政其折獄務察情實不輕笞人人無不各得其意以
去催科吏未嘗至里舍歲終稅不滿出俸銀充之異
時商民歲出官使錢悉免耗羨銀三分去一鄉士大
夫間有饋遺無所受父老有獻瓜菜者受之坐之堂

下賜以食問歲豐歉及民間所疾苦又時出巡行鄉
社民有娶婦生子者勞以壺酒在官四年民大和悅
以誑誤去官民間爲立生祠久之復以事過縣民相
率持一錢飯滿盂逆之境數十里不絕也

懷庭
集

童心朴名華浙江山陰人年十二補諸生長而習刑
名佐官府爲治雍正初入貲當得知縣時方纂

大清律例大學士朱文端以屬心朴因据官修本刪
其繁瑣存四分之一成十六冊文端薦其才

世宗召見命察賑直隸時樂亭盧龍兩縣報饑口不

聊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世楷堂
藏板

實心朴倍增其數怡賢親王方與文端任營田水利
至永平問心朴灤河形勢心朴條對甚晰王器之尋
補平山縣縣災不待報遽出倉穀七千石貸民擢知
眞定府權按察使事以前發粟事部議免官

詔特原之五年怡賢親王奏以心朴理京南局水利
心朴度眞定府城外得泉十八疏爲渠溉田六百畝
先後營田共三百五十頃以北人不食稻請官發錢
買水田穀運通倉省漕費而民得市稷黍以爲食王
具以

聞從之未幾移知蘇州其爲治精勤廉幹發姦摘伏如神事有不可持之甚力當是時奉

詔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來江蘇負課一千二百餘萬巡撫督責急逮捕比較無虛日心朴固請寬之巡撫怒曰汝敢逆

旨邪心朴曰華非逆

旨乃遵

旨也

皇上知有積欠不命嚴追命清查者正欲清其來歷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堯 世楷堂 藏板

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以俟

聖裁此

詔書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徒以十五年積欠竭竭然求完納于一時是暴徵非清查也曰汝欲云何曰限華三月當部居別白分牒以報巡撫默然從其請乃量釋獄繫者千餘人次第造冊呈請轉奏未幾

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下

詔嚴飭如心朴言巡撫嘗訪僧與民婦姦製一枷兩人荷以徇心朴聞卽破枷出之而詣巡撫曰犯姦者枷律也兩人共荷之非改體也且罪薄非尊官所宜問令縱之矣巡撫謝之而心弗悅浙江總督李衛嘗纂人于蘇無文牒心朴不與李怒爲蜚語以

聞

世宗召見責以沽名干譽對曰臣竭力爲國近乎沽

名實心爲民近乎干譽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肅州

佐經略鄂文端屯田肅州鑿通九家窰五山引水穿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早 世楷堂 藏板

渠溉田萬畝復以忤巡撫被劾罷官乾隆元年起知福州再和漳州頗好長生術招致方士習丹家言復被劾罷官歸數年卒年六十六家居營建宗祠置義田二百畝起屋數所以居族人又爲義冢二區費金數千兩所著書有請田太尉演議九家窰屯工記銅政條議多切于事實合詩文記傳共十餘卷

福齋集 重 岳薦述

于臯謨名時翔江南鎮洋人明相國文肅公之族孫也爲諸生博學能文章雍正六年州人沈起元官興

化知府奉

詔當薦士以臯謨應引

見授福建晉江知縣時

世宗以閩中吏治頽廢

遣使按視倉庫盡更諸守令新至者頗尙操切晉江

民好訟前官以擊斷爲治而訟益繁臯謨至曰此吾

赤子也忍以盜賊視乎縱解苛政坐堂皇响响作家

人語曲直既判呼兩造前令釋忿相對指罷去由是

訟者日衰觀風整俗使劉公按泉州委臯謨鞠疑獄

聊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聖

世楷堂

二十餘事輒報可語人曰晉江長者決獄又何精敏

也題廉慎勤平四字以寵之尋爲知府所嫉調政和

晉江民爭乞留不得縣有平糴米六千石代者以虧

耗不受衆譁曰爺飲此間一杯水安所得錢補耗米

請各出錢買米納價如額十日而事集治政和斃劇

盜懲訟蠹引諸生講學縣有虎患移牒城隍神驅之

尋調甌寧擢漳州府同知駐南勝南勝山箐深奧民

族居峒中鬪者輒百千爲黨手兵械抗官吏莫敢詰

有賴唱者其黨犯法捕治糾衆奪之與諸賴萬人匿

險自固臯謨馳檄示以利害親入山山中人聞臯謨

至夾道跪賴唱族長率諸賴迎謁臯謨謂曰汝諸賴

萬人奈何庇一賴而以死殉之其爲我縛唱以來卽

無事矣諸賴皆感動唯而退唱不得已自縛出遂繫

以還治唱罪自是峒民帖然歲除繫囚數人許暫寧

家已而如期悉詣獄賴子阮民葉揚煽亂臯謨謂緩

之可一紙定矣或張其事聞于大吏遂奉檄入山勦

之事平意不自得乃乞歸乾隆元年以薦起蒲州同

知治永樂未幾

聊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聖

世楷堂

特詔遷成都知府以廉率屬爲政持大體善審機要

錢價騰布政榜平其直市人皆譁臯謨方請假謂成

都華陽二令曰市直當順民情抑之錢益閉不出奈

何二令言于布政使微其榜錢價尋平總督欲徙涼

州駐防兵于成都議拓滿州城當奪民居二千家臯

謨考故牘請于布政使曰成都滿洲城故容駐防兵

三千現兵一千五百尙虛其半但出駐兵所侵地足

矣毋庸拓也乃止已而涼兵亦不果徙七年江南湖

廣灾巡撫奏請運蜀米四十萬石濟之

報可已而湖廣急米委屬吏領運而江南獨無巡撫
徽州縣饋運舳舻蔽江商賈不通成都薪炭俱絕臯
謨謂江南運可緩而徒病蜀甚無謂力言于巡撫請
獨運楚而聽商人自運江南則公私兩便巡撫大怒
不聽江運卒行吏民重困在官屢雪疑獄闔府稱神
九年卒于官疾亟召成都華陽二令入內問獄事口
爲定讞而嘆年七十

敬亭
文稿

李大本山東安邱人雍正十三年舉鄉試乾隆九年
揀選得湖北棗陽縣以試取奏摺改湖南益縣居官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望

世楷堂
藏板

自奉極約勤于吏事識大體所規爲多遠略益人不
知蠶大本教之樹桑後賴其利號李公桑縣多山有
里豪謀開礦以利啗大本大本叱去之因爲上官陳
開礦之害請立碑申禁從之明年調長沙考績爲湖
南最十六年遷寶慶理徭同知其所隸通通水峒有
苗偕行賈臨桂知縣田志隆見之意其爲賊黨吳方
曙方曙者從馬朝柱謀反時方繪圖縣購者也偕畏
刑誣服又訊朝柱所在妄言在峒中志隆以告巡撫
巡撫立上奏帥兵出命大本從行大本曰偕言真偽

不可知 大兵猝至苗必駭且生變請潛訪之果在
以兵擒之未晚也旣而白僧言實妄巡撫疑未釋復
欲率兵往大本力諫乃已後

廷訊苗僧果誣如大本言橫嶺峒苗乏食額官求粟
大本多方賑之復請于上官曰橫嶺峒自逆渠授首
安插餘苗因惡其人故薄其產每口授田起三十積
至四十積每積上田獲米六升中田五升下田四升
以中田率四十積者獲米二石三十積者獲米才一
石五斗耳峒田稍腴者又盡與堡卒極惡者方畀苗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望

世楷堂
藏板

民歲入不見男則斫柴易米女則刷蕨爲粉給口食
年來生齒日繁材木竭米價益昂饑饉愁歎深可憐
閱恐不可坐視而不爲之所也現有入官苗田一千
三百四十八畝舊募漢民佃種出租供饒姦良不一
屢經淘汰請視苗民家貧丁衆者稽實書簿有漢佃
應除者卽以書簿之丁次第受種出租如故則苗民
得食而餉亦無虧此補救之一端也議上上官不許
後巡撫陳文恭見之曰此識時務之言也將因北觀
陳其事會遷兩廣總督遂寢二十一年大本遷知長

沙府以病足告歸卒于家

良吏述

論曰三代以還願治之主曷嘗不以吏道爲兢兢然爲吏者非天子能人人擇之也在得賢大吏任之而已昔湯文正巡撫江東一時墨吏望風革心民氣丕變使得從容磨以歲月幾三代之治不難矣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
卷第四

聖

世楷堂
藏板

良吏述跋

良吏與醇儒相爲表裏者也卑鄙之儒必不能爲良吏貪酷之吏必不出于醇儒况儒生入官講學明倫削平禍亂正有大經濟在豈惟廉潔是尙哉卷中所載自駱挺生之卻漕金至李大木之散苗田其事皆可傳法凡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各書一通置諸座右朝夕觀覽哉癸卯季夏吳江沈楸惠識

昭代叢書

戊集補

良吏述跋
卷第四

吳

世楷堂
藏板

福

外

福

外

苍

縉

戊

戊

走

謹

盛

氏

用

乘

熙

初

初

本

蛋

厖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三

雷溪外傳十八卷

國朝陳鼎撰鼎有東林列傳已著錄是書凡分十三部曰忠義曰孝友曰理學曰隱逸曰廉能曰義俠曰游藝曰苦節曰節烈曰貞孝曰閭閻曰神仙曰繙流所紀皆明末國初之事其間時節卓行頗足以闡揚幽隱然其事蹟由於微送觀卷首徵事啟未附載二行云凡有事實可寄至江寧承恩寺前刻匠蔡丹敬家或揚州新盛街岱寶樓書坊轉付云云則仍然徵選詩文標榜聲氣之風未可據爲實錄如張潮諸人生而立傳殊非益棺論定之義其間怪異諸事尤近於小說家言不足道也

雷溪外傳序

居史官之位以傳記褒貶天下之人者國史也其道尊故其爲書可以善善而惡惡而天下以懲以勸處衡泌之間以傳記表章天下之人者私史也其位卑故其爲書止可以善善而不復及于惡惡而天下亦以威以興大抵國史所必及者私史不必復詳國史所不及者私史不容或略而總不外乎是非之公使讀之者咸有以想見其爲人而欣欣然鼓舞于爲善之樂此亦吾人著書之微權也江陰陳君定九足跡徧天下交游亦徧天下就其聞見所及作外傳如干卷皆忠臣孝子節婦畸人爲世所未及知或知而不得其詳者悉搜討而備載之其爲人明季與

國朝各居其半間嘗取而讀之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爲多余因思天地生人原以維持斯世顧乃不使之安常處順爲所欲爲而必欲試之于艱難困苦之途以觀其百折不回之槩疑天之於斯人爲甚刻殊不知消息盈虛乃屈信自然之理國不能有治

而無亂家不能有盛而無衰猶之天不能有春夏而無秋冬地不能有平原而無山海也故上世未必無小人而末世未必無君子第人之所值有幸不幸耳當其幸也都俞於朝飽煖於野雖有高行奇才亦無由以自見及其不幸則或爲忠臣孝子或爲節婦畸人所謂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也天亦何嘗庸心於其間哉子與氏有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則是編所載雖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而實卽賡歌鸛拜時雍於變之風所不得而岐視焉者獨是定九以著作才不獲與國史諸公同操筆削之任而假於遊遊逆旅握管雖黃以寄其表章善善之微權俾若而人者咸伸其忠孝節義於私史之中則在定九並不可謂之幸而在諸君子則幸有定九其人直可云千秋知己也矣康熙戊寅孟夏朔旦新安張潮撰

余嘗慨古今忠孝節烈之事正史不載者頗多蓋正史自有體裁非關國家興廢者不錄無怪也獨是懷芳抱潔之流其所樹立亦

皆出於天性如田夫牧豎亦能爲國死難鄙倡賤妾亦知爲夫守節此其精神所留何嘗不與名公卿大夫共爭光於日月哉而聽其泯沒無聞此誰之責也是以正史之外有裨官野紀以補其闕而又懼傳聞失真好事者多以意爲增飾則入於虞初諸臆之流讀者不復深信其事猶之泯沒已耳澄江陳子定九少而從軍遊跡幾徧四海其於天文地理兵農術數之學靡不貫通益古所稱有用才也顧獨究心於搜訪遺佚表章志節之士所著畱溪外傳一書皆述近代來忠孝節烈之實實可傳者噫陳子之志猶余志也夫陳子一身耳其聞見所及已有數百餘人陳子隨而筆之文極簡貴不務增飾而其人傳其事傳設更有如陳子者數人又能搜陳子之所未及聞見爭爲筆之不幾於正史之外別成一史哉惜乎世之爲陳子者少也余因高子函三平子雙河獲交陳子於京邸見其恂恂退讓不欲以文章自名然京邸諸王公爭延致之且樂助成其編輯之事嗟乎潛德淪佚其精英在天地間賴陳子

陳子外傳序

之筆以傳庸詎知非數百人實式憑之俾假館通都以卒其業哉不然何其文之高簡核實迥異於虞初諸臆也他日上諸史局藏副名山其所表章必有不朽者雖與執簡諸君子分道揚鑣可也同郡弟顧彰謹序

徵近代忠孝節義貞烈豪俠隱逸高人事實作傳發刻啟

竊惟綱常名教維持端在斯人忠孝節廉表章要有同好所恨者事更朝代世迥異而人湮亦或有人限方隅地殷遙而事隱蓋自傳聞或略紀編或略賢豪與草木以同休以致姓氏不傳閭里不傳精英等煙雲而速化嗚呼智愚同盡邪正莫稽非有撫實之書則潛德之幽光不著一世人心靡自奮興藉惜蒐羅之力則閭修之獨行將遺千古信史何由采擇鼎才慙五傳學乏三長念二十年來潦倒風塵詎有形管之責乃千百世下盱衡往古寧無腐史之心伏見北海遺臣東林樵子或種花彭澤植五柳以明高或抗節燕臺蹈干死而不悔心傷破國誓欲捐軀又有感切夢我情深謁此愚孝死孝俱爲孝思之所鍾諭親順親罔非親心之最樂爰徵事實用勸閭閻以至方外高人寰中俠客或孤懷獨往或抱膝長吟或吹劍雲中或釣鼈海上旣立名砥義各擅一奇則彰往傳來亦堪千古然此瓊德琦行必有師友學問之助失是以分途任

陳子外傳序

三

道以希聖賢獨至婦人女子本無詩書禮樂之陶亦何以銳意成仁以擔名教嗟乎天路茫茫唯存浩氣泉臺寂寂上有精靈奈何血性猶存竟令表章不至雖人之爲善非爲名然而予每有心必勤搜取伏願慈孫孝子哲士仁人或目擊或耳聞悉其事明以告予或前朝或近日筆之書將以問世此雖迂闊亦有苦衷聊爲衍數萬言以發潛光不過云爾如謂覺于斛米始作佳傳則曰未然江陰陳鼎定九撰

凡有實事可寄至江寧承恩寺前轎夫營刻字店蔡丹敬家或揚州新盛街岱寶樓書坊轉付可也

畱溪草堂著書總目

江陰陳鼎定九

畱溪附傳

畱溪外傳

畱溪十五國人物傳

明初至

本朝止

畱溪別傳

畱溪東林傳

畱溪明季殉難諸臣姓名錄

畱溪三吳人物志

畱溪託傳

畱溪臥游

畱溪十三經注商

畱溪二十一史

畱溪山川志

畱溪著書總目

畱溪異物志

畱溪九邊志

畱溪衛道書

畱溪西陲志

畱溪海島志

畱溪洞天志

畱溪古錢譜

畱溪竹譜

畱溪蛇譜

畱溪荔譜

畱溪百花志

畱溪百草志

畱溪村居書

畱溪異域志

畱溪百鳥譜

畱溪雜著

畱溪草堂詩集

畱溪武備略

畱溪著書總目

雷溪外傳

凡例

一是傳稗史也比正史不同正史所載皆縉紳先生德業事功及關國家興廢大綱此則俱草野隱逸韋布之士而能立名節者間有一二前朝通顯皆忠貞貫日殺身成仁他書不載誠恐湮沒故陳鼎及之

一是傳所載忠義多前朝遺老知天命攸在不敢妄思一奮與彼蒼爭氣數然其心眷眷其志鬱鬱未嘗一日忘情故國或終身窮餓山林或沒齒不入城市或披麻戴白以至蓋棺皆

國家之楨幹人倫之模範俗所謂人種子也足以標榜一時啟發後世故陳鼎急為表章

一是傳所載孝子順孫皆實實可法可師典型一世之人非汎汎口頭說孝說友而盜虛聲一時者且多閭巷草萊不能一時上沐旌榮故陳鼎急為表章

續陳鼎外傳

一是傳所載理學諸君子皆

國朝素著聞望學宗洛閩理歸程朱若陽儒陰釋叛道背經徒資文字不識性天者此儒之賊也陳鼎概不敢載

一是傳所載隱逸游藝一流考其生平學問材品亦足以取榮

盛世乃甘心放棄樂效屠虞巢許或捐鄉土或棄妻孥浪跡江湖棲心巖石死而不悔者其氣節皎然皆足以垂法後世而懲創貪名徇利之徒故陳鼎亟為表章

一是傳所載廉潔一部中有

本朝縉紳因其位卑秩下功業未著未能遠達

廟堂登諸簡策世久時遠勢必湮沒亦學者之憂也故陳鼎亟為表章以勸當路

一是傳所載節孝貞烈四部之婦女或紅顏失偶皓髮完貞或決志殉夫甘心一死或義不玷汙并餐劒刃或孝事姑嫜操刀割肉或白首空閨守貞不字質之道路口碑加以閭閻公論眾喙一辭

別無殊議者陳鼎方肯入載

一是傳所載黃冠緇衣或抗節

清時以明其高或亡國舊臣遁入空玄以明其義

今上以忠義教天下不因此輩流為方外而棄舍不取故陳鼎亟為表章

一是傳得之傳聞者居多然必眾口一辭然後敢為立傳如一人言恐不足憑概置勿載但其開年月多不得確故皆闕之亦不能敘其先后惟分十四部以類聚而已俟有來者亦可續入讀者幸諒之

一是傳史家言也非道學家言也取記載以示勸懲而已非若道學家獨言性理一遵中庸也故二十一史奇奇怪怪無所不載每見今世假道學閱是書所載割股孝子往往斥為邪妄殊不知斷臂烈婦歐公尚載諸史割股孝子獨不可載之外傳乎請觀二十

一史便知此書不妄也

續陳鼎外傳凡例

三

忠義部上

莫九萬傳

莫九萬蘭陵人幼失怙恃流落異鄉既壯方歸籍性豪爽不羈議論高古與人言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掌踴躍自奮如驚鶴摩空不可籠繫素以直道事人不受人憐癸丑來遊京師明年滇逆變西涼鎮將王輔臣繼叛圖丞相海奉

命出師九萬仗劍以從抵陝又奉先撫後剿密

旨恐倉卒剿殺有傷生靈蓋

天子愛民至意也丞相海策平涼爲三秦上游慶陽爲糧道後衝必須先撫而難其使四顧幕下無有敢言往者楚人周某首請往撫平涼言辭激烈九萬感動即請往撫慶陽二人期日同發周入平涼以大義痛說輔臣數四輔臣悔悟歸國九萬入慶陽遭賊帥周仰民李占春皆殘忍夫也百說不入反

酉溪外傳

一

劫之降九萬仰天大呼曰吾堂堂

天朝臣子奉命來撫欲救若等水火豈肯降賊以蹈赤族之禍乎賊曰汝看今日域中誰爲王誰爲賊汝不降我汝即爲賊降則富貴立致九萬曰吾頭可斷吾身不可辱毋以降之一字汗吾耳也賊即以刃加其頸曰不降即斷汝頭九萬瞑目叱曰賊狗骨頭吾生爲

大清臣死作

大清鬼豈降汝逆賊者乎賊即擲刃冷笑曰汝既死而爲鬼矣有何清濁之分耶命賊取斃斫曰叫他做箇不清不濁鬼去九萬體無寸完大罵不絕而死既死猶南面僵立逾時不仆

外史氏曰曩予入都來遇慶陽賈人李豐手旅舍問予何處人予曰蘭陵郡曰則與忠臣莫九萬同鄉矣余久客于外竟不知鄉中有莫九萬其人者因詢之豐備述顛末且曰曩豐爲賊逼金助餉與莫君同羈一館者七夕其死之日風雷大作天地昏黑忠烈之

威如此嗚呼觀之周莫二君一成一敗一榮一沒則士之遇與不遇蓋有命也夫豈人力所能強哉

嵇永仁傳

嵇永仁字匡侯號畱山無錫人吳郡庠生也幼端方言行不苟事父母盡孝弱冠以文名縉紳先生多雅重之常閉戶讀書兩心經濟凡刑名錢穀及兵家之學靡不究心探討其極范承謨總制入閩廉知其賢以禮致之幕下畱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范公大說恨相見晚一切政事俱倚藉之耿精忠懷貳志畱山力請爲備而范公以兵力單弱恐爲所制惟稍稍密爲布置未敢大舉動也既而精忠叛執范公凡幕客及從者俱下獄又傳僞命勒令割髮蓄髮更服色且授僞秩畱山張目對使者曰吾從范公來生死以之矣范公死則吾義不獨生辯不可割髮不可蓄服色不可更而官斷不可強惟願即殺以成吾志遂投僞檄于地僞使者大怒令從人鞭之流血不服乃命獄卒加拘繫上厠牀百苦備嘗終不服丙

酉溪外傳

二

辰秋九月

王師抵劍津逆勢蹙上下相猜屢興大獄死者甚眾畱山知不免乃同范公介弟名承譜者整衣冠北面叩首九復遙拜父母畢解袍贈獄卒又出白銀授之曰代爲買棺言已三號俱就縊時同死于侯官縣獄者共十九人他獄死者稱是皆范公之從也

外史氏曰

國家養士惟隆故多得士報三逆難作投筆從戎者以千數死難死事者曩繁范公以名進士首先殉節從而死者及百餘人雲貴總督甘公死其幕客某及從者俱自殺而從容就義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稱嵇氏爲尤烈焉於戲非養士之報哉

江參軍傳

江參軍天一字文石號止菴歙縣人也性廉介重氣節好讀書年十三卽善屬文父士潤任崇德驛丞太史黃石鼎道周典試浙江還舟道驛天一袖文請見隸拒不納譚道周詢故隸曰驛丞子求

見道周誦之命登舟曰子來何以教我天一出其文再拜曰公人倫海內天下孰不願出公門牆哉某敢就正于公耳道周覽其文大加稱賞遂留宿舟中繼談天下事至丙夜不輟別去出文集白金以贈天一好結納士至者倒屣恐後而郡縣貴客過訪則匿不見其友難義形于色雖櫻禍患不顧也嘗語友人曰吾黨立身如處女一失身則萬事瓦裂父母國人皆賤惡之若誦法聖賢而見利則遷臨死生而喪其守可賤孰甚奈何世獨苛巾幗而怨鬚眉哉其爲文高古時莫能識故久困童子試年三十六始補郡弟子員自是每試輒冠前軍邑令傅巖雅重之憐其貧命請託以資凡數歲終不以私見會姻戚有誑誤事令捕急知令重天一乃自詣陳重賞長跪以請天一拂然曰吾守身數十年豈忍一旦自敗乎卒揮去不顧崇禎末流寇熾中原天一厭制舉業仗劍談兵慨然有澄清志時休金正希聲以翰林講學里中教民聯保甲設鄉勇以備亂天一遂師事之會鳳督馬士英調黔兵衛陵履迂道微

州流賊素次徽郡殷富乘隙冒黔兵先潛入境淫掠百姓羣起殲之士英不察疏奏徽民誘殺官兵詞連及聲郡中人人自危幾不測天一忿之詣留都上書大司馬史道鄰可法其略曰三月間流寇至祁夥開詐稱黔兵又詐稱沐國公往守皇陵民見無文書將領牌面參錯眾心疑駭然猶牛酒犒勞待以兵禮不意即亂住民房即數十人輪姦一婦更即焚殺劫擄不可備述其夥中半雜僧人及雄捷婦女操戈橫掠莫逆顏行于是民有觸鋒刃死者填溝壑死者投繯死者相踐蹈枕藉死者尸盈原野鬼哭神驚始知是賊因以鄉人雲集不介而乎乃賊之死于民者不十之二三而逃竄過半民之格鬪而死于賊者又且十之五六當擒其巨猾衣領中搜有血書約四月初一破徽郡急不能待遂肆淫掠傷殺徽民亦已慘矣詎意馬臺原有黔兵沒于常德樂平諸處忽得寇徽之賊有假黔兵之號即居然認爲黔兵參處徽之官民指爲誘殺至奉嚴旨焉嗟乎突然來徽者淫殺焚劫之賊也徽人實滅其淫殺

焚劫之賊乃強認以爲兵計亦誤矣然馬臺豈欲自誤哉特其監紀縱兵殺民自取敗亡欲嫁禍于徽以卸罪因不究監紀亦不究其兵何以被殺而第據其監紀以爲徽人誘殺官兵嗟乎天下有誘殺官兵之理乎則欲自認爲黔兵是自認一縱兵殺民之擔矣不言督兵者無紀律而監紀將領之率兵者若此豈尋常小過失而反置之乎馬臺前後數疏俱袒賊爲兵意欲盡破一徽州財力速殲一徽州官民而後甘心者嗟乎徽人一死于賊一死于殺賊將安所託乎且徽之有司鄉紳爲民徹桑土計皆知患難相扶之義保障弘多今馬臺欲盡置以法民見上之衛我者反以獲罪益不知其死所矣言之於邑可爲氣塞書入事乃解徽郡得保全甲申北都陷明年江南定唐王起闔以黃道周爲相道周故識天一復雅重金聲乃晉聲侍郎兼都御史天一參其軍舉兵恢復勢甚振會其鄉有爲御史者道我師開道入守兵潰聲在績溪被執天一聞之拜別其大母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金公死義不

可獨生乃追及聲大呼曰我即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送江寧內院意欲活聲慰之曰易不黃冠歸老乎聲未及答天一張目詈之內院乃命俱扶出與族孫孟卿中軍吳國楨守備程尚過記室余元英並斬于市初天一被執舟次蕪湖作書報母曰兒與金老師共伸大義志在報君匡國功業不就豈非天哉君子作事當從古人偷生事二兒實恥之兒胸中全無渣滓惟有清風明月耳嗟乎天下事尚不可知但有人作得一分事復得朱家一塊土高皇帝在天之靈鑒必不爽兒亦含笑九地矣母親年老有兩弟奉事幸勿爲兒過傷也瀕死猶眷眷如此其父士潤遷湖廣巡司獻賊陷武昌不屈投江死益父子忠烈云外史氏曰嗟乎大厦將傾一木可能支哉夫天命既去卽有忠臣烈士莫如之何也先生以一諸生而欲與彼蒼爭一日之雄事雖無成然其忠烈之氣已足撼山岳而泣鬼神矣其遺集若干篇具在讀者輒爲之泣下沾襟也

文中翰傳

文中翰震亨字啟美長洲人前崇禎朝相國文肅公震孟之異母弟也性孝年十一生母史卒號痛幾不欲生家人力勸乃解十七補諸生父元發河南衛輝府同知以疾卒震亨哀慟如母喪既壯博通經史百家言以及篆籀圖繪詩詞之學靡不工遊南雍再試不第家中落僦居秦淮賣文自食諸前輩皆樂與之交會震孟登第上書勸上勤學有耳目薰染不越中涓之語忤璫左官還吳震亨依之漳霞黃石齋道周識震亨于座恨相見晚遂訂交烈帝立震孟被召繼登揆席震亨亦以修掖垣志功授秩謁選至都與兄震額言國事慨然繼之以泣既而相國薨震亨哭之哀尋以駙馬章永固薦召賦地與中旨賜食而出改授中書未幾漳霞獄起株震亨下詔獄徐少司寇特疏申救遂得賜環奉差餉大同軍例有羨金三千震亨不受盡給諸軍軍皆踴躍報命乞休南還甲申京師陷江左建國以家宰薦起用為當國忌嫉御史劾之乃引疾歸

班

金陵失即豫買一棺投震澤中為漁人救免遂不食而死年六十

外史氏曰明亡顯要大官不死者眾矣先生知遇未隆乃捐軀效忠投水不得卒自餓死可謂不媿臣節矣

李中丞傳

李中丞長倩字維曼號瞻麓嘉靖朝相國文定公春芳之曾孫天啟朝浙江處州府太守思敬之第三子異化人也幼穎異弱冠即舉諸生博學重氣節天啟丁卯登賢書崇禎甲戌成進士初令浙江歸安多異政邑有王學曾者以貲為中書暴鄉里交結津要前令畏不敢問長倩廉知其惡即逮之獄學曾賂直指令之釋不聽竟抵之法一邑肅然三年報最歸人謂闕請留又三年遷禮部主事轉員外郎出為江西督學未抵任即丁內艱甲申北都陷乙酉服闋赴南都補福建督學南都失同詹事黃道周輩迎唐王入監國遷太僕卿既唐王稱帝上言王業萬難偏安疆宇萬難緩復請

速出師以圖恢復書上唐王可其言下令出師時道周以宰相督兵前驅缺餉長倩盡括各屬歷年缺餉俸及學租贖贍幣帛金十三萬兩有奇以佐復上書區畫軍餉中旨督戶部右侍郎攝尚書事九月浙帥鄭鴻逵以餉不足請借助里中每糧一石徵銀一兩長倩言士民溫飽者可以義激零星窮戶額賦尚難安能預借請免一二石小戶并請每石先借五錢如其言百姓得安晉右都御史督餉出師無何芝龍陰使人詣我軍前約降盡撤守關將士我師入長倩方抵建寧聞之知事不可為即託疾命醫人以補中湯進自投鴆毒飲之索筆書曰吾家世受國恩即捐糜不足以報萬一顧死不瞑目者兩京喪失九廟邱墟耳遂死年五十有八初長倩出福州別禮部侍郎馬思理執手歎曰天下事去矣我輩安知死所乎思理指梁閒一綆曰此是我輩死具後思理從唐王奔贛抵順昌追軍迫自繼古廟中世謂二公不食言

中外史氏曰予讀前朝紀聞諸書皆言先生因糧不繼以憂死及予

從軍于閩舍建寧明經黃奇逢家見其堂前一石三角重數千斤予怪之奇逢之子曰此非石也丙戌秋大中丞李公督餉來建館予家未至前一夕有大星光芒四射墮地有聲須臾化為此石越三日大兵入關中丞見國事不可為乃服毒死此忠臣星也予嗟歎久之始知紀聞諸書之誤故為之傳

鄭御史傳

鄭御史為虹字天玉歙縣人執金吾鄭元化子也高祖良鐸徙江都遂家焉為虹生而穎異五歲受業檢討汪文烈偉日誦數萬言過目輒記憶十二即善屬文十四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二成崇禎癸未進士假歸明年三月李賊陷燕京莊烈殉社稷五月福王立南都為虹謁選得浦城令時東南鼎沸浦當孔道為虹政不苛擾民多德之又明年江南定唐王入閩監國經浦城奇其才權為侍御史百姓遮道請留改授湖廣道御史巡視仙霞等關駐浦城丙

戊六月命巡上遊我兵入仙霞潰兵焚掠爲食爲虹與兵科給事黃大鵬大發倉庫以爲遂歡呼引去一郡以全八月我兵下浦城執爲虹令薙髮爲虹仰天長號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兩失馬用生爲願死明日復召見令輸餉爲虹謂清白吏安得金浦民聞之皆願爲死請貸御史死爲虹曰民力殫矣忍以我故累百姓乎堅持不可左右欲兵之爲虹即躍起奪刀自刺其胸而死年二十有五大鵬聞之即日自殺從爲虹死者書記陳龍游擊張萬明及千都司翹鸞守關都督洪祖烈建陽令崔攀龍也巡撫吳國禮控制崇安聞爲虹死亦自刎

許義士傳

義士許重玉吳郡長洲縣人也幼穎異六歲讀論語至攻乎異端

七

問其師曰何謂異端師曰非聖人之道揚墨之教也曰方之今者孰以師曰釋道是也曰今之害天下者乃此輩人耶于是遂不拜佛或讓之則曰彼佛異端吾何拜爲他日讀孟子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遂慨然以道自任深惡緇衣黃冠者流曰我爲政必盡除之以清吾道時有僧名宗衡者與其父兄善嘗過其家重玉見必變色衡訝之曰貧病與相公無讐何爲怒目相待曰汝背聖賢棄倫常甘心異端以亂吾儒何謂無讐耶時才七歲也衡微笑而去久不至其家父兄怪問之笑曰君家有聖人吾輩異端當自絕因述其言聞者異之十三入庠于諸生最少然有老成器度同學數十輩多敬之弱冠補廩聲譽益沸讀書務求精義不事帖啁語語人口學者稽古當探聖賢心髓而務身體力行以復其天性否則無益也父母死六年之喪未嘗一日輟哭亦未嘗入寢內思慕久而愈切甲申國變聞烈皇崩卽徧書崇禎聖上四字于

裏衣表經悲號誓死家人勸之曰君一諸生耳非有官守之責穀祿之奉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聖賢所不取也重玉嘆曰叱曰夫君安天下以生我臣民者也生我臣民天下之父母也烏有父母賊害而爲子者尚可苟活乎夷齊餓死首陽豈有官守穀祿者哉良欲全大節于一身明大義于天下也況我已食廩食人之食者當死人之死吾志已決毋煩多喙乘閒投間江家人奔救起乃不食八日而死及葬吳門弔者以萬計

外史氏曰凡人于君天地父母也天地崩壞此身何託父母賊害此身何活毋論貴賤智愚天性然也宋史載仁宗崩深山窮谷莫不悲哀如喪考妣山谷之民豈有爵祿之榮哉良玉有所感其天性也重玉國亡身死不負所學能復其性矣

李義士傳

李義士幹才字篤生號肥泉鹽城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束髮補弟子員負才尚氣節年二十食餼時中原流寇日熾幹才慨然

有澄清志遂厭帖括謂同學曰方今國家疾在腹心黃巾綠林之

八

患蔓延天下勢不可救亡無日矣又何雕蟲刻棘之足爲于是相與學騎射習兵法甲申三月國變幹才捧巾衫北向叩首大哭焚之遂遁處海濱手置土室可三尺自囚于中屏粟不食家人視之悉麾去惟一童子捕魚給之明年江南定有司知其全髮以抗令許于學使檄下逮治挺身含笑而往監吏營陽爲所感欲脫之以身代幹才不可遂見學使詰曰方今嚴法令人皆難髮汝獨不畏死耶對曰吾實不忍爲兩姓臣子故爲此且以刺學使學使以爲顛放之歸幹才仰天歎曰逮我殺我我之願也今不殺我敢苟全以負國家養士之隆乎遂絕食十八日死

外史氏曰吾聞幹才餓死聲不相續矣猶告其友人曰君當與諸子爲詩生哭我具物生祭我吾目方瞑于是友人數十輩成詩具祭以往幹才岸幘方袍自位上座受諸子祭畢張目連頷而卒噫異哉

薛義士傳

薛義士名大觀字爾望號隱瞻江南無錫人其先洪武間因軍籍來戍昆明以軍功得世職遂家焉歷十七世而至大觀以文章氣節重六詔十八補邑博士弟子員望甚藉同郡楊處士丹心最器之以女妻焉生子二長曰之翰亦以文名十五遊郡庠妻孟以令淑稱次曰之屏五歲慧聲聞一邑女一字同郡鄭生崇禎末流寇張獻忠亂蜀恣意屠戮既而伏誅其黨孫可望李定國奔黔丁亥二月破遵義遂入貴陽屠定番于里蕭然無雞犬聲三月我兵至可望遂屠貴陽趨滇黔滇之人多附之得官或勸大觀父子仕大觀曰此孫氏賊官也吾義勿為丙申二月定國與可望貳由安龍奪桂王入滇八月定國大破可望軍于交水可望走詣長沙降而政歸李氏或又勸大觀父子出大觀曰此仍李氏之官非明官也乃挈家隱于郡北黑龍潭左之山中戊戌我兵破定國軍桂王奔緬甸大觀聞之仰天長號曰嗟乎明祀絕矣吾自祖宗來一十七

薛義士傳

九

世受國恩豈可事二姓乎乃呼其子語之曰今日之事固天命不可力爭然獨不能背城借一君臣效死社稷乎奈何問關外城欲依小夷求活耶吾不惜一死為天下申大義于後世無爾顧也之翰泣對曰兒志久決願偕大人死大觀曰爾母與妻在何可死楊氏孟氏聞之僉告曰君父子為國死吾姑媳願為君父子死敢同死婢瑣兒者方攜之屏嬉聞之乃前曰主等俱為國死婢子敢避死請從死于是大觀舉家北面稽顙再拜俱赴水死死之日其女偕鄭生走避兵至女曰吾婦人將安避死與其辱身不義而死不如即死亦投水死

韓義士傳

韓義士名默字文適號繡虎江都人其先世居臨汾至五世祖賈于

揚遂家焉默生而穎異舉止不凡既長博學工文章重氣節補邑

博士弟子員尤工書法胎骨鍾王善臨摹先輩人得其片紙隻字莫不奉為圭璧甲申國變乙酉我兵南下史道鄰可法以相國出鎮廣陵聞默賢以禮致幕中屬以筆札時東南擾攘軍中文書積如山默逐一裁答操觚立就悉中相國旨相國益重欲官之默固辭乃止會我師攻城急權奸馬士英與相國不合竟不發援師城垂破默知事不可為走歸告其妻蕭曰事已至此無能為矣吾讀聖賢書當死義不可苟活負吾所學若輩宜自為計乃冠儒巾衣儒服南向再拜投井中死蕭謂其子彥超曰汝長子父死當隨左右彥超曰諾亦投井死蕭乃結纓于梁命長女就縊坐視死乃抱幼兒魏乳之既乳置兒于地斂衽頓首于老嫗辛曰韓氏惟此一塊肉矣如不存則韓氏之鬼餒而矣惟望嫗善以存之此子也立則韓氏不絕吾夫婦九原受賜多矣老嫗攜孤去然後自縊死默同學高孝績亦巾衫縊死于文廟孔子座旁郡學王士禔書大行

薛義士傳

十

皇帝位供堂上與其弟某俱儒服對繼死

外史氏曰嗟乎有明垂三百年義士之隆越前代國亡卒得士報廣陵之難死者多矣而夫死義妻死節子死孝一門烈烈稱韓氏為盛焉嗚呼非國家養之有素彼書生烏能闔門效死忍後哉

許德溥傳

許德溥字元博如皋人父國欽母前死事後母盡孝有宗人名直者殉甲申國難德溥壯其節日哭之明年揚州破德溥不肯薙髮然重違父意乃剪其半如頭陀他日讀唐史感張令監故事即刺字兩臂曰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又刺其胸曰不媿本朝未幾幾人摘以告縣令捕得德溥詰其情即慷慨自陳曰吾實不忍忘先朝故為此令曰汝不識時務一布衣士耳未食前朝升斗之祿何為若此德溥厲聲曰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有何布衣縉紳之分令曰然則爾欲何為耶德溥曰今天下大定我一書生有何能為但求速賜一死得為前朝鬼則含笑快心九原耳令又述其父德溥曰

吾萬死不辭但無累吾父足矣初庭立不肯跪至是乃爲父一屈膝令感其誠釋其父止論德溥死遂絕粒十數日獄卒恐爲法受過泣以請乃幡然食曰餓與殺等死耳吾豈畏一刀乎在獄自得如平常同里故郎官李之椿大生亦以論在繫服其器量曰德溥子眞義士也臨刑殊從容四顧觀者曰母爲爭識我使天下人皆如我心大明安得便亡徐引領北向曰吾今日得爲明鬼矣遂死妻子當入旗胥王姓者感其義陰以妻代行久之得贖歸

三諸生傳

外史氏曰曩余過雒泉舉之人多爲余言里有死事三君子惟德溥死所不當死嗟乎死豈易言哉夫以一布衣與天命爭去留明知其不可而甘蹈白刃推其心豈邀譽于當世哉

南漢王傳

王

經造士爲業甲中國變福王建國南都史相國出鎮揚州天下洵海哲士呼其三子起曰兒曹夙有壯志此何時也尚吟語窗下作書生態乎三子曰諾續持重不輕出續最先出水師總兵黃黃延入幕資其贊畫續繼出與平伯高傑授之監紀及傑爲許定國所殺乃渡淮謁總督田仰仰一見奇之授以參軍仰卒續還祭傑不忘故主也高夫人信讒言謂其受他術不忠收送史相國繫訊續與續問之挺身趨叩堂下侃侃明其無他相國改容許之遂得釋既而揚州下相國死續棄家走東海奉宗室新昌王集戰艘犯興化有武生戴之藩奮勇登陣縛新令開門迎新昌入次日游擊張將軍率師至新昌度不能支遁去城中戒嚴乃捕續及陳西朋達馮魁梧應昌陳錫甫天拔陸立梧樹穀魏泰來應泰徐耀吾有德井內應李學海瀾聚用修增並斬于市續與父士哲及熊應明鄧總兵復擁新昌來犯城守出銳師擊之大敗士哲續應明俱歿于陣續蹈海死

外史氏曰嗟乎有國者養士不可不隆也夫天命既移擁千百萬眾者尚其能抗區區二三書生乃奮螳臂以力爭曷不自量哉蓋感激之情深竟忘其力之不足耳

高復卿傳

高復卿浙東永嘉人與同郡何雲臣陳某者三人爲布衣交甲申春傳聞闖逆弑天子復卿與雲臣等素衣雪鎧仗白旗首倡爲國報讐旬日集眾數萬聚糧北發道阻不果

本朝既定江南命將收兩浙渡錢塘諸郡俱降復卿即自樂清入據雁蕩以拒

命時游擊蕭啟榮驍勇敢戰與之相持久不能下乃設伏要道出

疑兵以誘之復卿懼以甲楯五千退保龍灣嶺啟榮進兵迫之復

卿進無聲援退無據守乃奮命死戰士卒死者三千餘所遺牛多

扶創猶扶鎗繞關我兵圍之三匝彼遂轉據東崖血戰不怯啟榮

顧左右曰此壯士也殺之可惜吾當生擒之遂策馬馳上爲飛石

南漢王傳

王

中盜陸馬左右奔救乃免既而我兵攻之益急復卿始棄崖出走伏發墮澗中乃大呼躍起殺數十人方憊被擒啟榮欲生之親釋其縛與之酒食不食曰殺則便殺何用辱我啟榮諭之曰國家興亡皆有定數李闖以無賴賊率烏合眾卒破京師有明氣數可知我

朝入關滅賊不煩甲兵奄有中原一旅之出江東悉定此殆天授

非人力也爾未食君祿據此一山以逆

王師勇則勇矣非智士也速降富貴可得復卿曰某家世業農未

有聞達然祖宗來垂三百年受有明水土之恩義不事二姓願即

殺我以成吾志毋多言啟榮義之不殺復卿即遁去時何雲臣亦

已禽斬陳某遂孤身逃去復卿招集亡散千餘人走據海島後

朝廷遣官招撫陳某即率眾先降復卿勢孤其子勸之曰天命久

不眷朱氏矣吾父逆天屢戰屢敗今糧草已盡軍心離散事不可

爲且

大清寬大包與降人不如請降以順天意復卿不答既而其子又言遂大怒舉案頭石硯擲之幾斃陳某策復卿不降終為患乃以兵劫之曰今大眾悉降君孤軍窮島雖管樂為謀亦無益矣降則同富貴否則徒取殺身耳復卿曰吾非有異于汝也但生時未向問羅老子乞得兩副面孔來耳即入自縊繩絕墜地乃復出大呼曰大丈夫死須決裂遂拔劍指陳某曰取吾頭去成汝富貴吾聊以見烈皇于地下遂自刎

外史氏曰復卿一農家子耳非有一命之榮千城之寄者也乃以世受有明水土之恩卒以死報可謂義矣噫今之受世祿者又當何以勵之哉

趙百足傳

趙百足字穀字金城浙江平湖人前庚子解元趙維寰之從孫也幼受業維寰既長通經學多膂力工武略尚氣節嘗有百足蟲伏其臥處雖遠出數十里經宿蟲必至穀心竊喜自負家貧為同里諸

趙百足傳

三

生王世淳婦翁馬汝嘉孺子句讀師去其家數里且隔大溪次日百足蟲即至穀益喜謂世淳曰我他日必能崛起布衣世淳曰子無他異鳥能至此穀曰昔杜預有大蛇之兆而封侯錢鏐有蜥蜴之異而創越予今有百足之奇夫百足之蟲死而不仆者也予豈促促終作轅下駒哉世淳以為謬穀曰子不信明且乘予未起時可來吾榻驗之知吾不汝誑也次蚤世淳扣門入穀即揭席示之果然一百足蟲長尺許肥碩異常色如丹砂有光奕奕蜿蜒入牀下世淳以為妖欲提杖殺之婦翁力沮乃已子是人皆呼穀為趙百足云乙酉江南既定我師下浙江時魯監國在紹穀慨然仗劍從之授裨將率一軍與我師戰于杭城之郊飛轍中殺首首飛去猶持劍策馬大戰我軍大駭為少卻穀猶單騎馳逐數里馬蹶墜地乃仆

外史氏曰金城有百足之兆遂思有所建立奮志從戎功雖不就然其為國戰死沙場力能立名節者矣觀其死而不仆真可云百

足蟲矣

賣餅叟傳

賣餅叟江陰人失其姓名世居城北以賣餅為業叟年九十餘修髯鶴髮雙眸炯炯行不攜筇日負一筐餅入市賣賣已即沽酒一壺坐君山巔對長江獨酌微酣即鼓掌高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句時流氛正熾中原塗炭叟歌已輒北望燕雲嗚咽垂涕而後歸叟有五男皆庸眉皓鬚十二孫髮皆斑白曾孫數十人俱壯立孫亦數十人半抱子皆業餅叟舉目五世繞膝男女數百人多知孝讓鄉人爭慕之叟嘗集子孫告曰太平垂三百年矣兆姓富庶極矣盛極必衰零落之慘將至矣吾邑宿稱尚義其不免乎命家孫率其屬遷梁溪曰存吾祖宗祀未幾北都陷東南沸傳李賊篡位叟呼天號泣曰吾世受國朝水土恩今年已及百尚敢偷生賊世耶遂投揚子江死年九十有九乙酉我朝大定江南惟江陰百姓皆城守叟之子孫皆戰死城下

賣餅叟傳

四

外史氏曰叟市井小人不肯偷生賊世卒葬江魚之腹噫與靦顏二姓之士大夫異哉

狗屠傳

狗屠江陰青陽里人失其名尚書張有譽之族兄也狗屠以屠狗養二親能盡道明末二親皆老俱好飲狗屠日沽美酒奉之且鼓腹謳吳歎于膝下或說笑談或手舞足蹈高聲唱蕭相國月下追韓淮陰曲以勸二老二老歡然為盡酣二老年九十餘而卒狗屠年亦七十矣痛哭如孺子至失聲既葬狗屠以屠業付二子二子亦能事父母狗屠三年喪畢日攜一尊酒入社祠與羣乞兒雜坐飲醉則或謳吳歎或說笑談或高聲唱蕭相國月下追韓淮陰曲以自樂甲申北京陷思宗殉宗社狗屠聞之大哭不欲生二子泣勸之再然後已及聞我

朝滅李賊狗屠大喜徧走告人曰李賊滅矣李賊滅矣似恐人不知者既而福王立南京狗屠益大喜徧走告人曰是猶朱氏之天

下也是猶朱氏之天下也及我師定江南狗屠感額曰朱氏斷根矣卽持屠刀自屠而死年七十有四

外史氏曰狗屠屠狗夫耳非有國家爵祿冠帶之榮者也國亡而身與俱亡豈非忠義出于天性哉

王縣令傳

王縣令質字魯季浙江山陰人性至孝數歲能以道事二親既壯尚氣節以博學聞游辟雍屢試冠諸生戰棘闢不勝遂以貢爲郎謁選授四川渠縣令時吳逆倡亂四郊多烽火野無青草室如懸磬質抵任加意撫綏緩催科省刑獄修雉堞治干櫓招徠亡散數月四境大治驚鴻復集百姓多愛戴之未幾彭士亨叛率眾圍城使人招之降質曰吾奉

朝廷命守茲邑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耳降之一字未可辱我也賊怒併力攻之質率百姓固守城幾墮者再質禦之甚嚴常出銳士殺賊無算賊益怒攻之愈力晝夜不懈而援師不繼糧絕城陷質

整衣冠望

關再拜曰臣力竭矣敢以一死報

聖主遂自刎而死同死者五人失其名

外史氏曰三逆之亂官吏死國事者眾矣皆由

王家隆于養士故士多樂死卒不勞力而三寇蕩平若質一縣令耳懷與城存亡之志死守不二可謂忠矣

焦太守傳

焦太守潤生字茂慈號隨園南京旗手衛籍應天府上元縣人萬曆己丑狀元竑之季子也幼穎異甫能語竑偶以數字指示輒能記憶再易他本百變不疑幼不好弄十歲卽能詩十五補弟子員十八爲上舍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文譽沸江左負笈從游者趾相錯凡入戰棘闈俱不捷隨就職南京詹事府主簿遷太常典簿矢志廉潔言于堂官盡除太常弊再遷左府經歷繼轉北京中府經歷掌各門鎖鑰時都城有警卽督門軍晝夜巡邏弁中有貪功好

事者多擒奸細以獻將就戮潤生察其狀有冤卽虛躬研詢果得誣服者七人出之遷戶部主事以材能題差督放寧遠精天子賜宴勅遣至軍凡餉隨到隨放毫無滯刻減之私以故將士用命

十倍于前差滿當代軍士感泣扳轅臥轍督撫題留不可遂還部遷知雲南曲靖府未幾署兵道篆時賊氛正熾賊黨孫可望自蜀奔黔肆行屠戮千里蕭然無雞犬聲遂浸淫犯滇曲靖爲黔滇咽喉城中僅守兵百人甲械不備潤生乃出帑募壯士八百餘人部

伍城守甫畢賊卽至營于北郊潤生乘其初集秣馬誓眾親率壯士五百人關北關直入賊壘戰一旦夕斬首二千餘級還賊恐退三十里軍于霑益州境候大隊至復圍城城七周盡力攻擊潤生

寢食城上親冒矢石指揮堵禦凡五十七晝夜城中火器盡援師不至士無生色猶堅守潤生乃呼壯士告曰今賊勢盛戰亦亡不

戰亦亡與其城陷授首于賊何如背城一戰大丈夫死于戰場爲國家忠義士不亦快乎壯士皆曰諾乃飽食率壯士八百人乘黑

夜大雨直抵賊營賊因雨不備皆酣睡聞戰大驚起自相殺因遠賊十三營城上皆鳴鼓擊柝大聲呼以助遂斬首數千級達旦賊

知官兵少大集團數匝潤生率士奮身斬數百人突圍出而壯士盡沒于賊陣僅存十三人保潤生入城賊攻益力而內乏糧草不

能守潤生見事不可爲遂冠帶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開戶自經城乃下承明王稱制于滇贈太常寺卿諡曰忠烈

外史氏曰余流寓曲川者十餘載曲之父老有能言焦太守城守事者甚詳其言曰太守潔己愛民能下士士樂爲用與賊大小凡

十五戰戰無不捷賊無能爲舍之去矣會奸人以城中無儲告乃復還攻之而太守卽見危授命可謂善成仁者矣

雷溪外傳卷一

雷溪外傳卷二

忠義部下

搖船客傳

搖船客者失其姓氏不知何許人也國變後常牽小舟往來三吳開載貨爲食載畢必泊僻處或楊柳下或芙蓉中攜尊痛飲醉則誦離騷天問章其聲悲慘聞者欲泣善射能引二石弓金陵羣少年操弧矢賭飲燕子磯傍有周生者百發百中滿座傾倒搖船客從而觀之曰善則善矣惜乎未盡其神也周生慚乃操弓進曰請爾試之搖船客乃令立十竿爲的于百步外引彀大呼曰中某節百矢無一虛謬諸少年大驚邀上座請述姓名曰吾搖船客耳無姓名也遂取觥自酌竟酣而去他日于寒山寺壁題三絕句云一叫蒼天一撫膺可憐功業已無憑吞聲泣盡傷心淚贏得霜毛兩鬢增一葉長江萬里浮填胸空有半天愁癡心想望黃河水逆向崑崙西北流自嗟無地可依棲只合孤舟東復西怪殺傷心隄畔

雷溪外傳

樹年年春暮子規啼後聞南中事長號痛哭卽舍舟投水死

外史氏曰此忠義士隱于長年者也讀其詩多哀怨不得志之辭嗟乎亦可悲矣

髯樵叟傳

髯樵叟者失其籍亦未詳其姓名因其美鬚善修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曰髯樵叟身長八尺餘多膂力每負薪三百斤貨于市止索百斤值人怪之問其故答曰人之力均負百斤吾力能負三百斤者天也吾寧敢邀天之功以爲己利哉邀天不祥利己不善皆惡德也人生天壤不能德德可蹈惡德乎人皆笑以爲迂每清晨必負薪入市貨薪必沽酒痛飲放歌以歸曰日如是午後則采薪洞庭山中人跡罕到地乃入人又怪問之曰吾多力合遠樵彼力少者應讓之近地也甲申初夏山中人沸傳李賊陷京師崇禎殉社稷已改元永昌矣髯樵叟聞之椎胸長號曰吾向知天子姓朱何乃忽換姓李耶既曰賊何可爲我天子乎遂痛哭三日投震

澤中死

外史氏曰異哉髯樵叟也無一命之樂而有仲連義不帝秦之志豈非忠義出于天性者哉或曰是隱君子也

西安勾者列傳

西安勾者失其姓氏秦人也明末李賊之亂秦中諸郡邑塗炭民不聊生勾者攜敝筐乞食西安市中夜則宿北城樓下蓋三年于茲矣守門軍見其衣冠雖縑縷然補苴甚潔且步趨方正語言爽朗而筐中管貯書卷暇輒披閱知其故家子弟也憐之竟不呵逐以是得久棲矣未十月闖賊破西安大肆淫掠勾者忿之每夜歸成樓輒痛哭至漏下如是者三閱月門軍以其遭亂離故亦不怪也至除夕郡中人轟傳明旦李賊僭皇帝位矣勾者聞之卽趨歸成樓大哭抵暮題詩成樓壁上曰分茅踐土莫非臣雉堞重重寄此身世上如予何必死明朝不是大明人投筆竟自經死元旦李賊僭號大宴賊百官于庭有都司吏邱從周者忿之陽以從事

治宴人內見賊百官拜舞呼萬歲畢各就位舉觴飲三爵起奉觴

二

前爲賊壽從周忽盡脫其衣裋無寸絲掩體直上至賊前舉壺擲擊賊頭顧不中大罵逆天無道賊安敢如此無狀賊大怒呼羣賊攢刀斫之從周身被數百創罵不絕口而死

外史氏曰李賊亂秦所向瀾倒乃西安勾者能伸大義于其未僭號之前而都司小吏能明大義于其既僭號之日嗚呼二人者可謂砥柱頽流矣

金陵乞兒傳

金陵乞兒者失其姓名亦不知其何許人也明末冠簪冠履朱履躡木屐負方瓢挈竹筐瓦罐乞食於市善與之則鞠躬受之如嘔爾蹴爾而與者皆弗顧也甲申北都陷福王建國南都乞兒傷之日飲醇酒醉則坐鍾山巔放聲長號曰嗚呼孝陵麋鹿游矣嗚呼離宮戎馬馳矣衛士惡之持戈往逐乞兒躡履飛走逐之不及開日乞兒又往哭復逐之又不及衛士怪之聞于尉尉令伏數人山

谷中皆挾弓矢持索絢伺其來他日乞兒又至始縱聲號伏起射之不中追之又不及于是乞兒懼不敢復登山惟日乞于市乞而飲飲而醉醉而哭歲餘大兵南下相國馬士英挾福王遁城中空虛百姓開門降乞兒乃碎瓦礫破方縣毀窮冠題詩秦惟橋柱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句羞存命一條遂擲筆投水死

外史氏曰嗟乎亡國君臣至于福王馬士英可爲至無恥矣當國家淪喪不思臥薪嘗膽乃君臣耽酒色尙貨利迫兵臨城下卽率妻子以逃若乞兒者固明之隱君子也憤世疾俗恥與衣冠同列故自汙其身以羞之也嗟乎乞兒亦可哀也已

韓給諫傳

韓給諫如愈字退如興化人前崇禎辛未進士初謁選得安化令地僻道遠吏部臆彼必以易地請如愈慨然行弗辭也三年奏最入爲兵科右給事時江南北兩相君當國同鄉諸臺諫各有所依

韓給諫傳

三

附如愈忿之大書一聯揭廳事壁曰見地一分南北便是小人腳跟不著東西方爲君子獨中立不倚本垣都給事曾應選初迎合楊嗣昌嗣昌死力攻之疏請削棺戮屍以謝天下既附許國觀國觀罷卽劾其同鄉林御文株及國觀迎媚周延儒及延儒被劾卽力詆延儒爲嵩檜如愈糾其反覆傾危疏雖留中然傳誦長安人多稱快周繼建言風望然性怯懦善排陷同鄉亦疏及之陳道暉同籍同門也以戶部出守廣平如愈知其非二千石才亦糾之山東總兵劉澤清屢失事懼誅密遣人刺取兵垣章奏如愈疏發奸狀下其人于獄澤清益懼使使賂如愈如愈不受辱詈其使遂探銜之甲申三月奉命催餉出山東澤清遣其麾下楊國柱賊如愈于道後一日京師陷莊烈皇帝崩

外史氏曰前朝崇禎時巨僚開權漸黨臺省兼用東林蓋欲其相持無偏勝以去中朝之黨并去河北賊也不意愈去愈牢廟堂與封疆矛盾以迄于亡昔人謂朋黨能亡國信哉迥思先生歷歷之

言不禁涕零矣夫都諫人所憚建言人所推同籍同盟則又人所親且比獨先生從君國起見不顧嫌怨讜論不輟可謂忠矣先生歿後澤清卽降我坐法伏誅等死耳豈若先生白骨至今猶香也

古副將傳

古副將道行字達可江都人生有膂力初學儒旣而棄去學劍術通兵法天啟甲子舉武科崇禎庚午再捷武闈辛未擢進士除潮河川守備能與士卒同甘苦一軍愛戴邊圉得安故事例有板木萬三千金供守備府道行歎曰天下洵濁正武臣不惜死之日安用肥私橐橐家計爲悉入公家督撫交薦遷密雲游擊政尙恩威自是無敢躍馬境上者轉石塘參將戰白水關大捷論功合越升值盜劫帑金三千忌者指盜渠善道行緹騎逮訊法司疏救曰某前任潮河川不愛萬三千板木而坐以盜帑三千果辭十萬而受萬者耶乃解越明年我兵入兵部檄往敵中貴某忌之不肯發兵

從道行傳

四

從道行歎曰封疆危在旦夕豈容逗遛耶乃率八騎趨入境軍民素懾服多來迎遂逆戰復牆子路解密雲圍樞府疏奏坐中貴法晉道行副總兵官移宿遷護漕參將甫抵任流賊入寇乃帥眾三戰三捷擒賊首陳肖宇小楊州獻俘漕幕辛巳秋九月賊前鋒袁時中大舉寇河北督漕史可法檄禦之大戰于雙溝凡三晝夜斬賊數千級賊敗孤軍集眾圍之援師不至道行與七百人俱戰死外史氏曰明末流賊之難擁鼻比者多膏粱子見輒棄甲而逃或逸巡觀望不敢前將軍提七百人入數十萬虎狼之陣斬殺甚衆而援師不至全軍戰死而無退志噫白骨與白日爭皎矣

王太守傳

王太守城字元壽號兩瞻華亭人也以舉人授宿州學正值流寇犯以守城功升國子博士遷工部主事出督蕪湖關甲申北京陷關稅無所歸多以自入城獨歸之南部當事者以舊籍所無欲與域分城曰萬方多難爲臣于者當破產不爲家戮力王事敢自私

乎毅然不許福王立南都倖進者驟至卿相域忤當事以副使銜出守建昌益王橫甚持法爭之民得安乙酉江南定益王欲稱號民畏其暴皆譁王召域議餌以大拜域泣對曰國事至此而臣子因以爲利乎拂民難成王其忠國以靖民修德以待天無務自殖也自殖則禍且至矣議乃格我兵至域堅守王見勢危開門遁城破域被執械至武昌當事聞其賢謂之曰吾知君得民若降則晉君巡撫域堅拒曰吾世受有明恩義不事二姓求速一死以報國當事命置之獄令人說以百端勿聽乃殺之年四十有七同死六人兩副使王養正夏萬亭司理劉允浩其二人則予忘之矣土人收葬武昌城外題曰六君子墓

劉孔和傳

劉孔和字節之山東長山縣諸生前朝相國劉鴻訓子也工文章尚氣節崇禎末流賊熾中原孔和忿之募講武備散家財結納海內豪俊矢志滅賊甲申闖逆犯京師孔和倡義兵三千人殺偽令霍某趨救甫抵畿內而京城陷矣聞莊烈皇帝殉社稷遂被白鎧舉白旗大書于幟上曰十六帝德澤在人可上中興于再造三百年臣節掃地願抒下士之孤忠與賊血戰數十陣而賊勢益熾中原竟不可問乃帥衆南奔渡淮謁福王于南邸以不能迎合馬阮故還軍駐桃源希北窺中原復故土急劉澤清懷二志誓欲誅之事洩澤清遣其下賊孔和于桃源之東關及除命下授前協總兵官而孔和已死三日矣

外史氏曰流賊之犯京師諸臣束手無策城陷有志者一死而已孔和諸生耳散家財倡義師直抵北都以勤王嗚呼哀哉大虞將傾而欲以衰柳一枝支其頹敗得乎及南奔江左希遇英主以成其志而反見賊于逆臣功雖未就志可悲矣

吳義士傳

吳義士炳字闇卿歙縣人也父少亭業離英移家于揚兩遂游江都庠弟暉亦補郡博士弟子員炳性孝友尚氣節博學以文名淮南妻鄭舉一子而鄭歿繼妻譚生子甫一歲值乙酉大兵圍揚炳偕弟日則荷戈城守夜則讀書興教寺城垂破暉持兄痛哭炳正色曰吾輩父祖受國家恩將三百餘年矣當此萬方多難愧書生力弱不能提劍躍馬爲朝廷捍疆圉寸心耿耿萬或事不可爲惟有正衣冠一死爲大明鬼耳安用悲哉第吾弟無子母老姪幼宗嗣攸繫不可死也弟其速髮爲僧庶幾得保吳氏一綫乎暉然之

外史氏曰

明亡大官大祿者多婉轉不肯一死以報國家炳一諸生耳乃臨難不肯苟免何其烈哉至子妻亦從容就義可謂不愧乃夫婦矣

明寧靖王傳

寧靖王術桂字天球號一元明太祖九世孫遼王裔長陽郡王弟也始授輔國將軍配公安羅氏女崇禎壬午流賊陷荊州將軍偕父惠王及宗室避湖中甲申北京陷福王建国南京將軍同長陽入朝晉鎮國將軍令同長陽守浙江寧海縣乙酉夏浙西郡邑歸我長陽率眷屬奔閩將軍獨守寧海既而鄭遵謙舉兵紹興迎魯王監國進守錢塘將軍亦帥軍會江上時傳長陽已故監國即晉將軍爲長陽王及唐王立閩王表賀唐王亦如監國封後知長陽尚存已襲遼王王表請以長陽封讓兄子唐王不允改封寧靖令督方國安軍丙戌五月我軍渡錢塘王奔寧海復會監國軍駐舟山十一月鄭芝龍與唐王不合知越州不守遣鄭彩帥舟師來迎

歲先一月依叔母還歙賴暉教養以成

王與監國至廈門而芝龍先已歸

命北行矣遂與淮王鄭鴻逵及芝龍子大木兵攻泉州不克乃偕淮王鴻逵至南澳既而永明王立肇慶遂入揭陽永明王令督鴻逵軍戊子春令兼督鄭成功軍庚寅冬粵潰辛卯春偕鴻逵還金門夏五月偕成功取臺灣成功事王甚恭成功死子經嗣授餐之禮廢等編戶無以資生乃就竹港墾田數十頃以自給鄭氏又從而徵其賦乙卯經因耿精忠叛伴為應援竊據漳泉郡邑王知反叛非順違天不祥高臥臺灣經以兵少抽丁按其田以徵悉索募應王益困窮幾有首陽之餓矣戊午元妃羅氏卒癸亥靖海將軍帥舟師討鄭氏諸人皆恃海怡然王獨蒿目憂之嘗言臺灣有變我當身殉六月我師克澎湖二十六日鄭兵敗回王謂妾媵曰我死期定矣爾等年少或適人或為尼聽自便妾媵曰王能全節妾等寧甘失身請先賜尺帛死以明從一之義于是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俱冠弁被服齊縊死于室斂畢王乃大書于門曰

鄭氏傳

七

自壬午流賊陷荆州攜家南下既而避亂閩海總為保全遺體遠潛異域四十餘年今六十又六歲矣遭逢大難完身以死不負高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命昇輅至中堂即加翼善冠服圍龍袍束玉帶佩印綬以監靖王麟鈕印送交鄭克塽拜辭天地祖宗畢書士老幼入拜王答拜已然後結帛于梁自經而死葬于鳳山縣長治里竹滬與元妃羅合焉妾媵五櫬殯于文賢里大林邊去王墓三十里王無嗣繼益王裔宗位子儼軫為後甫七歲安插開封府杞縣

外史氏曰明之宗人自嘉靖朝太祖一支已廢十萬矣國亡死節者寥寥監靖王流離遺通逃海外四十餘年臨難全節三百年之綱常王獨繫之矣至妾媵亦視死如歸非王夙有儀型觀感之深焉能慷慨赴義一至于此哉

魏將軍傳

魏將軍豹字正陽丹徒人也其先世以軍功陸錦衣因家應天而

于孫遂占籍豹幼失怙恃鮮兄弟及壯頗碩多力不事生產好武略喜結納天下士年弱冠即操舴舨往來江上物色人豪夜泊津頭羣盜卒至劫其舟豹持櫓躍起盡擊入水有賈人與豹同姓者見之大驚追曉趨舟而來曰郎君誰氏子耶何技勇乃爾與其賜贈于此曷不偕其賈湘漢間亦可相天下士豹諾之遂與俱賈貨巨萬悉倚託豹豹素知書持籌裕如時李自成張獻忠亂荆襄豹以技勇數脫賈人難賈人卒于旅攜其櫬還葬于是俠名滿江海開豪傑士皆奔走請交與關中張公勇稱生死交歲乙酉福王稱帝南都令樞密選技勇豹冠羣士授金吾入直內殿馬阮擅政亂法豹忿之乘醉大呼曰今何時也君臣縱慾淫佚偷安奚以妥二祖列宗之靈乎會見銅駝荆棘中矣大哭達旦聲徹內庭馬阮惡之廷杖四十黜之乃走福州奉唐王即位授水師總兵官福州亡從海道入廣州同呂大器輩奉永明王即位晉靖東將軍時年三十始妻南都道屠時中女海寇羅阿福亂豹獨帥一軍平之晉

魏將軍傳

八

爵為公復請往封日本款附而軍資藉焉既而廣東西俱失永明王出走豹率家將扈從入黔安龍土司陸卡謀叛豹撫以恩信敵以忠義威以技勇卡畏之不敢反賊將孫可望殺宰相吳貞毓等十八人豹因趨貴陽通好陰與白文選馬進忠交言及國事輒慷慨涕零二人感其義遂與盟約後李定國迎王入滇與可望戰文選進忠果叛可望來歸豹復從開道撫蜀西山十三家國可望舉皆輸誠及歸而雲南不守走永昌矣乃追從之過趙州馬惟興將奔麗江勸自為計豹曰我輩皆去忍主上獨行耶揮淚謝之行居緬三載日以恢復為事數上書而沮于賊臣惟有仰天痛哭而已辛丑七月緬人詐求諸王大臣赴阿注盟豹偕文武四十餘人赴之中道伏發豹出利刃仰天大笑曰平生忠義今日乃畢天乎胡不使我長鎗定業而反以短兵較技耶手力數十箇力竭被害年四十有四妻屠後亦盡節事詳本傳

外史氏曰永明王在緬臣子死于首者共四十二人皆束手就縛

而斬惟將軍持短兵力闕而死可謂忠且烈矣

趙叔濟傳

趙叔濟者前朝職方郎館陶耿章光家僕也國亡章光即棄官歸田里順治己丑徙居江甯叔濟從之會海上鄭成功入寇江淮間心不忘明者多與之通巨室案死者數百家章光亦與焉既棄市叔濟收其屍殮畢復市五櫬歸泣請章光妻曰主刑矣籍夫人者且至夫人將就檻車北上乎將從主人地下乎夫人曰諾願從夫子死叔濟又請章光側室曰少夫人將就籍乎將從夫人同事主人地下乎少夫人曰吾焉敢生復請其二女二女僉曰願同死于是叔濟語其妻曰爾將安之妻曰死而已曰能如是乎當先死以爲主母導乃驅之入井夫人暨少夫人及二女俱魚貫投井中叔濟拱立井上俟死出其屍殮于堂遂自經于五棺之側

賈外傳

九

背于道叔濟人奴耳乃其明大義驅妻子激主母闔門入井而已亦以身殉嗚呼其間道者矣豈可以人奴目之哉

義僕亥時傳

亥時者失其姓不知何許人三韓董廷伯家僕也廷伯少從太祖定東方以功授佐領及

世祖入關又帥師破流賊定洛陽下江南收兩浙授世職遷刑曹湖南賊亂

世祖知廷伯材擢戶部督糧從師往征而亥時從焉主帥某素驍勇遇賊于馬湖大破之追奔三舍乃駐軍江濱廷伯見師壘死地而將士氣驕思爲賊乘入謂帥曰吾聞兵驕者敗蹈險者危今士卒乍勝而氣盈軍營背水而臨絕恐賊乘黑偷犯難以進退請分犄角之勢以備不虞不聽又請輜輳渡江結壘遙爲聲勢又不聽廷伯不得已率所部及家衆裹甲以待是夜賊果來犯一軍皆驚竄廷伯率衆護餉死戰及曙賊勢益熾衆悉棄械走亥時大呼曰

若等毋走今日主僕當死作一處衆弗顧亥時獨揮戈力助廷伯戰矢集如雨身被數十創主僕俱斃越宿亥時復甦見主亡大慟鋪土掩屍匍匐至京詣部懇主陣亡狀奏上

詔贈廷伯官錄其子乃曰吾可以報主于地下矣長號而絕

外史氏曰見危授命舍生取義乃君子之大節也亥時人奴耳識主僕之義臨難不苟免至死不少怯及甦必白主功狀邀卹典然後畢命嗚呼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義僕李兒傳

義僕李兒者山東李司馬家僮也年十二三即執役于司馬家因以李爲姓司馬爲諸生時家貧好飲喜投博無甌石儲蓄一擲百萬也李兒早起輒往海濱拾魚鰕貨錢買米供主母午後入山采薪以備明日炊日日如是也司馬嘗大醉歸稍不合意輒痛撻李兒每醉李兒必負重傷夫人憐之涕泣以勸司馬弗聽也然李兒毫無怨望意司馬每赴科歲試一身蕭然李兒從之行必措一二

賈外傳

一

百青銅錢購瓦硯水注綫囊如子入市貨錢以供司馬薪水邑有叛人產方數千畝皆荒不可黍稷矣有司變價司馬有大志欲得爲田宅詣吏承業追值無所償也司馬遂走京師吏向其家屬無他僮僕即繫李兒月六較每較非三十杖即二十杖下體無肌肉僅白骨慘慘如是者十年司馬登賢書償值然後脫司馬成進士居要路李兒始吐氣然小心翼翼未嘗或肆也司馬待以子弟禮後司馬死李兒殉

外史氏曰當患難艱沛之際而忍死不變者士大夫所難能也李兒以人奴綽綽然行之有餘裕豈非豪傑之士哉

賈溪外傳卷二

劉孝子雲鳳字丹山號怡讓吳郡人也有至性七歲喪父躑躅呼號一如成人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幾至不生家人力勸乃解母顧年二十七矢志撫孤訓以義方既長能體親心攻苦力學博通經史不求仕進惟承順志奉母而已嘗以不及事父為恨室中供父遺像每食必祭必齋如也出告反面奉之如生每讀父遺編手跡必涕泗交橫不忍遽釋展讀再四乃已母患目疾忽雙瞽醫藥弗瘳雲鳳夜必禱天叩頭流血求以身代久之母目復明母年八十三以疾卒時雲鳳年逾六十痛哭如嬰兒毀瘠骨立居喪蔬食飲水三年未嘗見齒于是鄉黨皆稱爲真孝焉雲鳳宅心仁厚樂善好施凡親族故舊貧乏不能自存者皆周濟之歲凶常散粟以振鄉黨活者甚眾精易學著有讀易偶得二卷行世爲士林推重

外史氏曰孝爲百善先也人能孝則百善從之矣雲鳳之能惠三黨澤桑梓者皆由能孝來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信哉

平孝子名德清字君輔無錫義士平若衡子也若衡字佐時少以氣節自尚甲申三月聞京師變卽繼死時德清弱冠哀號不食者五日其母何諭之曰汝惟有襁褓弟父死吾所藉者汝耳今汝不節哀順變是棄母與弟于溝壑也于是乃食既葬雞鳴先起必爲母滌溺器汲水治薪然後入塾暮歸必迂道父壟再拜號泣雖風雨無間也或悲哀輒輒經宿壟上自幼至長家人未嘗見其笑容至母前始強爲懽顏人或一言及父卽潸潸淚不止當父死時母甚少苦志守節家道零落一無倚藉撫二孤二女惟徹夜紡績以資日給德清每夕必操卷伴母或三鼓或漏盡母休始休母憂其成疾嘗戒之對曰吾母且爲兩兒勤勞兒敢不力學以成先人之

志乎終不輟遂以博學聞一邑他日母疾篤醫者多云不治乃呼天號泣走禱東嶽請以身代廟去家數里未反其弟德滉方持母泣聞空中有神人語曰小子毋哭爾兄願代母死上帝已移壽三紀矣室中多人及比舍耆幼皆聞母疾遂愈而德清竟先母而卒外史氏曰平氏夫死義妻死節而子死孝可謂一門守道者矣余嘗過其里父老指孝子冢示余其上有樹高丈餘枝幹皆西向下垂覆其父冢噫其精神一至斯耶孝子死年三十餘豈天果移其年以益母也耶抑天既感其孝而力不能爲其母特增壽也耶余不能不致慨于子長氏顏跖之論矣

趙孝子希乾字仲易乳名安江西南豐人父業儒早歿希乾方六歲家貧甚母黎勤機杼以教養年十五母以勞故得不起疾希乾延醫禱神一無效其家去關帝祠不數武希乾作割心療母疏頓首焚帝像前求以身代俟家人酣睡焚香然燭中庭持利刃先于

排門門盡下驚視之門自若也復探心心不可得再四探之無非腸耳遂割尺餘濯而就烹炊悶于地同居叔準夜起視見殘燭子庭几上小刀血漉然流地下驚曰安兒割股矣至庖見希乾惛臥甕旁撫摩之少甦曰爲熟此進子母耳準視之則腸也驗其胸腸猶垂焉驚而泣意必死矣掖之臥于牀乃代烹進之嫂給曰嫂久病昨得野味少許可愈疾試嘗之嫂食盡而病霍然是日卽起準視希乾形神無僨喜曰猶可救也參湯及飲之至次日所垂腸尺許收寸餘三日復甦從胸下以管出先是邑令祝君聞之使廣文朱某來驗果然乃歎曰純乎天純乎鬼神非人事所能參毫末也乃旌其門曰真孝明年希乾舉博士弟子員越二年以明經薦明亡卽棄舉子業奉母入深山閉戶不出母死後十年而卒年七十一

外史氏曰事親之心真則可動天地感鬼神觀希乾之割腸而益

信有鬼神矣嗟乎事親患心不真耳真則未有不動天地感鬼神也

孫孝子列傳

孫阿堵蘭陵暨陽人世業農幼性孝既長娶妻不慧母惡之阿堵承母意即不與妻合母病劇痛哭禱天求以身代母病少閒思食鹿脯邑濱江素不產鹿徧求不得乃割股爲炙以進母食之遂愈後母卒阿堵哀毀骨立號泣歲餘而死閔茂元字震湖浙西烏程人幼有孝行年十六父患篤疾百治不痊茂元呼天求代徧禱浮屠氏弗效庸醫曰若父之患非人肝莫治也茂元大喜乃淬刃以出其肝實之凡上血滂然流絕仆地家人無知者適鄰叟來問疾見之驚歎方知其封胸也既而復甦因依庸醫方以肝雜藥進父服之即愈而茂元不數日創竟合如故孫學貫字吾一寧國太平人幼隨父賈于梁溪父爲仇家所中陷獄學貫年才十三即赴訟直指得脫繼又被陷乃匍匐至京擊登聞鼓以聞

章皇帝下其奏于法司聽坐讐家父冤卒雪後父病篤學貫日夜號慟徧禱神祠歲餘病益劇醫者言不治即入室自經求代父死家人覺而救甦然父病隨愈而學貫以服勞過吐血而卒年二十三妻浦氏痛夫絕食而死年十八

外史氏曰聖人以孝教天下而守身爲大故臨深履薄守身之至即孝親之至樂正子春下堂損足以爲忘孝范宣子手改容以爲毀傷受全斯乃爲孝若夫割股封肝投繯代死愚之至矣豈聖人中庸之道哉然庸夫孺子未漸詩書之教而能發其至誠出其天性知有親而不知有身雖不得孝之道而得孝之心矣三人者可謂孝之愚也哉

江孝子傳

江孝子字字念坤建德人也幼失父兄寬方數歲母歐陽氏年才十八家貧惟勤女紅操織紉以餬口或憐之輒以他適且曰恐二孤墳溝壑也母大怒痛詈之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況死生天也

天欲存我孤吾力足以養天不欲存我孤願母子俱死毋庸若饒舌也諷者大慚而退宰既長無力讀書采薪山中力作以養母尤善事其兄一鄉皆稱孝友焉宰能勤苦數年業稍振兄弟俱娶妻生子歲乙酉左良玉從楚勒兵犯金陵敗于皖亂兵肆掠江以南而建德遭蹂躪特甚宰挾弓矢負母逃難山中兄寬爲游騎所踐幾斃宰子擾攘難省中負母行數十武置道旁命妻子侍之還負兄至母所復負母行數十武又還負兄如是者一日夜乃得達深處亂定奉母歸事之益謹母年八十邑侯以貞節旌宰謂其妻曰去日苦長來日苦短今老母年八十矣即日夜孝養亦爲日無幾也妻汪亦能體夫志善事其姑母年九十四而卒宰哀毀骨立盡棄其產以葬三年喪哭無虛日邑侯聞其孝友以貢舉宰避去不就年七十有五而卒

外史氏曰余聞建邑江氏聚族而居者千有餘家書香代不乏人然念坤未嘗讀書山中樵人耳獨能孝母友兄嗚呼其亦世所希

商孝子傳三

四

有者歟

山東孝子列傳

東昌邱縣民王祚昌性孝父之典疾篤百藥不效乃泣禱于神剖腹割肝爲羹以進父食之即愈祚昌亦無恙兗州城武縣諸生田澤有至性生母病故泣血三年形神俱毀父與遭亂被賊害釋號泣走千里尋屍歸葬事繼母杜至孝待二弟潤滋甚友愛滋早卒視遺孤若子教養成立人多稱之青州樂昌程所好性孝父早卒事母寵甚謹繼妻少怠即出之母年百二十而卒所好年亦八十餘哀泣如孺子既葬以哭母死德州韓育英兄弟六人事親至孝父卒育英年十五號泣不食欲死家人力勸乃解與諸弟同居五十年弟姪孫男婚嫁皆其一人母卒盡哀盡禮人謂得孝之正鄆城諸生刁鴻舉父文龍有隱德承歡膝下無少怠父卒哀毀備至廬墓三年白烏來巢人稱其孝云滕縣鹿鳴朋農人也有至性父每飯必侍左右父年八十一無疾而終母亦如之廬墓六載哭無

虛日家上產玉芝高八尺見者歲數事兄甚恭每食必共其友愛如此濮州間有爵早失二親及長哀慕不已廬墓獨處三年掘地忽得醴泉味如甘露冬夜豺狼結羣而來繞臥其下以護其寒其孝感如此

外史氏曰甚矣孝為百善之先也凡今之人所云為善者誦經修齋飯僧供佛而已嗟乎舍父母真活佛而不恪事反從信夫虛無寂滅異端無倫之教而云為善不亦愚哉

孫孝子耀生傳

孫孝子耀生鹽城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弱冠美丰姿狀如佳麗女子明末邑人孫光烈厲豫司石磐先後起義海濱誓靖流氛耀生戎服以從值我兵南下遂逆戰大敗厲豫輩死之耀生變姓名遁道遇二暴客盤其貌尾之行耀生患之抵鎮陽詢前途荒僻絕爨煙者垂百里徘徊不敢前見旅舍旁一白髯老人倚門而立容貌萃然耀生知非庸人乃過而揖曰小子舅氏外甥也流落異

鄉數年矣今特來謁敢請老人熟視曰嗟乎吾望汝久矣汝今始

五

鄉數年矣今特來謁敢請老人熟視曰嗟乎吾望汝久矣汝今始歸來乎乃歎然攜手入隨命家僮局其戶抵祕室老人呼耀生跪堂下責之曰咄若何人斯吾與若素昧平生何得冒呼舅氏將欲詐若老子耶耀生頓首泣告之故且曰患強暴侵陵特以至親相假耳老人曰然則汝真吾外甥也且吾流寓于此舉目無親而又七十無子汝能父事我乎耀生曰諾老人即呼家僮掃榻以館命以郎君呼更數日乃治酒大會鄰里出耀生見之曰此犬子也曩寄育外家今來歸矣令徧拜長者子是耀生開戶讀書三年大通經史一日老人呼耀生告曰汝齒已長當乘時取通顯以光吾門吾已為汝治千金裝可北游太學力圖進身毋怠耀生以定省無人固辭不得乃行時我

朝已定中原而河洛羣惡少猶借前朝名號聚聚大安山中時出焚掠耀生經其境被執逼之入夥不從乃幽之巢中幾三載耀生乘羣惡少遠劫遂策其良馬馳歸而老人已死耀生大慟服三年

喪畢遂薙髮為僧乃以緇衣歸故里父某早為警家所害耀生心痛之不敢言也乃伴與警家交甚密使不疑陰令客以利啖警家警家說于利乃共出資為買偽言販粟武昌揚帆竟入淮南湖夜泊中流客乘月與羣從豪飲畢即執警家屬聲責曰汝知罪乎孫太公與汝何怨而汝害之吾奉其郎君命來取汝頭汝合死毋多言勒作書報家人託言販貨東粵歸期遙遙且不定書畢即殺之持其頭報耀生陳祭父冢飄然他往警家子得書以父且遠客遲歸竟不問後聞耀生得善知識記前以佛法顯吳越聞名元志字碩揆云

外史氏曰有報人之志而不能堅忍者匹夫也假令耀生當日不能堅忍即悻然見面彼警家非百足把持即飄然遠引烏能斷其頭以雪先人之忿哉乃陽與交而陰圖之卒授其首嗚呼可謂善復父讐者矣

張三愛列傳

張三愛列傳

六

張三愛字道原河南人也幼有至性事父母甚孝父暴卒呼號絕去者再既葬晝則歸事母夜則臥父壟者三年無日不痛哭也母病經年臥牀三愛延醫禱神無所不至不得效乃于夜半持利刀剖胸剖肝雜卵湯中進母母啜之神氣頓爽不三日而痊三愛逾七日創亦合欽州有潘煥者父病篤醫者不治煥急欲剖肝救父持斧自劈手輒不能握因縛斧于几倚身就剖裂創三寸許探肝剖之雜糜中飲父病即愈煥創不三日而合後十餘年父歿廬墓側與猛獸狎冬月猛獸憐其寒每大雪輒來與煥同寢處或銜麋鹿進煥煥人以為孝感云同邑又有尹氏四子孟夢炎年十四仲夢昌年十二叔夢呂年九歲季夢友年七歲皆能事二親如成人母病瘵將不起四子哀號累日夜孟與仲謀挾小刀各縛臂互為割烹羹進母叔知之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可忍耶惟季也少可不割季不可謂三兄曰必先我割我乃無號不然吾將號于父矣遂伸臂交割投糜中飲母病遂愈

外史氏曰此皆毀傷身體以救父母者也儒者所不道然原其心可不謂之孝歟

王孝子傳

王孝子名基嘉失其籍性孝年十四隨父采薪山中遇虎搜父去基嘉持樵刀奮前逐虎揪虎尾大叫以刀亂斫虎不舍乃從虎口中奪父出負之行少頃虎復來搜父基嘉復與虎奪虎怒舍其父即搏基嘉基嘉力不勝卒為虎所傷父得保全而基嘉逾三日斃吳汝貞者孝子也亦失其籍字西溪世為農夫與父耕山中母來餉遇虎于道曳之去汝貞持鋤奔逐虎虎負隅而踞其母汝貞以鋤擊虎頭虎怒躍起欲搏之汝貞倚古木而與虎鬪虎一搏不中反傷于鋤少怯向汝貞嘯汝貞叱曰汝害吾母吾誓不與汝俱生虎奮威再搏一躍而墮于淵汝貞乃負母行至道旁又來汝貞置母復與虎鬪虎不收搏踞而作咆哮聲汝貞曰汝母作聲吾必與汝俱死言已虎復來搏汝貞奮力擊之鋤折持柄以提虎遂為虎所傷父與羣農鼓噪奔救虎懼遂逸去而汝貞創甚逾七日而卒

外史氏曰

七

外史氏曰猛獸固不仁然亦有仁者焉若潘孝子所遇何其仁也耶至王與吳所遇則又暴之至豈非孝子有幸不幸哉

徐孝子傳

徐孝子失其名江寧郡庠生也七歲父為醫家殺孝子哀號動天欲報無由自是往往向隅泣年十五補博士員即往治家鑄一匕首長尺許上鐫報讐二字日則藏衣襟中隨身以行夜則抱匕首擁衾而寢如是者七年生子又七年乃語其子曰吾方七歲汝祖即為醫家殺今抱恨二十年矣曩未得汝故未敢以身報父及得汝吾思汝不畜死而無後益得罪于先人堅忍至今汝今亦七歲矣吾觀汝非不成立者吾將甘心醫家汝其自愛毋墮爾父遺書志可也且醫人已老脫吾不能生刀其首則吾終天恨矣言已即挾匕首往立殺醫人于室飲其頭血持其頭陳祭父冢畢乃自詣

獄曰某殺父讐請案吏受讐家賄欲抵孝子死于是閩郡諸生數百人環庭請吏曰子孫為父祖報讐擅殺行兇人者法當杖孝子無抵死例吏不聽孝子竟瘐死于獄

外史氏曰唐徐元慶殺父讐詣吏吏議誅元慶而表其閭禮官柳宗元駁之得以免後世建其議遵以為法何貪吏竟欲孝子抵死而致殞命于獄耶嗚呼安得請尚方劍誅此貪吏以快孝子九原之心哉

孝句傳

孝句者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姓名順治開常棣一破舡舫奉老母于內往來江陰無錫間乞食乞必長揖款請樂與則鞠躬受之有吝色則疾去再喚與之亦弗顧所乞之處歲不再至每日暮泊水滸必潔除船舫設危酒豆羹于母前跪而進之呼母為太太太者仕宦家封母之尊稱也告之曰太太強飲一厄強食一肉兒當高歌以侑乃搖首鼓掌謳吳歎于膝下母歡然為盡飲其酣

南溪外傳三

八

以是為常母鵲髮繼縷然補苴精潔無纖容與人言多開元天寶遺事亦無俚詞識者曰此故明顯宦也不知何以為句後母死遂不知所之

外史氏曰明通紀載靖難之後有磨鏡補鍋之徒相值必握手大哭蓋忠義而隱于賤役者也句豈其流亞歟觀其承歡膝下孝乎親而忘乎為句賢于富貴遠矣母終飄然不知所往嗚呼其必忠義而隱于句者也

張孝子傳

張孝子名惟孝丹徒人幼性孝五六歲事二親如成人父母一有疾即徹夜傍徨不寐家人憐其幼慰之曰郎君曷不早自寢依依于此徒為取苦者何耶惟孝曰吾親有疾方輒轉牀第不能安枕吾何心晏臥耶竟不寢家人皆歎服父踐公盟前朝明經也國亡即棄舉子業閉戶不出人每言及烈皇帝盟即淚潸潸不止或獨處一室追念先朝往往向隅涕泣以為世受亡國恩不忍一日忘

耳實無他志也已亥鄭成功入寇鎮江舉城降寇退營家以盟心不忘明指爲通賊緹騎至收其家盟謀匿惟孝他姓惟孝聞之大呼曰父亡與亡焉敢獨生堅持不可遂俱就繫及庭質當事筆楚盟惟孝匍匐至前捧父足呼天長號願以身代當事叱曰汝孩提之童烏足代父時惟孝才九齡也因并楚惟孝泣告曰望公暫霽得白一言而斃彼鄭氏假前朝名號入中國擄掠子女玉帛耳未嘗實心爲明恢復尺寸土有興滅繼絕之志卽某三尺童子早已知其爲僞況某父讀書明理識順逆者而敢與之通耶奈何憑譽家一言而卽置人于族某父子卽死不服也言辭激烈當事大驚曰此神童也父因得釋逾年盟有金人之夢忽呼惟孝告曰吾欲逝矣我死汝必爲僧毋得逗遛塵俗不瞑吾目卽不孝乃示以詩曰枉著儒衣五十秋不忠不孝死含羞目前多少酸心事歸去來今一筆鉤遂死惟孝踴躍號慟欲與父俱死母謝泣慰之曰若欲死父其如老母弱弟何乃不死既葬堅臥塋頭不肯歸泣曰

南齊書

九

吾實不忍舍父去家人掖之行惟孝大慟欲躍水死母不得已爲結廬塋上并延師課之每食必先持祭父壘涕泣再拜然後食暮則掩卷匝父壘行更餘方入臥三年喪畢歸不肯就舍謂母曰先人命兒爲僧言猶在耳豈敢忘心乃棲止舍旁僧室惟旦暮入定省而已久之堅欲薙髮其母呼告曰汝欲從父命歸心空王固孝也而弟幼母老獨不念乎乃止年十七其弟既長乃別母游學四方以詩學顯于大江南

外史氏曰往年客寓京江江父老爲予言己亥之難闔郡株死者數百家張氏以九歲子力爭故得脫嗟乎惟孝三尺童子耳卽有父亡與亡之志大聲疾呼求免其父卒脫于難當其時氣奪風雷撼山岳矣能不感動王公大人哉

路孝子傳

路孝子失其名太湖人也幼至孝數歲遭國變失其母號泣不食者累日夕父兄勸之以百數方解及長舉孝廉捷至不見賓客閉

戶長號以母不得睹其貴顯也旣而成進士思之彌切棄官徧走天下求之不得往往號泣于道聞者欲淚過楚南有奸人得其狀扶老嫗來曰此汝母也孝子大喜傾囊贖之歸事之惟謹朝溫夕清小心翼翼惟恐母或不歡也老嫗自知非路氏母故驕之稍不稱意輒批孝于頰孝子叩頭流血以請罪乃已孝子或他出嫗卽痛哭罵詈曰吾豈汝家母耶吾爲奸人所誘耳吾自有夫與子豈肯舍眞骨肉而爲屬母子耶孝子事益謹而嫗終不能安其室他日嫗所生子來求嫗計歲長孝子三稔具言其母被誘狀且言父尚存孝子不信持嫗痛哭不肯舍嫗欲求死孝子乃大慟而送之去

外史氏曰孝子豈不知母之假耶求眞母而不得卽假母而事之聊以慰其熱中耳不然終天之恨何以少解乎孝子果不知母之假者哉

鄒孝子傳

南齊書

十

鄒孝子本成字聖儀丹陽人性孝數歲卽能承二親歡其父酒人也日耽于酒不治生產家數千金悉盡子酒遂貧長子某稱貸服賈以供其飲父不知也日以醉爲生涯不醉若荒其業然旣而長子死止遺瘠田七畝本成方昏妻束能成夫志恪事其舅姑勤織紵以佐之本成則力耕桑畜雞豚捕魚鰕以養二親每旦日桑盛必潔蔬菜必精午必細膾糜肉調飪適宜夕必溫釀薦殷以勸父飲每飲必醉醉必歌本成婉容侍側執壺觴待父醉而歌歌而闕奉匭沃盥扶就榻然後退及母卒父鰥居愈加詳謹夜必覆衾下幃旣寢必倚屏伺聽聞父鼾聲始退雞鳴而起卽侍榻前問父夜來安否始出每遇時鮮佳品物出必多方購進之以應令節非納賦備膳不入城市非耕穫樵采不離左右甘旨奉養凡三十餘年未嘗或懈父八十而歿本成哀毀骨立葬祭成禮至老有孺慕之思焉

外史氏曰事父母者曾氏而後寥寥矣讀書明理者稽之史冊指

不多屈也乃本成映畝一農夫耳曲意承歡終身如一可以繼曾氏矣

魏叔子傳

魏叔子禧字冰叔江西廬都人性耿介事父母孝處兄弟友與人交以信博學通文章以氣節自尚能立然諾家雖貧喜濟人困乏國亡棄舉子業與兄善伯弟和公結廬金精山中曰易堂講習經濟之學著左氏經世書十卷四方來游于門者以百數多高尚士而梁份爲最賢叔子所爲文博大高渾原樸崇實不事浮華立言必求爲天下儀表善爲長短論說以動人尤喜爲忠孝傳贊以激厲學者中年爲文益高而境遇益苦嘗游廣陵吳會閒賣文爲活所餘輒以贈友朋窮乏者康熙戊午吳逆犯江右善伯冀撫之以安一方游說賊中竟遇害于世傑痛父號泣以死叔子日哭其兄三年不輟遂成疾會以博學鴻儒徵有司迫就道固辭不赴及敦迫數數叔子遂遁而北游然病益深竟卒于眞州道中年五十有

八無子妻謝聞計絕食十四日而卒

士

外史氏曰叔子高尚士也與妻謝偕隱山中徵辟不就甘老貧賤有古君子風焉迨叔子以悲兄死謝亦不食而殉嗚呼遠駕于梁鴻孟光矣

徐氏雙孝子傳

徐氏雙孝子者仲景生名晟季顯卿名昂二同懷也常熟人生有至性事二親能盡孝父處士含甫長厚素著有山水癖每攜履往游動彌旬日暮年病足不便登眺二子輒呼舟輿佐之歡愜其心然必敬謹隨行欣欣扶掖居恆在家二子謀以短榻爲輿躬昇出入依依順從常恐或違父或怒則長跪膝前叩頭流血期父色豫而後安最後更患目眚二子侍奉益謹飲食起居不敢一刻離日惟憂感夜視額天百計禳解延年七十五而卒孝哉二子苦已萬倍母蔣氏享年五十九先父卒者十五歲緣病疽時長子東旭尚在與二子其侍湯藥晝夜不懈嘗數日不飲食及母卒躃踊哀號

幾不欲生又懼重傷父心強進飭粥長東旭亦孝友人也其兄弟之相愛逾于尋常雍容揖遜絕無爾我年四十頃患贅疣疾致不起哀哉早卒矣二子敬嫂之節矜姪之孤瞻養周至有姊適于金少寡守節二子爭饋膳以成其志撫其甥至成立更慷慨性成樂善好施三黨朋友之困乏者皆相勉賑濟未嘗因力不足而或卻之也其爲人如此

外史氏曰末世爲人子者多不能盡道至以酒食饌者亦寥寥焉徐氏二子俱能色養其親以天年終噫可謂知事親之道者矣

留溪外傳三

士

留溪外傳卷三

兩溪外傳卷四

理學部

人模樣先生傳

人模樣先生賀時泰字叔文號陽亨湖廣江夏人幼與同里郭文毅胡對薇兩公交好互相砥礪文行兩公次第貴顯先生貧乏益甚除夕不能具一杯羹以母難一豆三升易粟支度歲三日耕賦詩自勵曰清苦丈夫志風霜好自持陽和非不愛義命貴安之樂飢課子不以貧爲累及長子逢聖貴即大書子堂曰當年雞豆未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以故逢聖自釋褐歷揆席及于授命成仁三十餘年如一日皆奉先生之教也嘗與門人講學畢即誡語曰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箇眞箇婦人做樣子便不難了又云若受一文錢不值一文錢從來眞名士不用無名錢其守如此與山右河汾人辛復元全爲學問友時相筆札往還商論學問著人模樣一書自人之大體小體及同體異體巨細明辯約

百餘分傳

數十條一時學者俱奉爲法則故人皆稱爲人模樣先生云

外史氏曰先生一雞一豆猶顏子之一簞一瓢也樂飢課子不以貧累及子貴而志不少易非得道之深者烏能至此哉

弘毅先生傳

弘毅先生熊祚延字所公湖廣孝感人幼莊重沈默性孝事父母能盡道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讀書不事章句尚求聖賢精蘊嘗曰孔門顏子早卒惟曾子獨傳聖道乃集曾氏生平言行爲一編曰希曾錄朝夕揣摩一步一趨必以曾子爲宗子是四方學者歸之甚衆又嘗曰二氏妄謬百家支離病在不弘不毅耳能弘毅則步趨自正因作弘毅解以示學者故學者稱爲弘毅先生云先生深通天官地理兵農禮樂之書每究心當世務默坐澄觀籌度不爽毫末崇禎甲戌流賊四起楚北震動先生避地白雲山中父老奔告曰公邦人領袖信義宿著若舉義旗率鄉衆戮力保障以待官軍桑梓可無患也先生慨然出布部伍申約束旬日間軍事大備

賊聞遁去相戒勿犯數年鄉人得安堵如平時無何爲里左豪惡所忌句賊大至先生即率衆與戰會大風霾晝晦士卒相失先生僅從十餘騎遇賊大隊于水田馬陷被執因仰天歎曰子老縫掖本不知兵且平昔服膺曾氏教誨深履薄惟患隕越不幸遭亂世竟落賊手有乖全歸義誠無面目見先賢地下矣然成仁取義孔孟訓也夫復何言乃大罵賊不殺遂遇害

外史氏曰先生學宗曾子曾子守身者也然曾子子思易地皆然夫當亂世深遁山谷視蒼生塗炭而勿顧者此楊子守身之道非曾子守身之道也先生慷慨爲桑梓禦賊而死得曾子守身之正矣號曰弘毅不亦宜乎

寶鈴峰傳

鈞峰先生寶如珠字帝珍河南柘城人幼以聖賢之道自任舉止端方取子不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冠軍食餼學校即推爲理學宗主母早卒事繼母李孝母病背疽晝夜不交曉籲天求

百餘分傳

代飲食不入口者累日病開方復鄉黨皆稱之不聞其繼母言撫異母弟甚友愛妻姚有淑德奉姑能盡道夫婦相敬如賓先生處桑梓與人言訥然如不能出口者及講學論道闢程朱微言抉性命奧旨精粗本末悉無遺義教授弟子必先內使主敬存誠外使敦禮守義以孝弟爲根本以廉恥爲大節一時學者翕然宗之皆稱爲鈞峰先生云明末闖逆之亂百姓流亡人相殘食先生收其族衆保其鄉里授產給衣俾無溝壑離散之患且教之孝悌忠信之行雖當搶攘時而人心不至淪喪者先生力也早年歿時論惜之

外史氏曰末世講學者輒曰孝悌爲本究其躬行實踐則二字未能少盡毫末所以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之事公行而無愧也若鈞峰先生斯無負講學者矣哉

顧庸菴傳

顧庸菴字所止無錫人端文長孫也幼端方步趨不苟有乃祖

風父家訓最嚴延師若馬君常吳霞舟錢疑菴皆道學君子也授
尚書以書經名家既而從高忠憲講求性命之學慨然以道自任
舉天啟辛酉鄉試赴春官三司副車鼎革後絕意榮名隱居不出
足跡未嘗入城市閉戶讀書淹博十三經通周易曰易格物致知
之學也作易稿折衷諸家大都主理不主數嘗言程朱于易至矣
近世論易諸書吾所不解吾祖深于易者獨無所著述僅仍舊辭
略為去取而已後生小子可妄肆穿鑿乎其學以性善為宗以去
欲為本嘗論明儒獨服唐薛文清胡敬齋二人謂白沙陽明未免
一綫之差又曰忠憲主格物二字繭絲牛毛滴水不漏吾祖主無
欲二字直造虛靈立登堂與並直接宋儒者也著說心錄明盛編
集端文語要高子語錄諸篇藏于家

蔡雲怡先生傳

南溪外傳四

雲怡先生蔡懋德字維立雲怡其號也崑山人幼穎異五歲讀大
學在明明德句問其師曰何謂明明德師為解之遂慨然曰原來
讀書要學聖賢非為功名富貴也師奇之萬曆己未成進士授杭
州司理著治行內升禮部主事時魏瑞燭禍建祠京師尚書李諸
曹往賀獨先生與同官翁鴻業託疾不行三殿成進廷臣級先生
辭不受告歸養母崇禎立起官入京升江西督學知陽明之學駁
乃拔本塞源揭其長以示學者親詣白鹿洞講孝經尋備兵嘉湖
平大盜既而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隨調寧前時流氛甚熾乃訓
士修城設應時盛于行伍拔為副將疆圉稍安而河南山東又俱
被兵遂轉濟南道晉按察使升河南布政使至俱以廉能著入覲
陳言中旨命巡撫山西抵任榜于門曰願聞己過求達民情延宿
儒傅山輩講忠孝大義以勵軍民立干城社招集謀勇壬午九月
邊警戒嚴即率兵赴援奉命防守龍固扼隘匹馬不敢入境未幾
流賊陷河南破三秦掠榆林三晉震動乃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

太原獨提勁兵三千疾走拒戰于河上大敗賊于大慶再收賊于
風陵又敗賊于吉鄉軍聲大振無何太原告急宗友飛書促歸衛
晉藩乃引千人馳入太原甫至而宗友出走賊從平陽渡河遣偽
使誘先生降即斬使竿其首示眾而以必死封疆自誓賊怒率眾
五十萬圍城先生令壯士發礮殲賊無算賊益怒攻益力先生授
計時盛乘黑出銳兵千人橫擊之賊大亂伏兵四出賊大敗退三
十里翌日復集攻城先生率師盡力擊之殲賊數萬人賊不退攻
益力城中火藥盡先生知事不可為乃草遺疏投贊畫知縣賈士
璋而城陷復督麾下士巷戰不勝或勸先生突圍奔先生叱曰吾
封疆大臣當死封疆又何往乃入三立祠自經而死從死者中軍
副總兵官應時盛及家將數十餘人

芮巖尹傳

南溪外傳四

芮巖尹成號長恤巖尹字也漢陽人而穎異不羣弱冠淹博諸
子百家作制藝日就十餘篇洋洋纍纍意味深長學者多方之陳
大士云同時馬章民世俊吳見末穎皆以才名自負遇成獨折節
下之自以為不及也世俊伯兄萬長暨唐五敘錢偉仲輩一時
名士皆樂與之游時號瀨江十三子諸人舉孝廉明經者五成進
士者四獨成困數奇乃棄制科潛心理學深悔從前舉業之非曰
學者自有富貴大路安用科第為然欲得程朱真傳者須取太極
圖西銘易傳敘春秋傳序四篇精研討究豁然無疑然後可以上
問濂洛關閩之學又言洛之源出于廉張子子程尊屬也而講易
輒服則關又與濂洛合明道之誠敬存仁伊川之主敬主一皆實
功也朱子之學主格物而歸敬義動靜交養誠明互進為教有條
有序為說易知易行則闡學乃集諸儒之大成也昌黎為一代儒
宗其學雜駁故不見滿二程若學者求為韓子而不求為朱子未

可與言道也成生平端方一言一動必軌于道故學者多宗師之手著綱目存遺等書行于世

外史氏曰學者不知濂洛關閩之合是求水不窮源矣求水不窮源毋惑乎流子陽儒陰釋之學為天下害也若巖尹先生者可謂得其源矣

龔佩潛先生傳

佩潛先生龔廷祥字伯興佩潛學者尊稱之號也無錫人家貧研耕以奉二親父歿居喪哭盡哀祭盡誠自是事母益謹每與人談及母氏缺甘旨即泫泫淚下游馬君常門講堯舜之道能發明性善之旨君常甚器重之崇禎癸未成進士受知房師劉理順未選而國變兩公殉難京師先生聞之設位而哭至失聲福王建國江南授中書謂所親曰吾牛生食貧今又冷署不能具甘肥輕煖以奉老母奈何或引古人以孝養不以祿養為解先生感然曰惡是何言哉是言也父母以之教子則可人子以之自解則不可矣聞

龔佩潛先生傳

五

者悚然已而我師渡江南國君臣俱遁百姓迎降先生仰天長號曰嗟乎天哉事不可為矣吾其不死則負劉馬兩先生夙昔之知矣乃作書貽子令孝養祖母具衣冠拜別文廟登武定橋大呼劉馬兩先生曰吾得從游于地下矣遂躍入秦淮河死年四十有八外史氏曰道學者何忠孝節義也人惟真忠孝真節義斯稱真道學觀之龔先生子君親師皆能各致其極非真道學烏能至此哉

吳霞舟先生傳

霞舟先生吳鍾鑾字懋穉號霞舟武進人始讀陽明傳習錄說之繼讀佛老家言又說之及受業顧涇陽從高景逸游聞其講論乃大悟向來所說之非盡棄其學而一軌于正一時名流若孫淇澳張二無繆西谿馬君常皆相得甚歡而先外祖仲達公則從之學讀書水竹居中及仲達公公車北上先生賦水竹居詩送之其辭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情不因撓濁不隨決行靜則照物動則資生之子之遠爾心是旌有竹有竹亦云其菁于霄玉幹夏風金聲中

以虛貴節以堅名之子之遠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云其珍寵辱不入毀譽不聞濬焉虛止超然算倫之子之遠勸哉維寅其相期如此後仲達公果以節著又十餘年以明經入都黃石齋一見喜曰吾雅慕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由光州學博連捷進士令長興有異政惡巡撫崔璘中以他事罷歸崇禎辛巳詔前除起補紹興照磨移桂林推官甲申國變痛絕復甦曰馬素修必死已而報至果然冬擢禮部主事乙酉行至南雄聞江南已潰乃轉徙閩浙入昌國衛城破積薪室中全家自焚而死年七十有五

外史氏曰先生幼為顧端文高忠憲兩公引重故其所學淳如也國亡舉室自焚理學氣節得兩全矣

鄒經畬傳

鄒經畬名期楨字公盛無錫人性至孝力學為文高古時人莫識年三十始補郡諸生屢試不第惟刻意制義偶于羣書中得辭文

鄒經畬傳

六

清萃言讀竟慨然曰讀書自有向上路沾沾章句無益也盡棄舉子業從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學乃于先儒操存法力參之最後獨心契高公遂得其傳嘗曰聖賢下語如化工育物一字不虛故其議論最解人願自是弟子日益進問難者屢滿戶外斗室不能容乃他徙又不能容則就文昌閣以居負笈自遠方來者三百餘人歲率以為常著學約三章以繩束諸生負笈者皆避去春秋二榜必有其門人壇坫之盛前此未有為人端嚴方正纖毫不苟學者多望而畏之御史祁彪佳按吳中三造其廬皆不見題其門曰理學真儒屢舉賢良不出安貧樂道以終其身壬午年七十六而卒

外史氏曰東林自忠憲被禍之後講學者皆畏懼不敢復登壇坫矣獨先生挺然日擁皋比列弟子以講學終其身偉矣哉

陸瓊臺先生傳

陸瓊臺先生子邑人也忘其名天資高邁讀書寓目終身記憶年

十五爲邑博士弟子員性端嚴一步一趨未嘗或亂屢試不售刻意舉業他書不閱也偶于友人齋頭得朱子近思錄一卷覽之大說曰讀書原爲希聖賢也彼科第何足爲哉乃徧求理學諸書讀之乃大悟年二十二深通周易過梁溪會講東林顧涇陽先生聞其議論大說曰子今世大儒也幸自愛遂訂交時涇陽年方少二人相砥礪于道筆札往還商學問無虛日年未三十門下弟子已八百人自廣陵渡江負笈相從者接踵遂擁皋比講易學瑞禍起東南壇坫俱罷獨先生與梁溪鄒經畬擁弟子不輟或勸之曰今海內洶洶以講學爲禍患先生獨不惜身家性命乎先生曰噫是何言哉講學明禮義扶正氣今奸邪滿天下若不急爲維持是益其頹波正氣何時得復耶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吾惟安義命而已終不輟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先生吾邑理學之宗也惜余生也晚不得親先生之教然讀其遺書猶得私淑先生也

湯潛菴先生傳

湯潛菴先生名斌字荆峴潛菴晚年自號也順治己丑進士以翰林學士出撫江南所行諸政皆與世道人心相維繫下車卽臨東林書院講尚書全旨所重一欽主敬二字信爲千古道學之要自帝王師相下至庶人學以修身卽當以誠敬爲本敬之爲義大矣如今日一堂上下卑以承尊幼以從長莫不以敬爲先出則事君入則事親亦莫不原于主敬也旋下令郡邑修書院延名儒主講人心爲之一正吳俗好鬼奉五通邪神惟謹多傾財事之破家罔惜每至春秋通國男婦若狂俱集上方山淫祠焚禱日費數千金先生惡其耗財敗俗卽毀其祠焚其像檄行郡邑亦如之吳俗爲之一變乃去貪吏除強暴禁刁訟嚴關很革火耗汰苛派積年弊政一旦清釐期年民風大變浸淫乎三代矣內升宮詹吳民攀轅臥轍留者數十萬壅道不得行凡七日夜乃汎小舟竊出沿途百姓聞之復遮送而至山東境者又不下數萬人抵任頗多建白轉

工部尚書以疾卒于京邸

外史氏曰有真道學然後有真事功先生撫吳興利除害不期年而風俗一新我

朝第一大儒也惜乎天不假其年而使之當國以佐聖主至隆之治爲恨耳

雷艾陵傳

雷艾陵士俊字伯韻江都人其先世居陝西涇陽父起鯉治鹽英揚州因家焉士俊弱冠補揚州郡庠生江右衷孝廉晦若以古文名公車過江都士俊喜從之游起鯉進而教之曰學庸語孟乃聖賢傳心之旨也辭約理深不知力索而徒事文藻何益于身心性命哉于是士俊盡棄其學取大全性理諸書窮年探討遂得程朱之蘊卽著讀大學孟子二篇德說敬說又著性論顏淵論動靜如船之在水論其言皆合于濂洛關閩而謂欲亦原于天舍欲不能獨爲理天有理有氣人得其理以成性得其氣以成形有形而有

張寧海傳

張寧海字爾弼又名一儕泰州人幼篤學父杓又課之嚴常誡之曰汝專心致志能墮甑不顧則業進矣于是益勇于學博通經史及浮屠老子之書性倜儻有氣節非其義一介不取啟頑聞爲

郡諸生有聲江淮開時東林高攀龍罹禍濟悲憤爲詩弔之楊廷樞張溥諸公招濟入社深相契合國變後卽焚棄儒服幅巾芒鞋遁跡海濱足未嘗入城市初濟與同里張幼學陸舜齊名一時有三傑之目及舜幼學先後得官濟未嘗通一函或詰之濟曰旣以出處異局自當爾爲爾我爲我矣故終身畎畝不與時輩交遇歲凶與妻子采薇雜麥爲糜食貧不厭門人或給之輒謝不受獨好講學四方有造其廬者多虛往實歸然不標宗旨獨教人明六經曰窮達命也然書不可一日不讀學不可一日不講書不讀則心胸塞學不講則心術壞其教人如此卒年七十七

陳太始傳

陳太始名鑑湖州德清人博學通詩古文辭善書法舉諸生從呂

陳太始傳

九

晚村講程朱學有所得性耿介疾惡甚嚴朋友稍不合義卽大聲疾呼辯論之泰州張符驤作張士誠傳尊以列國體鑑作書辯之其略曰足下所作張士誠傳卽意竊有所未安元季張士誠初竊州縣繼降于元授太尉復叛之乃元之亂賊也而足下傳士誠儼與明太祖爲列國若往時劉項例此固已非其倫矣而傳中稱我師者五我軍者三侵我陷我謀我者其十有二一則曰我地再則曰爲我故地夫我者對彼之稱我士誠則彼爲何人我並爲何人或當日士誠臣子執筆稱我可也安得于三百年後而我之乎吾黨生于

盛世卽明代已不得而我之況士誠乎卽與士誠同鄉亦不得而我之卽爲士誠子孫亦不得而我之也于是符驤引魯宋七國例以辯之鑑復書曰猥議尊刻張士誠傳足下引據史例以啟達心幸甚幸甚然竊謂足下論史未免不揆于義膠柱而鼓瑟也史遷于秦漢之際並驅中原者或作本紀或作世家或作列傳以項羽

實亡暴秦且漢高曾受羽分地爲近古未有而作本紀以陳涉首事而作世家田儼但作列傳而已而項羽本紀未嘗我項羽陳涉世家未嘗我陳涉田儼列傳未嘗我田儼項王本紀則並稱項王漢王田儼列傳始亦稱漢王于旣滅項羽之後方稱高帝蓋以天下未定于一雖漢高亦未得爲主足下爲士誠立傳乃于明祖未混一天下時遽稱太祖與項羽本紀等例不合而馬遷以漢室史官作項羽本紀始稱沛公稱漢王足下則以隔代之人于士誠未滅之先遽稱太祖何歟夫旣稱太祖似已明正一王之統而又躋士誠與一王爲列國而我之則稱名之雜而無倫亦已甚矣且士誠雖非朱氏叛臣實爲元之叛賊以元之叛賊而與創業之英主儼爲列國若劉項例名爲列傳實則本紀而又紛紛焉從而我之內士誠而外明祖不亦異乎足下引魯宋七國世家偶見之我遂謂從來爲一國之傳則我之作史之體皆然殊不知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馬遷仍舊史而節錄之閒存我字然其改稱

陳太始傳

十

國名者固多若項羽本紀陳涉世家田儼列傳初未嘗以爲主而我之今足下傳士誠何不比例于田儼而必比例于魯宋諸國者何耶當元之季韓林兒徐壽輝陳友諒輩皆僭號足下儼爲立傳執史遷閒存之我魯我宋我七國者以爲定例而一一我之有不爲笑于天下者乎此名教所關不得不辯也符驤猶辯鑑復書曰所論張士誠傳足下不以爲然援引史遷魯宋世家等例自謂奉教君子矣某隨引項羽本紀田儼列傳等例以破似是之非私擬足下服義之勇應卽削改近接尊札有大不然者則魯宋世傳之國竟可與草竊者流同日而語矣頃某所作尊集依歸草敘因見越游圖記故爾擬筆今閱是傳有害名教方自悔作敘之誤祈爲削去亦自以爲有過不敢不改耳今蒙旣許削去矣切勿陽諾而陰用之何則某盜得罪于足下不敢得罪于名教也如憚于改正請從此辭且足下所刻艾千子集皆任意改易原文則某所謂是非不苟者益屬荒謬矣符驤得書不報鑑遂與絕交

外史氏曰士誠乘元綱不振竊起據州邑遂自稱王及勢窮感復
降授太尉已又叛去符驤晉爲列國而我之夫魯宋列國皆受封
天王雖篡如韓齊趙魏亦受周命與士誠類乎至于秦亡田儋據
州邑跡雖與士誠類然儋之先世爲齊王儋奮起復先人故地也
鑑謂其以士誠比田儋例而列傳之則亦過矣其矣立言之難極
矣雖然鑑與力辯不可謂無補于名教也故爲之傳

雷溪外傳卷五

隱逸部上

茅屋老人傳

茅屋老人胡長庚字星卿江寧人東川侯海之後也海從明太祖起兵以功拜侯子觀尚南康長公主賜第京師成祖舉兵靖難下南都建文遜去觀不肯降仰藥死因失侯降世襲指揮使長庚幼有大志不屑就世職崇禎朝以蔭讓其弟己則事帖括爲名諸生明亡長庚盡棄家財結廬南康公主墓旁白衣冠終身不入城市當事慕其高造廬屢請見皆避去不屑就也晚年自號茅屋老人貧無寸土善堪輿取資以自給而已有子數人皆能承父志以高自尙不肯率就于時老人卒年七十餘門人私謚曰貞讓同里常延齡者字蒼谷開平王之裔懷遠侯之孫世爵也少孤事母至孝性廉介不苟取與明亡卽棄職奉母遁居上元之熟湖山中耕鑿自食足跡未嘗一入市營事累招之不出卒以麻衣葛巾終老云

隱逸部上

上

外史氏曰星卿蒼谷皆先朝勳舊之裔國亡志不入城老死邱壑眞義士哉嗚呼有明之亡也大官大祿屈膝叩頭以降者衆矣乃兩先生竟操志如此可謂雄矣

靈巖山人傳

靈巖山人徐枋字昭法號侯齋吳縣人前朝崇禎年孝廉也父汧字九一號勿巷戍辰進士歷官少詹清望素著明亡卽投震澤中死枋痛父絕粒者七日家人力勸得不死于是終身不雜髮白衣冠隱居靈巖山中足跡不出者五十餘年而死枋博學通詩古文辭工書法善畫閑戶獨處一切時人皆屏絕不與見惟緇衣黃冠或得通每遇莊烈忌及父死之日必痛哭三晝夜方休當事屢造廬就教非閉戶不納卽踰垣避去餽遺雖窮餓甚不受也撫軍湯潛桂斌知其賢兩詣山中皆不得見乃嗟歎而反其子不肖所行大不道枋卽閉置一室絕其食死姑蘇人慕其書畫文章厚遺求之枋揮去勿顧以是人多怨望造蜚語播揚冀損其名然其清風

高節終不可得而未減也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甚矣吳人之浮薄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三吳得著名于天下豈直以絲華富庶哉良以代有賢人君子爲山川發越精神耳乃一昭法高臥山中五十餘年維持名教爲吳人光多矣何乃挾一己私造無影辭毀之非之必欲使其不齒于人而後快此何心哉豈其必欲舉吳門皆倡優賤隸而始榮耶雖然吳門賢士大夫固未嘗不嘖嘖昭法也

八大山人傳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廈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滿室又畫龍丈幅開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嘗談諸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暗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人屋承父志亦暗

隱逸部上

二

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目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號曰雪个未幾病顛初則伏地鳴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踉蹌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于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既而自摩其頂曰吾爲僧矣何不可以驢名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驢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子我也山人既嗜酒無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如千幅子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開或灑以皴帶塗以敗冠盈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邱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于前勿顧也其顛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顓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聞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于書法則胎骨于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顓不可及也

高士列傳

張大育名印頂江陰人也幼明辨博學工詩善鼓琴又工擊劍然不挾劍每酒酣興發持雙葦或柳枝狂舞中庭如梨花亂落紫電交馳令人目眩天性忠義甲申傳聞李賊弑帝一痛即成顓疾常號泣狂走于市或裸體悲歌于道人多惡之乃移家定山雲停里自署其門曰山定人隨定雲停我亦停每雞鳴而起詣山谷痛哭大呼崇禎皇帝者再日出乃反如是二十餘年卒里人皆呼曰張顓同邑有陳景者字樂山號顓夫性豪俠偶儻不羈崇禎末中原流寇猖獗顓憤之盡變家產渡江募壯士五百人起義與河南巡按朱明合軍大破賊于柳園生擒賊首八斗糟斬之既而朱明讒去援師不繼且食盡遂散壯士歸乃漆八斗糟頭顓為酒器大

閩外傳五

三

會親朋酒至客前必令大罵逆賊者三然後盡豪飲七晝夜而遁不知所往鄒元檄者字文江無錫人也明季顧高諸君子倡學東林鄒氏悉從之游而元檄垂髫即得家學然性慷慨以義俠自尚每見不平則拔刀相助父老怪其偏常誠以中庸之道未能也崇禎中以己卯恩貢公車至都即抗疏論宰輔奪情起服雖未見內然時論趨之甲申聞京師之變即棄室而逃初不知去向後三十年人見其在東甌冷溪結茅五雲峰下從之隱者若而人皆縛草為廬插竹為戶元檄日與諸隱者狂吟酣飲不問身世雖金甌生塵而歌詠不輟久之有富兒突構瓦屋數楹于左乃大怒謂其徒曰吾輩可與此等俗人居者耶遂相與挈妻子入深山不知所終外史氏曰甚哉君恩不可負也張陳鄒皆布衣士耳一則大慟成顓一則毀家起義一則棄室遠遁豈因爵祿動其心哉良由踐土之德不敢忘耳嗚呼世之膺一命者視三布衣其勉旃

文高士傳

文高士名可紀字太美號幼思江西豐城人也幼端方言行不苟既長博學能文弱冠補邑弟子員學使者閱其文大加稱賞曰子非池中物也不日當飛去矣會秋試果舉鄉薦數赴春官俱中副車乃就選得浙江天台令一琴一鶴蕭然之任春月四境大治民皆頌之越明年國亡即挂冠歸閉戶不出惟日以琴書自樂不通一客當事屢薦之不出有勸之雜髮出仕者可紀曰嗟乎吾祖文山公百折不回卒以死效宋室吾世受亡國恩自當國亡與亡奈何覩顏倫生辱吾祖多矣而敢復貪榮顯以重辱吾祖耶卒不出竟故衣冠而終老未嘗一越戶焉卒年七十餘從姪振祚字孝先者諸生也與同志國亡亦棄巾衫老死一室卒年亦七十餘外史氏曰甲申李賊陷京師文武諸臣迎降恐後賊皆官之而諸臣以為榮居然誇耀于妻子曰賊愛我將授我以大官吾嘗博封蔭于爾輩矣當其時若兩高士抗志不出者亦空谷之足音也嗟乎

閩外傳五

四

倪高士傳

倪高士允中字端甫號執菴青浦人也生而穎異數歲即通經書大義父少槐母夏氏絕愛幸之既長有膂力能兩手各握五百斤物行數百步不發矧髯虎項里中惡少見而畏之喜則放聲高歌韻出金石性孝秉書服賈累致千金奉父母極其甘脆妻郁有淑德能承夫志事舅姑能盡道允中任俠愛結納海內豪俊士與應天蔡長善長亦多力精武藝以是兩人稱莫逆甲申北都陷允中忿之欲以身殉國家難盡散家財與長謀起義師討流賊報社稷大誓既而我

朝滅國逆定中原乃止歲乙酉

王師既平江南下蘇州圍松江鎮帥黃蜚招允中及長率壯士數百人入城固守凡四閱月城不下副將某數說蜚降不聽遂叛蜚開城納我兵允中與長督所部巷戰凡七日夜傷過半力不支乃引敗殘士數人突圍出東門長遂下海招允中往允中歎曰吾

力竭矣天意欲亡明也安能復違天而強與之爭哉且吾有二老在未敢遽以身殉國也遂不行隱居浦之斜徑幅巾方袍教授生徒而老卒年六十有九長竟蹈海死

外史氏曰前朝之亡也往往匹夫起而與天爭乃至破家殺身而罔惜若允中輩皆閭巷一介耳奮不量力而欲申君臣之義于天命既去之時何哉蓋前朝以忠義教天下而天下相率以忠義報之也

宋高士傳

宋高士呂者字世臣鹽城人徵士射陵曹同祖兄也天性至孝事二親能盡道父卒終身哀慕每食父所嗜必垂涕鳴咽不忍遽下箸博學能文章尤以氣節自許甲申流寇陷京師呂撫膺大慟不食者累日此遂絕意當世以甲子編年粹冠野服甘老貧賤或憐其才諷之曰吾邑後進者多矣以先生之才取功名顯當世如反手耳曷爲自苦乃爾耶呂聞之大怒被髮佯狂夜掘兩石渠其

門其人懼伏牀下不敢動大吏某射虎也郡人炙其威而祠之呂怒白衣冠登其堂指像大唾而罵時守祠人數輩皆失色垂刃而視莫知所爲呂張拱翔步從容而出嘗屏人獨居中夜傍徨仰視蒼蒼悽然泣下鼾睡時又嘗躍然坐枕上呼先皇帝長號數聲臨卒語其子永貽曰國變以來吾鹽布衣之徒如司孫厲李捐軀者不乏而吾獨覩顏苟活徒以祖父生吾一人吾未得汝故耳今汝幸成立差能讀書而或干進求名希尺寸之利辱我多矣言迄而歿門人私諡曰貞孝

五

外史氏曰吾聞之淮人云先生衣冠磊落神采異人昂然行道上貴人引車避唯恐不及不則拱揖道左先生抗手而已高風亮節震駭一時嗚呼亦偉人哉

萬履菴傳

萬泰字履菴越東四明人幼穎悟絕倫凡書寓目輒成誦垂髫以文名鄉士大夫皆矜詞之舉諸生以端方稱性孝友內外無閒言

崇禎丙子舉孝廉鼎革後即棄舉子閉戶求夫人之學嘗終日危坐靜思聖賢克己復禮工夫卒悟心性本原故其詩文多出自性情不事雕琢無斧鑿痕不蹈浮華絕煙火氣讀之者蕭蕭然兩腋開若有清風來吳越學人一時翕然多宗之然尙氣節任俠無腐頭巾氣與人以誠雖田夫牧豎必推心置腹里巷有犯者多勿校及一旦有急已忘其對即彈力拯其危傾囊周其困性雖耿介然接人甚和與之處油油然如坐春風中即最猥瑣之夫一望見其顏色鄙吝頓消傲僻全捐矣浙西戴思望懷古前朝諸生工詩畫善談諧諸謔浪笑傲談吐縱橫滑稽之流也國變後即不語賀賀然奔走道路若有所失問之者惟張目搖頭以手作勢而已人皆目爲啞啞及見泰則豪笑高談娓娓不倦或與酣便狂呼大叫一座皆驚及他客問又默然無錫葉大疑秀才素以節義自許崇禎崩即棄家野服築居水中央自署其門曰有天不戴逃方外無地堪依住水中矢志不越戶限凡相識皆謝絕不與通惟同邑群堆山

馬大臨強恂如三進士及嚴培之高抑令樂華湯季馨黃元藻繆微陽唐郁如七諸生乃得往來其廬餘不可得也聞泰來游梁溪乃駕小艇迎諸水游其載而歸歌詠十餘日而去復棹送十餘里始反雲間吳騏字日千忠義士也思宗崩即不食粟日吞確黃飲涼水或嚼柏子齧松葉療飢周雅廉永時夏食生蝸牛冬飯赤石脂二人皆久絕煙火他日同游台雁過訪泰泰款之飯二人歎曰吾輩數年來志不食人閒食今爲先生姑進一餐盡飽而反其動人敬愛如此卒年六十

六

外史氏曰先生以道義文章動一時學者靡然嚮往至挹其高風無不泮然消滌滓穢若戴思望葉大疑吳日千周永時者流意氣激于內而顛僻作于外固已病不可醫矣乃一見先生即霍然自起而膏肓之病頓愈嗚呼道義之感人何其速也哉

孫先生傳

孫先生者忘其名江右人也幼穎異通經史及長重厚簡默有賢

者風里人多敬愛之維揚有大賈貿易于豫章偶舍其里識而異之載歸爲子弟講學數年多所成就後賈人死于弟多遺官破家不能主先生乃移寓天監寺不久有新銓江右某邑令與寺僧善停舟過方遇先生與語甚合更問吏治益投契即挾之任既至署察舊民者數十餘事悉白令除之民大說又教令向德緩刑凡民間老有品望者必使造廬禮問強暴不肖者大書惡人二字表其門每月朔使協里老到庭詢狀能革行則去其表而加獎賞否則痛撻進諸境外凡閭閻利病必力勸興除三年風俗大變猾吏皆棄祿去強暴不肖者皆化無何令以疾卒適吳逆變賊阻歸道先生遂訓徒其邑賊聞其賢逼授僞爵即伴狂裸體奔走呼號乃止後移館東山蕭氏里蕭氏子弟多從之學他日有弟子婚宴客座有巫者妖人也里人事之甚謹稍忤禍立致每宴會必奉以首席時先生不讓巫惡之數以言侵先生先生怒叱之不歡而散弟子患先生擾其害具述其凶狀且曰今夕妖必致禍因備籃

與徐外傳五

七

與請避三十里可免先生曰妖不勝德邪不予正理也吾雖不德然自揣生平無自欺者妖何能爲耶弟子知先生精易固請筮之得與尸凶象先生曰吾姑備之可耳命諸弟匿他舍獨于齋中以沙畫八卦繞几秉燭焚香披周易以俟夜闌忽空庭似落葉聲果有一人乘瑞虎從窗櫺中入狼首豹眼披鎖子甲握方天戟忽長一丈繞卦疾走先生即以點易硃筆投之應手輒倒驗之乃尺餘紙也久之又聞櫺外寒風蕭蕭一人藍面赤髯被髮持斧跨白象排闥而入馳繞卦外若不能進者先生復拈筆擲什檢視同前紙造者也少頃復有一人牛首兩角騎黃毛獅黑甲黑胃提偃月刀直入環卦三匝控勒向先生口吐火燄直逼衣冠所乘獅則張牙爪作搏噬狀四外皆啾啾鬼聲既而輪刀作擊刺勢先生以筆投之豁然仆地作呻吟聲半刻乃息未幾雞鳴矣東方漸明諸弟子趨候見戶牖大開先生尚明燭端坐具告之故皆色變即令掃除室內收所獲夾周易中乃臥既而有老嫗號哭門下叩先生

乞命弟子詢之告曰子夫不道昨與先生忤夜攝親子魂爲魅來魘先生詎俱被執今收魂不返三子殆將斃矣乞轉達還三紙魘願獻千金爲報弟子達之不許曰吾正欲絕其妖以除一方害固請竟勿與三子即日斃巫者繼以慚忿死先生復購其妖書焚之禍遂除

外史氏曰妖由人興信然人不妖則妖自妖無損于人也孫先生不受僞官便全天地正氣卽不焚香披易而妖亦無如之何矣況操聖人之經以鎮之哉彼妖也徒自妖其身妖其子而已

潘問奇傳

潘問奇字雪帆錢塘人也幼性耿介數歲卽岸然自異不與羣兒同跬步年十五卽以詩鳴子越有囊括兩晉唐三唐之志子是越之人嫉者蜂起皆欲殺之矣問奇聞而歎曰大丈夫不能脫然出袖裏青蛇光耀一世使庸人豎子膝行匍匐不敢仰視便當飄然遠引作物外游惡可與鄉里小兒爭伎倆耶遂北之大梁拜夷

與徐外傳五

八

門信陵墓撫膺泣之大梁多慷慨悲歌士聞之多樂與交遂客焉旣而南游子楚渡瀟湘汎洞庭弔屈大夫于汨羅之渚乃溯流入蜀上瞿塘達成都悼武侯之功不成而爲詩以悲之還客京師哭明妃有故邱金枕及泉難到市漆鐙何日再添油風吹碧火聞春獻月照黃沙想夜游山鬼不知滄海變合歡常憶漢宮秋溫明秘器冷東園拜月狐狸穴樹根已去襄王難夢雨重來神女怕還魂羊車近日無消息斑竹當年識淚痕恨事可憐君不見離燕青入舊長門山桃溼雨又殘花多少宮門隔歲華復道黃昏知有日照陽環佩苦無家行雲似識生前面落日難聽醉後鴉怪殺年人歎息踰青曾到玉鉤斜回首開元尚眼前牧兒曾此拾金鉤外家麥飯終無主長信宮人劇可憐謝豹嘔殘山殿瓦乳羊歸盡郭門煙祭田沒後祠官薄地老天荒四十年後流寓江都年六十四而卒葬于郭北平山太守傅育菴澤洪表其墓曰錢塘詩人潘雪帆

之墓

外史氏曰雪帆尚氣節不肯俯仰人往往忤于世故其爲詩亦多憤激之辭嗟乎士生不遭時未能建白當世徒託志于風雲月露之間亦可悲也已

盲蟲先生傳

盲蟲先生劉夢雪江陰人也字蔓坡號莽山別號石柳老子幼博學能文章工詩重氣節二十游干庠以八股冠秀才軍樹赤幟大江南北籍籍有聲舉孝廉甲申國變即棄妻子往來吳越間求得一當以展其志二十餘年竟不成遂自號曰盲蟲盲蟲者言其命苦如蟲又盲無見也忽病狂攜竹筐衣敝緇袍如乞丐貿貿然往回道路相識者呼之若不聞嘗過鍾山哭孝陵淚盡繼之血猶不輟金陵好事人間有權權夫攜筐挈酒哭于明太祖享殿凡七日夜矣爭往觀之皆不識黃岡杜于皇濱知之曰此必盲蟲先生也往識之果然乃相持大慟而歸日痛飲三山酒肆中醉則仰天嗚嗚

九

九

或什地輾轉如得大疾苦狀或自批其頰至血流或以頭顱撞柱大呼老天殺我老天殺我當墟者大駭以爲祟附之也年八十五猶能蹶履登鍾山巔望梅花題詩龍泉寺壁曰我來揮淚看鍾阜零落梅花繞樹飛宗國故宮嘶戰馬孝陵荒草臥肥稀香開乍見紅成市柳暗初嫌碧掩扉怪殺俗人如傀儡明朝拌與世相違越日遂卒

外史氏曰盲蟲先生以一布衣而欲與天爭短長卒自苦者數十年臂之夸父逐日徒竭其力以死耳日可還乎悲哉

處士列傳

林處士名珽字士楫號自明浙東永嘉人也少以意氣自向舉諸生以文章魁一郡甲申崇禎殉國同學葉天章死之瑞安文學鄒欽堯聞報作書別父詣江心寺哭臨三日就浩然樓赴水死斑白衣冠呼天號泣亦欲盡節時母尚在呼而告曰汝果欲死義平吾願與汝俱死乃率珽赴水珽思母死遂持母泣得不死即棄舉子

業入深山躬耕奉養母卒築千峰閣于空谷坐臥子內足不出戶者三十餘年取歷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及亂臣賊子彙爲一帙痛加褒貶系以歌詩名曰淚海編日命奚童熱酒痛飲擊唾壺歌之必至哽咽不能出聲然後已一日命子若孫具香案正衣冠北面再拜取淚海編焚之危坐而卒同郡有楊處士者名毓奇字洵平瑞安人也通春秋補邑博士員聞崇禎崩號痛至失聲或譏之曰君一腐頭巾耳未沾升斗之祿而欲效君臣之誼實有痛心誰其信之毓奇正色曰凡屬踐土其非臣子凡戴鬚眉皆有剛腸苟其喪失禽獸幾希況某身列膠庠素明大義敢同世俗而不少盡臣心耶即毀家治戰具誓報國讐既而聞李賊伏誅曰大讐既殄吾可逝矣遂隱著春秋四傳論衡人多稱之惜余未見同邑有陳國三者亦弟于員聞計即棄家入山至耿孽叛偽將曾養性聞其才數招之不赴曰吾之存顛毛者行吾志耳豈有他心哉且若等受

九

九

國深恩負之而叛則與鳥獸無異矣鳥獸吾豈肯與同羣哉益遠遁三人皆前朝服色而終

外史氏曰吾聞明末李賊犯闕有上表勸進者至云比堯舜而多武功同湯武而無慚德其辭出大詞林乎若與林處士淚海編並讀豈不痛哉至三處士不改衣冠三十餘年竟以善終則我朝之量包平天地之外矣

潘處士傳

潘處士廷選字均範號曉山宜興人也幼性孝既長博通經史品行高潔事二親能盡力乙酉我

朝既定江南而宜興城守不肯下兄朝選謂處士曰南都已失大兵必來圍邑吾當偕鄉士大夫與城俱存亡矣爾其奉二老避去深山毋緩也于是處士乃奉父母走山中返身入城邀兄去兄不聽叩頭流血以請又不聽處士即負兄子疾走入山而朝選竟死于亂處士撫其孤若子至成立娶婦授產然後已二親歿六年

之喪畢處士遂走燕趙間越意若有所圖也櫛風沐雨者數十年卒無所遇而反則老矣喜詩與予族叔太史其年公爲詩友花晨月夕痛飲豪吟無虛日及先太史就館職京邸郵筒詩草往還不絕也處士慷慨好義能濟人急鄉黨多德之邑學宮廢盡捐家財以修不足則身自爲募遂得竣性愷直不容人過從兄瀛選以郎官出守河間有異政處士實多佐之卒年五十有九

安樓先生傳

安樓先生楊志達字爾成號天玉丹陽人也幼穎敏喜讀書游邑庠以文鳴江東食餼與同邑壬午孝廉睢嵩年明永友善明永教諭華亭歲乙酉我

朝定江南明永集諸生申說大義沐浴衣冠西向再拜題詩明倫堂自經死志達聞之大慟曰苟叨一命之寄固當從嵩年死今雖

未踐其位然已沾其祿敢依回世俗裁遂焚巾衫捐妻子入李山

士

深隱不出因岡陵架松爲巢有似乎樓因名曰安樓與山中幽人逸士吟嘯其中人皆稱爲安樓先生云或謂之曰世之履崇階享厚祿者不知凡幾矣乃區區一廣文冷職竟效死于當官而一未仕諸生又欲抗節而高蹈不亦矯乎先生勿顧也歷久彌彌絕跡城市痛割私恩茅屋一椽松篁四繞僅一童子理炊扇戶而已如是者數十餘年而卒壽七十有三即葬于安樓之下

陸吳州傳

陸吳州蘇字望來江陰人也幼穎異絕倫四歲通論語孝經六歲善屬文八歲冠童子軍游邑庠推文章祭酒十一歲值甲申國變思陵殉社稷蘇聞之白衣冠哀號七日夜欲死家人力勸乃解乙酉我

朝定江南遂毀巾衫焚筆研舉家遷子舟漂泊海濱誓不登岸冠昏皆在舟中焉惟投網捕魚令童子攜入市換米以給每遇風雨之夕輒繫棹荻葦間仰天長號呼崇禎皇帝不輟久之聲即啞不能出語相知棹艇來訪者皆以書代語竟數日不倦月明之夜輒尊酒釀香二三友生分韻豪吟揚帆海上隨波逐浪以往嘗爲大風吹至高麗國與高麗詩人國釐輩十餘士倡和月餘而返或遭颶風舟幾覆衆皆股栗蘇輒仰天大笑曰諸君何爲懼哉人莫不有死死于陸葬于山則飽蠅蟻死于水葬于海則果鯨鯢蟻與鯢等食耳諸君何爲厚子蠅蟻而薄于鯨鯢耶其高曠如此卒年五十遺命葬于海島曰毋使我魂游中土也

程一林傳

程一林字望京休寧人也祖某行鹽焚徙居江都復徙泰州一林

性嚴介端方舉止不苟弱冠美丰姿飄然若仙鄰家妾豔之屢以

主

情挑一林正色拒且塞其旁戶絕不與通既長舉諸生以明經入貢明亡即棄儒業醫家雖貧性慷慨有所餘即以濟困乏國初歲凶斗粟值一緡一林子道得金釵一傍徨不遽去候失釵人來卒還之家人或嗤之曰當此饑饉得金亦可自資何以還爲一林笑曰我則飽矣彼飢奈何其操守如此嘗出游于里外貧貧爲從者盜去不得歸有張翁者以三緡及布被一乃得反輾轉思念冀得一當以報而力未能每至除夕即語子孫曰吾有宿負未償奈何又一歲矣如是者四十餘年不置適有富事餽之金卽馳詣張翁家而張翁久已物故其子亦卒惟孫在焉語之故孫曰此交際之物非稱貸比烏用償哉一林曰噫是何言哉微若祖吾安得還敢忘報耶乃登其墓涕泣再拜倍以償其家固不受強納之而返其絹介如此年八十七無疾而卒

外史氏曰今人以欺誑得金者爲能事況贈遺以道者乎乃四十

年拳拳不置而卒償之此豈三代以下人哉至于塞戶以拒淫奔則有魯男子之風焉又非今人所能及矣

山東隱逸列傳

王象晉字康宇山東新城人前朝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布政鼎革之後隱居山中以詩酒自娛累

徵不起年九十三而卒御史成勇字寶慈樂安人也亦避跡山林不與時人晤對累

召不出老死林泉宋繼澄字澄嵐萊陽孝廉也明亡後高臥一樓不下階者數十年而卒樂安諸生李煥章字繼齋與濟陽諸生張

稷若信陽諸生毛桂甫皆披髮佯狂或塗面吞炭或裸裎赤體或痛哭悲歌或仰天長笑願放終身而死益都仇維禎前朝南京兵

部尚書王子解元長山徐日升前朝通州兵備道二人國亡皆屢徵不起白首林下益都李鳳祚字儀甫諸生也不語數十年而死

長山諸生李鳳祚子秉雍安毓慈安嘉嶺顏之卓徐處閻董皆閉

戶不出白衣冠以終老新城諸生徐元善明亡更名夜字長真屢舉不就己未以宏博薦力辭不赴嘗有詩題長山三元閣壁云高

閣臨關隘憑觀此散愁山迴環市落河折抱城流客路秋風外人煙古渡頭不堪頻悵望西北舊神州至老猶慕故國如此

外史氏曰武王之有天下稱義士者伯夷叔齊而已其他多仕周室商之臣子何其寥寥耶蓋紂之暴絕滅彝倫久矣故所報者寡

也明之莊烈以仁義柔天下士國亡故多得士報舉山東數邑而天下可知矣

鄒聞望傳

鄒聞望名名世常熟人也為人厚重簡默舉止不苟博學尚氣節好武略凡天官地理大壬太乙奇門之書無不精討妻周柔順有

德崇禎甲申闖賊李自成陷北都思陵崩聞望即棄巾衫焚筆研足跡不入城市業岐黃濟人子村莊開明年南都定

大兵下蘇州聞望挈妻避兵至半道失散時周方舉子釋光乃依

村媼力紡績勤女工以給有餘貲輒倩鄰老徧訪聞望不得旦夕

號泣弗輟久之鄰媼憐其少且無依從容諷之曰喪亂以來死兵

卒者衆矣子之良人久訪無聞其或罹其難乎娘子曷不自主毋

爲徒自苦也人生如白駒過隙耳周泣告曰嗟乎婦人之義從一

而終百世不易也脫良人有他故妾當以死奉孤耳其他安敢言

哉于是鄰媼知其堅貞乃不復言經四稔始與聞望遇于錫山之

開化鄉相持大慟遂與偕隱于蘭陵夫婦年俱八十無疾而卒

外史氏曰鄒先生與周孺人可謂是夫是婦較之梁鴻孟光何多

讓焉至于孺人之志則尤與白日爭皎也觀其對鄰媼之言凜然

哉

笑蒼老子傳

笑蒼老子黃周星字九煙金陵人初生時卽爲楚湘周氏撫爲己

子因周姓補諸生年二十以明經貢北雍舉順天崇禎癸酉鄉試

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始上疏反周爲黃甲申燕京陷卽歸金

陵明年江南定遂棄家走閩國亡爲道士更名人字略似號半非

晚年自號笑蒼老子爲人性剛直言行不苟而疾惡甚嚴以是與

忽感憤傷心仰天歎曰嘻吾今日可以從古人游矣遂與鄉里慷慨訣別飲醇酒盡數斗書絕命詞二十四首負平生所著述書躍入水中死年七十三歲五月五日也

外史氏曰鬼神天地之正氣也吾人苟得天地正氣其精神無不與之相通此笑蒼老子所以恆得鬼神呵護也

白雲山人傳

白雲山人張怡一名遺初名鹿徵字瑞星江甯人前朝諸生也父可大以武科歷任登萊總兵官東人賴之曾經略袁崇煥用暨儒陳繼儒言殺島帥毛文龍邊卒叛可大急趨登州爲城守計而撫軍某又中敵間城垂陷可大力不支卽手刃二妾衣冠登樓樓北向再拜曰臣受邊海重寄不能輯寧二郡以有今日無面目見陛下遂投縊死事聞蔭怡錦衣千戶甲申寇陷京師逼怡降怡奮呼大罵曰吾父子受國厚恩恨不能滅汝以報先帝負罪多矣肯降汝耶賊帥怒械之歸不食求死賊義之匿怡復壁中乘閒使逸去

國亡變姓名入深山閉戶著書自號白雲山人

主

國亡變姓名入深山閉戶著書自號白雲山人當事高其節數招之不往及造廬訪非閉門謝卽踰垣走雖殷勤再三不得見也卒之日年八十八友人遺以美木怡聞之語其嗣曰嗟乎吾貧士也焉用此且先皇帝柳棺三寸先將軍葉葬孤城君父尚爾況臣乎乎亟易之及易乃卒

外史氏曰明亡高爵厚祿視顏二姓者比比皆是先生位不過千兵祿不過五斗乃抗節不屈草衣木食于鍾山之陰者五十二年而卒白雲山人之號當世嘖嘖有以夫

瀨江二老傳

瀨江二老者溧陽錢六修府字左溪錢允升泉字右溪兩同懷也少皆攻苦博學工文章既壯躬耕養親以孝友稱于江左在前朝屢試不第鼎革後卽棄舉子業流寓江淮開教授生徒負笈從之游者皆數百人二十餘年不還故山四方賢士大夫自北渡淮自南渡江者無不造廬請謁以不識兩先生爲恥後還舊里門下弟

子皆一時英俊以詩文鳴世者數十人世以荀陳方之府爲人平易和緩慈祥惇悌內無城府外乏厲色人接之如坐春風中照煦

自適里中三尺孺子皆知爲錢六修先生也泉則爲錢六修先生也泉則爲錢六修先生也泉則爲錢六修先生也

簡默一言一笑不肯輕發一步一趨必依于義不喜飲酒觀劇少年有浮薄不合禮者輒正色相規弗爲少道以是人多憚之狹邪

小人不放或近也府著有鶴山家詠詩十餘卷易簪時有七尺布衣天地老百年塵事水雲刪之句大江南北至今猶傳誦之泉集

其平生所言二十餘卷曰隱心錄其要皆開良知家心學之非以朱子居敬窮理爲宗卒年皆八十一人稱瀨江二老云

外史氏曰二老者江濱之大老也以教授生徒爲事理學詩書之外絕不與聞誠古之隱君子哉

垢區道人傳

垢區道人程遠字穆倩垢區別號也歙縣人祖九齡字武台有隱德前朝官行人致仕居天都山以泉石自娛而老父堯基字欽明

國朝外傳五

去

太學生也以文行著于鄉遂生有至性善事父母兄長以文章鳴

江以南舉博士弟子員更以氣節稱于庠序能詩畫善書法工篆刻名噪一時明亡卽棄巾衫隱于廣陵放情詩酒一時名流如周

棟園先輩皆折節下交海內名公巨卿以不見遠爲恥篆法甲天下投贈詩文者以百數大都皆前朝遺老也已未當事以博學宏

詞薦遂力謝不就轉徙金陵閉戶著書晚年書法益工八分爲第一時龔半千賢以山水名家隱居山中與遠詩酒往還爲白頭交

常促膝聯吟醉則慷慨悲歌目空一世論筆刻則思入風雲矣遠博通今古所爲文皆俎豆秦漢著有口表姓氏等書行于世卒年

八十有六

外史氏曰龔弱冠時客維揚遇垢區道人見其方頤廣額雙眸炯炯高八九尺修然偉丈夫意謂神仙劍俠之流接其所學儼然

有道之士也至于不仕王侯高尚其志去三代之賢不遠矣

吳野人傳

吳野人嘉紀字賓賢泰州東海里人也東海固產鹽地人擁高貴家不蓄書聞有書輒以覆瓿或以拭盆半而嘉紀獨好書嘗擁書居陋軒陋軒者草屋一楹環堵不蔽與冷風涼月爲鄰荒草寒煙爲伍故人盡呼嘉紀曰野人而野人因以自號焉野人每晨起卽攤書枯坐少頃起立徐步室中忽操筆疾書書已輒細吟吟已或大聲誦誦已復操筆疾書或竟日苦思數吮毫不下又善病咯血血竭髀盡白體殘瘦骨立終亦不廢而塵封釜數日夕勿問也如是者終年歲居人相與目笑之曰若何人者若不煮素而固食澹者耶皆斥爲怪物野人終弗顧東海蓋舊有澹運分司使者署一使者至詢左右此間有能文士否屬胥對曰某不識何者爲能文士也第見破屋中有手一編終日向之絮語忽作數十字自以爲得意或者其是乎使者則急召之不至數召數避去使者大駭曰此固賢者烏可召乃造廬頓首請見見輒大說以爲真能文士士固無出其右者東海人羣駭之以爲澹食者固可與鹹長吏指耶

自是望野人若不及漸有過其廬者野人終閉戶不納竟老死陋軒

七

外史氏曰野人著陋軒詩一卷字字如入冰雪窖中讀之令人畏冷嗚呼野人固爲賢士也而當日之分司使者亦賢者也今之吏聞詩人隱士之名莫不疾首痛心斥爲怪物惟恐望見其顏色乃使者竟能造廬下士非賢者不克至此也

春臺陳先生傳

春臺陳先生名民情春臺其字也江西臨川人幼有至性善事父母尤能推愛鄉里三黨皆稱之及長游邑庠既以孝廉舉于鄉天啟壬戌成進士初任直隸武清縣武清當輦轂下故多豪猾虐細民先生不畏強禦力按之四境大治既調遷化治強武清民大說謳歌載道遂以卓異行取授兵部主事遷職方郎出爲山海關提督轉陝西莊浪道升本省按察司使時逆黨橫行力排之不得勝知爲不容遂挂冠遁跡畱都見國是日非海內大亂乃築室金陵

城北小桃源山中栽花種竹蒔藕畜魚以爲終老計不復與聞天下事矣未幾北都陷福王立南都有以賢良方正薦堅辭之既而大兵南下定江南豫藩請授安徽巡撫以老病力辭不出遂閉戶讀書不與世事每花晨月夕雪夜霜天率羣子弟置酒擁爐豪吟痛飲而已卒年八十五葬于鍾山之陽子孫遂家于金陵焉

謝隱士傳

謝隱字在之江寧人九世祖貴建文朝北平指揮爲遜國死難之首璣少舉應天茂才性孝善事父母位置高潔當明末中原亂慨然有澄清之志讀書靈谷山中閉戶不出者十五年遂通經濟崇禎庚辰辛巳南都大饑出爲區畫活數萬人不費國帑于是當事

多倚重之流賊逼江浦都城戒嚴百姓惶惶璣遂策立保甲練鄉勇賊聞有備不敢入甲申北都陷福王立南都時四鎮多跋扈欲

六

寄孥江南家衆以萬計璣憂其生變言于閣部史可法遣車駕郎萬曰吉馳往沮之得免後左良玉果稱兵叛使其家衆在都則江南八百萬戶無噍類矣中丞張璠雅重璣有濟時才卒臺中文章薦璣知時不可爲堅辭不出國亡盡棄田宅避入靈陽山中自以國破君亡無以家爲也居十餘年髮落頂禿乃還麻巾草履喪服以終老每三月十九日必爲位哭祭先皇帝夢中嘗大哭至失聲醒則涕泗滿枕席自題臥榻曰餓人墓著問心詩草以見志久之憂鬱成疾歿

外史氏曰有明待士之隆越三代國亡死者累累至逃處山林溪

王古休傳

王爵字古休一字大封漢軍正白旗人父早卒母吳氏知書明大義夫亡年二十一矢志撫孤及爵既長博通今古補漢軍筆帖式員事母至孝母歿即不求進取伴狂玩世或自歌自舞于市或自悲自號于道嬉笑唾罵旁若無人工醫明五運識六氣能起死回生危疾遇者罔不活其軍有大貴人舉家數百口皆疫疫且將死延之治爵逐一視脈投劑皆立起惟貴人不與療強之再乃開方大書云砒霜三錢火酒四兩煎八分食遠服貴人愕然謂之曰若是者不速死耶爵正色曰若貴人者不速死何俟貴人曰我何罪而至是耶爵曰貴人身爲大臣不思上報國恩下酬民望乃以貨利爲心貪黷爲事橫求苛索下及雞豚八旗軍士痛恨入骨無不欲食肉腹皮一旦聖明知之賜死西市身首異處家財籍沒妻孥入官不若速飲爵之砒酒庶幾完具頭領保全家口此真良藥也蓋以爲毒而卻之乎于是貴人再拜稽首而受教卒改其行他日至通州偶于貴人家與黃衣使者同席黃衣方侈言其侍衛之尊權勢之重求索之厚禍福生死皆在掌握爵卒起持杖舞躍高唱大江東曲內改成句曰這都是流不盡的民膏血黃衣怒其謂已起而逐之爵跨杖爲騎飛馳而去黃衣追不及憤激嘔血數升而斃外史氏曰邦有道則賢士出今天下治且安矣爵可謂賢者也何爲不出而仕耶噫嘻悲哉世無狗監司馬長卿且老死白屋矣況爵乎

閩溪外傳卷六

隱逸部下

端木鐵頭傳

端木鐵頭者先賢子貢子苗裔也名方字正男其先世祖南宋末官閩中宋亡遂家焉鐵頭生而頑多力數歲與羣兒戲羣兒持數十大棒擊鐵頭頭顱至百數頭顱無恙且不言疼以是呼爲鐵頭既長益勇猛工武藝操兩鐵鎚各重五十斤運動如飛無敵當者盜起掠閩鄉鐵頭奔救持鎚擊殺數百人盜遂遁不敢復入境鐵頭又善楊氏梨花鎗天下無有過者于是閩粵越豪傑士皆爭詣師之明末唐王監國閩南鐵頭門下豪傑多爲將帥推舉鐵頭鐵頭不出或詰之答曰今四海洶洶非眞人不能大定此輩皆暮氣也烏足共事哉既而果敗豪傑俱入山爲盜與海賊互相聲援十餘年間閩不能安枕三韓劉公諱清泰者以學士總制浙閩仁威震動東南隅羣盜斂戢然未絕根源也公思盡招諸山盜一清

閩溪外傳六

海宇而難其使有以鐵頭薦公召見大說禮以國士鐵頭感激乃入山盡招諸山盜出降而閩粵越三省得樂耕桑者皆劉公能用鐵頭力也公欲官鐵頭鐵頭謝曰公自下車來恩澤雨施威令雷行盜皆懾伏不得不化某往宣布德意少報國士恩耳敢邀爲功哉遂遁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吾聞鐵頭通文章所爲詩歌甚豪尤喜黃老術故其輕富貴功成不居飄然長往蓋曠達之流歟

三逸傳

三逸者徐州閭梅太原傅山交城宋時旌也梅字古古幼穎悟絕人讀書一目十行十歲工書法廬江太守聞之召書學海文瀾四大字稱其旨乃賜書數千卷資之薪水令其閉戶力學三年無所不博舉諸生鄉士大夫多樂與之交崇禎庚午舉于鄉工詩兼善曆數之學憫武備不修邊防久弛乃北走燕趙秦蜀閱險要繪圖二百幅開塞形勢巨細畢舉覽者如置身九邊國變卽溯跡黃

冠恣情山水足跡所至寄之吟詠多感慨悲歌之調讀者莫不欲嗚咽流涕也嘗同吳野人過鄧尉山遇崔嵬牀于梅花下相持大慟時花開正燦游賞者雲集皆陳骸核雜坐呼飲聞三人哭極哀俱色然而駭挈棹散去惟靈巖山樵徐枋低回不退久之至前從容請問其故乃曰吾輩生天地間毫無補于世道人心對此梅花素心相感是以悲耳枋識其高遂留宿山中豪吟七日夕而去卒年八十餘傳山字青主諸生也明經學善書工詩崇禎甲申流寇犯晉賊其兄妻投井死青主痛之盡散家財與鄉黨遂野服黃冠入山修道性喜物色高流聞古古窮旅朔方歲餘無有識者常戴草笠披青蓑酣歌于市市中人目爲顛道士盛暑憩息浮屠影中箕踞笑傲遇青主相視以目而相喻以心遂成相知于是晉人始知古古先生不苟交游與之偕者相與以誠里中浮薄輩未嘗輕與之語識見甚遠知人最明交城某公子最賢一見卽謂之曰交邑有此挺生少年老夫眼爲之開讀書自愛不待啖啄其跡似拘

閩溪外傳六

謹然襟懷灑落有吞吐湖海之氣故其詩文多豪宕奔逸之致晚年益喜靜不欲見人公卿大夫慕其高造虛請謁者多踰垣以避或閉門不內焉卒年七十餘宋時旌字君召幼卽有志于聖賢之學長而博通六經以道自任讀書務求至理不事帖括爲文期根性命不蹈浮華尤工書法精詩學天性端慤律已甚嚴然接人甚恭凡潔己以進者莫不與也故學者多樂師之暮年好心益謹天人理欲之際未嘗纖毫假借而以心學教子弟者尤殷長君漢讀書山中時遺書誠之曰邵子謂天時地理人和三者知之不易此自是百原山中靜極悟後語汝果有意乎宜常求放心以慰吾衰老問古古青主賢卽命與之游以故漢所交多長者弱冠卽以端方稱登江孔夢園幕之乃徒步三千餘里造門問道久之先生告曰學者多說一句話無如靜讀數行書多縱一時目無如內觀片刻心退材技無若養度量修嗜欲無若探義理伯夷隘不可以接人然可以持身柳下惠和不可以治心然可以處世溫而厲恭而

安威而不猛斯可已矣。夢園歸而書諸座右，終身誦之。及卒，陸桴亭聞之，出涕曰：古之遺逸也。

外史氏曰：余觀閩古古傳，青主兩先生之行藏，豈夫子所謂狂狷者歟？非耶？不然，何自笑自傲而旁若無人，不屑不潔而介然自處也？至于朱先生，其在不夷不惠之間，歟？可與適道乎？否耶？或曰：三先生皆有志于逸者也。

白頭老子傳

白頭老子，字李沛，字平子，興化人。修髯而長髮，髮長七八尺，年未及三十，即白如雪。故自號為白頭老子。而人亦以白頭老子號之焉。生平好學，以博物洽聞稱。工書，轍跡所至，問字求書者，屢滿戶外。明亡，棄儒冠，日坐小樓，痛哭，性疏曠，不事家人產，詣人進以酒，則喜。知己見過，亦輒飲之，酒酣耳熱，仰天歌鳴，或言及前朝事，則白鬚倒豎，椎心跌足，大呼蒼天者，再為詩，有典則尤長。五言古不尚浮靡，至今昭陽人推風雅祭酒者，必曰白頭老子。顧虛懷不自

李若練傳

滿每當聯吟分韻，即席成句，人或一字不安，必為沈思，改定期完。璧乃快其汲引，後進殷殷如此。遇人多笑，相對無疾言遽色。然于忠孝節烈事，則侃侃談不倦，而奸回逆亂，輒怒目切齒，有欲殺欲割之概。當義利是非之際，雖勢微赫奕，必正色爭辯，不少阿人。有過常面折之，然議論持正中，無城府人亦鮮怨。卒年五十，有八四壁蕭然，惟遺書數架而已。

李若練傳

外史氏曰：老子聞崇禎殉社稷，哭泣一夜，鬚髮皓然。年才二十八也。即此忠義之心，與日月爭皎矣。可湮沒乎？

李若練傳

李若練，字澤興，化縣諸生也。甲申闖賊陷北京，即棄儒冠，講武事，志圖滅賊及我。

朝廷中原賊黨，孫可望等猶踞滇黔，為逆若練切齒。怒曰：必欲手刃一賊，而後快人。曰：彼賊與君家何讐？而恨焉？若是曰：吾家五世深受國恩，寧敢須臾忘報耶？人言賊可圖者，輒大喜，多與之金，使

往殺賊，曰：汝能得一賊首來與吾漆為飲器，死且不朽。其人去，輒日向南向望，凡遇有志士，或方外人，開關自遠道至，言賊中情形者，必下榻留話，累日夕不休。或有言不憚艱難，將為萬里游者，若練輒解囊相資，無則轉稱貸不足，則索室人簪珥，稍不應，輒怒曰：大丈夫益有所為也。此區區者，奚足惜久之，不能繼信，黃白術延丹客采藥為之卒，不效，益困前之為，萬里游及來自天末，言可得賊頭，願為飲器者，亦不復至。遂鬱鬱以死。

外史氏曰：子房以五世相韓，弟死不葬，散家財，結納壯士，使天地震動，然不遇漢高，則大讐終不能報耳。李氏自文定至若練，亦五世貴顯矣。而若練志欲殺一賊為報國，則迂且腐矣。且所交游多，倘恍之士，無稽之言，不足信。然其志可悲也。嗟乎！求為黃石老人，納履不得，即滄海壯士，亦豈易言遇哉？

趙茂之傳

趙茂之者，失其名，濠梁人也。其先世從明太祖起兵有功，又死像

章之難追

四

章之難追，封梁國公。于孫世襲茂之生，自勛胄磊落，不羈雅好奇。節工制藝，恨所學孤陋，乃南游吳越，與諸名家相往還。文遂奇闊，試輒冠軍。甲申國變，乃服麻衣，披髮執杖，為位北向，長號累日。欲以身殉家人，救甚力，得不死。自念先人世受國恩，今不能提戈殺賊，坐視板蕩至此，即死向無以見先人。子地下，敢覩顏安享乎？遂盡焚制藝，棄妻子，流落江淮間。有時麻巾草履，著短麻衫，手持竹杖，劇地而歌。市兒相聚，笑為顛而茂之自若也。有時杜門不出，閉目危坐，屏絕飲食，輒飢數日。有時攜杖頭就酒肆，食旁立飲，數大碗，掉頭長吟而去。有好事者招之飲，即欣然往，並率其好友與俱。醉則起為劍舞，舞竟忽大罵闖賊，不輟。至目皆盡，裂禿髯上卷慷慨歌呼，泣數行下。連呼先帝先帝，云年七十，忽謂其徒曰：吾欲死矣。吾無他恨，第恨吾家世受亡國恩，三百年而吾碌碌無奇，不能少報萬一，不瞑目耳。語畢遂死。

外史氏曰：梅福隱吳門，市卒豫讓吞炭為啞，古節義之士率多伴

狂自放茂之身雖未仕然感念世受先朝恩遂自棄絕一往不回其心亦可哀矣

宗元傳

宗元字子發興化小海里人幼岐嶷不羣隨父游宦粵東經長江歷彭蠡度梅嶺水陸數千里元祿年雖少顧神明獨異縱觀名勝胸次浩浩欲吐父卒于官昇輓歸值海內鼎沸乃避地海濱棄去詣生獨攜書數篋兀坐窮鄉中十餘年反覆莊誦淹博貫通腹則便便而家則落落矣然終不問家人生產入城就居一廛屢空歌詠不輟乃至不能謀朝夕遂徙居廣陵京口閒賣文爲食居搖搖無定處而又性狷介不肯枉道干人與人交惟以文章道義相期許遇富貴人輒逃匿不肯見若將說己者于後學誘掖獎勸罔倦非文章而餽遺以金者輒大怒揮去之曰此物奚爲至哉于是世俗人或哂爲愚或鄙爲隘或刺爲矯乃至唾之罵之斥爲僻元豫亦勿顧也所纂輯有兩漢文刪臥游錄讀史識小錄唐十

南齊書卷六

五

二家詩刪明二十家詩刪唐宋明三朝十大家文刪諸書行世

外史氏曰明亡以來守志能文章士廣陵首推宗陸而宗行誼至高然竟窮餓以老嗟乎文章豈真爲造物所忌者耶

王平格傳

王平格名天佑寶應縣博士弟子員也明亡棄巾衫更名嚴號築夫學者咸稱爲築夫先生云其先本長安人曾祖始徙江都世以文學顯平格性孝博學工文章事父母能盡力妻劉亦能體夫志善奉舅姑視歿每祭必誠敬駿奔分獻一如古禮專肄力古文辭非先秦兩漢書不讀非韓柳以上文晉魏初盛詩不學也其誨人也亦然于是從游者皆名者甚夥四方賢豪益重之凡名公巨卿舟車過邗上多式廬上金幣爲壽官維揚知之者多擁輝延訪惟恐不得見素封大費以得其片言後字爲光寵所贈遺甚厚輒分給諸戚屬交游中窮乏者兩弟皆不占治生數瀕于困仗平格以甦有告急者雖囊空如洗亦必竭力婉轉以濟之而不厭倦後避地

于安宜昭陽俱爲國人於式耄年乃還廣陵年七十有七而卒外史氏曰吾聞先生終其身儼屋以居筆耕以食而時以骨肉朋友之急爲己急若其尙志高操遜世無悶其所養尤不可及方之古人殆有郭有道王彥方之風焉

周孝廉傳

周孝廉鼎昌字睿伯溧陽人也父早卒事母至孝既長依依膝下如孩提之童偶爲百里游心搖搖若涉數千里者崇禎癸酉舉孝廉公車北上開關二千餘里回望江雲心懷老母忽忽若有所失入閭益無心論文竟下第歸奉母遂不出乙亥江南歲凶民皆乏食里有鬻妻以償豪家金者母聞之惻然悲曰嗟乎骨肉離散矣孝廉承母意卽破產以濟完其夫婦母乃大喜孝廉性廉潔一介不苟取家貧授徒以養母邑令憐之數招之不往復使人諷以請事孝廉曰嗟乎吾爲諸生時尙不肯以妄干人況列科目尙敢枉道枉法而枉人乎卒不往明亡隱居不仕同年陳名夏素德孝

南齊書卷六

六

廉既任樞政乃力薦于

朝徵書數至以疾固辭卒不出母死哀泣無虛日至老猶如初喪也卒年六十八

外史氏曰今之致身科目者輒號曰孝廉究之何嘗孝何嘗廉也有酒食父母饌輒自謂曰孝且有德色矣其待鄉黨親族咀嚼漁獵而無慙則虎而翼矣若周孝廉者斯無愧其稱矣

黃黎洲傳

黃黎洲名宗義字太冲浙江餘姚人前朝中書科舍人也能書工詩博學通文章父尊素字白菴以剛直故死于逆璫黎洲年少痛父死誓不與逆璫共戴天懷一匕首長二尺許淬以毒藥濡血人卽斃走京師變姓名日夜坐臥于逆璫所居之左右經歲不得開乃抱匕首號泣人不知其故也旣而崇禎立逆璫伏誅然後已而黎洲心切切以不得手刃逆璫爲恨至老且死未嘗須臾忘也後以書舉中書科明亡遂隱居不仕與子弟講學其學祖姚江故

雜而不純然其文章道義之聲已走于天下矣所爲詩文多感慨悲歌之調海內皆傳誦之當事屢以隱逸薦

詔書下徵累不就及後有司敦迫乃遁去山中閉戶不與時人通數年而卒年八十有七

外史氏曰余嘗讀先生之文淳樸渾厚大有先秦西漢風味其于詩則梁肉晉魏咀嚼三唐得來者矣至于高尚其志不事王侯有古隱君子風焉

萬年少傳

萬年少名壽祺徐州人前朝崇禎年孝廉也博學工詩尚氣節尤精篆刻善書法得晉魏人精髓又善繪畫邱壑豁徑高出唐宋父某御史也未老謝政素饒于賞田園數十頃第宅如王侯富稱埒國年少幼有志視之直蕤士耳弱冠時性好刺繡凡女紅鍼指無不精妙絕倫即良工弗能及或哂之年少答曰使壽祺操此技登廟堂裁短長布文彩補袞闕黼黻天下無以異此何爲哂哉其志

萬年傳

七

如此父卒年少操家枋凡三黨及交游困乏者多周濟之一時有慷慨譽明亡即棄家僧衣冠自號壽道人往來淮南北飢寒困苦絕迹不入戶庭常乏食飛簡四出數乞粟于友人不繼則飢數日夕亦無悔其子渠客容累泣請歸勿聽也或詰之則曰吾家世受明恩國且喪亡吾安忍獨享田園膏粱擁輕肥哉願餓死溝壑以了吾志其僻如此與同郡閻古古善閻有所爲年少必襄之然竟窮死于客邸年六十餘

外史氏曰予讀年少詩其音甚哀若不可一日生者擁百萬富而甘心窮死人皆笑其僻我獨憐其志嗟乎年少豈僻也哉

覺浪丈人傳

覺浪丈人黃鐘字呂侶號音古吾邑人也性端方篤行博學弱冠舉諸生既長從梁溪顧端文高忠憲兩公游以理學著及忠憲罹璫禍丈人爲文往祭哭甚哀即棄諸生曰當此亂世人朝爲璫用則負吾所學不爲璫用禍患立至安用取科第爲乃自號覺浪丈

人隱居山中教授生徒先大夫尙卿公受業焉先大夫幼穎異讀書一目數行下初入塾方五歲丈人授之大學盡口一卷讀竟闕

誦一字不遺丈人奇之命先大夫名曰彥美士也子士之美者合名士彥既而先季父盧舟公常亦執贊門下與先大父安所公粹

賓主最相洽下榻留溪山房者二十餘年先伯兄皆列門牆時先曾大父夢山公曜年九十餘與丈人于春花秋月下吟飲日無閒

及中原流賊塗炭丈人言及即潸潸墮淚相對泣下甲申崇禎皇帝殉國丈人呼天號泣者累日夕遂成癲疾或數日夕不飲食或

坐臥山巔累夜不歸或咄咄謔語如與鬼神晤對狀乙酉夏丈人謂其子孫曰吾不能久留斯世矣沐浴更衣冠端坐而逝年八十

有八

外史氏曰丈人天生忠義人也其學問得之顧高二君于最深故其生死之際自如不爲物累其從姪毓琪字介子者亦

顯蓋深得丈人家教哉

萬年傳

八

余生生傳

余生生名壽純翁生字也四川眉州人其先以軍功世授錦衣千戶生生少有大志不屑任子服官以職讓弟工制藝爲博士弟子員折節好學以詩鳴西蜀五言古追蹤晉魏歲癸未游燕臺名噪公卿間燕人慕其名有以千金爲幣求其詩爲父壽八十者生生與之詩反其金固讓然後登甲申燕京陷生生奔廣陵時巴蜀獻賊爲亂殘殺士大夫及百姓千里蕭然無雞犬聲至無人民可殺乃盡斬各廟木偶神以快意中原士民無有敢西向者甚至發掘墳墓取死屍白骨誅戮之生生聞之大慟乃徒步至蜀拾先人遺骸于瓦礫閒營窆深土中然後返吳寓虎邱數年復游廣陵營葬故弟及昏其少弟與子遂自稱道士與方外人游葛巾方袍四十餘年不改七十有七而卒貧不能葬友人醵金營壘于平山立石題曰西蜀詩人余生生之墓

外史氏曰生生與延平余不遠思服爲刎頸交二子生非同地而

志行相同衣冠舉止又相類踽踽涼涼行市中人多竊笑之謂之
二迂余然皆篤實自好士也今則無其人矣

孝貞先生傳

孝貞先生費經虞字仲若號鮮民四川成都府新繁人父嘉誥以
明經訓導大竹卒于官母鄧有淑德能以義方訓子先生幼性孝
好讀書年十九補諸生以文鳴巴蜀母卒哀毀骨立每遇二親忌
辰輒痛哭至老如初喪也崇禎己卯舉孝廉居鄉端方不苟人皆
重之辛巳邑民變殺胥吏集眾圍城令慰之不聽乃曰若言不足
信須費仲若一諾足矣于是先生出與眾約眾乃散甲申謁選吏
部時昆明缺出客曰中原多殘破惟滇南尚無恙且昆明附郭上
郡素稱富庶如以千金約吏可得也先生曰吾生平儒者食祿有
方豈賄賂得官哉勿聽既選司秉公竟得昆明客慚服及之任至
半道京師陷矣乃哭臨野寺極哀抵任盡革病民政興學校除豪
強植良善數月四境大治民皆誦頌明年土司吾必奎叛沐黔國

南溪分傳六

九

帥師往征覆其巢俘數百人還撫按檄令治之先生虛公研訊所
俘多村民爲必奎掠以樵采者盡釋之令居廡下急命胥備爨具
自起嘗食衆畢潦草使寢然後退客曰何自苦耶先生曰有司
舉事多具文若委胥爲之爨必不速粥必不善食必不偏臥具必
不完困苦而復飢寒遲數日壯者殆弱者死矣客善之夜即具文
達撫按言衆無辜惟十二人當論死且日入謁復力言之檄凡數
下每下輒具上辭以是三百餘人皆得活復給引及道路費使還
未幾土司沙定洲又叛黔國奔楚雄定洲擁衆入省要巡撫署都
司印帛傑亢倨甚無狀當事皆畏之獨先生待以都司不少屈定
洲素服先生亦不敢忤事平撫按奇其才請補廣西知府固辭不
就既而力請乞休章數上當事皆不許至丁亥四月遂截髮納盤
中爲詩以獻曰八次乞休歸不得衰顏病骨禮罷黃冠返故今
無望添箇人閒小雪菴當事知不可留始聽去及去攀轅臥轍留
者以萬計乃歸蜀四方擾攘益不可問遂自稱道士閉戶獨居不

見賓客者五年蜀又亂乃入秦隱居沔縣授徒定軍山中亂定遂
浮襄漢達揚州僑寓焉常屏人獨坐或喃喃私語或咄咄書空若
有一事繫心不能遽去者朝夕必向東再拜如是十餘歲而卒年
七十三門人私謚曰孝貞所著有毛詩廣義等集

外史氏曰先生當喪亂之際知事不可爲飄然遠引可謂高矣然
自隱居以來卽屏絕賓客喃喃私語咄咄書空東向再拜者二十
餘年而卒此中不知幾經動忍矣

李季子傳

李季子淦字若金號礪園興化人其先世家句曲至七世祖始遷
淮南世多聞達淦爲文定公玄孫生而穎異六歲卽通韻學父長
倩名進士也每作詩必令侍側調四聲矢口中節晉陵吳雪蓑見
而大奇之年十七游邑庠以文章氣節重江左甲申隨父督學八
閩與錢塘朱東觀吳興唐瀚講學鑑亭條晰經義諸前輩皆自以
爲不及乙酉金陵破長倩與黃道周張肯堂吳春枝諸臣擁立唐

南溪分傳六

十

王建国福州明年舉鄉試淦以流寓得乙榜時吳越粵楚皆爲明
守多起兵遙應閩帥鄭芝龍擁重兵懷二心以固圍爲辭不欲出
戰長倩忿之乃上書請出師其略言王業萬難偏安辭語懇切唐
王大說進長倩戶部侍郎攝尙書事復令督精建寧時三軍方抵
延平而芝龍已遣人約降盡撤守關將士我師遂入長倩知事不
可爲仰藥死淦號泣呼天誓不欲生以老母在昇父柩潛處海濱
無復有人問世志亂定具勒王下令錄用故明諸大臣子弟淦獨
匿不出總督張存仁命方伯遭幕員索之山中家人懼請薙髮淦
曰吾得全歸從先大夫于地下死何恨竟蓬首披麻出與抗母下
畏禍強爲翦髮往見伏地長號曰哀哉天乎奈何儼然衰經之中
而颯然衣錦臨民者乎方伯大驚爲入告勿許且怵以死淦曰父
喪未葬老母思歸成疾一旦身任吏事留滯異鄉抱恨何極是淦
之生也不如死儼能寬假數月扶輿歸里則心少盡不然惟有引
頸待命耳方伯感動復爲力請始許仍使人導之出疆抵家葬父

後閉門不出母卒哭三年喪并哭其父之死國也未嘗一日輟當
事屢微之不起或勸之出淦慷慨泣下曰吾極知今日用人不次
無論憑藉先人餘蔭足以坐致通顯即令淦提三寸管與諸少年
角技亦未必不得一第今已矣自吾考逆溯而上世爲亡國師保
受恩深厚非他族比也已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生于不令應試
僅知書識字明大義而已終不出遂爲讐家所陷禍幾不測賴當
事多知淦者且廉其無他心反坐讐家得無恙淦于世味一無慕
惟好佳山水五岳四瀆足跡幾徧芒屨所至形勝必搜歸則杜門
卻掃罕接時輩自號滄浪水樵知交或過訪酒酣耳熱輒狂呼大
叫或仰天歎歔泣數行下時人不得而知也生平好學至老彌篤
所著詩古文辭若干卷同時者舊如張冕客淦子山余生生閩古
古魏叔子余不遠徐昭法孫宇台胡星卿屈翁山杜于皇蔣前民
陳元孝宗子發黃仙裳屠東蒙陸慤園輩皆樂與之交或未面而
傳誦其文以爲高最好推解遇窮乏無所惜雖素不相能者有急

來告則忘其數而盡力周之人以爲難

外史氏曰余遇李季子于邗上年已七十矣偶詢其先人遺事猶
嗚咽作孺子泣嗟乎此其爲有終身之慕者歟

心齋居士傳

心齋居士潮張姓字山來新安人也父黃嶽公順治己丑進士督
學山東以廉明著一時拔盡孤寒案下皆知名士山東士大夫至
今譽之既老僑居江都遂家焉潮幼穎異絕倫好讀書博通經史
百家言弱冠補諸生以文鳴大江南北累試不第以貴爲翰林郎
不仕杜門著書自號心齋居士通二氏學作亦禪錄機鋒鍼對與
善知識同其棒喝集唐人詩句與位理通者爲仙經十二章曰唐
音丹笈若聯莊聯騷則將與蒙叟靈均並驅矣集蘭亭聖教十七
帖十三行歷朝名家帖中字爲七律句如于首曰心齋集字詩作
七言古詩爲制藝體文如千篇其聊復集則賦序傳記論贊疏表
冊檄書啟辭辯箴頌跋引連珠之體俱備作七療與枚生七發同

其辭旨作雜俎一編酒令彈詞算法燈謎罔不具其少婦死作清
淚痕五十律以哀之屬而和者通國輒近代諸名家古文一百五
十種上自經史詮解下至鳥獸草木微言作叢書三部又輯時輩
新奇怪異之文數千篇爲虞初新志爲人端方質直舉止不苟爲
文則風流瀟灑如廣平之賦梅花讀者無不愛焉又著筆歌填詞
爲嘻笑唾罵悲哀涕泣排場局以自娛自悼著述等身名走四海
雖黔滇粵蜀僻處荒微之地皆知江南有心齋居士矣居士性沈
靜寡嗜慾不愛濃鮮輕肥惟愛客客嘗滿座淮南富商大賈惟尚
豪華驕縱自處賢士大夫至皆傲然拒不見惟居士開門延客四
方士至者必留飲酒賦詩經年累月無倦色貧乏者多資之以往
或囊橐則宛轉以濟蓋居士未嘗富有也以好客故竭蹶爲之耳
居士年未五十以嗜學故耳充平居俗人大聲疾呼皆不聞若佳
客與之論詩文晰道理講經濟之學辯上下古今數千年以來事
雖柔聲低語無一字不答也客怪而問曰海內皆知先生聾矣然

吾與談數日來未嘗片語不聞也人言固不足信哉居士歎曰某

三

果寢如數年矣然與世俗殊若夫淫蕩之聲荒唐之辭背謬之論
非禮不經之言即暗鳴叱咤如雷如霆實不聞也非天下之至聾
乎于是客乃大笑而退

外史氏曰歲丙子予客邗上者幾一載爲文多就正先生先生亦
以爲孺子可教不吝評閱予又與其從子紹基交好稔知先生之
爲人且通國皆稱焉可以爲邦人士式矣故爲之傳

海廣居士傳

海廣居士姓茅氏名大用字順泉鎮江人也幼性孝事二親能盡
力父隱吾教之甚嚴稍不合輒提以杖居士怡然受之無違也母
項除夕卒終身遇忌日必哀號痛哭竟晝夜元旦戒家人于己勿
行慶賀禮尤好山水游嘗獨汎艇子登金焦仰天長嘯其聲逐洪
濤排巨浪乃至江雲變色面後已每欲往登天都九華匡廬南岳
一瀉其胸中之鬱因父老不果後父卒哀痛如母喪天啟開紹瑞

婦祠居士歎息曰此何時也尚欲從帖括中求功名富貴哉欲爲君子耶則勢不容欲爲小人耶則吾不敢子是遂棄筆研業貨殖還什一以自給號海廣居士云有招之持籌者輒謝曰吾特隱于此耳富厚豈我所欲哉卒不往甲申國變白衣冠號泣江畔人皆笑爲迂居士卒不願終七日喪乃已後天下大定竟故衣冠以終老

外史氏曰吾聞居士善貨殖然不逐逐子利囊有贏餘輒分贈貧交未嘗或吝喜談忠義事以理學自任蓋異于今之空言者矣

張季超傳

張季超湖州人父垣崇禎癸酉孝廉判河南歸德府有異績遷徐州權使甲申北都陷江南史相國聞垣材檄監鎮帥高傑軍時中原流賊未平相國令傑移軍許州而垣從之既而許定國殺傑併其軍垣不屈死時季超才三歲聞父死號泣呼天者累日母力勸始解蓋其孝天性也弱冠通經史能詩善書法工繪事精篆刻

賈象昇傳六

三

或勸之進取則默然不應有心計善運籌悉以父業讓諸昆獨攜數百金經營家產數歲成素封任俠慷慨以急告者無不應憫梓里自流氛擾亂後子弟多失學置義學三分上中下初成材者舍上館將成材者舍中館未成材者舍下館歲有廩月有課十年多所成就順治中歲凶民飢卽捐麥六千斛以振性愛客士至者如歸遇好友輒作長夜飲醉則擊壺歌鳴或追思先人死于王事輒泣數行下或呼天長號座客皆流涕乃止卒年四十有二外史氏曰鼎革以來智能之士心傷先人多老死蒿萊不求仕進若季超先生彭城奇男子也而竟以詩酒終往想其人不禁慨然三歎矣

農丈人傳

農丈人者當塗理學先生唐懷育啟聖之季子也啟聖性端方博學尚氣節前崇禎朝舉諸生以文章道義著江左建當仁館于資池集四方君子講學于中造就人材以躬行實踐爲本不尚虛辭

不崇文飾其教子也尤嚴一步一趨必使合規矩中繩墨稍不如道輒撻之流血不少假借有三子皆賢能讀書尚古農丈人生有至性數歲事父母卽能盡道父患篤疾百治不瘳農丈人憂之籲天求代向斗槽額累日夕不寐父病益劇乃禱上下神祇操利刃割左股肉作羹藥以進之父食病卽痊又十餘年而始卒農丈人哀毀骨立痛哭不欲生既葬泣血三年未嘗一嬉笑母卒亦如之于是鄉黨宗族皆稱孝焉農丈人通天官之學其言屢中性情淡一切富貴皆視之如浮雲耕田爲井外世事俱不問既老自號曰農丈人性好游農工畢輒負笠擔簞走天都匡廬登齊雲落星仰天長嘯或鼓腹高歌而已農丈人名昇字旭如著有天官書十卷藏于家

外史氏曰丈人不屑屑富貴利達故終身不求仕進隱居耕田有鹿門之風焉識天學非禪祥豈古之所謂隱君子者耶

周隱吏傳

賈象昇傳六

古

周隱吏其字美如號肇敏山陽人也幼穎異絕倫讀書過目輒成誦數歲卽博通經史以制藝鳴淮以南十歲爲邑博士弟子員十五舉孝廉數上公車不第至崇禎末始成進士以憂旋里甲申李賊陷京師莊烈皇帝殉宗社哀詔至乃設位北嚮哭極哀至骨立求死左右力勸之乃解福王立南都授戶部主事以勤著乙酉

朝定江南卽居金陵不求仕進常策蹇驢挈酒榼登雨花天闕自歌自飲酒酣耳熱則仰天鳴嗚或北望涕零至嗚咽不能出聲然後已或汎舟桃葉或揚帆江上一琴一鶴飄然往來于水次人望之如神仙也或肩輿入樓霞登攝山最高峰放聲長號呼天痛哭人不得而知彼亦無求人知也同年同官皆得方面大僚常使人諷之求進曰以君之才苟能流動于世不難力取卿貳何爲踽踽涼涼自苦如是耶答曰人各有志金陵古稱名勝吾將終老是鄉矣卽高士萬年少常郵書慰之曰方朔之子金馬門梅福之于吳

市門豈無意乎卒不應竟鬱鬱以死

外史氏曰明亡士大夫趨名如鶩惟恐不先而為高才捷足者得去乃先生竟恬然自處深得老氏之旨者耶嗚呼可謂高曠之流矣

王螺山傳

王螺山王藻字質夫江都人螺山成進士後之號也性端方言動視聽必執于正博學尚氣節為諸生即以文章道義著江淮南北崇禎壬午舉孝廉癸未登楊庭鑑榜令浙江慈溪有異政邑人有神明之號甲申國變思陵崩哀詔下螺山哀號不食者累日求死左右力勸曰天下事尚可為也人臣志在滅賊復社稷為忠可徒死乎乃解遂計城守修戰具思翼新王既而福王立南都螺山大喜夙興夜寐勵精撫字以應之及我兵定江南遂偕諸老成輔魯王監國守錢塘累遷太常少卿督軍保紹興及錢塘失守監國走海島紹興下螺山仰天大慟躍入池中家人趨救免嚴守之

直隸傳六

主

得不死后我

朝大定天下知天命攸在遂隱居不出閉戶不與時人通每與子弟言及前朝即潸潸淚下嘗獨處一室輒咄咄書空喃喃自語或撫膺太息或跌足涕零左右竟不知其何為而然也螺山既絕意當世又戒其子方岐方魏弗求進取故二子博學善屬文皆以布衣老初螺山令慈溪時首拔童子姚亦方者志士也明亡棄巾衫來依螺山往往無人時師弟相對悲嘆久之亦方成頗疾每一動念疾輒作則踊躍踴躍繞屋而泣竟以顛死螺山終身不雅髮不改故衣冠一夕忽作絕命詞曰半生辛苦泣孤臣賸得乾乾淨淨身四大既崩神失散這篇草稟付誰人擲筆而死年六十六外史氏曰明亡諸臣效首陽之節者指不勝屈若螺山先生輩終身不忘前朝多隱晦不自著老死不肯見人故人亦無聞焉亦方一介士耳亦拳拳懷念不置乃至顛死嗚呼水土之恩豈敢忘哉吳必冕傳

吳必冕字周之歙縣人父士堦以鹽筴起家揚州稱素封遂占籍焉母黃有婦德生必冕昆季二人早卒後母楊舉一弟心嬖之必冕體母意待之甚愛必冕少時屢遭大難至急處必有神佑卒無恙他日方讀書樓頭心動遽起忽耳畔飛矢來中其座右柱大驚失色細偵之乃後母舅射入者于是事母益謹母敢或懈明亡棄舉子業賈于楚有心計善籌畫每以薄貲經營多獲大息尚游俠好爭強角勝喜鬪雞走狗馳馬試劍揮千金勿惜有勸之進取者曰以子之材不難青紫何自卑若此耶對曰吾將隱于賈以行吾志而已或讒必冕于父謂其近狹斜多浪破貲本父大怒方欲挈之歸而必冕已挾重貲還上于父核之多獲息大半父大喜始悟曩者讒間言也父歿析家財後母閉必冕昆季書室中以囊橐悉運貯焉家然後以見財分必冕昆季竟勿爭既而母所寄貲盡為瘠沒遺腹一弟貧無資生必冕昆季析以己財教養成立弟又不善生產屢墮其業必冕昆季屢為起之三弟因數奇失其業必冕

直隸傳六

主

乃出數千金與之賈既獲大息必冕盡本與之姻家閔某賈于京口順治己亥遭寇難貧且老必冕為償宿負攜其夫婦歸養之終老無怠明年戊寅必冕年九十矣猶強健如少壯持己益恭接人益溫無衰狀云

外史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必冕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則得其本矣若關雞走狗馳馬試劍爭長角勝之末烏足以掩之哉

李二曲傳

李二曲名周字中孚二曲其號也陝西盩厔縣人性端方言行不苟博學工文章于聖賢經傳無不究其奧明亡隱居山中講學四方負笈從者接踵嘗謂門人曰歷來聖賢相傳之道在一誠字人苟能著腳一誠字則本性自能發明而天理渾然充溢子中不求用力去人欲而人欲去矣故子思子反覆申言誠字者實為學者第一層進道工夫也故盡其性誠也盡人之性誠也乃至子經綸

天下亦誠也諸子果能盡其誠則純乎天理矣操此誠而處常則能盡乎經操此誠而處變則能達乎權而各得其中爲法于天下而莫違垂教于後世而不敝誠也者天下之大本而爲聖爲賢之機樞也諸子其勉之後當事以博學宏詞薦于

朝徵書數下迫就道皆引疾固辭不出同時有李雪木者亦以道學名學者稱關中二李云

外史氏曰人或言二李學祖姚江陽儒陰釋以聾瞽天下肆力攻擊朱子云然予讀其所著論道書則純如也抑或別有他書祖姚江者耶果爾爾吾當火是傳

李長祚傳

李長祚字延溪興化人文定公春芳之曾孫也至孝父母早卒既長思念愈切人或言及則潸潸淚下性剛介廉潔自愛爲諸生時卽以端方稱舉崇禎己卯孝廉居鄉未嘗投一刺于郡邑癸未試禮部中州劉文正理順其卷欲以冠天下不果下第還里卽閉

李長祚傳

七

戶不出明年京師陷于賊莊烈殉社稷長祚白衣冠號泣者累日夕欲死以報國家人力勸之乃免又明年我

朝定江南如舉鄉紳李大生之椿抗節死有惡長祚者搆蜚語誣其曾黨之椿以故產遂破家徙四壁朝夕匱饑不能出門戶乃遁跡射陂之唐橋帥子弟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下帷讀書志不與時人通與之往還者惟八寶處士王築夫嚴及同邑逸民陸懸圃廷掄兄子大理丞清三人而已康熙辛亥夏五月長祚病欲死招三人來爲題東山觀日圖乃京口名手莫氏所寫有煙雲飛舞之妙三人題畢長祚覽之泣數行下而卒年七十有四鄉黨無不痛悼歎息焉

外史氏曰長祚自癸未不第卒以孝廉終其身使之勇于功名當盛世出而爲仕行其所學未必無補于蒼生也嗟呼竟以隱逸死哉

高主事傳

高主事承挺字寓公浙江嘉興人九世祖遜志建文朝官太常少卿兼翰林學士靖難時抗節死諡文忠曾祖文登隆慶丁卯舉人恩官膠州知州以循吏稱祖林諸生至孝居母喪哀毀甫小祥而歿以子貴贈如其官父道素天才明銳賦性耿介登萬曆己未進士仕至工部屯田司郎中承挺少好讀書有文名舉崇禎庚辰進士授遷安知縣境極邊十年間凡三被兵歲浚饑民多流亡遭賦累鉅萬承挺至卽振飢全活數千人申請緩征積逋招撫流移民復業者千七百戶天津糧艘阻冰山海關及廣寧前屯衛諸軍餉不繼督撫令州縣民陸運以濟遷安派運四千石承挺抗論屯社有多寡賦役之繁簡因之灤州民社四十一屯二十六額賦八萬有奇遷安三屯十四社賦不滿二萬是一灤足當四遷也力請減二千石以屬灤復計天津去遷安遠往反千餘里運米一鍾費且數鍾莫若令富民就近墊運山海前屯俟冰泮泮舟通給還不願者卽抵明年屯糧議上報可省民財萬計又示令齋錢至山海買米

高主事傳

太

轉運前屯衛民尤以爲便遷安土瘠雨多不收承挺倣江南桔槔法所在鑿渠通巨壑欲灌漑則輒水而入遇汎濫則決防而洩于是旱潦無虞汗萊盡闢初邑多豪強投獻勦賊避役遁賦偏累編民承挺鋤抑之盡復歸其原里邑又多投伍爲兵抗糧虐民者悉置之法期年一邑肅然民懷吏畏稱上治焉壬午春調歸寶坻俗多越訴每檄提輒破中人產承挺嚴懲之不少貸畿輔多中貴豪猾常倚藉爲暴至是相戒不敢犯民開生子每私自閭割承挺引律禁止不許終其任無私閭者寶坻之埋珠莊與玉田豐潤接壤大盜僞平王嘯聚至千餘人勢猖獗承挺設計壯士禽斬之三邑皆安乃平里役定解戶清侵占核飛灑詭寄除籽粒增額寢改徵馬戶草料開創厘洪以利舟楫力請以剝船百有二十仍舊歸武清通州而寶坻稍協濟其費良法畢舉清惠四著焉是冬大兵圍城民鑒于九年城破之慘震恐不知所爲承挺集士民告曰無恐某蓄與城爲存亡乃部勒士民擐甲城守飛矢雨集外援

20. 90. 2

不至吏民皆失色承堦風雪中尋食宿城上顧盼指揮意氣自如凡九攻輒九卻之遂解圍去癸未夏四月朔大兵還自山東復圍城承堦堅壁清野竭力捍禦保孤城爲京師屏蔽至二十四日以守嚴不克而退因募壯士乘其情歸奪還難民二千有奇事聞烈皇帝下詔褒之曰高承堦全城卻敵功在封疆著從優月敘當事嫉其功再調知涇縣涇介旌德太平青陽石埭四邑閒多叢山大箐常爲盜藪承堦力行保甲法四境晏然涇人尙氣好訟承堦敏于決斷兩造莫不說服罰鍰自積穀備賑外絲毫無所取邑有廉明之稱暇集子弟講學于水西書院生儒翕然嚮化涇人歌之曰琴谿泉清且芬昆山阜青入雲誰其比高使君遷工部虞衡司主事上書爲父表白得復還原職進階一級卽以養母乞歸隱居不出以憂死疾革賦詩有云變境天同夢遺民史闕文惟將前進士慘淡表孤墳讀者傷之外史氏曰吾聞之涇之父老云寓公先生自遷安寶坻政成再調

涇縣外傳六

主

涇縣其治涇也廉明寬裕臨事沈毅有威望人不敢干以私定踐更均官馬革加耗絕餽遺治豪強撫孱弱日用薪蔬咸給平價要人絡繹不飭廚傳訟簡民安廓然大治邑人至今思之不忘而春秋禮祀于水西書院不輟焉嗚呼誦其遺詩而歎世之僅以循吏稱先生之知猶未盡也已

郭高士傳

郭維翰字均衡號石溪上元人也其先太原人八世祖思永前朝丙戌進士歷仕南京儀部郎卒于官家貧喪不能歸遂家焉祖坦菴以明經授司理隱居不仕通易著有易經解疑正誼行世父秀厓爲上舍生舉五子皆力儒維翰居長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通經史善辭賦工書法每揮毫落紙人爭寶之精弄性澹泊不愛聲色貨利與人交光風霽月吟城俱化故一時名流皆樂與往還至孝二親歿皆哀毀骨立終身茹蔬父卒時諸弟俱幼讀書授室皆其一力成之三弟早歿遺一女撫育遺嫁一如己出弟婦守志依

之以老終其身無閒言也維翰于前朝考授縣貳鼎革後以母老

主

命而絲江寧知其賢以賓禮之無大小悉以詢會海寇迫城人情洶洶將軍疑有內應欲盡屠城中民維翰力言于周公轉白制府乃獲免時軍士乘亂出鄉掠婦女無算維翰聞之亟白周公言于制府暨將軍悉放還及曹司空繼任禮之如周公維翰佐之以廉不干以私數十禩如一日也天性篤于友誼凡朋友之急知無不周解衣推食惟恐或後與同里楊公美善公美祝髮雲游遺女許字未嫁卽具匱以歸及女卒又資之以葬其樂善好施指不勝屈雖在窮乏中必稱貸以應年六十有八以無疾而歿聞者莫不流涕

涇縣外傳六

主

外史氏曰吾聞之金陵父老云均衡先生孝友人也他殫力于二親待諸仲逾尋常爲人和藹謙退有老氏風而于友朋之際尤再三致意焉噫交道難矣今之世惟酒肉是視及至死生貴賤之閒未嘗不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眞者鮮矣何乃得之于先生耶至寇薄金陵城中千百萬戶搖動矣藉其一言轉禍爲福當時方之魯東海焉宜乎其卒也流涕滿菴

涇溪外傳卷六

雷溪外傳卷七

廉能部

武昌獄吏傳

武昌獄吏汪金章字徽雲浙江人性孝幼失母既長思之甚切乃倩畫工圖母狀屢以示家人皆曰不類金章痛之復倩工圖之垂千幅皆不類及末一幅家人皆曰類矣乃事之如生弱冠補吏考滿得武昌司獄抵任盡除獄中弊武昌省會地臬司無獄湖北八郡邑重囚皆置其獄初汗穢甚凡囚入不死即病金章至新廚舍潔居處寒者給以絮飢者資以糧囚至如歸不知身在囹圄也故事凡臬司抵任必先視獄後官多驕貴以獄為不祥地皆不肯視久矣三韓王星聚毓賢為臬憲甫下車即欲詣獄太守固辭之弗聽曰

國家以湖北民命付我安敢不慎而委之下吏乎竟詣見獄中井井囚無憂色大奇之乃曰昔于公為吏獄無冤死後世子孫昌大

雷溪外傳七

子能如是他日庸可量乎于是金章益勤慎凡囚有冤者必白太守太守武周南廷适大同人也亦以廉潔著即轉白王公王公復虛中廉察因多平反王公勤于治案無滯牘三年之內獄屢空每空金章必治酒延同官作俳優排場之樂縱百姓入觀父老歎曰此至治之世也非上下廉潔仁愛烏能至此哉乘未須臾死一睹其盛乎乃策杖攜幼相與觀劇于獄中

外史氏曰獄吏官之最卑者也然其擅威福則雖王公大人亦必為之屈伏者以其能生殺人也史所載獄吏惟于公稱善詎千載下復有汪君耶

長垣尉傳

長垣尉浙江山陰人失其姓名少有材智補吏性端慤廉謹不貪舞文侮法同曹皆嚴憚之考滿謁選得長垣尉句伏攝隱令不及也豪強奸猾皆畏之以是邑中宿盜多避去四境肅然令賢之凡有疑獄多下尉治無不立白百姓以神君呼之邑有田家少婦歸

盜去家三十里道皆山徑嶽巖險仄往來跨衛以為常居久之夫策衛來迎其母固謂明日反夫固衛去次日少婦自跨衛還衛壯者也至半道見少年策牝衛前行杜衛長鳴飛奔直前妬牝衛少婦與少年皆墜地見兩衛衛皆心動遂于林中私焉少頃有羣騎呼咤來皆驚各倉皇跨衛而少年竟策少婦牝衛飛馳而去轉睫失所在少婦不得已策牝衛歸夫怪之少婦慚自經死母家訟之官繫獄數月不決令檄尉治之尉集犯庭下訊牝衛牝衛不對長鳴而已尉曰已得真犯矣揮眾去密令一胥逸牝衛于道遙伺之牝衛直奔故主廬逮其主一訊即服後以不善事上官注下考罷歸

外史氏曰假使尉為守土吏則一邑自無冤民為封疆大吏則數千里無冤民矣惜乎以尉猶不得終其官也

興化巡檢傳

興化巡檢不知其姓名浙江山陰人也幼有膂力膽甚雄數歲與

雷溪外傳七

羣兒戲山中一兒為大蛇盤繞羣兒皆驚走獨不行舉巨石三擊蛇要害蛇斃兒得無恙歸既壯補吏考滿得福建永定縣興化司巡檢衙署在萬山中當上杭潮陽要道多大盜出沒其間巡檢于當路掘大坑深十餘丈日則覆板以通往來夜則為機板下使人守之戒百姓勿夜行盜出度板轉其機悉墮深坑中不得出盜或足肩相累而上者守機人即以大棒擊之輒下明且盡縛以見令令即命巡檢治之乃集羣盜坐堂下告之曰若等豈好為盜哉患飢寒耳今皆斷斬矣盜皆叩首乞命巡檢曰果能改行從善吾力能保汝不死盜皆曰願奉教曰汝輩能攜妻子來給舍吾署旁墾荒山種茶為業乎盜皆曰諾于是悉縱之去期七日來七日盜悉至而巡檢已為之結廬備饌具矣盜至如歸悉種茶自給三年荒山成市其境絕盜患

外史氏曰百姓為盜豈性使然哉苦飢寒而有司無法以安置反驅之為耳興化巡檢知良有司不易得而盜皆可化也

三元宮道人傳

三元宮道人失其姓氏如皋人也性廉介非其力不食無功而人或餽遺者輒不受冬夏一單布衣外無他物既老力衰為三元宮道士炊以餅口淳謹誠實無絲毫偽人多重之或憐其衣履久已肘露踵決與之一貫令新之道人不受固強之曰我素無功于居士又素無怨于居士奈何竟欲強我為雞豚乎某雖貧賤不欲來生為居士家雞豚也卒不受昏夜有遺金五十兩子宮外道人得之散函知為雲間詩人倪世臣物也時倪館于宮左道人即持金早起扣扉以還倪顧分半與之道人大怒曰噫先生何厚視己而薄視人耶世有臘月單衣得遺金不沒而顧分其半者乎不顧而去他日過廣陵市中有遺黃金百兩子道道人得之坐守于市三日遺金人不至道人以事欲亟歸乃徧榜通城期會于三元宮經二旬餘遺金人方至皋卒舉原函還之遺金人請報德道人不顧而唾乃已

陳素人傳

外史氏曰世之人窮極奸巧以取人金惟恐不得況遺者乎況得遺而守之還之者乎道人誠古君子哉

陳素人名潔江陰閭閻里人也性廉介生平不苟取家貧訓徒自食妻戚辟繼以佐叔某乾沒多金至數十萬素人惡之終歲不與見元旦入賀一拜即行宮絕炊夫婦輒饑兩三日不肯以貧告人善為文諸先輩如曹子玉先生玃皆重之里有富翁殺姪以賜其產年七十命其子持五十金向素人作文為壽素人揮去之弗顧或勸之曰子食貧有年矣半生館穀不足餬口曷不受以治產少助薪水乎答曰此大不義人之物縱餓死吾不忍受也崇禎開歲凶石米三緡累日不舉火冬大雪深數尺夫婦相對坐半衣中讀書辟爐欣然自樂其叔憐之令家僮負米一釜與之素人不受三進三卻之妻大說曰吾今日始知足下高節之堅也明年舉諸生學使皆愛其文廉知其貧與之餽素人不受曰稟祿例循次而食

次不應某某敢辭使者曰吾以文不以次彼次者不文吾何食焉固與之乃受明亡即棄巾衫夫婦耕田以老年俱九十有八外史氏曰戰國時子先世有仲子以廉稱然其兄蓋未聞不義也而仲子辟兄離母失孝弟故大賢不取今吾族素人之叔徇利多行不義其所與辭之宜也則其廉出仲子上矣

劉芳高傳

劉芳高字元升新安人也性廉介幼讀書通大義惡虛詐不肯枉道以于人既壯服賈亦不肯以詐道取利所買多不得大息見市井之趨末逐巧而以詐取財者嘗疾首痛惡之其子既長芳高即以賞付之令經營以為給曰毋以詐取利己則家居不出嘗曰吾安能以浩浩之身與世俗校儕兒趨詐道哉不如杜門苟延也既而其子遠賈兵阻數年不得歸薪水告乏芳高盡棄其產以餬口久之不能支日炊米一甌拾枯薪以舉火不繼則餓數日夕終不肯告人族有富翁憐之欲設館授之餐使人道其意芳高大怒曰

陳素人傳

大丈夫不能自食而使人哀之而進食辱莫大焉不如死富翁乃止或以錢數貫穀數斗從容婉轉以進芳高曰此物何為至者哉得之天耶得之人耶吾食天者也食人則違天違天不祥固卻之不受然已不食五日矣四顧室中無他物僅一門負去易米數升以為食米盡登岑山投崖死年六十

外史氏曰今之市井取利也多以詐不以詐則不得利芳高稔知之矣故甘餓死而終不食世俗以詐來者嗚呼廉矣哉亦忿矣哉

三河令傳

三河令曾紹唯字韶季號幼弦太倉州人宗聖公裔也自中州徙來十世俱業儒父之穎有隱德紹唯生有至性年十二母孫卒一號幾絕父卒亦如之鄉黨宗族皆稱孝焉順治二年以詩經魁江南捷至賀客大集紹唯獨閉一室為兒啼以父不及見故也既貴或以情謁者輒固拒之不見曰吾敢以私亂縣官法乎公車累上不第乃謁選得三河令地當山海衝要我

朝定鼎方十餘年瘡痍未盡復紹維潔己愛民多方撫循境有章
京三員主緝盜賊逃軍其胥多侮法或株及無辜紹唯力爲直焉

時世祖章皇帝東巡過邑見四境大治國無游民野無荒土深嘉歎
之三年報政稱最

特恩超擢而紹唯以疾卒矣年五十有二

外史氏曰余客京師嘗過三河父老每道曾君之治無不垂涕曰
吾邑最苦者緝捕逃人莊頭三害及曾君治而三害除民得甦今
已矣悲哉其去後之思如此

高平令傳

高平令白良玉字田生四川梓潼縣孝廉也爲人端方正直及令
高平以廉明著猾吏畏之皆棄祿去地方豪惡多他徙三年盜賊
不興奸宄絕迹四境大治百姓愛之如父母他日有胥期不至令
詰之胥告曰某妻爲鬼所魅以是失期令怪其妄叱曰曷不訟是

五

五

鬼明日胥果以狀進令自悔失言不得已可其詞姑作檄驅之鬼
果去于是一邑皆知鬼畏令凡被祟者皆來告令亦自恃方正無
他愧竟行之祟罔不除邑中有男子爲僮者病且死旬旬告之
令卽焚僮毀廟而禍除有諸生婦爲狐祟者懇于令方欲自詣
鄉徵賦道其里心僂過其家狐知之謂婦曰速除堂室明早白青
天至矣此正直人也吾當避之及令至其家而狐已去後竟不復
至婦得無恙久之諸郡邑無遠近被祟者皆來告積鬼案如山令
一一爲檄驅之祟皆絕百姓奉之如神罔敢爲惡而一邑以化內

升部曹卒于京邸

外史氏曰道莫大于無欲無欲則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鬼
神合其情而至大至剛之氣充塞兩間矣又何崇之不畏哉

韓八水傳

韓八水國植字君維八水其號也陝西涇陽人生而穎異七歲能
文十一冠童子軍補博士弟子員名震關中旣長博通經史淹貫

百家性孝友事二親能盡力待後母弟以愛萬曆壬子舉子鄉崇
禎戊辰成進士授常州府武進令有異政邑人至今思之報最遷
永平司李抵任念郡城殘破之餘百姓騷悍忘禮義乃設義學置
膳田以教子弟一時風氣丕變頓成淳俗甲戌升戶部主事監大
運倉凡二年興革盡道士馬飽騰轉戶部郎中理漕管河皆稱職
思宗聞其材大說乃手詔令督直省餉務時內帑告匱軍需甚急
國植受命而出不半月催入金錢五十餘萬京軍得果腹乃解還
化園甫五月催入京者又三百五十萬計功論俸當遷副憲以不
善事權貴也竟轉四川成都守時成都益殘破城垣傾圮荆棘滿
目國植抵任卽授各邑令方略使體而行之子是三十一城頓生
起色乃修城垣練民兵治戰守之具不三月而大備十三年冬獻
逆入犯成都三面環江惟西城通陸人多患之國植擇能吏買竹
編籬障江蓄水隨其勢而導之不兩日忽成巨浸汪洋環城賊至
見水天一色不辨牛馬望洋而退子是撫按以首功特薦進二級

六

六

壬午冬入覲攜家駐揚而甲申國變矣乙酉自揚奔浙隱居西湖
葛嶺下未幾南都定乃抑鬱成疾諸子進以藥不食曰國破君亡
奚以生爲竟不食而死年六十四歲

外史氏曰八水先生當明數垂絕之時未能大展其學問而鬱鬱
以死余不能不低回太息而痛悼之也

廉士傳

廉士劉姓和名字太初江寧郡庠生也性狷介家貧以授徒爲業
廉凍餒不肯枉道干人內兄薛斌江東大賈貨販適楚道出其里
念其寒停舟江上遣遺五百金和力揮去之勿納也使者歸告斌
曰吾固知劉姑夫不受也汝再齎往置之徑歸可耳使者受誠復
至置金疾行和大呼卻之使者飛馳不顧遂自攜金且呼且追尾
至江濱見使者已登舟矣乃置金水涯不顧而反斌使數人邀于
路亦不顧斌慨歎久之始解維而往和竟以食貧老
外史氏曰嗚呼太初何視金若讐哉世之人嗜金皇皇然有求焉

惟恐不得至不有其躬惟金之是求得一金莫不攝絨膝固錫鎬雖父母妻子有勿使一見者矣奚肯卻之固卻之且僕僕數里追卻之豈非視金若響者哉世之人愛金甚于愛父母妻子至親戚凍餒未嘗一問也求之且與分毫況不我求而亟餽重餽再三要餽惟恐其不受者乎和固豪矣斌又不可謂之豪乎哉噫彼貪與鄙者可以聞風而愧矣

能吏傳

顧岱無錫人字商若一字與山號止菴順治戊戌進士初授貴州銅仁郡司李以材能稱先是郡中洞蠻數爲民害太守不能治岱至卽單騎馳告諸洞誠勿相犯嚴禁奸猾不得出入洞中搆生禍繫于是一郡安堵數年無殺奪之患去任商民攀轅泣留者萬計後官滇郡司馬值吳三桂坐鎮內懷異志外示結納官吏趨附若狂岱獨持正不與三桂每統兵征剿多縱淫掠以邀士心告者甚衆有司皆畏懼不敢言岱欲得實案之患胥吏多侮法乃擇衙卒

顧崇奉傳七

不識字者八名給以紙牌上繪男女牛羊雞犬等像令持守四門凡見兵卒挾槍中人并物入城者卽子像下加一墨圈如是者三月將以萬計岱持入告三桂曰用兵討賊欲安民耳今士卒入寧橫掠民聞子女六畜詐稱寇遺豈有寇乎三月道路尙多遺棄乎他物且置勿論至于子女必求盡數追還以完百姓骨肉三桂雖之岱卽以頭觸階流血泣爲百姓請死三桂慚亟命左右扶起乃下令大索軍中得男女三千餘人盡歸于岱岱令互相認識或親戚或鄉里各集一處資送而歸百姓德之乃建祠尸祝繼遷潞安守以註誤誦讀郡司馬會吳逆叛江右賊蠢起岱嚴守禦設民壯晝夜傳警賊不敢犯先是有賊首許某者大猾也諸賊皆聽顧指後降顧帥帥署爲部曲不厭其志復潛與賊通岱知之厚貽金帛賜爲訂交陰厭得其實乃告之曰吾觀君器度似非齷齪者然今若是徒以鬱鬱下位耳苟能爲國家盡招諸寨歸誠吾當力爲君謀參副之職某頓首謝曰果如

此願以死報乃密言于帥表授中軍某大喜悉招其黨出降以破賊告晉秩一品而叛志遂絕于是贛南悉平帥得長驅討逆者皆岱之力也隨亦以功遷宜春郡太守既而以內憂去服滿補知臨安未幾以議罷云

外史氏曰予作傳類皆草野隱逸以縉紳德業必登

國史故勿及也而茲獨及于岱者以岱實材能有功子國卒以議去位不得與諸功能其傳後世是亦有心者之憂也故爲之傳

永定令傳

永定令徐印祖字御臣三韓人也幼性廉介七八歲與羣兒戲市中有一過客亡金一函于道印祖拾而懷之祕不與羣兒言徘徊于市不肯歸少頃一客踉蹌而來大號曰天固殺我也天固殺我也印祖遮問曰客何爲者而云天殺耶客曰吾父病篤死且旦夕矣特

賈人再傳

賈金以爲金殮資奈何至此亡去印祖曰我固拾之卒出遺客客拜謝而往印祖早失母奉繼母孝待二弟友既長以軍功授陝西咸川令有異政民德之丁父艱服闋補永定當耿逆亂後閭閻疲敝而前令多苛政民不堪命印祖至盡除其暴民大說復輕刑罰省徭役三年大治報政稱最遷雲南石屏州牧及行父老子弟攀轅臥轍涕泣以畱者萬計

外史氏曰丙子秋客揚州突有永定賈人蕭懷劉恭者來寓再拜請曰某聞君微忠孝廉節作傳垂後敝邑徐侯廉吏也乞識不朽余以所作皆草野遺逸若縉紳則有史官在非所敢預固辭之二賈人再三垂涕固請因破格爲之傳

韓都閻傳

韓都閻映字公景號氣巷晚號中山牧叟陝西涇陽人幼明敏八歲能臨鏡王書十歲出試冠童子軍十三隨大父宦京師父卒哀毀如成人輩下召公卿皆稱羨之曰眞名家子也既長居鄉以端

方稱崇禎末秦中遭逆亂執映夫欲官之誓死不從則羈之獄
同獄者皆憂死映曰吾輩但守聖賢大義雖死何憾況生死在天
不在賊乎賊敗乃得脫初映大父宦游置產江都昆仲皆僑居焉
至是秦中殘破映來奔揚州或勸其析祖業映曰吾家不析箸者
五世矣亂離以來骨肉得相聚吾願足矣身外物烏足挂齒哉于
是揚人多義之歲乙酉江南既定兩浙亦下大將軍求茂材拔映
令仙游既而制府監其狀貌魁梧詢以軍旅之事映娓娓談若指
掌制府大奇之曰汝天生良將材也安用此毛錐為遂改授右軍
都司率師入閩嘗以五百人破山賊十萬眾軍中有小韓信之稱
自後每與賊戰賊望見其旗幟即曰此小韓信軍也毋得搜其鋒
輒披靡而散軍門奇其材檄參泉州戎制府以其多制勝策調征
北山賊大敗之映與士卒同甘苦多所推解然號令嚴明所過不
許秋毫犯以是士卒皆畏威懷恩樂為之死故馬到功成而百姓
多德之映性孝聞母疾篤即泣請終養以歸奉母天年隱居而老

賈侯分傳七

九

外史氏曰將兵者難于與士卒同甘苦及號令嚴明也映兼此二
者故所向成功而百姓懷之也映誠良將材哉

廬陵令傳

廬陵令陸在新字蔚文號圭菴長洲人也幼穎異十一歲赴郡試
司李倪公長珩以刑名命題在新援筆立就有世治則刑官無死
法有生心之語倪公大奇之補弟子員性孝友事二親盡道兄弟
同爨者四十餘年無閒言與人交以誠康熙丙午舉孝廉除松江
教授以廉勤著湯潛菴先生撫吳以卓異薦遷江西廬陵令蒞任
不攜妻子宿于後堂晨起必令禮生大聲颺聖諭曰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言俯伏聽受而後臨民陋規盡革
屏絕餽遺請託除圖差弊行江南截法立于戶以便民輸將嘗詣
鄉勸農自製餼糧一無擾于民民有迎謁者教以孝悌忠信和煦
如家人天旱步禱輒應賴水汎募舟往救生者得活死者得屍大
門外設問苦亭每朔望召父老問民閒疾苦二門外設息事亭置

兩造于中令各悔過日給米半升薪一束三日外兩造自願求息
矣否則然後質之必加意詳慎務使兩造盡其辭而為之釋服則
與諸生講德論文三年邑中大治迄以勤瘁卒于官巷哭送哀如
喪考妣

外史氏曰先生童子時已有尚德緩刑之志故其出而為政則以
廉潔為體以寬厚為用宜乎四境之治如草偃春風披靡而化矣

高戶部傳

高戶部以永字子修浙江嘉興人九世祖遜志建文朝太常寺少
卿兼翰林院學士抗節死靖難諡文忠曾祖文登隆慶丁卯舉人
葉縣知縣遷膠州知州並有循良聲祖枝太學生贈光祿寺署丞
父道淳恩貢仕署承贈安州知州皆以行誼稱于鄉以永性恬淡
師事同里施約菴博潛心正學與其友徐善徐嘉炎兄子佑鉅砥
礪文行不尚虛聲而名日益盛詩文日益工康熙壬子登賢書癸
丑舉會魁殿試後謁見座主寶坻杜文端公立德見其器宇端凝

高侯分傳七

十

謂之曰子之兄寓公使君昔自遷安改令吾邑多善政踰年調涇
縣去民到于今思之子行且作令知家有理縣譜矣己未授內鄉
知縣路經于葉入拜其祖名宦祠下慨然曰葉與內鄉俱隸南陽
曾王父遺愛地相去甚近敢不潔己愛民以無忝祖德內鄉自明
季大亂流寇往來蹂躪者十餘年民死徙殆盡昔正賦五萬八千
有奇近止八千且楊來嘉反襄陽與內鄉接壤軍需供億民益困
至是亂初定重兵向駐襄陽常越境擾民且誘貧民為廝養不勝
其虐則逃復捕繫其親屬鄰里厲民甚以永洩事方三日有二悍
卒稱將軍令奪門入縛人于市以永怒執之問于府郡守懼欲縱
之去以永乃告之巡撫及按察使迄正其罪自是兵不敢復至其
境民得安堵乃一意與民休息向之軍興加派者悉罷免邑賦分
五則下則皆山地賦最輕上中則十倍于山寇亂後村落無十家
之聚地皆荒蕪有墾荒者前令必兼報上中則民畏賦重輒棄去
以永廣為招徠悉報中下則貧者給牛種兼令樹桑麻棗栗由是

流民四集散關至數萬畝非昔日之榛穢矣縣貧無鹽商食鹽惟
有小販稱貸于河東豪家其不能償于母錢者即以通課訟之都
轉鹽運使千里逮治家立破遂至引額缺而派里民買引以解以
永知其害遇檄提力言此私通非國課請其事下縣與爲期約徐
償之小販無恐鹽引不缺而民免買引之累邑儒悍好訟以永至
誠聽斷民不能欺訟漸衰息兼旬無敲扑聲乃以其暇振興文教
士多嚮風時有逃入來自襄陽匿浙川縣入廟界而嫁禍內鄉郡
守左袒之既且因逃及叛蔓延三年每有牽連株累者以永堅持
全活甚衆冬夏必頒視獄中去穢惡時飲食寒給衣病給藥罪稍
輕者卽釋之歸園幾空邑不產黑鉛舊額每歲解京三百斤仍
易諸燕市其交納費且數倍乙丑秋部議直省增解黑鉛十一萬
斤而內鄉派加至二萬八千斤有奇是一縣竟居四之一視舊額
增九十餘倍矣以永馳謁巡撫爲民請命巡撫將入告而郡守以
部議必不允尼之乃令南陽府屬州縣協解解官因以爲利郡守

西漢外傳七

上

主之費益重以永曰奈何以一縣故累十一州縣祈請益力會舊
撫遷去新撫丁思孔上疏請免格于部議而新撫亦以遷秩行協
解未已以永乃彙輯歷年請免文牒刻行之曰庶使仁人君子見
之惻然動念也邑自除荒徵熟令俸止六金以永不復攜家在任
九年僅二三老僕供執爨灑掃蕭然如山僧清苦過人戊辰擢安
州知州一騾載襤褸一騾載書籍而行民泣送數百里不絕以永
肯兼署鎮平浙川兩縣印惠愛能逮下兩縣人聞其行相率垂涕
追送者不忍舍及抵安州廨舍不蔽風雨恬然處之州有顧某忤
署篆者入以大辟繫獄以永力爲脫之得遣成又爲致書其地長
吏俾得自立迎其父就養于成所州中皆入旗莊屯民田僅十之
一二又皆沮洳斥鹵在畿輔爲最貧州向有見年之役每里一人
輸值實僱奸黠者爲之僱值極重諸事皆取辦見年見年取之甲
戶費一索十民不堪命而有司相沿以爲便以永勒石大門外永
爲禁革凡公事皆官自任自此民獲安枕而以永心力俱竭矣直

屬每遇

上行幸諸州縣則撥隨行車安站馬牒至卽遣民多告病以永獨
措置有方事集而民不擾己已兼攝新安縣事適歲大饑兩地求
振者日以千計遂許發常平倉粟掾史慮部不允發無從銷算力
止之以永不聽散給立盡會

上發帑金三十萬振畿輔以永策一蹇隨一役烈日中徧歷村落
開戶口幾何外來流民幾何覈其詳而與之民無餓殍八旗圍占
安州民田勸撥補深澤安平二邑地土以償民而地仍二邑人佃
種屬其邑令代徵租給發安州人佃戶黠者每激怒邑令當各爲
其民盛氣爭勝藉此得行其短少租額之陰謀安州人苦之以永
心平氣和委曲調劑始使齟齬息民多沾實惠辛未長子孝本成
進士州人咸手加額曰天之報施循吏不爽也州東有白洋淀衆
水所會旱則涸而爲地民種麥其間所收倍他地舊額每畝官徵
三升以備振是年淀地麥茂旗丁駐保定者恃統兵官顯貴謀奪

西漢外傳七

主

之指爲民佔馬廠地許于巡撫下令清理以永言此固淀也偶涸
而爲平地今指爲馬廠他日水溢地不可得而按籍復索馬廠勢
必指他地實之是民害無已也力持之民得刈麥爭者必欲得之
百計媒孽巡撫謂親臨丈量則彼此心服文地有期矣忽霖雨連
日所爭地仍成巨浸前言驗而事得寢州人咸復手加額曰此又
天爲我公表白使曲盡愛民之心也壬申擢戶部江南司員外郎
去之日囊衣篋書自隨而已民多泣送如內鄉每過一村必攀留
奉觴數日始得出境有隨車直至都城者江南財賦半天下案牘
最繁胥吏借往返咨查爲漁利剝民之資以永欲杜其奸弊句較
察覈不憚勞勩凡錢糧已完應銷案及豁免者文冊到卽具稿說
堂不輕議駁也江寧蘇州兩織造向稱利藪以永念機戶多累覈
其完欠卽請題結一概蠲遺屏絕之癸酉夏同百官建醮祝釐日
觸熱徒步體大困復入部視事不少休遂得疾秋八月卒于官安
州士民聞訃痛哭如喪考妣辦香紼酒赴京弔奠者絡繹于途至

必凭棺大慟皆失聲新安人來者亦如之貧不能歸樞親故致賻始得行內鄉及鎮平浙川人聞其卒多歎息泣下

外史氏曰余采死事諸君子中得內鄉令龔新安州守崔維律則兩地皆殘疆矣子修先生以廉惠臨民撫循綏輯遺黎得更生之慶所至人歌思之有古循吏風焉使之得究厥用澤被斯民當無窮也位不過郎官年不登上壽天下惜之先生嘗賦大水百韻詩反覆悲痛狀災傷至悉而望爲民上者急行修救益自做秀才時其意固已深遠矣

余御史傳

余御史光字晦之號古峰祁門人也遷應天舉嘉靖壬辰進士性沈毅直諒有膽略慨士子狃于詞華無濟實用凡象緯形勢以及戰陣騎射靡不精討由大理評事擢御史著兩京賦以獻賜鈔千貫宣付史館上疏請遵復祖制輔導皇嗣以爲太子者天下之本東宮官僚者太子之本祖宗建官詹事春坊之府具存實以神器

南齊外傳七

七

主營攸係莫先調護端其範儀毋俾專習于左右婦寺是卽虞書教胥子之規周典延沖人之託今員位久缺宜勅部慎選貞良立教于豫又疏議安南負固不庭郡縣其地終難于守不如止貢其朝貢先密諭兩廣儲蓄練兵示以進剿然後諭以禍福可不戰而服皆必欲郡縣之尤當豫爲處置密諭兩廣雲貴積餉儲軍俟兵刃充足命帥率領分爲三隊兩廣一軍自龍州趨分茅攻其北雲南一軍自沅江趨老樞攻其南貴州一軍自金筑入其西閩廣舟師則由海道直擣其腹可不戰而破今不爲進師克敵策乃先遣官體問不爲儲糧練兵計乃遽興戎萬里是教叛者設備而先搖動我士民也臣愚以爲不便抑臣聞智者不獵狐而棄義仁者救同室而舍鄰今吉囊猖獗寇在門庭宜及此蓄威養氣推恩鼓士一戰可破以保百年無事既破吉囊傳檄交趾蔑不從矣又疏言當今重文賤武將卒無用兩京國營虛糜俸糧邊備廢弛國之隱憂廟堂諸臣膜不關心遼東京師外捍災不加恤驕將肆虐勢且

逼而爲寇陝西河套沃壤不宜輕棄以肅盜糧云云疏入不報出巡山西舉劾嚴明修復河中河東解梁書院延碩儒講理學其後京師土木繁興方士進用遣官致祭雷壇俱上疏力諫夏貴漢當朝嚴嵩善伺其意引爲少宗伯時無有知其奸也公獨上疏斥嵩飭外險內鄙而多貪國之蠹賊奈何以清要之地滋貪緣之階宜亟罷黜勿使干政又上書貴溪歷言時政多失嵩以宵壬取媚恐如寇公見欺丁謂悔之何及復作詩諷之嵩知之銜益深按粵收安南兼典鄉試值嵩攝禮部磨勘因劾所取文體不正語多謗訕奉旨逮獄尋釋歸里繼丁母艱哀痛悲憤而卒光忠介性成生平志圖報國不事家產宦游所至僅攜一僕兩僮而已先是按粵者輒多得重貲方發緹騎時校尉爭謀遣及抵光署徧檢惟俸銀二兩衣被皆粗敝民環署號哭諸校亦感動反各出資沿途供給勤慰備至及光歿于孟麟方數歲值嵩徵正熾家人畏禍夙昔論著關國是者悉火之按晉按粵奏議甚多茲僅存疏稿數章皆訂

南齊外傳七

七

謨碩畫志節凜凜其發爲詩歌者多羈愁憂鬱不忘君國亦可想見其立身大概云

外史氏曰明至神廟朝國是替矣卿大夫詩酒外所嚴者門戶而已先生思深慮遠爲國家計曲突徙薪觀數十年後事瞭若指掌首發分宜奸卒遭斥抑齋志早歿天下莫不悲之

余中丞傳

余中丞大成字集生應天人卽嘉靖朝首勅嚴嵩御史光之曾孫也祖孟麟以萬曆甲戌廷對第二人歷掌院學士兼祭酒有文望父太僕卿震鳴抱異才早歿大成生而穎異髫髻外苑大人相懷羅古今文抒天性舉萬曆丙午舉人丁未成進士授北樞部再改南樞值諸曹缺並紹六符精勤恪慎劇政一新壬子興演試一榜稱得人天啟辛酉調掌職方是時邊烽初熾大成毅然分宵旰憂當隆萬開國家無事尙文下武參游以上必由職方推舉各有額規名曰謝缺故職方號爲金穴諺云天上玉堂人開職方言坐享富

厚也大成預疏言邊釁之起實階貪帥始以賄得官究以官酬賄更兼權貴請託皆庸鄙私人國威奚振請自今凡有謝缺薦庸者即許臣指參報可未幾南昌以薦剡至隨舉劾之粵帥送海物數罌于私第發之皆兼金也家人馳白即參黜之于是朝野欽風采焉甲子請告歸乙丑再起魏闡專政有養子梁柱朝以參將謀遷總兵強令推舉不從又令大司馬喻以禍福公厲聲曰職方之頭可斷總兵可職升乎尋奉中旨諭用公繳旨上疏云爵賞朝廷之公權職守臣子之大分上徇其私下從其諛則國紀廢矣推升宜率舊章非有奇才異能特恩之所不及梁柱朝庸弁耳因內臣魏忠賢之養子妄干聖諭超升乾綱安在若以臣遺功不舉豈甘失職之誅勿移太阿之柄謹昧死封繳云云又岳帥解僞俘至帥亦忠賢子欲張其功舉廟獻禮冀邀封爵大成陰召舌人譯審實為降夷即疏請緩死時獻俘有期矣竟寢其事一日忠賢傳檄借職方貽餉充上用累提不予忿甚新建三殿升梁忽奉旨命職方取

陳漢分傳七

主

班軍三萬供役期次日漏盡點集誤者斬忠賢按旨至夕方發蓋以京軍散處不能卒齊則以後期殺大成也將領部曲素感大成聞即互相走告云速救余職方不半夜俱集忠賢計沮街益深值政府以腹城面託堅拒之遂指職升董節事題參削籍然節以提調升游擊實係正升人謂大成必辭然方自幸擇難莫若輕即日東裝歸闕悔之密遣邏卒尾歸舟又屬方士附舟探意大成與同行者結不語期晝夜危坐闕無人聲抵家即杜門謝客超然世外年方四十有五少妾五人同日遣之越兩日前同舟士忽求謁云公知某為魏公遣乎某素仰公名知魏公必欲加害且將投公族于荒外意欲救公故允其屬在舟八十餘日觀公危坐儼若神明益深敬服其邏卒輩某俱散之矣然未得報故不敢露今幸如願乃山魏閣回札云得來書知彼人僞性成不知怖死殺之何益不佞已忘情于彼彼亦忘情于我耶士即指別云某亦從此入山矣公可安枕無慮也大成笑曰吾自筮仕後守先祭酒遺命此身

久付于國生死與我何與哉崇禎改元首徵大成仍任職方加璽卿力辭不獲甫一月以塘報一字之誤左遷歸御札下部云大成輔銓諸臣屢屢言其清執朕憶之不忘著速追回辦職已已擢太僕正卿仍攝職方事預以贖入之憂疏聞言當速易守將邊牆如雲鎮數處尤當速整今東方必不靖不靖必從雲鎮入條議甚悉下部議大司馬多格不行十一月邊騎果從雲鎮薄都上怒下大司馬獄機務獨倚辦之每日夜中使屢召對紅本皆不發科廷臣多不預聞大成密遣死士縋城分調各鎮星羅棋布塞其歸路都城戒嚴八十餘日援兵雲集刻期內外夾戰邊騎驚愕以賂得免大成忿網羅空設方欲嚴訊而廷臣且稱賀彌縫敘功第一辭不受上欲晉秩大司馬復力辭請告不許因懇循例謝職方回太僕尋遷太常寺卿大成凡四任職方中外秉成難進易退然業盛毀來名高忌起獨以孤忠見諒于上御前傳旨每稱余道人而不名御書清執二字賜之又賜才兼文武世篤忠貞座聯一對有于

陳漢分傳七

云

上前毀之者上曰朕知余道人曰消三文錢豆腐耳仰視不答將大用之值山左羣盜嘯聚勢甚熾上命推舉撫臣舊制清卿例不外轉忌大成者力薦出撫蓋以阻其大用耳旨下即毅然兼程赴傳檄各屬俱嚴城守次日擇鄉導一人為引單騎直入賊壘召十八大寨渠魁宋尙營等謂之曰汝等不過一時避罪叢據山數島合眾耳今天子震怒將北發禁旅南調陪京全軍西提山右兩河驍騎東集本省鎮兵四面進剿汝等自揣能久存乎本院來此實憫爾等若能投戈自輯當力保奏且將簡用誓不汝欺賊黨見其從容自若言屬情真且素聞清執之名皆感泣隨率七十餘寨頭目詣轅請降疏聞有余大成推誠馴暴具見識力之旨其渠魁皆技勇過人著畱帳下效力題請錄用懷忌者益肆嫉嫉黨奏尙營等素驍悍難制若不亟除將必逃竄以為國患奉密旨令借事斬之乃密疏力保不允復奏云帝王之道仁義而已殺降非仁變初非義若不准招撫誅之可也既許錄用而復行誅豈有堂堂天

朝二其德于匹夫者謹將臣全家具保若尙營等逃竄反側願伏族誅云云上意方寢而議者日衆且宣露之欲速之逃以加其罪旨再下不得已乃收斬時齊東豪勢莫之敢撓大成鋤強恤弱貴介歛跡時染下血疾閉門請告值登撫孫元化麾下兵變遂力疾帥兵追援九百里外移文登撫合期進戰詎登撫誤納賊黨張燕內應卒起而登陷大成分守要害堅壘以待上命緹騎逮登撫主者意欲分登撫罪奏大成屬邑有一鄉鎮亦被掠與失陷等因並逮焉旨下萬姓驚惶檻車所過臥轍攀號數百里不絕幸上稔知卒得緩死大司寇胡澍陽爰書有曰叛者登兵陷者登鎮釁起于登而登受之登而無撫不能爲大成寬登而有撫大成非起禍之人況以病在告猶冒死追賊縱一鄉被掠何至引失陷之例給諫馮鄴仙疏稱大成秉志清忠潔己愛民何得與登撫並論甲戌春賊平東撫朱公首敘大成辦賊功謂當日緩逮數旬則賊鯨鯢矣特旨寬赦請成嶺南海寇劉香老作亂粵督大懼夜扣戶求策大

賈外傳七

七

成曰賊勢方驕且按舟不出移檄福帥鄭君急發援師出其不意一鼓可禽也督曰非彼汎地安能達至大成曰彼素知不佞當手書招之彼見不佞身陷危城來必速遂馳書鄭帥覽畢隨調舟師直逼賊舟賊不及備遂禽之督襲爲己功竟不得敘庚辰部敘大成甘肅功上追念勤勞詔除伍選鄉中樞薦知兵者起戎政侍郎辭不就壬午夏取生平詩文奏疏條議機密諸稿悉火之曰國事去矣一生癡夢有何益哉閉戶數日家人子女皆不得見易簪時獨召四子並門下士十七人環侍更衣冠端坐而逝大成自乙丑脫瑞禍後專注性天視生死若浮瀝及謫粵名公學士競執弟子禮賜環卽入浙之橫山建光明臺與二三知己脩然將終老焉鄉士大夫思慕之三往迎乃歸散先世業振粥救荒創竹西書院子馴象門外築四方貧士講學冀子詩書中成就後進與京兆張二無銀臺馮鄴仙輩登座子夜衡文名曰觀社供億三百餘人士有內顧憂者更送給薪米令勿出館雖父兄之恤子弟未有若是之

勤且切也其後社中成進士者七十三人餘以舉貢成名甚衆及歿識與不識莫不流涕焉外史氏曰明之亡也不在于草野之盜而在于廟廊之黨去草野之盜易而去廟廊之黨難此先生所以有功受罰幾至殺身也當其時豈無明主在上哉良由朋黨之熾如火燎原不可向邇卒至社稷傾覆君亡臣虜而後已悲哉

賈外傳七

大

留溪外傳卷八

義俠部

郭俠士傳

俠士漢郭解之苗裔也名允觀字海若山陽縣學生貧而任俠窮乏告者無不應名噪淮以南明末海州一老生與允觀同姓避亂挈少妾僑居山陽有子甫八齡老生貧病將絕妾苦嘔患無以送死老生曰聞此間有郭海若先生者俠士也亟往請之則言身後欲以累公允觀沈思良久曰公所託不敢辭然當歸謀所以安公妾者乃唯命耳遂去三日來告老生曰公可以瞑矣吾聞舍旁一室以置公妾雖盛暑不得出穴其牆度可饋食兼有一老嫗與起居公孤兒吾教之不令絕公讀書種子其區區貧賤不足為公憂何如老生遂瞑允觀葬以禮迎其寡婦孤兒于家如所語孤兒年十八補海州博士弟子員于是老生妾閉置已十年矣乃破壁出之俾與俱去且曰吾幸不負若翁垂絕之託今若長宜自供母歸守先人廬墓吾又為若營館穀不憂無以為生也母子感泣拜謝去平生所為多類此然竟以諸生老嫗下

張四馬法傳

張四馬法者忘其名直隸天津衛人也馬法者東方之士語即南人太公之稱也四馬法者行四太公也張四馬法者有德于鄉里鄉里尊其稱而繫之以姓與行也其先木永平人兄某業鹽莢于長蘆因家焉馬法生而厚道慷慨好義承兄業擁貲百萬不若己有父黨皆輕肥母黨皆執紼妻黨皆豐足三黨子姪皆教養焉之婚娶女則擇婿配鄉里則設藥局置棺衾購義冢以周之歲凶則販穀以振諸生困窮者月給薪水資其誦讀朋友有急來歸多使得所凡智能文章士及其子弟有才或不能自奮即為援例入籍曰母使賢才老草莽或得選之官必量其道里遠近地方肥瘠而

資給之曰若當仰體

朝廷愛養士庶毋貪殘下民貽父兄羞如宦途不給可郵書來吾多助汝但願若作清白吏為祖宗光耳故士之出其門者多廉潔自愛馬法性喜修理傾圮橋梁寺院城內外諸名利皆煥然曰吾非為求福也憫古迹沈淪耳有無賴比邱聞之稱從江右來謬曰廬山書院圯請修之需五百金馬法欣然如數與之比邱得金即蓄髮娶妻居高堂未幾室被災夫婦乏食相對泣陋巷中馬法偶過之值大雨憩其廬其人倉卒不及避遽見之泣告故且曰將餓死馬法慨然曰嗟乎是自作之孽也奈何累及妻子哉歸而反側竟夕不成寐待旦急呼家僮召其人來予之五十金曰可作生計活爾妻于毋浪費今而後無顧若矣其人涕泣再拜而去

外史氏曰今之富商大賈專事驕奢宮室車馬埒王侯每食或費至萬錢每百餘金歲募嬰童以為說優伶服色輒以萬金計其趨貴人也盡出其所蓄寶貨患不納膝行匍匐頓首再拜以獻曰願

以父祖事貴人貴人說飽以酒食出則意揚揚操其大字簡誇示于眾曰貴人愛我已納我為伊子若孫矣至于親從兄弟咽喉鵝衣而弗顧若貧賤親朋直乞丐視之耳寒士造其門故驕之聞者如猛獸主人如天帝暗嗚叱咤睨而視之其待僕妾也如冥帝視惡鬼刑罰慘毒過地獄而死者比比識者早已知其必敗已而果敗子孫窮餓無一憐之且多設筭下石為愉快曰其父祖作孽重大子若孫應不可活也求如鄭高為國者固已絕響而若馬法之濟貧拔苦惜材愛士利一鄉惠三黨者亦無聞矣然聞馬法子孫俱能以功名顯嗚呼豈非積行之報歟

閔善人傳

善人名世璋字象南號淮海歙縣人太學生也幼孝友數歲即知承權膝下既長事父母能盡力及卒哭盡哀喪盡禮祭盡誠尤篤同氣寸絲尺布皆與共伯仲喪撫字遺孤析產授財同于己子起家鹽英鼎貴財巨萬無驕吝色僑居揚州慷慨好義四方賓客如

歸三黨親友貧乏者悉力周濟必使得所而後已勇于爲善邪人
德之康熙間歲凶飢民載道米振粥卽爲首倡就食者賴之以
蘇他郡聞風挈老攜幼而至者甚夥乃請于當事設廠分振焉寒
者給之絮衣病者與之湯藥一人不得其所終夜環走若有所失
數年來歲屢歉而楊民無流亡溝壑者藉其力也以故淮南北尋
有善人之譽三華之變福浙婦女多罹兵難維揚城郭間多閭越
音一聞之惻然卽捐金爲贖完其夫婦以千數郡中貧家有子不
能字多棄之者倡建育嬰堂募乳婦收遺孩以撫之數十年存活
者以萬計善人之名遂走天下矣而其心正未有艾也設藥局于
市貧不能延醫者悉令就治歲疫道路死亡枕藉具棺櫬置義冢
給貨殮埋于土而後卽安設救生船艤江上以防風波之變每遇
舟覆令兩岸漁舫飛棹往拯獲生者予一金死者半之具棺以葬
而後卽安平居見貧不能娶者則解囊以助之負不能償者卽焚
券以謝之其養濟院使鰥獨有歸仍月給錢粟以贍他如修學宮

前漢分傳八

三

創文樓建橋梁治道路凡有裨于地方者俱殫力以爲之自奉甚
薄而好施予筭輿中營多置金錢以行值繼縷于道者輒散給之
每出恆數十百輩圍繞號呼莫不各如其請遠近聞其名者皆手
額焉大參陳養齋太史許師大舒堯臣吳道行黃朝美程休如張
玉鉉等凡數人稱孝友凡有所倡諸君皆應之而不厭不倦而其
素性尤好仙佛之學共修道院若干叢林若干兩城內外之風侵
雨剝者皆爲琳宮紺殿云良以古跡動于中非爲禍福計也自朝
迄暮大率以鄉黨疾苦焦勞至忘寢食未嘗言及家事至其嗜書
好古老且不衰而存心篤信與人交白頭如新嘗語人曰聖賢性
天之學皆在誠敬之中何可久而生息乎卒年八十餘邗之人識
與不識者聞之無不垂涕焉子大臨寬亦馮京孫長寧長虹長科
長樂慷慨俱有父祖風識者謂樹德報云
外史氏曰揚州古繁華地也多金者相尚以侈由來久矣求夫輕
財好義者落落如晨星然先生居其地而不爲習俗所移慨然以

利濟爲任嗚呼其知道者矣

武川公子傳

武川公子朱慎者浙江金華郡武義人也字其恭號菊山幼穎異
博學能文工詩重氣節愛交游父七來令江都江都南北咽喉五
方雜處多富商大賈俗尚豪華神奸巨猾伏其中開行不法淮以
南稱最難治公子在父任悉其弊請父以淳朴清淨先四境肅然
未幾父卒公子以清白吏子竟不能奉喪歸遂流寓焉三年之喪
畢公子出交客所交俱一時名士長者車轍滿戶外凡造訪者公
子必治酒款洽或攜尊買舟棹西湖登平山相與凭弔今古焉有
以緩急告者公子家徒四壁未嘗或拒必婉轉盡力以周故一時
轉相傳慕以不識公子爲羞公子性至孝事母甚謹未嘗遠游干
里外而數千里外來訪公子者則接脛蓋武川公子之名已走天
下矣與瓜步詩人蔣前民易爲忘形交把酒論詩月無虛日易先
公子卒公子歿在丙子四方之士皆爲扼腕

前漢分傳八

四

外史氏曰余慕公子之爲人慷慨好義有古人風及余過邗上而
公子死矣求其詩讀之多感慨悲歌之慨想見其人不禁涕泗之
交也

天成子傳

天成子者歙縣朱望來也字公望一名之輅字天馭輕財好義性
若天成故自號曰天成子其母舉之前夕大父維翰夢一金甲神
挾大鏃擁旌旄過其家有蛇而角者蜿蜒從之至則蟠座下三匝
明旦天成子生狀偉然見人輒笑如成童人皆以爲異徵悉持羊
酒賀之垂髫卽善屬文同邑洪允任見而奇之以女妻焉既壯棄
舉子業服賈淮南所入息悉散之三黨交游貧乏者歛處萬山中
土少粟貴嘗思饑天成子倡鄉人行文公社倉法曰此吾祖宗救
荒良策也吾力不能及一邑可不利一鄉乎于是一境貧者遭歉
皆賴以濟數十年無離散溝壑之患歲壬子穀不登民多乏食有
司徵殷實佐振吏胥乘閒漁獵富家多受累其鄉獨以社倉免天

成子性甘澹泊不事華靡喜披覽載籍凡天官地理醫藥卜筮之書無不讀為人質直坦易好行善事嘗題所居室曰願留餘巧還天地但種陰功與子孫其存心如此卒年五十有五

外史氏曰余聞歎人言朱氏世有奇人天成子之祖生方彌月而其母卒時大母汪年已七十三矣收而鞠之孫哺餵以已乳而乳漿來孫由是得育及天成子生大父又有金袖角蛇之夢後雖未得大顯于世然能倡社倉以全一鄉至數十年無患噫亦偉人也哉

陳太公傳

陳太公者俠士也名昌言山西澤州人輕財好義有心計善經營白手累貲巨萬喜濟人危急崇禎末流賊寇山右勢甚兇太公盡散家財結里中壯士具戰守保障一境賊入輒出奇兵大敗之以是賊聞太公名皆遠遁不敢犯及我

朝滅李賊定中原而晉地遭流寇殘破百姓屠戮者甚眾惟澤州

西漢外傳八

五

得如故太公力也康熙二十七年歲凶飢民載道太公盡發囷中粟以振明年大熟百姓或償之太公不受曰吾聞桑梓饑出粟以貸者不敢居振濟名也敢望報耶悉火其券子是合里皆德之又明年歲復歉太公曰爲善不終不如無爲也盡燬佃人租復以囷粟濟窮乏里中得免飢寒者無算及卒道路皆垂涕

外史氏曰曩予自秦中還京師道出山右走謁澤州倫使君值大雨馬足不得前宿野人家見其堂中設陳太公長生位予問之父老告曰此吾鄉善士也前歲饑某一家父子兄弟七人皆太公活故禱之長算耳予聞之不禁慨然歎爲義之易感人也奈何世之人甘爲守財奴者何哉

卓亮菴傳

卓亮菴天寅字火傳亮菴其號也浙江仁和縣諸生大父蓮旬父人月皆以詩古文辭名吳越父早卒母丁有陶母風亮菴事之甚孝弱冠博學工文章尚氣節乙酉福王稱帝南都馬士英當國賣

官鬻爵賄賂公行亮菴忿之即走金陵上書請誅士英以謝天下事雖未行然天下皆稱快焉任游俠喜結納海內賢豪長者以冤

告無不爲之雪有古烈丈夫之風家有傳經堂月波樓杜若舟藏書數萬卷四方士至皆館之卒與之讀書于中順治甲午亮菴中

鄉試副車丁酉江南鄉闈不謹走京師上書痛言弊竇

章皇帝可其奏下吏一洗其弊士論建之亮菴喜二氏學造清流寺于塘西里以供四方高僧建昇元觀于計籌山以容海內羽流著述等身名走天下即窮州僻邑皆知浙中有卓亮菴矣卒年七十餘子允城允基皆能以文名

外史氏曰余童子時即知浙中有卓亮菴先生者豪傑士也及從先人宦黔羈旅南徽者二十年而歸嘗以不得望見其顏色爲恨既而與其從子鹿墟游而先生已死有年矣然讀其遺書猶得私淑其爲人而親其從子如見先生焉

朱嗣隆傳

西漢外傳八

六

朱嗣隆字際熙歙之涇村里人徽國公之裔也父明陽業離來揚遂家江都明陽尚氣節乙酉城破帥長子虎變次子澄之兩諸生挺戈巷戰不勝俱自殺時嗣隆年十四偕兩弟蕙實嗣英奉母劉居外邑得免亂定資業蕩盡一無倚藉號一肩荷荷家計兩弟皆幼二女弟俱未字母又遺腹生弟嗣光七口待哺歲凶穀貴資生乏策母憂之嗣隆泣告曰母無思有兒在當不令弟妹失所也乃日負鹽汁數斗至舊城西郭貨腐肆易米數升以給如是者數年稍裕即經營故業晝夜持籌遂大振娶妻王善內助又數年成素封然其爲人輕財好義慷慨任俠善與人排解喜周卹貧乏遇貧人子即非素識以情來無不應急難告者挺身任不避艱難嫌怨有友人客居臥病不起矣嗣隆密令資以湯藥薪水病痊入謝嗣隆卻之曰君誤矣我實未嘗周旋足下也其弗自德如此困窮之家相識者有死喪事聞之必周濟其于父也至老猶思慕之每春秋祭哭必盡哀祖父邱壟歲歲培植手藝樹至三十萬本日吾

不能生事以禮吾第竭力事死而已二女弟嫁諸弟婚皆力任業
師某卒無子奉其師母以終老如子職弟蕙實無出即以愛子嗣
日聊以慰吾弟之老性不善飲每遇花天月夕必治杯酌偕昆季
促膝言歡盡天倫之樂至酒闌燈地猶依依不忍舍去及卒昆季
哭皆失聲鄉黨無不垂涕

外史氏曰今之儒者抱咫尺之義姝姝煖煖自以爲聖賢者流矣
及以急相告雖至親骨肉亦不能應也嗣隆慷慨任俠由親親以
及人豈世之迂儒所能及哉

鐵鞭客傳

鐵鞭客者晉人也諱其姓氏以鐵鞭客自呼故人皆以鐵鞭客稱
之有膂力嘗攜二十斤雙鐵鞭自隨往來山東河南截响馬賊物
响馬賊畏其武勇不敢輕犯然銜之深矣鐵鞭客得物輒散濟窮
乏或周好友急未嘗謀田宅計也有神術風雷皆繞之行與大梁
呂秀才鐸善秀才亦有膂力工擊劍以俠行故鐵鞭客歸之常寢

鐵鞭客傳

食其家或至夜半忽大呼同寢者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同寢者大
駭爲妖輾轉不成寐至雞鳴時忽簾前風颭颭如落葉聲而鐵鞭
客已巋然榻上矣一夕忽呼秀才曰吾去矣固留之不可曰吾向
截取响馬賊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賊以是讐我甚久居此彼必遷
怒若今夜半期我決死戰秀才大喜曰願提劍以助鐵鞭客固止
之勿聽曰吾欲作壁上觀耳乃偕行至戰處匪秀才于古廟閣上
曰幘母聲第觀之勿令賊知若也少頃聞人馬聲鐵鞭客顧秀才
曰吾去矣遂馳下長哨數聲賊二十餘騎及步下負強弩者數百
人皆集鐵鞭客揮鞭橫擊二十餘騎俱仆地羣賊齊大呼發弩鐵
鞭客從容舞鞭矢皆墜地無一中者秀才從閣上觀大駭忽聞鐵
鞭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見赤光一縷飛馳南往遂不復至
外史氏曰鐵鞭客滄海壯士之流歟抑何不以功名顯耶嗟乎天
既生美材而又靳使見用當時流聲後世乃老死蒿萊是何心哉
是何心哉

孫孝則先生傳

孫孝則名宗彝號虞橋高郵州人也幼性孝四歲母割菱實食之
宗彝不敢食自剖上其母母食然後自食穎異絕倫八歲即通經
義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十九食餼二十四以明經舉好義任俠桑
梓利害輒以身任急難告者無不赴里有孝子殺父讐陷于獄宗
彝力爲辯冤卒白順治丙戌舉鄉試丁亥成進士時

國初定令甲未申邑中豪猾多漁獵小民徭役貽累下戶宗彝輒
白當事盡除之豪強怨之勿顧也已丑除中書舍人走書當事除
邑中馬差弊閭閻多感激焉辛卯分房順天癸巳遷吏部主事甲
午轉文選員外典試河南乙未歸省請州牧均保差除小戶累丁
酉遷考功郎凡三歷吏部俱以廉潔亢直著戊戌出爲冀州副使
因母老故請歸辛丑爲邑均里役除苛派舉州積弊盡除而郵人
登祿席矣丁未母喪哭盡哀戊申高郵災力爲請賑四境得免溝
壑庚申河決時治河吏多侵蝕工帑派役里甲飢民累死者比比

宗彝傳

八

宗彝憫之飛書徧白當事語多愷直里有某生者素行無賴事聞
學使者使者檄郡守案之計不得脫乃謀之管河營弁及羣吏羣
吏方怨宗彝發其侵帑派役之謀卽曰若能出計孫孝則吾輩從
而撓之則河憲必據以題疏爾且爲欽案原告學使其奈爾何哉
某生如其言而眾吏復咻之三人市虎之勢成河憲果入告置之
獄百姓聞之奔走而爲懇冤者以萬計終不得解癸亥以疾卒于
獄年七十二鄉人皆哀之

外史氏曰虞橋先生以義俠自任凡桑梓患難無不力救卒以天
資亢直不能容惡羅小人之讒然間慷慨自處未嘗以憂患爲累
也嗚呼非學問之君子不克至此豈直以義俠著哉

薛次孟傳

薛次孟字效文初名賓王字國觀遼東人少孤遭亂流離京師以
賣履自活及壯負履走西安舍天寧寺夜夢二青衣告曰吾待子
二十五年矣子來吾合交代出二簿授之覺于牀頭果得二簿乃

黃白藏記也次孟異之匿于革囊佩諸胸走鳳翔無所遇復還西
安貨盡無以資生乃爲園叟操鋤灌得白銀一釜即買宅以居新
其第于大樹下得黃白一窖驗諸簿曰黃金三十萬白金七十萬
一時遂擁百萬乃歎曰嗟乎古人安用此多金爲沈埋于土子孫
既不得享安用此多金爲卽慨然有利濟志更名曰次孟字效文
門下常養數千人又雅重斯文士至者無不隆禮有求無不應且
能各盡所欲一時有孟嘗君之譽崇禎初歲凶買穀六十萬斛置
四門減價食飢民明年大凶買粟百萬斛散濟乏食者次孟有心
計善貨殖每營取必獲息十倍歲周困乏振飢寒以累萬計明末
李賊僭號于秦次孟忿之盡散家財與貧乏子身入終南修道不
知所終子經明以文學顯

宋玉梧傳

宋玉梧傳

九

宋玉梧山東樂安人也失其字幼性孝既長尚氣節以俠聞父某
患異疾膺中出蛇長尺許二目炯炯不可去去輒痛絕玉梧百
計求治不痊有黃冠客盛暑被絮衣至玉梧延治之父病卽愈客
去授玉梧一書言一冊曰爾善用後當與爾會于鳩茲之市後
數年父歿玉梧有出世志理所受書能隱形驅風雷客楚中游御
史家御史忤魏璫璫嗾人以匿妖妄告緹騎至逮御史及玉梧檻
車至長鄉玉梧呼緹騎告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
他往矣緹騎急視則檻車虛矣遂偕御史亡命江淮變姓名爲張
思任于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甚急乃匿某尚書家時璫人亦衛
尚書禍且不測玉梧輒走京師上書劾璫傾善類亂天下請下司
寇理璫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寂無人矣又變姓名爲李
抱真于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益急明亡玉梧忽憶黃冠約至鳩
茲促居以俟久之忽一人大呼門外曰此中匿亡命三人張思任
李抱真宋玉梧可速出玉梧方駭異其人已排闥入則舊日黃冠

客也乃相與入南岳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宋玉梧能隱形術近仙矣當魏璫燭虐海內易不操匕
首戲其胸絕天下禍根而徒嗽嗽上書者何哉豈天降禍亂不可
強耶玉梧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耶

黃鳴岡傳

黃鳴岡名鳳岐江陰人也性慷慨激烈善騎射挾弓矢游燕趙燕
趙壯士多從之嘗偕數十人擁騎出山左聞山上飛矢聲鳴岡卽
彎弓相向與飛矢觸輒墮折于地以是綠林知鳴岡名畏不敢犯
而往來商賈皆斂厚貲倚鳴岡護行綠林日益困深患之謀選驍
士數人僞客裝雜諸商中行近賊巢綠林飛騎迫之鳴岡正發矢
忽一人突前奪其弧矢鳴岡倉皇無措卒就擒置空室中羣盜且
往劫商貨還卽殺矣突有一少女子謂之曰君得無江陰黃鳴岡
乎羣盜念之久矣誠豪傑士也何以就縛耶鳴岡曰娘子得無被
掠者乎能釋我當出娘子陷阱女子曰果能如是乎鳴岡曰吾出

黃鳴岡傳

十

入百萬軍中如入無人境豈患此數賊哉適爲暗算耳女子卽抽
刀斷其縛鳴岡扶其室中利刃弓矢孝女子行見賊廐一騎甚良
遂並坐其上疾馳得脫因問女子姓名女子泣告曰妾父現居兵
曹今春攜眷入都被劫全家遭戮止遺妾一人凌迫不可言狀不
死者欲一見嚴親耳于是鳴岡送女子歸其父走千餘里同起居
飲食略無相狎意女子曰父甚重之厚遺以還順治乙酉守江陰
鳴岡帥眾大小數十戰未嘗北城下遂自刎

俠句傳

外史氏曰昔崑崙黃山之徒皆有神術故得陷險成功鳴岡技止
騎射耳乃能脫女子于虎口而還其父噫豈讓古俠士哉

俠句傳

俠句周姓失其名字朝用河南商邱人也本豪家子以俠破產遂
爲句爲句猶以俠行常乞食山左館陶館陶有張翁者素封家也
好善樂施予喜周濟貧乏句過其家張翁異其貌贈粟一釜錢一
緡而去他日翁與鄰家子忤豪惡聞鄰家子鄰家子念夜經于翁

之門侵曉大霧旬過其門見屍大駭曰張翁善人也奈何有此累哉吾曩者受其惠無以報德此其時也乃下屍乘霧未開負入深山繫之樹張翁得保全他日乞至一大戶樓下見小鬟捧濁脂水一盆從牖中傾出鏗然有聲句視之則金釧也念此釧必主婦洗妝脫簪于盆鬟不知而誤傾儻主婦索釧不得疑鬟盜或捷之禍且不測矣遂留以待久之微聞樓內有呵責聲少頃一鬟啟戶出流血被面望池輒躍句急前持之問故鬟曰主婦失釧枉予盜予何處得釧與捷死靈溺死之爲愈也句曰然釧在毋恐吾候之久矣卒出還之俾持入報主婦以爲謾遣僮出問果然後句從軍以功授文林郎官至太守不諱其事常以告人

石將軍傳

石將軍者失其名滿洲人也

國初奉

北

命出師養馬于山東以候吳楚之戰吳楚戰正酣而將軍之師未詔不敢遽進蓋已經年矣遣媒氏求妾于充人充之人以女獻有殊色定情之夕女呼天號泣欲求死將軍怪而問之泣而不對惟以死自誓固問之乃曰妾自髫髻已許字人夫家貧不能娶且負賦莫償聞將軍求妾乃退婚冀得金以償賦哀哉一與之盟終身不改皇天后土敢負從一之志乎願求一死以明大義乃大慟將軍聞之亦涕下卽麾女館于別室旦呼其父來詰之果然將軍切責之父曰婿自退婚與某無涉也將軍曰吾願以若女作吾女嫁若婿其父謝不敢將軍乃出賞其妝奩極豐擇吉以女嫁原塔山東人至今猶有能道之者後聞將軍出師楚中兵敗力戰死尤以忠烈著云

外史氏曰將軍忠義人也故能慷慨而完人夫婦其後戰死疆場

英風至今尤烈烈哉

閔義士傳

閔義士名遵古字無作號甘茶歛縣人郡庠生也幼博學通六籍尚義好友每有急難相告者無不以身任與同學江天一爲肝膽交天一同金侍郎聲起義事敗被執赴金陵時遵古僑居蕪湖天一道經以囚服突至其家從帶刀者一人遵古執手相語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曰無他言今將往拜孝陵引頸受刃耳時賓客滿座聞皆驚走惟方青若不去乃進苦茗飲天一盡數杯議論侃侃不倦遵古亟呼家人作雞黍進酒天一與帶刀者固辭而去青若問曰客何人也遵古曰此予曩所稱江文石先生也平居以聖賢爲己任今者果能捐軀報國矣予與先生爲道義交卽不能從死願及其未死之須臾而周旋焉青若曰噫烈丈夫也請卽佐君行乃同往既至入坐喜動顏色于是帶刀者見而竊歎焉既而帶刀者大言曰君輩母以武人鄙我我雅知忠義者也今世吾心服者史

閔義士傳

三

閔部可法黃總鎮得功金翰林及江君四人耳然子亦義士也吾與江君周旋久每至所親厚之家輒逃匿不肯見見亦懼形于色惟恐去不速情意真摯未有如子也吾在座子母乃有不盡之言平乃竟去遵古因歎息不得一見金公天一索敗紙書數字授之使往至則僧海明在焉聲曰甚思一見文石也遵古乃令青若具壺棹自往招天一帶刀者不許遵古正色責之曰君何與初言悖耶帶刀者曰金翰林好持體貌自被執以來不少假借使諸君並坐我獨侍立情奚堪耶遵古復走于聲言于監押官以令箭檄帶刀者送天一來痛飲而散時燭再跋門外弓刀環列金鐵聲鏗然兵人大呼叱咤青若大驚面失色遵古張拱翔步從容而出道旁人竊語曰此時乃有此人耶聲與天一等既棄市海明殞聲屍載歸蕪湖遵古聞之泣曰吾文石先生奈何走告海明海明不可遵古無策頓足撫膺涕泣廬下感閔人蕭倫慨然出貲殮天一等屍歸葬遵古卽棄巾衫終老田間卒年六十餘

外史氏曰當聲與天一被執凡故交游惟恐連及竄避不遑遁古乃周旋擾攘中不畏殃禍貽卒感陌路蕭倫出資收葬噫義氣動人何其猛哉

蕭義士傳

蕭義士名倫字彝敘福建人性豪爽重義疏財嘗傾囊救人急己飢寒不卹也乙酉西南都既定徽郡翰林金聲及文學江天一諸人舉義恢復兵敗被執棄市僧海明字慧淵者殮金聲屍昇置蕪湖道院時倫買于蕪聞之白衣冠往弔撫棺大慟曰是喪義廣柳車奚堪藏碧血耶吾有經首文柳值踰百金自伐材而下上權稅環銅文漆皆在明時是乃公所安寢也遂易之諸生閔遵古善天一亟欲收其屍力未能告海明海明日同金公死者四人收其一棄其三不可于是遵古垂涕彷徨于廟倫見遵古狀慘異以肘觸之者再遵古熟視之素昧平生也倫曰君何所苦若是耶遵古具以情告倫曰噫但得八十金界我事辦矣遵古大喜頓首以謝顧入

蕭義士傳

三

十金無出乃募得二十七金自拮拾一金授倫倫曰貲不敷然事久變生吾不可待旦日去數日殮四義士屍歸計所費金則百餘矣倫猶怒諸棺惡盡以素所儲善棺易之惟天一棺則用家所治殮聲者後天一弟天表及金氏程氏俱奉柩歸吳余無人至遵古與海明買地葬之倫復爲之立碣備書姓名鄉里於上後倫貧甚冬月不能具絮衣每遇春秋必具紙帛酒楹饗奠二冢數十年不衰云

外史氏曰嗟乎蕭倫何其勇于爲義耶夫倫與死難諸君子非有姻婭瓜葛之親也亦非有一揖片言之交也乃不避危險不吝金貲不卹困窮而竭力周旋非義氣動于中烏能勇往如是哉

王義士傳

王義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皋縣隸也雖隸能以氣節自重任俠好義甲申國亡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薙髮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棄之市妻當徙王適值解高德溥之義欲脫其妻而無術

乃終夜歔歔不成寐其妻怪之問曰君何爲傍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爲傍徨如此耶曰非爾婦人所知也妻曰子母以我爲婦人也而忽之子第語我我能爲子籌之王語之故妻曰子尚德溥義而欲脫其妻此豪傑之舉也誠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顧安得其人哉妻曰吾當成子之義願代以行王曰然乎戲耶妻曰誠然耳何戲之有王乃伏地頓首以謝隨以告德溥妻使匿于母家而王夫婦卽就道每經郡縣驛舍就驗時儼然官役解罪婦也歷數千里抵徙所風霜艱苦甘之不厭于是舉人感之斂金贖歸夫婦終老于家焉

外史氏曰今之吏胥祇知舞文弄法以求溫飽何嘗知有忠義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志噫蓋亦于古而塵見者矣

周義士傳

周義士山東青州人忘其名性倜儻不羈尚氣節重然諾有膂力

周義士傳

古

雙手能舉五百斤善長鎗馬上刺人疾如鶩鳥年弱冠名滿山左登萊臨淄少年多往師之出其門者稱無敵我

朝初定鼎響馬盜爲患甚熾然耳義士名輒不敢近其里順治中有于太保者結寨山中招集亡命爲亂守土吏皆與之通

世祖章皇帝惡之命將往征賊倚山爲守未能即平義士大忿獻策軍前請以計滅主帥允之乃率其門人精銳者十輩入賊巢僞

稱歸附賊素重之深信不疑在賊巢月餘盡知虛實偏結豪俊會

賊羣飲沈醉各挾婦女淫乃呼門人及所交豪俊乘黑夜盡斬賊魁待旦呼羣賊告以大義令各挾貨散去于是皆解甲投戈以行

復以賊孺子女乘賊中驕令門人送歸其父母然後持賊首詣軍前陳狀山東遂得太平義士竟隱去

外史氏曰一夫攘臂不煩一兵不折一矢一朝而殲巨寇功成不受賞飄飄然引去非豪傑士也哉

江陰李義士傳

李義士失其名字王人江陰人也生而尚氣節重道義以明為業尤好走狗射獵未嘗讀書也然朋友有急告之者無不竭蹶從事比鄰有少年聘妻以貧故不得娶妻之父母憎其貧以女售武貴人為妾武貴人嬖之女不樂也嘗獨坐閨中咄咄作鬼語曰樂昌破鏡何日復圓耶黃衫客崑崙奴世復不少獨患吾命薄耳乃泣下盈盈少年泣告義士失妻故義士大怒曰何不訟之官少年曰彼方擁厚貲交結官吏勢赫赫是猶投鴻毛于紅爐也義士益大怒然自付力不能勝亦未敢遽攫其鋒即偽為輿徒日伺候于武貴人之門久之聞其妻與妾欲詣東山北極廟進香求子義士大喜遂厚貲其侶與之謀侶諾之明旦妻妾登輿義士與侶竟昇其妾歸少年家武貴人大怒訟于官義士亦奔趨且言願以頸血灑武貴人衣官聞之亦大怒不直武貴人竟不究其事少年夫婦得偕老

外史氏曰觀義士之劫武貴人妾何其委曲以成耶殆與崑崙黃

衫同其俠矣

徐永明傳

徐永明字容公順天府宛平人也行八性至孝父早失三年喪哭泣未嘗輟事母甚謹婉容色下氣怡聲竭盡子道待二弟最友愛任俠好義朋友有急難無不以身赴之喜結納賢豪長者家貧以薄貲經營獲息以半供母菽水以半為朋友權或資其空乏有求者必拮据稱貸以應多慮往實歸從未有使人空告者也既而富有金帛錦繡內則與諸弟共車馬衣服外則與諸友共妻妾而病不能主中饋即以千金買淑慧妾侍老母既而妻病愈乃曰吾豈登徒之流耶發者購妾為母老妻病耳于是擇友人貧而無妻者竟盡室以妾贈之凡朋友有死喪之禍無不竭力周濟貧乏者解衣推食裘馬舟車之贈未嘗或吝也後以慷慨故家中落然四方之朋友來告請者未嘗一拒之也康熙壬申秦中歲凶百姓離散奉

詔招民有功以縣令用

外史氏曰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至于今日悲歌或有慷慨則絕憫矣予羈旅京師十餘年日往求之不一見也及出乃聞友人高齋云徐君慷慨人也詢之果然嗟乎今之世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慷慨豪傑之士庶幾慰我調飢耳故為傳

程芝桂傳

程芝桂字祥禾無錫慷慨人也流寓吳門游長洲學為諸生中輕財尚義者性孝友事父母能竭力父先歿哀痛不欲生居喪三年未嘗聞其有歡笑聲母病晝夜不交睫以待湯藥求神禱天極其誠摯及卒哀毀骨立葬祭皆以禮其待兄弟也甚相愛一飲一食皆與共弟臥疾傍徨不寐者數日夕及卒無嗣乃以冢子繼曰此子也長可以承喪事且可奉養婦三黨貧困者多周濟之不能婚嫁者悉解囊以助歲凶倡捐以振朋友窮餓者解衣推食且使得所無瑣尾患有貸其數萬金行饒浙東數年本銷折惶恐來告彼

書行世

士

輒大笑曰此若時有不利耳何為作此狀哉竟置不問其度量如此與人交以誠以敬白首無間言鄉人皆以長者稱之吳門能行善事者惟蔡方烈一人而已繼之者則芝桂也好道家言刻道德

書行世

外史氏曰擁金錢而以一文為命者滔滔皆是也然自漢已然故子長氏之史重游俠而傳貨殖以洩其胸中不平之忿至於今日之三吳則予更有以激之矣故傳芝桂于義俠

蔣聖鄰傳

蔣聖鄰惟賢浙江仁和人少喜結納天下賢豪任俠輕財好奇計舉一子彥生即慨然有四方志遂入京師值明之季世盜賊蜂起意欲立功異域乃走雲中雲中為邊鄙重鎮兵馬甲天下懷計負能之士多集有副將張志雍者落職閒居聖鄰與之友重其材奇其狀即以所挾重貲資之恣其結納崇禎中聞賊肆亂朝廷下詔求邊材廷臣以四將薦而志雍與焉及入對三將皆股票不能

措一詞惟志雍慷慨激烈侃侃條奏上大說授爲四鎮撫夷總兵官駐節雲中而聖鄰仗劍從之爲佐轉運經修邊塞井然條理無何賊破寧武關陷京師既而隱于燕市持籌貨殖又十餘載歸前後共二十一年始抵里孫燦已生十有二歲家人無有識者矣聖鄰爲人無城府不立崖岸平生無疾言遽色喜提挈後進游于王公大人之門凡有一材一技者無不獎掖汲引藉之致身青雲者指不勝屈尤喜以財濟人貧寒困乏流落京邸者無不周全俾其得所鄉黨宗族仰之舉火者甚夥與人交久而益敬內外皆稱長者云年六十七卒于京

外史氏曰聖鄰以布衣之士而能提挈材技汲引後進以財利濟貧寒則有賢者雅量矣豈直使而已哉

義僕傳

義僕猪兒頭者江陰人也因其形黑而上僂深目而猥噪性蠢而好食故人皆呼曰猪兒頭猪兒頭者蓋其野號也本姓王弱冠父

賈溪外傳八

志

死不得葬因賣身于尤氏尤本世富蠹而無嗣族人多垂涎之且侮爲几上肉尤老年八十有五忿而納祁氏女爲妾期年舉一子洗三謙親族出以誇示或以不類譏之尤老愠遽洗左足命猪兒頭山子左足示之父子皆駢拇譏者大慚席罷猪兒頭告曰老子識今日之狀乎禍從此始矣老奴請營三窟爲他日計可乎尤老頷之曰子于吾家四十餘年無二心焉吾且不及暮未能遠謀也自今請以吾家聽子而行但能保此一塊肉毋使先鬼餒吾死何憾猪兒頭泣諾願以死報遂賃保姆孺攜幼主遠匿會稽山中購田宅以居令尤老血抱他兒謬爲祁氏子使族人不疑自以販蒲爲因往來其間默運囊橐實之他兒稍長卽以千金謀婚貴介爲尤族樹敵未幾尤老死族眾來爭產伏毒殺他兒逐祁氏祁乃匿兒所凡家僕爲尤老持籌者皆遭追索之禍而猪兒頭尤慘榜掠幾死終不實吐乃逐猪兒頭沒其妻于猪兒頭被逐亦匿會稽延名儒課幼主十五稍通制藝卽挈詣京師輸粟入太學時姻家久

任滇南方遷于

朝乃具盛幣以子增禮入謁貴介大說命卽擇日結禡後以情告貴介怒徵書當道令增往訟狀下有司治之族人械獄者二十七人瘐死者十三人復城旦首惡盡復所占猪兒頭乃于會稽遷祁氏及儲蓄復歸于江

外史氏曰猪兒頭一賤僕耳其事主也矢志立孤不爲利奪不爲威屈不以妻子累其心不以生死食其言卒復尤氏故業報宿怨有程嬰公孫之風焉嗚呼食君祿者可不進而思之哉

賈溪外傳八

六

賈溪外傳卷八

留溪外傳卷九

游藝部

武淡男傳

武淡男名恬雲南武定州人也幼聰慧凡詩書百家言及百工技巧藝一過目輒善性豪放不羈好飲酒酣擇細竹堅實可爲箸者真危旁削炭如筆入烈火中候炭末赤若錐持刺箸上颯颯有聲如蠶食葉疾若風行且飲且作酒盡乃止益之復作嘗作十八學士登瀛洲圖房杜諸公眉目宛然侍從畢具卽小李將軍之神筆嗟乎其後矣頗自愛不輕與人作滇人多寶之欲得其箸醉之酒則可不醉卒不能得或遇貧士及黃冠緇流告以窮餓輒欣然爲作雖累百不倦丁亥流賊自蜀奔滇竊王號滇士民皆趨之恬獨深匿不出賊偶見其箸異之徧召不得懸賞索之或告曰易不出以圖富貴恬唾之曰我豈作淫巧奇技以說賊者乎偵者繫見賊至則白眼觀天僵立于庭如沈湎漢賊問之不應令作箸不應以

留溪外傳九

酒飲之亦不應以利誘之又不應恐以刀鋸終不應賊大怒揮出斬之神色自如終不發一語賊左右有憐之者曰鼠子安足以辱刀斧曷縱之徐當自逞其技也乃釋恬遂披髮佯狂日歌哭于市夜逐犬豕同處賊敗病愈方爲人作箸以謀醉後竟以醉死年六十二

外史氏曰武淡男烈丈夫哉當流賊煽蕩于滇士大夫靡然從之淡男以布衣岸然與抗威武不能屈豈非烈丈夫哉

蔡儒醫傳

蔡儒醫名海寧一名仁博字指方號理公江南崇明人年十八游邑庠屢試輒前列鄉先生稱其文如春花秋月一人人目令人思之天性端慤自幼至老無疾言遽色未嘗一與人競人多愛之其祖曾爲海買累貲百萬明末見天下亂盡散與宗族鄉黨之貧者棄舉子業來游江陰江陰故季子里人多尚義先生竊慕之隨託跡焉初寓城西白石山中自號白石山樵訓徒自食山中人莫不

知書皆業農樵先生居十年樵樵子弟皆嚮學能文章順治開游庠明經者十餘輩于是城市始耳先生名先生不愛交游惟與東山笑和尚善往來無間笑和尚者不知何許人語似楚音順治初忽來瓠子岡寄棲大王破廟掘履爲食不乞人一文人與之弗受也負屨入市不二價亦未嘗低昂其值不肯輕與人言見人輒笑人問之輒大笑不止嘗山谷獨行則鼓掌高笑或臨池獨立每顧影自笑捫履之暇或仰天長笑或倚風豪笑虛庭獨坐或啞然冷笑或莞爾微笑卒然或胡盧大笑舉止未嘗輟笑故鄉村老幼皆呼曰笑和尚每入市市中羣小兒因其善笑皆拍手誚笑擁繞呼笑和尚尚亦樂與羣小兒嬉笑相與大笑不休嘗與先生危坐空山終日作耳語語竟輒相視大笑而散和尚所善者曰哭道士亦不知何許人順治間來廬江陰席帽山冬夏常冠簪冠履屨入市求食得食必北面再拜而祭祭必哭人問其故哭而不言固問之則放聲大哭人始多怪之既久皆識其誠每入市曰哭道士

留溪外傳九

二

來矣爭與之食食必祭祭必哭哭必誦黃庭經以報一日邀先生往訪抵其廬道士方陳芋栗哭祭中庭聲極哀先生和尚聞之傷心亦歔歔泣下相與延伫屏外以俟畢事久之哭愈勁而聲愈慘皆掩面大慟日暮道士哭休拭淚入見卽獻祭餘方食和尚忽言曩者言觸道士心又復呼天號泣悲慘動地先生和尚亦皆淫淫淚下相對達旦于是三人遂成知己道士善哭每于風雨臨花月明繞樹或雲沈遠嶂雪滿空山莫不對影悲哀椎心咽血問者酸鼻然不知其何爲而然也逾年道士辭入終南出方書五卷授先生曰是神書也能奪造化吾聞人多矣無若子之仁也然有三誠母治不忠不孝不義之人反誠天必殃之遂大哭而別先生得書閉戶揣摩不使一人窺惟和尚得入又逾年和尚欲他往留之不可乃握手大笑而去竟不知所之由是先生別無知心讀書之暇祇自笑自泣自歌自歎而已三年先生盡得其道偶行村落中聞小兒號聲異問其家乃兒母無故遭父扑挾忿自經已一旦暮矣

兒方彌月索乳不得而嘔鄰母乳之不肯食固嘔不少休先生撫
兒祝曰吾能活爾母爾母嘔也嘔乃止其父感請試之先生乃索
所繇繩仍繫死所令捫屍倒懸出紅丸子塞其鼻以涼水熨面須
臾腹中作蠅鳴聲卽解懸甫就地咽鳴復活舉家驚拜爲神異日
過南塘見市中一少年右耳出怪瘡長尺半根細如蠶絲而末大
如斗號慘伏地市人擁而觀先生請治之命扶據匡牀取涼酒三
升浸其左足少頃以一黑丸子咀嚼塗其左足拇指藥上怪瘡卽
廓然墜地少年絕無痛楚全愈而去里有好飲者飲多而未嘗醉
十歲時晨起必請其母飲醇酒三升然後入塾久之量漸高每飲
必一斗日需酒三斗父憂其成疾戒之不可弱冠益縱酒小飲過
六斗大飲過一石三日無酒則病欲死先生見之謂其師曰此兒
腹有蠱不治將不久其師告之故先生曰吾能療之乃解肘後阜
囊探黃丸子藥一顆大可黍米令含之誠勿下嚥片時覺涼微臍
腑香沁骨髓忽咽喉蠕蠕吐出一蛇長三寸許頭尾宛然一角兩

西漢外傳

三

目蚩蚩蠢動殺之有聲曰自茲子不復涓滴飲矣後果然聞酒輒
醉所治怪證多類此門人欲受其術曰不可良醫治病必先審其
六氣調其陰陽察其表裏究其淺深辨虛實之候參補洩之性然
後投之以劑而疾痛無不立去若心動氣浮志欲侈訛審察之
微失參辨之宜而用藥舛謬未有不殺人于頃刻者也譬之良相
治國必舉賢任能因材器使其心休休其如有容正己無私然後
鼎鼐和陰陽燮而天下治如或心術匪端志向偏趨而用人失當
欲求峻其功業終其令聞者鮮矣故曰爲醫如爲相用藥如用人
吾道微矣非絕欲無私通神于微妙之鄉窮理盡性研幾于幽明
之極者不足以傳也先生醫必擇人若病者品行不潔卽貴顯津
要懼之刀鋸亦不爲治如忠信孝讓雖貧無酬謝一召卽往且資
助之先生又蹤迹無定求治者倉卒難進又持志如此人多不敢
率求苟遇之雖死證必活故有津要毋疾篤召治再三不赴憚之
以死亦不往曰若貪利虐民不忠于國天必禍之治之獲罪于天

吾寧死而不獲罪于天也竟不往里有爲富不仁者以不治其子
也怨先生陰使無賴辱之子市先生愠遂絕言醫并火其書曰無
以買禍後人後遷隱雷溪之北十餘年而卒門人葬于閭部里定
山之北麓歲時祭掃焉

外史氏曰先生天下曠達高儒也見天下亂乃散家財不爲身累
飄然去鄉國游絕無顧戀豈非曠達高儒哉其所友者緇衣黃冠
殆非庸流但其所以笑之哭之者豈有所抑鬱忿懣而不得舒發
其生平耶至爲醫如爲相用藥若用人之語旨哉吾于是知先生
之醫術通治天下之大道者也今之庸醫每執死方不知活變虛
者治以實補者投之洩遂致芥纖之疾轉入膏肓卒不可救嗚呼
其亦未聞先生之言也歟夫醫學小道可慎如此至于治國家蓋
可忽乎哉

薛衣道人傳

西漢外傳

四

爲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外科凡諸惡瘡得其藥少許卽愈人
或有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割腹洗腸破腦濯髓則有華
陀之神里有被賊殺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
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即君何妄也頭不連項矣彼卽有返魂
之丹烏能合既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
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
以銀鍼紉其頭于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燬以炭火少頃煎人
參湯雜他藥啟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
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
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
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刺臂然未聞其能活既殺之
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于陀耶孰謂後世無奇人哉

盛醫兒傳

序曰予讀史記曰者傳至宋賈二大夫告司馬季主之言慨術數之士自古多僞至于今益不可問矣豈惟不能使人趨吉避凶反令人卻禍蹈禍者有之由其人本無實學徒爲詭倖以邀利陰竊以算聽焉而已蓋星者有書曰皇錄皇錄者緝富貴家三代星命已往休咎謂皇天所付之符錄也相者有書曰繡典繡典者紀富貴人骨格狀貌部位痕瘡謂刺繡人狀之典籍也凡省會郡邑必有一人名通方家彙輯兩家之書名曰急水以待術士之求而陰要其利其字多捏造非簡策所有其語皆詭異無文理可會雖陳之于前人不識也以故得其書者言往事多中人惑之至傾國奔走以求教其未來偶或一中而中者又相爲誇詡故其徒年來益繁而大人先生亦皆倒屣以迎孰知一門命相早已登其皇錄久已入其繡典矣壬癸閒閭有術士號半仙者妄人也習命法好大言欺世自稱通神愚男女聞其神爭以神事之耿精忠懷謀不軌欲試之衣敝縕袍徒步往見半仙踞座高談旁若無人及推耿入

閩外傳九

五

字卽咄咄稱怪繡算五星面乃失色畢則大驚叫遽下席叩首呼萬歲曰陛下子元元臣萬姓混一四海之眞主也耿說告之實載與俱歸賞以千金資其車馬僕從北游兩浙結納奸究事成許以宰相甲寅吳逆反密約耿叛耿知盛誓兒善星易使迎決之盛誓兒者名恆之浙西湖城人也三歲以痘證失明六七歲入塾中戲問讀書大說歸告其母請從學母曰汝雙臂不可學也對曰吾目雖瞽吾心與耳未瞽也固請而往學究口授之書過耳輒記憶年餘能誦四書周易教之暗摹字畫又年餘能捉筆既長明易數爲人卜多奇中復學于平果老浮風諸家命法通天官推步之學名噪浙閩耿召至問其命數誓兒曰大王貴越人臣毋庸論命與數也但思恪忠朝廷愛惜士庶便可與國同不朽矣耿曰吾非問此也今滇南起兵吾亦欲徵師北發能割據江東乎能混一中夏乎對曰此非瞽兒所能識也臣聞王天

下霸一國者必有世德然後有世命始著星象昭符瑞而見蒼龍苟僅以枯骨朽草無用之物八卦五行微渺之理而欲定天下大事竊恐未或然耳臣推步天官

本朝世德彌長天命攸在割據混一未可問也耿不說曰汝瞎子何知天象卽命善天學家者與之辯論誓兒曰熒惑雖逆犯數日卽退未嘗久守不過兵戈之擾耳太白雖晝現未嘗經天蓋主禁旅四出大張撻伐七年之後亂者悉平天下安矣且歲星卽次寅寅爲京師分野歲之所在古諸侯相忌加兵況以下犯上乎願大王毋惑人言自失其算也遂攜杖叩首踴躍趨出卽遁去耿愠謂左右曰瞎子全不知時勢信口胡謔徒負虛名不及半仙多矣遂叛

閩外傳九

六

然所損多矣若遇侯王必如半仙于耿逆說之以帝矣耿逆敗亡而半仙無恙猶輕裘肥馬操其術以游士大夫之門而人猶多信之嗚呼安得呂才傳奔諸賢起而一正之耶若盛誓兒者可謂出乎其類者矣

野鶴道人傳

野鶴道人逸其名姓朱氏前朝宗人也其先以軍功世襲指揮使道人由武科歷官通州狼山副總兵甲申國變乙酉夏王師下江南圍通州道人帥軍來援大戰于北郊凡七晝夜殺傷過半力不支遂潰乃走揚州變姓名自稱野鶴道人隱于天寧寺廡下賣卜遇嚴寒大雪風凜凜無衣被臥棄席中幾凍死道人不肯告人人亦無有憐之者如是兩載餘其卜大驗叩之如響于是人多饋遺得免飢寒然道人好義得錢多輒散給窮餓者有以急相告卽傾囊濟之無吝色又數歲故時諸同官及其幕屬多爲大將知野鶴隱維揚市數使人求之不赴後輒聯名推舉于

C.101 Carter

22

朝道人義不仕欲投刊江死朋友力勸乃解遂以疾固辭貢上終其身

外史氏曰野鶴甘貧賤而老死賣卜此其志皎然不爲富貴易矣余友李大村云道人卒時鼻垂玉筋長尺餘蓋得道者云

葉羽傳

葉羽者蘇州洞庭山人字子翼多力好武藝聞南昌曾天成拳手無敵往師之既受業授羽革屨一兩以精鐵嵌首尾令舉步飛揚較棍棒尤峻又令擊火炭徒手搏弄羽難之天成曰學業須精敏能上截準鵲下拾蠅蚋則臨陣可搏矢石吾道高妙粹難神會然不離飛躍二字必高飛十丈橫躍十丈然後捷如振翩騰躍于何雖實育不及也汝當先習高飛而後進之三年羽技成與天成埒遂別去買于湘潭客張氏及收值張欺羽孤旅推故不給指入荒山自詣負家索皆幽竊嶺嶺密峭遂忽大蟒張牙來約長十餘丈羽高躍空中舉武騰騰勢殊猛羽便飛揚百變乘間亟取

兩石飛中蟒要害須與跳擲而死聲撼山谷及歸張大驚怖謂羽已死其靈現者魂也羽直前擒數其罪良久乃解時聚觀者已數百人往驗果然遂自邑令饋之金待以賓禮眾請曰自蟒雜處茲土采山概欲棄去日久官缺正供百姓坐困者八載今受葉君賜當肖像樹石俾居人世祝令曰可既竣題額曰姑蘇葉君生祠勒碑山巔曰葉羽除蟒處康熙乙亥冬余過湘潭入其祠讀其碑如左故爲之傳而羽竟以布衣老

外史氏曰葉君擅絕技竟以布衣終老而不能見用于世假令當時俾其將一軍未必無所建立也惜哉

嘯翁傳

嘯翁者歙州長嘯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爲嘯翁也嘯翁嘗于清夜獨登高峰巔豁然長嘯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爲山崩地震皆傍徨罔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爲嘯翁

發嘯也嘯翁之嘯幼傳自嘯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百鳥迴翔雜鶯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臥大江濱長吟數聲魚蝦皆破浪來朝龍龜多迎潯以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曙漢瀟湘漁父虎頭將軍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嘯翁嘯嘯翁以齒落固辭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悠揚既而如鶴唳長天聲徹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來聞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于前又若兩軍相角短兵長劍緊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于時炷香燼而嘯翁氣竭昏仆于地眾客大驚亟呼山僧灌以沸水半晌乃甦歸而月印前溪矣嘯翁能醫工畫善歌垂八十聲猶繞梁云

外史氏曰古善嘯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善傳迫我

朝稱善嘯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不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嘯翁之嘯則有變風雲動山岳之勢大非洛

下者可幾及也豈嘯翁之嘯直接蘇門者耶

八

大還道人傳

大還道人秦肯綮字誠溥丹陽人也幼穎異讀書寓目輒終身不忘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以文名明亡卽棄巾衫爲醫遇異人授以起死方能活既死之人轟然名震江以南好老莊自號大還道人與寧波張秋水善秋水孝廉煌言弟也亦遇異人授金鍼法能開十年瞽目二人因盛名求之者眾不能安于室嘗出游四方大還嗜酒面赤與同志者飲嘻笑唾罵無所忌醉則往往發狂有時髮上衝冠目皆盡裂眾大駭不知其何爲而然也嘗爲萬里游東至瑯琊西至流沙南至粵北至燕趙抵交趾入緬甸上武當登木華上書西嶽大王及歸足重脰面黧黑自云老子以芒鞋謁天子來人皆笑爲迂道人不信怪也居數月復出游謂家人曰曩遇勞勞仙與吾約今歲某月日授吾大還丹服之卽拔宅天上去去歲餘還家囊中出紅丸數百顆大如卵皆明亮如夜光珠分給妻子

及雞犬服云即飛昇矣既服卒不效竟以勞瘁故得疾卒
外史氏曰吾聞大還遊游天下其志不在求神仙也縱遇神仙安
得真丹界之哉徒以勞瘁而卒悲夫

木頭陀傳

木頭陀徐桐字古木浙江嘉興人也有膂力善射能輓兩石弓百
發百中工擊劍能飛斬人頭百步外通文章辭賦之學郡中有文
武才稱乙酉江東建國當事薦為游擊將軍率一軍守嘉禾城破
率眾入震澤湖既而浙閩大定乃散壯士使畊于湖濱自即薙染
為比丘號木頭陀以歧黃游大江南北活人無算觀人氣色即能
識其病之淺深聽人聲音即能決其病之生死有秦越人隔垣洞
見之神投藥石罔不效任俠得錢多散濟貧乏尤好結納天下材
智士以芒碭開素產豪傑遂游彭城見無賴少年以為豪傑也深
相結納日與痛飲酒肆中遇屠狗賣漿之徒亦以為豪傑也深相
結納乃至乞兒盤鈴猢猻之戲雞鳴鼠之流亦以為豪傑也深

相結納卒為此數種人累與其仲子俱死于獄年五十有五

九

外史氏曰甚哉交游之不可不慎也木頭陀知天命已去散眾為
僧可謂識時務者矣挾其神術亦足以取名當世奈何擇交不慎
卒不得正薨惜哉

六鶴居士傳

六鶴居士楊龐字仁常鎮江人也幼聰慧目甚異五歲入塾中見
有戴笠者伏門下龐窺其履即告師曰此偷兒也師怪之斥為妄
少頃其人果為捕者執去他日其師有客過訪談甚豪龐熟視之
客別去即告師曰客三日內必死師又斥為妄越一日客果死師
奇之後每言必中年十五通制藝越三年明亡遂棄舉業捐妻子
游浙東于天台雁蕩間遇一異人蒼髯白髮碧眼方瞳謂龐曰子
母效江湖術士為也從我游可識川嶽鍾靈之秀于是遂相與逾
閩粵越嶺黔荆湘入巴蜀西岐東洛以及燕趙遼海之區莫不
至而相人術益工自號六鶴居士往往識公卿將相于塵埃中一

經品題便作佳士善以氣色定人窮通以骨格定人死壽以聲音
定人貴賤以舉止定人生死萬無一失嘗曰相人別有神會不在
五官六府開也其言如此

外史氏曰相者自許負而後輒務虛偽然多至令名不終無足傳

也獨龐能以誠動人故其術罔不效嗟乎相人小道也且不可不
誠況其他乎

九真先生傳

九真先生失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自號九真子明末往來荆
襄間諸幕府以測字定兵家勝負罔不驗當事愛之使參軍謀又
能得賊陰事豫以告且于吉凶皆先知不火食終日惟飲冷水數
十器雖窮冬亦然故人皆以冷水道人呼之嘗獨坐一室終日不
出聲夜半忽發狂叫曰大事去矣大事去矣時張獻忠亂楚所過
城郭屠戮一空崇禎十二年既降復叛率賊眾圍房縣知縣郝景
春櫻城固守擊殺賊數千人賊患悉力攻之城陷執景春景春不

屈死于鳴鸞僕陳宜俱罵賊被殺屍棄于道無有收者道人哀之

具棺食殯三人于土即走京師白其事于當道請贈蔭曰一日不

死必辨此然于景春無半面識也城陷時戰死之游擊楊道選及
被殺之守備典史道人皆求屍葬之順治初猶有人見其往來衡
湘洞庭間後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道人與死事諸公曾無半面識而竭力周旋營葬請卹

以死為任嗚呼世之平居稱相知而毛髮利害反面如不相識者
聞道人風能無愧哉

鐵筆公傳

鐵筆公黃逐字天放別號蕩道人成都人也祖某來遷江寧父某
徙吳門博學工詩弱冠為博士弟子員以文鳴江南明亡遂焚巾
衫投筆硯學篆刻工秦漢文鐘鼎玉箸大小二十四家篆法無不
精妙絕倫故人以鐵筆公尊之為人耿介不肯俯仰人惟好古耽
學與高士程穆伯遠為世外交京口焦山有一古閣相傳周時物

上有篆書人皆不識穆倩一見即譯爲今文遂深相敬服同時有薛詰者定遠人字二吉亦諸生也棄去工篆刻然惟善漢法他不及也天放嘗言篆刻之法筆害有三刀害有六開見不廣筆無淵源筆害一偏旁點畫強湊成字筆害二經營位置疏密不均筆害三有形無意顛倒苟完鋒力輒弱天趣不流失灑脫意文成兩節此刀之六害也暗合道妙謂之神超出法外謂之奇規矩自合謂之工布置不紊謂之巧如能去九害合四法則得之矣其言如此外史氏曰天放先生平生尚氣節介然不肯隨波逐流故其所爲篆刻皆鐵畫銀鉤如其人焉非世俗雕蟲小技所可彷彿萬一也

賣漿叟傳

賣漿叟順天宛平人失其姓名

國初居宣武門外琉璃廠中瓦屋三楹甚卑隘然掃除糊裱甚潔四壁皆圖書几上置莊子離騷各一帙無妻子止一婢當炊年可十五六色甚姣時京城大疫叟侵曉擔漿二桶入市擊金版賣之

國朝外傳九

上

飲者皆不疫賣已歸換巾衫莊坐讀莊子離騷一篇燂酒自飲微醺命婢供食食已卽更黃冠道服攜方竹杖懸玉壺高寸許大錢圍至正陽門外盤膝端坐或問之輒告曰汝三日法當病死往出錢三文購吾神丹七服服之可免其人或不信歸果病死往往如是于是京城人皆知叟有道俱來求其丹止收三文多一文不受也服之病罔不除每日集數十百人求藥玉壺亦傾不竭人多持竿左手散藥無少息抵暮積錢成堆悉投玉壺中懸杖頭以歸如是者歲餘叟攜杖負囊跨一黑衛出彰義門而去不知所往外史氏曰叟有道之隱君子也觀其所取甚廉所惠甚溥非有道者不然也其壺中必有烏跡龍文之祕惜無有將相材者其人遇之耳

王子龍傳

王子龍名世淳平湖人也幼穎異及長博學通文章補博士弟子

其每試輒冠軍性謹厚言行不苟與人交謫如也大父建中前丙戌進士萬曆朝兩歷都諫以敢言著好易學晚年授子之鑒之鑒崇禎己卯明經也隱居不仕以易學授于世淳世淳既得易學通操著遂棄舉子業遨遊四海王公大人皆倒屣以迎初游京師太常勳近公杜訥尚爲諸生迎之上得觀之六四世淳曰利川賓子王子他日必入翰林勳公笑曰吾方爲諸生何遽至此世淳曰父辭如是周公豈欺我哉後果以諸生特薦用都御史嚴饒菴曾架爲侍御時例應巡離值兩淮及天津缺官益得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人或以爲兩淮也世淳曰必天津鹽御史公署多在城惟天津在郊耳已而果然耿逆叛三韓劉敬公德懋以總兵官帥師往征聞世淳賢致之幕筵多奇中八閩定劉公總鎮福興莆中太守卞令之永譽命世淳筵得師之九二世淳曰公他日必開府乃刻功崇節鉞印章貽之曰留爲後日券今卞公已撫八閩矣海賊入寇劉公移鎮泉州筵得震豕有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之

國朝外傳九

上

辭世淳曰泉必困然不危也世淳以疾歸劉公至泉未久賊果來圍劉公堅守三月不解因乘賊懈出銳師入敗之賊遁圍解其所中甚夥不能具載世淳善內養術工醫常起人危疾以是海內多知之

外史氏曰曩予客京師士大夫多噴噴世淳醫筵之神及內養之妙恨不得相見今丙子秋仲得遇于邗江興教寺中蓋已眉皓然矣然其精神充溢飄飄若仙信乎有道之士哉因喜而爲之傳

楊守業傳

楊守業字君愛合肥人也幼穎悟絕倫讀書不成棄去學卦理子杭州張明陽明陽者高士也其卦不以蓍不以龜不以瓦不以金錢不宗三易不主三兆不祖八命以竹木爲筮六禱而擲之定八卦分六神布十二支辨陰陽聖察五行生剋之理以斷人吉凶罔不驗吳人呼爲明陽卦守業盡得其道遂以張爲姓其占更神巢人鮑某素封家也延之問游庠蓋已舉府縣案首矣守業曰是卦

子不惟今不能進且終身不能進巢人多非之後果然或以米舟
利息問守業曰八月初一日舟當爲官封去二年後方返僅獲小
利而已至期果爲有司執以載兵入都如期乃得還巢湖聶姓者
大賈也方販貨放舟卜之守業守業曰毋動動必沈破聶違之舟
果破于湖濱宗陽官將軍問家宅守業曰今日午刻尊夫人必跌
死至子刻方甦母恐也及午夫人果自岑樓墜地絕去已無氣矣
至半夜復活守業性孝事父母能盡道嘗自卜壽卦成泣告二親
曰兒壽四十八歲來歲當死不能奉二老以天年終奈何明年果
死其子朝元傳其術游江淮間爲人卜亦多中云
外史氏曰予讀周禮古卜者有官皆隸宗伯使民知吉凶趨避後
世失之而流于野百家雜出而驗者鮮矣乃守業竟能以卦理動
一時出諸著龜之外可謂得授受之真傳焉

留溪外傳卷十

苦節部上

王節女傳

王節女江南亳州女子也乳名五姐幼許字同里李殿機年十二父母雙故依叔氏待嫁殿機窮餓賣身于鑲紅旗擺牙喇厄爾庫爲奴爾庫買蕭氏女婦殿機五姐叔故縱縱自食年三十四而殿機不歸從兄逼令改嫁矢志不從乃與鄰人范一魁匍匐至京訪殿機時例賣身旗下不得出旗爲民厄爾庫重五姐節義不責殿機身價聽與五姐完婚併以蕭氏歸之鳴之部侍御史阮爾詢亦上言在官人與旗下原有定例但王氏矢心守節冒死尋夫其志可嘉所當曲全以敦風化下部議部發五姐與一魁同行恐非全璧令穩婆遞驗尙處子也遂准放殿機蕭氏爲民與五姐完聚仍令母家資給之議上制曰可

留溪外傳

外史氏曰誠哉夫子之言也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今

天子蕩平三逆憫四方勞瘁亟以德綏天下而天下咸以德應若五姐一魁所謂村夫村婦耳一以荆布釵裙持寒霜操而矢心不二一以異姓疏屬挾少女行而完身無故彼豈讀詩書講禮義者哉入旗者無爲民之事既買殿機復買婦婦之乃尙義捐價併捐買婦破例全節絕無勉強如厄爾庫者豈功令在前刑罰在後哉良由上有以道之也

姚節婦傳

姚節婦吳氏明浮梁令姚宗舜之妻也宗舜字定水嘉禾人由明經爲令有異政性狷介端方不肯諂事上官殘害下姓時饒郡守出權相門擅作威福每出令多騷害閭閻宗舜憂形于色節婦勉慰曰君讀書之士宜法先賢以愛民爲心慎毋容說津要暴茲黎庶遺穢去後也若不見容當解還印綬吾夫婦疏食菜羹亦可終老何必富貴云宗舜益強項抗之守怒中以他事左遷遂挂冠歸

閉戶著書不問世事家政悉節婦操井井有法崇禎中流賊四起海內陸沈宗舜身雖處江湖然心憂君國竟成痼疾臨卒猶咄咄言賊何時得平節婦年甫二十六遭變哀號悲慟誓欲與夫俱去復念遺孤年僅七齡無人鞠育而左右力勸因以不死然卒不御鉛華長齋繡佛屏絕人間事矣及孤出就外傳節婦心雖篤愛然教之甚嚴每授卷機杼下一鐙相對丙夜遙遙稍有怠色卽加箠楚泣謂曰爾當念先人早棄勉勤學業以繼先志今若此是欲使爾母重負先人子地下耶至孤兒頓首流血然後已甲申國變崇禎殉宗社傳言李賊竊號節婦聞之乃呼天號泣曰吾先人憂賊而亡吾寧忍戴髮含齒于賊氏之朝耶遂毀齒截髮爲尼結廬山中經年枯坐不越戶限者數十年而卒壽七十五

留溪外傳

外史氏曰余昔南游江右舍浮梁者半載餘邑父老多追道姚侯德政言其夫人尤能佐之廉愛又云浮梁故產磁皿比屋皆陶郡守發錢三百貫責造精品十萬事餽權勢計值十之一耳姚侯苦

之夫人力沮止令陶家供所值者侯雖由此得罪去然邑民受惠非淺矣嗚呼夫人寧獨節義云乎哉至一聞李賊之篡卽不忍戴髮含齒于其朝而毀形爲尼貞烈之氣充乎兩閒矣

辭節母傳

節母范氏山東高密人將軍辭謙若受益母也幼貞靜端淑笑語不妄發數歲事二親如成人里中俱呼爲女孝子及笄歸辭以恭順稱家貧操井臼勤緝績以佐夫子里中又有孟光之譽無何辭以疾卒母號慟不食欲與夫俱死姻婭力勸之曰汝方有身邀天幸誕一男則辭氏有後其賢于死者遠矣奈何欲效匹婦之爲諒哉母由是不死既而舉男子子母大喜曰吾夫子不死矣卽自起爲兒洗沐焚香祖祠頓首于主前曰辭氏得一孫男矣然家益貧母晝夜操織緝勤女紅以供餽粥孤既壯挾矢游四方母晝則倚廬而望夜則焚香禱天曰先人僅此一綫使得早建功業爲先人光則感且不朽也後孤以軍功授秩嘉禾迎母于署母則慙慙

懇懇勵之廉勤曰母上負國家下負士卒也故孤能立名節潔己
愛下不受軍中一錢隨參閫軍以平八閩功授世職副汀州總兵
官皆以清白著及秉鉞潮陽軍民臥轍留者數萬人抵任尤勵廉
節皆母之教也母

封一品夫人來年丙子壽九十矣鶴髮童顏步履益健三軍之士
樂母之賢皆願其二三百年云

外史氏曰余曩游閩時隸將軍幕下得觀太夫人顏色其慈愛迴
異尋常游于門者多加之嘘拂故士多樂歸將軍而其教將軍也
曰清曰慎曰勤曰愛士而已以是將軍清名著海內誠哉賢母也
朱節婦傳

節婦鍾姓海鹽邑庠生朱某妻都督朱銓達母也幼讀書通大義
及嫁以恭順稱甲申朱某聞李賊篡位毀巾衫焚書籍嘔血數斗
而死時銓達方孕節婦哀慟幾墮及產撫而泣曰嗟乎爾何不幸
背父而生耶及長親自授書寒暑不少懈既授室游武庠領己酉

三

三

鄉薦乃曰吾分內事畢矣遂閉廬奉佛甲寅逆變銓達請從軍征
閩節婦曰逆賊背恩作亂不久撲滅此正爾建功立業時也速行
毋忘時賊勢其張人情惶惶家人皆勸止勿聽竟遣行未久逆敗
銓達以功晉都督授漳霞守備始服母識銓達一受官節婦即遣
書曰爾父有明一諸生耳未嘗食祿也一聞君變即吐血而死雖
非殺身成仁然其心惓惓大義不可泯也今爾出身科目受
國恩做四品官當圖報效慎毋殘虐士卒戕削行伍喪敗名節所
轄千夫須人人視為骨肉飢寒勞苦一與共之庶可少酬君父萬
一若貪殘驕逸必至敗亡而辱祖先吾不忍見也果爾吾惟有白
組三尺先從爾父于地下耳慎之慎之由是銓達在官頗稱職後
遷汀州游擊迎事于任一聞鞭撻聲即大呼曰若輩得毋冤乎吾
兒慎勿草率若輩也故士卒犯法當笞呼者太太銓達亦多
為末減初節婦夫亡二十年中哭泣無間以故損一目然年至七
十猶能作蠅頭細楷字法道整無一筆潦草七八歲時即愛繪事

尤喜寫松竹梅其姊問曰阿妹甚意味只管寫此三種答曰妹愛
其耐霜雪傲歲寒耳父固名甲科聞其言即知他日必有節操雖
在孩提以成人目之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予與銓達從軍閩海每侵曉見其向日長跪作鬼語雖
同賊對壘亦然余怪而問之曰吾有老母在求天默佑耳即具言
母氏苦節狀余感思先人相對泣下後接家報每示余皆出母手
辭語侃侃反覆丁寧清慎勤三字焉嗚呼可謂賢母矣

林節婦傳

節婦姓董東甌永嘉人前崇禎朝少詹瑞安林增志貳室也幼端
貞性喜讀賀江夏女訓及并明經史有賢淑聲增志嫡室趙早亡
無嗣趙父因女言撫董歸之年十九值國變增志棄家為僧其庶
長子婦素悍妒知董孕患育子分其產強之嫁節婦怒曰婦道從
一而終不以存亡易志況宮詹為國守義吾豈不能為宮詹守節
乎且林門三代皆守節而吾敢貽先世羞遂毀容為誓以刀帛自

四

四

隨示必死婦大懼遂寢既而舉男子子喜曰吾志成矣以有子
則浮言不得復起也乃視兒如命兒幼多病一不食即節婦亦不
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然後無恙及長授之學名曰揆孫復以行
序更名某瑞安濱海疊遭寇盜家業蕩盡節婦以機為生教子
甚嚴每篝燈課讀躬自辟繯雖隆冬近寒戶外雨雪交作猶凄然
相對不少假借每出必命老蒼頭相隨察其交如與士君子往來
則喜形于色或偶與浮薄相接輒令長跪提以大杖然中心愛之
即投杖涕泣終日以故其子弱冠即成名士所交皆端人而門多
長者車節婦常脫簪珥佐酒食數十年不倦也節婦律身甚嚴雖
居半畝之宮而親鄰婢媼罕聞睹其音容待下甚寬家中老幼悉
敬愛之其視子婦尤憐愛每其子省父或游學遠方嘗經年不歸
則姑媳聯牀笑語相歡如母子初增志為賊所困家僮利其貲偽
報主已被害請節婦自裁答曰吾必待親收宮詹骨既而增志脫
歸家僮遁去時年十七即抱從容就義之志如此及增志為僧即

棄執綺屏腥食一切宴會皆不與或強之曰飲酒非婦人事況同于未亡人者乎終謝絕之余昔從先夫子探雁蕩山水詢東甌故明遺事其鄉父老盛道林氏一門節義余侍聞甚詳及開兩浙全志載增志三代苦節而董未及恐久而沒之故爲傳

外史氏曰余幼遇閩古崔免牀二父老于鄧尉梅花下得讀董節婦上夫林少詹書藁辭婉意深驚歎久之疑出好事者之手安得巾幗中有此有心之傑又孰知其當豔陽桃李之時凜守有夫之寡宇有父之孤拮据卒瘞以至成立又如此哉於戲可以接林氏三世之貞芳矣

平節婦傳

節婦無錫龍山隱者何尊素女義上若衡妻孝子平德清母也若衡幼有賢聲尊素愛之乃以女許字及若衡失母家貧無應門童婢又遠就外傳常經月不歸祖母年高殘處尊素即遣女奉事年十二有淑德事祖姑甚謹祖姑多病常徹夜不寐慇懃湯藥經

五

五

旬累月無怠色也夫婦雖在簪釵中然相對以禮無兒女于態結禱後益相恭敬祖姑喪茹素不食鹽者期歲其後父母及舅相繼而歿居喪皆然及夫亡則終身素淡矣其當夫變日家無十金之儲三黨又無可倚重者撫二孤授室二女適皆貧癯一手所拮据機杼紡績雖寒暑未嘗少休以故年甫四十卽髮蒼蒼目茫茫而齒牙動搖若六七十者節婦持己甚嚴終歲不易窺戶雖比屋鄰姬亦稀望見其顏色吳俗尼媼女冠多往來村墅中與大小家婦人交雜謨喨尤數從寡婦人游至節婦一概謝絕平居無笑容及長子德清以孝聞次子德澣以文鳴交游皆江左知名士乃怡然喜曰吾今日始可告無愧于先人矣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平節婦夫亡無十金之積彈力機杼撫孤成德求之古來巾幗中亦不多得者也至夫亡茹淡數十餘年尤人所難嗚呼此女中之鐵漢也

陳節婦傳 此傳與前同爲先慈作附入

節婦陸姓江陰廩膳生員陳士芳之妻也士芳字采湘少有才名年廿七科試金陵卒于闕無嗣節婦矢志守節父母欲奪其志然見其悲哀甚切終不敢言也及舅卒事姑日謹節操愈勵且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至老如初喪之日姑死遂長齋奉佛未嘗偶一出戶順治間海賊入寇其家近江族中老幼俱遁惟節婦不去婢媼請避之曰吾已處之矣若等速行毋我顧也蓋其室中預貯蘆葦數百灌以硝黃室外積松枝數千束寇來則舉火自焚故勿去也及寇至值大風舟不得泊故獲免節婦善持家頗有餘積比鄰有從姪名鼎新者富而貪多方求繼嗣勿許銜之遂思謀害夜半挾刃穿窗而入卒見金甲神人扼之于穴進退不可大呼驚節婦命婢鑽火燭之其姪不得已以實告達旦尙困窟中力掙不得脫節婦憫之焚香再拜代爲乞命始得出年八十餘以疾而卒

六

六

外史氏曰得天地之正氣者天地必默佑之故忠孝節義之徒其精神恆與鬼神通往往往于阨窮之時多呵護之此無他正氣相感然也若陸氏不避寇難誓死一室矣而風即濟之逆姪行刺死莫逃矣而神即困之誰謂天道遠耶人何爲而不爲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也哉

項節婦傳

項節婦吳氏徽郡歙縣人幼有淑德事親至孝長適同邑項德輔其族妹適德輔從于志震俱以恭順稱志震早卒妹卽自殺以殉鄉黨稱其烈而姊亦有妹風崇禎甲申德輔賈于廣德遭兵變而死節婦年二十三聞計哀號亦欲自殺念遺孤僅三齡一女方二歲又遺腹待生死則諸孤無所託乃勉自活無何族有利其產者強之嫁節婦怒曰吾妹夫亡自殺爲項氏光吾因有孤不能死爲吾妹辱矣乃敢失節重爲吾妹辱而貽項氏羞乎卽挾刃示之曰敢有再言嫁者吾拌與俱死族人懼謀始寢然猶百法困擠之終不爲動乃矚節婦歸寧則踰樓入盡攫其貲并摘諸奴婢身剗竊還之于是奴婢皆叛去節婦家遂貧既而遺腹生女值歛亂盜入

室罄劫并掠孤以行時節婦伏爨下聞盜欲劫兒去乃突出奪兒盜手且號且踊曰項氏惟此一塊肉若挾以往是絕先人之祀也所有願悉將去但還吾兒不然吾母子願請俱死盜憐而聽之盡脫其衣帽行盜平即遭歲饑斗粟直一緡節婦晝夜紡績不足給日止買米一甌供孤兒自與二女則煮豆湯和藜藿爲飯或悼其困勸以二女義養他人一意衣食孤兒節婦泣曰女子雖賤然先人遺體俾幼失教訓婚嫁不得所則未亡人罪益深矣卒困苦教養之成立擇婿字焉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吳氏妹無子故決烈就義姊有子故矢志撫孤雖一死于五十餘年之前一死于五十餘年之後有先後之不同要之于義則一也嗚呼爭爲項氏光矣

殷節婦傳

節婦歙縣殷達光妻處士江象武女也幼聰慧數歲父母命之讀書若內則女訓諸篇一過目輒成誦稍爲解即通大義既長每覽

古節烈事

七

輒流連慨慕想見其人父暗奇之知他日必非尋常婦也年十七歸達光以柔順稱事舅姑盡其道處姑怨容色愉愉舉男子子一而達光卒節婦拊心泣血欲與俱念舅姑在堂有子則守之義遂屏鉛華絕腥食矢志終身不二然哭其夫未嘗一日輟至老如初喪也姑久疾必倚人乃成寐家又中落伯季皆遠賈江淮間內無應門節婦日操井臼勤緝統夜爲姑代隱囊角枕者經年不怠遺孤稍長勉之學畫荻和熊備極辛苦舅姑卒三年喪哭盡哀于是節孝之名四著而家益落矣父母憐之乃迎歸母死代綜家政門以內肅肅雍雍歷二十餘年如一日遺孤既壯爲娶婦生孫皆出其十指所拮据也卒年五十有七

外史氏曰節婦年十八夫亡食貧撫孤四十年風淒月冷黃鶴悲吟較之子卿十九冬更久而更難矣嗚呼

沈節婦列傳

沈節婦吳門義士顏佩章族女構李沈道隆妻也有淑德年十六

歸道隆越七年而道隆故遺孤方六歲瘠田二畝草屋兩楹內外蕭如而節婦矢志守節父母宗人憂其家貧子弱委曲諷之嫁者以百數不聽節婦擅姿色善蠶桑里中多豔之欲婚者不一人百計謀之終不可得崇禎末歲大凶填溝壑者累繁節婦日蓄草根樹皮乞食于野以哺兒其苦益甚而其守益堅無何里中惡少有謀強焉者貨夜攜雞酒以往當新月在天衡宇岑寂從門隙中窺節婦一燈相對神色怡然惡少大喜謂可弋而得矣然足未敢就也少焉節婦聞戶外有足跡聲顏即渥然而丹須臾顧見其影忽抽衣而起有白光從兩袖間出將霍霍逼人知爲向所懷霜刃也惡少大驚逸去昨舌不能語于是鄉黨聞之謀婚之念遂絕節婦當大禮之後瓶無粒粒惟勤苦力作十餘年家稍裕卽爲孤授室後生孫男三曾孫男亦三卒年八十餘

秦氏訟之官族

八

秦氏訟之官族人乃構無賴者數輩輾轉告訐百法困擠凡四閱歲不解吏受賄欲徇之陰使人諷曰若苦矣若宗族皆豺狼也眈眈于若非一日矣勢必久累若訟致若死盡吞若財若死何益不如讓之以息若輩念氏知吏指乃告曰先人遺業死不敢讓若輩欲致吾死吾久欲拌一死以報先人所以不卽死者以三尺孤無託耳爲民上者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艾莠蘊崇之惟恐滋蔓以害嘉穀若夫縱惡助虐使善者不伸其如綱紀何爲我告令尹必欲曲斷吾雖婦人然心雄丈夫誓當手刃若輩而後自殺以鳴吾冤于地下矣吏聞之悚然乃直其訟氏當內外交証又遭水旱潦臻家道日落惟日夜勤機絲工織組爲孤延師授書業稍振卽爲孤授室繼游太學以資格應選縣貳乃歎曰今而後未亡人之擔可以弛矣遂謝家政舍館弄孫數十年而卒

呂節婦者梁溪高忠憲公從曾孫女前丁丑進士高世泰彙旃先生孫女諸生高昌生節培女也明末顧端文高忠憲兩公倡學東

林天下翕然宗之學者漸染其教皆沛然興起立志爲忠臣爲孝子爲義士即婦人亦多以節烈自許顧高祖先以理學自任而其閨閣至今猶能以義自守如呂節婦生于禮門幼有淑德貞靜沈默不苟言笑六歲讀女訓孝經諸書過目便知大義即動止以禮自閑家人皆敬愛之雖在孩提目以成人十八歸同邑諸生呂新頤事姑嫜以孝聞無何新頤以力學攻苦致疾早卒節婦年二十哀痛幾絕不食者七日誓欲與夫俱去其姑諭之曰爾夫死數也今爾不節哀順變其如衰姑老母何節婦始勉飯殯于室暫與夫同葬遂撫姪承祀授室析產曰吾事畢矣遂大歸于高初節婦夫亡卽棄絳綺屏腥食不與宴會矣及反母家獨居一室閉戶足不越限者十餘年忽白芝產于中庭莖大如斗而本高數尺婆娑如擎蓋人以爲貞節之感云

外史氏曰有明東林之難作而社稷隨之以亡論者多咎君子疾惡太嚴致激禍亂固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然當其盛時深山窮

閩外傳十

九

谷村夫愚婦皆靡然嚮從若顏佩韋者販夫豎子流耳挺然以義自奮乃至殺身罔惜迄于今遺風流澤垂六七十猶未墜而其家婦人女子淑其德而感發者往往焉嗚呼學之不可不講也

計節婦傳

計節婦黃氏名淑貞吳郡吳縣儒者黃長齡次女也幼貞靜沈默寡言笑性樸素至孝及笄字同邑庠生計天培崇禎甲申李賊犯闕崇禎殉社稷東南鋒鎗四起天培死于難節婦避亂于鄉閭計哀慟絕去者再已而歸葬結廬墓側日夜號泣月餘奉天培主于室每食必祭祭必哭哭必極哀母憐其幼且家貧無子心計嫁之然見其悲哀甚切不忍遽出諸口也久之密令戚姆輩以微言婉諷節婦知其意卽剪髮斷指誓不二天父聞之大驚謂其母曰吾女識大義不可奪其志也遂寢鼎革後累遭凶歲家益困節婦日夜織組以給饔飧事舅姑極其恭敬夙興夜寐未嘗少怠二十年如一日焉後撫姪爲嗣主天培祀幼授學長授室一切脩脯婚娶

之資皆出節婦一手拮据無他藉也自十六歸天培甫半載而贅今已六十二矣郡守聞而嘉之乃表其門曰節孝黃氏之廬外史氏曰士大夫漸詩書之教深聞禮義之學熟然後能安貧賤持氣節不爲富貴奪苟非其人未有不心搖搖而移之矣黃氏以十六齡之女子結縭方六閏月耳乃能操志于貧窶之門處困窮而不辭甘荼苦而如飴嗚呼可謂巾幗丈夫矣

胡氏雙節婦傳

胡氏雙節婦者歙縣吳維綱二女也幼貞靜性孝事二親姊姊爭盡道甫垂髮里中諸姻姪皆嘖嘖稱二女孝二女行坐立皆端嚴不苟又相愛逾尋常家姊姊及笄字同里胡光善胡光裕昆季二婦事夫也俱以恭順稱及事舅姑妯娌又爭盡孝舅姑大說每對戚屬卽誇詡二婦曰吾家二婦事吾夫婦爭盡孝此吾家大祥瑞也吾家必發跡久之鄉里姻姪無一人不稱二婦孝謂其家必發跡無何光善以力學故得疾遂不起妻慟慟侍湯藥晝夜不解帶

閩外傳十一

一

不交睫者九十六日而光善卒妻哀慟幾不生未幾而光裕亦以疾卒光裕妻號痛呼天絕去者再舅姑力勸之姻姪來慰者以百數始稍解然二婦之痛哭其夫也一倡一和無虛日矣鄰里戚屬爲之傷心咨嗟歎息謂天道之無知也舅姑憐二婦少微露再醮辭二婦聞之卽斷指勢面誓不二天光善妻年十九而夫歿卒年六十光裕妻年二十一而夫歿卒年七十有六

外史氏曰世之所謂瑞者珠玉錦繡金帛阿堵耳殊不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爲家國大瑞也胡氏一門雙節瑞莫大焉又何珠玉錦繡金帛阿堵之足瑞乎而世人情惜反謂天道無知何哉

遼陽李節婦傳

李節婦前朝監遠伯成梁之孫女也成梁世將家父子皆持節鉞鎮遼陽甚有威望節婦未及笄而父故家事零落昆季星散遺節婦與其母居陋巷以縫紉自給遼瀋之俗同姓而不同宗者俱得爲婚姻以故節婦適李氏子曰廷鼈廷鼈戰死無子節婦年十九

自以公侯家女不肯墮家聲誓死勿二家人莫能奪及我

太祖皇帝定關東兵民雜沓凡少壯無妻者有司令以發婦配無

敢違者節婦聞之毀容斷髮以死自誓一軍皆為感動遂得全于

是節婦依其從子月桂長齋繡佛胸前懷其先世所遺寶刀一長

二尺許未嘗須臾離也謂其從子曰死即以此刀殉我吾將與之俱

存亡矣每清夜獨處抽刀橫鐙下光奕奕射人目窺者悚然月桂

事之惟謹曰此吾家女宗也敢不恪事乎卒年八十餘

外史氏曰蓋遠在前朝萬曆間以功名顯諸子先後為大將聲名

至赫奕矣及夫時移事易已不無頹敗零落之歎節婦以一女子

巋然傑起為李氏持綱常以爭光日月嗚呼李氏有女其不替矣

鄭節婦列傳

鄭節婦歙縣鄭良槐妻也父黃泰以處士隱居天都耕田鑿井終

身農夫不與世俗交女七八歲即知孝事二親如成人及笄歸良

槐善事舅姑以孝聞一邑年二十六而夫以疾卒矢以身殉有身

將產舅姑止之曰儻得一男汝其撫之則吾兒死而不死矣奈何

輕生絕嗣乎乃不死及生女舅姑始以男即抱哺乳母家至六歲

始知為女復痛哭自經者再家人力救得免于是舅以次子子為

之後婦遂撫之成立母慈子孝人不知其不出子腹也卒年七十

餘同邑同時又有黃氏者方世綬妻也年二十四而夫喪孤方數

歲立志撫之家貧力織紉以奉舅姑姑先卒婦事舅如事父舅不

知無子也舅疾篤號天乞命願減己算以增舅壽乃焚香再拜禱

祝竈神割股和糜進舅飲之病立愈舅復活二十年始歿婦清節

五十四年而卒或曰兩黃氏姊姊也

外史氏曰兩黃氏青年喪夫撫孤事親以孝以慈若合一轍可為

一門光矣

江氏雙節婦傳

江氏雙節婦者儀真縣博士弟子員江九皋妻程氏及其姪徵妻

汪氏也九皋先世居歙州祖應全有孝行以鹽筴起家揚州遂徙

居焉程氏幼貞靜有至性早失恃事後母孝及笄歸九皋善事舅

姑九皋博學通文章數困棘闈遂閉戶著春秋宗旨四書說約以

刻苦故得疾早卒節婦年二十六號慟欲與夫俱死念遺孤方三

歲無所託妯娌力勸乃不死家貧力織紉以奉舅姑菽水承歡曲

盡子道舅歿姑老且多病節婦侍湯藥扶臥起勤澣濯徹夜不寐

者累月姑病革泣謂節婦曰嗟乎今欲與新婦永別矣新婦事吾

二老三十餘年如一日以節婦而兼孝子誠良苦矣我何以報新

婦耶遂卒節婦哀痛幾不生既葬涕泣無虛日于是鄉里有孝婦

之稱汪氏歸徵年二十七而徵歿無子汪矢志殉夫程氏勸之曰

汝方有身儻產一男得延宗祧何可遽死乎汪始不死既而生女

汪哀痛不食又欲死程氏復勸曰死無益也死而無後先人餒矣

何如請繼以續禮祀庶乎鬼無怨于地下也汪乃撫姪為子相與

事女紅以撫二孤延師嚴課皆成立

外史氏曰吾聞江氏先世多苦節婦應全高祖元亮曾祖明祖佐

佑父嚴龍俱歿高祖母黃曾祖母鄭祖母宋嫡母方生母萬四世

五婦皆青年守節撫孤見或遺腹于以至成立至其孫曾孫又

歿兩婦操寒霜志字藐孤而得成立嗚呼賢婦人何多萃于江氏

一門哉

孫氏雙節婦傳

孫氏雙節婦者盱眙縣貢生孫佩妻陳氏妾賀氏也陳幼性孝七

八歲事二親即能如成人及笄歸子佩以恭順稱事舅姑尤能盡

道數年無子乃為佩納賀為妾賀婉順亦有淑女風嫡庶相愛

如姊妹既而陳年二十五舉男子子一方彌月而佩卒立志撫孤

誓不二天時賀年十七陳哀其少也諷之他適賀泣曰夫人母以

妾為賤也妾雖賤志欲與夏日爭烈奈何于從一之義敢背叛乎

願侍巾櫛于左右以終老幸夫人毋以他言穢妾清白之耳也陳

曰吾憐若少患鮮克有終耳賀曰夫人不信請試耳刺鼻以為徵

急持利刃陳遽起奪去乃已自是二妾一意撫孤操織紉勤緝績

夙夜不怠及孤稍長卽勤之學後孤以文鳴淮南補博士弟子員
二婦卒年皆七十餘

外史氏曰世風不古結髮夫婦朝死而夕去室者多矣況侍妾乎
陳固節矣賀亦絕無而僅有者也嗟乎若賀者可與夏日爭烈矣
吳節婦惲氏傳

節婦武進人處士惲璜之女丹陽縣諸生吳少伯貳室也少伯少
有文行三吳士大夫多重之年三十餘無子求妾于惲惲素賢少
伯卽以女字之既歸有淑德與嫡甚相愛年二十一少伯卒惲號
痛欲以身殉姻姬力勸之不得解嫡曰奈何汝方有身儻天不絕
我吳氏得誕一男以續禋祀則幸莫大焉今若此則吳宗絕矣先
鬼其餒乎願少延以待如其不幸而生女焉死未暮也于是惲乃
不死既而舉男子子惲大喜卽以孤爲命又明年嫡亡三年不雨
瘠產悉荒催科迫急家益困力織紉以給及孤稍長卽勤以學訓
之甚嚴平居不少貸以聲色攜刺課讀非漏盡不肯休以是孤年

西漢外傳

主

少卽以詩文鳴大江南北稱名士焉惲年六十九而卒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遭凶荒三年之久家無贏餘之積又乏姻族
之助焚燬一身以撫幼孤可謂難矣然節婦視之甚易卒撫孤成
立以詩文鳴世噫是亦女中丈夫矣可以紅妝目之乎

朱節婦劉氏傳

節婦山東高唐州明經傅興縣訓導劉錄女也幼端莊貞靜及笄
字同里都御史朱美先子生員丕祚以賢淑稱年二十一丕祚以
疾卒號慟欲死長妯娌李太安人力勸乃已無子一女甫三月矢
志守節撫孟伯光子緯爲嗣以產悉主伯氏屏居長齋繡佛
及女笄歸長山諸生吳長榮長榮清白吏後家貧或勸治園以贈
節婦勿許曰毋以貨驕吾女俾其恪事貧家庶幾爲賢婦乎卒以
荆布嫁及三伯昌祚巡撫浙江四伯弘祚宦游京邸皆挈眷行留
節婦事姑妯太夫人甚恭朝溫夕清怡然一孝子也及三伯遷北
直總制便道過里哀節婦志予以千金節婦悉昇孟伯營其姑葬

餘以授緯曰此承吾先人之後者也與以治產計日後丞官卒不
分女女亦不求年五十餘有以舉節典故者節婦卻之曰詩書舊
家守節其常但求無愧吾心而已焉用旌爲卒不許今年六十一
矣初節婦有婢名有姐者鄒平張氏女也幼遭歲凶鬻于節婦家
及笄欲配以夫婢涕泣不食欲死節婦怪而問之不對固問之乃
對曰婢自幼爲人聘定矣望求原夫從之節婦大驚異卽遣人求
之果然已有妻矣婢曰卽有妻亦願遂從一志其夫以家貧不能
索兩妻固辭婦誓死靡他願侍節婦以終老又十餘年而以疾卒
康熙壬申三月也

外史氏曰世俗婦人愛女也甚于愛子有子而暱其女者多矣乃
節婦明大義以先人後爲重視嗣于若己出且不欲以貨驕其女
何其賢也歟至婢也亦矢一盟不改之志竟守貞以死蓋親炙節
婦之教深矣哉

王節婦李氏傳

東漢外傳

古

節婦山西澤州儒士王中彥妻隴西處士李景明女也幼端莊貞
靜言笑不苟事二親能盡道垂髫母氏卽有孝女之稱年十七歸
中彥廟見畢卽屏濃鮮棄華飾勤女紅操井臼提甕出汲有古孟
光風奉舅姑至孝婉容愉色下氣怡聲克誠克敬待妯娌雍穆
穆如同懷姊姊未嘗有疾言遽色事無巨細委婉商量期于必當
而後已于是三黨皆稱曰賢婦中彥家世業儒父煥颺以書香期
望中彥甚切中彥仰承父志攻苦力學忘其勞瘁生女子子甫
二歲而以疾卒婦哀慟絕去者再不食者累日夕誓以身殉姻姬
勸之以百數皆勿聽舅姑泣慰曰汝方有身儻誕一男則吾兒有
後雖死猶生必含笑于地下矣奈何輕性命重貽二老憂哉于是
節婦從舅姑言始勉活未幾舉一男子子節婦喜曰亡人有後未
亡人之不死可以自慰矣乃矢志柏舟與孤相倚爲命節婦之母
氏皆憐其少從容諷之他適節婦垂涕謝曰吾有子可守有伯可
依況從一之義素所熟聞敢隕越乎旣而復以微言贊節婦大怒

拒之如讐絕不與通者歷數歲舅既衰老姑又長病臥牀第者十年伯中立業雖遠出妯氏又多兒女累節婦勤定省侍湯藥扶臥起經年累月未嘗或怠舅即世痛哭如喪父姑歿椎心泣血終喪未嘗一見齒而葬祭以禮節婦又實多贊襄焉及中立監稅揚州欲挈之任節婦曰伯既遠宦舅姑邱壟誰其祭掃願守故土以司春秋乃謂其孤桂蕃曰廣陵人文之地必多賢豪長者汝可偕伯往擇明師親益友求進學業以繼先人之志則母之願也汝其勉旃遂促孤行而節婦獨與女居未幾女殤伯聞之悼節婦伶仃孤苦不無倚閭望兒之泣乃遣使迎節婦至揚俾其母子相依無參商之感桂蕃善讀書通經義中立即為輸粟入成均俾觀光上國以慰節婦又為之娶婦越明年生孫男一節婦大喜日含飴以弄不意遽染沈疴竟以疾卒聞者悼之

外史氏曰節婦幼能事父母垂髫有孝女之名長能奉舅姑姻姪有賢婦之譽及夫亡矢志撫孤舅不得奪可稱孝且節矣奈何方

蘭溪外傳

卷

有含飴之慶未邀錫命之榮而遽辭塵濁以去彼蒼者天曷其極哉吾不能不致慨夫天道之難問矣

濟南節婦列傳

長山縣節婦李氏諸生孫士良妻年二十而寡撫一歲孤至成立壽七十九而卒長清縣國學張樂進女董夢奎妻年二十五而夫故撫三歲孤至成立卒年九十八肥城縣王凝妻諸生羅國員女年十八疑卒撫一歲孤至成立年八十九而卒萊蕪縣元名儒妻田氏年二十一而名儒卒家無餘石儲舅年八十躬耕以事克盡子道撫一歲孤成立卒年九十有六泰安州楊光庭妻房氏年二十四而夫故撫一歲孤至游庠年七十九而卒同堂妹適諸生安衍年二十七夫故撫兩歲孤成立卒年九十五濱州張宿龍妻龐氏年二十五而夫逝無子家貧拮据奉姑以孝聞卒年七十九雷化羅載惕妻諸生蘇夢玉女也年十九遺孤方三月舅姑年俱七十家貧無寸土婦晝夜紡績易粟以給自食黎藿撫孤成立卒年

九十八同邑同時李如珍妻主簿張貞女十四于歸十九夫亡舅姑皆八十遺孤方一歲守節七十年壽八十九而卒蒲臺王田妻李氏年二十六夫故守志六十年卒年八十六康熙壬申歲也肥城尹宿光妻平陰明經傅起巖女也年二十八夫故遺孤僅一歲志欲殉夫兩自經俱救甦不食五日舅姑慰之曰從死固婦道奈垂白老親視孤何始進食事舅姑盡道歲凶乏食自齧草根木皮日積麻易飯孤供誦讀孤入庠乃得息肩苦節七十年壽九十二而歿德州任明翰妻諸生謝君前女年十九而夫故撫一齡子至成立年八十九而卒同里鄒驥生妻諸生陳希周女年十八夫亡孤方一歲矢志守節課孤舉諸生以文名山左孤又早卒遺孫方數歲婦泣血傷心每向隅咽淚至姑前則強為歡容姑歿哭無虛日課孤以文學顯守節七十年壽九十八而終同州康庠王朝鼎妻諸生劉三傑女二十四歲夫亡無子事舅姑至孝舅亦先卒撫三歲幼叔如己出歷七十五年壽九十九而歿同里陳

蘭溪外傳

卷

懋醇妻諸生張鵬翼女十八夫亡撫遺腹孤至成立卒年九十八又有梁氏趙養泰妻十九夫亡撫孤至八十九而歿利津紀大坤妻生員于遇春女二十九夫亡守節至九十九而卒長清馬之敏妻路氏肥城人二十九夫亡守節至一百九歲而卒淄川韓茂寅妻吳氏十七夫亡撫一歲子成立年七十八而卒外史氏曰濟南諸節婦皆青年守志白髮完貞茹檠咽冰吞霜齧雪或七八十年或五六十載較之文信小樓子卿沙漠更久更難其精靈豈不與天地常存哉

兗州節婦列傳

魚臺節婦陳氏韓一龍妻也年二十三而寡矢志守節撫孤至十九又亡遺孫方一歲婦撫之成立補博士弟子員年九十八而卒郕城諸生張承諸妻楊氏年二十三而承諸故撫遺腹子入庠為名諸生年九十八而卒府學教授滕縣孔尚炳女適諸生呂贊韶年二十六贊韶故遺孤林鍾甫一齡婦撫之成立卒年八十五城

武孟尚志妻李氏年二十四尚志亡守節六十五年而卒子名孫浩妻張氏曹縣人也年十九而孫浩卒上奉孀姑下撫孤歷七十九年而終孫長庚妻李氏年二十九長庚歿守節歷六十年而卒鄆城節婦周氏黃國化妻也二十七歲夫亡課三子俱游庠年九十九卒城武節婦張氏邑庠張躍女諸生潘九鉉妻崇禎戊寅土寇破城潘氏舉家遇難九鉉戰歿于陣婦以歸寧免聞信尋屍刃下仗節不辱身被數創投水不死守節撫三歲孤游庠卒年八十九弟九錫亦戰死妻李氏立志撫孤爲名諸生卒年亦八十五陽穀郭體仁妻陳氏十九夫亡守節撫孤七十九而卒滕縣生員張養氣女適同學李灼年二十七灼死矢志撫孤卒年八十一外史氏曰十一節婦皆紅顏鵲寡白首完貞具冰雪之腸操金石之節者也精靈應與天地同其長久矣

曾節婦傳

曾節婦傳

五

妻乃處士陳蜀樵女也蜀樵尚氣節鼎革時合門戰死止遺女歸士昌有淑德事孀姑至孝姑亦少寡年八十三臥病不起婦手承遺穢口飲湯藥晝夜侍側未嘗少怠疾革時呼婦語之曰吾久病牀第新婦飼飲食除穢惡不解衣不交睫者兩年餘真能竭力事我矣我無以報汝願他日孫新婦亦若汝之孝順耳言訖歛歔而歿婦大慟哀毀骨立三年喪無日不哭其姑也于是鄉人皆稱曰孝他日士昌遭家難貪令利其財繁之獄欲文致其罪婦走上司懇其冤御史聞之奏其事下吏乃得白然家破矣而士昌又以疾卒婦煢煢一身諸孤皆幼家無餘石儲而矢志守節日勤女紅以自給夜則操縱績督諸兒讀誦深腹飢相視而泣嚴寒無被與諸兒相擁以臥曉霜初降河冰漸堅時皆格格不能動日爲饑溺一釜凝成劃爲數塊分餉諸兒婦常終日忍餓如是者十年五男皆成立

外史氏曰古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予謂節婦亦然不能孝其舅

姑烏能節其良人哉若曾氏婦者可稱孝且節矣

劉節婦傳

劉節婦三韓劉振公妻也姓李氏儀真人幼淑順有至性能以孝事其父母劉賈于揚業鹽筴卜居真州聞李氏女賢乃委禽焉既歸以恭順稱能相夫子以義數年家道昌成素封而劉竟以疾卒婦矢志守節又能訓子以義方節婦性好施于常傾篋以周貧乏歲出貲收乏食小兒飼之于育嬰堂者不一而足每冬日倩衲子于通衢炊薑湯以煖行旅寒夏月點涼茶以潤道路渴皆行實有利益于人之事不特誦經修齋飯僧塑相放生喜捨而已也久之以好施故遂中落然樂善不倦人有求之者必脫簪珥以應家人或尼之婦曰吾哀其窮餓而來告我以我爲可告者也吾安忍拂其欲哉卒不輟然業日益衰姻娣受其惠者多憫之往往相對泣下而婦怡然也常語家人曰爲善不終不如勿爲吾惟訓吾兒以爲善行吾善以助吾兒之善而終吾身云爾其他何足恤哉其志如此

曾節婦傳

六

外史氏曰婦人苦志已難矣況輕財好施而能以濟貧乏周窮餓爲心至于脫簪珥而不倦者乎噫若李氏者可謂僅見者矣

汪節婦張氏傳

節婦姓張名啟歙縣處士汪汝萃少室也幼端淑貞靜及笄賢聲聞于里汝萃無子聞其賢納幣求爲妾年十九而汝萃以疾卒無出嫡王與之素不相能啟矢志守節母憐其少倩姻娣從容諷之再離啟堅拒不從姻娣曰主人無後嗣子縱成立有嫡在與若無與也守此何名乎又不從母乃商諸舅將強之啟大慟欲自殺以明志母自是不復敢言未幾嫡亡啟茹荼飲冰拮据卒瘞以字嗣子楫啟四十楫舉博士弟子員有聲江淮間一時稱觴爲詩文而壽啟者皆名下士子是啟怡然自喜召曩之姻娣告曰此諸君爲妾而來者也主人有後于妾豈無與哉女不二天義也非爲名也汝曹謂我守此無名今日聊以相正耳眾皆歎服節婦性嚴厲不

輕笑語動止皆以禮自閑家人望而憚之未幾以疾卒

外史氏曰婦人有子不能自守者眾矣況妾乎況妾而無子者乎乃其矢志不二從一而終嗚呼氣節凌霜雪矣然聞其嗣子事之甚孝可謂得所報矣

溧陽朱節婦傳

朱節婦姚氏者同官里朱安妻也安父邑庠生侍文生安方數歲即約昏于姚六禮未及將而侍文卒母徐甘貧撫安年及弱冠而忽得惡疾乃遣媒氏謂姚父母曰吾兒得疾矣未可以爲昏也若女年已及笄其他許乎父母諾之女知誓死不二其母倩外媼婉語之曰若與朱家兒僅一諾耳未通雁幣不成爲婚姻也且朱家兒得惡疾何以偕老又貧不能自給烏能娶若哉女不聽曰兒之婚媒始言之父母諾之久爲朱氏婦矣何曰不成婚姻夫婚姻之道一出父母之命生死以之況惡疾乎兒志已決幸媼無復多言也既而姑又倩老媼說之女又不聽乃出其紡績所積貲六金託

夏縣朱節婦傳

花

姬昇安資昏禮贅入其家事夫甚恭念姑孤苦晝夜織紉易金遺姑以資薪水三年安又卒母氏勸之嫁婦泣曰兒幸有身儻得男朱氏之脈未斬也兒死不敢奉命未幾舉男子矢志撫之母氏又逼之乃別業一廬迎其姑以居奉養十餘年而卒竭力以葬親族無一人助者今子能復已成立云

外史氏曰婦人慕金夫者多矣況貧而惡疾者乎乃姚氏堅一盟不改之志如山岳之不可移非天資節義烏能至此哉且其事姑竭力經十餘年而不懈誠可謂節且孝矣

于節婦傳

節婦江都宜陵里儒者薛蘭嶼女幼貞靜幽閒有古淑女風及笄字同邑郡博士弟子員于羹粥大佐事舅姑以孝謹稱待妯娌怡怡間間未嘗有疾言遽色也舉三子一女大佐以攻苦得脾疾久臥牀第婦侍湯藥伺飲食晝夜不懈者經年甲申三月李賊陷燕京莊烈皇帝殉社稷大佐聞哀詔至痛哭不輟疾益劇至五月五

日而卒婦哀號動天幾不欲生念遺孤孟方十二歲仲季俱襁褓舅姑年高無託乃節哀遂屏腥食棄鉛華矢志柏舟越明年我兵南下江淮開大亂揚屬無開戶之家樹赤幟持白楮者相屬于野節婦衰衣雪涕扶衰老舅姑攜穉弱子女竄走興化既而興邑亦被兵乃東西轉徙無定處及亂定歸則室如懸磬矣節婦晝夜勤織紉力女工以資生舅姑歿拮据葬祭殮其禮而家益貧乃至數米以炊析薪而爨蔬食飲水常患不給然訓孤必以義方尤慎其交游端其趨向故長于早游邑庠以文行稱一郡仲季皆能振先業節婦始怡然自慰謂可以告無愧于先人矣乃呼諸子語之曰吾未亡人不蚤從汝父于地下者以藐爾諸孤無託也今汝輩幸皆成立吾復何慮哉當以金仙爲飯矣即命築室三楹奉佛于中數十年而卒壽八十有四

外史氏曰古今稱節婦與忠臣並重謂婦人守節與臣子盡忠同一轍也然又當論其所遭之時而後見其忠與節之難者臣于當

襄陽朱節婦傳

三

太平之日從容謀議于廟堂之上與受命于倉卒危亂之際者非可同年而語也薛氏以一少寡婦人當亂世流離患難翼其子以成立而振其故業與忠臣值內外交訌而能扶持匡定以無墜先烈者同其難矣嗚呼賢哉

歙縣許節婦傳

節婦程氏歙縣人同邑許邁妻也邁字日斯世居歙之浦溪以詩禮著父楚字芳城號旅亭以詩文知名海內明末見天下亂即隱而不試國亡卽杜門謝客不與世通嘗失所愛研久之復見于市乃作詩曰瘞研焚書正此時豈甘遺授市中兒李陵不死明妃嫁一樣傷心一樣思其辭如此衷可知矣邁幼而端方父最愛之聞程氏女賢乃爲之妻及歸邁以恭順稱事舅姑以孝彰既而楚遭兵難貧乏不能自存長安故人知之約爲之計乃遣邁往及歸而卒于道計聞程氏不食欲死舅姑慰之曰若此是以襁褓孤累我二老矣二老風燭烏能爲若字孤是斬若良人之後矣于是節婦

乃食然無日不哀其夫也節婦特鍾愛于母母病其家貧于幼而
年且少諷之再醮婦患曰此豈好女子所爲耶母常勉以大義
奈何欲令詩禮之門而有失節之行乎見母子即轉溝壑是天窮
之也何與于母哉他日又言之節婦大怒以頭觸柱昏絕于地
左右救乃甦自是母不敢復言然貧日甚一子三女餓粥不足乃
窮日夜之力而紡績鬻紬資之于是里中皆知而哀之每持紬往
輒獲售其教子甚嚴或勸以獨子宜寬節婦曰禮云寡婦之子不
可與友惡其失教也嚴誨之尙患人絕況肆之乎職是其子象縉
長爲端人

外史氏曰節亦難矣不若慷慨一死之易也許氏婦青年失偶四
十載淒風苦雨不知其幾經咽淚吞酸乃得其孤之成立也節豈
易言之哉

歙縣澄塘吳節婦傳

節婦歙西環山里方散任女同邑澄塘里吳元恆妻也幼貞慧數

歲父授之書略上口即成誦既長通女訓女孝經列女傳及笄歸

元恆以善事舅姑著舉女子一男子子一而元恆病延醫治罔

效婦侍湯藥數十晝夜不怠禱于天祈于神請以身代病益劇婦
心神皇皇計無出乃告于竈挾利刃割左股肉并血一盂和麥汁

煮之以進者再元恆飲覺神爽得熱腹明日醫者診視曰脈起矣
非復曩者之不振也遂投以劑病即瘳又二年元恆復病婦走使

四出延良醫治之不愈婦急神痿氣喪心搖搖莫知所止時時祈
天禱地泣告鬼神而疾益篤醫來皆不藥康熙乙卯孟秋三日昏

又割右股流血滿地惜什子地久乃甦遂取肉和藥進元恆病劇
不下咽再進終不下咽越三日乃卒婦年二十六誓以身殉舅姑

力沮曰孤方四齡若死誰其字之其如良人之後何乃不死矢志
撫孤及長親授之書爲之婚拮据卒瘞幾二十年孤成立

外史氏曰昔昌黎立論黜割股者不得爲孝子惡其殘遺體而邀
名蓋聖賢之正論也若吳氏婦爲夫疾兩割其股豈邀名者哉良

出出其至誠耳觀其矢志撫孤飲茶茹檠數十餘年如一日非出
之至誠豈能然哉

鮑節婦華氏傳

節婦泰州梁垛亭華氏女歙縣鮑顯祖貳室也顯祖三歲喪父其
母方氏青年苦節勤紡績以撫成值鼎革移家泰州之梁垛業鹽
筴以奉母妻胡氏善病年四十不舉子顯祖憂嗣不繼聞華氏女
賢以禮聘爲小妻既歸謙謹柔順上下皆稱之曰賢胡氏既長寢
疾性又嚴急稍不順意輒大怒華氏婉容愉色若事姑以事之及
疾劇輾轉牀第閒者數月華氏奉湯藥伺起居徹晝夜無懈志子
是姻姪皆稱之曰賢既而胡氏歿華氏主閭政內外井然姻姪又
皆稱之曰賢顯祖樂善好施所入息大半分給親族窮乏者華氏
曲體其志多陰助之于是內外皆大稱之曰賢及顯祖不祿遺孤
國璋在齠齔中伯叔皆早逝內無期功爲助節婦痛哭曰若無此
三尺孤不與主人同往者有如皎日也既殯夙興夜寐經營生業

家道得不中落及孤長延明師課之謹其好樂嚴其出入肅其交

游而國璋成立于是通國皆稱節婦之賢云

外史氏曰節婦青年喪其夫主撫獎獎弱孤而不渝其業且教子
以義方而不流于僻宜乎通國皆稱其賢也

許節婦劉氏傳
節婦姓劉氏歙縣儒家女也同邑潭溪里許成金之妻生有淑德
數歲即貞靜端嚴以禮自閑及笄歸于許能盡婦道善事姑嫜

姑繼者也性嚴急左右稍不洽輒暴怒婦柔聲下氣小心翼翼以
事之竟得其歡心成金好書以攻苦得疾早歿婦年二十有七無

子止一女痛哭欲效死相從于地下時婦有身才五月姑尼之曰
汝方孕苟天不翦許氏或其產男則汝良人有後矣奈何欲遽死

乎如其產女死未暮焉汝姑緩死以俟產于是婦乃不死晝夜禱
天願生子又五月果舉一男姑婦相持而泣曰嗟乎天乎許氏之

祚賴之矣因名之曰康祚未幾家遭火舉室蕩然又值歲凶粟石

值四緒節婦窮日夜力勤鍼黹攻紡績易粟飯姑及子已則日咽
藜藿以苟延寒冬秋月夜雪曉霜姑婦子女擁短衾圍牛衣格格
相戰而節婦猶對一燈遙遙操女紅以爲明日養食計幾二十年
而孤始成立乃得飽煖初節婦既遭火又遇荒復罹兵亂走避山
谷流離瑣尾不可言矣而姑又病淹淹牀第者常累月節婦侍湯
藥伺起居卽漏盡更殘無不一呼輒應姑病革時歎曰吾非汝無
以至今日未能報汝惟願汝子孫婦待汝亦如汝待我耳言訖而
歿節婦大慟盡力以葬今節婦明年九十矣其子康祚五十六卽
先歿喜有二孫志仁志義能承父志以孝養焉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字遺腹孤被回祿罹凶荒遭兵難而以十指
之勞上供孀姑下撫弱息咽糟糠齧藜藿百折不撓其志可謂鐵
丈夫矣豈可以女子目之哉

遼東沈節婦傳

節婦續順公沈永興妻平南尚可喜第五女也年十五歸永興合

國朝外傳十

重

卷之夕永興病劇未成禮而歿婦號泣不欲生立志守節旣而父
母迎回欲月擇壻婦不從斷髮以明志康熙甲寅閩逆變賊帥某
聞婦堅欲強委禽婦抽刀示自殺乃止遂還沈氏時沈氏守潮州
合門被難三軍無主知婦賢羣擁爲帥權知軍事數年軍中肅然

皆稟令罔敢犯甲子還京師

誥封一品夫人又數年而卒初粵閩之變永興之姪瑞等舉家俱
避臺灣瑞娶鄭氏之女庚申瑞欲謀歸

本朝事洩被殺妻鄭氏亦從夫死弟珽亦被殺未婚妻陳氏矢志

守節父母欲奪其志不聽截髮破面求歸空王後臺灣大定乃歸

沈氏未幾以疾歿瑞祖母李氏年九十六矣同瑞伯永忠妻于氏

妾金氏及女滿姑三姑四姑皆自經全家僕從死者以百計

外史氏曰當粵閩之變沈氏不肯從賊故航海趨臺灣旣而賊平

乃思謀歸故國不意事洩舉家受戮可謂慘矣揣其心戀戀

步朝不度德量力而思圖大舉雖全家夷滅而弗遑顧其以爲

何如也而其家婦人節烈又如此可謂忠節一門矣

國朝外傳一

三

酉溪外傳卷十

節婦遼陽人卓炳妻也炳之先世居浙東至忠貞公建文朝與方孝孺諸先生同殉國難文皇惡之子孫遣戍遼陽至六世祖禮以軍功授廣寧衛指揮使禮生何何生文通皆襲指揮文通生汝立以明經授藍田令有異政致仕徙居江都而生天章應官攝其定總兵左遷廣德參將天章生炳炳妻王氏即節婦也性孝十歲遭亂父之才城破不屈死節婦求父屍不得號慟震天日三四絕家人力勸始解乃徧索得父舊巾幘于敝笥奉以爲尸事之如生每食必祭祭必哭哭必極哀而後休及并歸炳以恭順稱舉四子炳卒于官節婦欲殉之念諸孤無託乃不死及孤稍長即勸之學郝寒暑不少貸也家中落徙居錢塘長子爾堪以文鳴兩浙節婦喜曰是聊可慰先人于九原矣甲寅閩逆變浙以東皆受兵三韓

耶廷相秉鉞往征師出杭州知其子材微爲從事或見逆勢凶沮之節婦曰丈夫生而懸弧矢者志在四方也今逆叛

國爲亂正男子建立功名時何可勿往爾其勉之遂行既而制府以其子知兵改授右路前鋒援剿三衛與賊對壘著有勞績逆平以母老節婦奉養以終

外史氏曰卓氏世傳清白自忠貞公肇基也廣陵之難卓氏不肯受辱而死者七人其後又有節婦志在撫孤而苦節以死豈清白有種子哉不然何卓氏之多賢婦人也

節婦張氏浙江西安縣處士徐德超應科妻也幼溫淑沈靜動止以禮自閑事父母能盡道年十五歸應科應科性孝友能以色養二親待昆季有長枕大被風節婦體夫志竭力奉舅姑處妯娌譟然鄉黨皆稱曰賢尤能相夫以義脫簪珥治飲饌以款賓客未嘗或倦應科善病數臥牀節婦事之惟謹每遇病夜未嘗一解帶

舉女子子一方七齡男子子一甫十月而應科病篤堅執節婦手告之曰已矣吾不能起矣吾所患者二老弱息及汝年少家貧其何以終節婦垂涕曰君毋遠慮也第以病爲念脫不諱二老弱息妾誓以死任決不負君也于是應科目瞑節婦哀慟幾不生既葬善哭其夫無日不呼天號痛事舅姑益謹舅姑卒喪盡哀祭盡禮而愛孤如命曰先人僅此一塊肉吾安敢不慎乎孤一有疾卽泣禱于天曰未亡人不早從地下者以有此先人一綫耳天乎其祐我孤乎孤愈則喜形于色曰天不絕我先人矣孤稍長卽令就塾雖篤愛深而教之甚嚴風雨寒暑不少貸夜歸篝燈相對機杼聲與讀書聲相和應非深淵不肯休既長尤嚴其交游浮薄子弟絕不使通以故門多長者轍節婦乃怡然謂家人曰吾得面目見先人于地下矣卒年五十七臨窆御史賈公色聞之表其廬曰節孝

外史氏曰節婦鵠寡青年歸白髮事衰老舅姑生死以禮撫襁褓弱息教養成立二十餘年拮据卒瘁無苦不嘗御史旌曰節孝

誠不愧矣

高節婦傳

高節婦者金陵處士郭方湖女也幼恭順性孝父母珍愛之謹擇配得同邑高北樞仲子光甫光甫天性愿樸方湖一見器重之卽以女許字年十六歸光甫結褵之夕爲前朝天啟丙寅之臘十有六日越明日光甫疾作節婦含羞進湯藥迨八日竟不起節婦不知所爲踴躍哭屢絕姑徐哭其子並哭節婦之哭其子腸爲寸斷自是與姑同臥起守禮堅貞事姑勤摯迨己已而姑徐疾篤節婦憂危稽顙北辰請以身代已而姑卒哭又屢絕國人稱孝婦焉窆後節婦焚香高門別無依藉乃大歸于郭汎壻一室坐臥其中屏華飾衣縞素花月不玩宴游不與戚屬憐之從容諷曰姑春秋盛何自苦節婦泣告曰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已醮乎孤嫠天也天可逃乎吾安吾天而已母陶知書識大義委曲成其志偕寢處者三十餘年陶卒因獨處而年餘艾矣康熙庚戌年六十諸名達

聞其行義輒以頌章揚於山左田蒙齋雲贈之以詩曰幽蘭生空谷不與眾植芳郭家有好女不屑巾幘行十二工書史十三善簪桑十六及笄歸織練為衣裳觀者夾道衢明珠錦襦孔雀飛君屏華燭照君堂謂此百年歡恩愛兩不忘騎馬過門楣夫婿美清揚阿母辦中廚阿翁執壺觴吾家有好女吹簫來鳳皇詰旦瘳疾作斂衽進羹湯新婚未廟見嫠嫠施薄妝忽驚白日墮哀號摧中腸唱隨纔兩夕不識姑與嫠侍藥未周旬何論駕與焉而乃洗鉛朱柏舟昔相將夫婦情不棄世豈乏共姜孰若郭家女結縭便參商于今六十年大節凜冰霜俯觀江河流仰視浮雲翔丈夫生世閒所重在倫常至性託金石胡獨讓閭房濟南董默菴諫亦贈之以詩曰夫人配偶纔旬日苦節于今四十年世上恩情生死異乾坤獨讓女流賢其見重士大夫如此又二十年節婦疾篤出簪珥服飾分給子姪奄然而逝乃合葬于光甫之墓

外史氏曰霜雪風雨桑田滄海從容赴義較之慷慨殺身者其難易且什伯也節婦閱歷者六十四年而完身以歸可以愧夫事君父有二心者矣

龔節婦傳

龔節婦江寧人前朝明威將軍王貴愚女也幼貞靜不苟言笑垂髫即有女君子號及笄歸同邑龔長史仕學第四子彥結縭甫八月彥即隨父任蜀道遇流賊父子不屈俱被害時節婦方娠既而得男子家甚貧依母氏以女紅自食歲餘始知舅夫聲息號慟幾不生乃招魂為葬矢志撫孤拮据卒瘡痛極艱苦姻婭有哀其無恃從容諷之他適者節婦泣告曰吾為龔氏婦即為龔氏鬼耳況有兒可撫兒在一日即我命延一日何謂無恃乎諷者慚而止及孤稍長即課之學督責甚嚴雖祁寒盛暑未嘗少閒每移鐙相對女紅書卷達旦不息且舉止助以方正曰爾無父之子也不可不思所以自立稍不慎身名俱喪則未亡人無以見先人子地下矣以故其孤弱冠即成名士以詩文鳴江左節婦性至孝兩弟遠宦

莫獨寡母年高乏養節婦奉養惟謹未嘗少懈故里人又有女孝子之呼節婦好施予家雖貧見姻戚有單寒者即解衣衣之掛食食之簪珥服飾貧戚來假者莫不與或久而不歸亦未嘗求之也節婦年至七十餘髮白復黑齒落更生康強無衰狀素奉浮屠氏誦準提真言數十年不倦一夕呼其子孫告曰吾去矣乃奄然而逝年八十裕親王聞之旌其門曰節孝可風

江節婦汪氏傳

節婦汪氏歙縣江子亨妻也子亨先世居浙之開化至始祖汝剛宋時由進士授歙州牧遂家焉代有聞達汪亦望族與江世為姻姪婦幼貞靜寡言笑動止以禮數歲家人見而即憚之及笄歸子亨以恭順稱事舅姑孝待妯娌藹如也子亨以疾卒婦哀痛欲死以遺孤無託家人力勸始勉活及舅姑卒喪盡哀祭盡誠孤稍長

龔節婦傳

即勤之學丙夜遙遙一鐙相對女紅書卷相伴達曙即祁寒溽暑未嘗輕假既長尤謹其交游非端人君子不使通曰汝無父兒也稍一失足流于不肖我他日何以見汝父地下乎及孤壯授室生孫且有長者風婦喜曰今而後吾可告無罪于先人矣卒年七十曾孫練如名諸生也哀曾大母之苦節請于學使者以旌其門外史氏曰古人有云殺身易立孤難觀江氏婦信哉夫以慈母身而兼嚴父責欲求其孤由正路之趨其用心非周且密則不易矣故其勤誦讀慎交游不敢須臾或懈也嗚呼難哉余聞節婦撫孤報歟

彭節婦傳

彭節婦興化人前朝戶部侍郎楊果之孫女處士楊思谿之女也母唐氏于萬曆戊申十月生節婦幼有令儀讀書通大義年十四歸同邑彭璧廷事舅姑以孝聞璧廷先世居蘇州大父某教授興

化因家焉節婦舉男子子二俱殤于大士而生季子澹生而
穎異然幼善病病輒累月復禱于神神告曰是兒出家則壽乃送
澹投容止禪師為沙彌其師祖大威者天童密和尚下尊宿也而
璧廷夫婦亦棄儒從學浮屠氏未幾璧廷以疾卒節婦哭之失聲
欲從死左右力勸之始免甲申京師陷節婦聞李賊篡皇帝位大
慟曰嗟乎吾侍郎之孫處士之女世受皇家恩何忍戴髮含齒而
為賊百姓耶遂染為尼名寂弘字聞止號說可即從自覺禪師
受具足戒徧參諸山弘覺志管菴問深器之遂于海陵之圓菴擁
獅子座作女法王說法王法四方善女人聞風來集者以百計而
大江以北皆稱女菩薩出世焉是時其子澹亦得法吳江報恩浮
石賢和尚還鄉奉母于江都之風化繼遷建隆迄今寂弘年九十
矣澹亦垂七十承歡膝下猶作嬰兒態云

外史氏曰有明以氣節養天下幾三百年國亡婦人女子皆識君
臣大義不屈自殺者難更僕數若節婦者不忍為賊百姓削髮為

尼逃之方外以示不臣嗚呼可以愧食祿有二心者

江節婦傳

節婦魏氏泰州靈海鄉江一鵬妻也一鵬死節婦年二十有六遺
孤一甫數歲二女已嫁諸叔皆暴或磨豆為腐幼孤無所知誤碎
其腐叔恚謬握割腐刀疑兒頭如屠豕狀兒竟怖死節婦以是欲
與叔甘心姑尼之不得行而仇叔益深諸叔患節婦之逼也欲奪
其志度不可乃陰許袁氏而使強劫之一夕節婦出戶抱薪草間
伏多人遽曳之升車節婦大聲疾呼途遇有力者奪歸于徐貞徐
貞者節婦次壻也節婦固有長女為黃氏婦乙酉夏亂軍掠其室
殺黃氏子并殺其舅姑黃氏婦亟呼其姑曰有死不可辱遂投池
皆死節婦孤兒既怖死長女復死子兵諸叔耽耽無家可歸至是
遂依貞諸叔用秀才徐元吉謀伴為許置後必反江氏節婦不可
元吉謬語陸九棘九棘長者不知其詐遂言于貞而歸之是夕諸
叔復劫以與袁氏節婦自撈其面血濡縷出且哭且詈而狂且無

人理縛節婦于牀欲犯之節婦忿齧其肉不置袁恚則用大槌擊
之節婦誓死不從袁知不可仍以歸子江諸叔反賂袁使挾去節
婦遂不食垂死元吉謀廢節婦為尼節婦希免強暴伴諾之既得
脫不肯斷髮乃使貞理于官悉逮治之元吉當公庭猶毀節婦剛
急不宜其家同知孫某折之曰非剛腸人烏能烈烈轟轟如此耶
如生言且瀾倒矣元吉語塞令貞迎養以終老歿年八十六與一
鵬同穴焉

外史氏曰

亂離以來江南北婦人女子抗志蹈白刃而不悔者所
在多有若節婦兩行多露而不濡卒為完人可謂立志如山者矣
長女亦不受辱投水而死芝草信有本哉

王節婦傳

王節婦江寧孫氏女溧水王可恩妻也幼端重寡言笑有古淑媛
風及笄歸可恩以德言工貌聞三黨可恩素輕財尚俠常索節婦
簪珥以周急不惟無難色且生歡喜心曰吾夫子能行善也崇禎

庚辰歲饑溧水尤甚人爭食草根樹皮殆盡死亡相枕藉少壯皆

棄所在去時其家素封節婦慨然謂夫曰閭里困矣吾家得居貨
而飽煖者天也貨不可私天不可負私貨則怨讎興負天則災咎
至不如亟振于是可恩盡其有以散之邑中得活者無算節婦舉
一子而可恩卒即長齋繡佛志在立孤順治丁酉溧水復饑鄉黨
私相謂曰可恩既歿無復活我輩者矣已矣長為溝壑鬼矣節婦
聞之慨然曰是吾先人之憂也吾家幸不貧猶可為也吾未亡人
敢有二心以墮先人之志哉乃命其子發積以振邑之人得保全
者又無算其于名之綵早卒遺三孫伯開泰仲開晉季開明節婦
撫之成立俱授室康熙己未溧水又大饑節婦集諸孫告曰曩歲
凶子大父以一人之身傾囊囊濟一鄉後爾父亦能承爾祖志不
敢委今爾三人各有業而坐視桑梓餒不亦異夫爾祖爾父乎于
是諸孫亦發儲以振節婦既老善病仲孫婦徐割股療之者凡四
嗣後伯孫妾亦割股療之諸婦忘其痛以孝其祖皆積德之報也

年八十五忽一日謂家人曰三日後天晴我其逝矣至期合掌而化里人湯行甫馬寅公生平不輕許人善及聞節婦死爲之喟然曰王氏之母可風矣

外史氏曰今之人莫不愛金如命擁貨百萬者欲其慷慨一金惠貧乏不可得也孫氏三遇荒而三散家財以濟可謂女中俠丈夫豈僅以節義著哉

方節婦列傳

節婦程氏新安諸生方爾騷妻也爾騷篤學以攻苦故得疾早卒婦年二十二即欲殉夫以子幼姑老無所託乃勉活家貧力織紉以供姑歲饑斗米值一貫婦晝夜動作日買米數合炊粥儲蓄食子已則煮藜藿雜糠粃以爲食姑喪無立錫地又無伯季可恃乃攜子依母家苦節垂五十年而卒鄭氏者同邑呂光惠妻也光惠亦以力學得疾早卒婦年二十許家貧遺孤方半歲伯季又喪妯娌俱去室煢煢一身力作以供舅姑舅老且替姑又多病嘗經年

劉漢公傳

牀第婦勤澣濯侍湯藥晝夜無間舅姑歿拮据殯葬六年喪哭無虛日以故未四十而髮皓然齒牙盡脫若六七十者孤成立娶妻生三孫而節婦歿年八十六太守曹鼎望表其廬曰苦節

外史氏曰余讀兩節婦傳不禁潸然出涕悲兩婦夫喪之日既無期功強近之親可以屬目又乏甌石穀粟之儲可以取給而上有衰老舅姑下有穉穉弱息乃一手足之拮据送老字孤以至成立嗚呼淒風酸雨之苦想一日如一年矣

李節婦傳

李節婦張氏真州人幼聰慧讀書過目輒記憶垂髫通經史明大義每覽古今節烈傳記即低回慷慨欣羨不已及笄事吉水李生李倜儻有茂才譽子鑑下與節婦品題今古人物節婦挾微推隱悉中肯綮李大說曰卿真有心人可擢名教也及論史道鄰里樵軒兩先生殉難事節婦則嗚咽吞聲垂涕不休識者知其他日必能砥節頽流後李知高郵州卒于官以節婦無出遺命他適節婦

泣曰吾生用一器臥一榻尚欲終身不易況從一之義而敢隕越乎家人攜喪歸節婦即對視髮爲尼名儕字浮海先參三仙賢有省歷參天童報恩俱有機契後得法于法音湛住廣陵曇見四方皈依者星馳雲集儕輩如也嘗作偈示衆云學道應須達正音道源曾不隔微塵當知一切眾生界即是如來正法輪吏部孫孝則最嘉歎之初儕參師師性嚴稍不合輒提杖痛撻流血者屢或勸他往答曰若一味說好話恐誤我前程耳卒不去同門學者無出其右云松江倪永清選詩若干篇入詩最

王節婦傳

外史氏曰當節婦從夫論今古時已具不可奪之志矣夫亡即飯空王較之馬上琵琶輕彈別調者豈非天壤之隔哉

王節婦吳氏鹽城人幼有至性事二親以孝又能以禮自閑沈默貞靜舉止不苟數歲家人咸以成人待之母敢忽也及笄歸同邑王生完五生尙氣節慷慨好友遠近豪俊之士皆樂與交婦往往脫絳珥截髮沽酒以款賓客未嘗或解甲申國變淮以南大亂王生即與里中少年孫曜生諸生司石磐孫光烈厲聲起義海濱計圖恢復復婦父彭字春寶爲一軍冠軍母湯亦授袍以從明年大戰臨邑東郊兵敗石磐光烈俱死之曜生遁爲僧王生偕婦變姓名奉彭夫婦入深山結茅插竹爲居辟纒捆屨自給意將終老草莽無志人問世矣未幾彭夫婦以疾卒而完五亦患疾節婦侍湯藥伺飲食晝夜不安枕席每夜叩天禱告願以身代而完五竟不能藥易簪時謂婦曰亂離以來吾家死亡殆盡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汝與吾逃命至此土無立錫屋無片瓦瓶罄籽粒若何以苟延不如早自爲計毋徒自苦也言訖而歿節婦哀慟幾絕既葬即截髮爲尼名起清號皓月閉戶潛修多善行卒以佛法顯而老云

外史氏曰明亡士大夫恥事二姓者多歸于僧女子恥事二姓者多歸于尼嗟乎僧與尼豈得已而爲之哉良以一失其身萬事瓦裂故借空門爲全身計耳推其心亦可憫也已

盧節婦傳

節婦王氏鑲黃旗人工部掾盧崇學妻也幼端莊貞靜事二親以孝及笄歸崇學操井日勤女紅事舅姑能盡道舅姑稱之曰孝久之三黨俱不開其舅姑言年十九崇學以疾卒節婦哀號痛哭志欲殉夫既而悔之曰吾方有身儻邀天幸得舉男子續夫子祀不幸而舉女子從夫子地下未晚也何遽死為乃不死既葬日夜號泣呼天而禱曰天乎哀先人為善而無後俾我生子願勿餒我先鬼也未數月果舉一男子于節婦撫孤垂涕曰嗟乎汝何不辰而背父以生乎于是與孤相倚為命孤五歲節婦延師教之命名曰承德冀其成立以承先德也雖愛之深而誨之甚嚴視聽言動必規以正每夜篝燈鍼黹必令孤侍讀少怠即厲聲責之曰汝無父孤也奈何不勤學承先人志而一心為鴻鵠將至若豈學問之道哉至孤頓首謝過然後已後孤果能以文鳴節婦善持家閭以內肅然而經井井積累數千金鄉黨有女丈夫之稱焉卒年五十有

爾後傳十一

九

外史氏曰節婦撫遺腹孤積累數千金以貽而又教以文學顯男子之所難婦人為之易不愧女丈夫之稱矣

陸氏三節婦傳

陸氏三節婦者山陽陸尚禮妻周氏子天福婦項氏孫世卿婦趙氏也周氏年十四歸尚禮舉二子長天福方三歲季天祥方一歲而尚禮卒周二十一歲矢志撫孤拮据卒瘞者二十年而孤成立天福娶項氏未幾而天福卒無出周哀項之無依也命之嫁項泣曰忠臣不執貳二姓之君好婦不娶體二姓之夫兒願白首事姑以終老無二心焉不然敢請死姑乃許之天祥舉子世卿而夫婦俱歿項即撫之世卿年十八娶趙氏趙氏性貞淑通女訓女誠諸書事祖姑甚謹舉子樞方七閏月而世卿卒趙年十九矢志二子是三養婦一堂少者哭其夫壯者哭其子老者哭其孫聲徹于野聞者欲泣三養婦共勤女紅力織紉又二十餘年而孤立娶

婦生孫男三曾孫男七周年九十八項年八十九趙年九十六而卒郡守表其廬曰三代冰霜

外史氏曰陸氏三代相繼青年喪夫撫呱呱兒以至成立歷八九十歲而死嗟乎六七十之淒風苦雨凍雪寒霜甘之如飴可謂女中鐵丈夫矣

吳節婦列傳

吳節婦歙縣人文學鄭驪次女也天性孝母病篤割股愈之又病又割如是者五割而五愈母病及笄字同邑吳允中事夫子以無違和年十九舉男子一而允中歿婦既喪夫家貧無甌石儲上乏舅姑中鮮伯叔撫一歲孤焚無所依因歸父母僑居宣城終夫喪哀痛如一日父母憐其少微諷他適婦涕泣拒之曰兒幼遵父訓嫺禮義有死無二也吾姊無出尚操貞白以終況吾尚有弱息敢不勉勉從一之志乎遂不食者二日族伯安國妻胡氏聞之曰此吾門之光也夜遣人迎之歸遂得撫孤完節以終先是婦族姊適允中族名明諫者亦舉一子末期而明諫客揚州死子難婦年二十二家貧不能昇櫬乃徒步至揚焚夫骸骨負之歸鋪土以葬撫孤子勒女紅以教養成成人苦節四十五年而卒

爾後傳十一

十

外史氏曰禮義出于富貴之家即聖人為政亦必富而後教也乃吳婦兩鄰氏皆一貧如洗竟能操節撫孤嗟乎其吞辛酸茹荼苦者不知其幾何矣

許節婦列傳

許節婦歙氏江都人也幼貞淑歸于許以婉順稱舉子二長歲三季歲一而夫卒家極貧矢志撫孤姻婭皆難之婦欣然弗憂也晝夜勤女紅以給歲凶石粟值數緡婦力作不足食鄰里皆為憂諷之嫁婦艱然曰餓死命也吾安吾命而已毋煩諸親重慮于是颯者漸而止康熙壬申冬

朝命明相國擇旗人女子于吳越備太子後宮與民女無涉也維揚無賴子弟未娶者布流言云采民

家女每一女必擇寡婦人二偕行合郡沸然大懼有女者悉遣嫁寡婦人再醮惟恐不速也婦立志以死伏利刃衣閒俟遣行即自殺既而知事誕乃已今二子俱弱冠能以力養婦喜曰吾可以得始終矣其先有程節婦者歙州程懋衡妻也僑居江都甲申國變懋衡聞思陵崩毀巾衫焚筆研長號不食七日而死婦矢志撫孤家貧值歲凶力作以養舅姑訓三子皆成立人以爲夫義婦節云外史氏曰二氏夫亡煢煢一身赤手撫孤當凶歲值沸騰若志稍游移未有不破甑者矣嗚呼賢哉

汪節婦傳

節婦歙縣西臨河里程瑞女同邑嚴鎮里汪之鳳妻也幼溫恭淑順性孝事父母能盡道年十六歸之鳳奉舅姑以恭順稱無何幼叔殤舅歿于吳門姑程傷其子復哀其夫幾不欲生婦悼之婉轉諷勸者以百數乃得解既而室遭火乃依于外氏之鳳以貧故負米以供母舟渡蕪湖覆水死計聞婦撫膺長號曰天平卒不佑我

汪宗耶誓欲與夫俱逝

汪宗耶誓欲與夫俱逝

汪宗耶誓欲與夫俱逝念姑老遺孤方六歲六世單傳宗祧所恃無可託者乃勉活然家益困婦晝夜繅績勤女紅以爲日給每忍飢寒而奉姑甘旨未嘗或缺也久之業微振孤稍長即命往扶舅視歸并三世喪未入土者皆營葬焉姑歿哭盡哀祭盡誠鄉鄰皆以孝婦稱之其訓孤也以義方故孤所交皆長者浮薄子弟不敢輕造其廬焉孤壯爲之昏舉孫男三今節婦年六十八矣康強如壯時當事稔知皆旌以節孝而載入邑乘焉

許節婦張氏傳

許節婦張氏江寧許國柱妻也幼溫淑有至性及笄歸國柱以恭順稱事舅姑以孝聞國柱多病嘗臥牀第家中落薪水不敷婦日勤繅績以供舅姑甘旨夜不解衣以事良人湯藥不交睫者經旬累月無怠色及夫歿號慟不欲生念舅姑衰老遺孤幼穉無期功強近之親可藉故勉活然三年之喪無日不痛哭其夫也鄰里聞之多傷心垂涕焉後每遇忌辰設奠悲哀至老如初喪之日以婦道兼子職侍舅七年而舅歿又四年而姑亡喪葬皆成禮拮据卒瘡無苦不嘗而婦甘之如飴舅姑既歿舉目無親遂攜孤依母氏獨處一室足不出戶即姻婭罕望見其顏色婦性嚴厲言笑不輕假孤稍長即勤之學訓以義方曰若無父兄矣賢則不愧寡婦于不賢則先人地下惴惴不安我未亡人他日何以相見冥冥耶以故其孤所與游者皆端人入成均以文行稱云

張節婦王氏傳

張節婦王氏傳

苦四十餘年吞聲咽淚撫孱弱釋孤而至成立可稱節且孝矣節婦王氏鄖陽總兵官張士元子明威將軍張國泰妻也遼陽人幼性孝七八歲即知事親之道婉容愉色儼然一孝子焉讀書通列女傳及女史諸書及笄端莊貞靜言笑不苟動止輒以禮自持有古淑媛風歸國泰以恭順聞于三黨事舅姑尤能盡孝奉匭盥進飲食必恭必敬母敢少怠舅姑深愛之無何國泰疾作婦侍湯藥晝夜無閒疾篤稽顙禱天求以身代竟不能愈而卒婦呼天號痛求死殉夫不食者數日夕舅姑力勸之不能解至垂涕告曰二老深痛吾兒之不幸也幸新婦賢庶幾朝夕倚之以慰哀暮今汝若死是重二老之悲矣于是婦乃勉飯然無日不哭其夫也既葬依依膝下事舅姑益恭一飲一食不親治不敢率進于其姑也病瘳尤切如子于母舅姑終憐其年少無出從容諷之醺婦泣曰寧有累代簪纓之婦而復有他志耶誓死不從姑歿大歸母氏長齋

繡佛不出戶庭垂四十餘年矣

外史氏曰節婦幼事父母長事舅姑皆以孝稱則今世不多觀者矣夫歿無出矢志柏舟歷數十年如一日又以節著嗚呼可謂賢婦人矣

汪節婦何氏傳

汪節婦何氏歙縣皋山人也幼貞淑有至性及笄歸于汪以無違稱更宜其姑舉一子方待哺而夫卒家貧姑老無所藉婦矢志守節勤女紅以資雪霜風雨一燈相照午夜迢迢對影泣血所親哀之從容諷之醺者數婦垂涕謝曰婦道從一而死有子則守吾將與孤俱存亡矣諷者乃輟數年以來內迫饑寒外急催科婦以十指應之乃至掌胼爪秃每遇陰霾節節酸痛姻婭聞而悲之孤稍長卽勤之學命名嘉樹訓以義方孤性孝善承母志攻苦讀書每與人言及母輒泣然泣下年少卽以詩鳴江左一時交游皆知名士同邑王鹿田煒贈其母詩曰吾鄉汪節母重義心百折此身可

蕭縣傳十一

消殞此志難玷缺有子方待哺有姑頂如雪蒸膏與徵呼所需何迫切婦聞勤夜紅對影徒泣血遂令十指攀爪甲半磨滅至今每陰雨柱處痛疑截見者爲酸鼻談者爲悲結此志旣以申此身比金鐵永使流芳微他時報泉穴同里鄭破水晉德亦貽以詩曰翠柏生空山枝幹挺百尺霜雪歷年深苦性透堅石嗟哉汪氏母茶蓼寸心集一從失所天日月爲踟躕撫此膝下兒飲淚度朝夕和膳攻夜嘗凝灰畫枯荻一芹與半菽茫茫無倚藉性命延殘喘皆賴此續緜終歲劬以勞坐令傷百脈卽今垂老年十指攀不直平生冰燧懷朗日中天赤見子成令名文彩頗奕奕相逢漢水濱寤寐少歡憚我爲令子言報親有至策立身在古處以此答罔極外史氏曰汪氏婦貧而守節誠良苦矣上有白髮姑以待養生送死下有黃口子以仰撫字成立宜乎手胼指攀而筋枯血槁也嗟乎聞者且欲悲況當身處之哉

李節婦江氏傳

節婦新安國學江通女前朝乙丑科武進士李當瑞貳室也當瑞江寧人崇禎末爲廣西營都司妻胡道遠未偕有子歿當瑞欲求室舉子時江氏女隨父流寓桂林有淑慧聲乃具禮聘之歸庚寅舉一子值國變當瑞義不事二姓棄官匿山中當事下令求之遂挈江氏逃入深箐染瘴瘵臥病三年江氏晝夜不寐侍湯藥不怠病愈卽促當瑞還里事其嫡甚恭嫡亦愛之如同懷孤方六歲而當瑞病故江氏欲自殺以殉嫡泣告曰吾年衰老藉若撫茲藐孤奈何欲死孤其誰字乎是欲斬先人之後而速填我于溝壑也江氏乃不死卽矢志撫孤其教孤也以義方一步一趨不中程墨卽撻之流血課讀非深漏不肯休每孤自外歸卽令去衣裳舉鏡徧照恐其嬉戲有傷先人遺體也其嚴謹如此初節婦夫亡姻婭有利其產者欲逼之嫁節婦大怒淬刃願與之同死乃已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年才二十餘撫藐孤而矢志守節逼之者卽以利刃相從烈婦人亦可畏哉嗟乎匹夫不可奪志也卽匹婦之

蕭縣傳十一

志旣定亦豈可奪也哉

歙縣朱節婦傳

節婦江右梓溪里劉氏女歙縣徽國公十六世孫朱明陽妻也幼端莊貞淑舉止不苟有至性事二親以道及笄歸明陽以無違稱其事姑尤能盡孝姑性嚴急左右承事者率不能稱旨婦婉轉懇勸惟恭惟慎卽一步一趨必小心翼翼姑大說愛若己出時明陽業鹽筴徙居江都歲乙酉我兵圍揚州百姓皆城守不肯降城破明陽率二子戰死婦偕三孤二女匿外縣得免及大定歸而故業蕩盡婦又生遺腹一子八口之家貧無以資遺孤方垂髫販瀉以給不足節婦操織紉勤游統篤女工助之無何有無藉子窺節婦尚有薄產屢索來索不應訟之官欲以勢迫節婦大怒曰吾寡婦孤兒所藉者此耳奈何欲肆鯨鯢之志而張吞噬之計耶是欲置我母子於溝壑也誓不與之俱生乃親詣吏哭懇其冤事得白節婦茹荼飲檠撫四孤皆成立諸孫濟濟有以文學顯者卒年八十

外史氏曰亂離以來故家大族皆破產亡業婦人女子不能自守者比比矣乃節婦撫孤成立二女出字飲冰茹檠者數十年而卒嗚呼可謂女中英俊矣

登萊東昌節婦列傳

節婦王氏招遠縣劉業妻也年十五結褵甫半載而業亡家貧勤澣統以給未三載而舅姑相繼歿拮据殯葬撫遺腹孤成立年九十六而卒黃縣王士美妻諸生李曰樸女也年二十四而寡無子依母氏守節七十三而歿萊州掖縣諸生蔡凌霄妻驛丞劉爾陶女也年十八而夫故守節七十二年而歿東昌博平劉炳貞妻逢氏年十八夫亡守節至九十二歲而歿館陶汪文舉妻劉氏有淑德夫婦相敬如賓崇禎戊寅遭亂文舉操戈格鬪不勝死婦年二十五遺孤方一齡家貧晝夜紡績以佐炊事舅姑甚恭未幾舅亡竭力殯葬姑復盲婦視之如嬰兒敬之如鬼神守節五十八年壽八十三而卒清平諸生韓洪妻陳氏性婉順戊寅洪亦死于

青州節婦列傳

亂婦年二十七家極貧緣續治生上養衰老下課幼孤成立游泮守節五十八年而歿同邑邢氏劉銓妻也年十九守節撫孤卒年七十七同里于氏諸生張九卿妻年十九而寡撫遺腹孤至游泮守節五十年而歿外史氏曰予奔走山左者二載得節婦四十一人質之其里父老皆曰始終如一白璧無瑕者也故為傳

青州節婦列傳

杜節婦江南上元縣諸生呂紀青之女青州府莒州杜李妻也年二十六李故矢志守節遇亂辟難山中姑年七十嚴寒失衣婦解絮衣衣姑自著單衣行冰雪中姑三日不得食割腿肉烹以奉之乃得活姑疾篤祈天請代誠格復愈年九十以上壽終呂撫孤孤至成立生九孫卒年八十六臨淄節婦宋氏胡瀾妻也崇禎庚辰遇亂瀾負母逃難遇賊舍身救母被害婦年二十二號泣走山中求屍歸葬撫孤成立奉姑終老年七十五而歿壽光節婦王氏李

應明妻年十九夫亡撫遺腹孤游庠壽八十三而卒安邱節婦周氏王道芳妻也有至性事舅姑甚恭年二十九而道芳病故矢志守節食貧教子成立入庠年七十而歿其子詳事母亦孝母故哀毀骨立幾至傷生盡棄其產以葬廬墓六年而反益都節婦諸生王化雨女邑庠翟鳳妻也年十七昏甫九閱月而夫亡事姑甚孝守節至八十九歲而卒

外史氏曰五節婦夫亡守志字其穉孤奉其衰老以孝以慈可稱女中丈夫矣

劉節婦譚氏傳

節婦譚氏無錫處士劉允詳妻也允詳父早卒事母甚孝婦善體夫志奉姑甚恭姑愛之若己出舉一子一女甫脫襁褓而允詳即得疾臥牀第者經年婦晝夜不寢侍湯藥扶臥起祈天禱神無所不至薄產為之一空而允詳竟不得愈遂卒時婦年二十有七絕粒不欲生既而念姑老子幼三黨無可藉者乃強進食殯殮之餘

而室無貲石儲矣婦矢志撫孤勤織績勞女紅以資生老弱皆仰食雖祁寒盛暑機杼之聲不少休也或憐之以他言諷者節婦輒大怒不顧而唾姑卒葬祭皆竭蹶以成禮每于淒風苦雨時痛念亡人母子相對啜泣于空幃聞者欲涕其或竟夜長號淚盡繼血以故年甫四十餘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若六七十者子長為之

卒女并為之歸皆山節婦十指所拮据無他積焉邑父母吳雷村興祚聞之表其閭曰勁節流芳卒年五十有三

外史氏曰節婦青年喪夫上事白髮姑下育齠髫子內無餅蠟積外鮮姻婭助以織紉之力而養生送死故未老而形神憔悴精血枯槁以歿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其譚氏也耶

無錫徐節婦傳

無錫徐節婦姓吳氏揚名鄉世農夫徐敬溪之孫媳也年十六歸于徐事舅姑及祖翁甚孝明年舅姑相繼亡又明年夫卒婦方有身患傷之不敢哀冀生子以延宗祀也既而舉男子子婦大喜曰

幸哉徐祀不斬矣視兒如命兒多病每病婦輒叩頭流血泣禱天地求默佑兒久之兒竟病死婦大慟絕去者再不食求死家人力勸之婦曰婦人夫亡有子則守今既無子焉用守焉用守焉用生爲堅不肯食敬溪患之垂涕以告曰嗟乎哀哉老年失子既又喪孫焚焚一身傷心極矣所望者新婦相依耳新婦若朝以死則我必夕以亡婦乃瞿然起勉進食以奉養祖翁爲己任家極貧力織絁以供薪水晨昏定省視疾問安儼然孝子之事父而敬溪亦竟忘喪子失孫之苦居數年敬溪死婦哭之慟竭踰營葬而餅馨畢恥矣僅存屋數椽而族之無良者又睥睨之逼婦嫁婦乃謀之母氏別結一廬抱夫神主以居而老

卅節婦傳

外史氏曰衣冠素封家女子守志易得旌獎田舍婦既無厚賄賂以遺胥吏又乏賢子孫爲之表章湮沒無聞若徐氏婦者歟矣嗟乎吾安得足徧天下盡節義而揚挖之哉

卅節婦傳

節婦鎮江虞士錢某女江都卞玉相妻也幼秉淑德有至性事父母以孝聞及笄歸玉相以恭順稱奉舅姑能盡道甫三歲玉相以病卒婦哀慟不欲生絕食累日姑泣語之曰汝方有身儻藉天生男則汝夫不死矣奈何遠輕生乎迺不死既而舉女子子婦又欲求死妯娌力勸乃已遂撫姪爲嗣愛之如命女笄慎擇壻得諸生張元淑女又早卒遺一甥婦撫之成立既長卽延明師訓之家貧禮其師特至脩贄必厚飲饌必豐嘗出典稱貸師所需無不卒辦師性孝凡時鮮物母未食不敢嘗婦知之有所進卽遣善走者先馳四十里送至師家既返然後上師感之至泣下節婦明大義性慷慨有丈夫概每當大故家人稍不合禮卽持論雄辯不少假歸于正乃己以是宗族姻婭皆畏之輕財好義有以急難告者必傾篋濟之自奉甚儉飲食麤糲多僕婢所不堪尋常甘脆未嘗適口魚肉厚味有故偶嘗耳上以供師次飼其子與外孫下及羣婢而已節婦勤苦至疾篤尚手女工自身而外筭無兼衣死之日接

一衣一飾可付質者無有也卒年五十有八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二十有二耳守志三十六年未嘗一日逸亦未嘗一日不哭其夫拮据卒瘞誨其嗣以成立可謂賢矣

毛節婦傳

節婦丹徒人前錦衣衛千戶唐朝璽之女孫同里毛一駒之妻也幼貞靜寡言笑舉止端方父母篤愛之嚴擇配得一駒一駒少穎異讀書一目數行下輒不忘年十三赴邑試邑侯拔冠童子軍文舉因沸唐氏乃以女許字焉既歸一駒能盡婦道善事舅姑待姻婭以和撫賊獲以慈內外皆稱之無閒言也一駒得異人授天人之學棄舉子業隱居茅山白雲觀揣摩所授書常經年不歸婦內事姑婢外支門戶無鉅細一力肩之舉男子子二女子子一而一駒得疾早歿哀慟不欲生誓與夫俱去姻婭勸之曰二孤方在襁褓若死誰其字之于是乃不死卽茹蔬不腥食矢志撫孤家貧內乏餅壘之儲外鮮期功之助煢然一身以紡績資生及二孤長從

卅節婦傳

太

外傳節婦勤義方嚴課讀無少寬貸也二十餘年而二孤成立授室生孫節婦怡然笑曰未亡人可以報先人于地下矣邑父母鮑公聞之以節孝旌其門卒年七十有八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之時正在家道寒落之候內無儲蓄外無援助乃藉一手一足之勞晝夜辛勤日無虛晷乃能爲孤完娶數十餘年雞鳴風雨夜雪曉霜其經幾何凄苦矣嗚呼豈非女中豪傑哉

南昌金節婦傳

節婦周氏南昌府豐城人金璉之妻也父祖皆素封家積累數千金婦生而貞靜幽閒不苟言笑不愛華麗澹泊如貧家女有女君子之風及笄適璉以恭順稱善事舅姑處妯娌以睦內外皆稱之璉任俠好結納四方賢豪長者揮數千金不惜尤喜周濟貧乏里中待以舉火者常數十家用是家遂破鬱鬱以不得博施濟衆爲恨因早歿遺三孤皆在襁褓外無期功爲之扶掖內乏應門爲之

支持榮煥一身蕭然四壁節婦矢志撫孤以紡績自給不足則常忍餓以飽孤寒夜霜天一燈相對以女紅爲務如是者十餘年孤始成立長男以藝游四方賢士大夫多與之往還孫男三人皆力學婦怡然曰吾可以報先人于九原矣年七十海內名公長者以詩文壽者數百家督學使者王誨存式穀廉其實以節壽二字表其廬鄉人多榮之

外史氏曰節婦生于素封而適于素封及家道零落安之如常至夫亡之時瓶罄罄恥若不可一日存者乃矢志撫孤伶仃萬狀而無悔心可謂賢女子矣

蔣節婦邱氏傳

節婦宜興人前博士弟子員邱謙女幼嫻女訓通內則識詩書大義善事父母父母絕愛之謹擇耦得而亭後裔蔣氏子臨年少好學遂許字之及笄日歸以恭順稱年十八舉長子彪年二十一子篋方在孕而臨以疾卒婦誓與夫偕亡其母沮之曰若死貌茲

節婦傳一

九

幼孫誰其字耶子是婦乃不死矢志撫孤未幾舉次子節婦奉而泣曰嗟乎天乎何日得汝兄弟成立而慰汝父于九原乎嗣因外家中落無所藉乃就居繼姑于宣城繼姑性嚴急左右婢妾往往逢怒節婦小心翼翼事之惟謹久之竟得其歡心而姑性亦化和平左右俱得安矣姑歿所遺薄產僅供喪葬家益貧餽粥不給節婦每夜女紅和熊訓子一鑑遙遙漏盡乃休如是者幾二十年兩孤得繼家學節婦怡然歎曰噫余未亡人可以告無愧于夫子矣節婦性端嚴言笑不苟甘淡薄夫亡卽不茹腥平居足不履閭三尺童子罕望見其顏色歷四十餘年如一日當事皆以節孝表其廬

外史氏曰守節難矣而于貧家婦尤難蔣節婦夫亡撫孤卽兒上奉難事之姑下當困窮之候淒風苦雨寒月曉霜不知費幾許錢心嘔血也噫守節難矣

宗節婦王氏傳

節婦涇縣落星潭王氏女宣城宗懿哲妻也幼有淑行舉止不苟言笑不妄父母皆愛之年十五歸于懿哲事夫子以恭奉舅姑以孝婉容愉色柔聲下氣得人子之道于是里中人皆曰宗氏有賢婦三黨姻娣莫不交相譽而爭羨之明年懿哲以攻苦故得不起疾輟轉牀第者累月婦侍湯藥晝夜無少怠而疾益劇乃求于神禱子天請以身代而疾不痊遂操利刃屠股肉雜藥以進而疾卒不愈遂歿婦年十七哀痛絕食誓欲與夫偕去姑諭之曰汝方有身苟其誕男則良人不斬矣何可遽死乎婦乃不死又明年舉一男子子婦喜而泣曰予之不死可以無負良人矣遂茹蔬奉空王矢志撫孤舅喪姑復醮又喪若是者凡五節婦三十年間歷事五姑皆得其道其待孤甚嚴孤或步趨不謹卽泣而數之曰若無父之兒也苟其品行不端不齒于鄉黨吾有何面目見汝父子地下耶其方正如此郡縣皆旌其門曰節孝

外史氏曰宗氏婦十七而喪所天矢志守節撫遺腹孤以至成立可謂不負良人矣爲人臣者能若是豈非忠貞報國者乎

節婦傳二

三

節婦浙江建德人郡學上舍生夏有人女也幼端莊貞靜不苟言笑有至性稍長通女訓女史諸書母早歿事繼母王甚孝遂得母歡昇以家政乃得卯翼弟妹以成及笄字同邑博士弟子員詹問禮以恭順稱奉舅姑尤盡道三黨皆嘖嘖謂詹氏得賢婦有婦德者其後必昌詹氏其奕葉乎既而開禧得危疾藥罔效醫者皆束手婦禱天求代割股肉雜藥以進乃瘳又二年而始歿婦哀痛不欲生姻姪力勸乃止遂矢志撫孤九熊畫荻竭心血以教其後長子嗣祿康熙丁卯登賢書癸未成進士次子嗣業以明經通籍皆著聲焉初甲寅閩逆變浙上游諸郡皆被賊節婦流離播遷家遂中落亂定復彈力經營每躬自操作與婢妾同甘苦夜或膏火不繼則從暗室中假坐片時乃就寢數年漸豐裕舅惟聖以名進士督學江右秩滿將還籍節婦患故居隘不足容遂營廣室

以待舅歸色甚喜及舅歿四方賢豪長者弔唁接踵卒得以成禮庶姑張無出青年矢節待以加禮出千金佐其私用厚卹其昆季以安其志從伯麟禧值中落歲饋薪水以供及歿撫其二子如己出喪葬婚媾悉力營辦母氏三喪未舉卽爲卜地妥之窀穸王印周姑之弟也歿于京師卽遣人護喪還葬遺孤存卹不遺餘力稍長延師課讀并爲聘娶宋茂才曾祖姑之族也家貧爲代償營負娶婦假居資之餬口節婦天性好善每歲春夏交輒出廩穀分給諸親黨貧乏者一遇歲凶尤加軫卹壬戌嚴郡大水施米振粥城中活者甚眾癸亥歲凶米值大昂乃市米會城減價出糶丙寅災乙亥又災皆煮糜以振令家人肩挑桶挈分送通城陋巷窮民丙子積雪經旬施棉衣以濟貧寒丁丑歲又凶出廩粟平糶不足復會城運米以佐嘗從母氏歸輿中見淮安皮商亡金號泣道左召詢之知其金從鬻子來也卽如數償之以歸又嘗捐貲購石修城東路南關埠東湖壩各數百仞并修郡學鄉賢祠設通津渡船四歲給工食每午日製藥濟病中元例施孤貧鹽米死無所歸者施棺以殯及疾革猶念城中大疫遺市藥會城以救療其生平凡姻婭瓜葛以急來告者無不周不足輒脫簪珥以佐之若贖鬻子輓嫁婦修橋梁捐陳租宿負動盈千百皆出其本志無些微勉強故間聞有女賢豪之稱然其爲善不矜惟恐人知也及卒三黨匍匐來弔者莫不哭至失聲城內外數萬戶聞者輒垂涕相謂曰噫孺人歿矣誰其卹我乎嗟歎之聲不絕于道

外史氏曰吾聞節婦歿時適當嚴郡大水民無不舉首疾呼曰嗟乎天乎悲哉何奪我賢母之速而使我顛連無告耶嗚呼非其爲善之真且切烏能至此乎節婦蓋古之賢豪君子也豈直以節著者哉

雷溪外傳卷十二

節烈部上

徐烈婦傳

烈婦朱氏永康侯徐錫爵夫人也年十七寡無子屏絕鉛華坐臥一小樓讀書兼工書法善鼓琴每月夜侍太夫人撫絃一弄商音激楚聞者欲泣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賊陷都城家人皆辟去保姆白夫人暨太夫人辟夫人歎曰吾命婦也國破家亡連死爲幸吾焉辟于是夫人奉廟主列堂上積薪堂下取命服漬油服之太夫人北向坐夫人西向坐命舉火須臾火發煙燄蔽庭太夫人倉皇欲起夫人牽太夫人衣曰幸毋起引坐逼火而歿初夫人有婢四並慧夫人絕愛之教之琴書皆善將火揮之婢四人泣曰夫人死婢子焉辟死請從死已而一婢于烈燄中忽若有物挈之出擲諸鄰家得不死亂定涕泣述其事如此

賈烈婦傳十二

一

之盛前代無有也公卿士下逮庶人婦女子慷慨自裁者所在多有而永康夫人爲尤烈焉嗚呼朝廷風化之原信夫

周烈婦傳

周烈婦者湖北安陸郡烈士周化龍妻也姓孫氏幼端貞適化龍以恭謹稱化龍少尚氣節崇禎甲戌流賊張憲忠犯郡率鄉眾禦之戰歿于陣烈婦聞之卽欲自殺以殉旣而思之曰夫子無嗣吾方有娠苟生一男以續祀吾亦無愧不幸育女死未晚也遂不死賊退求化龍屍殮于室志與同葬未幾舉男子子烈婦喜曰吾不死先人有後吾不辱周氏矣其愛子也過于愛命稍長卽授之學命名曰昌冀其昌大先人之志也而教之甚嚴每篝鐙課讀雖漏盡未常少借乙酉流賊爲我兵大敗竄走荆門大肆殺掠烈婦家當孔道左右婢嫗力勸之避曰吾先人骸骨在堂吾去誰爲吾守吾當與先人骸骨俱存亡矣若等速行毋我顧也翌日聲息益急烈婦知不免毀容以俟旣而賊至操刀入室欲劫之去乃大罵

觸棺而死

外史氏曰余曩游安陸郡鍾祥諸生出邑乘示余載周烈婦狀甚悉因詢之諸生歎曰明末楚蜀疊遭寇難各郡邑銜壁操書開門迎賊者十居六七聞風挈妻子攜金帛棄城奔竄者十有三四求若孫氏死守夫骨與封疆俱存亡者百無一二焉嗚呼節烈炳日月矣

黃烈婦傳

黃烈婦東粵許慶公之女也幼許字閻中黃正夫年十七正夫寢疾巫者言當娶婦以麗之則愈于是乃歸合卺之夕正夫絕而復甦者再其病日益篤烈婦伺湯藥操井臼勤機絲未嘗一日或怠如是者十有二年夫卒卽欲自殺妯娌昆季諭以姑在泣勸乃止然無日不痛哭其夫也服滿又二年姑病篤烈婦七十晝夜侍側慇懃奉事雖漏盡呼無不應及卒曰是可以從夫子地下矣遂縊死錫山布衣平漢英作文弔之略曰想其十五來嬪伉儷十年應

賈烈婦傳十二

二

無錦幄鴛鴦之好及廿六守志辛勤五載徒傷繡幃蘭蕙之姿其詞甚悲讀者傷之

外史氏曰古人有云慷慨赴死匹夫易爲之也從容就義惟知道之士能之許氏適病瘠而無怨甘勤苦而不辭終以一死酬夫從容不迫可謂知道者矣

牟烈婦傳

牟烈婦李氏名玉弘貴州安順郡庠牟呈燦之妻也幼讀書明大義善鼓琴不事紛華動靜守禮八歲卽以端莊稱大父本深提督黔省烈婦隨任署中男婦數百人見之皆敬畏會吳三桂反密約本深俱叛烈婦知之卽詣大父前痛陳大義極言國恩深重負之不祥且吾祖位至提督武臣盡階又欲何望耶若思分茅錫土爲子孫計莫若陽爲賊許陰請于朝伺賊軍下楚卽勒兵扼吭與王師首尾夾擊三桂必擒在

朝廷必以其爵爵吾祖而富貴可世保矣否則徒自速亡耳奈本
深蓄心已久又爲左右所持不用其言烈婦知必敗因母命竟自
適牟氏事舅姑以孝待妯娌親族多謙讓無驕矜之色及三桂伏
誅從逆家口例當籍沒至出嫁女律無緣坐而烈婦以才貌故爲
人覬覦陰入籍中牟生慙訴于官當事知其冤累爲中救烈婦知
不免卽以死誓乃出其所有盡散家人至詩章文稿悉付之火曰
毋令卽君他日見之酸心也迨緹騎至訣別舅姑與夫偕行將抵
會城之前夕于旅舍具酒酌夫曰妾與君緣盡茲夕矣幸滿飲爲
別還家善事高堂好自珍重毋以妾爲念也乃潛短刃于衣示之
必死且曰妾聞忠臣不君二君烈婦不夫二夫妾既委身于君豈
肯覲顏二姓妾聞報卽欲一死明志死于家恐爲君累且不忍以
慘狀令兩垂白見故遲忍至此耳明日乃妾絕命之日也遂相持
涕泣達旦抵會城檄發新貨縣收繫烈婦肩輿至署抽伏刃自剄
而死巡撫楊雍建憫其烈捐金助葬輓之以詩曰從容就義古稱

西華傳十二

三

難誰識紅顏只笑看會見官衙明樹節冰霜凜凜逼人寒靈調佳
人冒山奔孽緣還是祖遺孫恐將夫婿汗清白利刃臨歧和血吞
先是除夕烈婦與夫鼓琴三弄俱變哀聲既而七絃皆絕乃惘然
起曰異哉疇昔之夜妾夢山壓己不勝今琴絃盡絕得毋有不祥
乎遂持夫泣不復鼓果踰年而烈婦死

外史氏曰牟氏婦深閨一小女子耳卽識

國恩深重不可或負乃痛陳大義勸祖謀賊及棄其言知亡無日
矣遂有牟氏之適似可與權者至遭意外卽飲刃就義可稱臨大
節而不可奪者矣

陳烈婦傳

烈婦湖郡德清縣陳永瑞之妻文學沈珩女也生而淑均靜一深
湛不妄言笑六歲母亡十二歲父卒與後母居奉之甚謹兄貧嘗
鬻女工佐給十六歸永瑞事舅姑以孝稱家故貧舅又日游于酒
每早嫁時簪珥往列肆中軒衣脫冠坐引觴浮白以醉爲度突煙

時絕弗顧也而烈婦怡然無愠色未幾月卒家益困烈婦晝夜縫
紉不能贖嘗飲飢以給姑康熙庚申夏永瑞故無嗣烈婦慟絕者
再既葬哭無虛日明年有諷之嫁者烈婦泣曰妾生不辰兄貧不
能存夫家又無依自分終有死耳然猶須與緩者以姑在未忍也
寧敢偷生以求活耶語畢大哭哭甚哀自是往往中夜獨語非復
曩時沈默矣姑憐其少謀嫁之烈婦聞之卽還母氏泣謂兄曰兄
家妹死所矣翌日姑自往迎仍同舟歸潛滬營爲綯晨詣姑所泣
拜曰儻得寬假于姑以俟服闋而死婦之心也如其不許敢請辭
姑姑引綯焚之烈婦不死其從祖鋪諸生也鋪妻素遇之厚烈婦
往慰其志乃畱明旦微聞越日來迎卽與親知訣曰妾今乃可以
死矣家人懼皆戒嚴烈婦又安寢如故眾皆疑爲詐相與目笑之
既旦烈婦振衣理妝自縊而卒年二十三

外史氏曰沈氏以一貧家婦能于死生之際從容不迫以義自裁
嗚呼賢于富貴者遠矣

西華傳十二

四

楊烈婦傳

楊烈婦御史楊贊玉文瓚之妻文瓚浙江寧波鄞縣人少明敏攻
苦力學司理李清拔冠童子軍以其貧因延爲子弟師日與李氏
諸昆季相切劘爲文每會輒靜夜篝燈取眾所作來集其美而錄
鑄成篇如綴狐白裘然己卯秋舉孝廉出歸安令李長倩門年三
十矣以貧故尚未授室至是有賈人某以女妻之上春官不第我
朝既定兩京文瓚聞闕有監國徒步走上書監國奇其才授監察
御史多所建白不盡用丙戌我兵入閩御史大夫李長倩飲藥死
贊哭大慟乃歸里然潛與舟山通警家發其事逮者叩門某氏
謂文瓚曰此必獲君私書君直往直任耳無怯也文瓚至庭果慄
慨受戮某氏聞之不哭往收其屍詣其族之能文而同志者再拜
乞言爲傳夫之生平旣成勒石而藏諸墓徧辭尊行返室自經死
外史氏曰烈婦賈人女也能知大義當其夫死不哭人固疑之矣
孰知其欲爲良人志不朽而從容以死也豈非巾幗所希觀哉

張烈婦傳

烈婦鎮江人編修夏鄰湘女兄同郡張星煒妻也性謹嚴舉止有法言笑不苟數歲時家人有女道學之稱父因教之讀書稍長即進曰竊聞婦道主中饋操織紉而已多讀書奚爲父奇之曰此女他日必能盡婦道遂不强及歸張家貧孀姑卞急難事左右往往得罪烈婦乃婉容愉色曲意承順姑甚歡數年內外無閒言己亥海賊鄭成功大舉入寇犯鎮江兵弱不能支有司舉城降寇敗自江寧還大掠城中一賊欲犯烈婦烈婦不屈賊以刃脅之烈婦大罵曰吾頭可斷身不可辱汝盜殺我汝盜殺我引其頸賊大怒揮刃連斫頭裂爲四仆于地既而賊大至縱火焚廬舍一城皆然烈婦絕復甦匍匐入延燒之室曰與其生爲賊子辱孰若死爲清白鬼竟臥火中死

外史氏曰夏氏世有婦德烈婦大母在先朝卽以苦節旌蓋沐其教素矣余聞賊去後執政因郡城之降乃治大獄逮及士大夫緹騎四出由是縉紳家婦人女子恥沒入投水自經服毒死者纍纍嗚呼豈非聞烈婦風而興起者乎

劉烈婦傳

烈婦朱氏劉弘基妻也世居歙州順治間徙居通州既而復徙于泰州寧海里姑先卒舅耄且多病烈婦蚤夜伺寒溫飲食不失度無敢或怠先賢稱司馬溫公善事其兄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烈婦于舅亦猶是也弘基病瘵烈婦侍湯藥扶臥起晝夜不解帶不交睫者幾三載弘基將死語烈婦曰我旦暮人耳子年少宜自爲計烈婦悲憤泣下曰君如不起我不獨生己而弘基目瞑烈婦卽自經死時康熙癸丑秋九月望後四日也烈婦既死弘基復甦問其婦家人具以死告乃笑曰彼謂我疑之遽至于此我卽死不患與草木同腐矣越一日復絕乃同殮以葬于東里之高坪或曰婦所居故向某烈女處所也地之鍾靈其或然歟

外史氏曰烈婦勇于蹈義夫死卽殉可謂烈矣余獨怪烈婦之死

不爲少緩須臾脫其夫復甦竟得不死其奈何哉嗟乎所謂從容就義者難也雖然若烈婦者可謂慷慨赴死易者矣

洪烈婦傳

洪烈婦歙縣諸生程乙生女同邑文學洪碩長子枚效妻也幼性孝事二親以道母善病侍湯藥未嘗怠祖母年高又代母事祖母極其婉順鄉黨以女孝子名之及笄歸枚效以無違稱時夫在重慶下婦竭力事兩世尊輩皆得歡心枚效篤學以攻苦故得疾不起婦號泣至失聲歎俗少亡不宿葬婦將扶柩出私語婢曰吾不復返室矣蓋欲死夫隴也舅姑知婦有死志嚴戒勿行婦不得如志大慟告姑曰從兒三言卽不出可也一母瘞吾夫叢冢二闕穴必二三勿遽掩以待新婦同歸姑伴諾之于是設木主於室朝夕上食如生每哭必慘動天地鄰里爲之悽然如是七旦暮爲夫舉奠奠畢悉出簪珥奉姑婢及母並諸親屬有差唯存衣數襲爲殮其遂止哭不食以待盡其母葉與祖姑姑垂涕以勸者萬端姻姪

泣而慰者百數皆勿聽姑泣曰姑與夫並重汝殉夫棄姑可乎婦曰姑之責婦是也然有姪在兒未敢以背夫也終不食凡十有五

日而死去枚效死二十有二日耳周身衣裋履履皆聯紉蓋不欲

六

斂者見其膚也其死猶謹嚴如此年二十

外史氏曰忠臣值天不祚國異姓受命慨然引頸就刃以明不二爲天下存綱常也程氏夫亡無子卽決烈一死以明從一與忠臣當社稷淪亡事不可爲慷慨蹈義者同一轍矣嗚呼烈哉

溫烈婦列傳

烈婦烏程葉茂林女同邑溫七里妻也開麗靜好事舅姑孝年二十值四方亂婦誓不受汙每懷沈淵志崇禎癸酉賊亂里人俱逃野外婦妯娌嫂妹十數輩皆登舟矣婦未載賊猝至遂投河餘人因舟重自覆悉爲賊鉤出婦患不免疾趨深淵死時貞無爲州沈志偉女也歸同里陸某陸有女弟曰嬌姑未笄皆柔靜婉麗乙亥流賊寇州城垂破琇貞乃與嬌姑攜手投井死後井上每至暮卽

有二白鸞翔舞哀鳴片時而去歲久乃亡人以爲貞烈精靈所化云袁烈婦陳氏坊者之妻也少負冶容鄰有惡少年窺覷之婦怒詈其夫當佩刀自衛康熙丁未春坊者遠出少年欲逼婦婦揮刀拒之力不勝反爲所殺年十七以貧故竟不得

土間烈婦姑蘇人

外史氏曰江南北亂離以來婦人女子以節死者多矣不五十年竟無有道其姓氏者予竊憫之故不惜搜采而文獻又不足徵挂一漏萬每扼腕焉若此二三女子皆貧家婦也不亟表章則湮沒矣嗟乎嗟乎

施烈婦傳

烈婦朱氏湖州郡北下蕩里施九政妻也九政賈于楚婦與姑居去族人九恩家不數武九恩見婦麗欲姦之數來慰姑婦輒避去不得開他日乘姑往姻家九恩直前逼之婦號救而九恩脫去婦語姑曰兒雖未辱誓不與俱生姑方憂婦之必亡也然婦竟不死

重刊傳十二

七

居月餘九政歸婦嗚咽言狀九政曰我固將訟之奈無證何婦曰妾乃君之證也九政曰我待汝于庭九政既行婦涕泗與姑訣懷管絢直入九恩家語九恩母以死狀母素悍以婦小弱女子也計以詐御之狂叫號躍伴欲投水死時聚觀已數百人見婦噤不出一語徐入母寢室若悔迫人死者皆持母力勸母固不死而婦已繼死久矣事聞有司坐九恩辟而表其墓曰貞烈婦死年十七外史氏曰古烈婦有率其臂即斷臂以示不辱者嗟乎烈婦人固可畏哉若九政妻未見辱也而必一死以明節此其志凜若冰霜堅如金石不可撓矣且從容就義雖古烈丈夫何以加哉

胡烈婦汪氏傳

胡烈婦歙縣汪用嘉女也字玉貞幼聰慧有至性沈默寡言笑早失恃隨父徙居浙江父以流寓補紹興郡庠生博學有聲譽于武林教授生徒玉貞甫六歲伺絳帳聞諸生讀書聲即了了記憶不忘乃持一卷且聽且讀輒認識字句問難于父請講解父大奇之

期年通論孟學庸又期年通禮記蓋父所治經也既而讀女訓女誠女孝經諸書乃掩卷歎曰婦人之道從一而終至于孝舅姑順夫子操井臼勤織紉乃婦道一端耳及笄歸太倉胡生震若以婉順稱孝事舅姑舅姑歡相愛也如女子子舅姑有疾嘗徹夜不寐以侍湯藥姻婭皆敬之謂能盡婦道閱四年而震若病卒婦日夕悲號欲以身殉家人皆戒嚴不得開康熙壬寅春姑往姊家賀歲患婦有變亟歸而婦已雉經夫棺之右矣衣皆密紉先日手書一緘報尊輩其大略謂不能俱生不忍獨生不敢偷生之義云年二十一

外史氏曰衰世婦人多不能盡道往往朝秦暮楚求其死節者難矣及我

國家以節義風四海故婦人女子皆知重名節而輕死生猗歟盛哉

楊烈婦王烈女列傳

重刊傳三

八

楊烈婦毛氏河南葉縣人字同邑楊某事舅姑甚孝期年楊卒烈婦哀切誓死不食姑婢力勸之終不食曰願早從良人于地下遂死國人哀之爲之賦鴛鴦同時有王烈女者昆陽人也幼有至性事二親甚謹許字同邑某貧不能娶里人某豪而多金窺見烈女美欲謀爲子婦乃以金角重賂其父父固貪夫遂以其女改許之烈女哭泣數日夕不食求死其母固勸之不聽乘間自經于庭樹而死江都卓爾堪過其廬作詩以弔其略曰昆陽一女兒生長在田里聰慧性所生清白能自矢盈盈年十五許字貧家子阿父愛黃金將女欲他適女兒得聞知怨恨裂肝腸涕洟向阿父永訣詞語哀媒人是鬼伯逼兒赴夜臺奉事非不周大義不可乖入戶更衣裳含淚封綵絹無緣作新婦留供阿父饌隨身何所有素頸繫白練身與螻蟻同魄願化海燕海燕棲夫家隔世識夫面讀者悲之

外史氏曰毛氏夫亡欲早從地下不食而死蓋篤于義者輕其生

矣王女志不二天甘心白組可以巾幘目之乎

韓子瞻妾傳

韓子瞻望

國朝王辰進士也順治己亥權關杭州有惠政商賈多感之任滿還京師以疾卒于道僮僕皆散去惟一妾年少且值海賊鄭成功入寇江南道阻不能扶輿歸還喪于杭久之有強暴者聞妾豔且多金欲謀踞之誘以百計皆弗聽聲言欲劫以恐之妾聞即整妝繼死于子瞻之棺側年二十有一杭人鳴于官殮之室以俟韓之家人至初妾畜一貓色白如雪甚可人嘗依于妾妾變之與之同寢食未嘗須臾離也及死貓哀鳴不已繞其屍號者數日夕既殮貓即不食竟餓死棺上人以為貞烈之威云寇退家人至夢妾告以強暴侵凌故且言所蓄金帛如干為某某盜去今在某地家人訟于官即逮強暴及盜物者悉置于法人皆稱快

蕭烈婦傳

九

浙人猶稱道之及其身故妾以號號一身不受強暴汚而決烈以死非尋常婦人可能彷彿矣至于貓竟能餓死以報之噫母謂妾類無情也

蕭烈婦傳

蕭烈婦四川渝州人適雅黎參將同郡某舉一子一女同夫之任滇中既遷雅黎烈婦同子女留滇既而永王奔緬我兵至烈婦知不可為乃以臨別贈夫詩有驛梅驚別意隄柳暗離愁句分其字詠十絕託鄰老護其子從間道之夫任即自殺其女然後縊死其詞曰馬革何人能裹尸四維不整笑男兒幸傳碩果存幽閨驛使無由到雅黎木偶同朝止素淡人情說到死真難母同幼女齊含笑梅骨稜稜傲歲寒荷活男兒氣節休文章華國總堪羞馬嘶芳草香魂斷驚醒人閒節婦流口中節義世誰無力挽江湖逝浪虛刀鋸不移巾幘志別無沾滯是吾徒立也堪傷坐也傷日沈誰與起斜陽心憐夫嗣兒還父意慘君替女伴娘土兵劫過又官兵日

望征夫不欲生匹練有緣紅粉盡隄邊一撮是佳城木架原知冠蓋凋夕陽古道冷蕭蕭耳邊似聽貞魂泣柳絮因風若為招日前

送別出陽關立志當如鐵鑄山音信好憑天末寄暗傳君婦已役

癡因莫凶兮國喪亡內庭無救各奔忙佳人命薄成何事離卻塵

氛骨也香禾黍離離實可憐人焚誰為救眉然心灰猶念吾夫子

愁殺疏林泣杜鵑讀者悲之

外史氏曰獻賊之亂巴蜀最慘紅顏好女遭淫戮者不可勝計乃

蕭氏義存夫嗣自殺不辱嗚呼可謂智勇雙立女丈夫矣

涇陽烈婦列傳

序曰明末賊起秦中西安受毒最慘婦人女子以節死者難更僕

數惜不得其詳不能一一為之表章第以見聞所及紀載所有涇

陽女子三十二人列為一傳以為後世閨閣風亦名教之少助云

蕭烈婦傳

一

去婦大罵奪刀自刺而死布衣李三台妻黃氏年十七結褵甫三
月賊至投閣而死農人黃望甫妻席氏年十五未嫁賊執之上馬
從馬上躍入溪中死吳伯輔妻鄭氏年十六賊欲執之行不從大
罵不輟賊怒攢刃殺之劉大妻韓氏被執欲汚之乃齧賊鼻不
賊殺之郭青霞妻朱氏年十八有姿色賊欲汚之抵死不從賊縛
之亂箭射死王九皋妻姜氏年十六美而黠賊欲挾之行大罵不
從賊怒剖其腹而死沈三省妻徐氏年二十二匿崖壁聞賊至投
峭壁死郭永輔妻羅氏性貞淑事舅姑夫子以恭順稱賊至與羣
女子同匿崖洞開賊縱火焚之同匿者爭趨出羅獨赴火死姚氏
者姚登祿妻也年十九被執不從奪刀自刺其胸而死王進祿妻
潘氏被擄奪賊刀毀貌復投峭壁死王福盛妻馬氏甯一鵬妻楊
氏賊縛之馬上道遇井求飲賊解之下俱躍入井中死楊氏者王
三有之妻也性孝事父母舅姑皆能盡道遭亂即以鍼紉衣禪履
襪為一乙亥秋九月賊至被掠大罵不從賊怒先斷其手足猶罵

不絕口遂刳其腹而死忽有黑犬守其屍逾三日賊退家人歸瘞
訖犬乃去人以爲貞烈之感云師變元妻韓氏田家女也有淑德
平日不輕言笑賊掠之不從拔笄刺喉而死柴良卿妻賈氏避賊
山中賊迫良卿走不及投井中死婦歸覓夫見夫死亦投井死年
十七生員康嗣昌妻王氏被執欲污之抵死不從大罵不輟賊怒
殺之楊方妻訓導于微之女也年十九賊執之行氏攀樹大罵不
從賊怒殺之持其頭投諸壑有狼守之不去方覓得之狼乃行牛
象煜妻白氏被執罵不絕口賊怒焚殺之國學王運昌妻何氏年
二十賊令入廚爲具即操廚刀自刳而死王三統妻陳氏賊欲污
之不從庭有井投入而死韓爾訥妻張氏避高樓去其階賊至不
得上聞其美招之下不從欲縱火氏以襪祿子拜託乳媼曰韓氏
惟此一點骨血不存則絕矣惟善字之遂墮樓而死年十八其子
得全任盡禮女年十五賊掠之行女伴從之行至井旁即躍入死
何承怡女年十四同母避審中賊獲之母于俱不屈母持石觸頭
而死女以頭觸石而死雋希商妻李氏賊至迫其居遂投樓而死
張佐妻李氏賊監其姿與一扇氏伴受之給至井旁躍入死之李
魁吾妻楊氏賊迫之行不從殺之生員韓爾訥妻許氏年十六賊見
而說之挾之上馬不從張目大罵奪一賊利刃自殺牛應麟妻齊
氏賊至攜子避樓中賊攻樓不下欲焚之氏推子墜樓得生自焚
死周仕坤妻失其氏美且淑或曰屈氏甲申賊欲掠之上馬不從
大罵不輟賊怒揮刃連斫而死王養心女年十四賊欲污之不從
投井死王之臣妻呂氏賊強挾上馬由馬躍下者三賊怒殺之王
三秀妻陳氏賊執之不從大罵不輟乃殺李家娘者江都李氏婦
也乙酉城破被執欲污之不從觸牆而死年十七
外史氏曰涇陽屢遭賊難婦人女子以節烈死者不僅三十二人
也僅存三十二人則死而無聞者多矣嗟乎僅五十年來節義姓
名已成腐草秋風是誰之過歟嗟乎

廖氏三烈婦者福建泰寧縣諸生廖愈達之妻李氏暨妾汪氏張
氏也李性淑慧讀書通大義事愈達甚恭愈達垂四十無子李憂
之爲納妾汪氏數年又無子又爲納妾張氏李待二妾甚愛暇則
持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面坐二妾侍坐爲講章句大義及古
今貞淫善惡事二妾遞奉茶果以爲常又嘗爲二妾講仁字義曰
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豈第男子哉婦人亦然
耳丙戌秋我兵下福建唐王奔江西追兵至泰時愈達病瘵攜妻
妾走南石岩岩四面壁立素號天險故遠近百姓俱竄其中越日
兵至攻岩甚急岩中人懼出皆前門走愈達亦率妻妾至岩口則
人眾擁擠不得下旣而羣呼兵已從後門入矣李聞之遂從岩口
展兩手投崖下死愈達無可奈何亟攜二妾奔別崖伏荆棘中未
幾援兵至愈達遽瘞發仆地張亦投崖死愈達出金進兵兵去汪
牢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遙見一將軍拔刀南向立指揮羣卒巡
邏山前後嗚咽叱咤猙獰如虎狀汪乃大哭曰誰能免乎君善自
保奮身投崖石之右復擊而搏于左骨爲齏粉時李年三十九汪
年二十五張年十八
外史氏曰士大夫平日皆知殺身成仁之義及于死生之際每濡
忍不斷卒貽千古笑三烈婦可謂不求生以害仁者矣
金烈婦傳
烈婦名家璧字連城上元諸生趙客菴女歙縣上舍生金某妻也
性淑慧數歲卽通詩書大義客菴之謹爲擇配得上舍少年都
麗擅文譽遂字之奉夫子以恭順稱事舅姑能盡道上舍工辭賦
游京師京師名下士多與之交時裕邸有愛士之譽上舍歸之命
賦太極圖立就遂禮爲上客因賜館迎家璧同居康熙乙丑夏上
舍中暑病不起與家璧訣曰我死汝年少無子舅姑老不可倚也
幸自愛毋徒自苦家璧泣曰郎君母作是言也脫不諱妾當相從
地下敢偷生自辱以辱郎君哉言訖上舍目瞑家璧哭之慟卽命
家人購棺二替從死王問遣宮媼力勸之再勿聽曰婦人有子則

守無子則殉道也今妾無子不偕亡人俱往又何待乎吾部署歸葬計定則從此長辭日月以歸矣幸媼爲我謝王也既殮上舍乃設危舉奠從京師俗召梨園侑死者觴大集宿所交鄰母數人酣飲竟各散去奉書舅姑畢投筆取帛自縊而死年二十有五

外史氏曰余聞烈婦善填詞有花嶼集傳于世其辭甚麗多斷腸句不意夫亡慨然一死又何其烈哉是年同月歙州程明度女適汪氏子夫亡不食死噫賢女子何重子義而輕于生耶

卞烈婦傳

烈婦武進卞湛聞妻江西贛縣張星女也星幼性孝年十三值鼎革父某以諸生死于難母爲亂軍掠去星既長思母彌切乃奔走二十餘年馳數萬里求母不得即刻木爲像事之如生祭必哭哭必哀數十年如一日也流寓江寧生一女有淑德星愛之謹爲擇配乃假星學垂簾秦淮市物色英俊歲庚午星同里陳亭石從江右來湛聞亦客金陵相與交好以湛間命法倩星推之星擊節稱

贊曰此造三十年孤高當以方外並王侯後三年必歸俗官四品

三

吾有一女願壻之亭石晒而退時湛聞以緇衣行導引術游四方傾動貴顯殊無蓄髮志也湛聞居金陵三年舅氏自里至述其昆季俱歿且無後曰祖宗一脈在若矣可勿歸俗求嗣續繼宗祧乎于是湛聞果還宗星即以女字之婉順事夫甚恭久之湛聞北游故所交游多資以金帛遂輸粟爲主事未及選以疾卒于京門人扶輿歸婦哭盡哀既葬更衣整妝設奠靈前盡出湛聞夙所愛珍玩以供伏毒酒中奠畢飲之左右覺急呼其父進解藥堅拒不飲曰夫天也天既崩矣我何覆乎安用生爲遂死

外史氏曰卞氏婦舍生取義慷慨一死湛聞有妻而星有女矣較之尋常婦人三日汗病輾轉牀第以死者豈非天淵哉

丁烈婦傳

烈婦山東處士馬忠女新安明經丁宗孔妻也幼性孝善事二親父病侍湯藥奉飲食常晝夜不寐及笄歸宗孔以恭順稱事舅姑

以孝聞子三黨舅先卒事姑尤謹雖子之母不迫也宗孔少負異才尙氣節任俠仗義居鄉黨能以公道自持里中有急難無不立爲排解以是居人多誦之寄籍江寧江寧賢士大夫多樂與之父康熙丙子春宗孔以壯志未遂鬱鬱懷抱得痼疾婦衣不解帶亦不交睫侍病半載餘不得痊乃罄衣飾脫簪珥遠求良醫攻治死婦呼天號痛吐血數升誓以身殉戚媼力勸之不解也姑泣曰汝死奈老嫗幼女何婦曰我無子義不可活大人自有伯氏在勿憂也遂頓首伯氏及妯娌以老姑幼女屬之不食數日夕而死逸民陳次和中聞而賢之作詩以哀私諡曰孝烈

外史氏曰馬氏事父母以孝事舅姑以順事夫子以恭以烈可謂能盡婦道者矣

甘肅三烈傳

甘肅三烈者州人鄭珊妻石氏子原北直東安知縣以誠婦王氏

贊曰此造三十年孤高當以方外並王侯後三年必歸俗官四品

一四

及女也王氏有淑德奉舅姑以孝事夫子以恭舉一男子子僑柱幼穎異年十三爲博士弟子員隨食餽一女子子年十一而遭閹賊之難崇禎癸未總制孫傳庭敗績死之李賊遂陷潼關入據西安秦中諸郡邑望風降附惟甘肅巡撫林日瑞總兵馬燦及紳衿萬烜等效死城守賊怒攻圍百日武威酒泉諸軍皆觀望不進援王氏姑婦知城必陷即命家人積薪中庭僑柱怪而問之母給之曰賊方用火攻將以防飛礮也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城陷賊至其家掠僑柱去王氏左手扶姑右手挈女入薪舍以女覆瓮下趣婢縱火起俱燼烈燄中賊退僑柱逃回視祖母母已環抱畢命矣發瓮視之女弟死食下顏色如生衣履如故即壻髻亦未燬也因大慟殮葬之後僑柱以平吳逆功拜左府都督出鎮四川重慶兩遇

覃恩祖母母皆誥封一品夫人人以爲節烈之報云

外史氏曰明之亡也由文臣太專武臣不振以致賊燄蔓延披靡而偃吾聞甘城既陷軍民猶巷戰三日夜屍山積而無屈志鄭氏三代女流能慷慨就義視死如歸較之望風款附諸士大夫不當霄壤之懸矣嗚呼烈哉

送安方烈婦傳

烈婦送安進士毛際可女同邑翰林方眾瑛次子奕昭婦也幼貞靜舉止不苟善以禮自閑既長通女訓女誠諸書事二親甚孝及笄歸于方氏以恭順著結嫡方五日而夫舊疾作尋卒婦年十七矢志殉夫祖姑力勸之弗聽遂吞金珥一金條脫二腹痛不可忍輾轉于牀者凡三日夜不死婦志曰死若是其難哉豈天不欲我舍生取義耶人定勝天天其奈我何遂登層樓卒然從牖躍出墜于地體無完膚絕去半日復甦自笑曰是亦可以死矣而猶不死耶天乎其奈我何母夫人及姑泣勸之曰若既無子若死誰爲君夫營窆司上邑終喪制乎若未可以遽死也若其少緩乎於

雷溪外傳卷十二

十五

是婦乃不死遂樓居不履地無日不哭其夫每食必祭祭必哭哭必哀痛如初喪如是者十二年始舉夫喪乃下樓既葬泣告姑曰兒遵母與姑命以襄大事矣又復何求乎遂不食十有八日而死外史氏曰方氏婦夫一亡而卽吞金卽墮樓以求死可謂慷慨激烈視死如歸者矣及不得死奉姑與母之命乃緩死于十二年之後又何其從容不迫耶嗟乎烈婦樓居之十二年吾知其無日不以死爲心也無刻不以死爲事也則無日不在淒風苦雨之天無刻不在猿嘯鶴唳之候矣嗟乎嗟乎

苗溪外傳卷十三

節烈部下

卓烈婦傳

烈婦江都處士錢穎女指揮使卓煥妻也幼貞靜不苟言笑動止以禮七八歲時姻姬即有女君子之稱及歸卓善事舅姑以孝聞舉男子子一越二年而甲中國變明年我兵南下史道鄰可法以相國出守揚州與權奸馬士英不合城久困援師不至旦夕且破烈婦泣語夫曰事勢至于此城必破破必爲俘執若先死死當與碎子俱庶君無累易脫耳煥止之乃曰吾籌之熟矣君毋誤我也城將破家人謀匿後園時煥姑適王氏者少寡依母家年四十矣烈婦顧謂之曰堅城易破況堂隍閑保無擁刀突入相倡者乎與其俘而辱孰若死而榮榮尋在此時決耳遂抱幼子躍入池水死王氏婦大慟曰汝年少有夫在尚爾吾未亡人也更何待亦躍入池死煥有女弟二尚在室一爲王氏子婦見其姑與嫂之死也相

苗溪外傳十三

一

謂曰不死必將貽笑姑嫂于地下而大辱父兄于他日矣即相率躍入池死煥弟某幼鞠于烈婦繞池痛哭曰若等俱死我將安歸與其生見俘執若死相依也亦躍入池池水爲溢外史氏曰烈哉卓氏婦也榮辱之言一出相率而入池死者七人一門節烈儼然與日月爭光矣

何烈婦傳

何烈婦余氏浙東山陰何光衛妻也年十七適光衛十九值山賊變民間子女多遭淫掠其家去城十里賊所必經光衛欲圖避之走山中賃舍甫出門而寇圍郡烈婦即以鍼密縫衣裋預爲死計明日寇卒至乃抱幼女同從姪女唐氏婦走避道遇賊即投水中既沒復浮仰見唐氏婦尚於溪畔乃大呼曰汝欲出醜耶可速下于是唐氏婦亦投水死寇退光衛返循溪十餘里得烈婦屍尚緊抱幼女而唐氏婦附焉值盛暑已越旬餘兩屍面色如生無腐穢氣見者驚歎其後二十餘年有海氏海氏者淮陰海州陳有諒妻

也貧乏不能自存夫婦走雲間依親不遇貧糧艘而返烈婦美而黠爲運丁覬覦運丁固一軍之豪且多金欲圖姦而伴與有諒訂交烈婦知其詐密言夫曰妾與君雖貧賤然良家子也即沿門乞食亦弗失爲清白男女奈何徇利與姦徒爲友耶願速計他行毋附其舟不聽抵蘭陵運丁復誘其夫往蘇買纜烈婦識其謀乘間以鍼自履及獲自縊及稱自縊及衣皆密縫無隙明夕運丁果移舟西郭之荒犯之遂自縊而死

外史氏曰嗚呼死之難也而紅顏爲易豈天地之氣不鍾于男子而獨鍾于婦人耶

吳烈婦沈氏傳

烈婦新安澄塘吳期仲妻同郡前進士江西提學副使道沈匡濟女也幼貞淑事父母孝匡濟罷官僑居松江設帳授徒期仲從父客松江因受業焉匡濟最愛女慎擇配故教授生徒莫得一佳婿以配女凡六年而期仲始來就學匡濟一見而大說曰此子他日

苗溪外傳十三

二

富貴必能以忠義著而吾女亦能盡婦道此真佳兒佳婦也遂以女字之生男子子一女子子一而

大兵圍松江城下期仲操戈闢殺數十人力竭被執不屈死烈婦曳其子女奔屋後大池先抱女投諸水復抱其子欲投水其子若膠固于地者腕力盡脫終不得起而兵漸逼矣烈婦不得已舍其子自躍池中兵至岸時河涸水淺烈婦乃趨入汙泥深處死其子爲族人收養得成立歸里

外史氏曰沈學憲一見期仲即許能以忠義著乃其臨難果克不屈嗟乎雖一韋布之士未能富貴然賢子富貴者遠矣其婦懼受辱欲母子俱殉乃天憐而保全其子得延宗祀嗚呼豈非爲善之報哉

柴烈婦傳

柴烈婦崑山布衣沈徵祥女也年十九歸文學柴眉康甚相慕明年北都陷天下洶洶烈婦即斷所織布染青阜色製短衣以爲備

烈婦知書嘗從夫觀史至王蠋忠烈語掩卷而歎因請為解肩廉曰義重烈婦曰亦死輕耳又明年金陵定秋七月

大兵攻昆城甚急廉父某荷戈南城婦因語夫曰子往視舅脫城破我當自計也府廩登城則城已陷失父所在反則烈婦已入荷池不即死兵至凡同行避者悉見俾烈婦以伴死免頃之姑從水草中出持烈婦泣相扶入室夜半家人潛聚作糜勸婦食婦不食泣謂姑曰兒頃者倖免懼卒不保辱父母之義以為大人羞兒終不能從亂兵求死況可從亂兵求活耶聞難鳴即理嫁衣更之出室泣拜姑不能起而入室闔戶遂自縊而死越三日師旋文子鮮衣好翠隨之者不可勝數而烈婦獨無棺以嫁時衣器代棺火之也

外史氏曰戎馬未生于郊時或有道蔡文姬及樂昌公主事者里巷婦人皆能非之以為易不早自裁決而遭辱如此然一當變故皆猶豫不忍至于失身嗟乎死生之際亦大矣烈丈夫且難之況英字之八歲舅氏愛其慧授以訓諸書一目了然及讀木蘭詩并黃崇嘏傳乃掩卷歎曰斯二女不足法也夫以女子洞跡男兒中縱完身無玷亦失貞靜之道矣舅聞大異之及長許字同郡某生未歸遭亂舉家潛避山中無何征師出掠于野英遂被獲號泣求死軍士懼進之主帥帥一見大說納諸幕欲染之英泣告曰曩妾因母病篤矢志茹荼三年今已兩載十月矣僕蒙寬假以完宿志不然惟願速死耳帥奉母甚孝聞英言潸然出涕竟諾之既而賊平挾至武昌泊舟江岸乃作絕命詞十絕句自敘章首納之油囊貯衣間投江而死其敘略曰洋洋洞庭妾非不能死也恐投之荒煙野水中無有知者則二親終不得我存亡矣武昌官會之區楚南賢士大夫多集于黃鶴白雲間且當貢舉之秋吾郡應試者必多其人故隱忍至此而死希長者為妾歸報高堂耳其詞曰厭聽師中唱凱歌幾回腸斷嶺猿多將軍不下樓羅令遮莫紅妝馬上駝淚痕涇透舊羅衣夢到家鄉身未歸滿目風濤誰似

侶低低遙祝雨靈妃舟師乍轉五溪津載得佳人泊水濱寄語雙親休涕泣入江猶是女兒身憶昔渠居畫閣時詩書成就渭陽師于今漂泊干戈裏猶憶挑燈讀楚辭生年十五未嘗簪自古紅顏福不齊河伯有心憐薄命東流逆繞洞庭西泣斷江聲怨亂離永辭鸞鏡缺雙眉朱門空自聯秦晉死後相逢總不知身雖如葉墜江邊豈肯隨風逐浪回萬古不消天地恨幽魂只合化鴈鵝淩波江濤卷暮空妾心寧與水俱東山川有恨家何在誰為招魂魚腹中嶺眉雖愧奇男子立志偏期豪傑傳完潔此身還碧落江皋一任泣鵝鵝骨肉于今嗟已矣承惟在夢中迎貞魂即向家園去親報高堂已不生既死逆流六十餘里至荆口驛土人撈屍得其詩徧傳南國讀者無不垂涕焉

烈婦傳

四

不食者三日諸弟勸之食曰吾已早許夫子矣舉家皆驚奔告舅姑舅姑力勸之終不食曰兩大人有叔季奉養見無子留何益左右固勸之乃忿曰吾生平無大過何不令我善終而欲凶死我耶左右大懼不敢強烈婦不食七日矣猶循牆走詣舅姑前拜別越三日乃卒

外史氏曰韓氏婦可謂不食其言者矣一許良人遂決志餓死殆與奇男子爭烈矣

胡烈婦傳

胡烈婦鹽城劉國用後妻也按此集所載烈婦傳係以其夫之國用娶烈婦方四閱月而卒烈婦年甫二十哀痛不欲生誓與國用俱既殮乃裹國用前妻所遺幼子寂處室中閉戶羈牖不使家人窺七日日出祭國用畢復入歷七日亦如之自是每七日皆如之家

姑私相謂曰兒天婦年少孫非婦山今日之慟婦報吾兒盡矣婦去志已決不可留矣乃嗟歎久之始就寢迨曉烈婦已繫縶于國用之棺釘死焉舅姑終疑烈婦寂處室中七日事盡傾其篋得兩老人衣履若許幼子周歲衣若許兩三歲以至七八歲衣履復若許皆烈婦于七十日中所製也于是乃大慟而殮與國用同葬焉外史氏曰嗟乎烈婦既甘心一死何不即死于七十日之前而七十日中又復沈幾密智周旋舅姑幼子十年以後之事而後死嗟乎此七十日中吾知烈婦吞聲咽淚未嘗一刻忘死也嗚呼若烈婦者可謂從容就義者矣

沈素瓊傳

沈素瓊名隱江都女子也幼聰慧讀書寓目輒記憶既長善鼓琴能作黃鶴悲鳴聲聞者欲泣工詩多傷心斷腸句母氏家貧遂墜落青樓然非其志也性愛佳山水游歷之際暗暗物色奇人從母游武林愛西湖石勝乃家焉獨居一樓嘗凭闌遠眺注目馳神于

陳烈婦傳

五

南屏天竺閒恍然如有所遇輒拍檻大呼曰安得天下良才子抱琴以從不復作煙花隊裏人乎往往作詩自況曰有恨人嗟琴在室空彈野調寄情癡他日游孤山詠梅花曰自憐澹素無人識浪託林逋處士家蓋畱心擇木無意于溫采鄉者久矣有夏生者杭州府學生也風流都雅素瓊一見而說之即許賦詩贈答盡露素懷遂歸于夏生爲側室極其恭敬與嫡歡相愛若姊妹無何夏生病卒素瓊哭失聲既殮撫棺大慟曰妾以憐才合忍不以憐才相從地下乎乃沐浴整容賦絕命詩一章自經于夏棺之側外史氏曰青樓人盡夫也烏知有節義哉素瓊適夏生死即殉之豈非巾幗鬚眉煙花淑女乎殆與蘭盼盼並傳矣

陳烈婦傳

烈婦華亭博士弟子員楊仰崑女同邑璜溪里陳復舒妻也幼穎異數歲通孝經內則列女傳女訓女誠諸書徧覽二十一史家人有女博士之稱事父母孝如成人年十二失怙未幾又失恃遂歸

于陳姑沈婦姊也愛之如女烈婦順志承顏歡無忤操井臼工繡績儉勤是力舅大喜私謂姑曰有婦如是家其興乎舉男子子三女子子一適當鼎革

大兵臨城下家人報游騎至者三促烈婦行烈婦曰王師也庸何傷其否也吾得正斃于家焉苟倉皇行必遭戮辱不如不去卒不行而行者悉被執既而游騎至執復舒欲殺之傾囊請命不許烈婦奔救騎見烈婦美乃舍復舒執烈婦烈婦度不可脫願謂復舒曰君父子須疾去吾當不爲若輩辱于是復舒挈其子以奔駒促烈婦行烈婦神色自若約之曰姑緩余趨故徐行度復舒父子去遠乃躍入璜溪死

外史氏曰鼎革之際三吳死者夥矣雲間士大夫舍生取義者稱陳臥子爲烈臥子亦璜溪里人也與烈婦一家又同里豈忠烈萃一門耶嗟乎烈婦以一死與十萬貔貅爭此璜溪帶水可謂勇矣余烈婦傳

烈婦傳

六

烈婦蔣氏遂安銅山民余和上之妻也幼端莊嫻于內則及笄歸和上以恭順稱事舅姑能盡禮姻婭皆稱之曰孝明年舉一子越二年順治乙未歲饑秋八月盜起開化延及遂安遂安皆城守十月遂侵銅山銅山人幸老幼匿深谷中烈婦即紉其衣履禪衫爲一抱幼子與姑伏草莽開賊披山得烈婦美而豔欲污之烈婦不屈且罵曰死賊我曹雖窮民皆良家婦也若輩戕無辜天必速誅汝肯爲汝辱耶賊怒露刃脅之烈婦益不屈大罵不止一賊奪刃前斫斷其首烈婦猶緊抱其子植立不僵其姑隔山見之大慟賊退問歸來取其子烈婦乃舉子投姑然後仆賊眾遙望之大驚揮刃殺烈婦賊即悻死干道烈婦死年二十有二

外史氏曰吾友汪溥云死之于人大矣哉刀鋸在前斧鉞在後振之以威脅之以勢雖素稱剛強苟其中無義理以爲之宰鮮不摧焉心怖而稍顧乞命矣烈婦甘心刀斧不肯受辱者義理主于中而心不動也余于烈婦初禪衫時而識之矣

劉烈婦曹氏傳

烈婦曹氏歙縣人幼失怙恃九歲卽字同邑劉某劉固赤貧僅有寡母烈婦事之甚孝姻婭稱之無閒言無何劉以疾卒烈婦號慟失聲誓俱死姑曰爾死是欲填我于溝壑也自是烈婦不敢嘔唯力績以養姑未幾里有富兒某以貲充撫軍胥策衛過其門見烈婦美而豔說之欲謀爲繼室知其貧謂可貸而取也乃陰賂所狎尼持幣以訂于姑姑念其無出且年少竟諾之行且有日矣烈婦知之飲泣不能語但以所存藥鏹餼粟之數白如若留以爲身後計者明旦整妝投池中死邑諸生殷曙聞而哀之懼其湮沒無聞發爲詩篇大書而榜諸郵亭以示通國行旅過而讀者莫不悲烈婦之死而誦殷子之善傳烈婦也

外史氏曰人情喜富厭貧大抵而然婦人女子尤甚易曰見金夫不有躬烈婦窶人婦耳一旦富兒娶之未有不心動神往歡然就道惟恐去之不速曰今而後可以無饑糟糠哉又孰知其大不然乎嗚呼若烈婦者可與天都並峙矣

爾漢外傳十三

七

潘烈婦傳

烈婦歙縣羅念祖女潘廷諫妻也父早卒母程患篤疾藥罔效女憂之封股爲羹以進疾得瘳鄉黨有女孝子之稱年十七歸廷諫事舅姑一如事母歲癸酉廷諫以貧故遠賈于外舅患背疽烈婦代夫侍湯藥當溽暑疽腐不可聞烈婦數爲拂拭人皆掩鼻烈婦曰果臭耶我卒不聞舅瞠目視之曰吾昏向不知侍者何人乃新婦耶新婦速去毋觸穢也烈婦曰兒乃不聞何穢乎卒拂拭如初舅卒哭盡哀廷諫奔喪歸以痛父故遂成疾烈婦日夜不解衣不交睫者兩載如一日廷諫疾篤語烈婦曰若自爲我家婦甘荼如薺孝事二親吾甚愧汝汝年少且無子家乏宿春何以苟延我死益歸而母家烈婦泣曰君休矣君第爲病計無爲憂妾脫不諱當相從地下歸母家何爲也已而廷諫死烈婦擗踊痛哭視含殮置棺于堂奠畢遂闔戶自經其母與弟排闥入救復甦環守之不得

聞烈婦給家人曰吾從母命不復死矣眾乃懈越日曰吾欲登樓取衣其母與俱烈婦更上層樓忽從牖中躡身躍下折兩臂不得絕有頃復甦曰移吾體于故牀故牀者夫死之牀也遂閉目不食家人力勸之終不食九日而死年二十有六

外史氏曰吾聞新安閭閻中歷多奇女子志乘所載節烈事不少焉羅氏決志殉夫而自經而墜樓而不食凡三求死而卒死焉嗚呼天都山川之靈何其萃于婦人女子之多耶

魏烈婦傳

烈婦明靖東將軍魏豹妻南韶道屠時中女赤水先生孫女也浙江人幼淑慧貞靜八歲通女孝經列女傳諸書明末從父宦粵及我

朝定江南平八閩豹以總兵官擁立永明王于粵西以功晉靖東將軍時中以女歸之封一品夫人將軍奉命督師與海賊戰夫人在軍中率婢妾爲戰士縫甲綴裳辛勤不怠及粵敗奔黔既又奔

爾漢外傳十三

八

滇將軍與夫人皆從之及將軍撫蜀塔天保其圖孫可望及歸滇事已壞乃追入緬後緬人以呪水誘殺眾官將軍持短兵格鬪力竭仰天呼曰吾爲大臣不能報國豈可死于賊手遂自刎夫人與子宗舉聞變亦自經爲內官趙救得不死乃佩利刃與孤相依脫有他故誓卽自殺王寅還滇時靖逆侯張公勇以總兵官鎮滇與魏將軍有舊聞其妻子在乃收撫之于是夫人語其子曰曩吾不死者以汝無託耳今汝旣歸張公吾復何患吾得報先人于地下矣遂投繯死年三十有一

外史氏曰夫人當亂離之時矢志撫孤及孤有託卽以死報夫子嗚呼節烈峙山岳矣

孫烈婦傳

孫烈婦崔氏江寧人世居鍾山之陰高曾祖父皆業田女生而淑慧四歲聞其兄讀書輒能記憶久之執卷問難于兄兄異之每暮自塾中歸卽以日所讀書教其女弟一過目輒能成誦子是兄乃

請其父偕之入塾穎異冠一堂三年通四書毛詩又一年輒能操觚作制科文矣才八齡也明年春父兄命之入塾女曰女子之道主中饋操織紉而已既不能與諸君子角勝文場取科第以光門戶多讀書何為卒不去及笄歸同里孫氏子璉以恭順稱未幾璉以疾卒婦無出璉之弟與姪觀婦之產逼婦嫁婦誓死不從遂以婦陰許同邑蔣氏子婦知之避于姊家璉之弟與姪偵其夫遠客集多人劫婦出以與蔣氏子婦至蔣室號泣呼天誓必死蔣懼令老嫗與俱婦取筆徧書不幸二字子鏡臺復大書屍還孫三字于壁上抵暮伴使老嫗炊乘閒投縊死

譚烈婦傳

外史氏曰余讀漢書荀采被父迫再醮書屍還陰三字于壁而縊死不意千載之下復有崔氏與之共爭青史光哉

南齊書卷三

九

許字天長譚氏子譚氏子得疾臥榻者經年女聞之即屏膳食夜焚香禱北斗求夫疾愈既而夫疾益篤譚之父母求于神巫者曰若子結褵則疾可瘳也遂走媒妁以告蔡氏父母不許女垂涕曰女既許譚即為譚氏人矣死且不易況生乎且男子有疾非妻子不知痛苦也彼父母尊行烏能盡夜周旋耶是病終不能愈也兒請往事之又不許固請乃許之既歸之夕夫絕去者再乃甦婦晝夜侍湯藥不懈臥不解衣一呼輒起凡五閱月竟未定情而夫卒哭甚哀越三日盡以簪珥鮮好衣服獻于姑明日裏故衣一束遣婢遣之母又明日取敝裳衣給左右婢嫗盡焚其敝屣姑慰之曰毋自苦吾兒不幸命也奈何新婦少幸自愛婦正色曰噫新婦何往乎至七日堂有客仍為姑治骸核享之少頃呼之不應入視則經死矣年十九

外史氏曰吾聞譚氏子死父母哭之未慟至烈婦死則哭之慟弔其子者數人而已弔烈婦則以千計嗚呼貞烈之感人深矣哉

蔡如衡妾王氏傳

蔡如衡四川人前崇禎朝廬鳳道有妾王月者名妓也善謳工琵琶如衡慕之以千金贖其身發之甚月有至性事如衡母甚孝婉容愉色賢子人子常經年伴母寢母年九十餘多病月終夜不寐為之撫摩母愛之如女如衡或呼之不至謝曰母年高需人服事彼婢嫗安得痛癢相關須妾之周旋庶幾老人得安也如衡心異之發之益甚壬午流賊破廬州執如衡月牽如衡袂同至賊所如衡不屈賊曰蔡道汝老母何在如衡曰已逸之矣賊曰汝何不偕母逸乃與父妾居者何耶如衡曰吾封疆臣當死封疆何為逸賊曰吾知汝不怕死者令拽出殺之月大慟求同死賊曰汝非王月耶月罵曰吾即王月死賊問我何為賊曰吾聞汝善謳汝能謳一曲吾聽當活汝月大罵曰死賊汝不忠不義背天理叛王法塗炭生靈吾恨係女子不能食汝肉寢汝皮寧肯謳汝聽耶賊憐其姣不忍殺適有進茶子賊者賊令與月飲月從容接之直前連碗

南齊書卷三

十

擲賊中賊首賊大怒拽出斬之年十九

外史氏曰王月妓女耳歸蔡公則成良婦觀其對賊之言凜然可畏哉且其孝事蔡母節殉主人真巾幗中賢豪哉

京口雙烈傳

龔烈婦謝氏興化人家貧徙居丹徒南門外磨腐為生夫懦無子有女年十四俱能以貞靜自持比鄰有惡少田五者素行暴結納軍營豪強及無賴子弟放利行鄉曲人皆側目窺婦暨及女姣屢以甘言挑婦婦婉謝之復以利誘婦婦亦不為動挑其女女大怒詈曰若背天理多行不義必自斃尚敢作昧心事以污蔑我若頭欲速斷耶田五忿之日邀羣無賴隔牆縱飲謳淫詞作穢語冀動其母子其母不能忍泣請其夫他徙又貧不能舉久之田五瞞其夫他往排闥而入欲污之母子大呼賊驚四鄰皆起逐乃逸去田五益怒必欲污母子而甘心乃與無賴子謀為偽券誣其夫貸錢若干貫訟于官無賴子謬為證官撻其夫責之償子是田五公然

逼婦淫婦呼天號泣曰我生不辰遭此強暴汚辱至此尙欲何生遂投水死其女曰母在尙見侵況母死乎亦投水死官聞之乃辟田五

外史氏曰嗟乎龔氏母子身處貧賤能操志不爲強暴辱卒以一死完其身嗚呼其氣凌岱岳矣

王烈婦傳

烈婦詹氏太平人年十七許字同里儒生王朝宗及笄朝宗抱羸疾不克親迎婦欲往省父母難之姑聞命與之歸朝宗疾正篤婦額天請代割股爲糜以進者再不效逾于歸之夕甫三十有七日而朝宗即歿婦剪髮內殯號呼而矢曰予其殉也顧無子莫爲之喪三年不相從地下者有如此髮既葬勤女工恪事其姑嘗歸寧母勸之醮輒以死拒其兄微諷之則曰殉有期矣不可二也幸毋多言久之服當除卒勿除或疑其憚死憚死志或移乎一日悉檢衣飾歸之母而次第辦其故衣詰朝寢不起姑及諸妯排闥入則

烈婦傳十三

士

衣盡紉結宛轉于牀尙有微息曰死若是其難耶視其枕側碗有餘瀝乃鹽酒也嘗屑豆爲腐故竊貯之逾時遂絕康熙丙子夏四月也朝宗死于康熙癸酉春正月至是凡三周歲餘三月外史氏曰烈婦當夫病劇而于歸甫三十七日而寡此三十七日中罔非辛苦悲惕之夙夜而無所謂燕爾靜好之晷刻也乃矢志殉夫又于三年喪畢之後則此三年之中又不知其幾何號霜號月之傷心也嗟乎嗟乎

山東烈婦列傳

烈婦諸生孫陞顯女兗州汶上縣人同邑楊大典妻也年二十三大典病故即日自經而死嶧縣褚懋祺妻沂州諸生任作侯女年十八夫亡無子一女復殤遂投繯死單縣烈婦張氏楊嘉猷妻嘉猷母亡過悼葬畢即死婦年二十四絕粒而歿魚臺于氏夏九圍妻有殊色刈菜田中惡少李先知迫之婦死拒不從奪刀刺死濟南青城王我錄妻諸生霍洙修女年二十夫亡以遺孤託兄嫂中

夜自經死萊州掖縣潘璉妻霍氏年十九璉歿投井死膠州諸生張懋燧女適韓士楷年二十二士楷故即自剄死靈山衛薛竹兆妻諸生唐士傑女也竹兆游學六載婦恪事姑不懈康熙戊申竹兆卒于旅聞計自經死即墨孫翊妻劉養沖女也昏方數月翊病卒自縊死年十九蓬萊把總黃金鼎妻戰氏順治丙戌金鼎征寇陳亡妻縊死棲霞劉坦妻諸生呂甲女坦故即縊死寧海州庠姜尹東女適同里初皎昏未一載皎亡投繯死安邱王士亮妻諸生曹復之女也亮亡即縊死柩前年二十三歲長山生員王旭之女歸同里生員沈鼎鼎卒亦縊死柩前新城王啟鵬女適長山生員王廷芳子王應夫死三日即縊死新城生員耿弘文女適淄川孫氏子夫死亦縊死同邑貢生孫珍妻袁氏謝遷陷城不辱自殺太僕寺主簿韓茂椿妻亦同難昌樂李鳳徵妻張氏昏方兩月夫亡執喪成禮既葬服毒死安東衛諸生蘇桂妻江南顧榆孝廉張煜女結縊未兩載桂亡投繯死康熙壬寅年也

烈婦傳十三

三

外史氏曰景卿甘醴爲天地之瑞龍鳳芝麟爲百物之瑞至孝節烈則人之瑞亦國家之瑞也諸烈婦蹈死不回捐生匪吝齒三尺以如歸甘鴆毒而如飴誠爲人之瑞國家之瑞矣

烈婦傳

烈婦鹽城郡庠楊績女上舍生薛衷妻也幼淑婉不苟言笑善事父母奉其大父八十翁尤謹及笄歸于衷琴瑟相莊事舅暨繼姑能盡道繼姑歿遺幼叔小姑撫之如子衷本儒素家遭歲凶婦竭力奉舅姑已則豆羹麥飯與婢僕同甘苦康熙丁丑六月衷暴病甚劇婦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旬餘時有身將脫猶終日立榻前不少休以致未彌月而產一女不育復侍立如初雖惡露淋漓勿顧也產後以矢久不食婦亦不食其母來視勸之食對曰病者食兒乃食卒不食刻刻爲夫揮扇至二十五日昏衷覺病革願婦啜指二女屬以後事婦涕泣以聽既而夫目瞑舉家環哭婦不慟惟整頓敝具遣一僕報其父母給二幼女寢開戶自經而死舉家大

悔乃治雙棺越宿而裏復蘇母以瘞復生亦冀女之返魂也三日不斂當澤暑面色如生無穢惡氣弔者無不歎異邑令鄭梅崖聞之以嘆世奇節旌其廬

外史氏曰吾聞烈婦死之次日其母家庭中梅根忽產紫芝一本大如斗其光燦燦蓋婦嘗嬉游其下或疑其節孝精靈所化嗟乎龍鳳芝麟爲百物之瑞烈婦則人之瑞矣宜其相感而生也

林烈婦傳

林烈婦曾氏字如蘭福建長樂人也父柳谷與舅漢朝生同里長同學既壯同賈于浙康熙初又同往于仁和地日雨家同舉子遂約婚姻之好婦幼貞淑讀書明大義性孝及笄歸漢朝季子邦基事舅姑能盡道姑先歿三年喪無日不哭之哀也康熙癸未邦基得篤疾婦侍湯藥晝夜不懈懇懇懇禱天求代竟罔效既死殯于室無子矢志同死不食者累日左右皆泣勸勿聽鄰里患其死而擾于有司也羣趨白于令令召婦至庭勞之曰若欲死領耶是

雷溪外傳十三

三

固美事也奈何上有耄年之舅下乏伯季之助斃一老賢之何地耶何如奉養老以終天年乎婦曰諾謹奉教歸而復食慙慙以事其舅而舅竟忘于喪子丙戌夏舅歿婦哭之哀既葬曰吾可以報夫子于地下矣乃沐浴更衣端坐于榻絕粒十四日而死杭之

士大大趨弔者如市前數年錢塘諸生吳錫妻戴氏夫亡吞金以殉弔者以萬計不十祀而曾氏又與之爭烈

外史氏曰曾氏可謂從容就義既孝且烈矣當夫亡欲死及聞邑令之教即不死而奉舅及舅亡卒不食言夫亡于癸未舅亡于丙戌相去四載而終報一死豈非從容就義若古之明道之君子哉

以乎爲人臣者當國家淪喪或失身二姓九原之下值烈婦能無愧乎

江西康烈婦傳

烈婦江西南昌縣少詹羅憲汶女安福縣孝廉康范生子景禮婦也初范生與憲汶己卯同出馬世奇門稱莫逆鼎革後阻絕音問

及吉安定郡守辱諸縉紳及范生憲汶以同門故趨脫之因其載走江寧俱家焉范生無子娶石城李氏生景禮時憲汶有女范生以意屬之遂兩心相許越數年范生挈家還故里隨歿憲汶間計慨然曰我不以生死易初心曩小范意我已諾之矣小范者范生之字也因走弔與定盟女幼淑慧通列女傳諸書工繪事善鼓琴巧女紅每讀書至節烈事輒掩卷長歎或歔歔泣下左右常竊怪之憲汶垂歿屬其仲子光忻遣嫁年十七歸景禮未幾三逆變吉安爲賊踞景禮偕婦奉母匿深山丙辰秋景禮病死賊知婦賢而監強委禽焉姑大驚婦泣告曰姑無患拒必速賊禍罔測第允之果來迫即死不辱家門也既而

雷溪外傳十三

古

大兵卒至賊棄城遁山中丁巳夏光忻從南昌得妹書急走視之妹泣告近狀且曰賊來迫時時以死自誓深井高欄足了一生事耳光忻欲攜妹避金陵婦曰江南去家二千餘里姑老無子心不忍遠違願暫還南昌歸窳老母越數日辭姑行姑命一婢從離中肩輿不可多得光忻輒徒步二百里乃得舟順流張帆二

倖兼程以進賊聞婦走命邀截舟至市汊去家近矣以爲無患也乃泊夜半賊追及執光忻大呼康氏婦何在婦即趨出語賊曰毋害吾兄我康氏婦也遽躍入江中死

子哉

雷溪外傳卷十三

留溪外傳卷十四

貞孝部

蔡孝女傳

蔡孝女蕙泰州人父某生子女五人蕙獨居長有至性自幼知服勞奉事承父母懽既長通女誠女訓女孝經許字同郡明經繆許未嫁父被吏議當棄市蕙即絕嗜味屏服飾夜不解衣焚香額天爲父請命如是者四年如一日嚴寒大雪中風鳴咽四面入蕙不設爐火苦塊自如許度外舅不可活欲迎蕙歸蕙揮涕謝媒氏曰父亡與亡曷忍言其他已已春

今上復幸江南蕙指血草狀匍匐以訟

上曰是女子也而爲父乞命嗟歎久之有司以爲緹縈復生也其父由此得平反蕙歸許未一年而病卒

外史氏曰方蕙父之被收也人或以爲當死余心竊疑之其父之爲人果若緹縈之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百歟書曰與其殺不辜

監失不經此

留溪外傳十四

聖天子經天下之心也且蕙者以孱弱女子不憚艱難而匍匐爲父上書則自有書契以來不可多見者矣可不謂之孝歟

沈孝女傳

孝女錢塘處士沈人驥女仁和諸生陸有奇妻也幼性孝數歲事二親能盡道定省溫清禮踰成人家人咸呼爲女孝子及笄歸于陸以婉順稱尤能善事舅姑舅姑稱之曰賢既而內外皆無閒言未幾母周疾女歸省侍湯藥歷數月疾不起女泣禱于天曰父老矣弟且幼母不可以死天乎無靈死我以代之夜夜如是而疾益篤醫者不治且曰精神脫矣臟腑敗矣氣血竭矣將安治爲秋分必殆至期疾果劇女即持利刃潛割臂肉作羹以食母母食疾即愈而女創甚流血不止越十二日而死年十六武林人哀之爲詩文弔者以萬計

外史氏曰割臂本非中道韓子譏之當矣故

國家之制不列旌典恐其殘遺體博孝名耳然婦人女子知有父母而不知有身皆出其真心勃發而不可遏者也夫奮不顧身以求免親于死平居必不薄待其親矣較之外飾細行邀虛譽于天下而真心不可問者何啻霄壤哉故雖不得中道而其心可嘉也

鄭孝婦傳

孝婦胡氏武進前丁丑進士山東布政參議鄭帶曾孫處士鄭士晉妻前禮部尚書胡忠安湊之曾孫女也天性溫淑自幼卽能以禮自閑數歲家人咸以女君子目之及笄歸鄭以無違稱事舅姑篤于孝凡一飲一食必親必謹不肯假手厥後處姑如姑然若同懷姑朱患篤疾久不能起婦侍湯藥扶臥起晝夜不解衣不交睫者歲餘如一日病劇卽向隅涕泣或焚香禱天請以身代姑嘗夜半呼所需婦無不卽應姑曰新婦何竟不寢耶長久如是豈鐵漢耶婦曰姑當病劇兒何心能寢卽寢又焉能合目故不如無寢也姑歎曰有婦如此吾無以報但願孫新婦亦如新婦孝順新婦耳

留溪外傳十四

二

後姑病瘳而婦以服勞過竟早卒其姑痛哭曰嗟乎天乎何奪我孝婦之速乎哀哉涕泣歲餘目遂眇然壽至九十方卒而孝婦死年才二十又九其子朝紳以文學顯而性孝痛母早歿每對人輒垂涕士君子哀之多贈以詩文焉

外史氏曰武進吾郡附郭邑也去余邑不及百里余姻婭多居之過余者輒道鄭氏婦之孝而以不享壽考爲恨嗟乎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夫不聞道活百歲非壽也今鄭氏婦以孝死是聞道者矣齒之短長烏足論哉

王孝婦傳

王孝婦高氏四川仁壽人幼貞淑及笄字同里諸生王楷楷少有膂力善擊劍張獻忠亂蜀率鄉眾與戰沒于陣楷與婦同年月日生聲音狀貌甚相類婦嘗戲服楷巾衫坐書舍呼童子供役童子以爲郎君也及楷死婦年才十八父母宗族俱死子賊婦匿深山得免然家破亡無所依或勸之嫁婦曰此豈好女子所爲且吾舅

姑俱宦閩世爲巴蜀簪纓豈可自我墮家聲乎乃縷金珠易男子服戎裝佩劍乘馬作督郵狀冒其夫名竟出蜀關抵夔州賣馬買舟汎江從鄱陽入閩關抵建州時舅爲永安令入見舅姑舅姑以爲兒子來也皆大說婦恐傷舅姑意僞應之姑問其婦安在對曰賊殺之矣姑大慟婦亦泣下既而舅卒于官閩亂婦奉姑隱山中事之甚孝姑屢病乏醫婦割股愈之乃至兩臂無肉姑欲爲之娶婦婦泣曰我非兒子乃新婦也姑始悟乃大慟姑死婦哭曰我之不死者以舅姑在耳今舅姑既沒尚欲何生既殮卽縊死于棺側

外史氏曰王氏婦可謂節孝而擅膽略矣觀其子然一身走數千里以依舅姑丈夫所不能乃區區一女子能之世可多觀哉

陳孝婦傳

孝婦許氏江陰聞韶里陳永祚妻也性孝數歲母疾嘗終夜徬徨不寢父命之寢女曰母疾篤兒心碎矣安能寢父奇之既長貞靜

陳永祚傳十四

三

沈默言笑不苟及笄字永祚以孝順稱姑暴稍不如旨輒撻之流血婦婉容愉色下氣怡聲順承之姑終不說也姑有疾婦終夜不寢侍立榻前雖漏盡一呼輒應經旬累月未嘗或倦姑躁病久必發狂狂則必撻婦動以百數婦輒跪受每病一發婦非頭顱破則肩臂腫或面目青紫人見之多爲不平婦曰姑病耳非病肯若是哉進湯藥稍不合姑輒大怒令婦長跪牀頭不命起不敢起姑待婦最屬終姑世婦當其前未嘗或一坐罵詈詈楚未嘗一日閒飲食未嘗一日飽體膚未嘗一日完然其事姑也每夜必三更乃寢雞一鳴則起盥沐櫛髮伺姑于寢門外矣年三十六以產卒

李孝婦傳

李孝婦失其氏儀真人幼端淑性孝善事父母年十五歸于李李

力田婦能佐夫耕舅早卒事孀姑極其婉順姑有心疾每病劇輒死去半日乃甦一月間嘗發數次每次必三四日夜乃少閒間一二日復病婦叩頭流血搶地呼天請以身代乃至欲殺欲割終不得愈每方外人過婦輒予之齋再拜求其善方而方外人多憐愍不經雖得方以百數卒不效婦以事益憂之他日夫耘于田而姑忽病發呻吟輾轉牀第閒婦心如刀刺突有一黃冠客造其廬求食婦曰食易耳奈吾姑病劇何黃冠曰若姑何疾吾能治之婦大喜斂衽再拜告以故遂治飲食之黃冠曰是疾易療耳然非活人肝不可也婦益喜卽持刀剖胸割肝與之黃冠卽雜以他藥令烹之進姑姑食畢而脫然無恙矣婦以創故昏仆于地黃冠驚而走日昃夫怪其不來餉也馳歸知婦割肝急市藥敷之數日而創合後婦年九十餘無疾而卒其後有吳氏吳氏者泰州安豐亭民魯高妻也舅病篤夫亦病婦引刀刺股肉爲羹雜糜以進舅舅食卽愈而婦以刃利切骨流血四十二日而卒里人哀之

西漢外傳十四

四

外史氏曰孝哉婦也惟知愈舅姑疾而忘體膚之楚推其心自足感天地格鬼神矣然李以壽考而吳卒以創死殆有幸有不幸耶

周孝婦傳

周孝婦黃氏陝西三原人也性孝垂髫事孀母母能盡道及笄字同邑周讓侯以恭順稱讓侯家貧遠館涇陽常經年不歸婦力績以奉養姑姑老有齟齬每勸必數日夕婦每夜必擁姑坐于牀常經旬不交睫一呼必應他日姑病劇婦搶地呼天禱北斗請以身代不愈婦心如刺情鄰嫗徧求良方皆不效聞城西郭某良醫也然驕貴不易致婦卑辭頓首于鄰叟求往延之既至視脈曰不可治矣如藥苦尚有一綫也婦卽嘗之味苦大喜以告郭曰非牛黃不效時黃價八十值小民家不易得婦盡脫簪珥及嫁時衣具算十值昇郭易黃食之不效婦親詣郭頓首子其門求再一視郭固拒不住婦涕泣以歸無他策惟藉賴竈神求代姑死病益劇僅一息矣婦乃操刀割股作羹以進姑食已病少甦婦復割以進病漸開

婦大喜再割進之病遂愈然婦以三重創故又兩月餘不寐竟病數月而死年十七

外史氏曰觀孝婦之皇皇欲求姑生可謂真且摯矣乃三割股卒至重創而死孝之至矣

陸孝女傳

陸孝女江陰由里山人前朝萬曆間坐虎皮講周易瓊臺先生之族孫女也性孝七八歲即知溫清之義及笄許字同里陳氏子未結褵值鼎革

大兵圍城游騎略山中入其家父兄持戈與鬪格殺數十餘騎騎士怒併力攻殺其父兄其母揮大斧奮勇斬三騎士為亂箭射死騎士見女美且壯欲汙之女從容告曰母倉忙也妾願從將軍行騎士大說挾之歸抵壘置酒邀同人痛飲喜得女也盡酣乃散騎士將就寢呼女女復從容告曰母倉忙也姑少待騎士先就枕以醉故即斡然女乃抽其利刃斷其頭驚鄰幕士倒屣來視甫入女

西漢外傳十四

五

即揮刃斬之蓋驚眾皆來視倉卒不知所為不及備女揮刃連傷五六人一軍皆驚疑為劫營者大呼自相殘殺至夜半女即自刎而死年十八

外史氏曰鼎革之際予邑以抗

命故城中十六萬人皆授首女子投井投河自刎自經及舉火自焚死者不可勝數陸氏以孱弱女子當戈戟擾攘時不動聲色從容不迫為父母兄報讐以死可謂孝且烈矣

許孝婦傳

許孝婦陳氏山西平陽人幼有淑德讀書通女孝經列女傳諸書及笄適同郡許綱諸生也以力學故得疾結褵未一歲而卒無嗣別無昆季遺產數千金族人名寧者富而暴垂涎之屢請其舅求為嗣舅曰吾自有嫡族不許寧怒袖大鐵錘擊殺其舅其姑訟于官寧賂官置子獄瘐死婦大恚欲與寧甘心而未得聞也乃謀于族得應立子方十歲寧又密使人鳩殺之婦乃重賄購一刃利可

斷鐵藏于室伴謂人曰吾昔誤聽人言不立寧而立他子寧合為吾子但吾少而寧長不可稱母子寧益使二孫事吾彼別居以掌吾財可耳寧聞之大喜果使二子來事婦愛若己出久之寧不疑過其家索文簿始盡出與之且飲之飲盡酣而去他日婦誕辰置酒大會宗族閉其二子于室婦懷刃出堂上立斷寧頭入斃二子于室自詣吏寧嗣絕吏盡斷其產歸婦為擇應立者為後奉婦終老

外史氏曰古來節烈婦人多矣未有若許氏婦能為舅姑報讐從容手刃讐人于尊俎間可謂孝且勇矣

李孝女傳

李孝女江寧鄉人父某賈人也積貲數千金往來販貨江上有年矣他日載金汎舟至無為州貿易為大盜截于江殺而盡奪之計問女號慟呼天曰妾無兄弟願天佐妾報父讐母亦以哭父死既葬女遂渡江至無為為訟于官盜聞之厚賂津要以勢壓州牧竟寢

西漢外傳十四

六

其事女忿之欲自殺子州庭夜夢其父告曰殺我者趙人陳耀祖及其僕張智勝萬啟也可往北城訪之明日往訪果有其人以貨為耶交結要津守令直奴隸耳女思不能敵乃難髮易男子服變姓名密令冶人鑄一利刃伏衣襟中求備盜家甚勤慎久之盜愛焉乃得入臥室見故父所用器皿具在傷心慘目輒咽淚不止又度力弱不得開不敢輕舉至除夕盜與僕痛飲皆大醉女乃出刃殺張智勝勝斃萬啟方入室殺耀祖驚其妻拒門大呼不得入耀祖獲免明且自詣獄陳狀有司終患諱盜之罰不直其事女乃自殺年十九

外史氏曰孝女為父報讐巨魁雖漏網然已殺三盜矣嗚呼賢子

男子還哉

孫孝婦傳

孝婦淮安府順治甲午舉人潘取隔女高郵州丁酉孝廉孫弓安妻也幼讀書通大義事二親能以道及笄歸弓安以恭順稱姑早

卒奉事其舅如事父姻姪皆稱之曰孝舅宗彝丁亥進士以荊州副使告歸性耿介尚氣節居鄉勇于義然疾惡太嚴以是小人多惡之時洽河諸吏多侵蝕工帑派役里民間多苦累宗彝輒走白當事羣吏多銜之會當事以淮黃水洩注秦郵湖高寶興秦民慮有魚鼈患皆譁宗彝又持論不可小人乘隙遂造蜚語中傷當事誤聽置之獄婦脫簪珥貨妝賂胥吏以求脫其舅不可得遂乃棄鉛華臥苦塊搶地呼天稽顙北辰以求脫其舅又不可得遂屏腥食長齋繡佛刺舌血書金剛經如千卷以求脫其舅終不可得郵人素德宗彝又感婦孝父老子弟數于人及諸生數百輩走當事號泣呼天叩頭流血以求脫其舅又不可得而卒于獄婦呼號悲痛不食者累日夕三年喪哭甚哀後當事聞之感悟深自悔欲提殺讎者以謝而未果云

外史氏曰世之男子惑婦人不能善事父母者多矣至婦人以孝舅姑稱尤難屈指孫氏婦當舅被難自魏不能效緹縈上書天子

重刊孝傳

七

前以雪舅冤乃至欲生不得欲死不得輾轉呼天求天而天不應不得已刺血書經以希一誠之格而天究不可問然其心良苦誠為古昔鮮見者矣良由

今天子以孝治天下故閭閻之內皆能以孝自勵語云道之以德四海皆化誠然乎哉誠然乎哉

張孝女傳

張孝女陝西鎮原人性孝善事父母父某為隴家所殺女有三弟皆幼不能報即毅然走訟之令令受隴家賄不直其事女走憩郡守下其狀于令值李賊圍郡城令又寢之既而郡城陷令降賊為賊郡司馬新令至女又訟之隴家又賄新令寢其事竟不得白明年李賊陷燕京未幾我

朝定鼎

王師追賊至陝女聞

大兵至即薙髮易衣冠詣師中投軍帥偉其貌試之弓馬皆中式

授為忠顯校令率五百人先驅女得賞賜盡給諸軍軍士大說皆願為死既定西安女言于帥曰鎮原臣里也道路山川素所熟察請帥一軍往略之帥允之升為武毅將軍女乃率士抵鎮原貪令開門降即圍隴家無老少皆斬持其頭泣祭父冢畢歸拜其母曰兒之偽男從戎者為父讎也今讎已復吾志已足如反妝字人誰其信我乃自殺年十九國人哀之為之立孝女祠以春秋祀焉外史氏曰此天下奇男子也孰謂巾幗哉觀其一死自明有戰國烈士之風焉噫偉矣

黃孝婦傳

黃孝婦蔣氏河南真陽人數歲即能孝事二親垂髮里中即有女孝子之稱蓋母病篤曾割股以愈之也及笄歸同邑黃氏子尤能孝事舅姑婉容愉色怡然一孝于焉敬其姑特至姑長病三年婦事左右未嘗一交睫至漏盡呼無不應凡六割股病始小愈姑憐之慰婦曰新婦侍我病久矣未嘗一就枕焉即鐵鑄者亦當銷滅

重刊孝傳

八

況血肉軀乎今我少聞益少息也婦對曰新婦慣之矣昨見姑稍愈喜欲求一寐奈目不瞑何姑母以新婦為憂也又三年姑病方大瘳而舅又疾作婦事之如姑舅病三年乃卒婦哭之慟姑慰之曰汝九年不寢矣吾觀汝容色雖未憔悴而精神則索然矣若不自保豈能久乎是欲速我死也婦乃稍解未幾姑又以疾卒婦晝夜號泣至失聲而病不起矣計婦年十九臘月而嫁明年正月而姑病繼之以舅共九載未嘗與夫有枕席之懽而死無出年二十有八

外史氏曰嗟乎嗟乎孝婦之孝古今人所不能也九年不寐真鐵漢哉其精神與天地爭長久矣

吳孝女傳

孝女者歙縣莘墟里國學生吳曙星女也初生母黃即喪撫于庶母高幼有至性數歲人或言非高出者知母早歿即呼天號慟每逢春秋祭祀宛轉悲嘯既長繡窗風雨時追念其母往往咽淚吞

聲歔歔垂涕事父益謹夙興夜寐朝定夕省無敢或怠嘗曰吾不能生奉母一日悠悠蒼天終恨何極今若不竭力以事椿庭一旦梁頹木壞則兩失之矣何以生于天壤哉于是家人皆稱其能孝而宗族俱以女孝子呼之及笄字嚴鎮郡庠生鄭晉德晉德父乙未進士名嗣武號有懷登第後即與妻程偕隱不仕晉德奉之甚孝婦體夫志事舅姑能盡道舉四子曰其曰哀曰寢曰哀俱長而女垂四十矣父年七十有七病噎甚篤水漿不得下者經旬女侍湯藥晝夜不怠既而醫者皆曰不治女搶地呼天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不得聞乃泣禱神祇持利刃剖股肉和藥以進父服即愈其孝感如此後父卒女終歲悲哀竟以哭死疾革時孟仲叔三子同日割股而季以年稚未能勝委任亦同日剖股人以爲孝德之感云郡守張登舉通判鄧翼明皆以女中曾閔旌之載入邑乘

外史氏曰人少則慕父母既長爲外物移則衰吳氏女年四十父病則割股以療父沒則悲泣以死嗚呼有終身之慕矣

東溪外傳十四

九

羅孝婦傳

孝婦歙縣前明經授推官吳興女南昌縣官生授知縣羅光忱妻也幼有淑德事父母能盡道數歲即通詩書大義祖應蛟前鴻臚丞國變後父子隱居揚州以俠聞四方賢豪多歸之順治甲午光忱父少詹憲汶棄官僑寓江寧過江都得交應蛟知其女孫賢遂締婚年十六歸光忱以恭順稱尤能善事舅姑姑劉恭人絕愛之如己產嘗顧左右歎曰此吾家賢婦也惜神氣差薄不永祿耳庚子姑病親治湯藥晝夜侍左右歷數月罔怠及篤即焚香禱天願減年以增姑算不遑輒剖股肉雜藥以進姑飲覺甘香殊他味病爲少閒當潛醫不數日而創自合若有神佑也辛亥聞舅疾于故里即齋禱天地祈益算及舅姑歿三年喪無日不哭極哀也鄰里爲之垂涕孝婦舉男子四女子四男子子皆歿孝婦痛其子而歿年三十有九

外史氏曰婦道難矣今之世求其善事舅姑者指不可多屈羅安

人剖股以療姑疾禱天求益舅算余亦偶聞之耳可謂善人矣何乃竟不克以老壽終耶豈天之報施善人當如是者耶

東溪外傳十四

十

東溪外傳卷十四

貞烈部

陳烈女傳

陳烈女名冬青和州人也幼聰慧八歲通烈女傳女孝經讀書每讀節烈故事即感憤流涕慨慕不已家人即識其他日必能以節烈著也及長許字同邑黃某未歸而黃某以疾卒冬青哀慟不欲生請奔喪父母不許久之欲以女他適冬青聞之泣告曰願往省舅姑了兒心事則可矣又不許乃以死固請許之于是遂縞衣裳以往泣拜堂上請就舍願事舅姑以終老舅姑不可乃作書辭父母曰竊聞婦道從一而終故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昔之貞女烈婦比比皆然是以千載之下猶能為父母榮也兒生不辰痛增早歿雖未奉箕帚于生前然媒妁將命父母許之六禮既成久矣為黃氏婦矣奈何壻死而有他心焉此兒之恥也終身不改之謂何兒不死辱父母重矣兒今日願從壻于地下以為黃氏鬼幸毋以兒為念也乘閒竟縊死與夫同穴焉

雷溪外傳卷十五

十

外史氏曰烈女輕生重義不辱父母矣或曰女未廟見不得稱婦冬青可以無死嗚呼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如以未委質而藉曰非吾君也可乎

崔烈女傳

崔烈女者泰州富安亭民崔健玉女也幼失母事後母能盡道許字同里王嘉誨嘉誨任俠好客家千金悉揮散貧不能娶烈女兄弟四人三弟皆幼父病析產授烈女田為匱貲既卒二伯暴垂涎之百計困三孤及烈女去烈女可盡吞其產也而嘉誨又無力迎二伯因使人諷烈女他適不聽竟以烈女改許富兒納其重幣迎有日矣烈女聞之泣告後母曰王氏之婚先人許之奈何先人肉未寒而伯氏利吾財欲棄先人盟傷先人子于地下兒誓一死不負王氏約乃伏利刃于衣襟曰敢有言他者吾并與之俱死富兒聞之懼不敢來迎烈女乃密遣老嫗言于姑曰伯氏無良欲棄宿

約兒知夫子貧敢以貲相助幸母緩也嘉誨因擇吉親迎二伯知之恚撫他事訟嘉誨于州嘉誨奔懇郡守二伯乘嘉誨在官謬謂所許富兒曰親已毀可急來迎烈女聞之遂投縊死年二十四外史氏曰今之讀詩書者動以禮義自許及其趨利也如鶩先儒云與之一錢即亂況富貴乎崔氏守從一之義不以貧富易志甘心一死賢于讀書者遠矣

高烈女傳

烈女江陰鳳凰山世農夫高鳳之女也年十二即擅儀容性端莊言笑不苟里中每有春秋社會之聚鄰家姊妹莫不明妝豔服趨觀恐後女則問戶紡績未嘗履闕一窺于是間巷老幼男女皆目之為迂號曰迂夫子姑娘又曰腐頭巾阿姐不二年迂夫子姑娘之名腐頭巾阿姐之貌共聞于一邑求之者上皆不兆惟南鄰襄人于朱鑲筮吉焉時高族有名世勳者世為狙獍工于詔笑與東山世富翁兒陳某友善富兒愚而不文無以取榮鄉里且累代放

雷溪外傳卷十五

二

利鄉人多怨苦屢侮于土猶世勳為謀輸粟入太學又令重賄為其弟聯婚貴族于是富兒出入乘輿張蓋交結官吏聲勢傾一方而莫敢仰視者世勳又為大言誇駭田夫牧豎曰此子也才取未紫指顧耳若等善事之母賈禍于他日也山中人每見其門冠蓋相望固已搖首咋舌及聞是言益悚懼而莫之敢撓富兒深德之康熙丁卯例當貢舉乃憇恩富兒輦金赴試貢緣科目不得遂偕眾毀榜當事奏聞詔下有司捕治富兒懼不敢寓居匿世勳家世勳山居去城邑遠且充撫軍門胥吏不敢詰故恃以託焉居久之窺見烈女美而豔欲圖為繼室世勳乃勒朱家退狀而強委禽焉其父畏勢唯命女聞之不食其母患之倩鄰姬相勸女曰為儂語朱郎儂不活矣誓無二心焉母泣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若之勢發夫誰不懼殺人多矣未嘗服刑也兒死爾父亡無日矣哀哉奈何速禍我老特烈女聞之乃食逾時毀榜事寢擇吉來迎里中姊妹相愛者多泣送

之女則欣然登車無戚容觀者怪之阿母哭之慟或謂之曰去貧就富女喜可知也汝奚泣為鄰婦亦賤之心鄙其曩者不食之詐女既抵富兒家下車入室呼世勳曰役夫爾則禽獸其行而盜賊其心夫何使我至于此極哉吾生不能食爾肉願作厲鬼以求爾之魂魄也卒抽衣襟中預伏之利刃自刺而死年十有五歲富兒懼毀其屍投之江中

外史氏曰嗚呼高氏女可謂從容就義之賢士大夫矣吾不敢以巾幗目之也觀其強暴侵凌即以死誓一聞母氏之言慮及其親乃勉飯曲徇心良苦矣迨登輿就道談笑自若不露聲色似若養之有素者至臨難數語凜然千古賢豪也豈田舍翁十五齡女子所能道者哉

杜烈女列傳

杜小英湖南辰郡諸生杜楷公女也母姜夢一女子絳衣執玉再拜而告曰吾英臺女也敢就母就居母諾之覺而孕及誕即以小

英字之八歲舅氏愛其慧授以問訓諸書一日了然及讀木蘭詩

三

非黃崇報傳乃掩卷歎曰斯二女不足法也夫以女子洞跡男兒中縱完身無玷亦失貞靜之道矣舅聞大異之及長許字同郡某生未歸遭亂舉家潛避山中無何征師出掠于野英遂被獲號泣求死軍士懼進之主帥帥一見大說納諸幕欲染之英泣告曰曩妾因母病篤矢志茹素三年今已兩載十月矣儻蒙寬假以完宿志不然惟願速死耳帥奉母甚孝聞英言潸然出涕竟諾之既而賊平挾至武昌伯舟江游乃作絕命詞十絕句自敘章首納之油囊貯衣開投江而死其敘略曰洋洋洞庭妾非不能死也恐投之荒煙野水中無有知者則二親終不得我存亡矣武昌省會之區楚南賢士大夫多集于黃鶴白雲間且當貢舉之秋吾郡應試者必多其人故隱忍至此而死希長者為妾報高堂耳其詞曰厭聽師中唱凱歌幾回腸斷嶺猿多將軍不下樓羅令遮莫紅妝馬上駝淚痕淫透舊羅衣夢到家鄉身未歸滿目風濤誰似

侶低低遙祝兩靈妃舟師乍轉五溪津載得佳人泊水濱寄語雙親休涕泣入江猶是女兒身憶昔深居畫閣時詩書成就渭陽師于今漂泊干戈裏猶憶挑燈讀楚辭生年十五未替笄自古紅顏福不齊河伯有心憐薄命東流逆繞洞庭西泣斷江聲怨亂離永辭鸞鏡缺雙眉朱門空自聯秦晉死後相逢總不知身雖如葉陸江邊豈肯隨風逐浪回萬古不消天地恨幽魂只合化鴈鴒滾滾中嶺眉雖愧奇男子立志偏期豪傑儔完潔此身還碧落江皋一任泣鵲鴛骨肉于今嗟已矣承惟惟在夢中迎貞魂即向家園去親報高堂已不生既死逆流六十餘里至荆口驛土人撈屍得其詩徧傳南國讀者無不垂涕焉

顧季蔡女列傳

顧季蔡吳興歸安顧漢為之女也母姚素工詩季姊妹六人皆嫺吟詠許字吳江張九彰九彰善病竟以病死季悲號欲絕或以未歸為解季正色曰吾平生坐一几用一器尚欲終身不易況從

一之義敢隕越乎言已復哭哭益悲家人甚憂之時季居大母喪

四

先夕聞翁將來暗乃檢篋中詩如千首盡投烈燄中明旦蚤起更新衣端坐若有所待翁至家眾畢出獨乳媼與俱給之他往遂闔戶投繯而死年十七
錢烈女蘭陵無錫人東林學者錢肅潤女也肅潤字礎日素以名教自任女方六七歲即授以列女傳及賀江夏女訓一過目即能成誦稍講解便了大義則慨然以節烈自負告父曰女子生或不遇寧玉折毋瓦完舍一死不足以見志兒于女訓得之矣父驚奇之許字同里黃生未歸生卒女聞計哀痛幾絕即力請奔喪矢志守節日夕號慟舅姑憐之委曲勸諭者以百數女終不聽而哭愈哀竟以哭死年十六與夫合葬于龍山之陰
外史氏曰三貞女宛轉一死以明從一之志可謂貞于性者矣嗟乎舍生取義今之世求諸鬚眉男子所不能得乃于二三小女子竟得之何男子多昏昏而婦人多昭昭也哉噫亦可慨矣

吳烈女傳

烈女新安吳仲儒女也名復貞幼端嚴舉止不苟生母早卒從嫡母養父於岐黃術遠游粵楚間越常經年不歸復貞事嫡母甚謹嫡母愛之逾己出嘗私語姻曰吾家復貞好男子也幸我婉順須臾不見即忽忽如有失他日出嫁則亡我左右手矣願爲我擇一良婿贊于家以事我夫婦終老不然我暮年何以消遣耶于是姻爲之慎擇配歲餘父歸許字同邑程氏子觀鳳觀鳳年少都雅善讀書工爲文隨父游會稽還挾重貲渡錢塘遇大盜執父欲殺觀鳳匍匐伏叩首號泣請代盜怒投觀鳳江中舍父掠其金而去計聞吳母患女有他變祕弗告久之鄰母洩之女遂絕食誓死母與姻姬涕泣勸諭者以百數不聽鄰母以其事出已洩也叩頭流血以請亦不聽舉家皆戒嚴踰五日女忽笑語飲食如故母度其幼稚固無定識遂懈防閑越數日母往鄰母家女遂閉戶經死年甫十四髮猶未束也

外史氏曰

五

予讀五代史至馮道事四姓十君不禁啞然齒冷嗟乎使與復貞相對能不愧死乎

方烈女傳

方烈女長洲縣山塘人也幼貞淑未嘗妄出一笑語母早卒事繼母甚孝吳之俗雖貧家女多濃脂豔粉愛事佳麗女則荆布釵裙雅素妝束而已然年十三四即容光動人窈窕幽閑居然好女子也里中人盡其貌求偶者甚夥卜皆不吉惟郡南某氏于某筮之而協遂約婚未幾有富翁某垂涎女美欲圖爲側室乃厚賄媒氏以重利啖其繼母繼母說于利乘父遠出竟諾之女知涕泣不食者累日然猶冀父之即還也或可以毀而富翁亦慮其父之即還也或有他變竟擇吉迎有日矣女呼天嘯不止誓死繼母患之守甚嚴女忽不嘯舉措如平時伺繼母稍懈即疾趨出投山塘河水死年十五時康熙丙子夏五月望後一日也郡人哀之爲詩文弔者以萬計

外史氏曰今夏予旅食邗江客有從吳門來者甚言烈女烈狀繼母迫之甚女惟涕泣矢死繼母又倩長舌姬數輩說之百端皆弗聽卒以死死三日當盛夏顏色如生略無惡臭嗟乎若烈女者雖千百年後白骨猶香豈直三日也哉

王烈女傳

王烈女河南祥符縣人幼貞淑能以禮自持許字同里于氏子年十七于氏于死公聞之號慟欲走赴父母難之強而後可既至撫棺痛哭舅姑亦乃已遂留侍二老期年大祥即閉戶自經死死之夕有白氣繞室照耀如晝俄有星隕事聞旌其閭中廬李相國容齋作十絕句以弔其詞曰三生緣重一生輕最訝無情反過情拜罷姑章成婦禮此身誰道未分明鄰井東西各玉津羅幃久別總幃親可憐日日生芻供猶是梁家舉案人不在于歸豈大歸磨笄心遂結補遺孤棲黃鶴猶無意肯學流鶯乳燕飛憐春華玉筋痕闌風仗雨幾黃昏翻身笑逐重泉客縱有名香不返魂一致

彭殤總幻錄

六

彭殤總幻錄紅顏含笑白頭憐深閨已作千秋事不枉藏嬌十七年星隕光沈紀夜分人傳繞室白氤氳知爲一縷幽貞氣結作金梁五色雲充素瓊華夢裏妝春風未試已秋霜女貞近傍男青葵落日荒煙哭白楊兩小蹉跎六禮遲畫眉未倩齊眉九原若有投金事總遇秋胡知是誰玉環金梳總無憑寂寞幽宮冷漆蠅蜨翅翻飛鳥鵲杳空臺何處泣青陵四姓歌鐘屬舊家于門高大威厥車溫綸一紙貞魂憑何必縹緲判五花讀者哀之

外史氏曰或言一女子爲足以關乾象死而星隕其謬也耶噫是何言哉在天星公在地岳岳皆忠孝節烈之氣所鍾也天地所重者名節女子能烈則與天地合其德矣烏得謂之謬哉

曹貞女傳

貞女姓曹氏江陰虞門人許字同邑李善祥年十四善祥卒聞計哭甚反即欲奔喪父母弗許乃剪髮斷指誓不二天又弗許夜半即自經于室保母救乃甦于是聽其往至則撫棺大慟不食累日

欲與俱去姑諭之曰吾兒命也爾來爾心盡矣爾死是重吾以悲
矣女曰姑如許盡夫喪執婦道以終事二人則苟延以活不然願
速與夫子同穴耳姑慮變伴諾貞女乃食既殯母使來迎揮使者
去曰爲我謝二老幸自愛母以女爲念也吾父讀書秀才豈不明
一與之盟終身不改之義乎俟服闋吾方歸寧耳今新焉衰經之
中二老亦奚忍以見我哉使者往復數四終不返其母自迎者再
舅姑力勸之返終不聽遂安于李氏貞女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奉
事舅姑極其孝敬晨昏定省婉容愉色怡然有孝子之狀凡百委
順惟恐舅姑或不權也父母憐之厚遺其匳贈曰未亡人安事此
爲變易之經營生計貞女操家有則而律已恭儉人皆敬畏十年
竟成富室後舅姑相繼卽世病革時呼家人集告曰是女吾門之
節婦而兼孝子者也事吾夫婦四十二年如一日吾夫婦死願若
等善事之貞女盡喪畢以家財悉授其姪曰汝主之以供吾老乃
獨處一樓足跡不履地者又四十二年九十八而卒與夫合葬

賈氏外傳十五

七

于砂山之陽

外史氏曰先慈貞女之從孫女也先慈爲予言貞女事甚詳幼嘗
詣貞女教貞女樓居獨坐如神明凜凜可畏二婢侍竟日不聞款
唾聲諸女孫進謁不命坐不敢坐常侍立終日貞女侃侃談節烈
事爲訓命之返方敢退貞女性嚴卽三尺童子不許登樓諸子孫
請安及親戚問候者皆于樓下中庭貞女則倚闌慰謝貞女年九
十髮如硃砂顏如渥丹無有衰狀道書曰全其天貞者老則髮白
轉赤而形神固信然哉予弱冠時往省外家嘗展拜其墓在荒煙
蔓草之中恐久湮泯因請于玉仁舅氏立碣識之題曰明故李善
祥未婚妻曹氏合葬之墓嗚呼庶其少延久遠哉

宋貞女列傳

宋貞女歙州富資溪上女也年十四許字同邑汪士奎士奎弱冠

從父客嘉興

大兵破城而士奎死之女聞計號痛不食欲死母流涕勸之勿死

女曰欲兒不死當如兒志母曰第母捐生罔不聽也女乃食遂私
製喪服候壻歸卽往弔之入門斬焉縊經號哭家人大駭擗踊
畢問壻寢安在婢嫗引以入則踞而不去曰吾願朝于斯夕于斯
哭于斯執婦道于斯終吾身于斯矣汪氏舉家益大駭曰此豈易
言哉力勸之返不聽乃安于汪氏四十餘年而卒其後又有潘氏
者許字邵村張氏子張早卒女年十六矢志終身不字順治戊戌
訛言采宮女于江南民家女年十三以上者無不嫁潘氏祖謂女
曰人情皇皇徧國中無不婚嫁者矣勢難留汝盜結縶乎女曰兒
終不願他適也無已其歸張乎祖走告張張難之方躊躇間而女
車已抵門矣初女車行在道思舅姑不納又思祖給己所歸非張
也經村落必停車問是張里開是張廬舍然後入登堂拜其舅
姑執婦道者垂四十年今已五十有四矣

賈氏外傳十五

八

以至白首可與女史諸賢並驅千古也

夏貞女傳

夏貞女端娘貴池夏煌女也許字同邑姜蔡齡未嫁而蔡齡卒貞
女甫十七聞計毀容痛哭矢志不字願侍舅姑以終婦道父母不
許依母氏八載屢強之嫁不可終歸于姜歸之日縞衣出拜而髮
已皓然蓋哀痛過而血頓衰也事舅姑至孝舅并日親織紅惟勤
且謹立蔡齡主于室事之如存又爲立後以續禋祀未幾舅疾篤
貞女親嘗湯藥祈天代死居喪蔬水哀瘠服除始茹葷越三載以
母病歸省母歿哀毀絕粒者數日而貞女遂病篤見季延醫治之
曰予未亡人恨不早從夫子地下何以藥爲速一死吾事畢矣吾
寧肯令醫者按吾臂以捉吾脈耶所憐者姑春秋高不獲終事爲
不瞑焉耳遂卒年三十與蔡齡合殯于船峰之側郡守喻成龍高
其義表其墓曰天植芳貞

外史氏曰余聞貞女誓志守節八年之閒父母強之嫁者以百數

而矢心匪石不可轉也終歸夫家以奉舅姑迨母卒過哀成疾堅卻湯藥而以早從夫子地下為快嗚呼視彼靦顏二姓者何啻天壤之隔哉

安豐民王氏女傳

女泰州安豐亭民王北望女也北望貧恃女紡績常苦不給嫁因言某室溫飽即女歸不至為阿翁憂北望諾之遂約昏久之乃知所約者為諸王故家奴子女志曰人各有耦人奴非吾耦也奈何過聽媒氏言而以求溫飽故重辱我遂以必死自誓其母守之嚴不得死康熙壬申冬民間訛言

朝使且至將采宮人于東南吳越間民家女無論妍媸父母不暇擇配多遣嫁已聘者迎歸于是所約者亦以昏期來文知之私問其弟曰門外水能溺人乎弟幼無所知乃實告曰水淺惟某處河溺則不復生也抵夕女故作懽容北望妻以女且喜不深疑女乘間縫衣裳甚固投弟所指水深處死

附錄外傳十五

九

外史氏曰余讀史至平陽公主事扼腕者久之當武帝之世漢家豈少一賢列侯哉乃區區傾倒于前日之騎奴耶無過曰將軍尊貴為爾王女不在溫飽皎然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噫與平陽公主異矣

李貞女傳

貞女宜興陳維翰妻也父李牧邑諸生以周易授生徒于家女四歲聞讀書過耳輒不忘父奇之訓以書七歲通周易學書有衛夫人之妙祖母劉年高目盲不能視女祇之逾月復明母黃患篤疾女禱天作表奏上帝請以身代疾遂愈年十三許字維翰女寢室中庭忽產白芝一莖七日長七尺大如箕有光如月照耀一室夜可不燭而讀也人皆以為瑞年十五陳氏已約昏期而維翰墮水死計問女即不食求死母力勸之女曰如欲兒生願如兒志母曰兒欲何為女曰願歸夫家以終制母諾之女乃衰絰往舅姑大驚既入撫棺大慟妯娌勸之再乃已請雷以事舅姑舅姑不可女

曰若是者願從夫子地下矣乃留之既葬操井曰勤女紅夙興夜寐以事舅姑三年之喪畢撫伯氏子為嗣愛若己出後生孫男七曾孫男二十一玄孫男六十四卒年九十有九順治丁亥歲也

外史氏曰貞女守志垂百年卒致子孫及百豈非天報其苦節哉胡貞女傳

胡貞女荆門州人幼淑慧有至性及長通列女傳及賀江夏女訓諸書每讀史至忠義節烈故事即低徊太息乃至掩卷垂涕家人皆知其他日必能以奇節著也許字荆州少司馬張著漢可前之少子未幾以力學故得疾早卒計問女不食求死家人以未結褵為解女曰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豈指結褵者言乎吾不能以生死二其心也不聽姻姪集于室從容曲解者以百數又不聽母涕泣以勸女曰欲兒不死當如兒志母曰第毋死如兒志可也女曰願奔夫喪守志以終身母諾之女明日即行抵夫家撫棺號痛至失聲婢姬力勸然後休乃拜見舅姑直登夫牀曰吾將生于斯死于斯矣揮從者反止留一婢供執役舅姑大驚辭不可女泣曰若是者請與夫子同穴于是舅姑懼乃許之竟安于張氏執婦道焉母使使迎之女曰今斬焉縗絰之中未可遽歸寧也三年方拜母賜矣母乃止

附錄外傳十五

十

外史氏曰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未結褵而良人死豈其願哉然能踐一諾不改之義而矢志終天何其烈歟

莊貞女傳

貞女武進縣順治己丑進士莊慎菴有筠之女也幼有至性事父母能盡道通女訓言笑不苟許字同邑乙未進士黃長第雲史之子諸生某某以攻苦得疾早卒年十七聞計號慟欲死父母固勸之乃解久之其母欲使之嫁女曰見嘗奉教古列女矣請死以守從一之義乃剪髮誓志不二母乃已居數年終日默不語母憐之曰爾既守貞不字盍歸空王菴染為尼乎女泣曰嗟乎兒守從一之義者為三綱五常也奈何為異端辱名教哉且尼道行

矣世未有好女，而爲尼者兒安敢適從乎遂抑鬱成病臥牀第者二年垂死。母曰已矣兒死矣兒之矢志者爲黃氏子也今兒死而黃氏子無後目不瞑矣爲兒傳語黃氏速爲我立後乘兒一息尚存得睹嗣子而甘心焉母乃使告黃氏爲擇應繼者子來拜牀下女強起撫其首者再長吁而逝年二十六與夫合葬焉外史氏曰女子不幸未結褵而夫喪嫁者多矣父母國人亦未嘗賤惡之也乃莊氏女夫亡矢志至抑鬱垂死猶殷殷爲夫立後可不謂貞且賢乎

徐貞女傳

徐貞女名純懿定遠人也幼貞靜沈默有古淑女風既長端嚴不苟動止以禮自持事父母以孝年十四許字同邑馮氏子廷棟故姪姻也廷棟垂髫好讀書以力學故得疾不起垂死舅姑召女與相見父母不許女曰既已許馮即爲馮氏婦死且不改況生平固請往乃許之既見廷棟日暝女哭之慟即矢志守貞舅姑不可女

南漢傳十五

士

即以死自誓舅姑懼乃可之其奉舅姑以孝聞舅姑歿無所依乃大歸于徐既而父母又歿遺三幼弟女即撫之操其家政內外井然且嚴以持己家人皆望而畏之三弟稍長即督之學既長悉爲婚長亮弼次亮彰季亮工俱補博士弟子員後數年俱以明經貢于

廷貞女卒年九十有六康熙戊午歲也

外史氏曰吾聞貞女智有盜圍其室計劫貞女盡擄其財貞女開門揖之盡踣篋中葢于地盜趨前悉滑什貞女得脫大呼家人逐之盜乃遁噫天下愚婦人多矣卒變起卒不能自保而至失身若貞女守貞撫三幼弟而至成立由其心有定見不爲外物惑也觀其卻盜可知矣

阮貞女傳

阮貞女天長人幼讀書有至性事父母能盡道年十二許字同邑王道昇道昇父璠字魯玉以明經爲粵東茂名令道昇往探父染

瘴癘得疾歸未結褵而卒計聞女長號不食欲死其母固勸之乃解卽縗經詣夫家撫棺大慟自經棺側妯娌趨救得免家人戒嚴者月餘其母自來迎之女固執不歸曰兒今日歸卽今日死母乃止竟安于夫家伯亡卽撫其孤爲嗣愛若己出親教之讀書通經義方令就外傳爲之娶婦生孫焉女不腥食善持家勤女紅十年家道成又十年稱邑中素封性好施與凡族中貧乏者悉周濟之待妯娌如同懷持己甚嚴平生無疾言遠色未嘗聞其有笑聲姻姪謂之曰娘子守貞不字同未亡人良苦矣然不妨時尋歡笑以遣歲月何窮年戚戚耶女曰某之養天與之苦也安敢違天而強尋歡笑哉卒不笑自十四夫亡至七十四而歿未嘗一見齒有終身之慕焉

外史氏曰

女子守貞已難更爲撫孤成立創業以貽尤難之難矣非女中賢豪哉

王烈女列傳

南漢傳十五

三

烈女名美姐山東濟南郡海豐諸生王亮章女也性溫淑年十四許字同邑李格越四年格以攻苦得疾卒女聞計卽閉戶投繯家人覺之奪門解救得甦大父母及父母慰之再三終不得解乃令婢姬嚴護之女不得開不能死越四十日忽笑語如平時家人以爲解矣遂懈女乘間整衣妝夜半倚窗縊死年十七吳烈女者村農吳自立女也名七姐登州招遠人幼許字同里孫管住康熙甲辰春管住以疾卒女聞計痛哭不輟卽欲衰經往弔兄沮之不得行遂乘鉛華屏腥食矢志守貞久之其兄密以許劉姓女知之卽求義不更誓欲殉夫兄令家人嚴守之不得開倩姻姪勸之女僞曰吾從若勸不死矣乃言笑如平日兄信之秋九月九日兄與嫂俱詣姻家飲乘間走詣墓縊樹而死年十四

外史氏曰二女子之子夫也昏禮未成止通雁幣耳所天玉折卽決志不二宛轉一死相從地下洵貞軼詠舟烈同伏劍者矣

池烈女傳

池烈女江都人幼失母父老貧且病日爲紙錢鬻于市兄爲人傭取值以資女佐以女紅家稍給女端莊貞靜以禮自持父兄出日局戶紡績卽鄰姬亦罕見其面者既長許字同里吳氏長子廷望廷望尚武好馳馬試劍從其帥征粵去數年不相聞女戚然追帥還廷望訖不歸又一年父兄詢之竟失所在蓋歿于陣也女泣曰噫吳大郎死矣生未面耶願相從地下父兄偵其意更相護之不令獨處舅素無行意欲以女匹其仲子父兄向憐其戚不敢強又不忍對女言乃倩外媼婉告女女忿鳴咽不能出一語終不得自明也越數日反質笑容以對父兄父兄以爲可矣竟解防皆他出女伺父兄行遠始局戶復堅局內戶盡取吳氏簪珥作新婦妝向父兄榻前再拜復拜其母神主結縵于牀梁引領就縵亟下曰吳郎在南安忍背之乃南向就縵縵結縵之再絕復縵如是者三乃死年二十有一父兄還叩戶不應排闥入急救之不復甦矣太學生汪文標烈女事眾往弔聞于有司以貞烈旌之

附錄外傳十五

三

外史氏曰烈女死在康熙己未之上已越數日吳從棺出過其門者皆掩鼻汪生往弔怪之祝曰汝白骨于百年後猶香者也何爲今日卽爾耶祝已卽不臭噫孰謂死而無知哉

汪氏雙貞女傳

汪貞女新安儒士曹士順妻也士順父與貞女父幼同學長同游郡庠又相愛也如同懷既而曹生子汪生女又同年月日時兩家姻娅大甚相謂曰此天生佳兒佳婦也遂贅兩家湯餅執柯約爲婚士順既冠陳燕雁定婚期而疾作女入門則士順絕去不復甦女痛哭矢志靡他孝事舅姑執婦道者若而年舅姑歿獨居一樓不下階者又若而年七十有八歲而卒與夫合葬于天都之陰其族有姊從父僑居繁昌許字同邑吳氏子爲婦將葬而夫歿女先夕夢湘神遺之釵釵著貞節二字明旦因問至女悲曰神啟我矣貞固吾志願依吾母晨昏以終老母歿女又悲曰親死安歸母老固未敢以身歸吳也今老母幸以天年終予當歸骨于吳氏矣既

葬遂歸吳氏獨處一室以女紅自給不出戶者五十三年而卒壽八十一與吳氏子同穴焉

外史氏曰余讀黃岡杜于皇詠雙貞女詩曰處女終身祇一天幾迴腸斷夜啼鵲汪家姊妹冰霜節今古鬚眉不值錢不禁感慨繫之矣

仁和顧貞女傳

貞女浙江仁和縣民顧氏子也小字賽姑幼貞淑不苟言笑既長許字同里費氏子琦未結褵而琦歿女聞計時向隅涕泣矢志守貞然不敢言也既而父母復許魏氏兒女卽呼天號痛誓爲費氏未亡人父母不欲也康熙丙戌春女同姻娅掃先鬼塋道墻門或示之曰此汝婿家也女曰然乎曰然女熟視之曰果然遂趨入安焉舅姑勸之反勿聽父母促之再勿聽鄰里鄉黨諸女親力勸之女曰吾固爲費氏人當爲費氏鬼終勿聽于是里中父老率子弟數百人自其事于攝尹郡別駕勿信令核之他日百姓羣擁署庭

附錄外傳十五

四

稱賽姑堅持勁節狀攝尹遂允貞女乃得依于費氏其事舅姑也孝而勤家人皆大說無何有姦徒張姓者嫉魏氏兒挾其母訟于縣以穢言讒貞女諸父老復擁數百人爲之稱屈于庭攝尹大怒痛撻姦徒勒其父償費氏聘乃息吁貞女可以終費氏之守乎

外史氏曰曩余道經一郡郡刺史酒人也每升廳事必先酣飲醉醺登座則茫然不知天之高地之厚矣非呵罵屬吏卽鞭笞胥役姦民有利孀婦財迫之嫁而訟于刺史刺史乘醉痛撻孀婦以其產重賞姦民婦因以死上司卒不聞嗟乎主持風教者無人縱有節烈誰爲之屬顧氏女可謂幸矣前數年錢塘孫氏女秀姑許字楊氏子奸人嚴姓欲犯之不從服瀕而死撫軍以聞遂辟嚴姓而旌其墓貞女終節可以爲孫氏繼矣

江寧朱貞女傳

貞女江寧郡博士弟子員陳益桂未婚妻縣學生員朱萊女也萊兄英爲江寧名孝廉令山左肥城有異績英子士履康熙丙子科

江南解頭萊兄弟數人皆以文名五男游于庠者過半江寧以詩
應世其家者稱朱氏爲盛世居城西芝麻營一里之中絃歌之聲
惟出朱氏貞女幼聞父兄詩禮之教通女孝經諸書大義遂識大
節母蚤卒晨夕哭泣經數年不輟事繼母能盡道及笄許字益桂
將婚益桂以攻苦得疾勿克娶貞女聞婿疾每夜禱天以求愈逾
三年益桂歿貞女聞之誓以身殉將夙所治匱或焚之或毀之或
授之婢妾或貽之姊妹密吞金珥以求死諸嫂力救得免遂絕食
父母泣勸之對曰大人欲兒不死願歸于陳請以匱易田而爲終
老計則或可矣父母諾之乃不死日請易田以歸陳未能也終三
年喪命易服堅辭之聞有異辭卽不食以求死至今猶麻衣素笄
于閨中

外史氏曰朱氏故江南詩禮家也其子弟多閉戶讀孔子書足不
輕入官舍務敦厚崇禮讓或有一二輕薄者舉宗皆恥之以故子
弟多端方孝友今觀貞女從一之志如金石益堅知其家詩禮之

化深也

西溪外傳十五

五

雷溪外傳卷十六

閩德部

辛姬傳

辛姬者江都死難諸生韓文適家僕婦也姓董氏世居班竹里崇禎末歲凶力食于韓性忠慤不憚勞瘁事無巨細必求其當文適夫婦甚重之嘗曰他日有緩急是姬可倚藉也歲乙酉揚州破文適父子死之妻蕭氏以三歲魏孤託姬而後偕長女繼死時城中火四起殺人連街市姬抱兒雜死人中晝以竹尺許柱死屍伏兒于屍下祝曰天不絕韓氏兒勿噉兒果屏息不出聲初蕭氏好潔嘗灑麥粉爲衣漿者盈器謂姬曰遇有急此粉亦可療飢至是姬以粉匿衣襟中詐死人假臥羣屍旁乘閒嚼粉飼兒凡三日兒得不死亂少定潛行至江許傭工以活兒歲餘文適之友高紫峰者知孤在求歸撫之至十餘歲未嘗離姬懷抱每對孤述其父母生平輒嗚咽涕泣不休及孤長餬口四方姬亦歸其子追思文適夫

雷溪外傳卷十六

一

婦并念孤未成家日夜號泣鄰人苦之姬語其子曰吾無所事願牧牛卽牽牛之野伏田塍下仰天大哭嗚咽不絕行道入與畊者聞之無不垂涕曰此辛家老姬哭其故主也自是野哭以爲常孤歸復走京師期六月返姬居城西女家每食畢卽立市中望孤遇策蹇者輒迎謂曰汝歸來乎吾望汝久矣市中人不知所爲皆愕然及孤歸姬大喜曰今年得覩新婦矣既而病且篤歎曰吾其已乎乃肩輿詣新婦門熟視婦泣曰婆子病且死不及見爾夫婦之好矣願告其忠難母且曰善事夫子毋效世俗慢良人也婦敬謝之歸未幾卒年八十三遺命葬于韓氏祖隴之側

趙家姬傳

趙家姬失其姓氏江陰諸生趙某家老姬也爲趙氏世僕其先十

餘代皆能忠事趙氏趙氏見姬之淳朴亦不以奴婢視之皆呼曰老姥歲乙酉

大兵圍邑城破姬泣謂主人主曰城破無少長皆斬矣相公與娘子當早自爲計毋被刃也三歲小郎君婢能保之以延趙氏脈雖肝腦塗地決不負君家累世恩也于是趙夫婦同三男二女閤戶自焚姬卽負其幼男出抵城隍廟伏空棺中凡七日夜亂定乃出初姬預藏炒麵數升衣閒坐棺中伺兒故得活既出遂走東鄉乞食于周莊華墅兩鄉堡凡六年兒大乃還城中詢趙氏親族得趙氏弟于石橋走告孤在弟乃收字之年十五猶與姬同臥起後娶婦生男七人孫男十九人曾孫男數十人皆以祖事姬至康熙十五年九十六而卒葬于趙氏祖塋之側春秋祭掃謂之義母家

外史氏曰鼎革之際吾邑獨以抗

命故受戮趙氏全家焚死存此呱呱三歲孤藉姬艱辛撫字得成立今子孫垂百皆其一人賜也嗚呼豈不難哉

雷溪外傳卷十六

二

葉夫人傳

葉夫人無錫葉提學之妻也失其氏并失傳提學之名及何科進士居石幢鄉父老言其故明時兩任提學副使致仕歸載竹箱數籠夫人方與婢磨麵間提學歸亟命婢灑掃家廟及見箱籠卽脫然呼婢勿往仍磨麵如故提學訝之曰別經數載今始歸來何漠然不顧耶夫人曰非也吾聞若歸卽命婢灑掃除祠宇俟謁祖畢然後相見今見若藥數箱非宦囊而何朝廷兩以提學命若不清白自矢而歸有贏餘必挾抑孤寒登進執袴士之受若擯斥者多矣負朝廷而辱名節不可以對祖宗非吾耦也故輟掃終磨不欲與若相見耳提學笑曰卿誤矣卿意籠中乃黃白物耶吾技尙才惟恐不及愛其文并收其卷攜歸以志不忘耳卿何疑之過歟且吾歸途費猶不給烏得贏餘哉卽開籠令視之果皆兩省所得佳士卷也夫人大說停磨振衣謁廟治酒歡然偕老終焉

外史氏曰嗚呼葉氏之婦不淫矣能相夫子以義矣吾聞明之季世以學使爲美差取士不必以文也以金多寡爲去取耳秩滿報命賂津要陞顯位榮妻妾驕貴以爲吾夫增洵位尊而多金者矣其視葉夫人不過一愚婦人徒自苦耳何足道哉噫亦可哀也已

岑太君傳

岑太君者明楚藩郡主也幼好兵法有勇婢妾皆佩刀侍年十五善射穹楊百中又善雙劍能飛斬人頭三十步外然有柔德對左右未嘗有疾言遽色十七工書法有魏夫人之逸楚藩絕愛之畱心擇配偏顧羣下無一當者時楚有岑君方冠以騎射補營幕忠顯校奉帥命入府啟事楚藩見其器宇不凡遂以郡主字之及流賊犯境勢甚猖獗太君授岑君野戰法率壯士五百大破之擒賊首鐵東兒黃標葫蘆等論功越升副將既而張獻忠大舉入寇又大敗之晉衝總戎坐守荆南一帶江左右得不遭賊蹂躪者預有

留侯傳十六

三

力也甲申賊復率眾大破荆湘諸郡進圍岑君乃嚴督士民守禦太君常授奇計屢出奇兵殺賊或親帥婢妾數百人佐戰臨陣多所斬獲賊眾畏之堅守八閱月糧絕援兵不至城破值岑君大病垂斃太君急呼家眾整頓以帛束岑君親負之率畧中男女五百餘人上馬舞雙劍前導賊見披靡遂突圍出賊或馳逐即命家眾發預製連機弩發一發四十九矢賊皆應弦而倒遂不敢追捷走三百里乃息驗男婦無一失者蓋素日訓練之精也國亡同岑君隱居江東後連舉三子長曰嶽者弱冠即能文順治間請赴科舉太君不許曰前朝之失皆由腐儒咬文嚼字得吏侮筆奸法所致爾輩又何可復躡其轍耶不如習弓矢學刀劍爲

國家建實任功業遂授諸子韜略武藝數年俱成將材岑君卒買山雲間葬之攜諸子家焉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岑太君可謂女中長將矣何其訓士之精耶有明垂三百年專尚入股文字武備不修故賊一呼而堅城輒下若得將帥

如太君者數輩精練甲兵亦可滅賊哉竟無一人也

蕭震妻傳

蕭震妻失其氏福建侯官縣人也震以進士官至太常在臺中時曾疏論耿精忠不法後因母老乞休居鄉值精忠叛授諸將紳僞秩從者甚眾惟李光地彭鵬不屈將次及震其妻告曰相公爲朝廷名進士位班列卿官非不尊

恩非不深也今賊負

國爲亂旋見滅亡且與相公有隙必先逼授僞爵以收民望後必繼以他事而報宿怨與其死賊無寧死

國須乘其僞命未下先自爲決妾願同死乃陳雙練泣請俱升震曰吾死甚易奈老母何曰相公死義爲太夫人榮如生從賊貽臭千古爲太夫人辱與其生爲太夫人辱孰若死爲太夫人榮爲辱在相公耳何難易之論哉且相公年紀老大早晚要死何必貪活此數日甘授首于逆賊耶不聽卒受僞職妻乃大忿曰吾不忍爲賊子婦遂入室自經後精忠果以誤糧斬震沒其家

留侯傳十六

四

外史氏曰烈哉蕭氏婦也其死也非爲要聲譽于鄉黨也不忍爲賊子婦也使當日士大夫皆知夫人立志不忍爲賊子臣各率其宗族子弟以死拒賊彼耿氏逆亦何能跳梁哉

晉孺人傳

孺人姓阮氏懷寧縣博士弟子員晉弘祖妻也晉之先世居陝西三原自高祖貴三游學江南愛晚北大龍山下杏花十里碧淵清流有盤谷之勝遂築室焉貴三生陽陽生學易萬曆朝癸酉孝廉也令江西金谿有異政士人至今思之學易生文中爲博士弟子員以博洽聞文中生弘祖弘祖數歲即舉止如成人文中愛之甚謹爲擇配乃得同里某郡推官阮士微女即孺人也幼貞靜沈默寡言笑有古淑女風甫結褵遭左良玉亂以誅權奸馬士英爲辭自楚勒兵下金陵前軍抵皖縱士卒焚掠孺人見賊至即投家園淺池中賊鉤之起欲劫以行孺人厲聲罵賊賊勇欲自殺賊怒

揮刃連斫體無完膚孺人死去賊意猶人不復生遂棄之半日孺人雖先是暈死中若有人言廊西有火可燒敗絮灰與側處且牀頂板上可免既甦果見西廊敗絮委地負傷就火焚填之至夜半血流少止匍匐至牀前欲登頂板不得以創重故復暈死覺有二童子挾之而登且賊復來盡搜所劫餘竟不及牀頂孺人得免賊退城中數日無人跡孺人渴思飲盡猶不敢下每至夜分求水則惟二童子上下焉後家人至從牀頂得孺人昇之山中得不死其事夫子以恭順傳奉舅姑能盡道亂離後家貧孺人勤織紉操井臼籌燈佐讀以是弘祖年少博學爲名諸生孺人卒年七十餘外史氏曰吾聞孺人有婦德能以義方訓其子長茹芝仲茹穎皆有文行孝事孺人孺人性嗜鮮鮑山中不產二子遠求以奉之及孺人卒二子終身不食有曾子不忍食羊棗之風焉嗟乎亂離之時大江南北紅顏女子含笑馬上行者不知其幾乃孺人甘刀劍如飴竟以死拒賊卒免于辱宜乎有孝子之報也

遠山夫人傳

國朝外傳十六

五

遠山夫人朱中樞江西南昌人前朝宗室女也幼淑慧數歲即通女孝經女訓女誠女史諸書垂髫工吟詠有謝道韞風性孝父先卒痛哭不食者累日夕事母克盡子職及笄歸吉水李元鼎以恭順稱元鼎前進士官郎曹甲申闖賊李自成肆逆犯關三月十九日莊烈皇帝殉社稷京師陷既而我

朝定鼎起用前朝諸臣元鼎應

詔出中樞沮之不得乃贈之以詩曰妾身自是裙釵女羞把蛾眉別畫人不欲偕行願獨處山中緝蠶課子及元鼎拜少司馬誥封中樞夫人然中樞甘荆布不事機華惟朝夕吟詠自娛而已有詩集若干卷行世年六十餘卒其弟可中狂士也作詩哭之曰有淚未傾聶政弟夫人猶愧昔時封可稱難兄難弟矣外史氏曰吾讀夫人贈司馬出山詩與今日提將官裏去這番斷送老頭皮之句並傳云

邵飛飛傳

邵飛飛者字扶搖三山西湖女子也幼孤其季父授村童句讀飛飛隔牆聞讀書聲過耳輒成誦七歲徧記學庸論孟毛詩常問誦于室季父奇之教之識字一目了然稍講即通大義垂髫以才貌聞里中求之者阿母皆不許蓋欲售顯者以圖富貴也聞寇伏誅姚菴總督關南幕員有羅密者道經其居見飛飛浣衣湖畔豔羨不已復廉知能文遂彈力圖之乃託辭繼室以千金餽母又厚賄其季父即歸之居五載秩滿還京師其姑悍妒且虐不能容遂以飛飛配閨人乃作薄命詞二十絕句燕臺詞十絕句以寄其母而死其薄命詞曰誰憐青鬢亂蓬馬上琵琶曲又終嫁得侬夫雙足健報人佳婿喜乘龍隔斷江山幾萬重粉脂零落爲誰容如何嬌嬌親生母只愛金錢不愛儂停鍼無語對銀缸心自酸辛淚自雙高壘愁城堅似鐵酒兵十萬總難降荻簾日影上遲遲亂緒烏雲不盡眉淡殺隔街誰氏女金錢開鄭買胭脂鵲鵲比翼兩相

國朝外傳十六

六

依文彩編繡世所稀誰料風濤生洛浦殿側又逐野雞飛白雲縹緲望中迷獨倚蓬窗掩面號萬里北堂知也否碧梧不是鳳凰棲想後思前恨屢加誤人都是浣溪紗既然負卻當年意何必尋春訪若耶十里西湖憶舊游而今無復汎輕舟自憐落看花眼日對煙窗兩淚流積雨污泥盡沒階行行溼透小弓鞋偶思多少侯門女指點青鬟對對排不須重賦白頭吟入骨憂煎死易尋贏得芳魂歸去好一抔黃土百年心自憐薄命更誰如蘭不當門竟被鋤回首五年成底事珠圍翠繞夢華胥土砌茅簷撲面塵可憐觸目也傷神看他赫赫司晨牝也是奴僕一樣人獅子容他吼獨尊卻將儂去配司閨兒耶游倖真堪恨不記天香枕畔溫憶昔雙雙倚畫闌名花相對並頭看何期棄置同秋葉忍使琵琶別調彈淡春衫嫋嫋腰菱花自對亦魂消如何剛很河東性相見雖憐竟不饒五載紅妝窄袖輕人人都道妾傾城郎情底事秋雲薄莫訝青樓日送迎挑鎗含淚盡雲箋萬里緘封報可憐爲報生身親血

母買兒還賸幾多錢無端昔日募金夫也是貪痴女子愚寄語故
園諸姊妹釵荆裙布自堪娛自悔當初博望高今成明月水中撈
風筆本是隨風性莫怪絲絲縷不牢無奈鴟鵂居鵲巢將紅藥
出林梢堪憐薄命愁如織卻與詩人作解嘲其燕臺詞曰袴襪郎
當短短衫高靴頭警更曉嚴教奴依樣常妝束滿漢平分道不凡
摩拳雙眼雙雙蛾掩面呼天怎奈何俗子不知人意懶挨肩的的
唱秧歌柳色青青詠漢南樹猶如此我何堪輸他鄰婦無思慮梳
大簪花滿髻髻怪聲粗猶多般反道奴缺舌懶恨望夕陽芳
樹外嬌鶯啼曉語家山炎天斗室穢難聞燒酒生慈盡日熏記得
故園風景好白羅衫襯石榴裙豕圈雞棲暑氣熏噴噴滿屋闌青
地有人水閣珠簾裏猶說今朝熱不勝蜀魄殘殘不忍聽斷腸最
是雨淋鈴鈴蘭老米鍋焦飯南國佳人幾慣經秋宵偏厭酒人狂
百怨雲愁總斷腸一枕正成鄉曲夢門前又喚賣甜漿驟車陣陣
響如雷門外風吹百尺灰可惜青蔥纖似玉日生鑪火簇煙煤北

賈外傳十六

七

地風高朔雪寒滿天飛絮壓重簷炕頭不是尋常火馬糞如香細
細添共三十絕句所親得其詩於母氏徧以示人讀者莫不憐之
外史氏曰紅顏薄命自古而然況有才乎才者造物之所忌也丈
夫擅之且猶不可況女子哉況女子而又使之不得其所哉宜其
怨之深而言之忿必至于死而後已也余讀飛飛詩三十章感慨
係之矣

卓夫人傳

夫人荊州水師副總兵官遼陽卓聖之貳室也姓徐氏河南人生
有臂力身長八尺能挽二石弓百發百中善雙劍馬上舞之如閃
電交馳令人目炫崇禎末中原流賊塗炭城邑破殘殆盡徐氏陷
賊中貌寢陋賊不喜每遇戰驅之先衝然每戰必捷賊大喜稱爲
女將軍令副賊帥略地洛南時聖以游擊率師往征大敗賊飛天
王老回回于洛下俘徐氏愛其驍勇留侍帳下逢大戰即奮勇當
先所向無敵賊畏之曰卓將軍易與耳彼女先鋒利害不可當也

往往避去聖嘉其功納爲貳室既而聖遷督荊州營水軍茅隆山
王二王三者擁眾屢出犯督師者數敗績制府乃調聖等一十三
路軍共攻之山中發弩飛礮奮力死戰諸路軍俱敗績聖被重創
諸將皆失印信損士馬法當斬徐聞之大驚亟詣軍門請以五百
騎擒賊時軍門方憂賊遠召見與語大奇之如數授以軍徐帥往
大戰賊于東山生擒王三獻俘麾下軍門大說表授爲一品夫人
後與聖致仕歸隱居岷陽山中

外史氏曰女子稟柔德者也乃夫人儼然偉丈夫操戈當陣使賊
畏而避之惜乎當世不使獨將一軍掃除流賊也

長沙女子傳

長沙女子失其姓氏生而有臂力七八歲時即能隻手擊石曰舞
動如飛父兄皆有勇善拳擊及少林梅花鎗試木版一刺而動五
孔以是長沙少年皆從之學武略門下生徒列三百人各授一技
皆精妙絕倫女子聰慧從旁觀諸門人學技一過目亦精妙絕倫

聖傳十六

八

父兄絕愛之慎擇配最後有暨陽陳生者來受業弱冠美如冠玉
氣概吞牛扶兩銅鞭重六十斤父大說即以女許字未結縭而流
賊國長沙父兄婿帥其徒三百人與賊戰于西郊凡三日夜不怯
賊圍之三匝壯其勇以好言招之降父兄婿及其徒三百人皆曰
我輩皆良民也豈降賊者乎遂力闢俱死及攻城城中官吏士大
夫皆棄城走女子知城將陷遂密紉衣褲以青布數丈纏其身持
戈立城上見父兄婿及門三百人俱歿于陣歎曰吾安獨生城陷
遂奮與賊鬪賊曰汝一女子何能爲女于曰吾將媿天下之爲男
子者遂挺戈力戰凡二日夜殺賊數百餘人所向披靡無有當者
賊帥大怖呼羣賊發亂矢射死

雲間妓傳

雲間妓失其姓氏吳門人也能詩善歌工繪事幼本良家子以嚴

凶故淪落煙花與妙某同習名吳越開門如市心不樂也無人時
管相對泣數行下姊曰吾年二十三矣轉盼卽三十若不乘此時
跳出樊籠至水窮山盡誰其憐我吾今歲必從長妹其早自爲計
妹曰吾亦在且夕開矣既而姊果嫁貴公子久之貴公子宴客集
諸名妓妹亦與焉姊見召人貴之曰爾豈忘夙昔之言耶妹曰妹
若欲嫁就執粉兒則早已去矣奈何姊不知我乎乃去時包長明爾
庚尚困諸生破屋半開獨居陋巷效素聞其名微服往窺之大說
竊計欲以身許未及言而長明以乏食故遠館山左矣妓乃盡
賣簪珥買角夜遁抵淮贈一驢易妝皮冠戎服佩長劍居然五陵
年少也連山左知長明在某指紳家直登其堂請相見長明出告
之故長明大喜妓窺主人色異乃呼而告曰若有勝得容吾夫婦
吾卽安之不然還我包相公別圖他居耳毋駭異也主人乃留後
長明成進士名滿天下

或良士少汝革賊也安得辱我遂奮刃自刺而死
外史氏曰烈哉二妓不受賊辱而竟決烈以死可畏哉嗟乎人而
爲賊妓且不屑而況其他乎好爲賊者可以自省矣
李家婢傳
吾邑李家有婢名杏芳者失其姓氏美而豔性端莊言笑不苟主
母甚愛之主母生男子子二長三歲次二歲而主人死明年主母
病篤語婢曰奈何主人早逝幸吾在可以撫二孤今若此且夕休
矣二孤無託惟藉汝汝其撫之四年使長者七歲次者六歲可以
操七箸汝然後嫁則吾受若賜死且不朽婢泣曰主母勿憂也第
自愛脫不幸婢當以死奉二孤母煩丁室也又數日主母死婢哭
甚哀爲之殮且葬卽撫二孤家貧有田五畝親操耒耨之暇則爲
織紉勤績然坐必端立必正言不妄發儼然孀婦也人望而畏
之不敢稍褻李之宗族感之皆爲之助以是孤得成立年弱冠矣
或誠之嫁婢泣曰吾許先人死且奉孤今二孤尚未婚敢食言乎

子竟能識之與藥師之紅拂妓並驅千古矣

太原妓傳

明末山西太原有二妓一名盈盈一名旦旦皆能歌舞善琵琶而
旦旦知書法有爲夫人之妙盈盈亦頗識字學于妹者也二妓生
同歲盈盈長旦旦數日耳年十五六名噪晉趙開然皆從其志
而旦旦之志尤卓越必欲得一豪傑之士而嫁之嘗私語其志于
盈盈盈盈曰斯世安得有豪傑士哉苟有一二豪傑必能起而滅
流賊矣吾第得一文章士足也時流氛正熾故盈盈感而及此旦
旦曰不然天下之大億兆之眾豈無一二豪傑士哉患在位者不
能識而用之耳苟用之泊四海也何有況么麼小醜乎遂相與物
色之數年卒無遇乃相持大慟曰吾二人年十九矣此時而不過
可意人當斯亂世誰其適從乎末幾而流賊犯山西大破郡邑因
太原太原破賊帥素聞二妓名下令徧求之三日乃得二妓至命
歌以勸酒二妓大罵曰吾輩雖妓固賤人也然所交者皆士大夫

又數年家小康爲二孤娶婦或又諷之對曰吾年垂四十以色事
人則衰矣吾將依二孤以終老矣卒不嫁年六十有二而歿
外史氏曰不食言者春秋稱荀息焉不意千百年下乃有李家婢
子守貞不字以撫二孤至老死可與荀大夫頡頏矣
徐氏婦傳
徐氏婦姓黃江陰人也順治乙酉年十六歸徐氏子甫月餘
大兵圍城游騎略山中執婦去爲白旗撥什庫某妻舉一子某復
從軍出時身早歿惟一姑在婦念故夫甚切曲意事之謬曰新婦
本素封家亂離時曾以白鏹十食瘞密室夫死新婦被掠棟宇悉
火此項金沒瓦石矣誠得去而攜歸何患貧乏哉姑豔之曰果爾
益遣人發之婦曰欲得此金非新婦行不可他人烏知藏所哉且
不宜借僕從借僕從則炫人耳目然我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
還數月此呱呱兒誰字耶始大喜日子第行兒自吾撫母憂也婦
故戀戀兒不肯行姑促之再乃薙髮結辮變男子妝挾弓矢佩刀

策馬出都渡江抵家叩扉大叫夫從門隙窺則年少將軍也不敢
遽出婦遂排闥入踞坐中堂呼夫名夫不得已出見蒲伏不敢仰
視婦曰相識否夫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熟視不識
也婦歎曰真不識也乃起直前抱夫痛哭曰妾非他乃君被掠婦
黃氏也其逃易妝巧脫夫大驚喜復好如初以老
外史氏曰古節婦有引腕斷臂之烈今黃氏被略且生子不足道
矣然戀戀故夫數千里能以智脫歸節雖不足而義則有餘較之
馬上豔妝懽笑以行故夫求贖反詎之者非天壤隔哉

朱氏婦傳

朱氏婦者江都朱以觀妻高氏也有淑德父兄皆業鹺稱素封家
而夫貧婦棄華飾甘淡泊舉案齊眉有古賢媛風奉養姑尤能盡
孝道婉容愉色怡然如子之事親狀舉一子早歿婦遂染血證
治不痊竟不能孕日夜憂之及夫年將五十尚無子婦益懼惶惶
如有所失乃變妝匿脫替珥爲夫置妾愛之如姊妹待之同妯娌

朱氏婦傳

三

時時呵護之惟恐其一有疾而不成孕也久之不孕即撫姪爲子
三年妾始舉一子婦愛若己出視之如命兒一有疾不食即婦亦
不食兒食婦乃食其篤愛如此兒三歲患痘甚凶邑中兒患痘者
多死亡婦憂之甚傾囊僱求良醫治之不愈或言不治者婦日
夜悲嘆竟以兒之死生爲己身存亡焉所天禱神無所不至兒乃
得痊婦大說然竟累月勞瘁故舊疾復作延三閱月而卒臨卒惟
屬家人以好生教養幼兒而已

外史氏曰古妒婦有甘飲鴆而不願爲夫置妾以生子者卒斬後
而無憾何其愚哉朱氏婦變妝匿脫替珥爲夫買妾以舉子而愛
逾己出誠古今不可多得者也且其事姑盡道可謂孝且慈者矣

毛女傳

毛女者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弘妻也姓平氏美而且淑歸士弘閱
三歲而無子乃往禱少室行二十里度絕嶺方舍車而徒以休輿
夫忽猛獸橫逸平氏驚墜深谷士弘四顧皆千仞壁不可下大慟

而歸召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平氏既亡三年里有張義向豎任家
往樵山中猝聞幽篁深箐間婉婉呼張義者義大駭回顧見一毛
女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因咋舌不敢語毛女曰我任家大嫂
何汝不相識也義驚曰大嫂固無恙乎何幸而得此曰我初墜緣
藤得無損既而飢甚見交柯女貞子甚繁因取食味殊澀不可口
三日後則甘香滿頰三月乃生毫半載則身輕如葉任騰蹕上下
矣第山中乏水惟此有泉渴則來飲耳不意得與汝相見義具道
任生哀慕狀毛女曰我已超然輕舉與鸞鶴爲伍其樂何如肯復
向樊籠哉爲我謝任生早續姻盟以豐後嗣毋徒自苦也言已一
躍而往義亟報任生任生大喜即偕義詣樵所取之伏草中俟三
日毛女果至直前抱之毛女曰誰耶曰夫也曰妾貌已寢君不足
念也曰我不嫌汝何忘夙昔之好乎因泣下毛女心動乃允之遂
與歸初飲食腹微痛踰時而定半月毛盡脫依然佳麗也自是情
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而歿

毛女傳

三

外史氏曰神仙可爲也使平氏當飲水時不呼張義則凌蹕碧虛
之上死生而無極矣何至埋身黃壤哉甚矣情絲之難割也

西溪外傳卷十七

神仙部

彭望祖傳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沈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曰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亡棄舉子業來游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踐公延爲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甚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踐公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行至此亦稿矣望祖唯唯抵暮踐公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凡香具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于篋中取草龍一具祭于壇須臾龍忽蟠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

西溪外傳卷十七

一

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挂鬚鬚皆鮮荔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踐公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于是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于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挂于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游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即謂之神仙也亦宜

愛鐵道人傳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郡諸生明亡卽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禪惟以尺布掩下體不火食所食者瓜蔬蔬必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鮮物故道人竟辟殺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收鐵行路則鉦鉦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

乎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問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于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十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問我卽擊鐵撒之眾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開善銅袍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於市醉則歌嗚嗚大慟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于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李秀才傳

李秀才失其名雲南臨安郡人年十五舉諸生性端慤寡言笑里人皆敬畏之多使子弟受業焉明亡遂棄制藝入點蒼山學辟穀法十年成道復還家語其子曰吳三桂卽叛國矣若輩毋事不義遺臭萬世也其子曰諾明年三桂果叛其弟從之秀才大罵曰汝

西溪外傳卷十七

二

不識大義不知天命他日墮水方悔也其弟不聽後果爲我師敗于楚墮辰溪中一旦夕方得免初三桂欲爲逆知秀才識禍福使人往問秀才卽掩面大慟或發狂笑或倒立而以手行或翻筋斗數十或大聲呼殺絕吳種子殺絕吳種子者不輟使者以爲顛乃去秀才則麻衣冠至會城日號哭於金馬碧雞坊下性好飲與人皆知其能識吉凶爭迎至家飲之秀才亦不辭飲畢卽言其家吉凶固不中如是者歲餘一日自買一棺坐于中募四人昇往市徧別各與飲之家曰吾明日死矣若等可送我于北郭明日昇至郭竟長逝矣及葬則棺空送者數千人皆大駭後月餘有人見其在雞足山

外史氏曰予讀列仙傳往往神仙多僞死如死于刀者曰兵解死于病者曰屍解云是誠不可解

孝鬼傳

孝鬼者福建侯官縣何酉也生九歲父卒母年少家貧無瓶罍儲

僅瓦屋一間易棺以葬父乃結廬郭外北山之麓日采薪易米以供母既長舉北麓荒土藝蔬歲大饑惟何勤灌漑蔬得大熟貨錢三十貫以三之一廣廬舍以二之一聘婦以一奉母鄉人皆稱曰孝子未幾孝子以勤苦得疾卒母無以自活鄰人某欲娶之遣媒以告母將諾之是夜孝子之魂繞母榻嗚嗚作聲泣告曰母毋嫁兒身雖死兒心未死也兒形雖與母隔兒神未與母隔也母驚泣告曰奈何失節豈吾素志哉然兒何以爲我謀鬼曰可追吾所聘婦貨母曰如不應何鬼曰我當語之即夜果見異子婦家婦家懼倍償其貨母即以自給者五載資盡復呼孝子鬼曰母毋急吾亦能以力養母母曰兒鬼矣烏能以力養鬼曰兒有道卒去之北門內賣菜汪翁家大言曰吾有母居北郭無以活吾助汝擔可倍以入市多得錢穀分給吾母吾將佐汝以豐否則必祟汝汪懼明旦試倍之疾走如平時且獲息三倍于往日卒分錢穀以給母母得以終老鬼佐之無閒汪果致富道豐

三

三

外史氏曰孝子生能盡子道死而精神猶周旋其母使不至于失身其孝也誠生死無閒者哉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鬼乎

劍客傳

宋珠兒者山右太原人也母夢神人授赤珠一顆光照四壁而生因名珠兒十歲就學外家歲暮解館歸至中道遇白髯老人攝入深山置萬仞懸崖之末授飛走擊刺之術期年身輕如葉可于屏風上行水波上立其飛劍也能斬人于五百步外百發百中十年三技成仍送還家時母已死父爲豪家所賊珠兒痛念飛劍刺警人于都市自首于吏吏受豪家金文致珠兒大辟乃遁跡浙東與會稽貴公子姜堯善後吏以貪酷論誅珠兒遂歸省邱隴而姜亦南游台雁值閭閻變山賊卒起道阻不得歸賊帥素知其材欲強之官姜曰吾父子受

國恩深恨書生力絲不能操戈殺賊盜官賊耶若等逆天反叛滅族之禍翹足可待而欲人陪戮西市誰其肯之賊帥怒卽縲絏軍

中曰俟吾下兩浙定江東平中原然後殺豎儒珠兒聞之乃從太原馳往救之遇吳生于旅舍吳生者山陰望族也父某爲某撫軍幕客甚寵信委以政事遂擅威福屬僚畏懼大獲賄賂生往省父父以黃白數萬金命之攜歸道經都門假館宣武門外買騎南旋將行前夕值大雪見珠兒被狐裘佩雙劍策蹇驢倉皇投宿其狀如美婦人光豔奪目甫入店卽呼主家索燒刀子一斗一生彘肩爲漁主家意多同侶如數具之及昏無一人至乃盡進之珠兒拔劍刃肉豪飲大嚼須臾過半生初窺其風流倚逸心已異之及見飲食粗豪益驚怪乃從容詢其姓名問其行狀珠兒備述以告生曰今閭閻方熾金台一帶所在皆賊未可行也珠兒舉劍示之曰吾有此君賊雖多其奈我何語畢遂滿引邀生共飲生告曰吾明早亦旋浙苟不棄聯轡可乎曰不可吾騎日走八百里非君騎可及且吾前途期會要客尙多逗遛于中道相候君可兼程而進吾所宿旅舍壁間必繪一鷹下識年月驗之卽知吾所過也如不及

四

四

則于淮陰市酒肆覓之吾必同君東渡可耳明晨並騎出彰義門里許珠兒于驢背拱手曰吾先行矣卽策蹇如飛轉睫失所在時冬至月望日也生以輜重故日行百里不及越十日始抵高唐見旅舍壁間果有繪鷹讀其識乃出都之夕也詢之逆旅主人云畫鷹客于此信宿候其侶不至已去八日矣始信其八百里之言不謬及抵淮陰果于市中酒樓得之握手大喜曰吾候君兩旬餘今乃至耶卽呼酒共醉生心羨其驕噴噴不置珠兒曰子愛之乎吾與子易之生曰固所願也非敢請耳曰大丈夫相合以義相知以心況一騎耶竟易之明旦生欲試之蚤起與珠兒整鞍先發誠僕從後行期會江都意淮陽路隔三程不半日可到耳及就道驢竟不肯行珠兒又躁不可待乃于馬上語生曰汝不善乘吾不慣與汝乘請先驅于蜀岡相候遂加策飛馳如電生見其去若勢遂奮勁弩出矢不禁色然而駭盡力加鞭終不可及乃徬徨道左候僕從至偕抵江都而珠兒已子燕城俟兩宿矣因告生曰行道遲

疾存乎人焉非在騎也果得其道雖淹蹇疲乘日可千里況良騎乎于是生知其有術一路再拜求教願以師事珠兒識其誠許之日吾受姜氏恩今姜氏子爲賊困急欲往救今則不能大約在春鏗之夕當遣君授之遂別去馳入賊壘脫姜之繫累而出賊間遣鐵騎追逐箭發如雨不能中珠兒復飛劍斬數十賊下馬賊大懼而退乃歸新正元宵果至生家盡授其術而去生得其傳覓深山構靜室築壇壇備器具年餘告成擇于十一月甲子入壇舉事忽有江左客姓機名者投刺請見邀入與語甚合且言善劍術出示其書與珠兒所授相符生大喜堅留其事其法用鉛製一盃置八寸中置小鉛劍兩口鉛九子二枚封以九天玄女六甲靈符置壇下閉戶作法四十九且夕術即成二人入壇修煉至四十二日盆中九劍即有聲如蜂蟬鳴相驚且喜益加精進及至四十八日之夕山中忽怪風陡作盆中聲忽變金鼓聲既而連發大破四十八響牆垣傾圮烈燄塞目諸物盡燬無一遺者而盆與九劍亦隨

西漢傳十七

五

煙火俱滅生爲燬火所薄衣冠鬚髮俱化灰燼成一墨炭人矣風火既過樁生呼其家僮扶入外室生口不能言惟張目嗅鼻搖首點額而已昏臥三日始稍進飲食越數日變爲狂疾遽奔山嶺舉巨石拔大木距躍曲踊樁生懼夜半逸去如是六七日乃愈家僮貨與早回嗣後疾雖愈而耳畔時聞金鼓聲久之左右皆聞又久之舉室皆聞矣召黃冠屢設醮懺終不能除後其父因撫軍被論逮獄道還挾重賁十餘萬廣居室構田宅權子母竭情縱欲而昆季親戚乞一文不可得也及撫軍廷諭棄市父聞之且駭且愧忽耳畔亦聞金鼓聲震突發狂疾操鐵杵自大門抵臥室凡而器用財賄以及門閭牆垣玩好花卉罄行排毀靡有孑遺家眾懼悉皆竄去如是者七旦夕家毀而疾愈期年生亦疾作如父父命家眾禦之悉受傷亦七旦夕家毀而疾愈後父子更番疾作凡三作三愈而家去過半後一年父子疾俱作子則操作毀家父則舉火焚室生平之積悉付祝融然囊貲雖

而祖賦尙存歲猶入息數千乃父貪鄙成性以百文舟稅逼長年自盡訟之官竟死于獄生痛悔父于平生逆天背理乃盡散餘貲與親戚鄉黨之貧者挾妻子入深山求仙朱珠兒聞之曰是可

以授吾道矣

外史氏曰吳生之父撫軍託以心腹委之政事不思圖報乃焚賄至十餘萬則合屬之編氓苦矣其必家怨戶讐而呪詛載道也及陷撫軍重辟已則飄然漏網入心能厭乎哉珠兒豪俠之士必憤之痛之特以幻術愚其子又恐不能盡其束縛復使樁生錮錮之使其信之深而爲之力至于術無成而父子痼疾卒自毀其家百萬蒼生之怨忿洩矣彼狡猾之徒爲人幕而孽孽爲利不顧人家國者其益思之樁生梁溪人子束髮交也自言曾受術于珠兒則珠兒爲萬民洩怨也明矣嗚呼天下豈少有心人哉

厲鬼傳

汪時珍平江人也與劉文韜生同齒居同里幼同學長同游邑庠

西漢傳十七

六

交甚相善及汪生男劉生女又同日里人持湯餅交賀兩家謂天授佳兒佳婦也遂締婚未幾汪夫婦病疫篤以幼子并家財屬于劉曰吾本客籍無期功強近之親可以屬目藐茲遺孤惟藉字之吾目瞑矣遂卒劉由持籌握算數年遂成鉅富乃納粟入雍以女改許貴兒汪氏子年至十五不使就學遂首垢面肘決踵與家僮爲伍甚至操畚鍤以就飲食劉終歲不使一見丁巳秋詔舉監生科劉希僥倖乃就東山僧舍肄業僧舍去其家不半里一夕鄰有郭氏子暴卒召僧誦經入殮師徒盡往屬劉守舍劉讀背漏深神思困倦憑几假寐陡聞颼颼颼颼從空谷來漸至巷前倏焉排闥直抵中庭燈昏月暗簷馬悲鳴牆壁慘夏疎焉驚醒遂心蕩神沮乃起而就榻下帷箕踞枕簟以候僧歸少焉聞門外有呼其名者既而聲漸迫細聽則故人汪時珍音也于是毛髮悚豎股戰肌栗斂手屏氣不敢出息頃之則拒門入室據榻前竹椅細數劉曰汝七八歲家貧就學吾家吾解衣推食未嘗或吝及長赴

郡邑試凡而舟車資斧吾與汝其迨補諸生汝巾衫脩脯不能措
吾爲汝辦汝三十未娶吾助汝婚後結姻姻數年來汝不治生產
而足衣食伊誰之力耶汝嘗指天地誓日月呼鬼神而告子曰吾
頭敢斷心敢剖肝腸敢剖君恩不敢忘也言猶在耳耳未乾將
女改許奴隸吾子吞沒吾財負恩忘義狗彘不若天地鬼神森羅
昭布尚思取科第俸爵祿榮一鄉耀一時耶吾在夜臺十餘年未
嘗刻忘今來與汝訣生死在斯夕矣劉大恐乃振衣從牖中躍出
汪踉蹌尾後至殿惶惶迷惑不得其門回顧追捕又急乃大呼乞
命繞殿而走汪復追逐不休至四鼓劉力竭氣盡僵仆于地汪倚
殿楹恨罵不絕僧在喪家誦經畢將舉入殮則失屍所在徧覓不
得合家驚訝僧辭神歸見劉仆地呻吟一人倚柱挺立舉火燭之
則郭氏所失之屍也大驚報喪家并呼劉妻至以薑汁灌甦具言
始末聞者咋舌遂輿歸數日而死無子妻亦相繼而卒貴壻亦殤
劉之叔主其家仍以女孫歸汪子盡還其產

賣藥外傳十七

七

論曰汪劉總角相歡及長卽結姻姻可謂膠漆交矣何汪託寄以
孤而劉食利負義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信乎此汪之含恨地下不
能須臾忘巧借鄰屍活奪其魄怨毒深矣嗚呼世之負心人能無
畏耶

活死人傳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寔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
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峰從閭老人結廬煉
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
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賞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
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爲也無爲而至于無聲方臻眾
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
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于是陳留王乃盡棄其
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說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
卽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既已得人吾將隱

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
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既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
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之以碣曰活死
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爲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既怪其弟子駭世惑
俗何爲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于所謂索隱
行怪者卽世之所謂神仙耶

朱衣道人傳

朱衣道人者失其姓名不知何許人也或曰歙州人或曰宣州人
或又曰山右人能四海方言及外國語逢何處人卽作何處聲故
弗能一其籍自言年十六卽補諸生二十食餼二十二明亡卽棄
巾衫爲方外游冠漢玉冠服朱縫掖躡白紵屨佩五尺長劍負細
頸匏瓜高八尺自號曰朱衣道人往來吳楚粵越黔滇開賣能活
死人藥風寒燥濕疥癬之疾不願醫也善步履自吳門抵京師七

賣藥外傳十七

八

日夜輒一往返好搏擊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危瓦無聲忽
然屹立簷下不點塵置二尺竹于水面驅童子過之童子怖不敢
行身則先之往復數十過而履不沾濡然後驅童子從之亦然嘗
作紙鳶長數丈絡二小兒于上乘大風吹入雲表令兒擊金鼓半
空以爲樂善飲飲未嘗醉子吳門市貲醇酒數十斛拉行道入其
飲行道入皆醉已則如故如是者七日夜別諸友他處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海內異人多矣紅綫隱娘崑崙之流勿謂今世無之也
若朱衣道人者神仙乎俠士乎吾不得而知之矣或曰是有心而
避世者也然歟否歟

宿州道人傳

宿州道人章姓失其名宿州人也有幻術能役鬼神名柳青嘗爲
之使明末至徐州冬月衣麻衣行大雪中見其汗浸浸然如六月
人多異之然未知其有術也又春日徐人多挈榼游南山道人至
乞飲徐人曰吾輩攜一尊酒耳飲且不足安得餘哉道人曰吾有

金但勞從者爲吾沽來其飲何如徐人諾之道人隨地拾豆大一石合掌授之卽成白金付從者沽酒一壺至徧飲座客座客數十輩皆大醉盡不竭而徐人所攜來酒竟未嘗也于是州人萬御史者聞道人奇招至家久之請貸御史御史辭焉道人曰吾戲耳吾有多金見置榻前安用貸爲請視之則御史家物也封識宛然于是御史大疑患爲盜醉之去出與杜醫生輩十餘人結爲酒友縱飲歲餘還宿州未幾明亡道人死計聞杜輩十餘人往弔靈柩在堂妻子皆衰經出拜哀慟以謝皆以爲死矣逾月杜輩所交往山左見道人在泰山始知爲化去不死也

外史氏曰仙家大抵縱酒爲幻術以娛人既又詐死復見于他處列仙傳所載多類此類此者人皆以爲神仙

雌雄兒傳

雌雄兒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自言崇禎孝廉也乙酉爲道士往來江陰無錫間與予里黃介子琪毓善每過其家必袖一

黃介子琪

九

刺大書年家春弟雌雄兒頓首再拜投入相見必交拜別去必頓首衲衣外別無他物惟腰佩竹筒三大錢圍長五寸而已後游雲間雲間諸氏素封家也有空屋三百餘楹雌雄兒往就之如數與之值既入鍵其戶獨坐堂上取所佩竹筒揭蓋傾之如芥子狀者躍于地不止須臾盡化椅桌幃帳器皿無不具既而復取一筒傾之如芥子者復躍于地須臾穀粟飲食牛羊犬馬無不具又以一筒傾之則妻妾僮僕婢媼男婦數百人皆集矣供奔走者除堂宇者整器用者頃刻如大富貴家諸氏從門隙窺之大驚以爲怪于是雌雄兒乘車馬擁僕從交游通國居久之諸氏以爲妖使人辭焉雌雄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馬之類納諸筒內飄然長往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黃介子高足徐佩玉弟羣玉爲予言雌雄兒高士也以幻術避世而世卒不容屢遭斥逐終遁深山嗟乎士生亂世道亦窮矣

九江王世子傳

李傲機失其字前朝宗室也明亡卽變姓爲道士隱居漢陽今已百有餘歲矣狀如二三十歲壯男子未嘗對人言見人輒笑人問之輒大笑工書法每書必署曰九江王世子欲求其書須美醞飲之大醉然後書不醉則終不書也然欲其醉非三石酒不可或有好事者竟醉以三石則呼天長叫揮管疾揮輒數晝夜無倦既醒然後投筆去當事慕其書屢招之不往造其門輒遁去有顯者從漢還京道出漢陽求其見卽躍入大江伏水中二十餘日俟其去乃出與武昌顧道士魏知己善知己善言人禍福人爭與之多錢求其言知己止取二三十文供一日糧足矣餘輒揮去之不受二人嘗登大別山或黃鶴樓或言或笑或歌或泣人或追窺之則又默然知己言人禍福多奇中人或有隱微事人所不知或不可告人者知己輒先知之當面正其是非以是小人多畏之不敢狎近外史氏曰或云傲機本宗室而知己亦徐中山後二人俱有百餘

黃介子琪

十

歲或見或隱忽南忽北蹤跡無定愚夫愚婦皆指爲神仙殊不知乃伴狂玩世多壽之隱君子也

鐵娘子傳

鐵娘子四川成都人明末張獻忠亂蜀恣行屠戮千里蕭然猶事誅殺初令羣賊以百姓首級獻計多寡論功及後則令賊殺男子以勢婦人以趾獻而請賞成都賸人皆驚魂喪魄憂死不暇一日忽有一女子自稱鐵娘子者乞食于市身長五尺餘顏色姣麗腰纏鐵繩一根長數百餘丈重數千斤自西門直達東關行一步則鐵聲鏗然市人心肺皆蕩半晌乃平鐵娘子大聲呼曰鐵娘子失去鐵牛一頭重十萬八千斤報信者予錢十萬貫收買者予錢一萬貫突有少年僞言知牛下落鐵娘子大喜隨引登西山最高峰卒予錢十萬貫

世祖章皇帝寶號順治錢也少年大驚不敢取而返明早鐵娘子復入市大呼如前聲徹四城獻賊聞之以爲妖親率數千賊射之

矢如飛蝗卒不中獻賊大怖歸卽病既而中創死鐵娘子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獻賊之毒蜀也甚矣假令不卽死則蜀無噍類矣此天使鬼神先奪其魄也天道亦近哉

狗皮道士傳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蹣赤舄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真犬也輒羣集繞吠之主人厭之急與食而羣犬吠不絕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觀策馬

顯慶傳十七

上

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驚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然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爲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作爲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穉穉小兒哉

心月道人傳

心月道人者楚之鄖縣人也姓譚名守誠心月道號也爲兒時相貌不凡嬉于庭有紺髮朱顏黃冠客負蒲團策杖過其廬見而異之曰此子骨氣異常他日可肩吾大道也語畢忽不見家人皆怪之明亡遂棄家爲道士徧游名山勝境求訪高賢歷訪名宿頗有得一日遇王崑陽真人相見如故遂契合偕往武當山中傳祕密

精義操修二十餘年無晷刻少懈崑陽知其有所得遂以龍門心印付之屬曰爾得吾道當以度人爲急度一人證道卽積無量功德也于是守誠游行天下以救拔爲主委曲勸化誘人于至道丁

盜告誡勿使墮落旁門左路也後至江南見江左人材濟濟有根器者衆乃止于江寧城西虎踞山之隱仙菴設教焉誨人以忠孝

爲本以誠靜爲用其徒從者幾千人康熙己巳歲語諸學人曰吾將逝矣當在某月日也至期沐浴更衣朝參上帝說偈曰一心靜

極萬緣消獨露真容月正高自在希夷堪湛寂龍門法律柏林操端坐而化得其學者蓋黃州詹太林晉柏也

外史氏曰明亡以來高人達士多隱于黃冠緇衣之流不肯以才

見用于當世惟求歸潔其身而已若心月道人者是也

天妃宮道士傳

直隸天津衛天妃宮道士上官常明者不知何許人也平生端慈誠樸無纖毫僞行全真功年六十餘一日命其徒購壽缸一具昇

顯慶傳十七

三

之庭道士喜入缸坐而試之曰正好亦不須擇日以炫世去了罷

卽瞑目長往矣其徒以缸停于室中三年其師弟素無行好欲舉其屍瘞之土以缸易酒及啟寂無屍焉大驚遂患毒瘡徧醫不

愈天津有客吳門者歸省過道士于淮陰市中客素識道士因問

何日離天津道士答曰三月某日客出銀五星齋道士道士授以

方曰子師弟患瘡乞付之命依方修治卽愈也遂別去客抵家過

天妃宮詢其師弟師弟告之故始知啟缸之日卽道士所云三月

某日也周德鋒者字思永號占月江西南昌荷湖人博學工詩文

出仕明亡棄官爲道士徧游名山與徐野鶴友善相與爲道義交

游廣陵太史許師六承家以師禮事之皈依者甚眾皆教之忠孝

年七十六預定死期端坐而化葬于金泉之麓後有友人從武當

來道遇德鋒云入終南乃郵書于其徒云友人歸始知其仙去也

有基矣此許太史所以師禮事之也

一

雷溪外傳卷十八

細流部

慕和尙傳

慕和尙金陵人少有至性事二親盡色養既長善屬文補博士弟子員天啟間親歿值貂璫禍流四海知天下將亂遂絕意進取棄家爲僧結茅天闕山中種芋自給號慕和尙云與郡紳某爲刎頸交某屏居林下不交一人獨與慕和尙時棹舴艋往來江上飲酒賦詩爲樂甲申莊烈殉社稷慕和尙變仰天長號趨告某曰國破君亡大變也相公世受國恩義當死某起欲入慕和尙作色曰死卽死耳毋庸入也某曰請與妻子別慕和尙大慟曰嗟乎天乎爲人臣者國爾忘身奈何有妻子哉奈何有妻子之別哉吾恐一別妻子便萌眷戀念生畏死心害天下大義不淺矣平日之談忠義何毋庸入也拉之呼其妻出告之故妻曰諾良人死國妾願死良人毋庸緩也某于是泣然再拜曰從此與和尙辭矣慕和尙曰噫

雷溪外傳卷十八

一

誰謂而公倫生者耶乃結縵三千屋梁先令某妻繼次掖某繼然後自縊俱死家人葬于天闕之陰溝其旁祠以慕和尙至今謂之三義家

外史氏曰隱姓氏棄妻子自號慕和尙似不知有君父者及臨君父之難慷慨激烈視死如歸烈矣哉

呱和尙列傳

呱和尙名已幻字三三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族氏明亡嘗攜百斤鐵錘往來江浙豪貴家教少年搏擊時更姓易字人莫測其蹤跡也與蕭山人王介右喻非指三人善嘗挈觴坐高峰頂痛飲放歌醉則大哭而反蕭山人者曾稽蕭山人也名中素字芷崖能詩弱冠游邑庠文冠諸生國變隱雲間爲棺槨匠嘗持斧豪吟人目爲狂後有物色之者偕介右逃入東海不知所終喻非指名指豪公子也重氣節有肝膽鼎革後卽棄家浪跡江湖沈酣詩酒其游金陵詩曰薛衣搖曳幅巾斜來看城西好物華有限夕陽無限

恨三分春色十分花朱樓大道連山麓紅袖清尊隔水涯何事帝鄉游冶處騎兒調矢正飛沙當年樓櫓繞黃旗不覺衣冠與世移吳苑陸機才入洛梁家江總又過隋澄潭日落通潮氣曲檻風多礙柳絲良會莫增今昔感道遶燈火是歸時兵革多銷故舊稀剛甯角里閉巖扉兩朝風雅歸功管十載雲蹤著羽衣初定甲庚皆合道昔游湖海盡忘機我來作客君應笑頭白如何下釣磯每言及明事無不垂涕嗚咽後更姓名與呱和尙俱老于江左

外史氏曰有明養士三百年既隆且深國亡布衣之士往往懷之不置若呱和尙喻非終其身未嘗乾淚焉非養士之隆不至此

筆架和尙傳

筆架和尙者卽筆架太守江寧蔡屏周也字二白萬曆乙卯孝廉性耿介初尹浮梁以廉潔著四民愛之時宦者魏忠賢權傾天下海內莫不爭媚撫軍某皆出其門遣役齎令命屏周建生祠以說之屏周大怒呼役告之曰爾主讀孔孟書成名進士作朝廷封疆

雷溪外傳卷十八

二

大臣當以直道事明主以方正督屬吏以廉恥風百姓何可詔諛宦官官妾而欲建祠立祀遺笑天下後世此必無之事也乃爾曹假其威令希射利來耳痛杖之而遣撫軍慍撫以他事奏緹騎來逮百姓罷市旬日日哭于撫軍之門者以萬計終不得救乃行至涿而憲廟已崩遂得解莊烈立補兵部職方郎溫相國器其材欲以吳興守用冀其酬私恩而庇家室也密令人先告之屏周曰果爾吾當鋤強植弱以報相國知我聞溫氏子弟多暴政必先及則一郡不難矣溫大懼乃改守雲中處以邊險絕地既抵任值內臣張彝憲行邊清餉威靈顯赫百官畏懼趨承恐後屏周獨不禮他日偕同官三人以事進謁相戒抗禮及入二守不覺膝之屈而匍伏于地矣惟屏周挺然獨立于中若雞羣鶴焉彝憲怒叱之屏周曰我輩士大夫豈肯屈膝爾爾刑餘之人乎且爾奉朝廷命清餉來耳非奉朝廷命爭體統來也終不屈故人號曰筆架太守監軍宦官某受人金欲枉人法素知屏周強強不敢言乃屬直指直指曰

吾命彼無不從也然監軍大有難色深患事決裂不得金不厭者數夕直指意屏周必從而可驗也何其理之曰置酒成樓召監軍飲令從者偵探相望于道既而偵者來告曰已杖四十矣問校者誰曰行賄者直指乃失色監軍至泣下不歡而散遂衛思報之屏周即挂冠歸高臥鍾山者數歲福王建國金陵復以職方起命督師山東敗大敵左良玉反撤回拒之大破其軍于皖國亡逃于禪仍岸然自處人共呼爲筆架和尚云

外史氏曰當魏瑞燭虐時天下莫之敢撓屏周以一縣吏乃明目張膽以忤之幾至殺身而不悔及守雲中復以燭強忤瑞燭其桂薑之性愈老愈辣者耶此太守和尚皆以筆架稱而終其身也性因和尚傳

性因和尚傳

三

庚寅十一月初五日定南王率師至二人皆被執式却乃草密奏中奏于朝而死其略曰臣本書生未知軍旅自我上元年謬膺出守之寄拮据四載力盡心枯無如將悍兵驕助鎮諸臣惟以室家爲念言守言戰多屬虛文逼餉逼糧日無寧刻臣望不能彈壓才不能駕馭請督師而不應求允放而不從至于今秋灼知事不可爲呼籲益力章奏數上而國家漠然近十月十三日集眾會議接抵懸賞方謂即不能戰尚可以守忽于十一月初五開國公趙印選傳與安塘報一紙知嚴關諸塘盡以歸去當即飛催印選等星赴子營而印選踟躕不前臣竊訝之詎意其精神全注老營止辦移營一著午後遣人再偵則已盡室而行并在城衛國公胡一青監遠伯王永祚綏寧伯蒲英武陵侯楊國棟盧武伯馬養麟各老營俱去城中竟爲一空矣臣撫膺頓足曰朝廷以高爵餌此輩百姓以膏血養此輩遂作如此散場乎至酉刻督臣張同做遙知城中已虛無人止臣在內遂泗水過江直入臣寓臣告之曰城存與

存城亡與亡自丁亥三月已拌一死吾今日得死所矣子非甯守可以無死盜去諸同做毅然正色曰死則俱死耳古人恥獨爲君子君獨不容我同殉國難乎卽于是夜明燈正襟共坐臣之僮僕散盡止一老兵尚在夜雨淙淙遙見城外火光燭天城中寂無聲響至雞鳴守門兵入告臣曰定南兵已圍各門矣天漸明臣與同做曰吾二人死期近矣辰刻噪聲始至靖江府前再一刻直至臣寓前臣與同做危坐中堂屹不爲動忽數騎挾弓矢突至臣前執臣與同做而去臣語之曰吾等坐待一夕矣毋庸執遂與偕行時大雨如注臣與同做從泥淖中蹣跚數時始到靖江府時定南孔有德已坐王府矣靖江父子亦以守國未嘗出城業已移置別寓不加害惟見甲杖如雲武士如林少頃引見定南臣等以必死之身不拜彼亦不強臣與同做立而語曰城已陷矣惟求一死他復何言定南霽色溫慰曰吾在湖知有甯守在城中吾至此卽知有兩公不怕死而不去吾斷不殺忠臣何必求死甲申闖賊之變

西溪外傳十八

四

大清爲先帝復仇且葬祭成禮固人人所當感激者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曷不降乎臣與同做復語之曰吾二人昨日已辦一死其不死于兵未至之前者以城在耳今城已亡吾二人敢言生乎願乞一死可耳定南卽遣人安置一所臣等不難髮亦不強只今彼兵已克平樂陽朔等處取梧祇旦晚開臣涕下霑襟仰天長號曰吾君遂至此極乎當年擁戴初心本以國統繼絕關係一綫不揣驕力妄舉大事四載以來雖未樹有寸功庶幾保全尺土豈知人謀舛錯天意難窺歲復一歲竟至于斯卽寸磔臣身何足以蔽負君誤國之罪然累蒙諸助深受國恩敵未臨城望風逃遁大廈傾圮固非一木所能支也臣灑淚握筆具述初五至十四日以內情形仰瀆聖聽心痛如割血與淚俱惟願陛下暫寬聖慮保護宸躬以全萬姓之生以留一絲之緒至臣等罪戾重大自知青史難逃惟有堅求一死以報隆恩以盡臣職天地鬼神實鑒臨之臨表何勝嗚咽復作浩氣吟八律句張同做和之乃俱就戮屍棄于

市無有收者性因和尚聞之乃上書定南曰山僧悟水之罪人也承乏按垣奏職無狀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戍清浪以道路之梗養病招提飯命三寶四閱月于茲矣車騎至桂咫尺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并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于左右者故督師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友也已爲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于王卽山僧亦豈有所私痛惜于兩公哉然聞遺骨未殯心竊惑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敬愛其人若唐高祖之于堯君素周世宗之于劉仁贍是也我明太祖定金陵于元御史大夫福壽既已葬之矣又復立祠祀之其于犯法當刑又曲法宥之盛德美名于今爲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豈非以聖人禮教其植葬倫者耶山僧聞當論之衰世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

二雪和尚傳

五

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原兩公一死之重豈輕于百戰之助哉王既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公殮置公幼于尤宜存卹張公無嗣益可哀矜並當擇什親知歸喪故里則仁義之譽王且播於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葬揆之情理亦未妨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讐然必滅其家狼籍其肢體而後快于心耶夫殺兩公子生者王所自以爲功也禮兩公子死者天下萬世共以王爲德也惟王圖之物外間人不辭多口既爲生死交情不忍默默然于帝王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綱常之教釋氏冤親平等之心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跋不能履敢遣侍者以書獻敬候斧鉞惟王圖之書上定南許之性因遂負兩公骨歸厝焉外史氏曰性因值洶洶之際不爲苟全計挺然上書求兩公屍歸葬可謂篤于生死交情者矣

二雪和尚傳

二雪和尚名行職族姓林其先福建莆田人宋乾道中始祖文質徙居浙之瑞安長子正仲中淳熙進士正仲十二世孫大壯生守身守身生得昭得昭生增志字任先號法幢者卽二雪也其曾祖祖父皆天智祖母徐祖母陳母江三世皆青年守節和尚幼穎異事母至孝天性端方弱冠游邑庠從永嘉馬聘君講學得聖賢傳心之要屬文務根性命不尚詞藻萬曆乙卯舉于鄉母死哀毀骨立幾不欲生三年悲痛如一日也崇禎戊辰成進士初任湖廣蒲圻令政尚廉靜不事苛擾先教化而後刑罰逾年邑內大治訟簡庭閒日率諸生講學文宮鄰邑子弟趨聽者數百人庚午癸酉兩分楚閩俱稱得士三年循良之聲上達擢翰林編修在朝與黃道周倪元璐諸君子最深契未幾特遷東宮講讀時國事日非言路壅塞乃進易卦講章隱爲諷諫觸當道忌中以他事降三級于是公論不平掌院黃景昉家宰李日宣皆抗疏請復遂晉侍講經筵兼起居注尋轉少詹終日懃懃懇懇于章句之間冀得一格君心

二雪和尚傳

六

反亂爲治奈天命已移甲申闖賊犯闕國破君亡惟有仰天長號椎心泣血而已及賊欲逼從酷刑幾斃終不肯屈賊遁南還與史可法共圖國事時馬士英當國素知其材數召見與語多不合心知必敗日夜憂之及可法薦以禮部起用識不能容遂稱疾固辭旋里未幾唐王起閩堅以內閣徵旣而唐王走粵知大事已去乃就呂峰逾遵長老剃度爲僧我朝大一統徵用天下遺老和尚獨不奉檄有司迫就道欲自殺其少室董氏聞而患之飛遺以書曰公讀書破萬卷不達經權常變之道乎夫大明之仇讐者李賊也爲烈皇報讐殺賊者大清也試思當年國破君亡滿朝臣子誰能討賊大清君臣杖義入關一戰滅賊中原無主遂登皇極與竊天下于孤兒寡婦之手者不啻天淵也若曰滅賊之後仍完故壁此則堯舜所病諸而湯武決不肯者矣當日南國君臣能如東晉南宋戮力綢繆亦可偏安江左少延宗社卽或有師旅之加而我多備禦

之策烏能飛越長江天險哉乃于艱危萬狀之時以酒色荒淫爲事賄賂苛斂爲政江東百姓疊遭荒旱僅存皮骨奚以堪此其得安流而渡一鼓而定者殆天與之也昨聞檄召公欲自殺烈則烈矣而謂合于經權常變之道則未也如曰不事仇讐則

大清非仇讐有德于大明者也假令今日李賊稱帝豈惟公哉妾亦早蹈東海而死矣夫忠臣不屈膝二姓之主烈女不棄體二姓之夫萬古綱常不可忽也公欲守茲大節莫若往愬巢由之志當事未必不許也如其不許然後死之亦不失從容就義古人謝壘山已行之矣書達和尚卽以方外服色赴請從所願果蒙放還乃于甬東大梅山中結茅以隱躬鋤而食摘蕨而蔬不見時人面者二十餘年至康熙丁未秋得疾命其徒召集諸于告曰吾生平只欠一死今死可勿葬當棄諸溝壑以飽鳶鳥狐狸示天下後世爲人臣而不死國者言訖一慟而絕年七十四其徒以僧禮葬于甬上之白門橋李壽裔和尚題其墓曰嗚呼有越二雪禪師之墓從

諸公傳十八

七

其志也

外史氏曰有明國亡諸臣迎賊恐後操志者數人而已若輩熟讀詩書平居輒談忠孝臨難祇圖富貴若二雪和尚者不可多得也至其臨卒數語其心亦可矣

也是和尚傳

也是和尚者名自非字普然族姓鄧名凱江西吉安人其先本河南新野籍祖某官豫章遂家焉凱膂力絕人善用長矛重百斤刺人馬上疾如鷲鳥性剛介不肯俯仰人明末與閩部楊廷麟大魁劉同升中丞郭維經督師萬元吉銓部龔楚起兵于贛兵敗諸君子死之而元吉禁以二子託焉乃共匿于楚倂邑越明年父某被殺潛歸殯葬復集眾興師又敗績遂散壯士伏吳楚間數載皇皇如喪家狗親識見之懼其遺禍無有敢與立談者知永王在滇冒險歸之丙申冬入武岡爲孫可望兵梗匿永寶山中歲餘至戊戌二月抵滇命留居從守前門十二月滇省告警桂王出奔令護衛

王子賜金幣晉爵右都督己亥正月抵永昌追師甚迫不敢駐二月十八日至騰越時從官止四百餘衛士僅三千人李定國白文選輩尙擁重兵爲宰臣馬吉翔宦者李國泰交構爲奸皆不得展二十四日申刻聞警吉翔多輜重患被掠僞亟行昏夜進發失道左旋右轉達旦尙在原所而各官眷屬多亡姬御半爲追師所獲面吉翔物貨如故凱前後馳敵王子乃保及曙遵道方行又爲孫崇雅驅兵橫截不及者多被殺王子幾獲凱挺矛力戰始免次日恩從將軍靳統武已從間道不知何往矣二十八日入緬關抵蠻漢緬人迎頗有禮乃駐凱與沐國公呈親王維恭內臣李崇貴計挾王子入茶山爲犄角勢永王不允乃止三月初四日緬人備舟楫子河舟甚少不能俱載吉翔國泰黎明奪舟先行初八日永王方濟其餘由陸迂道而進十八日至井梗緬人阻之云爾兵四路而來恐有他變請速安之永王問誰可行者眾各難之凱奮然欲往進曰今日事至此臣等一死何辭既而兵退乃止凱復與沐國

諸公傳十八

八

及總兵王啟龍輩集議大樹下言緬酋疑我日甚毋深入可走護勒撤孟良地尙足自保吉翔大怒曰如是我不管把官家交付爾等眾皆默然而散越日偵探來報乃知白文選軍初六日卽至阿哇城去駐處止六十里因不知永王所在故不敢進陸行者至阿哇緬人疑之發兵盡殺壯健老弱分散各村總兵潘世榮降通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等不屈自縊死初書翔入關假令旨一道與緬酋官曰業已航海後有一切官兵毋使入關盡殺可也故李定國白文選軍至皆閉關拒之卒不得入五月初四日緬人差官備舟楫鼓樂來迎初八日至者梗駐札卽陸行者被害之地也去緬城六十里架茅屋數十間編竹爲垣分東西二門各官俱結竹爲舍緬人進物甚隆永王亦厚賜使者居月餘者梗成市而諸臣以爲樂國俱縱肆無忌矣緬俗貿易多婦人皆結廬列肆于左右吉翔暨各官短衣跣足溷入彝婦交易物有新異者卽攫而奪之或竊而取之子是緬人皆輕之私相語曰原來中朝大臣如此規矩

安得天下不失凱聞乃使行人任國璽上言乞設廠備官以鎮而有力如故無勢小員家與有隙無犯亦尋事鞭扑每晚巡邏各官前張鎗炬後挈觴饌遇可處即暢飲投博誼呼之聲達曙不息八月緬人招沐國入城令以彝禮見禮部楊在行人任國璽各劾不合俱留中秋永王病足呼痛不已諸臣高結四亭每日歌飲置之不問吉翔國泰夜飲王維恭家欲出其梨園勸酒維恭呼至有優人黎應祥者粵東人也告曰此處逼近于內且上臥病叫號甚切此何時也尚可作樂撤劇乎即殺我亦不忍爲之吉翔怒痛批其頰乃散蒲英居西門結廬開博肆呼盧之聲騰沸王維恭與內豎楊二爭賭互毆至毀衣裂冠永王聞之怒止之不聽乃令錦衣牙將毀其廬詎東拆未完而西蓋又成仍賭如故九月緬人進穀命分給貧者吉翔以愛憎散凱不平大詈其庭吳四勸凱凱笑足傷不能履自謂必死乃上書訟父死難狀永王准蔭一子七月緬人又來招沐國辭不往使者曰此行不似前局可冠帶去自以優

國璽傳十八

九

禮待也乃知各營又將近城矣九月晉軍迎書至內云前後二十餘書未知到否臣不敢輕進者恐緬人加害耳可與緬約何地交送云云詎諸臣處堂自安不計出險晉軍見無動靜不得已移營而去護守緬官私語凱曰爾家諸臣全無爲主之念當與我國計斷其象馬糧草恢復地方何可惟事擄掠割人鼻斷人手以失人心乎凱歎歔垂涕乃上言曰乘今兵馬尚可整頓殺出險地與晉軍二軍合庶幾猶可圖也若日復一日祇樂眼前緬未可恃且有利害何也我軍日事殺掠緬心已失一旦變生肘腋必至夷滅無存吉翔大怒乃擬狂言鼓眾殊屬可惡本應重處姑念危從勞免究之批承王改批該衙門知道時有潘演者通緬語最陰險吉翔令其偵探以女許之屬其日報某營駐某處某兵離此路若干皆飾言相誑又得厚賜楊任吉翔之婿不時叛亂曰某兵若干駐某地某人反了某軍已抵某處離此數十里耳毫無影響內外通同欺上侮下吉翔外示謙恭收羅羣小御史鄔昌琦初甚耿介既而

吉翔密奏轉河南道兼掌六科事賜金二兩遂爲吉翔心腹烏撒知府王祖望知醫時召入用藥吉翔畏其剛暴私以禮部主客許之吏部不解以戶曹上祖望怒唾罵于吏部門吏部詰問吉翔曰可以某銜覆之則息爭矣如之祖望果說太常博士鄧居詔上言請停不急之務內議吉翔及各員自媒自街吉翔批該衙門知道及任國璽甫回道升轉之令卽下居詔不忿劾國璽國璽亦劾居詔二人相持召面質各跪中庭亦不令見吉翔國泰傳言切責居詔而退吉翔每有舉動國泰必預爲地視永王如九弄諸掌上後永王知其奸乃恨曰吉翔國泰二奸賊爾要收門生以我做人情多受各員金所舉皆匪類賭博飲酒無所不爲醉則攘臂脫帽相毆唾罵全無體統吏部尚書鄧士廉不思進士出身當此喪亂正應挺身爲國乃惟事詭譎吉翔曰某人應升則曰然某官應降則曰是且離此不遠每晚同妾暢飲高歌全無顧忌誤國者吉翔士廉國泰也然不能去豈非天哉吉翔弟雄飛助兄爲奸諸事不

國璽傳十八

十

關通萬不可行禮部侍郎楊在見吉翔所爲不端切齒恨之然亦無可如何也凱見王子廢學密與任國璽計請出閣開講許秋涼舉行至期不舉國璽與吉翔辯論一日次早忽傳任國璽有何書進覽乃呈宋末通鑑賢邪纂要一冊吉翔大怒以爲刺己永王止問一日密令國泰抽出典璽李崇貴原益府內官也教讀于內每語人曰歷代國家都壞在我輩幼伴東宮不導以正他日居位必不以德蓋譏國泰也國泰深銜之辛丑二月二十八日白文選密遣緬民齎本至內云不敢遽進恐緬加害務要緬人送出爲策答云在此度刻如年當出奇兵接之切切不五日文選軍離者梗止五六十里造浮橋准渡矣遲數日緬人以浮橋斷繼來云已去矣三月內有恃血氣者數人密約凱及錦衣趙明鑑探知晉兵離者梗不遠欲挾王子殺出斬吉翔國泰以謝國二人覺誣奏其結盟投緬著錦衣密拏沐國家丁李某王啟龍家丁何愛六主各處死先在滇時沅江那土官欲得總督勅開緬甸爲一省以備不測

議愧吉翔八千金竟不預聞國泰事遂不成乃蒲英居間曾代那
土官墊百金以進吉翔者至是英欲索歸而吉翔不吐遂反目幾
至操刀眾官處半乃息五月吉翔國泰日侍于內不知何事人問
之則曰講書任國璽乃上言曰時事三不可解上年請開講期年
不行今日禍急然眉不圖出險君臣宴安若係講書必須科道侍
班議軍務則有沐國公波皇親等豈吉翔國泰之獨君也言辭甚
切乃批任國璽獻出險策來國璽復上言能主人緬者必能主出
緬今日時勢至此則又卸肩于建言之人豈謀國者之若是乎于
是禮曹潘洪王祖望博士鄧居詔大理寺齊桓刑曹王名世副將
張龍先後各劾吉翔國泰表裏為奸以調變為彌縫視賄賂為進
退乞即罷斥以快人心以回天意竟不省乃轉楊在為王子請官
在要坐講允之在見典璽崇貴侍不便坐乃均賜坐崇貴辭曰今
雖處亂離然禮不可廢知者以為上賜不知者謂臣等妄也每遇
講崇貴即退出五月二十三日緬人殺兄奪位來求賀禮眾不允

南漢書

上

凱進曰處人之國當以和好為本今不允其求必老羞變怒謂我
以弑逆視之也將生他心焉願允之吉翔曰我不能正其罪愧矣
反質之令彼視我朝為何如人耶使者慚而退于是緬心貳矣七
月十六日緬使來請當位大臣議事眾不肯行越日緬使又來曰
此行無他我國慮你朝有他意請飲水盟誓酒耳日後便可往
來交易你們日用也難豈可不往十九日吉翔國泰無論大小文
武皆拉行不畱一人侍惟凱足跛且心惡之故不欲偕行去後即
有兵三千餘來圍者梗大呼曰爾等好漢都出來不出者亂鎗打
死久之眾出則二十人擒一人盡殺之凱不離王永左右乃得免
王永與中宮欲自經凱曰上死固然奈太后在何乃止眾兵入內
搜取金帛二貴人及各官妻俱自縊滿屋懸挂慘不忍觀忽通事
與守護官入喝曰不可傷老皇帝乃請入沐國舍中餘人札大小
二百四十八擗作一樓居之母噉兒哭慘聲震野日暮緬僧私送
飲食至乃知先去各官悉被害矣沐國公及將軍魏豹總兵王啟

龍王昇各傷緬官數人而死王維恭家僮來安者年十三兵欲挾
之去乃給曰我有金與爾爾首取金即抽小刀刺殺一兵自剄而
死吉翔國泰叩頭乞命緬人曰此大壞人也速殺之眾刃為醢次
日修理原房仍請永王入居進米鹽蔬菜鋪蓋等物曰我國實無
此念因天朝兵馬各處殺掠民恨入髓眾有此舉也飲水死者
四十一人沐國公王維恭四川則太常博士鄧居詔浙江則禮部
侍郎楊在皆直臣也福建則禮部儀制司郎中裴嘉謨江西則御
史任國璽江右則禮部主客司郎中王祖望皆敢言士也郭璘龔
勛亦江右人江寧則靖東將軍魏豹丁調鼎四川鄧士廉貴州鄧
昌琦廣西則楊生芳潘璜陝西則總兵王啟龍湖廣則總兵陳謙
宋衡湘劉湘旗鼓吳四廣西崇善人也每言諫吉翔者順天
則錦衣任子信劉廣良張拱吉失其籍者則宰臣馬吉翔姪雄飛
蒲英齊應異總兵王白金總兵王昇二人皆廉潔有品者宋華松
滋王吉王昇張伯宗內臣李國泰楊大楊二李三曹監周監沈監

南漢書

三

盧監王子典璽李崇貴乃江西建昌人也死者梗者則二貴人吉
王同妃皆自縊松滋王有一妾旬日可婉妃令縊死乃自剄王國
璽偕妻及內官陳德遠等大小十八人皆經死江西宗室朱義漆
錦衣趙明鑑總兵姚文相李司理姪度熊愛之黃華宇宋國柱王
國相王大雄吳承胤鄭和尚凌漆嚴麻吳千戶皆衛員也茶陵守
備羅大勇尹襄俱自經死婦人從容死者總兵王啟龍妻妾自經
內官李猶龍救之叱曰爾與我夫善當速我死乃欲使我受緬汚
乎俱死閭部中軍姜承德妻楊氏先將幼子縊死然後自經吳四
妻預以幼女縊死人問之曰我死此小物何人照管留作蠻子妻
不若死又旬日乃自經大理寺卿齊桓妻葉榆人也年二十桓卒
遺腹一子欲死不得開一日負子同眾婦觀水乃曰我去矣躍入
溪中死馬吉翔第四女自經數次俱為左右救免日泣曰我父存
日不知所為何事乃今人人唾罵乘閒自縊死瑞昌王者江西藩
邸也性耿介每見吉翔國泰所行不端無不面叱廷爭庚子九月

力勸乘晉軍在殺出險地而吉翔國泰固執不可仰天歎曰吾輩死無葬身地矣乃嘔血斗餘遂臥疾至辛丑七月卒張龍者副將也與鄧凱爲莫逆交每以直言忤吉翔吉翔銜之晉兵至乃令龍往通龍慷慨赴之吉翔密遣人言于緬曰副將張龍欲構晉藩奪爾緬地爾怒邀于路殺之朱仲者江西宗室也每與吉翔忤約總兵徐鳳翥以麾下士并集數百人欲奉永王殺出與晉藩軍合吉翔不可二人俱忿死初入緬時從陸行不屈死者武岡岷邸皇親馬幾功通政司朱蘊金閣部中軍姜承德俱自縊死李鼎忠建昌李大義范存禮溫如珍總兵劉興隆戴陶張某邊標高陞江右人也千戶謝安祚江西萬安人衛中諸將則忘之矣皆力戰死內臣則劉九皋江國泰劉祁陽段然忠張恭皆被殺者也辛丑十二月初三日緬人差官見永王言你家兵將抵城我國亦欲發兵相送請移近地以便就舟語未竟忽數十人至將永王與走內閣哭聲震天少頃又有三輿至請太后中宮登餘外男婦步行五里渡河

西漢書卷八

主

已昏黑惟聞人馬聲二鼓至營始知我兵初六日至阿哇我師欲攻阿哇城未遂初九日乃長發至小雲南駐數日鄧凱入帳請曰今事至此勢不可活乞早決烈使老臣得死所永王曰然第太后在奈何洪承疇吳三桂世受我家恩恐未必毒害我母子也凱曰國君死社稷義也脫不害其如祖宗先帝何乃其潸然泣下見凱繼縷脫夾衣一襲賜之凱拜受而出三月十三日入滇城至四月初四日將凱分給鑲黃旗胡章京家凱入大哭不食求死胡曰子死何益雖然曾作大臣理當如是即我輩不及亦應云爾以好言相慰凱三日不沾水米胡令左右皆戒嚴如是者五日不得死胡乃從容問曰子欲何爲吾當成子之志凱思永王不知作何景狀且緩死以視其終答曰吾不死即出家胡曰此乃好事乃送郡南水德菴披剃爲僧自號也是既而遷于昆陽之普照寺從永王還滇者安籠死難閣部吳貞毓子宏猷靖東將軍魏豹子宗舉姜承德三子鄧昌琦一子鄧居詔義兒鄧玉子戶黎應祥即王維恭優

人也王祖望家一子潘琪義兒漆相十人而已後凱聞永王死骨棄于郊乃椎心泣血提篋拾之墟中滇父老子弟相向悲泣軍中皆感動各贈金錢無算遂葬其骨後足跡不出戶者數十年而卒外史氏曰古來亡國多矣未有若永王之異也良由奄寺作祟于內權相奸貪于外雖有謀臣壯士同于贅疣當其在緬時李定國白文選輩兵力尚強猶可出險也奈何吉翔國泰輩表裏爲奸甚至聲息不通而永王不能自展一策雖有鄧凱輩二三人又不用其言以脫虎口君臣夷戮爲天下後世笑可不悲哉

益然和尚傳

江沐日字扶光歙縣人也性高潔不苟取與讀書再過目輒記憶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爲文弘深浩博邑令愛之憐其貧命請事以資對曰理直者彼其何請曲者來請則枉法枉法虧吾心而損公名一舉而負三惡焉某雖窮餓不爲也敢辭令大奇之弱冠舉癸酉鄉試累上春官不第甲申北都陷福王建國應天沐日遜于浙乙酉江南定唐王建國子閻起爲金衢副使迨八閩定遂爲僧名弘濟號益然隱于建寧西山瀾比邱中負薪擔水種蔬當龜甘心卑賤宰相陳名夏薦于

西漢書卷八

主

朝詔下直省求不得既而有年家子爲御史按閩巡郡邑會大旱停車山中命僧人建壇禱雨僧人具表草呈御史覽不中令再草之又中僧人懼而泣益然聞曰毋泣吾代若爲乃更具一稿進御史覽之大說曰此非若輩所能必有大文人捉刀者僧以實告召之見御史驚曰若非江沐日先生耶益然初猶諱以御史素識卒不能掩御史曰嗟乎先生何自苦乃爾耶今天子用人不次以先生之材升廟廊生論天下事何所不可乃若此哉益然婉謝之即夜遁入萬山中匿不見後鄉人迎歸黃山道出廣陵于五月五日沐浴更衣自限死字韻爲詩畢即死所著有易解莊通孟子國風諸書行世

外史氏曰昔許由洗耳巢父犢糞益視功名如桎梏者矣先生混

迹浮屠爾明易學推其心性恐人知而使爲享祀犧牲耳豈眞爲浮屠哉

三大和尚傳

三大和尚者前朝熊開元倪嘉慶方以智三先生是也開元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令吳有異政百姓至今懷之內遷臺中以直言廷杖削籍嘉慶句容人崇禎辛未進士官部郎以智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後官內閣國亡俱棄妻子入山爲僧開元號槩菴嘉慶號嘯峰以智號藥地皆以佛法顯三人時往來吳越粵楚開筵匿山谷中率袂長號痛哭烈皇帝題詩天臺石壁以寫志槩菴詩曰一聲長叫涕滂沱地覆天翻可奈何日死月昏山岳倒幽禽何處覓林柯嘯峰詩曰鼎湖龍去入雲深未得攀髯血染襟不信蒼蒼因底事竟將大塊湧波沈藥地詩曰臘月狂雷六月霜乾坤何事反陰陽此間早晚成滄海不必東洋蹈渺茫三人同登天都峰聯句云幻雲萬丈湧山阿滿目蒼生溺愛河三十六峰都是

海如何平地

主

海如何平地不風波其詩甚夥不能悉載然哀怨之深已見乎辭矣後三人皆出說法其徒得其道者以百數云

外史氏曰三先生皆前朝宰官也國亡義不事二姓遂棄家緇衣終老讀其詩未嘗不眷眷夫君臣之義也悲夫

槎菴和尚傳

槎菴和尚失其姓名亦不知其何許人或曰前朝宗室也工詩嘗挂一布袋于胸乞食吳市且吟且乞得稿卽納諸布袋故市人皆呼爲布袋和尚所爲詩其詞極高其調極哀蓋亡國之音也徧游海內匡廬衡陽武昌天都九子泰岱恆嶽嵩山太華峨嵋雖足以及閩粵黔越遼海諸名山無不登登則必有詩詩多傷心句讀者不忍竟覽則必涕下盈盈也能七日不食不飢夏月不用幃帳蚊蟬亦未嘗噉之冬月不衣絮嚴寒大雪中赤兩足行亦無凍色酒飲一石亦不醉兩手能各舉千斤飯必斗粟乃飽一日夜能走五百里卽十日行亦不倦遇同志者輒徹夜談不休能書規文字求

其書者飲一石酒方可否則不願也予之金錢不受嘗放歌于市其音甚高聞里許每歌一市皆愕然酒酣叱咤萬夫皆辟易後投詩于山左洙泗間數年他往竟不知所終

煎海和尚傳

煎海和尚江陰寶池里人也逸其姓名幼穎異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三補郡學博士弟子員以文鳴江左妻亦能文章工詩畫里中有女學士之稱煎海既壯身長九尺善擊劍閑騎射能舉八十斤鐵刀輪動如飛于是三吳壯士多從之游乙酉我朝既定江南吳越俱下惟江陰以彈丸黑子地城守堅拒煎海卽率壯士五百人入守臨行其妻自殺曰毋爲君內顧憂既入大戰四十五晝夜援兵不至時縣尉閻煌主城命煎海帥五百人突圍求救所向無敵既出數其眾少三十人尚被圍城南隅煎海止眾

獨提刀殺入重圍

去

獨提刀殺入重圍引之出數其眾尚少十人煎海復止眾獨提刀殺入引之出數其眾尚少三人煎海復殺入引三人出凡三人三出所向輒披靡無敢當者而五百人無一損也既而城破煎海無所歸遂爲僧率五百人居海島中煮鹽自給號煎海云後天下大定當事患爲亂使使招之煎海與五百人皆自殺

外史氏曰余讀史至田橫故事歎五百人自殺之異也不意數千年後復有煎海五百人與之追烈噫異哉

越彼和尚傳

越彼和尚張廟字施客河南商邱縣明經也與兄孝廉施客昉俱以文名中原曩客幼有至性事父母兄弟最孝友弱冠卽補博士弟子員及壯以明經薦于朝廷試都人士耳其名多樂與之交爲人言坊行表一步一趨不肯苟且伯仲既貴居鄉未嘗有聲色形于外恂恂然一故書生也二人嘗共冠博帶行道上儼然人望而畏之及卽則溫然如坐春風中原流氛熾二人率其妻子避地

昭陽亂定乃反籍庵客既歸安其妻孥焚筆研棄巾衫雜染爲比邱自號越彼和尙汎河涉淮渡江抵浙入錢塘靈隱寺參學與四回和尚善四回者失其姓氏亦不知何許人但秦音也雖爲比丘不戒酒肉工詩善歌醉則唱一腔忿何時洩一天愁何時撇這刀頭腥血何時洗盡莫待曉風吹赤句以爲樂蓋四回本豪貴客工擊劍善蹴鞠故將軍也兩人既契合常同臥起居數年相約同死死同日果死

外史氏曰越彼篤實君子也其所友四回僧殆有異焉惜乎不傳其姓名也

大錯和尚傳

大錯和尚錢邦芑字開少丹徒縣博士弟子員也博學工文章尙氣節有田數萬畝僮僕數千人以貴雄于京口歲乙酉我

朝定江南諸郡邑皆下邦芑即棄家走浙既而浙江定開唐王稱帝閩中遂走福州上書數千言甚中肯綮隆武帝奇其才擢爲戶部

王師下閩邦芑聞永王稱帝粵中遂奔粵多所建白授都御史及

王師平粵永王走黔邦芑即難染爲僧號大錯常獨汎一小舟飄泊洞庭湖中讀史漢書竟則反衡嶽每歲八月必一出汎舟讀書

一過乃還如是者二十餘年終于嶽麓臨卒謂其徒曰我亡明大

臣也不得已阨於天而爲僧憤毋以僧禮葬我可以幅巾方袍裹

屍入土吾目乃瞑及卒其徒如命以葬

外史氏曰大錯本諸生耳擁貲財而不享乃欲與上帝爭命甘心

茶苦以終原其心亦可憐矣

幻開黎傳
幻開黎陝西人失其姓名咸陽諸生也有膂力隻手能舉千斤善射工棒擊嘗持鐵棒重二百四十斤舞動如枯葦一枝日行三百里不憊明末流賊亂秦中幻集壯士八百人大破賊于渭南既而又破賊于咸安所向無敵既而又與賊對壘渭北賊甚決渭水

沒其軍幻走盩厔山中將謀復集眾殺賊而長安破矣乃提鐵棒走中原與諸豪傑結納起義師集數千人隸巡按御史朱明大敗賊于三水壩及我

朝定鼎平中原幻提鐵棒走保淮南與藩鎮高傑遙聯屬及傑遇害我師渡河幻知天命已去乃雜染爲僧自稱幻開黎遂攜鐵棒

入六安山參學又數年楚粵大定乃攜鐵棒入武當茅薩山中求

道又數年攜鐵棒南游粵越吳楚間又數年滇南歸版圖攜鐵棒

入雞足山康熙壬寅歲忽抱鐵棒死點蒼山下既死手握鐵棒不

可解其徒並舉以葬題其墓曰鐵棒和尚埋骨處

外史氏曰余垂髮時見幻開黎提鐵棒乞食吳市人莫能舉曰能

舉者卒與之然終未有舉之者去秋游滇始知三十年前已握鐵

棒死大理矣

瞎尊者傳
瞎尊者失其族名廣西梧州人前朝靖藩裔也性耿介不肯俯仰

人時而嚶嚶然磊磊落落高視一切時而岸岸然踽踽涼涼不屑

不潔拒人千里外若將浼之者弱冠卽工書法善畫工詩南越人

得其片紙尺幅寶若照乘然不輕以與人有道之士勿求可致齋

齋見雖賄百鎰彼閉目掉頭求其視而一視不可得以致君子則

相愛小人多惡之者雖謗言盈耳勿顧也國亡卽難染爲比丘名

元濟字石濤號苦瓜又自號曰瞎尊者或問曰師雙眸炯炯何自

稱瞎答曰吾目自異遇阿堵則盲然不若世人了了非瞎而何乃

徧游宇內山川瀟湘洞庭匡廬鍾阜天都太行五岳四瀆無不到

而畫益進書益工嘗曰董北苑以江南真山水爲稿本固知大塊

自有真而目在若書法之釵腳漏痕不信然乎其詩益豪賞與友

人夜飲詩曰憶昔相逢在黃蘗座中有爾談天舌卽今頭白雨成

翁四顧無人冷似鐵攜手大笑菊花叢縱觀書畫江海空燈光見

夜如白晝酒氣直透兜率宮主人本是再來人每于醉裏見天真

客亦三千堂上客英風疎颯多精神拈秃筆向君笑忽起舞發大

叫大叫一聲天宇寬圓明月空中小又為友人寫春江圖題曰
書畫非小道世人形似耳由筆混沌開入拙聰明死理盡法無盡
法盡理生矣理法本無傳古人不得已吾為此紙時心入春江
江花隨我開江月隨我起把卷坐江樓高呼曰子美一嘯水雲低
圓開幻神髓早得記前然不喜搖塵尾花柳栗呼喝人天作善知
識行徑云

外史氏曰負矯世絕俗之行者多與時不合往往召求全之毀暗
尊者秉高潔之性又安肯汎汎若水中鳬隨波上下哉宜乎為世
俗所憎也

泉頭陀傳

泉頭陀字劍菴失其俗姓江陰人性端慤幼孤事母至孝身長八
尺餘力能舉鼎每食粟一斗肉十斤酒一斛家貧力作奉養日以
革帶束腹忍餓以給母嗜學晝則耕夜則讀每達旦不寐三十成
文章工書法下筆數千言立就補邑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奪第一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五

里中子弟皆豐東脯從學舉子業子是始獲飽煖鼎革後母亡遂
為僧隱居城南湯武墩參心學得某知識記前然無叢林氣習風
流瀟灑嘗芒鞋草笠獨步山中拉樵夫牧豎話今古興亡事樵牧
不懂欲謝去泉則牢把其袂必語竟而後釋江邑賊軍事煩歷來
縣令二堂出入俱以廣福寺鐘為度早政聽訟曉鐘動後則出衙
午政催科暮鐘息後則入休否則政多廢墜康熙初年開寺鐘忽
累夕不鳴令怪之呼詰司鐘僧對曰連夜忽有妖物盤踞鐘樓僧
每登梯則擲石如雨不得上以故失更實非僧過令怒曰若等多
飲醇酒沈醉所致何得以妖物支飾耶僧而遣之是夕鐘仍不鳴
明旦令復召詰僧泣懇妖狀甚張令益怒限今夕不鳴則置并死
僧懼歸泣告住持住持曰吾聞劍菴大師得道者汝速往求之或
可除也僧遂走告泉曰能擲石拒人者必狐也狐性嗜雞最忌梧
子油可以梧子油炙肥雞置樓下彼聞香味必來取啖啖則必大
吐吐則神散力憊僵臥不能動乃可縛也俟其設誓乞命即釋之

不可殺殺則羣狐必來索命禍難解矣僧如教果獲一狐黑毛九
尾狐被縛怒曰吾通神狐也吾自得道以來橫行大江南北無敢
攫者至江靖兩邑城郭開所懼者三人耳若何人斯而敢擒我僧
詰三人為誰狐曰東郭村學究單城南劍菴和尚泉靖江鄭侯重
三人外吾皆得而侮之僧曰吾奉泉頭陀命汝奈何曰若是吾當
遠避毋為君子棄也且鄭侯不久即攝茲邑吾誓不禍汝從此逝
矣僧釋之遂去未幾邑令內遷鄭果署篆僧因其言驗乃走訪所
云村學究者蓋礪然老翁年七十餘矣告之故且詰其生平曰吾
無甚好處但教授五十餘年未嘗一日少怠待生徒貧富無二心
與人交接無欺誑之念而已初邑南境地高不通潮汐田家必藉
山谿暴水始得稔若經旬雨水流不迭則苗腐經旬不雨土壤燥
裂則苗槁多歉少稔農多貧困豐歲皆鵲衣草食泉憫之捐貲募
工鑿溝澮浚溪港建閘啟閉旱則儲水各渠潦則注水入江由是
數里瘠壤皆成膏腴嘗語人曰大丈夫不能致身廊廟為

唐書卷一百八十八

三

國家建不朽功業居一鄉則當為一鄉立奕世利益若誘愚夫愚
婦修齋誦經建廟鑄像為功德不特有干名教抑且獲罪佛祖大
負天地生我之意故雖曾受臨濟衣鉢未嘗踞坐說法操疏募緣
也先是順治初歲凶里中富室每患剽竊泉一夕獨立要道候羣
盜來遮謂之曰我劍菴和尚也大眾識之乎大眾不過為飢寒之
迫聊以自救所謂夜裏大人是也赤子之心原未絕滅何可久迷
不悟今有少贈君輩持歸各理生計毋為此齷齪事上辱祖宗下
羞子孫也盜皆棄仗羅拜曰願奉教乃袖出白金百兩奉之後羣
盜悉改行為良民其徒兇頭陀者字敦宗族姓張無錫人也其先
果世好善以農桑傳家父某母某尤以篤信稱于鄉鄉人多愛敬
之兇性孝友事父母兄弟盡其道年十四母病篤晝夜徬徨榻前
飲食不入日者累日籲天泣禱願以身代既死哀毀幾不生居喪
痛哭不少休自是事父益謹年十七父疾篤目不交睫者數月嘗
冀禱神靡所不至及死廬墓三年哀無虛日服滿即髡髮為僧師

事于果時時以身心性命利濟眾生為念不事經懺及游學燕京舍于破寺治圃種蔬自食其力暇則拾字紙街頭污穢者必以香水洗潔曝乾火化一口道旁得遺金一函內有券稿乃某為某稱貸物也覺大喜曰可得歸之矣乃詣失金家合其券盡歸之主人分金以謝不受曰吾苟利此何如不還竟不顧而去初脫俗獨廬深山種芋餬口山多猛獸每日暮荷鋤歸豺狼成羣當道直走其前毫無恐意或詰之曰汝何恃而不恐答曰予自幼至長未嘗動一妄念出一妄語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何恐之有蓋深得果之教也

外史氏曰今之比邱家大抵皆矯言修福誘愚男女建廟鑄像修齋誦經以誑其金錢粟帛而已若果頭陀以利濟為心者有幾人哉嗚呼可謂得釋氏之真學者矣

東陵和尚傳

東陵和尚者姓彭氏興化人也其先世居吳門長洲大父某為興

東陵和尚傳

主

化學正有德于諸生遂畱以家焉父璧庭業儒以文行著母楊氏以淑順稱初璧庭艱于嗣楊禱于大士而舉東陵有異徵父竊喜之幼多病母患之寄名于東寺病終不愈復禱于大士曰見長願為佛氏子稍長見緇流過其門輒趨出牽袂畱至家請母與之齋母喜曰是兒大有佛門根器請其父欲使出家父不許曰吾兒儒家子也將以繼吾書香者焉乎可既而其父亦有金神之夢且憐其多病日與其死不能續書香焉若令脫白以延歲乃送里中蘆渡寺依容止長老焉年十五歲在乙酉江南既定我

朝布新政海內洶洶于是東陵決志出家越明年受具足戒詣夾山參寥菴有省還家省親時養母亦脫俗得法事之甚孝久之母命之曰汝既出世當了身心不宜晏安晏安鳩毒也遂詣磬山再參寥菴復有省更參龍池微明年歲二十參牧雲門甚相契又明年入天台靜坐將匝歲有所得往證于報恩瑋瑋欲授之衣鉢辭曰吾斯之未能信也乃裹糧走深雪中十數日往參天童賢遂得

法奉母于建隆寺乃老名漢字法音東陵是其說法處也外史氏曰吾聞東陵奉母至孝母年九十餘視之如嬰兒敬之如神明承歡膝下怡怡然有古孝子之風焉如是而為之傳無知漢傳

無知漢者浙江天台朱氏子也生而穎異數歲即有出世之志性孝善事父母里人皆稱為孝童父母歿喪畢即薙髮為比丘遊四方參學諸山得大覺悟洞徹上下古今明晰未來過去乃歸隱嵩巖閉關七載不言不笑無識無知因自號曰無知漢無知漢既得虛無寂滅之深旨乃啞然笑咄然哭浩然長歎曰吾今日乘晴驅馳峭壁驅土牛捥磨鞭木馬駝經安知不踰翻東海使獅子負犁吸盡西江俾黃葵種豆若是一腳失錯便落萬丈愛河那得乾屎橛變成藥天碧玉柱耶遂破關出就正律牧長老片言投契輒揮肋下三拳打得雪竇含酸忍痛半語合符即斷左肩一臂割得雪庭滴血流紅于是頃刻而呵佛罵祖霎時而拄地撐天呵呵大笑殺殺從前佛祖俱住惡糞坑中永墮阿鼻地獄誤了三千大千

東陵和尚傳

主

後生學者乃返故廬依然習靜越明年仲秋忽厭五濁惡世作書永訣諸方期十月五日死至期自坐龕中合掌而逝無知漢初名如月得法後改名超月字弘濟

外史氏曰無知漢參學三十餘年末得法於雪竇乃得揭天關掀地軸掘斷菩提根打破明鏡臺去來自如可謂緇衣之英矣

留溪外傳卷十八

采染素絲五色先推朱紫樂宗大雅八音首尚鐘鐃研詞韻叶蟬聲不入一藝之譜制義爭長難玷非修五鳳之樓今

熙朝正當鄧隆文風盡稱極盛攻八股者各除軋苗之風屬四韻者備費推敲之力上探經史下播風詩夫固已簡蠶連車爭爲甲乙汗牛充棟莫不丹黃矣然留心舉業止爲挖青紆紫之階梯刻意詩詞無非嘯月吟風之浮采徒自矜爲擊節究何益子迴瀾元亮之閒情終成猥褻宋玉之神女本屬荒唐雖優孟衣冠依稀楚相虎賁面目彷彿中郎顧樂府詩餘徒供豔色淫聲之具裨官野乘僅爲快心鼓掌之談而世道人心毫無干涉民風國政漠不相關因無匡時濟世之材故鮮善俗宜民之論也吾友陳子定九弱冠埋頭卽探委宛勝衣奮志旋學陰符卓識深藏既備元龍湖海之氣英姿獨稟復擅董狐著作之才天文究慎龍義和胸羅星斗地理匯曾楊廖賴目盡山川外而致君澤民經濟必師韓范內而正心誠意操存取法程朱皆由學盡五車故爾目空一世而且才

附錄外傳序

堪借箸得五花八陣之神智足運籌極三略六韜之妙奮揆俱備擅其然乎文武兼優良不誣矣時惟辛未跡寄燕山假館于黃金臺校書于碧雲閣集成閣溪外傳擬爲申浦藏書東西朔南足歷者數伯餘邑洋洋纚纚手書者十萬餘言要皆商酌乎教孝敦忠而欲折衷于草心草面振發憤非徒以風雅擅長立儒廉頑直欲以表章自任也漢英術漸醇燭靈識龍淵鑒遜孫陽安知驥足第伏處既切金蘭之誼同游又敦車笠之風三復流連不忍釋手幾回尋繹殊爲賞心蓋險僻之人心志回惑貪王之輩議論猖狂每言天道無知不足求人言無稽不足惜果報無據不足憑正有威之斧鑕而不懼震之雷霆而不驚惕之輪迴而不信者而一觀外集遽凜中藏謂彼眞丈夫彼眞列女不邀

朝廷憲獎而得千古留芳矣某也姦惡某也刁頑雖誦其誅法殛不已萬年遺臭乎由是惕若兢持化其厲眼翻然悔悟革其狼心雖官府之所不及褒誅幽冥之所未遑彰瘴而片言之褒貶凜若

春秋一字之譏評儼同月旦風聞數語靡不易轍改絃目覩全篇俱作書紳佩韋雖采薇高節原無俟王室之褒揚而訪藥孤蹤端有藉儒門之論讀則是木鐸嚴于三尺風俗自可還淳毛穎切于五刑民情諒當丕變豈若詩賦之字櫛句比祇作陶情性之端文章之滑調油腔徒爲弋功名之具也哉欣此宏文特爲編次虞其湮沒用付梓行欲以質之相知非曰阿其所好也錫山同學弟平漢英雙河氏撰

暨陽陳子定九幼負異姿垂髫卽潛心理學兼探百家言東髮便成通儒其尊公尙卿先生嘗挈之過吾錫會講東林故得與家君游先祖學憲公一見卽器重之余幼同友人平子雙河應童子試造其居時尊公先生年已七十端方古道儼然三代上人物也乃敦世好畱桐山中亡晝夜徘徊登眺見畱溪帶水盈盈環繞戶外平晴萬頃碧嶂千重後倚盤龍岡逶迤曲屈蜿蜒江干幾十里恍如南陽風景也俛仰之間不覺心曠神怡身世俱忘因而分韻賦

附錄外傳序

二

詩以紀其事嗣後陳子卽遠游黔楚滇閩粵越閒歷覽山川名勝足跡半天下南北參商音問隔絕垂二十載今秋余因應薦來都始得聚首于王吳廬先生齋頭握手言歡追遡曩時忽忽若前日事感慨久之出其畱溪外傳見示闡幽表微字字謹嚴大得紫陽綱目之旨其維持世道人心功良鉅矣乃與平子編次較閱付之剞劂以公同志庶平名教之一助也靈僅取其辭華而已哉梁溪同學世弟高大西涵三撰

澄江陳定九先生少穎異于學無所不博年十五游于黔黔歸游于閩既而往來粵楚齊魯燕趙間其見聞所及無論爲釋爲道爲奴隸爲乞匄凡有關於綱常倫紀之目者一一筆之于書命曰畱溪外傳閱其彙行篋中凡百有十八篇丹黃塗乙久而未定壬申襄與先生同客京師乃得讀之三晝夜始竟不覺喟然歎曰是書也非養之有素而出之有本者不能也然竊疑之以先生如此其才何難得志有司以時文名世乃奔走道途遑遑焉于山澤憔悴

之士獨慮其久而湮沒無聞力爲之表章恐後使先生今日登金門上玉堂敷歷中外其思所以仰補

聖明之治者又當何如也且足跡半天下未聞其挾刺以干士大夫則先生爲人于此可想見矣襄與先生垂髫交也旣壯各奔走四方越二十年而得聚首于三千里外噫天下大矣天下有志之士阨于時而有世道人心之責如先生者襄又安能盡交其人而盡觀炙其人也哉誠而書于畱溪外傳之末時康熙壬申冬至月錫山同里晚生朱襄頓首再拜書于燕臺精舍

南都死難紀畧

東方學會印

南都死難紀略

吳郡顧峇

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言與軍國共存亡也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言與君共死生也士既策名報國之途非一而身殉者其一端也方多故殺身之道亦非一能死國者其大義也或進退由我從容自裁是爲死節或矢石交攻義不旋踵是爲死事或軍敗城陷被執不屈是爲死難三者之外凡有身首分離血膏原野者何可勝數然羽坑降卒非秦國之忠臣漢斬丁公非楚王之烈士也當死之際先有必死之心則致死之後存其敢死之實大夫士居鄉被禍非自裁非不屈非執干戈親矢石者不錄非其志也節婦烈女不錄明國事也儒生賤卒死于國難者必錄春秋能衛社稷童子不殤之義也有玷生牛致身臨難者必錄存大節也於乎自此以後夫豈無豪杰之士獨患無身者乎何敢以此律彼曰一死而外何足道

紀略

說吳郡顧峇

太子太保充前鋒總兵官與平伯高杰

高杰字英吾陝西青湖人偉姿容好身手與李白成爲盜號翻山鷄通自成妻邢氏邢氏有才略饒心計兩人相結自拔來歸崇禎七年降于援勦總兵官賀人龍立效斬獲以萬計十五年五月三邊總督孫傳庭殺賀人龍隸杰總督軍前題充前鋒總兵官十六年九月傳庭圍賊于河南之寶豐自來援杰敗之復寶豐唐縣殺賊妻子傳庭次汝州自成逆戰杰知賊中委曲戰疾力三敗自成弟一隻虎李過自成奔襄城及傳庭兵敗杰收合散亡與傳庭渡垣曲迴潼關傳庭敗績守渭南再敗傳庭陣亡杰帥所部奔延安出山西至河北巡撫河南御史蘇京拒之河南上疏曰賊將以數十萬衆謀犯京師非合天下全力未易征討宜急調遼薊之兵控扼眞定調宣大陽和柳溝等兵扼守居庸調左良玉出荆襄入商雒以扼其後賊必不長驅而不反顧也不報十七年二月上命大學士李建泰督師討賊調杰馳赴督輔軍前三月南奔泗州京師既陷與中外文武大臣

紀略

推戴福王卽皇帝位封興平伯駐劄揚州城外隸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軍前充前鋒總兵官置擊瓜州上疏言目今江南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能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顧歸入則鳳泗可虞或曰有長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必瓜儀爲江南之門戶已乎伏乞皇上定計速行省議論以免中掣假便宜以作實效報聞十月上命杰西征十一月率兵至徐州斬捕賊程繼孔收其人畜事聞加太子太傅資銀幣賸一子錦衣衛指揮千戶女直遣唐時龍招撫江南招杰杰不從遣女直肅王書曰逆闖犯關危及君父痛憤于心大仇未復山川俱蒙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縣我先帝雪我深怨抹我黎民前有朝使謹齎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萬一茲逆闖尙跳梁西晉未及授首凡係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食闖肉而寢其皮晝夜臥薪嘗膽惟以殺闖賊報國仇爲汲汲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有萌異念自干負義之愆計貴國自能鑒諒杰猥以非劣奉命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人秦殲闖賊之首哭奠先皇則杰之血忠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意願祝復我大仇者茲咫尺光曜可勝忻仰一腔積憤始終成貴國恤鄰之名且逆闖兇悖貴國所甚惡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在所必許也若能明此苦心不見督過而共以逆闖爲事此本朝所厚幸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祇因貪官污吏致禍至此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二百年來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愛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鑒也杰守徐州一帶一切商賈不拘何項貨物南北俱通交易因資貴國應用真心實意出自肝膈僭以素悃奉達左右鵠候裁示以便奉行女直報曰肅王致書高大將軍觀差官遠來知有投誠之意正首建功之日也果能棄暗投明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但欲合兵勦闖其事不與予言或差官北來予令人引奏予不自主杰于是身先士卒沿河置壁專禦女直疏請以重兵駐歸德東西兼顧且聯絡睢州援勦總兵官許定國糾合義勇以定中原許之十二月疎與總督張縉彥直抵開維進據虎牢請調靖南侯黃得功東平伯劉澤

清赴邳宿守河宏光元年正月杰冒雪抵睢州時定國已降女直賀妻子還立效杰開誠戒諭不爲備定國迎謁甚恭十二日宴杰至夜半醉之帳中伏兵起刺殺之餘軍潰還定國奔女直杰夫人邢氏率子元爵疏請以部將李本身爲提督領其軍上加監軍衛肅文兵部右侍郎總督之以元爵襲封與平伯贈杰太子太保再廢一子錦衣衛百戶從優議應得祭葬未上而定國等導女直且薄南京矣

論曰與平伯數敗自成自成復招之立斬其使既受國殊遇銳志克復雨雪充塗誓師四討卒死王事太僕寺卿萬元吉語予曰四鎮獨與平伯強且知向背非三鎮比及南都陷大臣之降女直者自北歸攜所致肅王書南都士大夫愧之矣

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左懋第

左懋第字仲及山東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由知韓城縣授戶科給事中崇禎十六年奉勅以吏科都給事中察核上江軍務十七年五月上卽位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等處

紀略

六月丁母憂上言請同前都督陳洪範倡義山東以圖恢復兼負母骸骨不許會遣洪範使女直議擇大臣偕行懋第復上言臣之身許國之身也去年奉先帝察核之命臣母屬臣曰爾以書生受朝廷知遇膺特遣當卽就道勿念我今國難家憂一時橫罹不忠不孝之身惟有一死倘得叩頭先帝梓宮之前以報察核之命臣死不恨情詞慷慨僉曰可上許之七月加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太僕寺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馬紹愉副之同太子少傅都督陳洪範齋大明皇帝致北國可汗書犒師銀十萬兩幣稱之使女直越三日上召洪範紹愉入對懋第以喪服不召上疏曰臣此行往問先帝梓宮又問東宮二王消息皆當衰麻往誼不敢辭但臣銜當議同行之人不得不言臣銜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爲命帶封疆重寄之銜而往議金繒歲幣則名實乖況以此銜往虜所將先斃地而後經理乎抑先經理而後往乎銜之當議者也若同行之馬紹愉壬午年陳新甲遣赴虜講款奴顏婢膝得虜參貂無數臣疏糾言中國寬一馬紹愉北庭添一中行說以此遞

紀略

解回籍今與臣聯鑣出使可無一言哉如皇上用臣經理祈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同山東撫臣收拾山東如用臣同洪範北使則去臣經理聯絡之銜但銜命而往謁先帝后梓宮訪東宮二王消息賞賚吳三桂并宣酬虜之義而紹愉似可無遣不聽又疏言臣原請者收拾山東結連吳鎮并可負臣母骸骨而今以使北往內痛于心唯以不辱自許以死自矢以報君命而并完父母所生之身死無憾耳願皇上勿以臣此行爲必成卽成矣無以款成爲可恃乃給路費銀三萬兩并德州大學士謝陞太僕寺少卿盧世淮遼東巡撫黎玉田總兵官祖大壽救書吳三桂薊國公諸券及脩陵寢資費以行十月次張家灣懋第貽女直攝政王書請以禮迎御書十二日女直禮部官又奇庫率鼓吹前導懋第等入京館鴻臚寺明日禮部官來請御書詞不順懋第拒之女直內院剛林來南向坐懋第等三人北向坐剛林問今上卽位故語畢不受御書又明日索金幣與之邀以君臣禮入朝懋第不可十餘日遣歸不得見三桂大壽等遙祭先帝山陵而返至滄州追懋第紹愉北去聽洪範南行

懋第紹愉移館太醫院乃密疏歸報先帝山陵東宮二王委曲宏光元年正月朔大書于門曰生爲大明忠臣死爲大明忠鬼六月二日女直知入南京矣酬以酒食送懋第懋第不食部將艾大選先辦髮杖之勒自殉司餉傅濬上告變懋第勾引東寇謀危京城女直以兵劫懋第辦髮懋第曰頭可斷髮不可斷參謀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將軍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俱不屈鎗鎗入獄以水浸之絕飲食者七日執見女直攝政王一揖就地南向坐用極從懋第坐攝政王問立皇帝招土寇殺總兵不投國書及當庭抗禮等語懋第抗言曰高皇帝子孫皆吾主況今上以親以序當卽皇帝位山東豪杰鼓舞中興勉以大義授以方略忠孝之人不得稱寇我大明皇帝念爾君臣爲先帝發喪成服破賊復城遣懋第慰勞爾君臣既不郊迎又不以禮迎御書成何國體艾大選辦髮背叛大明天子殺之何辭天朝大臣奉命通好羈留囚辱有死而已攝政王指用極曰爾何人亦不跪用極曰我兵部也三尺童子羞拜犬羊況堂堂大明人物耶攝政王乃從容曰汝等不怕死皆是忠臣今

汝江南無主辨髮歸降不失富貴懋第曰不如斫頭左右扶之
出降女直諸臣曰先生改念則轉禍爲福不然刀鋸在前矣懋
第曰吾本不怕死公等之言不自信懋第引至順城門將遇
害復有人奔馬來曰降則封王懋第曰我爲大明鬼矣遂南面
叩頭與用極等五人俱死時閏六月十九日也觀者皆哭百姓
聞之知與不知盡爲流涕門下士成默徐元敷葬懋第于白馬
寺旁用極崑山人以諸生薦舉一斌甯國人武進士良佐廷佐
統俱上元人

論曰左侍郎之死人比之文丞相云士民哀傷天地變色皆類
之矣時丞相起兵被擒侍郎奉使通好而蒙古能遲丞相之死
於數年之後女直不能忍侍郎以日月其度量相越甯有量哉
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廣應院軍務駐

劉九江袁繼咸

袁繼咸字臨侯江西宜春人中天啟五年進士崇禎十六年四
月爲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免戴罪駐劄九江總
督江廣應院軍務上卽皇帝位繼咸入朝而奏曰封爵以勸有

紀略

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上曰事
已成奈何繼咸又曰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終當奉皇上
爲瀟湘之行又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所部多降賊
非孝子順孫意外亦不可不防臣當星馳回任復上疏曰自古
國祚久長有開叛必有中興然致治在於得人而足國尤當審
勢宋高宗亦號中興知李綱趙鼎之賢而不能用信任黃潛善
湯思退汪伯彥秦檜之徒以故主勢日卑親恥不雪爲萬世笑
不得比于武丁周宣漢光唐肅所皇上于在廷諸臣知而已用
者信之任之勿使小人參之未及用者明詔廷臣各舉所知蒲
輪徵召共襄大業則商周建武之隆可立致也自昔論建都者
右西北而左東南亦據六朝五代弱宋之成迹論耳我高皇帝
龍飛淮甸定鼎金陵卒芟羣雄驅胡虜取中原安在東南不可
起西北哉今皇上繼承大統定鼎鎬京攻守先後之大勢不可
不早計不先自治而遽圖敵立敗之道也臣謬謂欲料理淮南
江北則必處置潰兵欲料理河南宜別遣風力重臣撫治料理
襄樊必開帥府宿重兵爲持久計且襄樊守則可由宛葉以圖

關中淮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河南山彭城以圖河北此
攻守大勢也然臣終以明斷爲請理非明不能斷機非斷不能
割臣故以爲得人審勢之要也報聞宏光元年三月賊李自成
從襄陽至潛江左良玉告急越數日舉兵反武昌東下邀繼咸
于九江繼咸不從良玉破九江繼咸入良玉舟而責之良玉哭
曰吾負臨侯是夕嘔血死良玉子夢庚挾繼咸抵池州女直攻
揚州夢庚聞之復西上遇女直英王于九江夢庚降之繼咸不
屈曰吾爲國重臣受累朝厚恩豈事二姓拘以北終不屈遇害
論曰良玉之作逆也至九江與袁公書曰願握手一別爲皇太
子死入舟詐至詐皇太子密諭與盟袁公不從良玉焚掠九江
袁公固將死之矣此時不死中朝所以責袁公也且爲夢庚挾
以北去苟非終不屈死天下萬世將謂良玉作逆袁公實與謀
矣

巡按山東聯絡河南北直監察御史凌嗣

凌嗣字龍翰直隸欽縣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十七年正月特
命以兵部職方司主事贊畫督師大學士李建泰軍上卽位以

紀略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薦改授監察御史巡按山東以便宜聯絡
河南北直十二月人朝赴歸德女直渡河招嗣嗣不聽歸德陷
女直曰不生致凌御史則屠城嗣單騎往姪潤生執轡從之不
屈遺女直書有願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揚子津頭凌御史卽
鏖塘江上伍相國之語賦詩自縊女直厚爲之殮事聞贈兵部
侍郎

贈河南道御史凌潤生

凌潤生嗣姪也隨行不屈死之贈河南道御史

河南副總兵丁啟光家丁

家丁失姓名女直至河南副總兵丁啟光迎之其家丁控馬不
令前曰將軍兄弟受國重托豈無人心不能戰乃往迎乎啟光
不聽投水死

揚州府知府任民育

任民育山東濟甯州人由鄉試中式鑒官揚州府知府城破盛
服坐堂中手印不屈死

江都知縣周志畏縣丞王志瑞

周志畏字抑畏浙江鄞縣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江都縣知縣王瑞字研芳孝豐縣貢生城破俱死之

江都諸生張嗣祥高孝繼王永交王士俊士秀

張嗣祥江都縣學生城破合門自焚高孝繼字申伯衣巾自縊于揚州府明倫堂王永交一名吳字元龍仰藥死王士俊兄弟二人相對自縊于家之中堂

吏部尚書張捷

張捷字赤涵直隸丹陽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由知山陰縣爲河南道御史累官太僕寺少卿天啟七年革職崇禎三年召爲大理寺少卿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吏部侍郎八年坐累下獄爲民上卽位之八月召爲吏部左侍郎十月上傳以爲吏部尙書宏光元年五月初十夜上出狩明日捷欲走丹陽閉門不得出與僧懷璧趨鷄鳴寺懷璧結縊梁上捷投縊死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維垣

楊維垣字斗樞直隸彰德衛人崇禎十四年進士山行人爲雲南道御史出爲山西副使天啟三年稱病去是年卽家起

紀略

御史歷太僕寺卿崇禎二年三月以交結近侍戍淮南上卽位召爲通政司使宏光元年二月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月十一日沉其妾朱氏孔氏于井中正衣冠縊私廬

欽天監五官挈壺陳于階

陳于階字瞻一直接隸上海人由儒士爲欽天監五官挈壺五月十二日五更縊死

刑部尙書高倬

高倬字□□四川忠州所人中天啟五年進士知德清縣調金華召入爲河南道御史崇禎十五年爲都察院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宏光元年二月以工部右侍郎兼刑部尙書五月十七日自縊刑部署中

戶部江西司郎中劉成治

劉成治字廣如湖廣漢陽人崇禎七年進士知廬陵縣左遷至江西司戶部郎中五月十七日縊部中

南京國子監生吳可箕

吳可箕直隸休甯人肄業國子監五月十八日在雞鳴寺關壯

繆廟中題詩有操心死國難不作兩朝人之句袖中家書一函大略言忠孝不能兩全自縊死

中書科中書舍人陳鏞子河南舉人伯俞

陳鏞字鼎葉河南孟津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直隸青浦縣知縣鏞避賊懷慶遇于塵埃中會上立朝南京請內改得中書科中書舍人上出狩鏞死之伯俞中崇禎十五年舉人抱父慟哭亦死

上既出狩禮部尙書錢謙益令五城兵馬指揮牒報自盡官民姓名得以上八人後尙書以冊子寄予貽書曰當金陵初破時于刀頭劍鏑上理會此事亦妄想日後有用著處今得有心之撈籠發揮故是諸人英靈不泯銅崩鐘應倘亦先爲之兆耶其言亦可憐也

靖國公黃得功

黃得功字濟山遼東開原衛人崇禎十七年以擒叛將劉超功封靖南伯上卽位進靖南侯分鎮駐儀真八月間議款女直得功與萬元吉言不可示之以弱恐長覬覦恣要挾辱國非小請

紀略

帥師進取元吉以聞上以北使方行大兵繼渡未便命移駐廬州宏光元年四月左良玉反得功與阮大鍼書言誓勦逆朝廷倚以爲重命駐兵荻港舊縣三山又命移家鎮太平破良玉子夢庚于銅陵加左柱國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資銀幣五月再奏捷進靖國公女直渡江上出狩幸其軍劉良佐降女直逆車駕於軍中以胡服招得功得功裹巾出戰賊服于水女直射得功中項得功拔箭自刎

蕪湖水師副總兵翁之琪

翁之琪浙江仁和人由諸生中崇禎十六年武進士宏光元年以副總兵隸蕪湖水軍上出狩幸其舟上蒙塵之琪投水

操江水師副總兵李金祿都司彭述性

彭述性九江人李金祿四川人俱隸提督操江水師上出狩提督誠意伯劉孔昭入海五月十九日述性合門投水金祿先沉其妾自投江

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

黃端伯字元功江西新城人崇禎元年進士授浙江甯波府

推官丁憂補杭州府推官再丁憂去宏光元年考選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女直入京不投謁捕去不屈女直曰爾以爲宏光何如主端伯曰天王聖明又曰馬士英何如端伯曰忠臣衆人譁曰士英何得爲忠臣端伯曰士英不降而起兵浙江何得不謂之忠通指南京文武諸臣曰此乃忘君事仇不忠之臣諸臣面之遂遇害

戶部司主事吳嘉鼎
吳嘉鼎字方最直隸華亭人應天鄉試歷官戶部主事日夜算錢穀絕請謁宴會五月奉差出都寓城外未行女直入京上書請復明社稷六月二十四日冠帶拜木末亭方正學祠縊于樹

中書科中書舍人龔廷祥
龔廷祥字佩潛直隸無錫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宏光元年授中書科中書舍人束脩自好五月二十三日具冠帶自沉秦淮之武定橋下

江甯武舉人黃金璧
黃金璧江甯人女直入南京書于壁曰大明武舉黃金璧一死以愧人臣懷二心者遂自縊

司禮監太監韓贊周
韓贊周崇禎間以司禮監守備南京上即位以贊周管司禮監事見馬士英阮大鍼等擅政每移病私寓上出狩于報恩寺閣投下死

小馮內侍
內侍馮失其名上出狩投秦淮河死

百川橋乞兒
上出狩有乞兒題詩百川橋上自縊死詩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養存命一條
長班
長班失其姓名所隨官投謁女直出長班問若何曰如是矣長班曰我不服投水死
長洲縣學諸生顧所受
顧所受字東湖長洲縣學諸生聞上出狩謁知縣李實要以死

五月二十四日女直安撫蘇州所受服儒服哭于文廟投泔水死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徐汧
徐汧字九一直隸長洲人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二年女直薄都城自誓必死作矢志詩寄太夫人三年授翰林院檢討歷左春坊右諭德引疾里居十七年同官項煜降賊逃歸檄數其罪南京倚以爲重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召復引疾不赴女直兵至蘇州六月十二日汎小舟虎邱後溪自沉死

吏部主事夏允彝
夏允彝字仲彝直隸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授福建長樂縣知縣丁憂歸北都之變盡籍其家以助餉作從賊入議上即位以吏部主事召服未闋不赴宏光元年六月投水死

徐念祖
徐念祖字無念華亭人文貞公諸孫也女直至聚家中十七人慟哭謂之曰吾祖宗清白傳家奈何以身受辱合門縊死縱火于堂身投火中

諸生嚴紹賢董元哲馬純仁徐懌項志寧
閏六月十二日女直斷髮諸生無錫嚴紹賢武進董元哲六合馬純仁常熟徐懌項志寧死之

木匠湯士熬元妙觀前賣麵人
湯士熬金壇人不願斷髮哭祭祖父投水賣麵人失其姓名夫婦俱縊死

行人司行人陸培
陸培字鯤庭浙江仁和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宏光元年授行人司行人六月女直至浙江培具酒請于母曰兒兄弟三人培中進士當死國以觴酌其妻曰以堂上膝下累汝遂出母遣女奴促之曰此時不死不得死矣勿念我乃縊

舉人祝淵
祝淵字開美浙江海鹽人崇禎六年鄉試以疏論劉宗周不當罷被逮上即位兵科給事請優以臺諫不許女直入浙江急爲其親營葬閏六月初一日葬畢歸自縊

上海縣儒學教諭陸明永

陸明永字高年直隸丹陽人崇禎十五年鄉試就松江府上海縣儒學教諭女直徇松江明永處家事畢賦詩服朝服縊於明倫堂

錢塘縣知縣顧咸建

顧咸建字漢石直隸崑山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錢塘縣知縣女直至浙江巡撫張秉貞奉皇太后及潞王以杭州降咸建歸里女直捕獲之授以官不屈被殺百姓皆哭盛暑懸首蠅蚋莫敢近

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劉宗周

劉宗周字起東學者稱念臺先生中萬歷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司行人乞歸養及補職復稱疾乞歸至崇禎十四年累官吏部左侍郎十五年爲都察院左都御史甲申六月上疏言今日中興大業非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非以作忠臣義士之氣請駐親征之師于鳳陽及親按淮撫路振飛倡逃高杰劉澤清臨陣脫逃罪可斬七月疏糾大學士

紀略

馬士英且言文武將相未盡調和官府表裏多出權宜既入朝因上傳以阮大鋮爲兵部添設侍郎疏言風紀之地當爭者三所寢大鋮新命九月乞休去臨行復疏脩聖政振王綱明國是端治術固邦本五事宏光元年六月女直徇紹興不食十四日死

巡撫蘇松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致仕祁彪佳

祁彪佳字虎子浙江山陰人中天啟二年進士授福建興化府推官召爲福建道御史巡撫蘇松復命乞歸上監國以令旨宣諭蘇松上卽位以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疏請革詔獄廷杖緝事三弊政許之十月稱疾致仕宏光元年六月女直至浙江彪佳徘徊家園徐謂客曰爾賴吾輩全活今奈何客去從容沉池水中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致仕高宏圖

高宏圖字經齋山東膠州人萬歷三十八年進士山中書科中書舍人改陝西道御史天啟五年閒住七年誅魏忠賢召還累官工部侍郎崇禎六年以上遣內臣監督戶工二部五上疏

求去上怒革職十五年召爲南京戶部尚書今上卽位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八月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作同官馬士英請召史可法入直又爭用阮大鋮及票旨屢發改四上疏乞休十月致仕流寓蘇州明年復渡錢塘至紹興六月女直至浙江不食死

諸生王毓著布衣潘集周卜年

王毓著字元子會稽縣學諸生潘集字子翔會稽人周卜年山陰人宏光元年六月女直徇紹興各投水死

閏六月十三日蘇州松江常州之宜興江陰鎮江之金壇浙江之嘉興湖州及杭州之屬邑大夫士庶人各起兵殺女直委署

官城守女直兵分攻之義兵敗績惟江陰守兩月殺女直兵無算而後敗紹興奉魯王監國七月唐王卽位于福州

福山總兵魯之瑱材官章武韜

魯之瑱字瑟若蘇州衛人以世職累官福山副總兵閏六月十三破蘇州斬女直一級出城召義兵復入人烏獸散矣獨門城下曰我無面目去力戰死章武韜蘇州人少年以拳勇聞受材

官割十三日入女直營射死三人放一馬騎出城復馳入殺女

直四人援絕戰歿

通政司左通政侯嗣曾進士黃淳耀舉人張錫眉龔用圓

諸生黃淵耀侯元演元潔

侯嗣曾字豫瞻直隸嘉定人中天啟五年進士歷官浙江嘉湖

分巡道上卽位召爲通政使司左通政請終養許之閏六月十

三日率其子諸生元演元潔門人同邑進士黃淳耀舉人張錫

眉龔用圓諸生黃淵耀殺女直委署官登埤捍禦城破不去淳

耀先縊淵耀繼之錫眉用圓亦死嗣曾溺池水二子被害

中書科中書舍人李待問行取羅源縣知縣章簡

李待問字存我中崇禎十六年進士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奉差

在籍章簡字次公由舉人爲羅源縣知縣行取未入京皆華亭

人起義兵盡殺女直委署松江府縣官待問簡各守一門城破

不去死之

貢生朱集璜

朱集璜字以發崑山人義兵起守城不去七月十五日城破投

水死

金山衛參將侯承祖子世祿

侯承祖金山衛參將閏六月同子世祿起兵守金山衛世祿身中四十矢不屈死女直招承祖降承祖以刀指其身曰我爲官二十八年今日之死固分內事大笑死之

諸生張龍文

張龍文武進縣學諸生率鄉兵薄城敗死

吏部尚書致仕徐石麟

徐石麟字虞求浙江嘉興人中天啟二年進士由工部主事丁憂補南京禮部改吏部歷文選考功司郎中累官至刑部尚書閑住上監國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七月上以爲吏部尚書入朝請稱南京爲行在不聽八月陳銓政七事曰定官制慎破格行久任慎名器嚴起廢明保舉消朋黨九月稱疾致仕上曰冢臣猶冢子也當優禮遣予馳驛給覃恩例宏光元年閏六月義兵起推公主城守城破自縊

國子監生張廷章

張廷章嘉興人以諸生入國子監義兵敗服儒服縊于家之正寢

武英殿中書舍人戚勛諸生呂九韶

戚勛字羽明直隸江陰人由諸生入貲爲武英殿中書舍人閏六月江陰義兵起勛主餉被圍二月餉不缺及城破率其妾六人登樓縱火自焚呂九韶武進縣學諸生入江陰從義兵城破自刎

舉人葛麟

葛麟字蒼公丹陽人中崇禎十五年舉人閏六月入長興山中起兵八月二十八日與女直戰獨刺殺五六十人女直環射投水死

紀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254

作者=

页数=783

S S 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 t t p : / / w w w . z g x q s . c n / b b s /

子居 打包上传